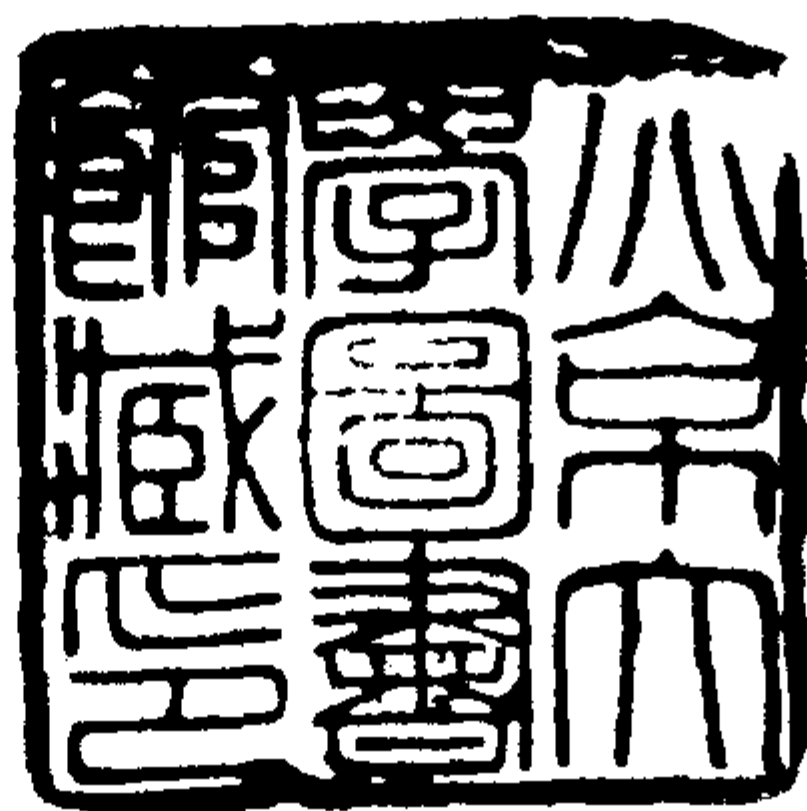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四七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四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旭華堂文集十四卷補遺一卷

〔清〕王奐曾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趙勲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旭華堂文集十四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提要

序

東敬王誠軒先生吾晉篤實君子也生
能文自負朝野亦不以能文相推蓋學有大於
此者行有大於此者先生弔師李子濳先生契
友自幼通經學古潛心探討置其糟粕取其精
神筮仕則忠清直亮以犯顏納諫行道救時爲
兢兢予久已私識之矣及獲聆其談吐質朴無
華知與李先生兩相敬愛者感孚有素詎敢以
文求先生哉然先生之文自有不可泯滅者觀

其指事說理約而能達不尚浮藻一誠意之表
著也每惜所見未多耳庚午秋先生孫婿厚五
趙子持編定先生文集謬屬爲序反覆尋繹要
於仁義忠信之旨皆有流於旣溢發於持滿之
槃甚類吾晉司馬文正公所作乃信先生之文
卽先生之學卽先生之行先生往矣後之人欲
從事先生之學先生之行可於先生之文求之
庶悟大易所謂修辭立其誠者非偶然矣而厚
五付梓之功於是爲大

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之望古絳後學閻廷玠
識於浮山面壁書舍

思顯先生少好詩文長而公忠體國蓋篤學
君子也公諱奐曾字元亮別字思顯誠軒
其號也平陽太平人舉康熙丙辰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典試粵東號稱得士後轉吏
部文選司主政稽勳文選兩司員外郎稽
勳考功文選三司郎中歷都察院湖廣道
監察御史掌浙江山西山東陝西等道事
有剛直果敢之氣不計其榮辱毀譽之施
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無不剴切敷陳以
是仰邀

聖祖仁皇帝知遇之恩益進言無隱復有監察
御史巡視北城之
命賜以人參
御製詩旌之公感激愈深圖報愈切嘗自語曰
吾致主庇民正在斯時其可負吾所學乎
此其公忠爲國已足覘公之抱負矣公立
朝二十餘年居官政績多可紀歲[illegible]歸
田樂道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隴畝逍遙
雖以詩文自娛恂恂如儒生其襟懷灑落
又何如耶先是司稽勳考功也論時事則

切中利獘去煩苛則適愜輿情他如捐納禁開列銓衡絕苞苴閉糴病農招商儲粟之條凡十餘上言無不眞誠敷訴圖厲治安者也則正色而立朝廷如公者何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辭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托諸空言徒爲一時之鋪張無補於政事寧足尙歟有其言足以致治休明利安元元卽無論見之施行與不見之施行而實能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扼腕拊掌幸其人之能言而皆當也此余所以讀公之文而知公爲篤學君子也學古入官公其得之矣公之詩古文十有餘卷自入仕至謝事居家之作皆在焉後之君子讀其文如見其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正可取以相況也余涖太邑歷今九年簿書之暇訪輯遺事其嘖嘖人口者不復紀載如公之行止余愛之重之企慕而追思歌咏之因知公之深公之子何出所

作以序見屬爰著公平生之大畧而序之如此云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仲冬月知太平縣事

龍眠晚生張若雯撰於公署之清韻軒

旭華堂文集目錄

平河王奐曾示亮甫手著　男　何百可編輯

孫婿趙熱典厚五校刊

叒繁姪孫　士頤手若
孫　士敏齋　叅訂

旭華堂文集卷一

奏議

請發候選人員赴遠省候缺署事以待部選之員

為雲貴廣西三省缺官敬陳末議以酌人情而收實效事竊臣山右小儒庸陋寡學備員銓曹八載有餘力不勝任愆尤日積感蒙
皇上洪恩寬其罪罰拔置臺班分雖疎賤心切報稱況在言路敢不自勉臣竊見原任貴

州撫臣于準先後兩疏以黔地緊要州縣缺出恭請
特簡人員勒限赴任奉
旨雲南貴州廣西選補官員日久未經到任以致地方缺官者甚多作何不致缺官令九卿詹事科道一併會議具奏仰見我
皇上加意遠省地方至詳且盡也臣竊思選人守部歷時忽得遠缺拮据貲斧借貸無門若責限緊廹措手何術況人之精神筋骨不皆強壯遠地長途衝寒冒暑或風波阻

隔或疾病纏綿往往有之奈何復繩以嚴限乎至於外省陞任之員或經手事件未完或錢糧完欠未清有領憑之時已逾憑限者若因其違限而加以重罰似非情理之平也臣愚以為地方之患在於缺官而官之在地方或以委署或以實授同一官也似宜將三省鄰近省分內揀選知縣者令其投呈吏部開列引
見恭候
皇上親加選擇查照各省州縣員數之多寡酌定人數發往該省聽撫臣遇缺委署以俟

部選之員則遠省可無缺官之患矣倘或委署人員奉職不稱即行參處果能廉潔愛民該撫據實題明造冊咨部於單月內分缺補用亦所以獎其急公任事之勞也其赴任違限交代遲延仍照舊例處分則情理俱得其平矣臣為遠省缺官起見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伏祈
皇上睿鑒俯賜全覽勅部議覆施行

請均選主事

爲請將額外主事與正額人員一體論俸陞轉以昭銓政之平事臣伏見本年十月內吏部引
見行取人員奉
旨這行取各員及吏部未用司官人員以六部主事用有現缺者照缺補授無現缺者額外均勻補授吏部禮部仍以進士出身者用欽此吏部已遵
旨補授具題仰見我

皇上愛惜人才及時任用之意臣何容妄置一喙以瀆
聖聽但查康熙三十九年吏部議將額外主事遇缺實授凡應陞應選應補之人一槩不得陞選竊思應陞主事之在京官員凡十餘項不下七十餘人在外知縣員數更多應選應補者在册亦各不下百十餘人而應補項內亦有行取未用之人若必將額外主事遇缺盡行實補是使陞者不得陞選者不得選補者不得補挨之情理似覺偏枯臣愚以爲額外主事既與額內人員同辦事同食俸自應一體論俸挨陞其雙单月主事缺出應仍聽各項人員分缺選用乃爲選法之平而於
皇上愛惜人才及時任用之意庶幾無負臣爲此條陳銓政起見字稍逾格未敢另繕貼黃
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承追處分總題

爲承追處分已有定例請

勅部議總題以省章奏事臣伏見我

朝立法遠邁前代提綱挈領百度具修卽如吏部考功司職掌議處事件號爲最煩然

欽部事件處分則有彙題盜案處分則有彙題而正項錢糧奏銷戶部會同吏部一省各一次具題以及鹽課驛站等項奏銷類皆先有常期分省總題凡以定例在前臚列題明故事可不煩而整齊易結也獨雜項錢糧戶刑兵工各部隨便將承追未完之官移交吏部議處吏部有並四五案具題者有並二三案具題者亦有一案具題者雖因便幷省而一年之內此等處分猶不下六七百疏合之督撫原題一年或至八九百疏章奏之煩於此爲甚我

皇上勵精圖治萬慮周詳卽不以煩瑣爲厭然臣子之道列在言路苟有一得可以佐

聖政無煩　聖慮者誼不容苟默已也臣惟

承追未完處分自有定例而叅處之時則總以其人之承追不力爲詞合無令各省

巡撫每年將該省州縣承追雜項錢糧之

官查明案件行令每處分晰完欠項欵各造一册定於奏銷正項之後具疏總題各部按册核明會同吏部通作一本具題處分仍照定例自該員到任經手之日計算

承追一年以上不完者降俸督催其原叅亦仍照定例罰俸督催於辦事則甚清於題奏則甚簡提綱挈領法莫便焉臣更有請者各省虧空之案有承追十餘年至二十三十餘年年年叅處並不完結者其果家產盡絕耶州縣何不出結詳報司府何不加結轉詳該撫何不據結保題其尚有家產可變耶該州縣身在地方按籍可考該府親臨上官嚴查可得該司該撫若果認眞督催計日可楚乃旣不具結保題又不力催結案使　國家徒蒙追比之虛名終不獲完補之實効遷延歲月視爲固然

官曠事墮莫甚於此臣請

勅部通查見在各省虧空未完之案若干每案

數目若干其承追自原任至四籍共歷若
干年造册進 呈行令各該撫逐案脩查
果係何因遲久不結務期明白立限具疏
奏 聞力淸積案在外不徒循報恭之
具文在部不徒幸駁查之爲利體 國奉
公實心治事亦振起庶官積玩之一端也
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鑒勑部議覆施行

包捐之獘

爲棍徒包捐詐害請
勑部嚴究以肅法紀事臣前奉
命巡視北城查有劉崑璨者借戸部書吏名色
包捐候補經歷吳敦儀捐納應陞米石與
吏部已退筆帖式保泰及杜士瑾等將敦
儀米價銀二千八百八十兩通同局誘携
至戸部詐稱交庫竟歸烏有見今崑璨保
泰等匿不出官而令劉崑璧承當陪補希
圖結案又有徐景奎者假候選知縣名色

包候選州同朱爾皖項捐應陞馬匹以二
十六匹馬包銀六千四百兩已經兵部審
明中証金子振孫澤弘等口供有據而景
奎百計横詐執當日局誘之議单爲口實
索取五千餘兩而心猶不足投詞刑部尚
未結案夫戸部銀庫錢糧關係重地崑璨
等輙敢於部內欺捐納之人騙取交庫之
米價兵部 題明何宗一案馬匹給馬主
銀每匹七十五兩景奎輙敢悖
旨挾詐强取三倍至於當官審明猶自視爲應

得之物逼索不已此其人皆恣肆無忌不復知有法度者也向年包捐棍徒挾騙貲財倖圖富貴乃至刻假印行假文事敗遠颺不止一案此輩尤而効之蔑法逞奸實繁有徒臣特就其已經發露者指陳一二伏祈

皇上勅部嚴行拿審明正厥罪究竊取之米價以還主追倍索之馬價以入官使小人知罪有難逃利有難倖彷法如奸莫要於此

臣更有請者捐納之行本非

聖心所

許或值歲歉民饑軍興用急不得已而偶一行之然猶限以停止之期蓋早知此事之易於叢弊而未可以數數也見今各項項捐事例雖皆立限然限滿不完而又請展限以為常事且聞包捐之徒夤緣不已將復有借名色求開例者伏祈

勅部通行明示限滿項捐不及者槩與銷案不許再行展限不許再請開例嗣後無論官民敢有以捐例妄行瀆請者嚴加治罪庶

天下曉然於　聖斷之初指而宵小屏跡百弊可清矣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包攬捐馬

爲奸徒藐法包捐設局網利特疏　題叅

以肅法紀事臣迂鄙無識蒙我

皇上覆載弘恩備員臺班早夜兢兢愧無報稱今奉巡城之命應以肅清爲事乃有包攬捐納奸徒孫宗者幷非原捐馬駝之人且無頂改捐納之貲濫冒監生串合旗棍詐人馬票兇攬頂改輙敢呼集黨類多招僮奴於宣武門外坐踞大房號爲馬局私費既足乃言官價往來縱横無所顧忌似此

招搖包捐法地横行將來頂冒拖欠假印假照種種獘端由之以起與其事後追治無寧先事禁斷臣職司巡察理合題叅伏祈

勑部嚴查法究以儆奸頑抑臣更有請者先年包捐光棍周大元董卜年等假印假照雖經發覺而或以在逃或以病斃皆得倖免於法匪類藐玩習爲固然窺伺事例之行以爲營利騙官之資幸而得手則托名仕宦交結貴遊招搖生事不幸破敗則脫身以逃於彼固無所損也在京此輩實繁有徒伏祈

勑部定議明示以不可犯之法以杜作奸之路至於兵部原册所有應行頂改馬票應令

勒限一槩投部查驗明確其有情願頂改者官私價値俱令當官給足庶羣小無所用其術而利權不致下移事例可以速清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勑部議覆施行

二本非孝

爲二本非孝邀

寵非忠仰祈

勑示撫臣抑情恩義以昭名器之重事臣惟生人之義一本爲重外姓雖親不容等視如直隷廵撫趙弘燮請贈外祖父母一疏臣竊以爲過矣撫臣但知外祖父母之撫養教誨其恩大而當報不知父母之生成祖宗之世澤其恩視撫養教誨爲尤大其報之輕重當有等差也祖父祖母如是報之

外祖父母亦如是報之在撫臣之意或以爲無傷而不知尚有奮身誅逆曉悉大義之趙良棟其死而有知則未必肯以外父母等於吾之父母也爲人子者當深究一本之義仰體親心而今以外姓之私恩干吾父母祖宗之名器其可乎撫養教誨私恩也

恩命褒封公典也撫臣旣知外孫無爲外祖父母請封之例自應凛遵制恩以見臣子之義而乃不勝區區徼情輙欲以　國典爲酬私之具意且以爲吾之所請請捐也非徒請也而不知捐例之行亦

聖主之恩　國家之典也捐費幾何所獲實多報德幾何所傷實多是以　國家爲輕已身爲重也破例邀　寵臣子之道顧當爾乎我

皇上聖仁普覆念其陳情懇切特令九卿會議仰見

聖明於此深加愼重不容輕許臣愚則以爲撫臣此舉實不得爲忠孝之正也且撫臣以

其外祖父母無後爲可憐何不從郭氏之族擇人立嗣盡心教養玉之於成用以酬恩卽不然見有未停之事例亦何難爲捐官捐級捐封以榮之而必欲開今古未有之例以酬一時之私願此尤臣所不解也

仰冀

天語明示撫臣以外姓不得冐濫　國恩無蹈異端二本之妄爭

朝廷之名器守臣子之常分昔人所爲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庶於此共著而忠孝之道以

立臣愚不勝幸甚臣欲撫臣抑情思義不
能緘默字多逾格未敢另繕貼黃如果臣
言不謬伏祈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仰懇　聖鑒
為仰懇
聖鑒事臣惟
皇上如天之德海宇蒙　恩五十餘年今茲
聖壽中外臣民靡不忻忻稱慶臣意
聖情以天下之樂為樂當必怡然於中暢然於
外樂與同樂也特是普天率土人皆得以
舞蹈抒誠而
天子之子乃有不獲申拜於殿陛之間者父子
骨肉情不容已

聖人人倫之至得無有偶觸於心而不懌者乎
臣揣其初或亦以　先后血嗣獨此一身
天恩篤念素所深結不自覺其有所恃以致此
耳臣愚以為慶祝　聖壽正教孝示
恩之時俾其以罪廢之身出而申拜祝之
情觀　諸皇子之何以依依膝前而我何
以不得也愧悔自勵改過遷善必有倍於
常日者　聖父垂慈孝馴立致臣且見
克終允德媲美前代　聖情悅豫
聖壽與天同永也臣見士庶稱祝且父子兄弟

翕然歡宴乃今
萬壽而或有闕臣心不安謹題請
旨

請復東宮

爲儲位已虛儲訓宜豫敬陳一得仰祈
聖裁垂慈議復以定大本事臣自惟生質庸鈍
加以知見短淺不能仰悉
聖明行事嘗從卿士之後竊聞
皇上敬事
聖母嚴教　諸皇子孝慈之道罔有不盡竊意
王德薰蒸道化涵濡　聖子神孫天性相感氣
孚類從有不知其所以然而質性自純行
誼自修者殊不料更有　東宮廢黜之事

上煩
睿慮也則又竊意
聖性篤慈或故甚其事故甚其詞以警惕悚動
之俾共知所懲創痛自悔改特取秦漢而
後所爲大不慈之舉試一行之將以成
今日之大慈耶臣愚不肖詎敢妄意
聖明特以父子情重骨肉恩深
皇上聖慈道隆今古揆之於理或當如是且
皇上爲
天地

宗社萬國生民計久遠儲位既虛自當早為之
計臣竊以為有過而廢慮之深因過而教
情之至 皇太子雖經廢黜其承事
君父接待臣下以及服用動止一切宜以
老成樸直明道理有節行之人為之輔導
更為設紀善司直之官訪聘天下耆儒以
充之將順其美而匡其不逮凡少年浮薄
外飾風雅而内行不端喜事好貨者擯之
勿用或令宿德重望耆舊大臣取前代青
宮事蹟之可為法戒者集錄講明

皇上又時召入侍賜食於前從而察其心驗其
所為而又以古昔國家之興廢存亡天命
去留人心向背之機諄示切諭 皇太子
慧性夙成必能默契在中安行自得雖見
今廢 詔已行無不可引而復之太甲
顛覆典刑而放處仁遷義而復伊尹不妨
以臣行之於君
皇上以父行之於子何不可者况前日諸所不
白不能無疑於天下今已釋然無疑可大
白於天下耶倘欲令之而別有所擇論德
論功論齒雖宋臣寇準之對太宗有惟聖
慮所可不必旁謀之說亦非臣之愚所敢
與聞也臣竊以為 皇儲天下之本未及
復立之先固宜早為之計既經復立之後
尤宜慎選宮僚詳定儀節如詹事坊局等
官必使實盡所職文武大吏歲節具箋而
外進獻必準諸禮復簡其出入以表潛龍
之象每有作為必先請
旨以示不敢自專之意嚴其左右供侍勿使匪
類媚誘以立於無過之地如此則大本以

定
天心人望長有所繫 聖情悅懌 聖壽
永永無極也凡此皆
皇上默主於中早有定局臣祇以蒙被 恩遇
不勝區區之愚謬効微誠字多逾格未敢
另繕貼黃伏祈
聖明俯賜全覽採擇施行

旭華堂文集卷一終

旭華堂文集卷二

書

與周緘齋師書

歲月如駛拜睽道範已復十載有餘老夫子光風霽月雅度宜人何時更與侍函丈請敎左右也門某拙滯無似以有用之居諸付之泥塗一擲毎念向時注望慇慇重負恩誼徬徨自失無以爲心頃得與世叔遊從恍若[illegible]近兼聞太老夫子眉壽大慶諸世兄英年富學積思爲之一慰世叔錢塘盛地咫尺里門無論迎養最易即

官舍問問日可數至此自德門如天之福某所爲手額者也二千里外空函寄候硜硜株守不敢失行祇懼爲門墻之玷耳仰惟慈鑒紘所鼎涵

與陳娓輔書 選郎

台旌東旋悵然累日我兩人相與之誼舉世無能知者我與老選君自知之耳抵里門今幾時耶早暮起居能逍遙自適否能不以家計經營累心否生平所不得意者能一切氷釋否與鄉人處能頹然不露官相否所以遇長吏者須有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之風能盡化其傲岸負氣之態而復絕其橫逆之萌否神龍變化貴在屈伸順時耳顧老選君察之鄙性最不喜軟媚今滿眼都是何時更得從左右相周旋如平日也

凭楮懸切不旣欲言

與賈荊生書

方春氣和恭惟老先生動定亨嘉瞻念無已向者仰懇大方爲先人立傳叨蒙慈諾欣忭曷極今録呈先人志傳行狀共一册六首以俻采擇痛惟先人皆勤苦沒身不獲稍伸尺寸而某輩陋劣又未能樹立顯揚每一念及如負芒刺仰惟老先生著作巨手惻憫故交或合或分賜立佳傳先人本無邁俗之行而舊作又似難久他時倘得附大集以垂後世是先生不忘先人于之不朽而蔭庇其後嗣也某輩即無知詎敢自

棄生成之外耶俗冗擾擾遷延數月竟未及親叩左右迂鄙不才尚蒙鑒諒前辱賜教詩文某於此初無所窺誦尊作獨覺詞古味長笥藏必富倘蒙檢賜感佩無涯所求爲敝邑尊大字並乞擲示外附粗品統惟不外凭啓無任馳依

與江南學院高素侯同年書

南國人文甲天下老年臺巨眼名手持衡其間風教所被當使震澤昆湖之業復見今日也滯拙如弟幸屬譜末每從坊選中得所賞識之篇呼酒快讀恨不獲趨候左右相與往復老年臺其能不鄙我使之與聞緒論沐浴光澤耶

與直隸學院顧懿樸同年書

羅畿輔八郡之士而致之門下擢穎樹奇披華
啓秀爲十五國風氣開先稽古盛業殆無逾此
老年臺風雅巨人久爲斯道宗主今茲之役聲
望日隆固宜厚邀　帝眷立躋鼎司屬在譜末
兾得與聞持衡緒論破我愁寂開我愚蒙諒蘭
誼夙篤應不見外也

與麗心如年兄書

遂不復記與吾兄是何時別咫尺間疎闊乃爾
可嘆也今歲大熱三家村無地可以避暑念龍
門高勝閉目神往便覺寒沁心骨不必赤脚踏
層氷也年兄居在城市炎蒸必不相饒五更前
後一騎一僕馳游其地應且流連忘反秋風稍
凉欲及紅葉布景之時策蹇西行未審造化肯
容我請假否

與譚　邑侯書

計秋郊拜餞之時爲日無幾倏忽已復冬底老父臺布德施惠荒土殘黎應便有起色也京邸無事引領好音以慰旅思惟希加意振飭爲地方計長久俾良善樂生刁頑斂跡威化兼行人士之感當百世以之矣

與汾陽諭楊伯史年兄書

我輩兄弟相去不過三百里別來已復十四年歲月如駛聚首何期可嘆哉家兄抵都捧閱良翰不啻雅晤兼聞老年台先生師道高潔近況倍勝爲之忻慰弟鷄肋一官有如河清難竢窘廹之狀不堪爲知已道倘遇便鴻希時賜一音以破愁寂盤中滋味弟不敢望嘗亦欲一聞其風景也

與嘉興令樊慈東同年書

剖袂後倏忽十四年矣客歲登龍門遙望百二重關爲神往者久之老年臺燕秦南北道經敝邑乃都不見過能無令人悵念耶貴治東南佳麗地此時神君慈母想已聲藉境中迂拙如弟羈留都下不得就覲政化人生如寄良晤何難也

與關掄秀書

機緣不偶行到處輒生阻礙前過介休時期一晤而未能握敘尙未審何日也謬辱垂注賜以雅翰詞意藹然情逾骨肉旅況蕭條感深五內不識何以得此於先生也

與劉滄若書

郡城一別遂復兩載有餘辱邀華翰遠賜注存雖資性委靡强立爲難然有懷耿耿重以猷訓在前敢不奉爲模楷顧今之華下得一聞此言亦鮮矣空谷足音喜而生感知老年臺愛我固不尋常而如弟之人猶能與聞此言不亦榮耶連因之便裁荅遂遲既傳保德之命深慮道阻逼問益難未審老年臺近況奚似彼中人士論文講學頗可有爲與否固當出素所積蓄孜孜不倦也

與高陵令書

高陵得新令君厚德弘施惠懷著績於今秦地應無倫匹也制府獻議已經允行竚看薦剡繼至可爲深慶前啓者敝世兄三原孫士紳已酉敝房師公孫也敝房師既沒子孫漂搖失所今欲修飾頭角爲立身之地弟不揣斜爾時及門妥爲當事一札敢懇老年臺鼎力設謀期於有成使弟輩得藉以報知已之萬一則銘感當與此生并不朽矣房師孫大宗先生也留令後爲徐州牧

與趙惠公書（諱撫號華圃典先王父也附記）

別來且四年人生倏忽正復如此弟近益偃蹇見者輒問何時赴都何時補官不入耳之言徒使人作惡耳蠹魚終是相知仍向床頭收拾我舊生活較是樂事老親台以為何如比年諸凡知極如意可喜可喜然此自親台長才所致聞者以為命好竊獨以為非然蓋亦自信知人之見無爽故耳試一自反亦復能自信否濶久思深每欲借筆墨寫我心曲而鱗鴻不便缺然自愧想老親台自諒之也往弟所相與往來若葉

年兄李艮材陳若眘吉四兄王維崇兄俱頻致候意冗中不及逐位具扎也臨池南望不盡企思

與趙惠公書

別來不復知幾易裘葛但覺芝宇常在我心目間高談雅謔時時若與聞謦欬也夏末在里舍又接台扎侑以厚貺感刻不勝茲值通府周君之就任特具數行申候左右伏惟近况佳勝諸凡如意風便不惜筆墨好音時來異日抵里登堂且得更僕數聞問之慇懃見我輩交契且在尋常聲氣之外也周君來裝期促草草祈宥可任馳注

旭華堂文集卷二終

書

與門人林貽熊書

老憊不堪時聞戚執因苦歎息不能不爲惻然是以向日屢有奉瀆小扎未免摻累實非敢放意爲之無所顧忌也讀訓子一篇早知昌後之慶臚唱館選今既效矣與時倡明斯道建豎非常繼往開來爲林氏立不朽之業使山右野人亦得叨光後世與此生快事也無以言賀特錄光祿公詩一律及先典試箋上花二枝中意伏惟鑒悉不鄙凭啓南首可勝瞻注

答張

使來辱示以新野先生行狀命爲墓誌余年誼中相與好友也其敢言辭顧以氣血衰耗耳目都不受役筆墨之事已若無緣捧狀服逝者行誼之高歎作者文筆之妙又不敢輕負來命自外取戾特願大孝諒我拙鈍假以時日敬此上復並候台祉弔奠微忱俟日抒誠統惟垂照凭池神往

答中丞劉百斯書

山居寥寂不復知人間事但藉我夙昔好友馳聲 聖君賢相之朝爲當代流芳爲蘭譜增色耳載笠被簑較晴量雨田家作苦比來亦熟嘗之矣特僻卟索債門外剝啄不能不長聲太息然亦無如之何聽之而已蘆溝橋大風撼人一揖而別不識今巳復幾時神氣依舊耳目全非老先生達志壯猷自爾倍昔他時建豎當且有赫赫驚人者乃能不忘故人若此也敝宗人隔居遠村都未有素尊剌愛我感當若何我輩此番相接或是後來人續交之始老先生以爲何如別後歷年內外景況風便幸一一示我南望江天可勝馳切

與趙方伯書

大事克襄赴 闕陳謝或當即力請終制耶 聖眷特渥終恐不允或遂即聽留赴任耶 新政力清虧空 廟謨深長而奉行者輒以嚴苛從事吳中從官人多恐沿習不免口語且於湘鄉盥亭惠人之意前後相左此中作用或自有善策耶此地爲於事佛梁公撫吳焚毀寺宇千七百餘所今此地何止百萬區功令煌煌而奉行不力何也遭逢 聖明正得志行道之時望望向者朔日啓行之言想已決矣特具旅食一夕之費上供左右惟台照勿却可任主臣

與李子潛先生書

余今年七十八矣視先生尚小數年而疲鈍聾聵無能自主聞尊體特健出入升降最爲便利不知近復若何想亦不減向時也馮昭武先生當日爲除俗之約其後人果能盡行之乎余欲照家禮尺尺寸寸一切以時儀通之此時先生無事彷彿草定一藁令門人中達者謄真永留爲式豈非妙事又祠堂中推天子一帝一后之典或亦當有定式向見舊家有一人而六七娶者依時下所爲將如何立主如何陳設享奠耶此亦大有關係事幸斟酌考據古今定之敬候垂示不旣

荅田世兄書

前小扎欲得中堂先生易名美謚及賜奠屢次之哀誄亦思人生終始哀榮若是實爲當代罕見縱窮老不能東向巾絮雞斗酒之虔還望見志狀爲異時傳不朽耳及接尊翰內稱太師云云將　當宁更有推贈事耶此尤歷朝所罕見者幸勿厭瑣瀆統示備細禱禱附候雅況不旣依馳

與韓用賓書

許時不獲一接好音知親家周審政理不遑與筆墨爲緣也弟褊急庸鄙於吏事都無所窺先人之訓寬裕最是要着所以藉倒內員者固早有所見非徒然也近日　廟堂議論别是一種不得不與時消息想親家自有定見海疆要地正足見才願親家從容抒展爲鄉里開荒如午禾提音故事不亦美乎弟老矣兒女婚嫁衣飾之屬猶望早爲之計使我得一贈花燭亦此生一大快心樂事也臺灣敝宗家信兩封附便寄致統希台照臨穎南望可任神馳

與趙培元書

恭聞喬遷喜音即擬遣賀轉意寶眷當乘此一過里門且得以識佳壻慰老懷也遲之多時乃忽有竟赴省會便到新任之信不勝悵然敬具袍褂一襲少展夙誠代北人情樸厚尊重師席當不作鄙詐之態前輩傳說且兼有司之事此正親家見長之地自此游陟郎班儲望風紀戚友分榮不淺也區區之意幸不見鄙統惟台照可任馳依

與谷召南書

親家以何時入都聞近日尊體頗有不快駭歎不能已已此病最惡酒而京師嘗用之酒其氣味尤不相宜望一切屏絕如先正所云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也丈夫隻身當世天下何事不賴有我而可以苟且游戲視之耶保重保重切望切望卜早親家北上好友聯芳為鄉里生色場前靜養磨礪以須白髯老拭目相待也囑囑

旭華堂文集卷三終

旭華堂文集卷四

序

粵東鄉試錄序

癸酉粵東之秋試 皇上命臣奐曾副編修臣陳常往典厥事臣自惟生長 國家文明之化涵濡淪浹於今四十年矣自己酉丙辰以來叨忝 皇上之科日亦復二十餘年積歲家食瓠落為懼竊祿三載素餐貽譏乃今以掄材大典得為我 皇上任使也臣縱不才其何敢苟且自棄不思一試其所為以負 簡用至

意耶夫原本經旨以求命筆之意推論其離合短長之故此臣向時所習為也凜遵功令研求至當取舍之中具有定見使得者無媿失者無憾以庶幾於先哲之論斷此臣今日所從事也然臣皆未敢以自信也臣顧與臣陳常偕同事之人矢公矢慎為 盛朝期得人而已臣聞之相馬者於冀北求材者適鄧林物不極博不可以致精士不廣羅不可以得人粵東嶺海奧區毓靈孕秀加以 帝治光被大小吏士之風示提獎聲光熊奕不可掩遏然而僻在南服地多

怪產苟充其欲無羨於學以故南宮之試與者絕少仕籍中自卿尹以及方面粵東之士無聞焉臣故於此冀其文之過乎額而又懼其文之不及乎額也及入鎖院取諸卷而讀之相與往復校論推擇可否甲甲乙乙得士僅如額而止臣聞士大夫之論者曰某科某省之文盛某人實主之某科某省之文衰某人實主之臣用是懮然滋懼於撤棘後輒採輿論以相證驗頗聞人言謂是科爲粵東歷來鄉試之最老生宿儒與夫貧而積學者皆與焉臣陳常與臣乃敢稍

稍相慰爲　盛朝慶得人也夫　國家三年一大比士所以求之者不爲不勤所以禮之者不爲不備然自設科以迄於今鄉試凡十八舉而士之矯然有立赫然能自見於天下者一榜之中曾無幾人人之難固如是耶然以

聖天子在上總一統類興起教化即海外荒徼且莫不翕然向學臣今所舉乃近在荆揚之域被服至治之澤日新月異而可謂其中無人乎明臣海瑞有言曰士君子當爲天下第一品人勿求爲天下第一品官士之聞斯言者有不奮然興起勉進於古者乎而況生與之同里者乎異時曲江瓊臺之風白沙甘泉之業或有相繼而出者使人謂是科果爲粵東歷來鄉試之最也　國家將收得人之益而尤臣之所希心而樂覩者也

太平縣志序

始余妄意志之作也志一邑而天下之利病見焉志一邑之人之事而千百世之法戒昭焉則志之善也而度不能也已又妄意志之作毋舉一條必各見議論各成片段毋爲補衲之冗毋爲拾瀋之靡而後可以示著作之不苟而又度不能也已又妄意世變及今人心不古因時就事必爲破俗之解匡時之論使諸從事斯地者一觸目而棘於心動於色如異學得有道之書以爲是皆隱隱刺我也而大變其所爲而又度

不能也是以時作時輟因循積年間自尋繹深懼負謏言之罪於先生大人之前而又無以副張臧諸先生作者之意自視闕然惟有拱手受成已耳而卜老先生以經國大手牧民餘長任搜訂潤色之勤兼綴輯供饋之勞既告成事不見督責猶閔其愚鈍而勉屬之序也噫嘻愚鈍若此雖喙長三尺尚何言哉抑嘗討之修明典籍追錄往昔而昭示後來備一方之文獻助揚一代文明之化者良有司之盛心也奉遵意指網羅放失而考古訂今補四十餘年之缺典黜染風華變異時朴僿之習者學士大夫之懿業也仰彼盛心美兹懿業流連慨歎而不能自已强爲枝辭剩語以發抒其款款之愚者亦野老之放言狂奴之故態也昔司馬溫公修通鑑既成神廟悅其書而親爲之序今區區一邑之書耳然而悅之者必有人焉而乃以如余者序之也不亦恧乎若夫以已所不能而委之人人以其所不能而苦心極力以要諸成既藉手以幸修纂之有終又因得側捧卷帙以求寬其謏言之罪則余亦僅爲邑之人增一解頤噱焉爾矣

慢亭先生聞之得勿掩口耶

墨粹序

余惟學文一道必雜收并蓄如富人之於財而後可以用之有所擇如大賈之居貨而後可以達之而見利根茂實遂膏沃光曄韓子固非欺我也在學者極其力窮其量以致之耳余家從事於文屢世矣前人所傳歷年所積非不足也而每每以固陋爲患畢安歸哉先師生知之聖其爲學至乃廢寢忘餐後儒窺其意者謂子煞受苦功況我輩稚魯無似乃欲以作輟無常之人妄希坐獲其能之耶每拈一文便思得其中之意味無粗心無浮氣其善處必知其所以善其疵處必知其所以疵浸之淫之日積月累斯世之文孰非予文者也若是爲文而謂其文之不登峯不造極吾不之信也闈墨文之行於世而得効者也學人鮮不知重焉今自永樂以來至於近科編綴成帙雖雜然無別要其林林旅旅可以廣學人之耳目庶幾乎其極乃力窮乃量以致之哉

易義統例言

余家世學易自先君子苦心揣摩凡歷三十餘年所閱易文動盈筐簏久而慮且散佚也搜討成集實屬快事先君子另有手訂易義采瑜二册手錄諸粹語二册三叔父亦有手錄者四册皆佳篇林立未可易置所當傳諸後人以爲制舉之永業與尚爽並實者故不雜附此中也邇來揣摩一道較舊愈工不啻有挾符左執券也故經義率於闈前預爲之相沿既久必將廢却刻本視如芻狗矣先君子苦心其安存耶且搜索推敲之下何可無資則此集之訂自不得措爲緩着存文不下數千篇訂爲十六册諸題可稱畧備矣後有所得另集附入集文必有名稱茲僭顏之曰易義統以爲余家或終不廢此道必有所望以爲指歸也後另有集總歸一統可也

陳眉川制藝序

噫此陳子眉川制舉之文也眉川既奏捷南宮理歸裝將行矣乃詣予言別屬爲序其文噫眉川爲文業見效於天下其尚俟予序耶眉川之文其氣清其機熟其議論開豁有過人之致其局陣正大有達官之容其興會所至雖往復繁衍而不病於靡其才思之富雖題意枯悶人苦搜索而彼方出之滔滔而不竭此沉志積學得心應手之文非可以旦夕致也今後生小子偶見有一二枵腹空拳倖進苟得者輒思尤而效

之謂科第不難獵取抑試觀眉川之所爲何如者乎予向者從事粵閩覽其文或韻折多姿風流自賞或蕭疎淡遠隔絶埃塵或痛快沉着或蘊藉綿邈無不盡態極妍各自成家然於諸家中眉川自有獨見其長者蓋眉川之文沉志積學得心應手之文也予嘗謂褚少孫爲龍門太史嫡嗣使其秉筆裁成兩漢定當不亞班范耳食之流動生議訶至欲擠之下列夫亦思後之爲史如少孫復幾人乎南北史差免厭耳不足道五代史直豚胎龍門者正少孫之派也眉川在今日殆龍門之少孫乎其文具在其沉志積學得心應手之可見者願與天下知文之士共質之

張卜公詩集序

吾邑城之南有汾陰山山色清秀水泉甘潔固仁智之所樂卜公實居其巔菁英所鍾華采畢發吐爲詩詞一如山水之澹婉秀靚筆有餘閒蓋亦傑傑其清英羅羅而卓絕方之於古則高岑流亞也憶余嘗過汾山其晨夕相與商確今古素心微言晰疑不倦往往與酬奮劒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茫星辰在下其或拈題獻韻各賦詩見志彼此丹鉛之無所忌致足樂也今日者卜公仕而牧氏余亦浮沉京華欲如當日之論文宵燭把酒春花相晏笑於汾山之側不可再得猶幸卜公時寄近詩以當晤對則千里不異比鄰兩地無殊攬袂矣卜公吟咏甚富輒散佚不成帙余偶掇其舊笥所存及近惠諸什裒次付剞劂顏曰汾山偶掇以見子建之業非僅清夜諸篇元卿之詩不止澄江數章而片羽已覘吉光半臠亦闚韶濩披讀一過不啻兩人相對汾山間也康熙丁亥九日

郭伊雲詩稿序

嗜杜者謂杜見道過於韓而韓之稱杜亦謂光燄萬丈宋楊氏乃曰彼村夫子也詩豈有定論哉明人謂宋無詩宋果無詩也永叔聖俞魯直放翁諸君子妄往也坡老驚才絕學使杜與同時當以清新俊逸目李者目之猥曰宋無詩哉村夫子何損於杜宋無詩何足以掩宋詩顧有定論耶近日談詩唐宋兩派幾於對壘奪幟分路揚鑣矣其巍然主盟當代爲海內所宗仰伏首弭耳不敢爲異者鄉里後進之士輒搖筆而議其後詩固未有定論哉善哉郭子伊雲之言詩也句有勸懲均可取義歸與比卽堪思性情不以今古異吟咏豈緣世代岐蓋三百篇後未嘗無詩唐杜宋蘇正可混而一之也文中子有言矣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漢魏六朝可以續三百宋明之詩不可以續三唐乎卽郭子性情吟咏之說卬叅軍開府之階而窺其奥矣獨不可以續唐杜宋蘇之遺乎詩自此其有定論哉郭子以詩稿問序於余余不知詩也妄

爲序之如此請以質之知詩者

趙培元集李杜詩序

向聞談詩者以七言倍難於五言予非詩人茫然不解也近見趙子培元所爲李杜集句詩乃亦止集其五言而不及七言豈集句者亦難耶趙子自爲詩五言七言俱有佳者予不敢問獨見所集句止五言也使茫然不解者亦從而怪之豈其七言更無佳句可集耶予向者促人歸里有汾山桃柳如相待花葉參差半未開之句又遊汾西有多情莊是迎人鳥靑壁十尋叫樹梢之句其可否言詩都不敢以質詩人但見趙

子集句詩如此予將俟春日寒却抱李杜全集而走問之

先生此文乃先敎授府君居襄垣署所作耐寒齋雜詩序也府君即世後典久合竹窗詩艸小堂集杜諸刻問世今校讐及此感先型俱邈不覺泫然淚下因敬跋數語以深銘佩孫婿熟典敬識

王卓崖雜著序

雪如氏奉諱入山東逾大埜瀕淮漢之涯方羊弦子之故國遇卓崖子而心醉焉卓崖子回首瞪目語之曰予何人予烏知之雪如氏未及復而市之人議曰若於我若也卓崖子問而大笑絕纓脫冠墮地旁有挾册而過者曰我若耳卓崖子又一笑有捉鼻而來者曰我若耳卓崖子又一笑有負咢俎而趨者曰我若耳卓崖子又一笑市之人懵然惘然若適九嶷之途而遭五里之霧咄咄相望逆乎其不可測也雪如氏鉄

然不自得休乎逆舍念之至不知人倦而欲寢忽有青童捧帙來前曰卓崖子之唾餘牙後也君試觀之雪如氏降堦走迎光氣艷發不可逼視盥漱焚香齋三日而後敢寓目焉晝而哦味溢於口行不知其所止而食不知其時之已至也寢而思魂與之俱悲怒怨喜之逐於夢中者適適然各得其意之所極也雪如氏蹶然而起曰嘻吾今而後乃知卓崖子矣偃師之謁於穆滿者是已官骸腑臟頓放之宜膠膝丹青調製之如其器試之而或起或廢人得而謀之也然

而鎮其頤而輕颺婉轉之聲出奉其手而渾脫劉灕之狀舉雖班之手倕之指莫得而悉其故也人工之至造化為用矣異哉於是乃復於卓崖子曰子其騎鯨者與其戴笠者與其栗里之乞食河梁之交臂者與其糞土臣與其牛馬走與其洛之年少韓之吃公子與卓崖子時方手一卷對天竺氏長談嚚嚚然聞而大笑絕纓脫冠墮地笑已更為回首瞪目語之曰予何人予烏知之雪如氏鉄然不自得也捧帙而歸之喟然曰異哉

段氏印譜序

印章一道余懵然未之解庚寅秋李君子潛以新摹印譜見示且命之序余駭然却走世顧有不解其說而漫筆以序人之書者哉且釆臣段君稟承家學不惜疲精力以從事而冰紈段君博古嗜奇既出珍不託之臨摹而又從而論敘始末期以播之當世傳示後來又奚取乎不解其說之人而強置一喙其中哉論印者必論章法必論字法必論刀法非心知其意而手與之習印器利成風技神進道不能強而與之解而

況茲昧昧者也往見廣陵賣字者列肆陳案石章纍纍即而視之皆翰苑諸公名字也都下時省曹官文書遺猾胥作奸顯行假印當事皆寬文網處之恬不爲怪余於此更有懵然未解者夫印章無論官私所以示信防僞一道也今翰苑清流而以射利之故雜其名字於市肆之間即何以禁其不爲通關營賄之行耶官曹文書法度所出名器關焉今假憑假扎假照所在多有發覺者尚在究治騙詐者仍爾縱恣視司寇斬艾之刑蔑若弁髦嗟嗟法以懲奸使人知畏至於法不足畏奸不可懲天下復何恃以治乎曹魏受禪碑以鍾繇鐫字彼誠重之也今誠令天下印章一以秦漢古文爲準得精通其道如釆臣氏其人特掌厥職而士大夫更惜廉恥

朝廷嚴律令以繩其後於以修明藝術澄清王路亦今日圖治一事也子潛學道有年與冰紈朝夕講究將與古敎補　聖治也其以余言爲然否若所謂章法字法刀法者則余實未之解也

鍼灸纂要序

鍼法起於軒轅固醫中之一端也昔人有云得志於時願爲宰相不得志於時願爲名醫蓋相以活國醫以活人所活之大小不一而志於救濟無異故仁人君子多留意於素問難經岐黃家言以予所交醫士亦衆矣而其中恒有歉然不自足者謂醫之爲術有用禁者有用鍼者不煩藥餌最爲神奇但惜其眞傳寥寥是用不能無憾於心耳然予見用禁者其初也精誠專一則無不驗其後也意在貨利則殊不驗倘亦有

造物之神者主之歟至若鍼灸之驗者則更未數數見也始謂穴在此而鍼之不効又謂穴在彼而鍼之仍不効則意向迷亂無所適從遂循循以去豈非不得其穴不得其法盲昧從事之過今闕子爲後漢三國　莊繆之裔家世業儒以失意場屋精研鍼灸術彙爲一編名曰纂要不忍秘而私之將剞劂以廣其傳眞所稱志在活人者哉戊寅之秋余以讀禮旅里苫塊之際得覽是編知其用意良深欲爲數言表其心之不忘乎救濟也緣値殯葬哀毁迫切未之暇及至今始克爲之良以是書有益於世甚大不可令其久藏於家倘世有仁人君子負聰明之質者得而觀焉洞曉夫經穴所在鍼法要訣神明變化而去夫病者膏肓之疾以登羣生於仁壽未必不自是編基之然則覽是編者其亦可以知所重也夫

旭華堂文集卷四終

序

贈袁爾秀序

袁君爾秀英挺奇傑之姿班生牟叔之倫予於癸酉秋得從端州識之一望而知其爲偉人他日手一帙示予纍纍萬餘言予受而讀之其生平杖策所從擁麾所至蹴踏縱橫慷慨飛揚樽俎折衝之謀疆埸奏凱之勳無不備具而又於其中山川名勝之地寄以高懷曠致大有臨江釃酒橫槊賦詩之意卓哉不可及乎予於是嘆

士之無其實而欲僥倖以立功名必不可得而竊異袁君之艱苦備嘗卒能堅忍發憤以成所志也夫士當伏處草莽拱手而談當世眞若前古後今畸人豪客一無足當其意者殷深源乃至一出一敗再出再敗使說者謂處士純盜虛聲淺植之夫至爲之色沮氣短彼誠無其具幸而得名固不若終身守此名者之爲得所也今袁君旣挾所有以樹功於　朝廷卽　九重之上亦必聞其人而心欲見之向使其所爲如意仰拾俯取如今之長安諸富人鮮衣怒馬炫熿道路可不謂得志者乎然豈能赫赫濯濯建旗鼓靖疆域福生民垂史册如今之所爲者哉蓋君之堅忍發憤迥絕尋常有不可以流俗之見測識者由其後以推之卽君之初舉亦不過藉此以考吾行之通塞如曰隊逐陶朱猗頓僕僕風塵貨殖終老也陶猗貨殖中寧有如君其人耶或且曰古名將率起屠販袁君亦其類矣而予猶不謂然君所著遠遵古道近秉家訓經文緯武戢兵息民之義皆存焉予於君蓋有窺其大者矣勳業之盛未可量也滕灌樊酈何

如人其敢以相擬哉時都督吳君扳庵者大雅君子也閱之曰徵子言吾亦以爲然

贈溫盆修序

溫子盆修謁選得河南之鄭城令王子元亮於其行也托仁者之號贈之以言曰百里之封古侯國之大者也令賢則百里之內人蒙其福不賢則百里之內人罹其災　聖天子毎愼重斯選親見臨問而今者直以督撫藩臬監司郡守爲累乎其上計是一邑之有司耳縱令畢智竭能從事其間未必能與有爲也溫子且以爲然乎溫子稟承家學遠追近紹試觀古之牧民者如武城如單父如濂溪之南昌明道之晉城

其所爲何如卽以關中論之如呂仲木之解薛顯思之應其所爲何如卽以溫氏論之孝懿先生之堂邑其所爲又何如夫天下理而已矣本吾心之理察之人情施之於上下之間而以至誠行之天地鬼神且不能違況累乎吾上者其能違耶而況下之風行草偃者耶鄭城中州之劇邑士宦商賈南北奔走之會也習尚淆雜人鮮古處第倣前哲之所爲而動之以至誠旬月期年其効立至吾見百里之內人蒙其福卽聖天子亦必曰朕所爲親見臨問愼重斯選者所求不過如是而已然當今日簿書期會一切以吏爲師而鄙言如此溫子且以爲然乎

贈眼科郭醫序

和緩倉扁之爲醫神乎醫者也有恣情飮噉而胸腹作惡者將進而有請焉而或以海上所得之方下之一丸而愈則大笑舞掌語市人曰焉用神醫卽病者亦爽然自失語市人曰吾焉用神醫卽市人亦閧然相顧議曰彼焉用神醫然則醫取其却病已耳和緩倉扁奚事哉西河郭君之精眼科善針術聞於人舊矣甲午秋客以屈公徙南之患盲也不遠數百里召而致之旣至引視則曰是可治乃病者轉若難焉曰吾揚

手門壁之間縮足堂堦之上殆二年矣業安之將以終吾身而今以爲可治果可治耶其內人亦慮其針之或有所苦因而阻之曰是未必可治也其親姻故舊之聞而往候者亦且疑且信若勸之若沮之皆以爲未必可治也獨其子喟然發嘅以爲吾父何不幸而長此墨墨也吾暢然天地之間山川日月指顧周旋而乃使吾父幽暗室伏長夜也吾弗能也跽而請之醫曰今日則惟君所事矣跽而叩之神曰吾父今日更與天日相見矣郭君則拈針而前曰神在是耳禱何爲也將針右目之外角乃語病者曰公其以意向左視病者曰唯針下而目翳如雨之初霽如雲之疾飛須臾而瞳子炯然旁觀皆洒然變色嘆美不絶聲曰眞神醫也徙南公乃屬王子爲文以謝之王子曰度古所爲和緩倉扁者之爲醫不過如是遂不辭而爲之序

贈眼科郭醫序

戴子豹藏以失明不得意苦甚嘗嘆曰吾少與詩書爲伍及壯而乘時側官於　聖廟之左右無日不接士大夫及絳帳子弟相揖讓相講誦談論也而今乃置我壘壘之中使與天地山河長別耶吾寧能忍耶光天化日之下使我與室中老稺盤桓娛嬉以度吾餘齒寧遂與大造忤耶諸子何不爲我留意耶既而有西河客過之其人郭姓疑即林宗先生之後且聞其精於眼科諸子狂喜遂禮延及家驗問病者之所苦可

治與否其人慨然曰此可治者也諸子又狂喜敬問先生亦何所需其人則拈所携數針示之曰吾所需則吾已携在此但令病者徐聽吾術耳向膏胦郵屈翁亦患此吾族人故嘗爲起之詎不聞耶遂令病者仰卧以新水頻澆之戴子曰吾第坐受之何必卧耶閒日戴子竟爽然而起衣冠楚楚肅賓客出入迎送如常日矣戴子曰是神手也吾敢以吾一身之苦而蔽衆人哉趨諸子屬予爲文以告諸當世

衛氏族譜序

衛在吾邑爲大族讀書有文應舉得第遊宦有聲厚積能施往往有人蓋世不乏焉余聞其先嘗有譜例嚴歐蘇心竊韙之而未之見辛卯冬舉族合議排纂系派詳繪爲圖而屬之剞劂氏因以序爲請余病夫余族之譜未之立而乃忽有玆請也愧之乎抑激之也余族散而四處保聚無方衛則數千指而同井衛守相望慶弔相親余族於卯辰之間謀建公祠而衆議參差十年無成衛則同地以處而一唱百和咄嗟立就

則衛之族大也然而族之大不以貴不以富不以祖父門第不以子孫繁衍族之大大以其人耳繼自今衛之諸君子或爲經濟之文或爲性道之文則讀書應舉之大者也或出而保障方國或入而左右辟王則宦遊積施之大者也衛之族將益大而於斯譜不大光乎然而孝弟者爲仁之本君子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而親必於吾親焉脫孝弟之行弗修親親之道弗講而猥以民之被吾仁者若何物之被吾仁者若何泰然自侈謂足以大厥族也君子譏其不知

所務矣余聞錫山之秦率不祖檜而漳南之陳每稱剩夫先生狄武襄外領旄節內總樞要乃不敢冒梁公而錢塘林姓輒附處士樂爲之後平章與布衣孰顯樞相與隱士孰賢然則族之大也謂獨是讀書應舉宦遊積施之大云爾哉衞之諸君子貴者能不凌賤而且提携之曰是吾一本之親也富者能不憎貧而復周恤之曰是吾一本之親也門第高者能不以側微爲不屑而相尚以齒曰是吾一本之親也子孫蕃者能不以伶仃爲可欺而相依以和曰是吾一本之親也以至少不加長尊不厭卑婚喪與助患苦與濟則皆曰是吾一本之親也嗚呼一本之親先世之血脈注焉後來之肢體屬焉是族之所由大也諸君子其思之乎韓昌黎有言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諸君子於斯譜也觀其森然之美動其油然之心其必培厥根而益之膏乎維時衞有修竹者年少而文實領斯役余嘉其能知所務且將因是以從事於余族之譜也事之成未敢知若所謂孝弟之行親親之道則已與知之矣

郭氏族譜序

同年郭繹兹先生致臨安之政歸而爲其族作譜既成示予且命之序予蓋讀之反覆閱歲而後敢命筆焉嗟乎民之散也久矣三代而後天下之治所以難言是亦其一也周禮九兩繫民而其五曰宗得民以族蓋所謂收長師儒主吏友藪者皆以人而宗獨以天聚之以自然之情而維之以當然之法予嘗謂宗子之立可以治天下蓋謂此也後世宗法不講同祖之子孫相視不啻路人貧富貴賤參差絕異崩析流離莫之顧恤茫茫海宇知此道者誰耶先生抱治天下之具屈在下邑不得竟所施瞻念四方惻惻傷懷不得已而謀之於族而吾竊其意尤若有所不自得然者事可自主吾得而爲之事不可自主吾不得而强之人情之不同大抵然也而又何歎哉譜以收族祠以尊祖仁孝之思誰能漠然人亦顧其心何如耳予觀歐陽氏謂官爵功行載之於譜者宜有遠近親疎之限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而蘇氏之譜以親盡而不及其剌眉之始祖以尊所自出而諱之以非

所自出而名之狹哉二公之見蓋不自覺其心之私也夫譜之作詎獨以已之故哉一人之身化而爲千百人之身其初固一人之身也以一人之身視之何親何疎何遠何近吾爲此一人者而代之措意代之抒辭而又安得而詳之畧之而又安得而諱之名之而况於百世不遷之祖而敢以親盡而置之乎質諸在天將無怨恫而且曰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乎未敢以爲然也先生之譜蓋無是則先生之心可知也先生淸修自好與乃弟新野公友愛至篤

族之人士從兹而求之庶其有感乎他日倘有以宗法繫民建臣者予且得與先生翹足以觀天下之治也先生其諒之乎

張氏族譜序

張子喬原爲其族之譜旣成以示王子且屬之序王子往復再三不敢命筆廢然自惭仰而太息曰昔之爲譜者若歐若蘇亦旣有式以傳之不朽矣近者士大夫鮮不留意兹事以揚厥宗吾寧敢謂所見之非是顧念爲其事而不求之心推祖先之訓之德而不以之飭厲我躬終非我祖先之志也歐公之表其先則有之矣養不必豐要於孝利物不必博要其心之厚於仁蘇公之所以示後則亦有之矣讀吾之譜者孝弟

之心油然而生然則歐蘇之爲譜所以承先垂後其心不已昭然乎爲譜而可不問之心乎吾聞古之處其族無貴富賤貧之分而率以父兄子弟爲類與我父兄類者我其子弟也與我子弟類者我其父兄也或値有得失憂喜則莫不隱然爲歡爲戚動乎其心廬陵眉山可異世而共質矣第歐譜爲親疎詳畧之别則支譜也蘇譜敘世次而不及其剌眉之始祖則亦非其全譜也吾願張子之更擴此心也吾嘗讀史每見帝王推恩有爲人後者各加一級之文今何不

可傚而行之也中朝言路或有及此者吾知
聖天子又有新恩普被天下矣張子文章氣
節聞於當世而且盛年也庶其及此乎

張氏族譜序

宗法不立而譜牒興士大夫之爲譜者鮮不曰吾以維宗法之窮也嗚呼宗法之在今日亦名焉已耳亦與其文焉已耳能言復立哉予聞古之宗法起於世爵世祿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也宗法立則族之人舉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之器者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以銖金尺帛取與之不平而至於怨憤詬鬩甚而至於戕殺者不知其幾也顧欲聚宗子與族人

之車服什器及諸財賄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吾知其不能也不能則亦第求吾先人之所自來吾先人昆弟之所自分吾先人孫子苗裔之所傳何以昌熾富貴而極其盛何以頹敗貧蹙而至於衰則必求所以勸誡之思所以訓諭之使其盛者常盛而衰者不至於終衰誠如是也則下莊之張之氣節文章炳炳麟麟且當與裴氏比隆矣抑聞之孔子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喬原大兄既能

立意爲譜以成潮州諸先正之志必其於仁義尊親之說心契而熟之矣予老憊無以相佐獨負繫名字於簡末使名族覽者謂近地亦有斯人焉是則予之幸也夫

張氏族譜序

張君克從爲其族之譜既成以示王子元亮且屬之序元亮弗敢辭遲之又久而未敢命筆也克從促之元亮喟然曰夫譜之作非欲以遵軌示法爲尊祖睦族之行耶苟能尊祖睦族矣奚俟譜不則雖使永叔操觚明允染翰誇神明之胄侈門第之高徒以勞筆墨供口耳已矣甚且陌路宗支仇讐骨肉親黨愈繁患苦愈多而又奚取於譜之作耶吾聞張在唐有九世同居者在宋有八世同居者彼其情篤一本誼敦同氣

雖千百指之繁可以同釜而爨雖功緦袒免之屬不啻同懷而生當時一門之內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藹然親愛之意雍睦之風至今殆將千年猶令人悠然神往乎其際彼獨無所謂譜耶今其譜安在也帝治所問卽九世之公藝然不聞公藝之忍能復九世相京所咏卽八世之昌宗然不聞昌宗之義能復八世彼其情篤一本誼敦同氣固有深於膠漆者若忍若義猶其後焉耳忍固不能無所强義固不能無所制也夫天下事惟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無所强而自爲

無所制而自王者此可久之道若心有所欲而强而忍之有所圖於中而外制以不得不從之義此雖笑語相接而戈矛已生眉睫之間有潰然而中判耳妻孥則我之父兄則彼之財貨則親之昆弟則疎之譜牒即存曾不值祖龍之一炬而更從而搜討之比次之以爲是吾天性之親根本之地父祖之所自出子姓之所自衍昭穆之所自序支派之所自別也吾不可以不爲意也吾見懷奸挾詐敗倫負義之徒且睨其旁而竊笑之矣譜之作不徒然哉克從憮然既而

曰然則譜之作非乎親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彼又何說耶元亮不能答遂書其語爲序克從余王父之內姪余表叔也生平爲人尚氣節達於事變鄉族𦍑倚賴之見爲博士弟子稱翹楚云

楊曦之封典序

曦之楊君既蒞平刑之二年恭值 文皇后祔於 太宗之廟在天協極率土觀化
皇帝乃大沛德音無間內外文武人員舉得覩乃秩次封其先世 皇帝若曰咨爾爍宇朕惟國家定鼎於今七十餘年賴爾師武臣力海宇清宴生民食福顧茲平刑實惟全晉咽喉處之非人安危係焉惟爾初試克懋乃功大典舉行當及爾先爾其益勵厥志勿替朕命君聞之喜甚入告其內人出而設飲徧告其坐客既而

感泣欷歔若不自勝起而嘆曰爍宇無似不克終事筆墨光大前緒屬吾父又早即世生事寥落遂爾就此初不意其有今日也今日之事或者吾父生平積累之勤吾母拮据卒瘏之苦天實鑒之垂及小子予 國恩溥被乃使爍宇得以微末上榮先人而今而後小子其敢苟自暇逸虧負 國恩以辱我先人情辭慷慨一坐動色君子於是知 朝廷之恩寵眞足以感人楊氏之世德實有以得天而君之志義其功施無竟其食報且未有艾也越五年君之猶子有事

中樞乃從所司領得制軸賚捧抵關贈君之父庠士正廷公曰明威將軍贈君之母某氏曰恭人贈君之生母某氏亦曰恭人而君與元配及今內人舉如之君聞之愈益喜趨迎三十里外呼令內人具冠帔族於門既至署偕以拜 命拜畢奉將軍與兩恭人之位而爲文以告之其拜 命也凜乎若有臨其告也恍乎若有見觀者欣悚左右之人額手稱慶君乃復張樂設飲以制詞舉示坐客客讀之或曰微君之賢不及此或曰微其先人之德不及此或曰微 國家

待士之厚不及此相與舉觥屬君君爲往來應酬流連需酢歡噱如雷已又悽然泣下曰煜宇托侍前蔭叨忝祿位惟是我二親之教不克負荷以爲鄉里羞今日之事 皇上俯不以小臣秉遺意者選練輯定士無譁民無擾潢池不弄庚癸不呼幾可云報乎繼自今伍之不實以厠役充以老弱備者當悉心核之令之不嚴以譏察名以需索累者當實力除之戎器之不具良弓莫試敗甲徒傷者當竭蹶措辦之城郭之不固於此有闕於此有實者當設法葺治之但使過客至止謂彼有人焉即異時從遊地下可以告無愧矣諸君子以爲何如坐客聞之僉曰善於是述其前後事詞因其猶子屬文於君之友人王元亮將製屏稱賀焉元亮喟然曰夫是亦良可賀矣夫守官不盡厥職能仕不榮其親遭會不達乎禮掌被不知所感若是者雖祿享千鍾位極元宰吾曷取乎吾固知 朝廷之恩寵足以感人楊氏之世德有以得天而君之志義其功施無竟其食報且未有艾也夫是亦良可賀矣

楊仙蕖祀鄉賢錄序

天不福斯人名流率歸地下使庸庸者榛莽賢路生無補於時死無聞於後嗚呼天之視斯人何如也余嘗私用愧嘆回憶平昔遊好心所敬愛存者無幾若崔汀王公翰臣仙蕖兩楊公壯其許公則已皆顯被鄉士大夫之公論寵膺國典儼然列祀於宮墻之側矣嗚呼一何盛哉余不肖不能有所表見而諸公者與余相齒而或且不及於余而皆脫棄塵壒之表超然與古昔賢人君子陟降左右俎豆一堂今方面之列

朝端之上紆朱拖紫何人也嗚呼又何其衰也然諸公之中仙蕖楊公之名爲尤著而其後又獨昌且賢足以爲鄉之爲善者勸余悲王許之緒之微而益有快於公也蓋公之所鍾厚矣少宰作之大行承之叅藩令長孝廉明經昆仲子姓蟬聯赫奕而公之丞與化閩人稱之守馬湖蜀人頌之居於鄉戚友宜之處於家宗黨德之若公者使天假以長年 朝廷優以重任緝民功國展其才用寧特蜀閩之良鄉邦之慶哉余向與公周旋竊公之意嘗若有歉然者則公之賢益可知也賢而祀於鄉 國典公論胡不宜耶而或則曰公於官以勤以勞公於鄉捍災禦患皆法所宜祀也然則祀於鄉其猶未足以盡公耶大行舉崇祀始末之跡錄而刻之將以示當世不知當世之士且以余言爲何如

張禹服祀鄉賢序

禹服張公之賢聞於吾鄉凡三十餘年矣辛酉之秋與余兄晴軒先生同薦賢書迨甲戌成進士出當世大君子熊敬修先生之門而彭無山先生以名給諫爲其經房座主於是世之賢公者以此益相引重既官西清留心當世典故寓直散朝之暇終日杜門嘗與許壯其先生爲鄰余每至寓齋未嘗不相招與之談讌也嗚呼今幾日耳雲雨散短長吟物在人亡閒庭繫馬悽然有餘悲矣當其時余以一行人與兩中翰朝

夕過從長安中鄉人列班行者莫不以余三人爲膠漆也余既入銓曹以艱歸壯其先生旋以西部踵余後公亦隨得儀曹典粵西試需次歷正郎時宗伯爲韓元少先生堂司相得甚於是世以諸先生相引重者益知公之賢爲不可及也今公以鄉人士之請列祀賢祠與壯其先生同俎豆於　聖廟之側陟降一堂如都門之比隣而居也而余以不肖之軀志隳氣頹辱　當宁寵問且將復爲燕市之遊赧顏朝列計春明門外落落孤踪誰其爲余知心者公子輯崇祀終始舉報批答之詞爲一帙付諸梓人將以示當世過臨索序余喜其溫雅有度不愧先人矩矱也因書我輩之生平以應之亦將以示余猶子使有以保晴軒之緒克副世好云爾公而有知幸念之哉

邑令白春觴序

亥春之初我　翁白老父莅下車三閱月矣法天之令問民疾苦將布德行惠焉草野間皆欣欣若有起色也客有過予者謂予曰宰邑與天下孰難予曰宰邑難耳苟宰天下矣又何難申屠嘉爲漢相取天子之寵臣欲斬之宓子賤爲單父請善書者以從夫嘉在漢不必爲大賢而宓則春秋所謂君子者然彼乃直行其意寛然有餘而無所顧忌此則以高賢蒞下邑而猶斤斤乎掣肘是虞也宰邑之難可知也客曰如子

言則莫如我公矣我公下車僅三閱月耳而草野間皆欣欣若有起色焉宰邑固難公何獨易之也予曰客何言之固也夫事有可以常論者有不可以常論者予前所言其常也如公宰平而乃以常論之其可耶客曰何謂也予曰客獨不聞宰之上有太守乎太守之上有監司乎監司之上有藩臬藩臬之上更有督撫乎邑以宰任之不得以宰制之也宰卽有所爲而太守問之監司問之藩臬與督撫更相問之曰爾胡得遽爲也宰卽無所爲而太守又責之監司又責之藩臬與督撫又更相責之曰爾所職何事而胡得無爲也於是有爲者卽以有爲爲宰難無爲者卽以無爲爲宰難宰一人而制於諸上官之下又介乎能爲不能爲之閒如歌者之扼其喉緘其口而欲聽其輕颺婉轉也如舞者之摯其手足而欲觀其渾脫瀏漓也雖有善技無所用之矣故語天下之最難莫宰邑若矣客曰然則公之不可以常論何也予曰小易於行政邑之常也貧易於見德民之常也久則易厭而新則易喜情之常也卑則易過而尊則易功俗之

常也乃若公宰平而以常論之其可哉昔之爲政者終或譽之而始必謗之誰嗣與歌大抵在數年以後而無戾無鄆卽聖人莫之解免焉公顧可以常論哉公下車僅三閱月而草野閒已欣欣若有起色行之朞月將若何竢之三年將若何公殆以宰天下之才屈而爲宰者公顧可以常論哉客茫然而退適有索予言爲公進春觴者遂次其語以應之公且以爲何如

廻翁殿先生清政序

廻翁父母之在我平也清以居心簡以御事淡
淡寧寧潞潞款款以靖乃躬以率乃位數月如
一日遊其下者如處太上無爲之宇田邑樂安
雀鼠藏息而曩昔紛奔競健之習潛移默化相
友相勸民用咸康乃知廳署如故城社如故其
多事也非多事也有其多之者也其無事也非
無事也有其無之者也公以兩浙門地高會以
上勝國科第槃槃若若應列宿握都諫曰本曰
支秩冢宰者有人掇大魁者有人股肱重朝廷

黍稷馨宮牆太父母先生復以　　興朝順治辛
卯中副車一時俱以拘於解額爲惜公讀成均
月有課歲有校文章之聲藉藉橋門旋以銓次
貳於曲沃左右邑侯潘就亭先生爲贊爲理曲
沃稱治庚辰歲云暮至我平邑其在時也若冬
之有春其在人也若行之有息其於㫐也則青
天之日其於猾也則白晝之雷負者釋悄者解
頑者消善者寧而河中之瘢石濠之捉不復聞
矣越辛巳五月公之在平卽五月矣鄉士大夫
子衿父老謀所以頌公相將而造余曰鄉也側

側今也于于鄉也踵踵今也嬉嬉伊誰之力豈
非公乎余曰有是哉廉之爲吏㫐也靜之爲治
善也無欲無黷不威不福之爲感深也況余濫
天部手銓衡前茲數載矣次第內外激揚清濁
余與有責焉我平自十餘年荏苒浸淋旱枯霜
凍民困於祲祥矣蝗蝝地震民困於舛異矣芻
茭糧糗民困於輸辦矣　　聖天子蠲租賜賑
肫肫豊豊澤甚隆也非得父母斯土者宣揚
德意推廣于惠抑何能使百里之內獲有土
之利而席無事之福耶且夫吏治者民生以之

國計亦以之欲愼國計則不得不愛民生欲重
民生則不得不首吏治居無幾採風之太史以
公之賢告矣覲揚之公孤以公之賢告矣　宵
旰宥審得我公焉擢之以爲福星用之以爲霖
雨則公之闓流正未有艾而豈徒蕞爾隅區之
平乎哉持是以語鄉士大夫子衿父老使藉以
頌公應復不以余言爲河漢

張邑侯德政序

天無私覆燭龍之耀區區於一隅非私乎地無私載沃焦之歸詹詹於一山非私乎日月無私照戰酣之戈竊藥之奔惓惓於一人非私乎夫天地日月所謂無私之至者也無私之至而且私焉世寧復有無私者乎舊臺史王子曰若我邑侯幔亭先生則可謂無私者矣市有携升斗負權衡而趨堂皇請校拔者輻輳追隨若有所繫者有所廹前者徵呼後者長咨相顧而相謂曰今玆歲一而閱二如之何旣而入不踰時而

出則徵呼者展顔長咨者皷掌踴躍而歌曰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張君爲政樂不可支或怪其憂喜之頓殊而忽而太息忽而高歌也趨而問之則羣然呼飮於酒家其長者或掀髯或拂鬚睢睢盱盱囂然自得嗒然忘言不知所對其少者或擊拳揚足或昻首搖肩酣暢呌呶屢舞僛僛頻指秤斗但呼青天酒家傭旁觀失笑輾然而言曰是邑諸里之賈師質人也邑里市故有印烙之例我公驗其所用尠不應法以爲無事印烙也而免之矣夫此例不自今始也吾邑自

國朝定鼎始將百年正署之官二十餘人以吾耳目所及未聞有與免者而今乃若此若此而謂之無私不可乎乃更有事稼圃之學者負耒耜而來曰公尙未及恩我也我錢鎛雖具而苦乏立錐也彼末人而轉先我也烏云無私也乃更有習般倕之業者執斧斤而前曰公尙未及恩我也我劖削終日而饔飱不給也彼經營而且附益也烏云無私也乃更有諷四子五經之言者衣縫掖操鉛槧而過曰公尙未及恩我也我簡練揣摩非無志而激勸鼓與無資也彼

操術取贏而廉三貪五更增之饒也烏云無私也乃更有班白之叟惸獨之婦策杖强步含泣而語曰公尙未及恩我也我子弟貧產初未嘗不綽綽而今賭博風熾匪類招誘行且橘化枳鶩成梟窮老失養指顧塡壑也彼師仰拾俯取之心計或不能無事於其他而顧早需雨露之施也烏云無私也王子喟然曰甚哉無私之難言也覆載之中庸有不歸寓於天地者乎而謂私乎照臨之下庸有不邀光於日月者乎而謂私乎願諸人且須之夫今之爲邑侯者非他人

我幔亭先生是也是亦覆載之天地照臨之日月也世家廣大之德　上國光明之化漸漬薰陶者舊矣願諸人且須之一隅一山一人之恩賢師質人者彼固不得私之也自此人各遂其所私合天下之私以成無私之至

聖天子在上會將有增秩賜金璽書勉勵之舉再見今日也願諸人且須之

劉邑侯德政序

聖天子嗣大曆服之初萬方仰化我邑劉侯適當大中丞奉推擇之　命擢令茲土自下車以來及今未經浹歲四封之內山川草木都覺洒然改觀耳目為之一新侯於是舉其初掌引　見之恩禮拈韻咏歌哀陳五章梓布索和簪紱之流逢掖之侶亦既摹上俚語勉步貂續矣父老子弟私竊其微以為　天子之所以恩我侯乃如是其渥所以禮我侯乃如是其榮我侯所以不忘　天子之恩禮乃如是其意懇而詞美

也度恩之禮之　聖心豈不欲侯之養我父老畜我子弟我侯之不敢忘厥恩禮者豈不欲上體　聖心以養我父老畜我子弟哉於是簪紱之流逢掖之侶以逮父老子弟莫不延頸企踵以待大澤之至隱隱動其謳吟獻媚之忱欲迎其機而推大之侯將嘅然於　天聽之高而能卑民志之愚而能神以弘沛其非常之德為超前軼後之神君慈母也邑之北界古城一鎮侯入境初涉之地商民叢集利病易滋尤侯所目擊而心惻者會見雨露之施先被於列

壞故爾風聲之著競前而恐後箋箋片錦用展
微誠山居野人躬値此盛因嘆　天子之眞
能用人中丞之眞能置吏我侯之必能不負恩
禮以牧我百姓也遂不辭固陋執筒陳辭以爲
闔邑之倡

襄陵閭令德政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此先哲之言也今
之司牧者則謂吾自抱册入學父母責之以早
晩勤讀冀可得官先生督之以委曲揣摩企望
貴富幸得拜朝命而出一蒞地方凡吾所部之
紛紛擾擾朝戴親就而畏忌惴葸於我者孰非
經營橐囊之具得官在此卽貴富在此卽可以
報父師夙昔之命無憾矣噫嘻司牧如此天之
使之意則安在擒吕公閭老父臺則慨然曰天
使予司牧於此天之意若何而敢漫然以前竟

拂其意耶於時閭公將以千秋令節擧百歲之
觴而予邑紳士耆老向所沐德而不能忘者羣
然相携欲爲躋堂稱觥之擧而乃有効爐火而
執匠役者輒踴躍而前曰願大人先生且徐徐
吾邑自吾輩執役及今數十年能不以此累吾
身家者幾人耶我公治我邑僅數月使我輩室
家安恬若饑之得飽而重負之得釋焉願大人
先生且徐徐桃藕之珍味之罕也彭聃之齒仙
之夸也孰若先哲之言之可據也大人先生試
思之司牧之意我公既得之天我輩其能蠢然

不修祀於上乎時王子山居無事遂使之爲序

洪洞姬氏奉祀生賀序

壬午之歲余年已半百髮種種矣猶濫厠曹署與諸英雋從事於簿書胥史之間朝而入暮而出旅進旅退鹿鹿傀儡場中有識之士相與目笑之而余不知去有削髮被緇而示余以出世之意者余望見之心爲之動而其人就坐則以其子姓列名於庠親友將修禮焉而以序文爲請也余乃茫然問之則曰僧姬姓周公元聖之後也遭　國家隆平之治　聖天子崇儒重道表章先公今大宗以東野承翰博之封積有

年所推衍　皇恩牒我邑洪洞求姬姓之子擇立奉祀使聖裔皆春秋昭享勉修德業無爲前人羞而吾家某某二人者因得霑大宗之餘榮爲鄉里起觀聽樹風聲焉公其爲一言可乎余乃俯而思仰而嘆曰有是哉名之不可已也夫貧士操數寸之管立掃千言求一弟子員稍不中於有司之程度則不可得望庠宮列名若登天然鄉之人且從而姍侮之而官族豪門與市井賈豎腰百金而出青其衫如反掌甚有不識已之名字爲何物讀邸報而求人爲解者儼然

踞省郎之班士大夫與之周旋都不爲怪若以是爲當然者而里閈族黨艷其衣冠仰息獻媚無所不至郡邑之長又傳以羽翼爲之樹旌於門爲之修賀於堂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哉今某某以元聖之裔列名於庠以奉春秋之祀固翰博推衍雅意抑亦以媿勵末俗使名之所加當各思厥初也耶夫能不忘恩所自推名所自加度事俎豆以無負翰博之雅意使人謂此眞不媿元聖之後者是亦今日之責也余且得因是以發余之恥心焉僧頌之遂書以爲序

僧會司護印賀文

沙門某僧之少年者也以素行見推流輩爲邑之僧會司僧衆舉之大令任之旣申號而受事將飭法行令焉於是乃冠其冠衣其衣見於鄉之士大夫以及父老子弟之厚積而達禮者於是鄉之士大夫以及父老子弟之厚積而達禮者乃咸羡其人之無愧於斯而榮其衣冠之雅足以當也翕然爲醵金製軸以賀之因請爲文於王子王子曰佛氏每言帝王不臣父母不子而今律不爲父母服則有罰又設官定制以臣

屬之此何說焉古之民出於四今之民出於六古之敎出於一今之敎出於三噫嘻持世者之意予其有以知之矣夫鷲嶺之地闕里也世尊之稱至聖也祇園之化杏壇也楞嚴法華之訓典六經四子也臨濟曹溪之宗派近代諸儒也孰抑之低孰揚之昂孰少之輕孰多之重哉有心者是以有潛消默導之術其最善何能舍此官律之意乎而頑懦者猶嘵嘵然曰摸着孔子鼻孔總爲釋迦老子出氣惡彼何人與彼何人與或曰子旣執筆而賀之是豈所以賀之嗚呼

某固父母之子也帝王之臣也守官明律愼乃
職事父母樂有其子帝王樂有其臣賀之之說
莫大於此又何說又何說

旭華堂文集卷五終

旭華堂文集卷六

序

邑侯吳星子壽序 代

河東之太平令吳老父臺當代賢令也癸丑甲
寅之際予方待罪講讀公已受職守土藉藉有
聲今更八九年予倖列九卿之末與聞政事而
公猶勤於其職不少勌蓋公之賢能使人信於
其心愈久而愈安之也夫平之爲邑雖頗簡僻
自我 朝定鼎三十年間未聞有能於職者公
何獨能使人信於其心久而安之如此也環平

諸邑襄絳沃稷率饒麗可觀自撫軍監司以至
四方士大夫苟有事乎河東莫不欲出乎其塗
蓋有僻之名而實非僻也兵荒之餘人未知義
稍有不恆譊然以投牒爲事有一事歷數官不
已一官歷數審未消甚或以睚眥小忿動干臺
司蓋有簡之名而實非簡也公何獨能使人信
於其心久而安之如此也予嘗反覆至此而嘆
爲令之難益嘆公之賢爲不可及也公南國名
儒承皇祖方伯公之家學服內翰公烈考之庭
訓淸白世投克光前緒方辛丑登第時終賈之

年耳氣志高邁咄咄逼人議者謂公則木天選也既而不就就吏部選人資高例宜授司理既而又不就就安東縣令當是時人稱公有勝國劉忠宣遺風而予則早信公之可與有爲而知公之賢爲不可及也獨怪公以如此之賢行不後人名不後人資俸不後人而且人之信之久而安之宜何如超擢特獎以風示天下者而猶偃蹇於有司使國家不早收得人之用是何人之咎也公不爲勢動不爲利誘以查荒之役與太守力爭指陳利害詞義侃侃太守不勝其怒

而終不爲屈是其風采英毅以之爲司諫也可公長於知人精於度務邑之中人士之賢否氣類之美惡無不心悉以至里胥下吏俱因其所長而用之無不得宜者是品識精詳以之爲司銓也可縣堂之燬於兵也前令因陋就簡者數十年既苦其費出不貲而又懼夫百弊之叢生不可究詰也公籌度經營算無遺策用力少而功倍人不勞而事以集如是者可司空每見今之酷戾吏楚撻終日意猶不足謂非是無以立威也公愼於用刑罰必當罪聞鄰境有治盜而

殘其肢體者愀然曰何遽至於此民無冤民獄無滯獄如是者可司寇盜逃驛傳考成所係令多致謹焉然或有失於不及者知不足故也公謀畧素優慮定後發嘗語某郵之舊家子弟曰某月某日之夜其必愼防驗之果然諸偷望風駭避莫之敢動試入其境問有驛傳逃盜之累乎如是者可司馬公周規折矩動必由禮往例以憂就謁者雖士紳必華服今雖徒吏之屬左右於官者服不必華也正已率屬可謂眞知禮意矣如是者可宗伯三藩之變餉運不前者治

如律鄰境百計那移稱貸於商稱貸於巨室稱貸於富民騷然大擾猶苦不時而公獨措置有方朝下檄而夕報足前史稱劉晏理財晏之敏或未必至是審戶則尹鐸之保障也寧減承無溢額也催科則陽城之撫字也寧從薄無治厚如是者可司農且予聞之古之君子有斷斷之誠而後可以用人有休休之量而後人樂爲我用公於人小善輒奬勸扶掖之其大者可知矣於小吏有出身者必委曲成就之其過此者可知矣而且利必興弊必除一身之謀不與易也

公而忘私也廢必修墜必舉百年之計不是顧也國而忘家也如是者可冢宰可相天子以宰天下跡公之賢誠沛乎無所不宜而況其名行資俸舉無後於人而猶偃蹇於有司使國家不早收得人之用是何人之咎也才不克自見則勞功不克自顯則憤而公獨勤於其職不少勸夫乃益嘆公之賢爲不可及也語有之不大屈者不大伸有厚施者有厚報今舉劾之典將行計旦暮當必有以賢令入告者公必其首選也爾時予所謂可者天下乃有以知予言之不爽

也天下乃有以知平之不易治而凡爲簡僻之邑而實有衝煩之苦者其必以平爲法也今季春望七日我公攬揆辰也公門人王子元理以知己之感謁予言爲公祝予言何足爲公重若公之賢予固已心重之矣請即以此言爲賢令進一觴可乎

白邑侯壽序

白侯以冬孟來涖余平而其攬揆令辰則在冬仲之二十九日平人相率爲之壽祝三多頌九如歌百祿咏萬年躋堂稱觥者纍纍然幾徧國中也盛哉令不及兩月而馳謁南北又半在道塗之間侯之大經大綸固未盡展而所以爲德於平人者亦未大著也而人情乃若此此可以見平人事上之忠可以驗我侯治劾之神矣古城鎮紳士父老更爲余言曰鎮人望見侯顏色最先沐侯恩最早思所以報侯亦甚急願得子

一言以壽之其無辭夫余業爲侯預祝矣窮鄉末士持不文之辭以爲壽域羞誠所不宜然無如紳士父老之勤勤懇懇也余惟關中漢都所在漢之吏治三代而下爲獨盛侯篤生茲土者舊之傳聞風土之紀載耳濡目染於其中若張黃尹趙薛何諸君子京兆扶風馮翊諸治功固侯所曠代心契而異世道同者也而況以三十餘年從仕之身山川之險阻無不歷方國之習尚無不達緝逃捕盗之法無不練錢穀兵刑之掌無不習以至功令之寬嚴條例之煩簡世態

物情之誠僞變遷又無不悉乎其中而嫺乎其外則夫三十餘年來所爲目睹心擬孰爲魯恭之三異孰爲揚震之四知孰爲范叔與來暮之頌孰爲冦君勤再借之思孰飲水而高其秩孰潤脂而卑其等孰祥麟威鳳而遥孰蒼鷹乳虎而黙又有欣然引之以爲蔡而憤然指之以爲懲侯之品固不問而知其張黄尹趙薛何也侯之治固不待其施之竟而知其京兆扶風馮翊也乎爲邑方五十里丁口不二萬徵輸不六萬在天下特稱簡僻在全晉亦衝僻煩簡之間以是令爲是邑直烏獲之舉爵水耳無地不可爲無官不可効乎其能久駐我侯哉乃鎮人則又曰鎮舖供役往例也我侯一至輒免焉推是恩也其將除我行戸之累乎其將清我里甲之弊乎侯爲德將與姑山並永而汾水並長矣然則侯自有所爲壽者祝三多頌九如歌百祿咏萬年又安足以壽之也侯其以余言爲然否耶

襄陵閻侯壽序

邑之北五十里爲襄陵襄與平往來之趾相錯也或有息足槐柳之陰相與談戲至於怒而相角者襄人曰爾湯火之餘孽虎狼牙齒之遺臭也奚可以與我並我上而戴者有滿天爾所戴不惟不清而且不天我所履者有厚地爾所履不惟不厚而且不地奚可以與我並乎人啞然伏首吞聲者久之既而瞪目奮起慨然曰爾所戴寧不我戴爾所履寧不我履今湯火猶飛虎狼猶狂舞於我側請以竢之異日已而天心悔禍堅翁閻老先生果以襄陵令君奉檄來吾邑署篆理事矣平之人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儕不爲天所佑於今且四年矣吾儕憔悴於虐政者久今而後庶其渙然蘇乎歲月浸尋庶其爲襄之天地乎襄人聞而動色相語曰我公署篆理事其暫耳如之何其見奪也歲月浸尋其將終不見還耶道左徘徊哽咽而去平之人亦復疑信相半也紳士聞之相與鼓掌高談以爲月川先生之行於今復見蒲霍二州之士相訟於朝者今茲其芳躅可繼乎我公乃都不

爲意凡向之所爲有不利於民者無不舉而更新之四境之內若雨之濯汚而風之清塵也紳士中更有被恩銜感幾若不勝者將即其事而以之上聞而先爲俚語中其胸臆躋堂稱壽以表其無疆之祝也異時治行普彰卓蹟流傳內召顯擢遂以相　天子理天下以襲黃卓魯之治爲伊呂周召之勳也平人與襄人之語其始基之乎

萊邑侯壽序

夫多祝則三兆靈長於堯曆如歌惟九徵壽考於姬年既休澤之出堂皇自頌聲之被草野所以躋公之義𣃁土効誠燕喜之歡魯宮輸悃蓋有感而必應亦無施而不酬自古已然於今爲烈我公者才士名裔上卿華胄應列星而受誕萃維嶽以來歸會纖金母之觴暫辭天上久侍玉皇之案偶到人間逸韻籠霄信是風塵表物飛談卷霧端然鋒頴絕人是以振彩詞壇垂芳治譜禁中頗牧武夫望而氣張洛下機雲學子

閑之色動也乃者分符而出紫氣頓滿平關戴星以臨青鳥忽集汾水譬則王喬從政雙舄飛來亦猶葛洪在官丹砂立致所爲長生之術將用推諸斯人壽世之元要惟得在眞我者矣由是念百里室家之隱體九重饑溺之思撫字千方成人之事如成已恫瘝一體愛子之心以愛民念七圖家仰仁風百餘堡人被清德絕追呼之擾不妨政拙心勞載清凈之規祗欲服先食舊積逋無慮宿獘皆除而且棍枕莫驚深村息夜半之吠機絲罔擾闤市安日中之衡聚莽潛

踪伏梁滅跡而且以風光月霽之度平雀角鼠牙之爭讀律勝綞緗務期致君堯舜措刑空囹圄肯使民不咸康而且以懸魚飲水之行敦講讓型仁之化敎條遵聖典晉俗本非奢華程式準王章唐風原自儉嗇而且以帶禮襟詩之素造雕龍繡虎之英士鎔如金丹鉛可歸大冶人樹若木尺寸亦足千雲而且虎狠戢禁旅之威雨雪同役夫之苦濡沫沛溢口碑汾右四封霹靂聲馳耳灌河東一介尤尉事之僅者能勿心乎愛焉製錦仙才囊錦燦千室之錦裁花大手

筆花散一城之花國家得此循良仕路堪爲砥柱即後身卓魯再世龔黃何以加之不是過矣茲值陽春之月適逢皇覽之辰祥應大來五百年名世初出瑞徵長至八千歲異人重生錦繡胃藏神釆奪五紋之色璣衡手轉英氣動六琯之靈固知節凜嚴霜足覘德含愛日以故負關阻嶺之下邑向號巖疆而當經天緯地之長才自優游办惟其得天之厚受氣之全也況復源遠流長根深葉茂海中仙果元白之望方般天上麟兒孔釋之抱旋至父之父頓稱祖子之子

乃爲孫羅薦蘭湯訝馨香之滿室玉牙珠顆嘆光潔之照人額點令公從茲而始顏開評事可想而知奚羡於虞氏之升卿何有乎到家之詒厥總由召父杜母克廣保赤之仁故爾牽子弄孫用昭掌珠之慶也緣是軒蓋盈堦騈闐仙宰之室蒼黎獻爵歌舞德星之堂奏雪調以呈研雪花翻其如舞蘂梅蕊以坐蹐梅蕋色亦粲然雖攜雀鳴琴不須廣樂飲冰茹糵無問還丹然而楚茨詩人羣歌勿替南山君子樂頌無期情且在中辭何能已也凡屬宇下满各進以巨觥

在我鄉垠敢先奮以片簡

典史費壽序

史次丞簿而所職乃與宰同故丞簿或可以不有而史則必不可無勢有然也邑故爲全設自丞簿之裁宰之下史耳錢穀之催督非宰則史訟獄之推鞫非宰則史踏勘田土審驗死傷以至封疆城守之重鹽法水利捕盜緝逃之煩凡宰所不及者總無不責之於史史儼然副宰矣費君某之爲吾邑史也客有言予者曰勝國時史有以上書擢臺中者有以對策魁大廷者顧佐爲列卿況鍾爲名郡守其人類皆起刀筆膺

顯秩立名千古爲當世光寵天下莫不望其手采樂爲之頌後之人亦且聞風慕義尸而祝之今之日何寂寂不聞也古今人果不相及耶嗟乎此一二不肖者之累人豈其以今古異哉即如史費君某其才其賢彼豈肯終爲人下者朝廷特以此中間有難知不能不屈而試之行將大展厥績受知於當道名奏於天子必有如客所云者人豈眞以今古異哉客顧而嘻曰子奈何大其言以愚人也費君之賢予無以知之即今携負非常蘊蓄不世而沈淪下僚困頓終身者比比安見破格而取不次而升者乎且吾見夫賢而黜不賢而陟才而退不才而進慈惠之師循良之長惟是不經吏議則幸甚耳一史之賢庸有冀乎嗟乎夫人不咎已之不自振而徒謂世之不吾察不責已之無足奇而徒謂報之不速至始則猶自飭厲繼則憤懣不平卒之因怨生怠坐以長廢亦足悲矣抑獨不聞夫周君呂之事乎非必果有儀秦之辨非必果有賁育之勇非必果有富弼韓愈奉使之勞折賊之功一小吏掉三寸舌往返之間朝廷不難以方

伯之尊予之設也史而稱其職舉其政佐其宰以與一方之父老子弟浸淫於古君子之化將所以報之者宜何如謂必在周君下哉而況其才其賢若費君耶而況史此多繁難治疲敝已甚之平邑耶而況錢穀訟獄田土死傷封疆城守鹽法水利捕盜緝逃總無不責之者耶而況其兼丞簿之事儼然副宰者耶今秋孟十四日值君初度同人謀製錦以壽之莫之文也乃書此進之何如何如

秀石先生壽序

癸酉元正之念三日爲我秀石先生七袠誕辰族黨姻友共擬製錦稱觴某獨以縶官輦下不及趨拜堂皆修子壻之敬內弟恂乃先期走書以文爲請且曰此舉非伯父意也伯父以歲歉之故每輟食而嘆恨其力之不足以振贍鄉邑而志詘道違不獲見用於當世遂使吾民橫罹斯苦無由得濟也恂知此舉非伯父意也雖然有不可已焉者則族黨姻友之爲也嗟乎今之士大夫挾貲自侈居則列鼎累裀出則鮮衣怒

馬至乃視其兄弟子姓親串故舊有若路人者孰是以歲歉之故動念者耶古之人所爲胞民與物舉念不忘天下者求之今日庸有望耶亦寧知菰蘆中有仁心爲質如先生者耶某嘗於侍坐之次見其語默進止從容不迫彬彬乎有先民大雅之風或賓朋雜沓辨議蜂起而酧對不亂出以自然或事文紛糾機變叢生而斟酌順應動以至誠蓋先生之在今日眞人倫之矩矱後進之模楷學者欲見古盛時衣冠偉人不可復得當於先生髣髴之也先生居家必早起堂宇闔闥無不掃除器物必拂拭光潔客至無長少貴賤肅之唯謹無事則搖膝長吟以適性情爲文章如秋澤夏雲滃溶變化奇趣橫生間從事制舉藝直率胸臆出之不煩繩削而自合於古昔書畫名家鮮不究心與至則點染淋漓賞心自得時爲好事者所迫方幅丈尺各如其意得之者相與藏弆以爲寶器名士風流先生於此其何讓乎先生於兄弟父子之間一以天眞行之喜則喜怒則怒過而輒忘不留於中兩弟逝已多年言之輒涔涔泪下子姓內外咸篤

愛之無分彼此先生之至性固有過尋常萬萬者某嘗私謂先生仁人先生眞仁人耶夫仁者萬物一體今玆之歲歉安得不以動念仁者必壽今玆之稱觴其殆岱宗之亭云此其引脉黄河之星宿此其發源耶某猶憶先生有手錄尚書訓釋精詳近代學者尤所難能異時衣德紹聞且當叨極品之榮封旌百歲之上壽族黨姻友請坐而待之以觀先生之所爲壽國壽民後效不遠願先生無以此言爲諛無以此舉爲非吾意也

臧淑予七十壽序

丙申春正之四日淑予先生七十誕辰也其明年五月之某日德配某夫人亦以七十稱壽子端太史念內外兩尊人年躋古稀舞綵稱觴情不能已未可以在官之榮舍我孺慕繞膝之樂也委曲請假先期而歸歸則一堂之上父母撫其子而顏開若童稚繡襁一笑一語無不可娛者子之奉其父母若嬰兒暫去其懷而忽復得乳頭目手足都作喜態旁觀嘖嘖亦若有餘歡焉噫人而壽或可望也壽而夫婦同躋古稀而

拜舞其下者子若孫人如其願不可倖也此人生之至樂不易得之境不常有之事太史之歸也宜哉余往都下時偶於役被雨倉卒入富人之室見其堦砌間果核瓜蒂棄餘狼藉堂中几榻橫錯玩具與茶瓶酒杯之屬雜列地上一老翁宿醒未醒朦朧向客一長鬛者疾呼僮奴手茶相餉問之則長鬛其子老翁其父壁間繡幛錦屏則皆巨卿元老祝頌大慶之詞也私嘆此輩何所得於天而使之豪縱若是今先生厚德懿行與物無競居室之內匹休同齒而擁侍左右更有桂蘭之馨濟濟成列時論以爲太丘朗陵當日樂事未足軼此太史復以篤實光輝之學步正希大士之武奪解首取大科高踞木天視草承明先生於此日意氣當如何而乃下澤款段車馬如昔鄉里故舊油油與偕若不知其子之有官者嗟乎彼何人也而敢於豪縱輒自狂逞宮府之側而不知所忌巨卿元老且爲之津津不置此何說耶亦寧知我邑里之間有先生橋梓其人耶夫壽之爲道和以取之靜以收之浮競而多欲者無與焉先生與余同寓于方

城之署推兄弟之好終日怡怡余就試禮部先生每携資過視予風塵雨雪之中都無難色非抱孕太和能之乎今者賢嗣進身從仕皆爲邑中數百年僅見之事心氣稍不靜震矜動盪誰當與之頡頏者而先生里門出入初不聞片語有加於人古所謂靜者其人固如是乎太史之歸益其和養其靜壽寧有底耶七十之年余固未敢爲先生多也嗟乎余不孝不獲侍父母久矣每聞人之稱具慶者心輒爲動況若先生之夫婦同躋古稀而列秩淸華之子又能乞假而

稱祝乎或曰彼都下稱祝亦和者乎静者乎亦有以益其和養其静乎君子以爲不然此之壽理之常也彼之壽事之偶也夫儒者立論亦據其常而已矣失其常則不樂得其常則無不樂得其常而又爲不易得之境不常有之事非人生之至樂乎

張尊五封翁壽序

余邑今日推耆尊長德則有我尊五張先生先生交於余家歷三世矣余爲童子日先生時過家塾與先君子坐語於今猶竊誌之不忘及余官京師別先生五六年歲甲戌令子卜公與計偕余從而起居先生則言安杖履健匕箸狀不減曩昔而去歲年已七十矣鄉之戚執頌九如稱三多者言人人殊而余既不獲與稱觴之列其可無一言爲先生壽夫先生之自爲壽也大矣余聞之先君子云先生工屬文少游庠序藉

藉有聲受業田先生霖菴之門沉酣理域讀書遇談道之言輒手錄焉久之中有實得視外物泊如也家貧不斤斤生產作業嘗拾遺金數笏還其人無德色人無貴賤賢不肖油油與之偕里中兒各自以爲先生親已也性好佳山水邑內外名勝游歷殆遍遇賞心處樂而忘返邑有爭者究者日就質其門先生爲排解之使各厭其意去邑侯重其名德屢延爲鄉飲大賓先生一再赴之不數數也生平爲制舉業務發明道理不逐逐時趨以故試不利於有司以明經老

乙卯卜公薦於鄉闈墨高雋勁拔爲巨公所識賞則先生之教也諸孫玉立英英露爽乃昌黎所稱稱其家兒者乎余嘗思壽之理得之性學者十之七得之福命者十之三富貴而驕且淫其骨氣薄也天不能爲之加益也貧賤而安且樂其道氣勝也天不能爲之加損也先生七十年來讀書爲眞儒居心爲長者立品爲達人逸士其於天人理欲之際固有判然者矣夫欲味濃而短理味淡而長淡而長者壽徵也此余之以先生自爲壽者壽先生也若夫顯親揚名卜

公自優爲之固知　綸封屢頒而先生之杖履七箸猶今之視昔也彼時乃驗余言之不謬云

封知縣尉公弘圖六十壽序

記稱六十曰耆解者謂耆爲稽久之稱夫旣稱稽久矣七十八十九十百年胡勿稱焉余謂人生足度大抵百年而五十半之年日過中嚮明如初顧不久哉若老若耄若期精氣融結質歸自然雖八百者不過以久閱奚待稱也蓋事之以漸而必致者惟始稱足榘之也言壽者是以重六十也余姻家弘圖尉公今年六十矣或謂養於國杖於鄉戎役勿勞賓饮加豆蓋壽雖未上而尊則已達是亦人生樂事也或謂名之達

者無斃乎近道之修者勿羨其短叔子立功之年孰與璜釣渭水考亭序書之歲孰與經傳濟南閱前路以悠悠奚介觴以亟亟非有難於爲此固無事乎此也或又謂陰陽無始天運密移虛盈消息人事隨之色態隨時而異齒髮與日而改自茲以往言壽之期十年一舉數不踰五念浮生之若夢快指使以優游敘天倫之眞樂擘麟脯以具羞縱親戚之情話飛羽觴以獻酬雜笙瑟與簫鼓叶鸞鶴以歌謳小天地而低日月奴驅仙佛兮醉叱王侯美哉壽乎請爲尉公

進一爵可乎王子曰噫嘻泥迹以言樂不樂也局也中有冀而卻其事聊避之事也隱也夫尉公達者也余窺其意非無所得於中者才不減家令而處之則沉豪頗近孟嘗而行之若鈍爽亦似淳于而出之殊彊居可擬衛尉而行之甚儉而其周旋當世之故則尤有非人所能者極鋪張若游嬉而不疑其難歷飄覆若康莊而不廻其志委重貲若土苴而不動其心遇失意若尋常而不改其度斯不特里黨未之敢望抑亦天下士所共與聞也公非今之達者哉或又謂

稽阮之流非達者乎王子曰彼所謂放也焉得達彼且蕩心志縱耳目厚嗜慾薄行檢凡天之所與我者彼皆以爲天之慾我也肯將竭而火逼之實既熟而蠹蝕之稽久之道必不如此若乃得失不較險夷一致觸目生趣滿懷皆春總以任吾之天而適吾之眞是則達者也所謂稽久之道也依古以來周之漆園吏宋之無名公而已而公能步之天則孰捍之眞則孰壞之即爲公進一爵可矣

盧西屏司訓壽文代

師儒之官　國家所藉以與賢育才化民成俗者其爲事甚鉅其爲名甚都其所比則千古之至聖大賢其所臨則四民之上品高行此於班行爲何如此於報稱當何如而軌近世無問廟廊之上草埜之間率晲而視之若以爲無足與於有無重輕也噫流俗嘖嘖彼亦烏知　朝廷所以設官士君子所以居官之意哉凝翁先生之司訓邑校也予竊窺其人翹然有遠志焉邑之人士爭趨就之將求所以成我者而爲居業

之式將求所以課我者而爲進身之階將求所以達我者而爲異時治平功名之地而先生逡巡若不勝退然若有所讓既乃不幸而遭內艱以去人士方集謀醵金爲稱觴之舉及此而恍然失也曰吾儕何不幸而不獲先生之教也今年先生壽幾六袠其起補雲朔已幾年矣人士更相率而謀曰疇昔之願終不可已惟吾子一言以祝我先生可乎予考勝國時曹月川先生之于蒲霍兩庠諸生上書爭之不啻嬰兒之欲得慈母焉今日之舉亦或其遺意乎先生庶幾

無慚乎若夫　朝廷所以設官士君子所以居此官者予又有所聞矣桑民懌先生之言曰予爲西昌校官訓課之暇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次窺濂洛關閩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國史漢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跡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美哉言乎是非教人者之大端乎海剛峯先生之教南平也爲約曰古者執贄以相見明有敬也今師生分定　朝廷爲諸弟子求師不待諸弟子將敬而後有教官爲　朝

廷設教不謂諸弟子不求而不教也　朝廷設有教官將爲爾諸生益也寧曰剝諸生以肥教官耶美哉言乎教人者不當如是乎予草土之餘伏居已久於世務惘然辱諸公不鄙而求爲言以祝先生先生其以此言爲何如予願先生無以月川民懌剛峯三先生爲古人也

張卜公七十壽序

卜公張先生既謝其咸陽之事歸而棲於汾山之野日呼其徒縱酒歌詩囂囂有自得之色旁觀者曰先生蓋達也率吾之眞一切勿以縈其念也或曰先生亦矯也世之嗜進而羞退者何多也而先生不屑也或曰先生之爲人未可量也年少之時如是年高之時亦如是未仕之前如是既仕之後仍如是中有所得無所搖於外蓋無入不自得之君子也王子元亮者獨瞪目搖手曰否否不然也先生蓋恭愼者也恭則近

道愼則遠俗余嘗與先生共事形勢之地余坦率不檢終坐違禮闕節者不知有幾且放言無忌自負慷慨不得欸於人心先生一發言之間若捫其舌一動作之頃若閑厥步謂之恭愼不恭信乎先生聞而靳之曰君子則於我何有哉達非吾所能矯非吾所敢恭愼亦非吾所知也吾詩人而已吾酒人而已吾豈以作頌穆如齊聖溫克自擬乎吾直與諸公拈韻舉杯不得不自附於詩人酒人之列也王子曰吟壇之勝江河萬古也醉鄉之美日月千秋也吾今將以詩

人酒人壽先生矣時同人適爲先生舉七袠之觴遂以此語爲之序

賈某七十壽序

西山之麓負岩嶂隱林薄而居者千數百家其人率氣完質厚勤於耕作有强直之志古茂之風而無桀黠難馴之態父老相傳以爲唐初鄂國之釆地其是與否不足問而余嘗以事過之謂其人可與習勤儉可與敦孝友以漸幾於雍容禮讓之化以上助 聖天子萬年有道久安長治之休惜無有老成沉篤足以驗余言者巳亥冬仲屆予贊玉過我而昌言曰此地賈君某者來歲春二月之一日年七十矣其內人毛

氏同年而生生之日則秋九月之十七日也此其人眞勤儉人眞孝友人可以驗先生之言鄉之人將醵金製屏爲賀先生得無有意爲之一言乎賈子美斯曰吾宗也我知之其所謂勤儉孝友者鄉之人莫不聞獨以其所事皆在里舍中未敢爲先生瑣瑣縷陳也噫嘻鄉之人旣聞之矣二子者旣言之矣雖以王公之懿蹟賢聖之芳踪有不發聞自里舍中者乎且吾邑卽僻小固唐魏之舊也河汾之遺澤未盡泯也勤儉孝友之良得之性生習之日用常行亦若有自

然而不知所以然者今之所謂或共冀野之駿𩥇羣之寉乎夫勤則動息以時肢體有通暢之適血氣無壅閼之患流水不腐戸樞不蠹是愈勞而愈堅也儉則費出有經無侈心以自荒無多慾以自損霜餘黃菊月下落松是愈淡而愈永也孝友則仰不愧晨昏俯不慚手足春風彌室麗景盈門出入無咨嗟之聲提携有娛嬉之樂根幹遂而枝條自茂水火調而榮衛自和是周浹者在人事而融洽者在天機愈親愈快而愈久也以此言壽莊列之浮論松喬之誕節寧

足擬乎二子者相視而笑曰嘻是吾儕所以求先生之言也歲序轉矣光景新矣先生坐而望之見西山之麓卿雲爛熳休氣四塞是即我某賈君夫婦稱觴子孫繞鄰舞綵親賓登堂獻壽之日也　聖天子萬年有道久安長治之休其即以此驗之可乎

張某公八十壽序

邑侯姚南召先生以相君保舉奉　天子之命來蒞吾土値汾水淤墊閻以磐石不利於民侯乃令邑之中擇能事若干人分董其事而吾從弟元將與焉元將因與其中之賢者張子顒然等爲之相度謀畫而功以成元將曰張子之尊人今年八十矣張子有里巷鄰黨有至戚好友及聞風而與處者皆將醵金修禮制屛以申祝賀之私而願得能文者爲一言以侑酌焉可乎王子聞之輾然曰是奚爲其不可也夫今天

下與古異矣歸太僕以先王養老之禮繩今人謂虞夏商周何其俻至天子於大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何其隆重而今乃欲以每年降誕之辰招延夙好燕會食飲以相娛以罄一日之歡以爲吾致其誠於親也古之所爲養老者寧若是已乎達尊之稱於天下久矣然而無與爲文以稱壽者而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皆相祝之言如史之所稱爲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輒燕會以爲壽也末世壽節慶賀

始於朝廷及於公卿然爲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故嘗謂今之爲壽者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其非古不足法也雖然要以慰爲子者將服勞獻饌之意則可矣在會諸公以爲何如張子以爲何如吾弟且以爲何如

運城康世兄壽序

康公[illegible]以敝朗之姿承累葉詩書之澤旣擢甲第宰巖邑流卓聲而入薇省矣　聖祖異之曰此吾畿內良牧之賢子而西地循吏之最也不可以風塵簿書之勞頻瑣辱之旣閱賍罷歸公素喜太史公書家居無所事聀貨殖傳流連反覆之喟然嘆曰禮生於有廢於無我先人以來至於我取科第亦屢矣自鄉里郡邑以逮京國邊塞嶺海之地稱康氏年誼世講者不知凡幾吾托體先人忝冐朝列安得無歡聚宴樂

贈送之費乎無論骨肉之愛親串之好友朋游從之雅卽鄰比之老農房中之僮婢且不能以忘情而況我之中情戀戀夙昔不能間者乎何能無饋問顧卯也山東食海盐山西食盐鹵傾南沙北往往出盐公望封營卯因地瀉鹵而通魚盐管子修之齊以富强吾自今且將從事盐業取絳北之引目側銷之以求什一之利也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吾安得徒晏然已乎陶朱居積逐時致金巨萬端木廢著鬻財抗禮國君富而得勢不益彰耶

烏氏倮鄙人牧長巴寡淸窮鄉嫠婦禮屈萬乘
名顯天下豈非以其富耶吾不敢以擬諸賢吾
以畢吾事焉其不可耶旣得茲地通鹽事矣擇
人而任官事旣理民情相宜四月之某日公懸
弧辰也任事者共釀金製錦獻壽觥焉特過余
索文余老惓不獲辭妄爲此以應命不識公之
意以爲何如

旭華堂文集卷六終

旭華堂文集卷七

序

薛嗣侯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四年秋孟十七日嗣侯薛公七十壽其
配屈孺人亦以是年夏季之十一日稱同壽矣
於是戚執相率製錦奉觴而屬余爲文以侑之
余乃問於張子星彩曰公之爲人何如也張子
曰公善於立家者勤儉人也善於訓後者詩書
人也善於骨肉者孝友人也善於鄉黨鄰里者
仗義疎財人也余不覺喟然久之曰甚哉余之

憒憒也鄉之中有如是其人而乃莫之聞也憒
憒如是又何能爲公一言耶張子蹶然起曰未
已也公生平謙謹退讓不附熱不趨羶不屑貴
勢不尚豪華鄉之重德慕義者於歲前翕然公
舉爲鄉飮之耆賓縣大夫旣具簡致禮將延就
之而公尚拱謝不已親黨子弟懼遂以此得罪
也相與宛欵推奬而後從焉張子曰若是者豈
所望於今之人耶余聞是舉歷年以來縣大夫
輒私之而有意其間者率以貨致之而一二城
闕不檢之子寄伏黌池之側遂地延訪百計羅

致忽爾有得珍若奇寶卽其人亦自以爲非常之遇不可僥倖偶獲也公家在邑爲右族五雋之美三鳳之奇雖落落不常而所謂天爵自高杜門著書若公之爲人詎可易得公配足稱嘉偶若郤氏之相敬如賓兩子兩孫與巴州刺史之薛孫薛兒而所居里門亦不亞東宮舊德之廉邺廉溪也公之人如是余又何能不爲一言耶張子余舊婣而公則張子之新婣也余每好饒舌張子不之戒而轉復以是開余揚人之善益余之醜其謂之何

通起先生五十壽序

馮君通起絳之豪傑士也逆余有聞喜之行過其家張君躩次在焉馮張世婣表兄弟也時天寒甚余齒衰不能耐與張君同榻卧因言其近況之苦及表弟之孝爲人所不可及者曰通起今歲正艾壽也吾欲爲之圖曰五十而慕者顧得吾子一言爲之敘余領之遲之久而未能爲叟語以相應而張君偵便輙以見責噫嘻馮君五十壽耳絳之俗自是每加十年而輙爲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飲必豐且珍又徵能文者之

文詞詩歌傾其鄉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所常而人之視之亦以爲必當然者而余獨喟歎今之爲壽不過謂其人年幾何耳至其人之所自不問也唐宗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其初只以能殺兄弟劫制高祖而終以房魏事功論諫强稱行仁義之効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孝弟者其爲仁之本與孔子曰仁者靜仁者壽靜而得壽則必其孝而得壽也唐宗於其生身之日痛哭流涕念先后之不及見也余以爲惟此一事可以召非常之福而享

天賜之大壽也不然唐宗之所爲豈足汚人齒頰哉余願絳之人且留連推詳於此也以五十而慕推馮君小之乎推馮君矣大孝終身慕父母余今且欲作大壽終身慕父母爲豪傑之士置想矣馮君以爲何如張君以爲何如卽舉以示絳之能文者請共思之以爲何如

許某公七十壽序

雍正辛亥之歲四月日許公七十誕辰也戚執羣議將製屏稱觴言祝而屬王子爲之序竊嘗與公周旋以文撑家計沐公之惠多矣不敢以謭劣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福祿壽考然福祿壽考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福祿壽考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妥適弗搖歷行千萬里而若泰山之安物勝於載則一投而稟然已有屈折之懼投之再三而危患見矣世之錙銖計較于母長短日夜布算蹴踖不

寧而終以無德敗者接踵而是也公在今日流俗渙泯依阿是非含糊無所可否之中頗以寬大方正自任遇有可樂之事呼招儕偶從容燕會歌舞當夕人莫得以訾議之趙宋仁英兩廟相承之世其功大率多歸之功捍稱圭而不知仁廟之識度其主於中者早定也公今且兩翼方張室家如火接膝而舞綵衣者吹壎吹篪之昆仲也擎箱而上文履者鼓瑟鼓琴之娣姒也仰而承之祖宗之緻躅俯而臨之人倫之樂事也怏然於中暢然於外不亦稱大慶矣哉余表

弟衡瀚觀與公家世通姻好頻令使者責余之文余嘗謂今之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也不過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若公者乃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爲皇然書以歸之

谷美章七十壽序

藐姑射之山在邑之北由北而西萬峯插天東向引抱若翔若翼層次廻複歷二百餘里而邑亘其麓又漫衍開闊半起半落盤旋數里而予姻谷氏族處其間谷氏之老者曰美章先生今七十矣二月之望其誕辰也猶子紹南與從兄叶謙將因戚友之情合商製錦以稱萬年之觴而述先生之生平示予以屬之序噫嘻木強如予加以垂老昏瞶無似尚可以言文事耶抑聞之山靜物也靜壽徵也先生氣分綽約神毓雪

氷鄰比無絲髮之憾族黨無宿夕之嫌嚴冬可以不爐盛暑可以不扇以自然之性尚享天賜之遐齡靜其本體壽其徵應彼蒼固默默以主之乎令君折簡而延之賓筵以爲光於朝廷之大典封疆大吏且將以篤行入告旌其門以爲標於州里之紳士先生之德之至厚積光流異日者紹南諸昆仲孕育蕃昌瑤環瑜珥鳴珂通里堆笏滿床花底會客玉缸酒香予且計爾時輪蹄絡繹者不止爲今玆之賓客也予又嘗東望平陽而涉汾水管涔之派其源旣廣流衍而

南會霍岳諸峪平絳溪泉涑澮條山諸澗而歸之於一然且周廻往復矯首西向若有所待是豈徒然者也紹南鼓其學厚其蓄以上接先生勤身約已之德業以應　聖天子寤寐之求吾見汾水之西向而待者藐姑射之東向而引抱者皆有以驗於谷氏而爲之瑞也紹南諸昆仲今日之議予謂此特先生開顏舉觴之第一次繼此而舉尚未可以意計耶

地師師澗天七十壽序

師先生澗天以今年秋孟壽登七袠而其子某於夏孟之中旬合里門姻友醵金製錦侑百歲之觴時王子在暇既四年矣先生精地理之學王子嘗邀致之請教焉先生以不貲之軀抱釆薪之慮值寒沍之時歷風塵之苦不惜爲我留連累日爲我奔馳爲我指示審穴鉗乳突之勢察交鎖織結之形詳陰陽抱負之變論山川拱衛之宜王子旣喟然而拱手矣先生則曰予先世嘗以詩書爲事及予之身屢試屢蹶迄不得

遂而後爲此予非有樂於此也王子曰先生乃不樂此而且名於通國士大夫鮮不知有先生者假先生樂此而爲之卽其精寧狐首錦囊赤霆青烏下哉昔人之論求地謂地爲致福之基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旣得地當積德以培之然則求地而不以德卽使精於地理先生將以爲可乎今先生之壽躋堂而稱觴者行山之麓汾水之濱襏襫之夫簪紳之士乃至閭巷市井白叟黃童如林如旅絡繹而來或以爲其術之精能安先人以有此大年之應

或以爲其術旣精又善於周旋以致此祝頌之繁或以爲術之精固矣遠近之有求於先生者踵門不絕先生旣不殫爲覓擇而安厝之而或有答焉有不答焉遲速豐殺之間了勿之計也今日之事其或以是與王子曰是皆不然先生固以詩書爲事者也洪範以壽福康寧爲恭從明睿之應天保以岡陵松栢示日用飲食之徵如徒以術之精已也彼狐首錦囊亦霆青烏之徒其人之得年於天何如也求地者必以德享年者必以德其道一也吾願以此壽先生且爲

今日學地理之學者勗也凡諸姻友諒不河漢予言也

張溫若八十壽序

元亮王子與溫若張子中表兄弟也而元亮內人又其女兄重親相好早暮周旋蓋無閒焉今年二月三日溫若壽八十矣向時余長姑保惜珍念嘗若不足使今見吾子之婆娑左右孫曾之濟濟侍側也不知當若何踴躍稱慶也異哉溫若余往誦大象自強不息之詞參以中庸至誠悠久之義歎天人一理原自顯然後學不解輙指而支離之彼亦烏知聖賢之相契非俗下所能了然哉天道無息人道亦無息不但三辰

五行照耀穹壤三綱五常柱維宇中也有所以然者矣吾知溫若於此其必有會心乎往延子潛先生入館時人皆指　爲道學適余偶入館遂呼溫若老道不意其拂然也蓋俗之忌斯名久矣子潛往來余家終始弗絕而溫若寄問至其病深時猶然噫嘻斯名之見忌斯名之所以名其可以忌而絕之乎余向以老妻不豕中多搖搖而溫若乃委曲繼室迎之京邸且慮有參差再四周折噫嘻使童子而得若是骨肉相安亦已無憾而溫若獨處之優然若是諸弟且不

能忘懷余其能恝然乎我王父嘗戒余父母既歿子弟必不可安樂一室余念之終始不去懷今父母往矣每聞具慶之家有所施爲私心向往瞻念竟日嗟嗟余且暮人耳亦寧知此日之天地耶余特願溫若時時誦抑戒之篇以衛武公自思自處使吾且高歌天保九如之什以爲祝幸勿以宵雅肄三之句自多其强記也

先伯祖作此文時年已八十四歲詞意纏綿神思不亂至所書稿底點畫端楷大如豆許雖少年人不及也是年八月染病遂不復執筆爲文命題賸寫櫫閱及此不禁淚下謹識之以明永思云孫士顯記

吳錢夫人壽序 代

我師星翁夫子天下士也平邑八年治行爲天下第一肩比召杜踵接龔黃在都人士類皆能道之然治理顯劾內助多功則人罕有聞者某獨以及門悉其顚末蓋我師母錢老夫人以名家之女爲名家之婦鍾郝禮法張謝秀風兼而有之視今縉紳家粗知書義輒詡詡才女者蓋霄壤不啻也某深見我師尚整肅師母則相之以寬我師尚名通師母則相之以愼克剛克柔不茹不吐爰是平邑之人民頌我師曰神君曰慈母即古昔所稱循良莫過也今歲晉闈我師受檄分校得士而平邑王子與焉冬初之五日爲師母設帨辰王子舉家以門墻之感製錦以獻而命余爲之文余獨惟詩咏關雎易繫家人內治之隆良不易覯吾師以葩經魁天下而取士復能得人實爲羲壇之宗天之所予其必有得於是也師母何忝焉異日者將振振繩繩蘭桂衍慶融融洩洩松筠齊芳而且黃扉紫禁之游歷龍章鳳誥之頻頒也余又奚文哉

許太夫人壽序 代

許壯其舍人以今五月之二十一日爲其母李太孺人開七袠之觴於京邸一時官輦下者若其鄉先生及與舍人同舉南宮者羣謀製錦稱祝請余爲一言侑之介惟舍人恂恂雅飭有漢世萬石君遺風而其文章經濟雖君家魯齋無以相過異時柱石　天家且當爲一代偉人顧以聲華勿事沉浮金門者久之然其風度端凝已隱隱起人觀聽使寮寀望而生敬余蓋習舍人窺之有素而於今日之事乃復有以見太孺

人之內教爲不誣也先是舍人以　文皇后祔廟　天子推恩得封其母太孺人制辭既下舍人捧入內踴躍抃舞拜陳於前太孺人肅然起退就房中盥櫛具冠服出北向拜受訖呼家人俱前展視數四徐乃呼舍人諭之曰小子念之是非易得者吾爲汝家婦五十年矣自汝父即世吾含荼以至今日拮据瘁瘏艱苦備嘗初不意其有是也小子念之吾向者既不逮事吾舅姑歲時伏臘豆籩簠簋之供吾未嘗敢不親也汝父事兄嫂甚有禮嘗誡吾以妯娌相與之

義吾奉之終不敢忘賴是門以內初無幾微意色於吾不足者汝父生平慷慨喜施予淮上時不惜解千金之橐以賙恤之者既返舍田廬無加於舊而自三黨以及里閈或有不給不待其告而後與吾悉力佐之簪珥之飾雖無幾吾未敢吝也汝晚而生僅及識父面汝非不能子然吾嘗懼汝之不類也吾非不慈然吾嘗懼汝之不類以傷吾慈也小子勉之當官守職非吾所與知凡吾之爲汝則已知之矣努力報稱上酬　主恩吾老人但冀子有令名不爲先人羞或

旦夕得抱孫以娛吾餘齒耳舍人跽而受敎且悲且喜士大夫聞斯言者以爲唯是母有是子唯是子有是母太孺人之敎微特舍人宜奉之也夫家國一也誠於所事推恩以及人謹身完節保艾爾後以祈於有成此於當官守職之道備矣而太孺人之教顧昭昭若此視今世弁幃者流量能酒食程職機絲誰從而擬之乎

聖天子在上且將搜闡懿榘風示天下特未有舉而入告者以今之名封配茲盛德如日初升如川方至亦所謂百祿千福之權輿耳所云未

易得者豈其侈是哉且吾見舍人每襆被入直落落穆穆了不作仕宦習態其於　朝廷掌故累積見聞既所熟悉而恪勤將事獨著賢勞同直者多倚重焉及聞其退直則發篋陳書極意探討筆墨雜陳竟日論著妄賓客到門逡巡不敢受謁輿夫高卧仰食亦初不妄通一刺彼其所從來者固自有異於人與余以是益信太孺人之内教為不誣也繼自今躋登上壽號曰女宗快睹舍人事功赫奕子姓蕃衍之隆無寧為許氏慶維我　國家其永與賴焉其在詩曰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則太孺人今日之謂也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則舍人今日之謂也又曰酌彼大斗以祈黃耇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則致祝諸公今日之謂也

太夫人壽序 邑令幔亭母

康熙己亥之歲我邑侯幔亭先生蒞事之四年也邑之紳士耆老瞻依我侯不啻慈母欲修子弟之誼申祝禱之私而侯不可欲假獻酬之歡鳴夙昔之雅而侯又不可乃有言於衆者曰今茲四月之二十六日太夫人設帨辰也此吾儕効誠展禮之日以此而躋彼稱觥侯不得以為不可也於是醵金製屏責文於王子王子以通邑萬衆公為太夫人祝無疆之壽而以無知久廢之身當之不可也徘徊既久卝欲拜辭而又

不可不得已乃以古昔賢母之懿蹟勉舉數則以為侑觴之具在昔崔母之戒其子者曰吾聞之仕宦者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盈衍此是惡消息今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若出於祿廪則善如其不然何以戴天履地慎聽吾言加意修潔勿相負也我侯在官一塵不染三十四城之長吏望我侯如拳石勺水之於海岳也如涇渭並流而清濁自別各不相掩也度太夫人平日之所以垂誡者諒不異於崔母也即以此為太夫人進一觴可乎在

昔虞母敎子自幼卽期以忠義子守南康値杜弢作逆傾貲餽士遂致克捷旣又假節討蘇峻之亂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愼勿以吾老爲慮事平詔拜太夫人特加金章紫綬立養堂給供終身焉我侯自入官以來曾無封鮓墜魚之失而爲 國勤民操行不變能事親以淸白之美名計金紫之頒養堂之立太夫人未必以此爲得意而我侯之政聲固足以致此無難也卽以此爲太夫人進一觴可乎在昔趙母子爲宰相他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天子以

誕日賜宴慈恩寺母乘安輿而往觀之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廷廻班拜侯太夫人卿士在列歎美不絕都邑相傳以爲今古未有之榮我侯聲績卓然廉而不劌自 國家定鼎宰邑者應推第一人上官稱重自撫軍至於郡太守鮮不極口稱道者異時不次之擢未可意量趙母盛時當不得獨擅於前也卽以此爲太夫人進一觴可乎於是紳士耆老轟然而前曰是奚爲其不可也凡子之所言皆我輩之所意擬而欲言者於是進而質之琹堂之側寉堦之前侯乃肅然改容拱手而作曰可遂書之屏敬爲太夫人舉壽觴

張母某太君七十壽序

中黃之張壽其尊人有升恒編十餘卷有百福百壽兩石刻蓋霖海裴海二先生之爲也自後徵特邑中罕聞卽其鄉亦罕聞焉卽其族其家亦罕聞焉星采張子之祝其母太君七十壽也乃使余爲之言余廢人也又蒙鈍尠知識將何言以應聞之婦道無非無儀聲不出閨閫之間卽有善不過相夫子事舅姑訓子孫甚順以脩而止非是卽吳針之神蘇織之巧趙越之香施嬙之豔鮑謝之風雅班蔡之著行史册亦第書

之以廣閫儀美已耳非賢媛之所貴而聖人中正大道之所尚也若其事值倉卒節義名高守志完貞垂芳千載則又覺有不宜於玳筵兕觥之側者引祝諸君子詎不樂聞要非執簡揚厲者之所敢出也余謂太君有爲世俗最尋常之事而爲內外親串中僅見者一可以覘天心之所啓一可以驗人情之所與昔衞風賦碩人於莊姜深加歎美而傳春秋者特閔其無子夫不孝莫大無後而婦人七出之條則無子重焉詩何以獨無貶詞也西伯之則百中山之一百三十斯螽衍之極矣然彼皆王公也關雎不妬樛木逮下姬侍不少孕育各殊豈同出也哉太君繼子受先生之室當膝下寡歡之時而能承事君子琴瑟靜好熊羆虺蛇凡十二舉而男子之祥得九焉瑤林瓊樹當時已嘖嘖人口今星采旣聞望隱然而諸弟皆德器老成謂非天心之所啓乎邑之世族如是者曾幾乎婦人之職羃酒漿供賓祀已耳然而脯醢雖陳或未可以薦祖妣肴羞雖列或未可以對友生每過鉅姓之家富人之室媿其行厨之豐典膳之勤而枵腹

貪口嘗似晉人作無可下箸之歎嗟乎失德之愆起於乾餱頡羹之封怨及卯嫂飲食細事耳推其用豈細也哉陸母切肉必方斷葱以寸旣恩其子而聲名遂垂於朝廷陶母剪髮市髮具美饌以供客而使其子用爲方嶽功名大顯周母自行烹宰立具數十人之食豐美異常而厨下不聞人聲卒致其子爲名臣而列其家爲望姓此其所關何等而以爲細事乎子受先生席祖父之蔭客至必具壺觴引滿獻酬以爲樂太君輒手自烹飪不以子女之累爲詞雖麪羹一

器蔬食一列客無不饜飫以去去無不津津稱道猶若齒有餘馨者謂非人情所樂與乎邑之女士如是者曾幾乎天之所啓其天必全人之所與其人必厚天人叶應陰陽斯調陰陽既調榮衛克暢壽可量乎余又聞魯有九子之母魯公重其行而尊之爲母師張子金昆玉友將必有達而在位以纘關西之業者太君之芳躅轉而上聞可拭目俟也升恒編福壽圖終寂寂罕聞也哉

張母衞太君七十壽序

歲貢士張子祖崴之母衞太君今年七十矣六月十一日設帨辰也紳士之有交於張子與其姻戚族里共謀所以壽之而介余表弟衞子邑洪以文爲請既又令其姪桓督促之張子余從妹之女夫也烏得辭蓋在昔洪範之衍五福一曰壽壽者天之所甚吝而不輕以畀人者也然孔子曰大德必壽則壽者又人之所可操而不假其權於天者也張自廣文先生以來歷年殆將二百累積餘饒醞釀深厚固宜有龐眉皓首

之人時出而爲家門之瑞子强先生謹承先緒保有令聞敎勅閨闥之間不失在昔遺軌余聞其家女若婦皆有別製禮服以承先祀以章歲節拜跪禮讓之恭嘗竊心懿之固宜其門以內人皆幽貞靜好能和其性情以享其純嘏然以余更歷鄉井瞻念親串如張之家門清顯固更僕不煩而其內人之以賢而登上壽者指亦未能多屈則夫太君今日之所以稱慶張子今日之所以稱觴戚友今日之所以醵金製錦而稱祝者庸可已乎三百篇言壽文句甚夥或以臣

下頌其君王或以歌工祝其孝孫或以農畝奉其長上鮮有及婦人者獨閟宮有壽母之文而且諄諄言之若於大夫庶士邦國萬民皆有相關者知壽母之爲壽固不止於其身焉已也今張子以膂力方剛之年誠能拓其胸襟刻勵其志氣進而圖所以致身揚名顯親者及太君八十九十百歲之期綰金章拖紫綬捧花誥於堂上舞萊彩於膝前計爾時紳士之有交於張子與其姻戚族里之所以壽之者又不止今日已也張子勉乎哉天之所以壽人人之所以自壽

也人之所以自壽實惟其子之有以壽也既多壽祉余將爲太君誦之則百斯男余且欲爲張子誦之矣含飴弄孫余甚爲太君願之率祖攸行余尤爲張子願之矣

張母馬太君八十壽序

吾友卜公之嫂夫人馬太君者爲其先伯氏素玉公之佳配守志五十餘年今歲壽八十矣同人以其苦節遐齡足爲倫教之光相與謀製錦賀之屬某爲之序某昔嘗從學五先生侍坐接談因顧某謂之曰吾困頓諸生數十年阿二今幸舉鄉書吾生平未竟之願其可釋乎某於是知卜兄之先有兄也先生曰非徒然也阿二向年苦讀嘗夜半不休阿大輟耕飯牛之餘每爲之懷糗煮茗以餉之書聲未止阿大不先寢蓋

今之得當於有司者亦惟阿大之功焉吾甚念吾兒也某於是知張氏之有素玉公大有功於張氏也先生曰阿大今有婦在室爲吾撫冢孫立冢子之門且以翼阿二之成厥功甚偉厥情正可閔吾德薄力微未足以動當事不知何日爲吾冢婦表懿節揚清芬也某於是知素玉公有此良匹振徽德門垂蔭令嗣爲張氏生色不朽也噫先生之言眞長者之心哉今太君以八十之年列筵高會有象賢之子有繩武之孫衣綵而拜舞於前明經上舍兩猶子從大令雍容

設拜獻爵於後娣姪子婦或進明璫或上文履相扶相將察顏色調滋味於其側而戚姻之以稱觴而來者亦復旅拜喧闐於堂堦之左右太君顧之中當怡然亦足以快先生在天之念乎顧某獨謂人生之所以得壽者有適志之樂無勞身之苦有晨夕奉養之娛無出入困約之患太君之生平所歷若何而今壽乃至此形悴者神全或太君有以自全乎德優者身康或太君有以自康乎否則吾友之所以奉寡嫂其必有以招此非常之福乎今日之事吾知先生之靈

必且伸眉鼓掌如卯秋提音初至時矣

趙節婦壽序

制義苦人殊甚不可言暇中手龍門一編讀之謂可以少益吾神智也讀至趙世家忽有傳呼自帝所來者曰我趙氏之先穆天子御造父也我昔從天子與王母觴瑤池之上白雲之歌我實和焉子聞之乎我十四世之後有孫貞姬者能修壺德以昌我子姓子亦聞之乎帝以我祖伯益之功別與於秦而不永故自我有家二千年而再與於宋我往告帝使我子孫之在爾邑者必昌且壽以光顯我祖伯益之功爾邑我祖

之發祥地宜令我子孫之祀之也子所居之西南百武許有某也某也行將大我後其母李之內教爲多焉是母也念八歲即稱未亡人是聞姬氏之風而起者今已得歲一甲子我將丐王母取蟠實畀之使永穀厥家以昭我趙氏之有德婦與筠松同消歲月也子故帝所司書史曷不知之也言訖而去予乃霍然而寤噫嘻異哉趙氏今果有其人乎哉居無何某君某索予文爲趙母壽噫嘻趙氏今果有其人矣予念夫趙母之壽有所感而予嚌昔之夢亦猶夫叔帶之

兆簡孟之藏書也拈筆書之殊不似制義之苦

趙母壽序

三月三日適於野將修蘭亭故事也彷彿若紫氣焉盤旋乎西南百餘武之內心則奇之申君艮璧者甿功曹也縣過余責余以壽言余不事筆墨有日矣申君忽以此相責則又奇夫當此兵興之際一切軍旅之費盡取之民閒而我民十室九空方苦剜肉醫瘡之不暇而乃能出餘力以相與爲壽而且欲以言文之豈不大奇然而余所奇更不止此也艮璧之言曰某氏有賢母不三十而失所天迄今更閱三十有餘年而

貞姿勁骨終始弗虧鄉人莫之有間焉嗟乎栢舟之操自昔難之奇寧復有過此者或且謂趙母儉也自某父之歿以煢煢弱婦布衣椎髻歷之久而適適其自得也夫儉則慾寡慾寡則氣清氣清則神王此壽徵之一奇或且謂趙母勤也自其爲某家婦某之室紡織弇早暮弗絕也夫勤則勞節勞節則血榮血榮則體健此壽徵之又一奇或且謂某之子孫皆孝也若某若某若某咸能得某母歡心茲者舞斑斕之衣祝百歲之觴其一班也夫子孫孝則情怡情怡則性

靜性靜則形固此壽徵之又一奇嗟乎是誠奇矣而以余所見趙母之德必更有得乎天而爲世俗所不可解者不然而今之贈以言者何爲紫氣之瑞藹繽紛又爲何也是則趙母之壽固未可量也奇之奇者也艮璧曰善是誠奇請書之遂書之

從妹李孺人壽序

余叔父玉立先生之長女嫁爲李白綠先生冢婦既嫁若干年而寡今行年七十矣戚黨族屬相與謀曰是惟閫德之懿足以爲範於閭閻是惟保家之勤足以爲光於里閈是惟撫教遺孤之有方恭於尊長而和於儕類足以振門風而善時俗皆不可無以爲賀王子曰子之行母之教也母之志子之所稟也白綠先生年踰古稀而其封翁夫婦又齒登耄耋俱未聞有此舉也今爲母者有言矣吾一老寡婦但得因循歲月

邀天之幸早晚抱孫焉吾願足矣吾安取夫筵之張屏之華乎是母之志也李甥有乎歲時來謁諸舅若見其諸父然趨前引却退然常若不勝雖卑幼與之揖必引手至地雖盛暑舉扇必左右顧不敢遽爾肆揮今爲母者既有言敢曰吾以奉母之歡即得罪於母母且諒之乎是即其平日之行驗之子而可知也然則此舉也將遂已乎齒之邁姑勿論即閫德之懿保家之勤撫教遺孤之有方遂可無一語以彰之乎王子曰余安敢以古人之行律今人耶余叔父年僅

踰六十余叔母年方四十一耳而皆早捐子女而莫之顧余妹及此稱觴念之能勿悽然耶余女不及終事每語次及之猶欷歔不能自止況今日耶妹壻聰慧卓絕霄漢立致而中道頓蹉今時論猶惓惓不釋焉家人之思偕老空歎誰能恕耶然則斯舉信可以已乎閫德之懿保家之勤撫教遺孤之有方亦孰與傳之孰與聞之乎李甥曰母教不敢違也其母曰汝亦見比來稱觴於父母者誰家爲此耶王子曰好古者戾時君子恒以時通之適時者背古君子必以古

叅之此固非汝母子之初意也戚黨族屬之禮亦未可頓除也子姑行之夫揚前烈修要道以爲光於母氏固更有其大者焉

旭華堂文集卷七終

旭華堂文集卷八

記 傳 論

太平擴學碑記

聖天子文明之化光被海宇六十餘年涵濡淪浹雖窮鄉僻壤能挾書册知求師友者莫不翕然奮其向學之思欲與天下相見於詩書之林文章之府嗚呼盛哉太平在勝國時隸大學至我朝定鼎之初如故也自報查減額之後士之入於學者旣惻色却步於鄰封而未入於學者視泮宮之遊若涉滇渤而歷霄漢也邑侯張公作

而曰吾爲令茲土其可使士氣不伸若是乎召紳士父老究其故察其始末將具牒力白當事請於朝而商之太守馮公馮公曰可上之學使者嵇公參之方伯蘇公質之撫軍蘇公皆曰請以聞之 天子天子下其議宗伯之屬皆以爲是古聖虞孕靈之地文中子設教之鄉而我聖朝培養之有素者也不可以不從議上果得 俞旨部牒遞頒儼臨斯邑人士欣欣走相告語僉曰非兩院之爲國與賢誠足蕟上何以有此非司府之雅意作人申復詳確何以

得此然非我大令之銳志督典嘉與邑人賡文教以輔　聖天子文明之化何以致此嗚呼事之興廢成毀豈不以人哉誤之七十載之前役之七十載之後此七十載之中邑之人顧何以忽忽卯翼之田中中而賦上上亦惟人之故耳今而後學者極其力於詩書之林文章之府以示標於天下使天下謂諸公之樂爲此舉
天子之所以樂成此舉者諸士果能無負也庶幾哉文學科第之盛超然三十六庠之冠冕而與翼之田賦爭上上焉

重建縣堂記

毘陵吳公蒞平之四年作縣署前堂成邑人功之請爲記不許曰吾惡夫力諸衆而功諸獨者歲壬戌公在平且九年治行上聞特擢守德州將去茲土邑人深懼其不文使我公之功久而弗彰也乃爲具石再三請公曰諸君子不以予爲不敏以有斯舉也然茲地方事祗備時日稽工用使有考焉可矣毋矜詞以夸耳目毋張厥伐以滋後世口實僉唯唯退迺屬余爲文記之曰堂之作蓋費金錢九百三十有奇云以乙卯

冬杪經始而訖工丙辰之夏季高五丈橫五楹基因其舊而旁加石焉計工則梓者三千八百九十一人圬者二百七十人石者二百四十人畫者四百七十五人鉄者四百六十九人油者一百一十三人應役者一千六百一十四人而其食於官也則視其工之高下而多寡之其費之可詳者則木之值得兩五百六十七瓦甓之值得兩四十一灰石釘鉄土坯麥稭之值得兩六十六色彩油飾諸料以及肇工落成祀神諸費之值得兩四十九而各工之廪餼及運木之

脚價則又得兩二百一十一益通邑民廛約計十七萬餘間閒取五厘而公又不惜委清俸以佐之夫是以不勞而事集也嘗考志始爲堂在唐貞觀之七年縣治再徙之時及於今益且千年矣中間賴有賢令君或重修或重建不一而足而今玆之役故老以爲視他時特勝然自國初兵火之後官更十餘人時歷四十年所而始克爲此將無民力未易用不能無待與抑事之興廢成毀自有數焉存乎其閒也不然豈其才有所不逮或事更有急於此而未之遑耶太

平之爲縣置自元魏意其時草創之初當兵戈搶攘中不過粗具規模而令郭令以經營不怠儼列名宦之首則夫剏置與復恢張治體固爲令者所有事乎公所修若二堂若內宅若賓館若大門若察院之官廳學署之大門二門文昌祠之新門若陰陽醫學若縣治城諸村堡南關洪濟橋北關通極閣多捐俸爲之宜皆有記而公不欲侈特附之此以志不朽公廣西容縣籍江南武進人諱軫號星子順治辛丑進士以司李改授時佐公者爲典史大典貴必興今共事

爲教諭張琮訓導馬志典史朱閏儒例得備書

重建關夫子廟碑記

歲在庚申北柴邨關夫子廟成先是午未之秋霪雨爲災所在屋穿壁頹神居尤甚是廟也自元迄明已六重修矣值玆積潦故又湫隘遂大壞不可理衆用叶謀隆基飭材更而新之經始往歲之夏竣工是歲之春蓋雖因其舊實刱舉也於是督事者伐石爲記責文於王子王子曰嗟乎奐何足以知此雖然竊嘗思之天地所以不朽徒恃此忠義之氣爲之柱維耳兩漢以還學術不醇士大夫背公死黨以爲義順時立名

以爲忠新莽拱手而移天物安衆東郡錚錚佼佼僅以効死永平建安之閒才智之士滿天下人人自以爲帝師王佐而比附篡逆幾於無所不至少府司直誰其稱之當時尚有天地哉我夫子當柱折維缺之日荷忠而起負義而趨中山帝子曾無塊土隻騎可以托迹而獨爲之周旋禦侮艱險不避期以復高光一統之全業此豈其偶然出之兾幸萬一者哉蓋其積於中者有素故能抗志獨伸不疑於所往也然聖哲之生不偶天既厭漢何爲而有夫子既有夫子何爲而必亡漢龍干不作夷齊已亡希功倖名之習勝蹈忠懷義之風衰天其意者欲如孔聖之在春秋宣道教振聾聵詘一時而伸千古耶不然南郡之甲方興樊城之捷已奏徑擣宛雒直趨許昌阿瞞如鬼已在掌中天下事何足煩乃公意哉顧乃鋒避於前機中於後使後之人感其盛悲其遇至於掩卷嘆息撫膺流涕而不能已者是獨何說也夫二帝三王功施無窮而嚴筆削之柄於當時寒亂賊之膽於萬世道乃駕帝王而上之我夫子靈爽所彼能令懷奸挾詐

之徒對之而色如死灰言之而舌橋不下無論丈夫稍能自樹者慷慨思奮卽庸夫豎子亦莫不望風慕義而骨悚神搖若有所動於中焉蓋蕭曹鄧賈之勳伐不可爲而可爲而孔之殺身孟之舍生可爲而不可爲彼苍之意固自有在而未可以尋常步趨識之也天之絕漢天之所以存漢漢固因夫子而不亡也天之厄夫子天之所以成夫子天地且因夫子而不朽也是故夫子者天之柱地之維也北柴故晉都所在國士之風猶存愼毋以四月八日之享祀豐虔爲

可據而不思我夫子之所以然也則玆廟之新不負矣

重修關廟新建兩廡記

季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夫子之祠至今日蓋盈天下矣天下之人無問智愚賢不肖自后王君公之貴下逮鄉鄙負販之徒罔不震其威懷其忠義思竭區區之誠以瞻拜坐側蓋其中心所慕向若出於不容已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林水之有廟父老相傳自勝國時創建而修之則在　國朝順治之八年及於今將六十年有餘而左右兩廡尚爾缺如過者莫不歎廟貌之壯而猶嫌規制之未備也歲乙酉曲沃李君士晟者乃始倡爲之既成乞予爲記予惟前代聖神之廟祀於天下皆其功德之隆教澤之厚福被生民而道化無窮已也今夫子之祀雖茅舍一區市廛一肆深山窮谷之中匹夫匹婦觴酒豆肉莫不齋心以將噫亦盛矣此堯舜周孔之未能得於斯人者而於夫子曾不斬焉昔城陽景王神著青土濟南一郡至六百餘祠而居人遂以坐困炎精之祚未斬而廟食之盛已息夫子之祠自宋以來日以浸盛延及於今所在與立由玆而推殆將與天無極也予獨怪異教

樹宮藉蔭翼室流冗誅食置像道旁斯之爲褻亦云甚矣非令甲懸於上刑禁威於前恐未足以肅人心而正祀典也在位君子願各留意焉向之重修者既顯列姓名於柱上今之新建兩廡者其姓名請刻碑陰

重修眞遊觀碑記

汾水之東有觀曰眞遊唐人所建以祀老子者也中多巨柏而以殿前之三清柏爲最三枝鼎峙高入雲表正掩老子之殿門居人因目之爲三清柏其餘左右前後無慮數十章偃仰正側狀態各異蓋皆千餘年物也庚子夏韓進士用賓招同余輩往觀之俛仰顧盼吟思頗濃穠怪玄元皇帝不攜漆園老吏以來助人洸瀁恢奇之與使翠深留影昔人獨占好語於前又竊疑唐人修祀崇祖立一代之典垂子孫千百年不

易之規士師聖德享配天之祭正五年之禘胡不可者顧斤斤望函關紫氣顯示天下以爲吾之鼻祖也使天下紛然如狂如癡此示神語彼降靈符若眞有所憑以示谷神不死之奇者而此地更有紫衣金冠誕妄不經之說立觀賜額遂爲邑中不沒之勝迹噫亦異哉夫有唐之治孰與貞觀以武德之欲廢者貞觀特予之墓戸而與孔子並將謂武德不足存耶將謂貞觀不足存耶將謂並孔子者不足存耶茫茫宇宙亦姑與之俱存已矣彼支離諸叟霜風雪月之中

歷久不變視此更迭傳舍人各是非之天下付之逌然一笑庶幾有意爲存者未必存而無意於存者且萬古而長存耶觀之重修不知幾次今自某年某月叶議言修及某年某月訖工落成孝廉毛君翀南示余曰子記之余不能辭也勉爲記之如此

峯坡廟修建工記

邑治北十里許西山之麓有地隆然突起南向箕舒土人立廟以祀東岳謂之曰峯坡廟蓋自元以來及今四百餘年舊矣康熙庚辰之秋叶議舉工於享殿之左北上立官亭於其右北上修張公祠於其前東西環置周廊爲間者四十二而其中完葺殿宇輝煌儀象規飭南垣兩大門計費共五百七十餘金抵壬辰之夏訖工焉督其事者僉謂予宜爲記予惟鬼神非其類不享山川之祀非其境不靈東岳去此殆且千里

而立廟而祀之者所在多有博物志天孫主招魂魄後漢書許峻請命三國史管輅治鬼或其說果有足徵耶農務方殷望霓長歎雲雷忽興奔流滿渠此非西山之利耶食其利而無報神豈惘焉顧人皆有心何於此獨寘然罔覺耶岳鎮之長羣山所宗將無咢俎豆籩歌呼舞蹈斯人所虔而事者尊推泰岱而洋洋如在四封刋賴之主實鑒臨其上耶今守土之吏簿書期會爲事耳無暇問此也倘能準古宜今據以入告大宗伯案禮而正百神之祀立我蒸民西向稽

首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謂將奪而享之耶天下理氣而已有虞氏東巡所秩祀三方不得而同衛夔夏相甯子弗祀晉卜桑林荀罃弗禱凡以氣不相屬理無可據也金源之政皇統之役浪潮百里灌輸千萬頃即議主濬導創興畚插且當配食以享萬世之功而況出雲作雨承上帝之命溥利玆土者耶今廟工業告成矣昭昭在上應聞斯語修明之典庶其有待維時總理生員某並八社分理人等皆有功於廟者例應備書若八社之捐施以助工者則書之碑陰

古虞官廟碑記

伯益廟在汾水之東有墓焉因墓立廟以供春秋之祀載在祀典傳之歷代命自天子者也有明中葉守土者以廟隔汾水去縣治且四十里而風雨不時秋霖漲阻慮或從事失虔以爲神羞乃謀更立廟於縣治之北是爲今廟蓋亦一時利近就便之計遂使汾東神宇日以就頹一抔之土幾於不免前令小韓魏先生所爲有修復之舉碑志具在可考也今廟之建不知始自何人度爾時事非由舊工起倉卒利在速成暇

計久遠不然何仕宦往來寄興之作且大書深刻而庀材料工終事妥神之大有所關者乃無片碣質於後來耶　皇帝改元余初以童子試詣縣過廟入而瞻拜猶見殿宇輝煌巨柏森列肅然起敬鬱然可觀不數歲而壁頹屋穿榱崩棟折蓋瓦級磚之屬蕭然頓盡典守乏人居民不戒聖神之所依棄爲私家之有爨下之薪者不少矣噫嘻人神之主也令長所以事神而寧人也掌火作虞平成伊始萬世所賴誰不利之而乃使牲牢籩豆雜陳於春草秋虫之間將

謂非守土之責乎惟我顧侯心焉傷之乃屬諸父老而告之曰爾邑有聖人寧知之乎凡爾衣衣食食安於茲土者昔皆蛇龍險阻之地也伯益大聖人實平險阻放蛇龍以大庇於爾爾能偃息在牀使聖人風宿而露處乎乃復召諸士子而質之曰草木無情鳥獸無知而益能若之若之何道也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生等誦聖人之言窺聖人之行事而不察乎學於古訓而忘所自而漠然不知所報乎乃文集仕版有名號爲縉紳者而語之曰諸君子生於斯長於斯斯

非前聖人棲神托跡之所乎臣舜在五人之列相禹有薦天之奇卿士大夫舍聖人孰爲之準乎且夫滿招損謙受益爲學之要指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爲政之大綱也諸君子稟學從政師資不遠會且邀靈於聖人以踵其武獨不思爲聖人血食地乎洪洞之祀士師稷山之祀后稷彼皆廟貌隆赫實實枚枚也諸君子獨無意乎既乃捐金爲倡而諸得風諭之旨者亦歡然爭輸金錢以佐之於是完其堂寢新其像設繚以周垣彰以門牓業有成緒矣乃以手札示余曰子平人也平有興作之事而子不與焉乎可子雖疾强爲我記之余不能文不敢辭也獨念汾東之廟侯或從此有事焉因爲記之如是侯江南常熟縣人受知

當宁爲內府教習期滿知縣事其名欽其字雅存

許善人碑記

邑之南晉墟之北有三侯祠者宋立也余嘗遊其中則見其旁另立有許善人祠問之則北柴許氏之先善人諱尚官者也善人生平樂善篤行於凡神事尤極意經營不肯苟止故凡神廟中皆有像設侍於殿側余嘗推其功謂可以上配神烈當與諸廟同不朽安得特立耑祠高俎獨享以示斯人而風當世也雍正癸卯之歲今

皇帝龍飛紀年之始也泰山廟社人羣議於神殿之西偏創立善人之祠而難其費因其

請余爲一言募之余笑曰善人能募立如許殿工以爲神棲而今顧於一堂之工而難之乎夫善人者天之所與百神之所擁佑福綏之叢支裔蕃昌之根柢資貨盈衍之淵藪也藉當日無此人爲之開其基濬其原能必其有今日乎趙閱道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天彼其心固嘗有此天也以天爲心天寧有不應之者善人畢世以神爲事神寧有不佑之者許氏固神之所佑也立善人之祠師善人之意也師善人之意將必藉神之庇享善人之福矣社人其諦觀是言而熟思之然乎否乎余請執筆以俟

同知張公傳 邑志借銜

張爾恕字紹魯號忠宇太平人為諸生積學能文萬曆壬午舉於鄉官湖廣新寧知縣寧古夫彝地也俗雜𢈔苗稱難治時孫吏部愚相者善爾恕謂之曰以公才何往不宜此邑民疲甚幸無多事爾恕領之任六年而政成陞四川成都府判鎮寧越值𡺸賊奢崇明倡亂全蜀震動乘勢逼成都指揮冉世洪等禦之輒陷沒賊黨千總黃光輝謀據越殺長官以應作銀刀自佩跡巳露屬吏在越者皆懼議欲棄城去爾恕厲聲

曰有我在若何能為侯數日當為諸君擒之遂設計發兵斬其首馳以示賊賊氣沮圍成都凡百有二日而解越卒無虞事聞張經畧我續朱巡撫燮元薛御史敷政咸稱爾恕功因會疏改判署為同知署寧越有同知實自此始繼又會疏擢遵義監軍遵義時屢復屢陷守不得人聞賊至輒先期遁爾恕長於方畧善撫馭故欲擢之以忤要人卒罷歸初爾恕蚤孤父九歲歿時僅四歲母李夫人鞠之卒業居家孝弟篤宗黨誼宗中立後者多賴其力以就及貴益加篤嘗有憾者人自危以為且報之竟弗與較著周易集解刻女孝經諸書年七十七卒子瑞翔翰翔

嗚呼公之功其可泯哉方會城被圍朱撫軍以逸待勞可以稱勝矣然呂公車一攻城中且為力憊嚮使若光輝者逞厥志焉賊必不即遁不即遁則效尤者且將蜂起蜀其尚為國家有乎余嘗聞公罷官時有言公功者部議謂孝廉官同知可止矣而公亦嘗自恨不及中禮部試至謂為舉人不可仕以之戒子孫蓋爾時之仕局如此可慨也

公擧忠孝節義傳 時上憲有徵文

楊天民萬曆間官給事中以爭正國本疏十三上觸神考怒謫貴州永從縣典史飄搖瘴癘間猶以不早建元良爲念宋范鎭以仁廟在位久未立皇子疏十九上仁廟面諭曰朕知卿忠趙抃言於神宗曰鎭上章不得報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非忠臣而何鎭在仁廟寛慈之時始終都無所忤當時天下謂之忠明神考牽於鄭妃之寵至以諫者爲畜物責司銓不得朦朧內陞是欲禁錮終身也而天民猶念念不忘朝廷獨不得謂之忠乎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邑當元時有胡光遠者性篤孝母亡葬汾水之濱光遠廬於墓一夕夢母欲生魚晨起號哭叩天求之忽見五魚列墓前俱有嚙痕觀者驚異轉時見一獺盤跚水次衆始知魚爲獺所具也非神明之通何以有此如生如存庶幾孝之至者乎

世有節義成名而其實究無濟於時無關於得衆得國之數者雖其志不可奪君子猶以爲意氣所激輕於一擲也邑西山實秦晉之關鎖里門之保障也明季秦寇入晉王後乃渡大河北向耳其先每從延安綏德山峽間瞰虛爲患焚刼洗蕩村落成墟邑令魏公韓以巨寇三臨城下始糾衆爲禦城之舉勸喻地方多爲堡寨而民始有更生之望使當時有如張氏兄弟其人者奮臂執言義不反顧一夫奮臂虎旅雲從剿厥渠魁滅此朝食則明社之不屋未可知也乃義士死綏懦夫四潰寇焰縱横片甲無存而當時之兵弁猶借擅輿爲名紛然而議其後也天下事尚可爲哉張氏兄曹韶弟思讓平日皆揮

毫染翰閉戸書生也有司上聞特命建祠春秋祀之節義丈夫之不可量如此

若乃孀婦之立志殉夫烈女之守身拒侮皆曉然於此節此義不可以或苟而凜凜於天日之在上豈自經溝瀆之爲諒者乎如段劉之號泣自縊與夫同葬盧李之勸嫁弗從縊死柩前柴王之見夫地下期以百日梁關之遙呼夫名投身入井以及閨中弱質好王村之衛好艾北衆之王輿娥皆十三四歲女子衛以惡少牽戲怒罵投井及屍出而猶怒目不閉眥裂血出王以

逼姦不從橫遭戕殺棄居井中事覺出之刀痕徧體而猶兩手力握中衣不可解貞節義之根於天性者

劉婦張傳

劉婦張者太平諸生泰女也少聰慧不輕所字年十四配襄陵劉氏子劉氏子倜儻不羈居歲餘別去去之後得一子姑以其少也遣之居母家母家貧或且難之張了不爲意撫襁中兒輒色喜早暮問從事紡輪箴尺積二十年如一日爲子延師授室必不使我子後他人子嘗語其父母及諸兄嫂曰夫即歸吾有以見夫矣先是劉氏子行也劉氏故有產維揚就理之治裝結客一時赫然淮上淮之人無不知有劉氏子或

以是聞之張張顧弗是也久之乃無復有聞者三藩之變　朝命發各道兵誅之豪傑士蜂起從軍五年不克士多委頓去者忽一日劉氏子歸歸則佩刀挾矢儼武人狀入門第呼張曰我負若我負若垂十二日病病輒死蓋夫婦始終僅年餘耳張撫之哭曰天乎夫歸我死乎既而曰吾終當爲兒守明年劉氏子生孫劉氏子名玗後改名漢英父廷贊襄陵廩膳生也

論曰士窮乃見節義夫寧獨士哉劉氏子初非無志者使得永其年稍有所就張且顯者婦矣

乃卒至流落窮且死天道豈眞無知哉且余聞
張氏女多以節著如宋孝廉之子婦韓判官之
妻皆表表可傳固天性然乎其家風漸濡所由
來葢舊矣

何宜人傳

節婦陶氏湖廣荊門州民萬年之女里人何國
能之配也幼以孝聞比歸何甫廟見後卽屏簪
珥菹醢織紝躬操作勿倦族人驚謂新婦耳顧
能若是婦固自以其致之親者致之舅姑也時
兵燹之後家道中落婦承長者命督穡促織勤
至夜分生業藉以稍就兩丁大故相夫子襄事
易戚無憾每値諱日輒哀戚涕洟終其身庚子
國能卒婦毀幾滅性繼以子幼攖弗成立勉自
愛然自以年未三十卽稱未亡人且家業凋零

形单影隻匪厚自謹凛罔克搘舊業而杜外侮
於是嚴出入勤勞勩絶滋味勵訓誡葢終始如
一日焉婦生丈夫子三雖幼悉禀義方旦就外
傳晩歸猶課讀中夜其綜理家政纖細俱到然
不苛積數年困有餘糧歲時姻戚往來以婦勞
瘁益甚而衣食自縞練脫粟外未嘗少加疑太
自苦婦曰安之婦素不預外事然親戚問有急
困事未嘗不聞聞未嘗不悉力周恤也族孫應
試以貧鬻爲奴婦曰吾宗也倍其値贖之甲戌
饑婦出所蓄花版一具售五十金悉以散族姓

之不給者又何故大姓世居州之藻湖村其遷徙及絕祀者歷時既久墓漸爲墟婦鳩工三百餘修葺封樹每春秋祭掃屬子若孫俱致奠焉當是時婦年且耄家日豐子孫林立獨以村里鮮就學者乃搆舍十五間置田三百畝延師課誦族子弟及鄉鄰之有志者咸入學比年爲尤盛云鄉父老高其節與義謀請旌婦聞之曰分也眾乃止丁丑冬十月二十六日婦卒婦生十六年而歸於何歸十三年而何卒何卒後之三十七年而婦卒婦卒後之三年而長子卜昌以

武榜擢侍禁門又三年而州郡始以其事聞於
朝　詔榜其門

贊曰廉恥之於人甚矣哉貧則難守富則易移以余所聞何節婦屹然三十七年何其特拔也顧此三十七年中貧富皆身嘗之而卒挺其節以老此雖閒氣特鍾亦足以見廉恥之長存也然則側身修行之士又當何如哉

許節婦傳

許節婦李者北柴村許迎婦也年十七歸許時翁若姑已俱棄世矣少年夫婦自克勤儉調理家務不至頹廢祖翁在堂謹事之能得歡心諸父諸母以及家人長幼無不遇之有道迎殁時年僅二十耳迎殁之三日得一子以俗情度之此呱呱者成與否知復如何乃獨歎曰天既予我以此子泉下人且將於我乎屬目焉我敢負泉下人我敢負天乎積苦數年日以眼泪洗面紡績之暇撫襁中兒輒仰空而心禱焉兒年七

歲勉令就外傳亦與其有所樹立也娶媳張氏二十年累育弗成爲之置側室側室生一子張既殞繼賈氏亦生一子妻妾和諧爲之姑者調停力多焉婦年今已六十有七矣二十而寡垂七十而志如初柏舟之詩所謂之死矢靡他者亦何歎乎

論曰天下情而已矣情之至者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夫節婦皆情之不能已性之自然也儒者言性而推之天亦見其自然非有所强而矯而爲之乃今之人何頑然無情者多耶垂髫訂昏

旣冠居室將以衍百世之祥承宗祧之重而今忽遭不幸中道而棄之如遺不啻敗巢之羽風前之葉嗚呼當年之心艮屬我心此日之身伊誰爲身何遂飄轉無常一至此也昔有王女而嫁爲陳婦者逾年得子而其夫遽死公姑哀之甚王掩泣前慰曰今已無可如何願代夫事父母給早晩乞兩老人無過悲也旣歷有年所生子又生兩孫家事日昌親戚倚之者以百數而其孫好學篤行有司列其事上聞轉旌表焉異時許李氏獨無以其事上聞者乎迎與予從母

傳

兄弟也因撫其實爲傳而書之碑陰使後來者有考焉

知耻論

或問於王子曰志士立節達士趨名二者不同尙素矣子之山居淡然若將終身何爲復漫然而出見擯當世隳節損名重爲吾學詬病得無貪冒不審自貽之戚與王子曰噫公將謂予爲可已而不已耶維予亦自謂其可已也顧以予在今日乃有不能已者卽予在今日一蒙昧無知之人耳胡不可已乃以國之大本君之儲副宗社安危之所係生民休戚之所關累月積時側耳而聽廟堂之上寂無所聞蒙昧無知之人

論

有慄然而不寧者矣市井小夫且不能不竊竊爲言而况予耶使予而脫然仕局之外不挂名言責之末百世而後誰得起而嘗議者事有當言我無其職不得言可也事有當言我有其職言之而用不用聽之亦可也若乃事有當言我有其職隱忍苟避猥以高卧自衛托身不卽不離之間瞻顧於難易利害之交此何如事也此何如人也謂予能安之耶或人掩口而笑之曰幸矣子今則脫然局外不挂名言責之末矣旣而曰子眞今日之忠臣也今之忠臣無復有如

子者矣貪榮嗜進更欲藉名以自文用罔階厲
復益之歎耶且子所欲言今竟何如耶王子無
以應垂首太息耻之終身

旭華堂文集卷八終

旭華堂文集卷九

祭文

祭陳文貞相國文

嗚呼先生之歿某初聞諸道路之口不得其審
私心以爲愼密高簡如先生當享期頤之壽斷
弗疑審國是以上荅　主知而豈其有此既
而質諸仕籍之人至以　御製輓詩見示乃
知山崩木隕變出不測而天心之難以私擬也
爲位而哭之邸居之僧寮薄陳牲酒以稍盡門
墻之禮嗚呼傷哉　國家倚毘之重　當宁
眷顧之懃百僚正屬目而望萬方且引領以須
胡然而遽至乎此某之不肖向被　嚴旨請
急西歸既束裝而心有未盡請得一造膝而從
容以啓乃力疾引前而適値下直之晚登堂弗
覿垂首蹇默以退於旅邸嗚呼難哉區區之誠
既不蒙　黼座之采而一得之愚曾辱先生
之下問而觀其指蓋某之云云者固亦畧有所
見思以善其後爲宗社之長計而不徒於爾爾
而詎意其果有後日之悔耶客春卒卒北上將
因無疆之頌以再申夙鄙而素誠未孚無知見

放終於一無所濟維時鬱鬱在中噎不得語將問道析城之旁走達諸丹旐之側又恐以廢棄之餘行李周張橫遭里父之非笑或以縮其頸而冷其齒嗚呼使先生而仍在位也　鶴禁當不至於再遞卽不幸而　聖心弗契亦當有以黙挽於密勿之間而不至於終否卽不幸而回　天無路而欵欵之忠亦當有以微見於朝著之上而讜論將因以繼起卽不幸而聖怒難犯而積誠相感開導羣言亦當有以齊一時之雲翳免後世之譏彈而制當代士君子

之深恥而乃使先生而遽至乎此先生之所關於今日者詎徒然而已耶嗚呼哀哉地下天上悲繼見之無時元室幽堂慚終身以何逮某尤願先生之無以國事爲局外而漠然於在天也牲酒具列庶以鑒予之悃忱而無以爲彼嗚呼傷哉伏惟尙饗

祭周太夫子文

嗚呼捧腹飲河必溯其源束身蔭木必探其根淵出珠璣樹產璵璠譬小子輩仰止師門家學有自世德斯存維太夫子名與道尊巍巍手標鳳翥鸞騫閶闔氣宇玉和春溫大江之南人文所萃誰執牛耳誰樹赤幟千言刻燭百卷盈笥格衷諸古義抽其秘下帷談經踵門執贄士林楷模風雅鼓吹唾手青雲謂可立致文高不售鍾祥令嗣我師奮起勁翮飛翔探花上苑視草玉堂文成錦繡器重珪璋　帝命持衡蒞茲

晉陽所賞神駿而登驪黃伯樂一過冀無留良余小子輩叨入門墻從此晉士始知文章猗歟仲君嗣登進士操行修潔惟父兄似花縣分符循聲盈耳鳳兮將雛麟兮有趾蔚然諸孫庭堦競美齊名萩壇聯袂泮水濟濟娟娟以爲翁喜過者必軾高陽之里太和所聚諸福所加天眷明德百歲非奢胡德無量而生有涯南極歛芒少微掩華風妬喬木雲埋暮霞疑遊帝所疑泛仙槎尚有典型其人已遐一老不遺舉國嘆嗟孝哉我師性敦孺慕爲羨慈烏乃辭鴛鷺十年

請假以奉杖履飯則侍食行則侍步意必先承色無偶忤凡可娛老志物悉具既隆尊養亦懷喜懼豈謂孝思遽感風樹驢等謭劣藥籠見收二十七載恩誼綢繆欲報涓涘有懷未酬聞師在疚相對涕流山川間阻赴哭末由匠事誰敦兩墓誰修雖有弟子不分師憂倘誅後至厥罪實尤維太夫子未親劍履跡阻登堂情深仰企奉訃驚心哲人萎矣本源之思何能已已或賦楚些或薦芳芷綸綍增封鄉社崇祀神之洋洋幸不我鄙請徵後福有如此誄

祭提學喬德元文

嗚呼先生予不獲復見先生矣庚寅之秋趨謁錦里童子扶肩迎我色喜高齋握談蒹葭玉倚豁當世之夙憂剖根心之名理曾幾何時而遂奄忽不起耶嗚呼先生予不獲復見先生矣猶憶庚辰檣烏南指適值高旌校士章水既公且明厥聲煒煒幸　內召之非遥快哲人之多祉凡皆依依如昨何遽使我失聲而垂涕耶嗚呼先生予不獲復見先生矣猶憶往時同官京邸論德論文獨推桑梓予以鈍才四方偷使喬

許張高西淸肩比冷況蕭然偕樹晉壘念惟先生玉立　金陛騰翼凌雲戢翰浮海朝士目之品高百揆既列郎班含香望傒斟酌百工肅清三禮遂以有用之文章出典學政於南紀孝弟詩書樹爲縫掖之楷模章陳羅艾收作宮墻之桃李葢江右之流譽藹然而　朝著之公評特美今屈指而數二十餘年耳而遂使我生物在人亡之感流連欷歔而不能已耶嗚呼先生予不獲復見先生矣多言而躁先生之諷我也予當奉之以爲執客氣用事先生之規我也予

將佩之以沒齒今而後幸不爲小人之歸遵先生之行而庶幾於君子尊酒束帛或不見鄙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閔學誠居文

嗚呼名傳琬琰學闕青箱何玉山之倒影痛金刀之掩鋩世交推夫嶽嶽人自惜夫堂堂矧分支於丹陛尤誼切而心傷惟霽昴星應祉日角呈祥胸羅武庫手抉 天章至性實符乎曾閔驚才遠駕乎班揚甫弱冠而操觚志凌雲而排𦚤力追正始之音不襲巴人之調汲修綆於千秋獨旁搜而遠紹拾科第於連年信懷奇之必報極諸儒之妙選縱高步於瀛洲掌北宮之視草備東觀之校讐主瑣闥於兩浙快竹箭之爭收盖覃精於羣籍纂勝國之陽秋旣而風折庭椿茹悲曷極人傳和嶠之憂聲咽皋魚之泣擬終身以誓墓廹慈命而還 朝入龍樓而應教騁麗正之華鑣謂鍾情之獨甚痛玉樹於垂髫雖班資之屢陟益四顧而無聊時則說書崇政記注延英侍彤闈而橐筆拜講幄而彯纓邁羣材而超擢激知遇於丹誠給金釘之二等荷學士之殊榮惟文章之表率定南國之法程膺九重之特簡爰再命以持衡佐絲綸於元宰亞春官之上卿想鹽梅之重寄將有待於和羹

念白雲之親舍早慊慨以陳情效板輿於潘岳賦朱萼於長生奈玉棺之遽掩空目斷乎霞精慨盛年之華髮悲薤露之淒清某等謝庭承袂阮巷隨肩時親模楷奉以周旋方冀佩虔刀於淮水調臺鼎於光廷詎儀型之間若夫何靳乎百年羌陳詞而一慟庶昭格於靈筵

祭山東運使簡菴宗弟文

河山之秀聿鍾賢豪斯人特起朝野名高溯其始也頴慧夙標頭角既露林瓊樹瑤文戰不偶鼓鐘逍遥乃從仕版乃積民勞青齊一試祝頌在郊既垂厥績粉署以翔含香見異遊刃斯陶不三四載閩海飛鱸金章紫綬坐鎮風濤寧人息事訟廷寂寥崇飾廟學文士環橋臨汀問俗濩澤撰騷當道拱手卓冠屬僚 天子寵異榮有 賜袍嘉乃厚德慶爾奇遭東國鹺務久矣言凋羣焉相視莫爲之調廟議推擇用及吾

曹經營萬戶捆載萬艘課利萬端蠹弊萬條似待今舉似待今消他人值此正苦飄搖力大任小獨有餘饒掌臬人之復爾見招從容以理牙角無冪方擬遷擢赫擁節旄孰謂心遠明發思焦請告得遂歡然鳴皐惟桑仰庇永夕永朝百室盈止以遊以遨惠我人斯僉冀壽髦胡天不仁輕雲在霄忽爾卷舒我心忉忉瞻彼丹旐淒其長號魂兮來格享此醴肴

祭少司空松坪文

嗚呼司空九吾宗也吾前後寄音都門且不知幾通也司空既位尊九列而簡牘旁午疑無及裁答之從容也吾初無絲髮之嫌妄及親友止拮据而展吾衷也乃都不相厭往覆周詳若以爲積累稍稍見効而於國亦若有功也既聞其憔悴致疾肢體不便憤歎時塡胸也退食之暇積悶莫舒無可告語深閨伺察致抑欝而長終也倉卒聞之駭異無言僅致兩帛以表此中也嗚呼以司空之家世以司空之性情以司空之

左右指使孰非捷便順利而何不可以自雄也吾方相期以臺司之顯爵剖土之榮封承祖先之餘蔭普世澤於無窮而何意其溘然一旦使人悲嘆而莫之蹤也使閒冷如吾懶散如吾而値此鋒也將短於謀而拙於事不特赫遭嚴譴而且忤諸僚友無與爲同也嗚呼兄弟之好千秋一慟當年篤寄之情懷實無間於南北西東也讀臨汀考言之刻知顏鎭之舊德猶豊也司臬憲副之調度猶是蹇蹇之匪躬也上而 恩封府君既顯邀 寶誥之華衮又迭載 御墨之崇隆貽子孫馨香於百世拱 丹書輝煌於九重蓋尚德歷歷而可想自表德逐逐而可風嗚呼司空果息六之大鵬抑瑞世之人龍吾不能知其所以然將欲地下相遇而話言於幽宮

祭王帽谷文 庚戌進士浙江巡撫

嗚呼公何爲而遽至此夫衆萬之生莫不有死死而無關於世亦奚足齒而公則朝家之斗山而邦國之柱砥三公將藉以爲重百城方待以爲理名秩雖崇功施未侈抑何爲而遽至此素幔設而海邦罷市丹旐來而天都盧里況於吾徒誼則班聯之與共情則蘭臭之相比固宜慨念疇昔於邑流涕而不自已嗚呼公之初也公在太史掞天華 國 九重有喜趨 玉陛而步 金戺抒岳筆而運廣旨 帝用嘉之

司成是委士羞佻達人慚華詭盖且抗昌黎之顔而追安定之軌旣佐京兆緇塵如洗暴客潛踪貴遊奉紀張敞之嚴而不苛劉恢之和而克濟眷顧日隆聲譽斯起餙法戢奸乃命作士敬愼奉戒於姬公欽恤秉訓於嬀水嗣是或修牧圉之政用蕃駼騠或列風憲之長載淸丹陛則雲錦成羣比跡毛仲丰稜可畏追踪元禮莫不告成績於旬月結主知於旁扆嘉乃經綸寵迭金紫司馬之授詎爲徒爾我戰則勝藉天威之上臨奸謀而成惟中樞之是倚蓋公之英釆絕

人久見推於遠邇而不事纎屑有懷澄淸已能令人望風而靡故用以建節海疆擁麾南紀實託以方叔召虎之寄而授以建威銷萌之指嗚呼公何爲而遽至此公之風致則杜蘅芳芷公之精神則淵渟嶽峙公之善射則宜深弓而樹殺矢公之論文則籠參苓而盈桃李而況雁行乂琳瑯觸目鳳毛皆芳蘭竟體行且上棠異數特邀任使則夫佩刀曳履何難聯翩鵲起何不總羣工而相 天子何不受介福而錫繁祉何不龜寉同算而彭聃齊齒嗚呼公歿歷中外

且三十年不可謂之非顯仕而吾輩所尤悼惜者則以撫軍之十二條布置方始而晉籓罷糴纖服賑饑之德美其食報尚未大快耳嗚呼公何爲而遽至此絮酒陳奠蕪詞申誄撫念疇昔於邑流涕其能自已

先生宦海波揚誰云能仕余實昧昧貪不知止顯悖幾先之誡徒冷高人之齒國本未定廟堂自有遠謨督說欲伸草野徒爲私擬先生更導予以長歌詞意諄至淋漓而滿紙嗚呼見之明則爾守之定則爾誰爲爲之而遂使如斯止耶嗚呼先生憫我之愚亦云亟矣規我之陋亦云殷矣自今以往我其終於愚而不獲一聞規切之訓矣我其長此無知已矣先生而如斯止也先生之不幸世道之不幸抑亦我小子之不足教而多可鄙乎嗚呼先生而竟如斯止耶東帛

陳案佐以卮醴在天鑒之莫遠具邇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知縣郭繹茲文

嗚呼先生我輩平昔之所以相期待者豈其欲如斯止而今竟如斯止耶天之所以予先生當亦不欲如斯止而世之待先生竟如斯止耶嗚呼先生世之人長於才孰與先生富於學孰與先生高絶其品孰與先生老潔其詩若文孰與先生然彼皆不如斯止而乃使先生如斯止耶嗚呼先生世之如斯止者亦往往而是矣先生而亦如斯止也先生寧以戚先生而即不如斯止也先生寧以俢顧予之於先生期爲宗社計

久長期爲民生藉覆被胡不建旄節撫方州胡不作鹽梅相天子而乃如斯止耶嗚呼先生乙亥之春盤桓京邸聆揮麈之緒餘快疑義之就理維時數相過從頗窺底裏私念如先生者必不如斯止而斯特用行之始孰意竟如斯止耶嗚呼先生爲令實難政何獨偉賤子無狀饑驅臨水入其署而堂皇倍間行其野而頌聲四起如先生之所爲詎宜以如斯止而仰彼昊蒼位置失紀庸夫有彈冠之慶高賢抱失路之恥況復素稟孤潔淡於進取烏得不如斯止耶嗚呼

祭山東青州知府道豐李公文

嗚呼公鄉國之人望也而今遂巳矣始予聞青州之　命而喜意以公之碩才偉抱徒選爲監賑使者可以保億萬之生靈何如握符一方從容料理爲　天子師保邦國以畢公東郊之任普海岱雨露之沃恩也繼聞藩司之署而又喜意以公之厚德泛愛徒揮爲一郡太守可以壯青齊之保障何如藩翰東土養之教之慰斯地斯人困頓之苦以召公甘棠之惠樹萬世不朽之鴻功也嗚呼公之藩司直攝耳而視彼非

攝者何如也公之郡守亦未久耳而視彼久任者何如也禱雨而雨輒應捕蝗而蝗輒消公之得天厚也畿輔而保全數萬泰豫而保全百萬公之得人深也孝於父母和於兄弟篤意於親戚師友公之於倫誼情摯而禮備也若子若孫瑶環瑜珥稱其家兒公之後人亦可稱衍昌而能世其家也公在天之靈亦復奚憾也而予獨耿耿若有憾於中而不能爲公釋然者今內而九列八座外而制撫兩司能各盡厥職如公之靖共爾位耶能如公之廉靜自持耶能如公之仁恕周物耶是公所宿嫌而不能快然於在天者也夙心悒悒薄陳欵欵維公有知鑒我鄙誠

嗚呼哀哉尚饗

祭侍御董雲麓文

康熙歲次庚子十一月二十一日侍御董雲麓先生於其所居之小淮村辭廟祉去親知歸於長休之館永止之堂其友人王奐曾者乃携烏絲之幣白金之卮陳於靈次而爲言曰嗚呼先生遂如是止乎先生之與余交遂如是止乎夫精氣游魂萬物之終始也余知先生之英英露爽卓然萬物之上者必不因之爲終始而竟若臧若没若遂因之爲終始嗚呼哀哉先生遂如是止乎先生之與余交遂如是止乎余嘗察先

生於談吐謦欬之間先生之豪氣自在也先生之英風如故也固未嘗一日而止也而何爲乎與余交者遂泯然止也咫尺之書久不聞於余之耳往來之跡久不接於余之目余嘗登高而縱覽其策騎而來者非先生之形也耶余嘗靜坐而神馳其玉立而拱者非先生之貌也耶余嘗逍遥乎虛齋而風拂乎戸外見有人焉鬑鬑多髯而器宇軒昂者非先生之意氣也耶嗚呼哀哉先生固未嘗如是止也其蕭然與化俱盡者同萬物偶賦之形體其卓然不與化同歸者

超萬物獨留之精英嗚呼先生高高在上者天也余日與之相見矣明明在目者日星也余日與之相臨矣肅肅在頭面者霜風也余日與之相左右矣先生之與余交固未嘗止也特以先生之長歸不得一執先生之手爲百年訣別之詞知先生於我乎不能無望也先生之與余交乃遂如是止耶嗚呼哀哉

公祭固安公文

戊辰十一月之朔日固安令雲巖王君永歸於幽宅時君在嶺已十年餘矣諸姻友某某悲感不勝謹以先三日肅庀諸品之儀會奠於君之靈而爲文以告之曰天地之化終惟其始斯人之質生必有死生吾其羇死吾其歸與化爲一抑又何悲獨惜君者空行天馬萬里斯須數乃不假彼劣而修君顧學優珊瑚架筆珉瑁絣樓彼陋多祉君傾才美楊柳含烟芙蓉出水彼天者庸君顧氣雄絕塵逐日健翮凌風彼康者詩

君顧品貴金箭南來球圖東萃以君之能奚往不勝何辜於天而不君與詎其自律或罔所恤挾持以往及半而詘君則於親棣華棘心田荊思痛哀蓼輟吟君則於友伐木釃酒綈贈憐故笠戴要久君則於官威鳳祥鸞理絲鋤暴拔薙起殘君復何忝而享之淺中何所慽而徒自珍昔在北闈羣兒衣緋私有喜怒公無是非君實矯矯狂瀾爲倒文運陰霾得君其果嗟哉君乎君誠丈夫志節慷慨不愧吾徒奄忽時改蒼茫桑海王畿之左喪我賢宰藐彼方城乃促君程

一第爲貴一命爲榮古之君子修身以俟君雖不牙不爲徒爾况復翩翩有子象賢步君之武舊物依然嗚呼哀哉使君而壽考也計今五十未及於老也卽無問其爲帝弼爲民保也有斐其文學士之宗有卓其器鄕邦之寶也而今乃孤寡衰絰親賓素縞柳車會駕漆燈已兆也賈傅之年何短終軍之去何早也質豈其獨脆化豈其獨紛也雖復達生誰能不感嚋囊傷懷抱也聊抒臆以素旒庶達誠於丹旐也

祭吉州守倫劉蔭長文

悲哉蔭長吾自今遂不復與君相見矣春初君來屈指示我謂某時當過某時當過計今歲尚有一二次相見也談敘之時每嫌倉卒後晤有日尚冀綢繆孰意其終竟不復相見耶悲哉蔭長吾與君周旋以一日之知申訂以百世之誼君之在官吾所熟悉蓋大抵以清通爲主和易爲用拊循士卒不啻其子弟而少有不率輒繩之以法而未嘗令其枯恩以輕縱悲哉蔭長士苟不得志於時使之逍遥於寂寞之濱與牧豎

樵夫窮年爲伍可耳何爲乎羈之以官而不使其有爲官之樂縻之以祿而不使其有享祿之榮齋囊無以結上官之歡心冷况無以邀遊士之美譽前蹶其步後掣其肘欲踴躍而不能欲歸休而弗得此造物之所播弄今古之所同慨而烈士之所傷懷而不自已也悲哉蔭長君竟不與吾相見矣此種種者吾欲問之於天而天不可近吾欲問之於君而君竟無言每一相見輒爲之歎息者累日悲哉蔭長吾老而廢君窮而死生當否運大抵如是昔之聖賢亦復爾爾今之傑人詎能免此達者曠懷生死一軌願君長往勿徒自累鷄絮薄陳餞君千里悲哉

祭知縣屠封翁文

嗟乎悲哉余輩遂不及見先生矣先生生泉父之父泉母之母余輩所宜見也先生生父泉父而諄諄示以父之義母泉母而諄諄示以母之道余輩所樂見也宜見而不見樂見而不得見既往之悔抱恨在中瞻就之思欝結無已此在行道之人聞風慨慕猶切依戀而况余輩之食福有年醉德無量其何能不悵然增歎仰天而欷歔也耶嗟乎先生耀燕山之秀含越水之靈交盡天下士爲上國之人傑讀徧古今書爲當世之

奇英集赤堇翠岩之光華振司冦冢宰之家聲步郭隗樂毅之餘烈揭金臺易水之遺踪悲哉余輩遂不及見先生矣悵夜臺之寂寂傷泉路之悠悠却世累而長暝與造物而爲儔諒閲念斯人之情終古而不泯知三代直道之譽愈久而勿休嗟乎悲哉余輩遂不及見先生矣先生遂不可得見矣自今以往先生有靈其勿使我明府之遠離我鄉耶其必使我明府之再出而近仕玆土庶以終庇我鄉耶先生所諄諄示以父之義母之道者庶以垂父之母之之揆楷於我鄉耶有牲陳案有酒盈觴洋洋在上鑒我衷腸悲哉尚饗

公祭吳隱居文

康熙戊午夏吳隱居某翁卒於古晉太平之縣署其猶子太平知縣星子公哭之絶復蘇者數四已爲設奠朝夕哭上食邑紳某某感我令公之篤於親親因嘆某翁之就養於官既得其所可以爲樂不宜及此而乃及此也爰具羊豕酒果庶品之儀祇修奠事而爲文以告之曰維吳天下之望也自季子流風代鍾英賢而簪纓世承時篤公子之翩翩公以方伯哲嗣與我令公之尊人中翰太翁金玉友昆璧合而珠聯若父

若兄業以勳名文章炳耀當世而濟美乎後先公乃獨泥塗軒冕不求聞達遺世而自全此功名之士所爲慨於坎壈冂纓而以視乎公則終不以爲然然則得失榮辱之故必有了了在中者而況死生之際自能聽諸漠漠不可問之天而又何有於斯人之欽風嚮德徘徊而流連嗟乎公去家千數百里卒於茲土不知者必且謂歿不於其寢祭不以其豆籩婦不視其殮子不奉其几筵公而有知將戚然不樂長抱遺恨於幽泉君子則以爲明達如公夫豈遂若是之拘

攣人生直寄耳江之東山之西孰辨乎此爲異鄉之風景彼爲故國之山川魂氣逍遥而上下何必不西證菩提東揖讓乎偓佺且以世情言之妻孥之相向而號莊列之所必捐而宦邸治喪斂具必精弔者哀奠者虔又人士之所快心而樂傳矧以我令君親誼篤摯涕泗嗚咽奚間於嫡孤之擗踊徒跣長號而涓涓行且丹旐高縣歸之故阡素車白馬不減劇孟送死之當年既妥厥靈乃撫其孤公於是可以洒然而長眠嗚呼不俊而行乃豪不貴而名乃宣死而有托

於後生而無憾於前人生斯世如是者亦復幾焉而某輩顧猶唏嘘而不已者則以公就養得所可以爲樂不宜及此而乃及此是以不能不興悲而動憐

祭候補主政源二宗兄文

嗚呼先生吾之兄也秀挺絳水亢吾宗也踵武司李振家聲也我先奉政與司李公修雁行之好始樹盟也先生篤念舊誼不墮世德志繼承也自髫歲吾旣歸里出入卒卒而禮先於我申夙好聯故情也山居拙滯無以自見辱加注念盎感德度之崇也承其容接聆其謦欬彬彬乎君子長者之行也覘其丰采窺其意度翩翩乎風雅文物之英也臨其堂宇予共卮匜洋洋乎鐘鳴鼎食之風也賓客服御之華即彼都人士

莫之與京也器具玩好之陳即五陵貴客罕儷厥精也使令奔走之承順即勳室戚里公相左右無以逾其利便而提輕也嗚呼先生吾與兄握手之期客歲之冬也今幾何時耳遽騎箕尾而長征也粹然之色猶在吾目藹如之音猶接吾耳遽使吾凭棺而撫膺也將西遊乎迦陵或東馳乎蓬瀛將開寶樹之千葉或產靈芝而九莖吾欲問天而不得吾欲求幽而不能念聞訃之日久慨涕泪之未傾徒終朝以切切乃及今而抒誠幸眷我兮如生庶來格兮明明

祭吳山帶文

嗚呼士之清曠閒適自好者類喜自放於山陬水湄之間以抒其嘯傲而養其天眞其於世也如麋鹿之游於曠野而松栢之植於巖阿泊然無求於世而世亦不得而敝之若我山帶則眞清曠閒適士也而乃驅馳道路以死何哉君南海望族早歲蜚聲膠庠長益肆力經籍汎濫停蓄發爲詩歌古文幽婉雋拔卓然大雅之遺又善繪事凡花木竹石蟲魚鳥獸懸筆狀之無不曲肖以是嶺南之士翕然稱之性旣恬澹不樂

聲華凡達官顯人欲邀致之則去之惟恐不速以故沉淪於諸生中者垂四十年癸酉予典試粵中君之知友力勸君就試榜發舉尚書第一人明年試春官歸過齊魯浮江淮訪姑蘇錢塘諸勝吟咏盈帙逸興悠然葢君之計偕北上原以尋山水之緣而非以干遇也丙子夏暑氣方盛君忽抵都傳刺來謁余喜之甚不束帶而出旣見其神色憔悴若有大不豫於中者詢之則沿途被病實爲要人所廹不得已而來也君友行唐令邀致署中久之病劇復還都門未至六

十里而歿嗚呼哀哉今之爲士者頗諳筆墨即挾寸管走長安干諸貴人冀其游揚以博一日之遇以君之才猶自既抑逐利名場承明金馬之間自當早據一席乃既絕情世故矣天當使之偃仰山陬水湄以自遂其淸曠閒適之情羅浮珠海之間固逸人之所以徜徉肆志者而乃奪其麋鹿之性屈其松栢之姿驅之奔走萬里之遥委頓困罷而死於道路天耶人耶即修短之數不可逃然從容易簀於家人父子之際與倉皇畢命於牛車茅店中含殮於二三僮僕之手其爲幸不幸相去何如此余於君之歿不禁爲之嘆息痛恨深思之而不得其故也嗚呼君死矣不可復見矣君之篇什翰墨固余所賞好而不能釋手者昔蘇長公見與可畫竹爲之痛哭失聲况誼在師生情好契篤如余與君能不觸目傷懷泫然而慟也耶南望一奠尚其鑒之

祭知縣槐符宗兄文

嗚呼昆弟之好永世是結云何一朝生離死別回念疇曩賢書榜揭文如吾兄裒然高列同舉雖盛俯視一切乃若阿弟筆墨特劣附驥之尾亦與叨竊兄則顧我推以肖血式好無尤左提右挈及爾入官內外分轍冷署劇曹耗我歲月大河之西夏陽宰缺兄時在次福星咄咄秦晉帶水儼然捧檄稷嶺汾干近交眉睫情同桑梓人希蔭樾天奪我翁百里雲寂家山既歸乃復一跌風心莫白竟遭讒齧蒼狗白衣虛空一瞥哀哉兄乎從此遂決初得家問使我慟絕靜念音容神思飛越生芻之薦時日屢閱京邸蕭索人更樸拙兄能諒我夫復何說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鹽道簡庵宗兄文

嗟生人之如寄乃芻狗於造化儼衣冠之在御忽與世而長謝彼匪才而無補亦奚用夫相訝或蟲臂與鼠肝誰留連而難舍乃若行修於家則洩洩而融融德立於鄉亦汎愛而必恭道施於齊楚之郡邑則人頌不朽之澤而世傳可大之功如斯人者而倏焉告殞誰能不有動於中嗚呼公乎器云大矣而亦厚厥祉才云廣矣而亦達於仕以承先則鸞章鳳誥榮及父母以裕後則紆紫拖青施於孫子念修短之有數何必

久視之爲戀而返眞之非美而余輩顧羣然相告般然走奠者不自知其何以不能已嗚呼公乎郡佐雖卑而項則强敢於不率吾法有常花封百里兩典金章撫字我人導之農桑福及百世簡簡穰穰祝頌匪虛視彼甘棠罷兹良牧乃之桂陽齒則暮矣膂力方剛賈我餘勇燕彼南荒曾不逾歲理我歸航嗚呼公乎源遠者深長根茂者實遂貴而且壽旣爲當代之人瑞有子象賢復列藤署而蒞位况堦前之玉樹皆山之輝而澤之媚從兹爲鄉邦之風望爲朝家之表

幟公亦可以長冥而無所愧矣余輩蕭蕭宦旅曾一束之莫致僅列名於素旐能不臨風而長嘶

祭吏部主事許壯其文

嗚呼公竟不保厥生耶以公之體氣虧憊固不敢妄期以遐算以公之神志淵靜亦誰能遽限以短程而彼蒼者天乃卒以虧憊促其年而不以淵靜扶其傾而如公之人卒以體氣卜其數而不以神志固其形嗚呼傷哉八十歲垂白之親而今獨矣使其顧瞻膝下何以爲情四五歲襁褓之兒而今孤矣使其哀啼莫聞何所倚而自底於成室中之人諒與公年亦相若而今寡矣仰事俯育復何所資而使其獨手以擎嗚呼

傷哉公之目其不瞑矣客冬長江飄泊風雪連朝吾始聞公之喪而哭公於皖城今春淮水舟次步月長堤念公之極而憂公握手如平生夏仲與公之姻好話公之後事於汝南之客舍而不覺痛哭以失聲嗚呼傷哉公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公之立身人欽其行公之閱世人服其誠卽公之在官人亦且艷其名而獨其中之所以自主者人莫得而聞之而吾自謂可以識其精卽吾與公之夙昔人亦莫不與聞之而我之知公公之知我亦獨我兩人有黙會焉而世或妄擬以車笠之盟嗚呼傷哉吾與公素期都不在小繼自今有爲將誰與謀有言將誰與聽公竟去我而長征進不及偕步於春明退不及籌乎林間之嚶鳴嗚呼吾亦何心於斯世而徒爲風塵之營營傷哉傷哉公嘗謂予毋子相依爲命又嘗以七世單傳自苦其伶仃又嘗以朝暮之養井臼之勞時爲之焦然而不寧而今乃使三世之人俱在無告之例其能恝然於冥冥嗚呼公聰明正直在天有靈其必能得請於帝期頤其母成立其子俾室家安和反否而亨卽吾

輩亦得以左之右之相與盡死生之交情也操此蕪詞以侑杯奠公其勿吐我心怦怦傷哉哀哉伏惟尚饗

公祭李明經憲齋文

憲齋李子以庚寅之夏某月某日告終而其遊好姻戚哀其不遇而老至於冬孟之十月乃醵金治具命王子爲文以奠王子曰嗚呼李子今之日何日也吾嘗與子拈題角藝縱酒快譚今幾何時乎子之容光猶在吾目子之意氣猶在吾心吾遂爲子侑告奠之詞也哉嗚呼已矣遊好之輩爇香於爐姻戚之倫酌酒於觴王某某前揖而致詞曰明經先生先生竟以明經終耶歷覽在前窮搜在後操觚應舉羣飛若鶩先生類不應以明經終而竟以明經終耶遠溯唐薛近跡金陳八股時藝翹蹶何人論者謂先生必不以明經終而竟以明經終耶書古與抉文思水注叱毫落墨言必中的卽先生自意亦必不以明經終而竟以明經終耶嗚呼傷哉奮步南宮高翔北闕萬斛泉源其一揮五位聲欬其若接先生胡必不甲第嗚呼傷哉桂香馥馥皓月澄澄秋風利而衫青文光耀而鹿鳴先生胡必不鄉舉嗚呼傷哉靈通筆花氣作文戰主司之摸索無權榜次之名額有限先生卽胡必不副

車而乃卓犖名傷身纆坎壈崢嶸士列時苦遭迴雖居室之完梓里美其輪奐而書債之償鷄壇訝其沉貍嗚呼傷哉慶衍螽斯祥徵麟趾薛鳳荀龍先生有子珠芽穎穎玉笋森森繩其詒厥先生有孫明經而旣昌後矣南東其畝歲取十千畇畇原隰先生有田竹苞松茂治此堂皇攸除攸去先生有房明經而旣峻業矣論文而知隴西之名譚經而冠河東之座三十六庠之筆墨共聽議彈五府三州之衣冠人推翹楚明經而旣聲流鄉國名傳海宇矣先生其無以終此明經者爲遺憾也乎牲牢在列餚果滿案先生有知庶無吐焉

祭順德知府勉齋文

嗟乎悲哉胡彼蒼之不仁兮奪賢豪其焉往將代謝之有時兮遂與化而消長彼流俗之營營兮殊猥瑣而難語若吾儕之高步兮何天日之淸爽倂修幹之昂昂兮縱磊砢其多節薄雲漢以張吾軍兮負奇骨之骯髒嗟乎悲哉論斯才而部署兮節旄之建詎其兩伊邢侯之故封兮直甸末之敝壞夫何運會之未叶兮乃一麾而出守將孤山漳水之間兮詎足以酬吾黨美童子騎竹之迎兮鼓簫村以熙熙[illegible]行人口碑之

頌兮仍古民之蕩蕩嘆朞月三年之不獲所志兮竟兩岐五袴之終虛厥想嗟乎悲哉丑春之別兄不勝其悃悃手足之愛某時切乎怏怏殊不料剖秩之景轉即爲永訣之象藐前途之昧昧兮望河山之莽莽向者牧郡之初拜兮諒亦期乎一晤計何日之爲程兮且駕言以北上嗟乎悲哉天胡惛予之好會兮寧謂山爲長謂河爲廣予方憤秉憲之狂狡兮加以屬僚之擾攘簿書期會之罕經兮束帶倒板之何足褎慨省郞之屈節兮遂厭世態而絶塵網俾予涕泪無時兮風慘日昏祇益予之矓矇嗟乎悲哉兄無止兮雲幕月幌兄其來兮跨虬服驂列羽旗兮倏忽去天門兮遊賞如平生兮慷慨晳若見兮朗朗高望兮鑒玆區區伏俟兮我心養養悲哉

祭潮州府知府㧑齋張先生文

嗚呼余之不獲侍於先生葢兩年餘矣不意先生遽厭棄斯世絶予以繼見之期也往者予以甯氏求婚急於圖成倉卒趨議既至而先生迎我於門然予窺其色若不懌撫胸攢眉不已也所事既非旋言歸去先生蹙然且欲援我以促膝深談假銜杯之興爲數日之歡而予以飢驅之故遂遂道路策馬西行回顧先生仍撫胸攢眉不已也嗚呼先生其遂以是牽纏不瘉而去耶聞信悵慟不覺長號先生何遂絶予以繼見

之期耶嗚呼先生氣和而剛神清而旺佐以賢明之婦承以直亮之子予方仰先生爲地行之仙望先生以期頤之壽何遂厭棄斯世絶予以繼見之期耶嗚呼今之所謂制義者靡靡矣詩古文更難言矣正希大士衆所尚也鍾陵慕廬時所宗也先生之取精會神且將駕而上之氷叔在南歐曾之亞也貽上在東錢郎之選也先生之遊戲筆墨且將追而步之而今也如此斯人之所以高於當世斯地之所以名於海宇者又奚望耶嗚呼先生眞絶予以繼見之期矣茫茫者地悠悠者天靈筵若在目而可即二豎竟阻予而莫前既不能洒憑棺之淚又不得展復土之誠僅申鷄絮之戔戔願先生其勿吐焉

祭考授州同徐吉人文

嗚呼公襄邑之傑士也鄉國之人望也余與公始交在金臺之客舍蓋因公之令器與余有一日之好而實公之姻家爲余同年之莫逆兄弟也二十餘年來登公之堂飫公之饌接公之舉止聆公之話言周折繾綣而公亦不惜拂清塵移玉趾時顧我於山村之敝廬嗚呼公今安往也兩郎頭角崢嶸氣宇軒昂異時之建樹都不可量而余嘗竊議徐氏之門有人焉而公竟飄然長往而不顧也諸孫皆瑶環瑜珥稱厥家兒

薛鳳荀龍自當爲斯世非常之寶公卽作賦天上修文地下竟能抛此裏中之玉掌上之珠掉頭而不相念也嗚呼公遂安往也我同年兄弟中彼此心知如公之姻家使我時時在眼不能忘懷者今復有誰也公精孕姑汾秀鍾參井卓然衣冠之領袖而悠然爲吾黨之深契而今亦隨以相踵而去也嗚呼歿而有知公與司銓公相遇於冥漠之中脫屣塵坌而高倚雲漢一何暢也徒使余孤立於混濁之世虛遊於尸肉之場余又何能不悲也牲酒陳案願言格歆其勿哂余之鼓誐也

旭華堂文集卷九終

祭文

公祭教授牛亮公文

嗚呼　朝廷職官之設莫甚於司鐸之難而世之人皆漫然而爲之未有如公之能於其官維彼人之居此未必不可以勉而能而狃於受納之爲歡乃如公之所爲夫豈不知世人之多利而惟顧名思義之爲安司諭乎靈芮兩邑而平水之南入春風之座平水之北登仙杏之壇掌敎於雲中一郡而恒山之左奉安定之胡恒山

之右仰呂黎之韓蓋其道高玉美望重氊寒胸明麗日筆湧灝瀾富羅五車可以待老生之問精核三篋可以補故典之殘表範宮墻可以尊皐比之席羽儀邦國可以光苜蓿之盤惟其學業之超邁用式縫掖之聽觀嗚呼蒲霍之敎兩庠爭之而至以上干南平之敎不剝諸生以肥此一官數百年以來誰能肖曹之玉質誰能抱海之鈇肝公則鵠觚世舊奇章泒繁志寧在先生之饌時乃快腐儒之餐其將景瑞或且希端愼念臣齒之非昨遂以返駕而泥蟠嗚呼孤芳將垂以百世七尺乃戢以一棺得無蓬島之遊鞭風而掣電否則龍虵之厄折玉而摧蘭是固數之不可知而總以委諸逝水之滔滔與長夜之漫漫嗚呼某等通門契結世好盤桓向聞高踪欲立雪於函丈今亥令子似學步乎邯鄲覩人間玉樹之森森想天上珮聲之珊珊欽風唱德有咨嗟涕洟而不自已者不過隻鷄斗酒以薦蕭蕭之尺帛而表區區之寸丹

公祭庠士張葵老文

葵翁先生既沒之十月姻友某某悲念不已具牢醴庶饈之儀令王子爲文以某日陳於殯次而奠之曰嗚呼先生天挺人英孕汾川之神秀擷姑嶺之元精風度既淵渟而嶽峙品格亦玉潤而金瑩始含璞於鄉塾早見頭角之崢嶸條表樹於宮墻聿觀文羽之飛鳴維藝苑其高步能脅鬪而友聲樂門闌之輯瑞允祇爻而恭兄在族黨之雍穆歡然好篤乎宗盟乃親串之依媢油然情溢於舅甥實人倫之雅範立吾黨之

儀旌若乃披月夜讀帶露春耕席豐弓冶耀跡簪纓雖求田問舍不屑彼小夫之瑣瑣而品衣節食則愼我故俗之硜硜宵旦罔怠出入維程身操唐魏之節儉心善陶白之經營歎天篤之已厚詎心較於義之重財之輕伊人望之特殷孰能忘其濟之困扶之傾嗚呼先生如斯之德實芳擬於蘭芷如斯之人應壽婉於蓬瀛餘蔭之被兆衮舃之赫赫積慶之長卜螽斯之薨薨某等誼切葭莩道叶嚶鳴贈答往來時親促膝之好有無緩急每邀指囷之情訝仁人之條謝

戚依梁木悼時日之易換喟淹載牲玆因孫以設奠達我姻友之夙誠惟音容之不遠庶歆格於在舭嗚呼哀哉

祭甯問樵文

嗚呼問樵今竟死耶春夏之交聞向之所苦已漸愈不覺失喜以爲從此可得脫然矣俄又得貴邑人傳語謂藥不奏効病轉加劇因訪求醫術之工者不可得得醫書所載病相似而方可信者書一紙以相寄豈意竟以此殞生耶嗚呼人生百年誰能不死顧世兄有未可死者祖宗之名業自我而愈昌門戶之光美自我而愈盛親戚之依倚恃乎我族黨之瞻望歸乎我世兄今日詎能忘之耶前令器之酷没尚含酸痛今

兩郎之孤露尤觸情懷婦孺之號呼天日爲慘衰麻之悽楚道路生悲世兄今日何以聽之耶嗚呼世兄今日其能洒然長眠一往不顧耶我之不才寧所不悉然而不能無意於我者亦傍徨四顧無可如何之計也卽我之躊躇而却步者亦自揣終無以副身後之托而不能無愧於死生之際而所謂道途之濶遠室家之隔離者猶是應答之婉言耳嗚呼世兄後死者今歲之齒若何人之爲計每不審其修短而理之難問數之難測總在此蒼蒼之表渺渺之中知今日之談笑者來日尚能談笑否耶今日之悲慟於已往者來日不爲後之人所悲慟耶嗚呼人亦自問我生之立身制行已耳在官則爲功於官在家則爲功於家在鄉則爲功於鄉在國則爲功於國井里芘之衣冠仗之無事則相與樂之有事則相與籌之縉紳樂道知名鄉國世兄於今日眞所謂豪傑之士矣烏能爲百世千年之慮禁一日九廻之腸增無益之愁牽無涯之痛哉嗚呼自今以後指桐邑而來東首裴郁當不禁其悽然矣嗚呼哀哉一棺戢身萬事已矣在

天不弔諸惟照臨衰老若弟雖庸劣無足重輕然可以致力者尚不敢不自強也跽陳一卮願言格歆

祭歲薦許子疑文

鳴呼公竟長往不顧耶古之所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者彼誠澗然不可以意測而今之奢逸者輒舉以爲說豈復知三代而下學者當以治生爲急耶公治生之才吾所心折而猶疑其量之未滿公治生之道吾所私仿而竊意其方之可推鳴呼公今竟長往不顧耶世之皈心浮屠所謂俱空非有以生死爲夢幻泡影者彼豈真能不惜此軀殼而自超於六合之外耶豈復知儒者守身之學全生全歸啓手啓足固有至德

要道耶吾聞公向年之調捍堅忍至於歷歲而不語遂能袪从錮之病霍然而脫體公之保身如此將誰與能之耶鳴呼公今竟長往不顧耶夫治生所以爲光大之計保身所以爲顯承之謀而迂鄙小夫且嘵嘵有餘議焉曾孟之言許文正之論果塞耳而不聞掩卷而不觀耶鳴呼公今竟長往不顧耶公之治生既不可能公之保身又未可及吾欲求今之如公者復何從而得耶鳴呼公今竟長往不顧耶繐帳之旁有牲有酒願公不昧式穀而後鳴呼哀哉

祭于封翁文

夫人有德堪垂裕而痛積蓋愆才足紹先而淸傷肯搆者矣此其於前後開承之際何如者卽使身邀袞扆之眷位躋槐棘之班名與山斗齊尊而齒與松喬爲伍吾知其中且有歉然不足者蓋父子天倫之樂人生之所不易得而凡人世之所欣羨富貴壽考至榮極美之遭皆莫得而易之也維公耀河山之秀含參井之靈品則玉璞金渾度則風光月霽穿穴經壇高接毛鄭孔戴之武沉酣藝苑雅並班揚陶謝之肩鏗聲

小試於沃庠鳳翼早戢於平水彥方修誼道化鄉邦希文樂施恩被井里排難解紛之義未足以擬其高解衣推食之仁亦難以罄其惠蓋公之爲子則以當代所共欽仰士大夫所共推服通都大邑深山窮谷婦孺卒隸所共知名之淸端公爲之父公之爲父則以畿南北之棠蔭勿剪琴韻常清浙東西之民無遁情案無留牘今廉憲公爲之子子則克繩祖武而公不愧其爲父父則貽厥孫謀而公不忝其爲子此其於前後開承之際爲何如今日者卽御風長往絕景

遐征而要其父子天倫之樂爲人生之所不易得者公既已身享其樂作記天上而此樂亦未可忘修文地下而此樂亦無窮已嗚呼如公者極人世之所欣羡富貴壽考至榮極美之遭皆無以易其樂而余猶有不能不爲公悲者則以清端有子而予僅得聞其爲清端之子廉憲有父而予僅得望其爲廉憲之父而既愧不拜清端之敎而徒識廉憲之品而終不及從公之後聆公之謦欬瞻公之風儀而以維桑之交申登堂之好親見公之享有父子天倫之樂也嗚呼

祭梁統一文

大塊漠漠俯仰無垠我於其中泡影寄身公也坦坦質茂氣淳松喬是偶彭聃爲倫謂宜優養綿履千春憶在庚子已及八旬忝屬知好聞之歆心載趨堂皇載肅冠紳載理杯斝載酌清醇轉辭醉飽公笑誾誾俄爾時變飄忽飛塵五易寒暑遂成古今公也克家公實自珍孫繩子述符定洪鈞地有川嶽天有星辰仙靈維柱公得其真願公好德勿爲逡巡牲醪在列庶品斯陳區區之誠用展兹辰嗚呼哀哉

祭通判叚贊玉文

嗚呼叚君如君者胡以然耶稟通脫之性旣不鑿其天席積累之厚應且永其年處文物風流之地華靡相高之時而又能從遊端士之門希蹤高人之武尤宜爲造物所重惜而與彭聃相後先如君者胡以然耶嗚呼叚君始吾與君相識於京邸儼乎彼都之翩翩偉貌豐頤氣昌而神全繼聞君督糧於楚北之首郡卓乎經濟之可用而上官且任之甚專漕艘上下江河數千里而能使風浪之無權已復聞君厭跋涉之勞

藉時例而取司馬之銜將進而圖制方面以大展其生平之蘊函嗚呼叚君如君者胡以然耶君之病也吾欲趨視之而未能而僅通問以一箋君之歿也吾欲撫棺一慟以抒吾之哀思而老淚空灑俗冗羈滯曾不免於遷延嗚呼叚君一棺戢身萬事已矣昔之爲人所羨者今乃爲人所憐矣昔之所謂堂皇者今頓易以凡筵矣昔之所謂駟馬高車卒史左右夾道而疾馳者今遂變而丹旐素旒紛設帷殯之次行道之人太息於其外親賓白其衣冠哀歎於其旁兄弟子姪擗踊長號於其前矣嗚呼叚君如君者胡以然耶將謝塵俗之擾攘樂星漢之雲烟耶將產靈芝而莖九開寶樹之葉千耶將修文乎地下賦玉樓乎天邊耶將西登靈鷲而覲牟尼東遊瀛海而傲偓佺耶吾不測其所以然乃爲君灑酒乃爲君擊鮮君而有知毋哂我之戔戔

祭敎諭馮上益文

嗚呼余求友於四方慨賢豪之不易得乃如先生之爲人胡又奄忽乎不測蓋自二豎之見侵早縈廻於此心迨愈久而弗瘳廼若聞乎呻吟顧謂天道之福善應綿歷而勿倦縱微損於眠食諒大德之終眷詎運數乖錯而無常彼蒼昧然而若忘度全歸以何限徒痛余之肝腸念江河之日下抱孤懷而誰寫舉詩闢以示靡孰若先生之風流而瀟灑選絳水之衣冠人自許以魏韓乃飛蓋投轄之豪舉獨先生綽然而盤桓

矧其爲名父之子白石之行業已觀厥止先生尤能出塵墟之表而世濟其美矧其爲難弟之兄駐顏之文學已掇其英先生更能樹騷壇之幟而并高厥名嗚呼明發友于之行久不聞於門內白飯青芻之供久不傳於流輩如先生之爲人與物無忤滿懷皆春率其天性篤於人倫豈非鄉井之模楷邦國之鳳麟也哉嗚呼余行四方所見當世之士亦夥矣如先生者乃不儔於庸庸乃獨超於瑣瑣質之君子長者莫不低眉拱手以爲可胡高高在上而偏與人相左耶

嗚呼漢則君卿唐則介夫以今方之二馮之目何必其不相符形貌雖與化而偕往而其名則終古而不徂攬余涕兮慰諸孤陳牲一列兮載酒一壺生也延我於室沒也毋棄我於塗嗚呼

祭明經馮四照文

嗟嗟馮子乃遽至於斯耶人而遽至於斯者不少乃馮子而亦遽至於斯耶嗟嗟馮子始吾觀於絳陽之習而於子不能無疑也將以爲裘馬之英少而酒食以遊嬉否則脫畧乎繩墨而劍佩以驅馳否則傚王謝之風流而奕譜書苑以自怡否則步朱郭之輕俠而負氣仗義以爲期而顧不然也方吾與子相遇於北郭之外望之昂昂而即之溫溫吾以爲是君子之容也而其中或未可知及與子周旋乎岩洞之側探經世

之要求入道之方吾以爲是學人之務也而其行或未可知旣而與子深坐劇談彌日竟夜邀子之好不以余爲鄙而且以爲可與相資也吾見其自治則行以矩而言以規也吾見其事親則使以氣而指以頤也吾見其友弟則伯氏壎而仲氏篪也吾見其嗜學則息深深而功孜孜也吾見其與人則意切切而語偲偲也嗟嗟馮子如斯人而當止於斯耶天之生斯人將以何爲而乃令其止於斯耶豈其別有說焉卽天亦不得而主而竟令其止於斯耶麟角鳳毛超凡之姿景星慶雲間出之奇是固天之所甚惜而不欲其久困於塵迷抑神龍之出見其首不見其尾威鳳之鳴適其偶非其所常故不獲長留於時耶嗟嗟馮子是可悲也尊君不及享子之封貤世父不及見子之奮飛鄉邦不及被子之德施國家不及聽子之規爲子弟不復奉其提携友朋不復瞻其威儀碎崑山之玉萎鄧林之枝嗟嗟馮子是眞可悲也哀蒿蔚以銜恤孤滕前之佳兒悵伉儷於永别寡閨中之弱妻劬勞心傷藁砧何歸嗟嗟馮子是尤可悲也吾欲慰

子以天上玉樓之賦誇子以身後寶誥之詞而追憶謦欬長增吾之歔欷想像容止益添吾之涕洟嗟嗟馮子吾不意如子之人而竟止於斯牲陳一列酒載一卮諒不吐棄翩然來思

祭趙封翁文

嗚呼人生父子之際顯榮易期而作述艮難天生令父必有令子爲之後而父乃以子而傳天生令子必有令父爲之先而子乃以父而賢古君子孝慈忠厚之懿行其生也邦國奉爲羽儀而其歿也勿論識與不識罔弗拊膺而長嘆若夫太公先生之仕而隱隱而顯也學究天人之奥而位列潛見之間乃存心利物不卑小官雲烝河潤迩幾得一吏而三邑之民舉安桐鄉俎豆所以迄今不遷也烝乎頁子乃賦歸田問字

之履恒滿過庭之訓彌專謂文藝猶末而品行宜端感先世焚券之義毅然捐貲而卹艱助婚掩骼仁心藹然追乎三子之鸞翔人稱一誠之格天偉哉我公先兩弟而着鞭試雄才於發軔於小邑乎烹鮮四載膏雨尚謳歌絃擢偲令於要地勞諫臣乎河干効王事之馳驅達膝下之周旋夫何諫章甫奏訃報忽喧悼耆英之頓忘洛社惜司諫之暫去朝班一識掩泣九列哀纆況某等久庇宇下夙荷陶甄感今昔之分誼實休戚之相關瞻帷赴弔握手哽咽然而勉爲司諫公慰者壽軼八旬綸封一命承殿陛無已之寵享人間難得之年太公可以含咲於九京而公也移孝作忠顯親揚名以竢表墓而廣阡將所謂賢者益賢識淵源之有自而傳者永傳衍世德於不刊矣然則不腆些言亦姑托之哀猿怨宇微情而望蜀山以致虔云爾

公祭李明經封君夫婦文

嗚呼聿山川之秀異畀元氣而挺生賁乾始以涵粹應坤簡而化成協兩儀之氤氲曰玉潤而金瑩既考祥以受吉宜匹久而永貞剡素稟之仁靜含大造之滋榮胡然而歛少微之彩胡然而隕婺宿之精胡然而箕尾長逝胡然而雀馭遐征紹雅範之如昨追慈儀之莫京公則寧靜而淡泊母則溫厚而和平公則杖屨春風壇坫化雨允矣士林之宗盟母則德耀相夫泰媖訓子儼然女道之章程維冥鴻而高騫爰文鳳以

和鳴謂茲二美之希覯用是千祥共疊呈雙珠之耀奕奕片玉之輝盈盈竹之立斯濟濟蘭之秀斯英英不獨詩禮傳其弓冶抑且武文世其簪纓虎氣龍文而騰上金檢玉芝以崢嶸五福集而箕疇重衍三多備而華祝載賡固君家之獨美曾誰氏之可衡即此生之長謝復何事而內攖嗚呼姑山兮右峙汾水兮左縈雲縹緲兮月横彷彿人兮被杜蘅蕙爲帶兮芝爲纓鴛鸞軿兮騎長鯨飆雷電兮後隊飛龍蚍兮前旌華官兮貝闕挾曼倩兮侶飛瓊吁嗟兮二老胡不

歸兮載酒陳牲若有動兮欲下瞥若見兮明明

公祭李明經封君夫婦文

嗚呼公與孺人福則齊矣壽則并矣振先代之懿緒啓後嗣之休聲以吾心則無憾以人觀則甚榮審如是則與萬物同化者塊然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同盡者卓然不可泯之名是生固生也即死亦猶之乎其生乂何有於吾人之流連感嘆欷歔不勝情也哉維公金玉其質砥礪其程風斯邁矣而佐以孺人少君孟光之行或則宮墻表其高潔或則閭閻著其柔貞而總爲人倫之模楷而名教之干城嗚呼今之人何如哉

求一官而不得輙輟藝而廢經公何獨內顧則重而外視則輕縱時命之不偶惟物我之兼成寧抱璞懷珍而必不爲旁門異寶之營營且以婦人女子之見誰處豐而能約誰履高而如平況以艱難操作之身而坐膺夫華旌顧乃環珮不餙錦綺不爭藜杖蒿簪亦惟是稱薪數米之硜硜嗚呼士大夫當流俗波靡之日思欲正內外存典型若公與孺人者烏得不以之矜式而師程也則夫公與孺人何必不百歲何必不千齡而猝焉脫駕西土聯袝東瀛也夫生爲正人沒爲明神意其流動充滿於天地之中者必有顯顯赫赫之精英或開寶樹之千葉或產靈苗而九莖則其所化者固是塊然暫聚之形而其所存者亦不徒卓然不可泯之名而予輩猶然流連慨歎欷歔而不勝情者蓋以人倫之失其模楷而名敎之喪其干城

祭侯選縣丞巨圖南文

嗚呼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圖南親家之歿而不勝天人參差之感也姿儀碩大局度偉然今之都高位享厚糈仗節擁麾呼吸風雷者其人不過若是而乃以若是之桀而使之終不用於時思慮沉毅胆决敢前古之當事慷慨臨機制變收功千里揮霍廟堂者其人亦不過若是而乃以若是之氣量而使之終不見於世方今西陲多事　朝廷不能無所瞻顧駝馬旅進百需悉預樞部仰籌督師却顧得如我圖南親家

者一展布其間安知不能紓　宵旰之憂奏朔食之勲耶嗚呼以若是之人而竟不永其年而且長歸於九原嗚呼骨肉滿前賓友銜酸昔何以鼓掌而長笑今何以寂默而無言謂化人之爲侶抑空宇之飛煙牲醴具陳醴味湧泉君其歆此毋爲棄捐

祭鴻臚寺序班橋洲段先生文

嗚呼先生時俗之敝何擾擾也人心之不古何若彼之巧也於無知之人非世之不樂余者固多而以余之見人之足以厭余心者亦何少也先生行於家則巨室之人傑處於鄉則里社之民表說經而求切已則此邦之士望用世而必敬官則彼都之國寶愛子敎之以義方則風尚殊絕而特著高標結友不忘乎平生則財利漠如而能全宿好凡此皆縉紳之家豪華之士之所不欲聞而先生獨超然時俗之外而堅壁自

保而余所最罄心而思服者則尤在性情之眞而足以合乎至道則尤在服用之儉而有以輓乎末造嗚呼先生先生初未必知余也而余則一見而能辨自以爲知人之旣早後未必不忘余也而余則旣別而神依自以爲好德之誠之有以相考嗚呼先生道德之澤庶以親仁義之府庶以飽矣如今日而有斯人詎謂之多不謂之少矣余齒雖後亦已老矣念騷憂之如醉不得相向而傾倒矣巵酒杯羹彼貧乏者未敢小矣却祿而弗顧避勢而弗就彼高尚者諒非矯

矣余固碌碌當世之故亦在抱矣貧乏非憂高尚非願我贍四方心焉如擣矣先生而有知胡不問之蒼昊矣謬載斐詞旒之早矣余冠則素衣既縞矣牲割羔豚饈麥稻矣靈其不遠臨丹旐矣

祭候選知縣氷紈叚先生文

嗚呼君遂已歸於宾漠之鄉耶君之丰儀猶在乎目君之謦欬猶屬乎耳而今者人言藉藉乃遽傳奄忽之期魂魄永辭於斯人之聚而長往不返耶嗚呼君果何爲厭棄乎斯人而如是其决耶嗚呼君之先人乎所式也君之賢嗣乎所知也君之族戚乎所夙交也凡乎之往來而稱好者皆君之契結而相依者也君奈何一切謝絕而與松栢土窟爲緣耶嗚呼君生平信心桑門皈依釋法達光塵之末俗而頂禮丈六之金

身寫圓足之妙容而優供伊蒲之盛饌梵唄之音時聞聲口膜拜之禮委地致恭謂是慈雲之覆千祥全湧慧風之拂百福駢臻鄉邑之保障當叨恩於指日民庶之父母即受命於今茲夫何偶爾失調二豎詠張嘅彼蒼之茫茫竟形神其頓離嗟室家之完好視棺衾之赫陳破山之呼殷殷在堂長江之濆淋淋在睚友朋聞訃而涕洟姻戚拊心而長號維日月之不居旒丹旐之風繞使我哀悼無已氣廢神耗諭車馬之戒塗將抒乎心之鬱陶乃官骸之不從約遂逡巡

而中止維昆弟之能代用托情以達禮非兮惟
悃誠之將髣髴兮庶在天之來享嗚呼哀哉

祭長兄文

嗚呼哀哉此日何日兄遂泯然不顧耶乃使弟不復有長兄耶弟情甚苦弟心欲碎兄知耶不知耶白衣如雪弔者闐門兄見耶不見耶親知揮泪于弟長號兄聞耶不聞耶此象何象兄遂泯然不顧耶以某之迂拙嬾廢無益於家天胡不取之以去而使我兄頓絶斯世耶兄平日無事不念及之如某今日兄顧不念耶兄器局爲先人所稱調度爲諸父所賴才望爲鄉井所仰今黃童白叟人皆咨嗟兄果安往耶弟等無狀

使吾兄十數年獨官於數百里之外不能左右就養兄曾不一言見責而今使兩子爲後兄笑耶怒耶某之無具兄所知也兄之英氣天所許也自今以往兄其上請於帝默佑我家使人皆和好無生是非使人知勤儉無爲耗蠹庶幾吾兄念家之思稍慰弟亦可藉以見吾兄於異日耶兄寧得不顧耶

祭八弟元章文

嗚呼弟之歿忽已七日矣舉家之人內外老小無不爲汝號慟宗族鄉黨親戚朋友無不爲汝灑泣汝若有知亦且應自悲耶年僅四十外耳意氣方壯志趨頗高行不詭隨心復爽直談吐侃侃舉止昂昂天既予汝以美質何不並予汝以長年耶汝諄諄以立後爲念今五兄以少子嗣汝汝今爲有子之人矣其亦可以無恨耶二兄不幸而先歿而汝復不善自攝而短汝之年使我輩相對而悲嘆自今以後當爲汝留心家

政凡汝生平之所欲且徐爲汝一一而圖之必不使汝有泉下之憂也十一弟爲汝治具以奠使九弟十弟率諸姪佐以成禮而且令抱汝嗣子而旁視之汝若有知其翩然來歆耶

祭田師母馬夫人文

嗚呼仰天地之配序兮維成化於二氣從古之豎立盛時而內與相助爲理者道靡不興思於伉儷然孰有淑問暉章俾與聞令德者之瞻切而徬徨如夫人之視曩昔允增美而軼芳夫女德莫尚乎窈窕母儀莫尊於曾孟之教設制行之勿倫縱極人生之榮適而亦安所道維夫人遘散朗清映之姿宛京陵東海之遺風行止之著在中閨者無弗可欽而可儀當其歸我夫子屬天作比作比仰何貞靜而止嬍乎或以爲珪

之儷璋馨焉抑以爲蘅之和芷是以試花封陟司農敭歷中外由卑而崇位則顯矣而碩德重望巍巍百爾之宗在當代僉多其賢助卽夫子亦謂於我乎有功然鼓瑟成詠齊眉致敬或亦士女之行而螽斯麟趾調絪緼之和而收蕃衍之慶緊非惠好超絕鮮不以爲壺範之病而以撰之於夫人將得不推爲女中之聖用是克諧厥家象服非所侈而人樂燦燦之笄珈荅式化於柔嘉用是克昌厥後丸熊封鮓非所事而人皆龍荀與桂竇盖少長服習於慈闈之左右嗚

呼盛哉豈偶然哉天毓令德所以理陰贊陽而爲千百世婦道之彝則故以型于家而達于國信足爲元臣之佳偶而以求之近今房闥閒庸可易得嗚呼蘭幽而自香珠玉潛而自光以夫人之在中閨而乃若是其輝煌嗚呼令德之被曷維其已𡚱休聿會亦八兆只謂宜永內勸於臺衡以共介夫繁祉夫何婺曜奕奕一墮而不復起嗚呼音徽云杳風規彌宏天地之道終始維貞誠歿而有不朽亦何死而何生瞻念令德而莫罄始虔兮尚慰以身後難量之榮名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祭張母王孺人文

嗟嗟我姑乃遂長徂彼蒼何意斯人何辜斯人之生厚德豈誣云胡不淑毎多艱虞于歸之始德耀相夫餐盤薦裏何有何無黽勉周張不憚勤劬既娠既育子女呱呱旋以設帨旋以懸弧方喜輒悲底事長吁及爾暮年獲此掌珠宜家宜室幸有多雛夙興夜寐拮据瘁痔厚德篤生類及葭莩兒女之愛況在吾徒膝前色養潤積心孤初夏歸里秋重始趨望顏心惕能免踟躇不期倏忽遽爾長徂念我生平悔我失圖萬感交集含辛茹荼薄設菲醴仰天號呼在天有靈庶其歆乎

祭梁母段安人文

彼其塊然萬物之中盲生眛死了無救於斯世者雖列在衣冠儼然鬚眉侈許史金張之富誇田竇衞霍之榮吾不敢一過而問也若乃都豐餘之舊而服用獨儉習靡麗之鄉而性情偏淡雖䋲禕之流職惟巾櫛閨門以內無事詩書不必其咏雪之聰不必其辨琴之慧不必其傳經之哲不必其續史之文吾誠樂得而道之以與古人較輕重且藉以爲世風也若安人者吾豈能已於心哉安人之行夫君所述賢子所陳吾

業以摭而文之墓道矣今安窆有期吾且將爲安人執題主之役吾其能已於心哉吾既牽泥塵濁不能自主而環顧吾黨又皆波靡乎紛華之塲而無以出乎流俗之外也吾聞夫人尚儉之德好淡之情是眞能有所救於斯世而爲衣冠之所俛首鬚眉之所却步者吾其能已於心哉特具一酌庶幾來格

公祭梁母王夫人文　平陽知府諱繼祖母

嗚呼夫人令儀云邈慈範曷遵泰娕之教澤斯在京陵之典禮誰陳徒慚瓣香之侶空來炙絮之賓嗚呼夫人引發瑩簇而結涕歌聽薤露而含辛悵皇妃於湘水哀帝女以海禽此惟常情之永歎況屬夙仰之尤深嗚呼夫人長白耀秀於明瑙鴨綠流采於華簪四德應其素稟三從知所夙欽染王宮之陰教標帝里之女箴嗚呼夫人槐有堂而仙姝是育鸞在廡而良媛作嬪燕山騰瑶光之萬丈越水撑玉節之千尋實能

佐趨朝以鳴珂抑亦助入廟以釆蘋嗚呼夫人堦前種謝家之玉天上來徐氏之麟柱視五而多賓龍雖六而兼荀烏府黃堂以雙璧建牙擁纛以千金嗚呼夫人額點蘭芽之數膝遶瓊樹之林陳羣初無慚色顧和艮足賞心美孫曾之濟濟配元愷之森森嗚呼夫人婦職則軌同戒旦母道則風追擇鄰白髮而膺家督酡顏而捧天綸謂是起居者八座且當遊戲以千春嗚呼夫人藁砧先摧於夏令環珮頓解於秋旻念朞月之未半竟二老之俱淪能勿悲兮萊子誰當

慰乎安仁嗚呼夫人玆地之幸有賢守亦冀其永庇我民訴前此之罹變爭上請而哀吟方恨所欲之弗遂乃更何恃之見侵嗚呼夫人貴則二品壽且八旬在天道或有數以民情則何仲惟隸版之不堪將附蘭其能禁嗚呼夫人文舉終無以拜母劇孟自有以榮親將楊子之宅日遠即李君之御奚因奉號慕之孝子信聰直之明神嗚呼夫人霛淑從西池之籍上果証南岳之眞登必留連於列品徘徊於累茵蓋巳粃糠乎人物平等乎高深嗚呼夫人

祭劉太恭人文

太君有子吾道其東因子知母是惟女宗桓桓太宰聲垂北海奕葉光生珠玉呈彩爰及相攸曰嬪於劉姬姜仁淑邃宇優游乃溯厥始忠直凝祉分陝之烈施於孫子用是宜家樂此笄珈碩人頎頎德音孔嘉肅肅莊案中中戒旦續膏佐讀公子在泮五桂敷榮九萬爲程內德之茂門襲簪纓堂前詳語況在吾侶乃娣若姒倡予和汝同祖相親同井相鄰迎以善氣滿懷皆春下逮僮婢惠和斯被怡怡不顏曾無虐累乃瞻

堂閫衣惡食菲恭勤慈儉雲驟日暉由玆聖善瑞啓英彥鄧枝崑玉龍翔虎變祥和霞蒸祖武孫繩竹立蘭茁翩翩蔚興受天之祜帝眷我土之子嬌嬌以備西游天宰干城吾門崢嶸河汾之次鷄犬無驚彼蒼何狀陟屺何望斯人何辜牽我屛障嗚呼哀哉賢如太君正爾榮芬三多之祝會且修文今也已矣轉悲失喜於邑累日黽勉爲此牲品羹鉶聊用薦馨冀我微悃或達冥冥神飛海嶽衰裳在幄願言保之聲聞卓犖嗚呼哀哉

祭王母陳孺人文

余不得接徵君之儀容聞其謦欬已有年矣庚寅之秋余過猗訪喬郭二先生因爲問徵君之子明經何恙近狀若何二先生慨然太息指其所居謂余曰徵君之室今獨恃一陳孺人耳嗚呼歷陽先生自祖先以來累代醞釀文章科第貴盛之門遂至此乎既而明經扶病强出以父執之禮乃先來視我余從喬郭二先生往答之遂從請起居孺人於堂下孺人肅容斂手侍婢扶之拜於簾內且哽咽欷歔呼左右引余啜茶

且謂余曰徵君早世兒子嬰疾未亡人今已七十有餘旦暮人耳男女孺弱門戶凋悴諸君子倘不忘徵君幸顧念之余時顧瞻堂宇囬念曩昔不覺揮淚痛孺人之言之哀而未察孺人之意之所期將大有造於王氏也今者明經遠使忽以三月五日之訃臨我山居嗚呼哀哉王氏之所恃者今復安恃也余竊孺人之所不足於心者文學之富科名之盛不能如前日耳若乃完室家督課程保守先業恢拓門風以振歷陽之緒以揚徵君之光孺人於心又奚所不足乎喬郭二先生今已復不世矣地下與徵君相見當已從道之也孺人可以無愧徵君矣雙瞳擾我寫心不遑嘿薦輸誠寧不我顧嗚呼哀哉

祭李夫人文

嗚呼夫能享綸綍之寵膺冠帔之榮增色於室家流聲於鄉國者謂徒其得天之厚有以異於人哉若夫人之爲姑太君之爲媳其才其德亦今世之杳然寡儔不可易得者矣夫人以明經之孫文學之子秉貞一之女德襲儒素之門風既歸於少宰先生稚齒督家女士作儷特修齊眉之禮用能起如賓之敬焉郡守監司兩賢子堦下列冠冕以承歡堂上實篤慈念而垂範焉省郎諸孫怡怡膝前帶笏之雍容猶申誡之不

忘焉而尤難者司馬之憂在乎疆埸而逆藩之敗決諸巾幗此尤其表表流芬齒頰者也乃若太君以京邑之令姿當二七之妙齡巾櫛幸侍於君子綉褓遂撫乎掌珍則儼然貴室之婦鉅公之配金屋之質聳壑昂霄之母焉上繼太夫人之懿躅中佐名太守之治行下撫粉署含香之令器以顯天卿邦治之弘効使人羨玉質之特異天寵之非常艮云福厚惟德馨者矣嗚呼難哉某嘗望先哲之顔色實三世而言交聞霎萓之繼萎恨不早臨繐帷以慰哀號今奉訃之已久況素車白馬已濟濟於荒郊執紼莫能遄奠一爵以陳嘵嘵嗚呼哀哉

祭盧母某孺人文代

嗚呼我外祖母却絶塵凡超遊仙界於今已不覺五十有餘日矣彷自山陰叔父奉文赴官之日已爲父親申稟偹陳顛末庋我父久悉此情泗泪署齋計有假歸修禮之時而不意日月不居瞬息之間遂已五十餘日也忽忽至今今日則我父累年趨祝外祖母壽誕之日我母及子若女追隨承歡之日也我母念覆載之恩卯山之重稱壽仍此日骨肉仍此人而音容杳然禮文不具無以申孺慕之思廹彷以倉卒供辦拮

据將事不及竢我父之命遂爾舉祀事於茲辰也外祖母在天之靈當必不遠鑒我微悃翩然笑臨羹飯成列來格來歆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從妹盧孺人文

嗚呼孺人在室而稱女宗于歸而修婦職垂老而有子有孫顯於族黨教慈教孝化及比鄰儼是此邦之模範屹然梓里之完人范陽名族樹標於百室烏衣舊第光耀於千春嗚呼孺人當結褵之初吾祖猶在堂也睠念西向時若難忘而吾翁以爲豆粥麥飯可以供而飽天吳紫鳳可以完而衣而吾家之世澤書香猶可以延及世世嗚呼孺人今吾祖之墓木拱矣吾叔父之手澤筆墨亦已若存若亡矣少小之兒女亦皆

可言婚嫁矣而孺人乃不肯少留以娛此殘年而竟渺然天上也嗚呼孺人我輩其照常例用展夙昔孺人聞之其必來格來歆乎

旭華堂文集卷十終

墓誌銘

楊獻廷墓誌銘

獻廷先生旣歿之次年其子柱斗以狀來告曰吾父之喪將以今臘月八日襄事敢以墓門之銘煩吾子嗚呼固陋如予其能爲先生銘哉然誼有不得辭者初壬子之役柱斗已三就鄉舉旣撤棘先生勉之曰吾年雖已踰耳順自顧尚覺可待也天不可强志不可灰爾愼勿以一時之失遂廢爾業也柱斗因收召柴李諸君及子

叔姪兄弟輩日相往來分題角藝時復飲酒歡呼縱談今古以爲常而先生益加策勵曾不以家務少分其子之心觀者謂楊氏之興庶幾在旦暮間而未幾有媳之喪未幾有季子之喪先又嘗失其元配凡四亡其長媳而柱斗益不得意又以苦讀致多疾而先生遂不及待以至於歿嗚呼可哀也已先生之系曰勤曾祖也曰天命顯祖也曰維春顯考也配李氏繼曹氏有子三女一李出者名冲霄邑庠生卽柱斗也配盧氏繼邢氏曹出者名冲雯冲霆先卒所謂季子

喪也有孫男一女三先生爲人狀貌端正識者皆指爲有道君子居家恒自刻苦不逐逐於時亦不爲岸異斬絶之行崇貞間以武生遊於庠將思有以大其用而不見知於有司乃退而業耕牧以自娛平時與父老稱述古昔善事亹亹不倦賓客相過咸能得其歡心而復沉果有爲好義樂施里中賴其力藉其資財以築堡鑿池修橋建廟與夫給朝夕贍妻子者不可一二計毋以天下多故爲念至歿猶不忘也先生楊姓諱宏猷太平姚村人生於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初一日歿於康熙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享壽六十有七啓元配李氏幽室合葬於本村之東銘曰氣和而安又直以嚴哲人之常克勤於己克守以禮傳家之方與其鄉處羣相依倚何德之光佳城勒石我撮其迹萬年之藏

焦仲杰墓誌銘

甲寅秋焦氏子必濟以博士弟子遊於庠厲志苦讀文名日起所與遊盡一時之選其大父曰仲杰公嘗讀書欲酬所志不偶乃退而以業授其子孫子惺初幼列膠庠爲諸生且有聲而必濟又能所與遊苦讀致名若是于是仲杰公喜樂倍嘗曰益勉其子孫孜孜矻矻以讀書爲事益不自覺其年之老而惟日不足也縣令聞而高其品謂是齒道德卲允稱人瑞可以式末俗榮都邑矣鄉飲之典將敦致賓之士論無不稱

愜維里黨之議亦僉謂宜然而仲杰公顧獨堅拒不欲就曰吾豈效世俗碌碌藉此爲榮哉既乃迫之不已因慨然太息曰丈夫不得志於時甘老田畝間得佳子孫奉朝夕足矣奈何以半死老翁趦趄囁嚅爲顯人屈耶終不就嗟乎今鄉里小兒夤緣得一官其所由來既不可問及剝民贖財褫職歸里偷視息於人間猶且逞威不已自謂其赫赫可以詐愚里人也以仲杰公視之孰榮孰辱孰高孰卑哉柴氏中一曰仲杰公之喪將以今康熙十七年閏三月之初六日啓元配梁氏之壙合葬於太平縣北南相李祖塋之次願子爲志之志曰公諱某仲杰其號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累葉積德以及於公配梁氏繼王氏子一孫一曾孫一孫女一曾孫女二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歲八十七歲既乃銘銘曰有爲其墳有拱其木焦公棲茲過者必肅

固安知縣雲巖王公墓誌銘

康熙戊午正月十日順天府固安知縣王公卒於官縣人哀之歛金致賻以歸其襯　國制卒官者請部給符令所在驛致之公以貧不得請歸後十年始克葬將葬孤汝霖走向公族子奐曾泣而言曰吾父行歸土矣請爲銘奐曾惟公夙昔之好不忘於心痛念先君子與公爲同年兄弟加之宗誼篤密平時相期俱不在小先君子既賫志以殁公又不幸以不獲竟所施也悲緒中擾不能以文辭揚其生平大槩爲常人所

難者次第之公少有文名爲制舉藝尤奇警動人見賞於知縣事盧公易盧公者閩名士乙未第二人也遊於庠一試食餼試必高等學使者臨校院司道府諸小試凡獎賫舊例同學或不預者公皆取分予之庚子登山西鄉試是科直省試額各減舊額之半山西四十人知名者尤盛而公時少年裒然爲分經之首甲辰改試格尚用策論表判會試時議以八股爲浮文欲得士之有經濟實學者試額亦減舊之半而令下及試期僅五月耳公是科成進士其始任固安

也値　國有三藩之變特令停計典務爲姑息以悅士大夫不肖者遽謂當乘閒求在官之利以言動公公謝曰某昔有先人之戒某才薄何堪爲此畿北諸屬設有屯莊旗丁在縣者以滿職主之縣事涉旗丁滿職與縣令相可否公在官持大體事至必以理屈之皆氣沮而退第顧其屬指公曰彼西人彼西人每歲里下有應事名色陋官吏以金蒞固安陋規也公一切卻絕禁之會編審里胥又派金若干將持以進公知之懲其首事而以金換錢百餘緡照令散訖公

旣厮昔操冰蘗聲聞遠近上官咸嘆賞之丁巳以軍興餉匱特舉監科以鼓天下士之尚義者公分校北闈闈中議論囂騰主者意隱有所爲王欲奪分校論文之柄公奮然爭之卒以公所取士冠其榜公居恒孝謹親終時初得出身猶未離寒素而葬祭務極豐腆遂至貸人以佐費曰後卽貴不逮也使吾無他日悔可矣素所爲詩文多散佚不收存者有菊園剩草松石齋集尤喜論制藝言皆確鑿拈一題必有一定之法跡其生平見事之早亦有似乎此嗚呼公今没

矣公之文章行事昭然在人耳目其可沒哉公諱錫韓字季侯號雲巖世居太平縣賈岡邨曾祖諱世强祖諱自恩考諱登魁以公贈文林郎前妣荆氏庶氏妣郭氏贈皆孺人其先代世系與諸行實俱已詳贈公志中公生明崇貞戊寅十月十七日卒之年四十一歲娶衛氏封孺人衛公諱文科女妾毛氏男汝霖邑庠廪生娶張氏女二今擇康熙戊辰十一月一日葬於焦村北原贈公冢之東嗚呼士之以才自負不見知於世不獲施於當時者由古而來不少矣可勝

嘆哉若公者更不永其年嗚呼是尤可悲也遂銘銘曰公有言矣術無不窮維公之爲斯言將詔天下必道而始通公誠以道矣胡爲乎不遺所成而鬱抑以終世及今矣卽賢聖能必其有所功秩孰爲高卑而才則已克壽孰知脩短而學則已豐百世之下其有誦遺文而訪固安君之懿踪者姑山之麓坎首離趾有高其封是曰我族父之幽宮

訓導關掄秀墓志銘

司訓掄秀關先生諱其才號化之邑北之古城鎭人也先爲邑名諸生當順治之末康熙之初文名震邑中邑生無問老於庠及新入庠者或能文或否無不知有古城關先生每督學使者校試邑士亦無不留意先生之文謂關某太平名士也二歲大比鄉書榜出隣邑生亦相率爲問關先生知名久何以又不與焉也潦倒席帽坐困棘闈人皆爲先生惜而先生都不爲意平居左右里巷溫顏相接及敗闕則必正色理諭

之至事屬兩忤或鄰比弗叶或骨肉弗叶輒極意委曲推情義窮詞說期於平息而後已古城烟戶千室市易雜沓情利短長挾私兢勝終先生之世邑大夫曾無所追問焉歲順治甲午先生餼於庠蓋三十餘年矣旣貢於　廷又越數年乃官西河郡之訓導西河材藪也設科取士之外仍以方便排解爲事士之單寒不能學學不能青其襟及見凌於官吏豪强而不獲直與夫鰥曠不自聊賴者莫不以先生爲依歸卽僚友中間有不平一以太和元氣融釋之乃至軍

將戎行亦莫不倚重者先生經濟設施寧區區苜蓿盤中已哉在官十有餘年罷歸優游里舍敎子弄孫怡然自得其家居撫視久與析爨之猶子卵翼撫摩俾有家室里黨或有以財產之故反唇誶語致生乖異者人咸恥之至相語曰關先生何如人也彼叔之與姪如何若獨非人而今乃爾耶以是姪孫一門依依侍養追慕不忘有由然矣剛方之慨感通神明神祠有匪類上匾者先生見而斥之應聲墮落時人驚傳以爲口舌嗚呼先生可以傳矣先生父希舜郡庠

生讀書有志行祖君賞業儒早世曾祖鳳梧慷慨尚義家聲漸起高祖仲祥增廣生時邑令甚器重之五世祖九經邑庠生詩書之澤所自始也六世祖俊始占籍古城者也嗚呼積澤累世賢德聿昌豈不然哉先生生明天啓元年二月十四日卒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享壽八十有一配張孺人生天啓二年正月十一日卒順治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享年三十有三繼張孺人官孺人焦孺人王孺人子男見瑞歲貢士候選敎諭官孺人出也立品修行意致頗壯能

不愧先生者孫男長聯陞次捷陞特陞曾孫男內樞孤見瑞將以是年十一月初十日襄大事先期屬銘銘曰皐比儼然學山文海神居東麓哲人斯在忠諫苗裔遥遥生釆桂樹崢嶸蘭英蓓蕾義撫氣同雲薄千載流峙或遷潛神不殆

盧虛中暨配胡孺人墓志銘

康熙戊午　詔天下舉博學鴻詞之士將以充史局備　顧問也內外百官紛然各具所知以進時襄陵盧虛中先生偶遊都下聞喜楊少宰地一松江沈詹事繹堂素稱知先生者即欲以姓名入啓事先生聞之曰丈夫不能自致青雲顧爲因利乘便之計耶逃名無小累退食有餘閒吾安用此爲也力辭歸先是癸卯丙午先生闈卷分校者皆有國士之目已嘗擬元魁高薦矣先生蓋志在科第也晚以國子生考州佐亦

聊以謝邑博士耳非其質矣先生幼而穎異既入泮翹然倫輩上灑灑數千言援筆立就尊君開如公覘其異常誠之曰吾不欲以愛汝者害汝吾上有兩兄雖噪名膠庠而未得一第是汝祖之憾也汝其勉之先生念念不忘父訓故念念不忘科第也既晚不得意自顧頹然乃慷慨長歌一切爲度外之行設帳授經問子弟有無受教之地不計束修也郡伯修理考院而以邑令董其役取先生私家大木數十根用之工竣而償其值先生曰吾家世世試此院中後來者且當不乏吾豈謀利者哉笑却之時人以爲難乃至暴客入室既得其人有司將重治之曰法不可貸也先生曰是皆貧無聊情可憐也卒請釋之乙亥地震之變所在傾摧城廂萬室幾無遺構余時請急歸省過謁先生他人皆惶遽而先生獨夷然不屑以是知先生之有異於人又不徒辭榮就寂已也嗚呼惜哉歿之前一日猶從容櫛沐神氣凝然嗚呼先生固精於養生家言者抑亦向所謂異人者哉先生諱筠心字曰虛中以康熙壬午十月十五日卒距生順治乙

酉六月二十八日年五十八耳其先范陽支裔仁輔定居邑之東關數傳至淵父子相繼好義樂施明正統中上穀數千石以佐官賑當事義之及禮部儒士小泉公栢益拓前緒丕振家聲則先生祖也開如公諱爌小泉公第三子尤輕財好義勤於施濟二十九里之父老同置匾旌其門嘗督課先生以讀書取科第爲事先生於此蓋不能無遺憾焉配胡孺人孝慈勤儉爲邑里表賢媛而爲先生置妾媵待之以禮尤婦行所罕覯者生順治乙酉八月七日以康熙乙亥

四月六日地震告殞享年五十有一子男敬丹邑庠廩生力學工文是必能釋前人之憾者今將以康熙癸巳十二月十一日舉先生與孺人之喪合塟焉禮也乃銘銘曰匝東滐洄亘西崒嵂奕奕神臯君子作室籍之黃壤覆以白日子姓泉源萬流湧出冠裳根底千章森寄承維德馨茲石爲質

例貢拙士衛公暨文孺人合葬墓誌銘

拙士衛公之葬二十八年於茲矣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子邑治孫極將啓厥封而以其配文孺人祔之先期請志志曰公衛姓瑜名握玉字拙士號也世籍太平之北柴莊始祖安榮善開基克昌厥後繩繩振振遂爲邑南望族五世祖增生膳高祖壽官吉時曾祖希韓祖依仁父景辰俱以力讀遊泮爲時聞人公在兄弟中行三伯琇入邑庠仲瑄入郡庠公以邑庠入太學維時金昆玉友衣冠濟濟而公之入庠余

實附驥嘗從同人中見其談吐從容不激不隨有時坐客往復間以諷刺公初淡然若無與既而闇闇徐徐於莊論間以微言中之坐客聽之莫不咨嗟咸傾其雅度之可人也修息之次嘗意臨池前代法書頗事向往聘於趙要於梁文孺人則其繼配也絳之高門義泉文氏爲最而孺人更習其父守備盛華之家教堂室之間勤儉相勖自公兄弟析箸後捋茶蓄租完厥室家公之既歿九賴焉孀姑八旬弱嗣七歲所天長往幽居血食尚爾懸懸孺人蓋無日不在愁城

苦海也是以公之葬母夫人之葬前後兩舉不豐不儉允屬得體而母夫人齒登耄耋嘗病棘之時家人在側獨以賢孝目之有以也兩就養於官所學署則戒以毋過刻府幕則戒以毋苟且而其申示之尤親切者則曰淡泊何足慮所慮者不安淡泊耳析山多士洪都庶僚咸樂道之孺人之內教不既彰彰哉公生明崇貞五年壬申十二月廿一日卒康熙十六年丁巳正月五日享年四十六歲孺人生崇貞十四年辛巳九月七日卒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廿九日

享年七十六歲子邑治仲兄所生公以爲後孺人撫之愛倍常兒以歲貢任陽城縣儒學訓導陞江西南昌府經歷候補知縣娶王氏先吏部郎中前庚子舉人諱履浩女贈孺人繼王氏原同知江南常州府陞知貴州貴陽府迎之子元曾女封孺人孫極伯兄長子邑浚所生孺人以伯仲兩門各宜取一息爲後故命之另娶杜氏而得極以爲孫今爲邑庠生娶李氏處士爲式女今擇吉合葬古晉城祖塋之東南庶其長世無後艱云爾乃銘銘曰西首晉墟羣飛啞啞彼君子兮亦云都雅比之碩人風柏之下挹彼汾流酹以玉斝願爾同德宋高漢馬天其相之寘契吾寫

高中玄暨配單孺人合葬墓誌銘

中玄高公之歿未及葬也其配單孺人後一年又歿又八年其子諸生聖基乃謀襄事因以墓門之文爲請王子曰嗟乎邑俗之不中也夫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待同軌諸侯五月以待同盟大夫三月以待同位士踰月以待外姻今喪無所待而動輒數年且數十年甚則子不及葬父孫不及葬祖至有世屢易而停柩在堂恬然視之者親戚不以爲怪士大夫不以爲非也高公夫婦何幸今有葬期也聖基庶可以免乎聖基

曰吾父母未有過人之行吾不欲餙文以誣之顧得子片言志姓名世代子孫使後人知爲某氏之墓而已嗟乎高邑之舊家也余則公之姪女夫也以子壻而志外舅之伯兄敢誣哉按公諱斗樞中玄字也始祖明祿歷五世生萬嘗輸粟賑饑有尚義之旌萬生棟棟生壽官岑岑生散官可憲可憲生省榮褒是爲公高曾祖父四世之親累世厚積修長者之行而公尤深篤不自非薄嘗爲人解紛息訟平閭閈之情紳士中有能文而好禮者皆樂與之遊處邑以北人皆

知有高公焉娶襄陵處士單公鳴宙女子男二長亍次[illegible]女五孫二曾孫男一女一公生有明萬曆己未六月十二日卒康熙己丑七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一歲孺人生天啓壬戌九月二十九日卒康熙庚寅十月初九日享年八十八歲嗟乎公與孺人之齒可謂長矣其嗣亦云繁衍矣易稱餘慶書頌昌後不忝哉聖基曰十月之十一日葬期也子之言幸無後遂爲志之如此因銘銘曰山光拂林以處神人山宅靜好以眠老厥封若堂厥壙孔揚乾坤不朽要之等

壽

舉人李紹先墓誌銘

康熙巳亥之冬李子紹先將歸止乎元堂其兄莘臣走向王子元亮掩泣而告之王子曰嗚呼紹先吾方期子以中年桐鄉之業垂名百世爲宗族鄉黨交遊光寵今乃俄然將與世別長爲地下人也嗚呼紹先今之佻達淺人而享長齡者亦不少矣乃以深沉厚重之質如紹先而竟不永耶日月不居遂爾及兹嗚呼紹先將復何言紹先諱繩武號誠齋字曰紹先世居太平縣東之西村祖藻父枯世父樞俱庠生父子兄弟

以孝友型家平時尚氣誼多豪舉有彼都人士之風紹先生有厚質姿體嶷然兒時見者異之旣冠爲文多韻思游於庠試輒有名巳卯舉鄉試上春官者六次不得第嘗與同人飲酒論文或時辨詰蠭起而紹先獨含笑若不相涉偶作一語乃復氷解的破使人俛首性尤篤孝世父旣沒紹先生甫匝月父卽告主以承嗣事而紹先之於父則孺慕終身焉繼母在堂昏晨問視殆不殊於毛裏出入作止惟兄之命雖他人之謹於事父者不啻也嗚呼斯人也而乃如是人之爲行當遑何道耶吾聞李氏之先諱讓者嘗輸米千百石以佐官賑紹先旣得舉吾意食其福者在兹矣而今又如是天之於人竟無心耶嗚呼吏治之不古若民生之不見閔於有司所在皆然矣使若紹先者天假之年其所就當如何而今乃如是將復何言耶嗚呼紹先生康熙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卒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三娶張氏舉人世紳女生康熙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卒康熙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繼許氏貢士廷桂女生康熙二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皆不獲長年不竟所事而亡今繼家氏處士惟嫺女生有一女莘臣曰吾兄弟止一子弟歿矣而吾又老此子也名而偘顧與吾弟共之嗚呼余蓋志紹先毎一舉筆而泪輙涔涔也悲哉遂銘銘曰古天德生今天德死方壯之年赴壑之水業發其祥胡促厥齒千秋一慟道喪奚悔今也復然悲哉李子我欲問天天則何指

庠生張葵一墓志銘

葵一先生邑之賢者也居邑東南隅汾水之濱南王村故其號曰近汾始祖諱先高祖鑽曾祖希孟祖承亂父德政自先至德政張氏之在南王歷九世矣醞釀積累日以益昌至於先生乃以博士弟子發聞鄉國爲衣冠搢數推儕輩不可多得之人事父母自問視寢膳奉推几杖而外凡所以撫育子孫保持孤弱辦治家計經營生理者無在不以父母之心爲心鄉人中貧乏不自存者周之惟恐後其小有不叶雀角鼠牙

必爲委曲排解令各平其心而後已至有無緩急那貸相濟他人硜執吝惜卽或慕慷慨之名一時相通亦且自以爲德有不覺其詡詡見諸顏色者先生處之直以爲常無足多也嗚呼先生之歿無遠近戚疎人各銜哀雪涕蓋實有以感乎其中矣先生張姓向斗名葵一字也生明崇貞二年四月十八日卒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初三日享壽八十有六配趙氏生明崇貞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康熙四十年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九歲男愼儀孫長模次楷嗚呼以先生之德子儀孫模俱不及歿其身而先亡今獨以楷孫承重襄大事得無彼蒼有意乎其人將欲昌之姑先嗇之乎爲之後者可以奮矣今將以五十八年冬仲之念二日舉先生之柩啓趙孺合塋焉生順歿寧先生其可無憾乎某先生之末親也辱孤孫之託乃系之銘銘曰鄗伯之宗別則是公有高其閈乃翠文中閒數則蒙考德則豊大維理從後將降降二鳳八龍秀毓靈鍾

侯縣丞巨圖南墓誌銘

昔在都門巨君圖南携重貲來請以易兩局之
制錢余適受　命儨巡視之役慮有意外不敢
以城寓留君冐爲富人也既閱月聞其所請已
如額遂招貨大車十數輛載之以去君所與偕
皆鄉里健少非有老成熟悉道路可與商確利
害避就之人也自都至君所旅寓之地尚數十
程君率然不爲意竟促車徒長往不顧噫君其
曠然大度者耶夲臨淮唐中興名將安史之亂
每戰必謀定而後從事君外家世習孫吳重權

變不事道德經濟君時又隷運司庠以戎畧爲
長技想亦素有意乎臨淮耶不然何其素若有
謀視難若易耶使君處臨淮時必有可觀而竟
以捐貲即用之選人終於偶然顛跌之患嗚呼
天之於斯人其眞無意耶君諱鵬字圖南世太
平縣南之史威郈人祖堯通鄉飲賓父國芳太
學生候選州判歷世商遊以負耒橫經爲別業
然自祖父來則駸駸日向此事矣君少而失母
事繼母愛敬不啻其所生異母弟既長與之析
居則一切惟弟所欲無一言稍或不足即諸父

諸從兄弟亦各親愛不相忤也族黨間或有困
乏則周之不少吝或有忿爭則勸諭調和必相
安於無事而後已康熙四十七年及六十年邑
里屢遭旱荒君極意賑貸終始不倦嗚呼非天
和翔洽仁心爲質其能如是耶臨淮沉鷙有守
毅然古良將風而事繼母至孝平昔御下仁厚
卒之日部下莫不相向垂涕以君之爲人驗之
寧可少哉君以久不利場屋而改文資余嘗心
憾焉不料其終不獲展所志耶嗚呼天之於斯
人其眞無意耶君姿格瓌瑋有投筆封侯之槩

而以國學弟子屈爲縣佐豈其質哉君生康熙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卒康熙辛丑十二月二十
八日享年四十有七娶衛氏子一女一今擇於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葬祖塋之次而其弟卞齋
爲請銘銘曰生則盤桓成亦踹蹶造物於材亦
云已難若此君者族亦實繁百室之聚而身則
單我窺其道前步特寬誰爲沮之竟爾鬱蟠東
川委折西嶺巑岏此中有人寢斯萬安

郭豫亭墓志銘

猗氏有讀書好古篤行君子郭豫亭先生諱九同字繹及海內學人所羣推爲名解元郭存齋先生難弟也兩先生同母生豫亭後兩歲耳而存齋以巳酉領解額既二十年而豫亭始以巳卯庚辰聯捷成進士計先後五十年中皆豫亭屈首抑心盛暑嚴寒燈前月下高誦微吟之日也存齋之言曰有志哉吾不及也夫人苟有志積歲月攻苦而爲之雖濂洛關閩豈足爲難信有志信不可及矣而其性行又大不類時下人

總角入家塾日課視兄稍後焉則頓足而泣必踏其步乃已生平與人都不知有相欺事或有語之欺者第一笑置之横逆之來絕不與校以爲天下之校横逆者是亦一横逆也至父兄妻子之間表裏洞然一以天性行之存齋嘗喟然語諸子曰若翁殆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蓋自其兒時挾書册弄筆墨歷驗之而云然也需次又十年始選知河南之新野縣新野風雜江楚里民上糧以吏胥包攬爲應然弊竇百出既下車乃痛革之火耗幫貼裁削幾半焉衙前一切率稱公務承辦者厚取牙稅以充之亦爲減其半邑人洒然若釋重負者歲旱禱雨與紳士刻期以待而蒼蒼之表若有司而聽命者至誠之動捷於桴鼓也災餘遺黎度不能催科以應奏銷之例則更緩其期寬之而戴恩向義者至私相稱貸以供截解卒如期得竣事訟牒到案雖反覆醜悖閱之咨嗟終不作色或有以佯怒爲言者曰吾哀之不暇能怒耶又安事佯爲安邑尹重龍逃荒覊居以爭賭殺人廉知其誤爲百計免之將去官且脫橐中裝以償僧任之虧

空郡守愧甚歎曰郭令真長者吾當資之速歸耳嗚呼今之官不虧空者幾人哉使人盡如先生也天下寧復有虧空哉存齋嘗謂人曰吾弟介性完品人多知之其辯訥明鈍剛柔之閒能不恃其長而善於用者人未必能知也嗚呼彼脩詐恣肆以相愚弄侵侮者比比矣先生在今日知之者誰耶先生諸子皆承學善文章其家狀纖細具備詞繁不殺墓門之石余所爲乃滿畧不詳如此後之欲知先生者必求其家狀讀之則先生爲人可知矣先生生順治乙酉三月

月日卒雍正甲辰正月七日享壽八旬配荊孺人男四女二孫男三孫女五嗚呼先生之世亦云備矣諸子將以今歲十月二十六日葬先生於何家莊之東原余忝存齋先生之榜末將肅奠於靈次而先爲之銘如左銘曰經說嶽嶽惟與欽郭蒲臺踵之如玉出璞載閟其光待茲鷟鷟天日峻飛逸行邈邈蟄伏老龍新野奮角道以爲治化以昌學友于之名且孺之樂元季二方昔賢可作示我典型執筆顏怍千載以還尚仰先覺

貢監張長甫先生暨配柴巨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嗚呼長甫先生乃葬此耶先生古之所謂善士也少孤不逮事父母事王父母終其身無忤色無閒言人皆以爲孝而先生未嘗有孝名諸弟或不幸遇有意外焦然奔走不遑寢食必事息乃已人皆以爲友而先生未嘗以友于兄弟爲名叔父與之析居一切惟命豐嗇肥瘠都無絲髮計較之意卽轉面亦無片語人皆以爲讓而先生亦未嘗以能讓尊長爲名女兄適宋氏而

寡迎養在家積五十餘年既歿而治衾槨周身之具送葬焉里社間有賣薪得銀而失之者如其數予之有牛老而欲殺之以求值者周以財活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人皆以爲世俗之難事鄉黨之義舉而先生但以爲吾行吾心之不能已者耳吾又烏知其爲難烏知其爲義也嗚呼若先生之所爲雖古之善士寧有過乎先生兩娶俱舊家元配柴文學爾棟女結髮相愛當家門最盛之餘酒食歡娛能不失檢取戾爲內外上下之羞生二女繼配巨處士宰女質性溫

茂善氣聚人値先生室中無偶膝下少歡之日
修行婦道克儉克勤歷二十餘年而得九男三
女焉嗚呼先生之後亦云夥矣先生生前明崇
貞壬申五月十一日卒康熙丁丑又三月二日
享年六十六柴生前崇貞甲戌七月二十六日
卒康熙壬寅七月九日享年二十九巨生順治
丁亥六月二十日卒雍正甲辰十一月七日享
年七十八嗚呼先生夫婦之壽亦可謂修短各
適矣先生邑中黄里人張姓梃名字子受號曰
長甫少遊於庠務舉子業頻試不利遂援例入

國學考州同職其先世俱詳前人志中祖緋化
前辛丑恩貢叔祖緋化前明壬戌進士關西道
副使父濂襟雖列名士籍而慷慨有爲志不在
小先生承之故能涵育家衆爲羣情所仰也先
生之孝友義讓卽當身未嘗以爲名而今推之
爲善士先生其亦可暢然而自得乎夫聖賢之
業道德之行豈共有大異於人不過以善士克
之而已在天聞之顧有忝乎嗣君世燦將以今
乙巳之十二月二十二日襄大事余不佞爲志
而銘之有如此銘曰長風疾旋難問者天君子

持之休光集焉彼美林立誰招入室英物踵來
憐嫗笑失大塊蒼蒼聽視惟詳孰夸而獨孰醇
而汪我與平之善積餘慶天問何爲百世永昌

梁廣菴先生墓誌銘

雍正乙巳之歲五月朔日絳之隱者梁廣菴先生卒於家絳人曰是富而能儉不以財自雄者也或曰先生何但不以財自雄亦恭而有禮者也或曰先生之仁厚周物本之天性有急不自濟者羣賴之矣恭而有禮亦以傲侈相形耳非先生之卓然者也或曰先生之卓然者其惟學乎絳之先言學者往往有人然談鋒可畏殊遠道器自冰窗挺出默契道眞片言隻語都見要領師承落落道孤飛幸免醜類搏擊之傷足

矣誰爲壅西山之薇培柳下之蔭者先生獨流連徘徊不以形迹而以心神孝弟之行孚於里黨儉恭之節風及人羣吾見其自樹則錄道統之淵源也其訓子則集先儒之粹語也嗚呼先生之卓然者其惟學乎維時王子元亮者聞先生歸窀有期方擬撰誌銘於墓道而獨以隱者爲稱或則訝之甚謂先生國學中人也以郡幕上佐列高品選人履組有日滋政有時特以例案重疊偶不得值耳先生豈隱者哉嗚呼時人之耳目與先生長者之論說蓋較然不可以相

入矣逸民何班也士師司寇何職也而乃擺脫時俗矯相推附是寧有假借特以飾一日之名云爾乎夫有所見於中也今捐例普停而踈競之徒猶翹翹懸望不能暫舍且謂卿貳制撫孰非吾曹藉此階以立不世之業何區區短長之足相訾議耶嗟乎先生當成均肄業比闈秋戰時年三十餘耳正仕途進步英少角勝之日苟有心焉郡邑方面唾手可取而皇皇歸省曾無瞻顧是豈以趙孟之貴爲意者哉且訓子以力修實學謂家聲之振不在斤斤科名夫自朝至

野言及振家聲而不鄭重科名者亦何人乎乃先生之見獨有超出尋常萬萬者紆朱拖紫亦不過以此爲弋獲之具而誰是其修實學者據其實而不以名謀其道而忘所遇先生詎有倖心焉而謂非隱者哉或又疑先生且以例邀封典榮乃先人賓飲藉光稱重國論亦時賢之逈出而邁俗之髦士豈遽以隱爲高哉嗚呼聖人之所取於隱豈蕢蓧溺沮之倫哉三代而下知此義者獨一邵康節耳新法之行時賢多投劾而去者康節獨以爲不可蓋天之生人皆非

與世無關者我誠有可爲卽一事一言之有濟不敢漠然也我苟不得爲卽祿之天下列之卿相不敢安也聖人之所取於隱如是也富而能儉恭而有禮仁厚而能周物卽先生之天姿已足雖學亦其餘事矣後之學者試以吾言擬先生幷取所爲行狀年譜者而參較之以隱爲稱奚憾哉先生諱萬方字紱一廣菴其號也祖某父某生卒月日子某孫某今子開宗將以雍正之四年月日扶先生之柩與段安人合焉禮也遂銘銘曰綠柏森森幕以白日曠兹道山峻堂

敞域有美淑媛居之且吉君子同歸永卽爾室引康成與獻酬招右軍共書帙跨地仙之健步表人瑞之靈質千秋後其徐按古哲之懿踪而欽兹静者之特立

衛子猷墓志銘

嗚呼子猷計子之年卽及今日亦僅五十餘歲耳而乃偃然長卧使我垂涕執筆志子之墓耶子猷諱邑治號棨嵓我先姑之次乳子先姑丈以弟拙士之未立子也穉褓中卽舉以嗣之而其婦文亦愛之甚篤嘗曰何必身所生乃爲子斯子性行無一不類我眞我子也以是母慈子孝自孩提以至成立終身無間焉初入學塾師喜其頴慧以爲非凡兒遊泮之後值時例遂以歲貢作教陽城陞江西南昌府經歷丁母艱歸

方俟擢任以展夙抱而遽告殞也嗚呼悲哉子猷神氣清越謙退善下與人語言訥訥如不出口初見之者望其丰釆輒訝爲玉人也官陽城時予適遭母喪因迎予妹而過之見其舍中偪隘門道中幾不能旋身而母子老幼貴賤皆適適有自得之色紳士間莫不多之謂學博雖年少眞賢者也旣遷南昌以郡幕受知於撫軍監修省會城工督運滇黔兵餉秣陵往來長江上下嘗從星月烟波中度寒暑焉由是能聲藉藉嘗事皆推轂左右遂以時例得陞縣職需次在

藉姻黨悅之尤樂其天性之和倍爲繾綣予妹之歿姪子桱哀之不啻其母亦子歟平日和愛濡烝之效也嗚呼子歟以子之斤斤自修而不承天之佑不獲人之報至平生所最相倚托骨肉之親情好之篤老憊殘廢如余者竟不得握手長訣一寫夙素遂冥然兩分無復相望也嗚呼子歟吾知子之目且不瞑雖天漢逍遥悠悠塵壒之表何能不繫懷於棲止之無當祝眞之未有定主也謂之何哉子歟生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卒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享

年五十有二娶王氏先吏部公之女繼王氏原貴陽知府迎子元曾女 贈封俱孺人側室王氏子男果弟洪子今王孺人撫之爲後子女紉未受聘孫男咸寧姪桱子今立爲孫嗚呼文孺人當日兩房各取一息之言豈非天哉何今之吏於斯土者前後不相謀而所見適合也固知人之百爲天實主之不可易也今卜以雍正五年九月十七日啓前孺人之墓而合葬焉天不棄人庶其後衍昌而長世乎遂銘銘曰王之舘甥衛之人英宦學垂聲內外歆榮戢步修程歸

眞玉京令德令名保玆佳城

尉美圖墓志銘

康熙壬辰之冬尉君美圖抱病既五年至是而歿再踰年乙未冬孟而始克葬諸孤之長者既襄其事而踵君以逝及今其繼配趙安人將有祔葬之舉計其歿至是乃復七年諸孤以墓門之石相囑請余叨世姻能不勉事筆墨乎君生而穎慧厲志讀弱冠遊於庠承若斗奎章兩先生祖父積累之餘翔步成均授職六品推恩父母以及妻室俱邀寵命君身家之際可謂榮矣念生我者之未及左右承歡每逢誕日杜門謝

客知交槩不招延君終身之慕可謂篤矣雖病廢積時人事寡涉而喪葬大節不敢苟自寬假或至墮失君之所事亦可以拊心自問矣習家世勤儉之舊尺布斗粟罔敢輕費出入之間訓飭家衆以天物不可暴殄君之於家政亦可以率厲鄉里無忝先志矣居心平恕與物無忤接謁之間一以坦誠樂易爲主臧獲皆人子無不譪然對之君之於斯人亦可謂自然而叶乎造化之理矣嗚呼若君者余盇甚誼之不知彼蒼蒼者何以危君之身而速君之化也安人蓋君之第三娶視君少十八歲而志意老成所育諸子皆能有立而又善事多病之姑凡十數年委曲安慰君之不快又五年舉其家之老少內外憂喜悲歡悉調停而適其可焉嗚呼尉氏之室盇莫不賴之矣君諱坊字美圖號平海太平縣南之趙康鎮人生順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巳時卒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酉時享壽五十八歲由附貢考州同知奉　敕授儒林郎元配張安人生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卯時卒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亥時繼配柴安

人生康熙四年七月十七日丑時卒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子時繼配趙安人生康熙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寅時卒康熙六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未時享年四十九歲俱以君之秩蒙敕得贈封焉子男四長鍾卒柴安人出所謂襄君之葬而踵君以逝者諸孤將以雍正五年十月初九日午時啓君與張柴二安人幽室合安人葬焉是宜銘銘曰繚公之後埋玉之坵卓然樹德歷種名流醞釀及此以匹好逑同室永保萬世千秋

咸陽知縣張卜公先生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不能詩而謬附詩人之列則卜公先生之爲也先生初令關中之咸陽旣解官而久不歸余自　闕下被　嚴旨入里門思得與先生商確平生備陳得失時留連杯酒以永朝夕因妄爲絶句以促之先生或有聞也故旣歸結社爲詩而以予附之嗟乎今先生旣下世矣流水高山風雅道微邑中容復有探頷者或亦有髣髴先生其人者耶先生張姓諱枚字卜公自咸陽

罷歸悲太先生麓逸公之不逮養未得一就官舍也故又號瞻麓世太平縣人其先世遙遙已不可考所可知者自先生以上四傳而始定居於今清儲鎭定居祖諱自賢生二子其次候主簿南溪公諱如全子三人長卽麓逸太先生初號舜五諱問政配吳氏仲弟敬吾公諱問善配毛氏兄弟俱　勅贈文林郎咸陽知縣其配俱　勅贈孺人蓋仲無子麓逸先生以嗣子不可出繼先生故行二特以先生繼之也先生天姿曠邁幼卽穎異多奇尚贈君時語以文章筆墨

之事輒能神解平居孜孜誦習罔或輟廢自經史子集以及稗官雜說旁涉周覽鮮不撮其精要爲文意局逈不猶人所居止閒有喧闐戲劇局門如弗聞卽偶出亦不左右顧其器宇超然里父老類能道之遂以冠軍補諸生已歲試復第一補學生又值例應拔貢承贈君意竟讓其次者乙卯舉鄉試時同考山陰令吳長洲冢宰也先生就謁謂榜中文如子卷幾無與偶今亦第借此爲異時先驅地耳名次低昂無足爲意也癸未南宮之試以王子方若爲元南中人士

率喜揚詡爲名高先生聞其所傳誦曰吾闈作亦大類此獨不得一錄名何耶笑而置之其自記所云或其中有所不足聊以自遣抑亦以見天下事之不平者不可勝言而欲以覺一時流輩之參差不愼者宜各自懲其後耶大抵咸陽之治意主便民而民自便之故其在官也郡守每異其歲課之早辦而其去官也擁道泣送至塞路而不得前此無他先生之爲人固自應爾也人知詩道爲吟咏之事而不知皆性情中物也先生性情傲誕傲故不樂委曲周旋而詩以

淡宕自喜優柔不廹見風致彭澤非其人乎誕故能放言高論不規規於禮法之中而詩以恢詭不倫發其滉洋之思東坡非其人乎若余者以褊躁之性遇事乖忤無由可近詩人而何得濫附詩人耶先生亦自成其爲詩人已矣汾山一集學人必有見之者鳳臺西樓二碑咸人必有誦之者謂可以唐宋元明諸詩翁等差其閒耶而况邑乘之點染腹笥足徵里甲之攢併經綸如見猶爲詩人之緒餘耶先生生順治庚寅六月十九日卒雍正丁未六月十九日享壽七

十八歲生卒同日亦詩人一奇也先生素健先時偶有不快病少瘳試之勉强成字又自喜可以少寫懷抱即易簀前二日猶於廊階上强步手書前人畢竟西湖六月中絶句於晡簷固不虞其不起也嗚呼傷哉吳孺人廪生諱來聘女寛仁識大體十四歲歸先生敬事姑嫜和處妯娌於子媳待之尤有道生順治壬辰正月二十二日卒雍正乙巳十一月十八日享壽七十四歲子男四孫男四孫女五曾孫男一女一嗚呼傷哉先生之子今僅兩人耳孫曾而下則大率

瑤環瑜珥欲稱其家兒也先生其鑒念之哉今宿熠兄弟以雍正七年九月二十日合葬先生與孺人於鎮之西北新阡來請銘銘曰古晉舊都抑唐魏之晚也詩宗靖節慮傍於嵇阮也今所崇尚則斯道之關鍵也前郭後張諒吾儕之文苑也畢生爲事而臨没猶書唐句則心期之宛宛也風華顯然而終難一第或天運之偶蹇也賈郭兩元比肩接踵庶卜夏之與游偃也其歸在斯而名在世吾知其聲聞之遠也

劍監李子潛先生墓誌銘

絳之子潛先生者李姓諱毓秀邮冰壑先生及門高弟也冰壑嘗言吾門沉毅攻苦無如子潛將來主持斯事不忝師席者獨此人而已冰壑之學精研四子而猶孜孜者更在學庸意以初學入德之門聖神功化之極下學上達尤學者所宜盡心也先生稟承夙教嘗見其抱持舊冊尋味不已案頭木既殊墨點勘一過又別求新本而殊墨之蓋若將與之終身者嗚呼先生於斯事心已良苦矣先生初亦有意制舉業顧所

爲皆求以發明聖諦而於時下場屋中物多格格不相入既覘之數年遂罷不復爲余嘗語先生當入山獨求所志先生笑而不荅弟謂山中未必皆可居耳因念絳俗靡麗輕逸尤不近道而以講求斯事又乏夾持並進之人恐且因以壅吾進取之路也嗚呼先生今求於斯事能洒然冰解凍釋者何人耶冰壑之學將遂泯然已乎先生嘗於官中有不得已事而質之於父一日父登厕而先生左右其間忽聞有太息之聲遽委曲中止既事爲余言而猶悽然泪下覩異

母弟溫溫撫愛若惟恐有傷弟固樂其有兄而閨內亦忻然若有動也於余家父兄子弟語學事則亹亹相接語世俗則漠如也既久而覺其承教請業皆志在榮世無足與於斯道者緜然決去既去而返復諄諄誠以不可嚮業意猶不能釋然也先生性情醇篤其於師友倫紀之間尤足爲人矜式如此先生生順治丁亥十一月十七日卒雍正己酉八月二十四日享壽八十有三配王氏繼和氏再繼宋氏今稱未亡人子男二女四孫二先生歷世宗派具乎志先人文

字中其出身履歷及平日論著各種書目詳門人所撰行述中而余鄙野不文勉步明道之志康節也於先生雖不得有其勞苐亦求以不沒其實而已今擇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絳城之北吉莊祖塋之次啓王和兩孺人之藏合焉遂銘銘曰吁嗟彼蒼豈其無意於斯文之昌何玆人之終始乃若是其淒凉及門爲不朽之計者極其筆以張皇顧運會之無常問世變之滄桑我言之謬悠誠不足據地下之精采且歷萬世而彌光嗚呼高高者允臧後之過此者

應識爲先生之幽堂

同知甯小瞻暨元配楊宜人繼配盧宜人合葬墓誌銘

嗚呼此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湖廣岳州府清軍同知小瞻甯公埋玉地也公生而英爽承大父方伯公累世榮封之後門第赫奕父奉政公以順治辛卯副車與戊戌辛丑兩從弟聯翩雀起奉政公雖辭榮就約不屑屑祿仕而後起有公乙卯又顯名副車與乙丑姪子接踵而起前後相輝甯氏之盛雖江左王謝之風流亦無以過也而公之出也貢以中書舍人入官在政府

與滿漢大學士學士諸先生朝夕遊處而尤以沁州吳文端澤州陳文貞爲知己同官如狗氏喬督學子玉襄陵許司銓壯其尤屬莫逆歲月推移積俸及期冢宰偶論陞選諸人謂中翰甯某其長才當處以劇職若戶刑兩曹乃可旣而載掣竟得郡丞至椽屬亦相視太息曰斯人乃膺斯戳耶彼蒼之于人都不爲意遂如此及抵任郡事入手氷解的破大吏知其可與有爲也不欲局以一郡而以諸所應爲者槩假之郡屬冗邑或有不理仍檄令攝篆取辦一時而公則

處之一若無事者太宜人在署或違和公雖在他所恒一呼而至署中毎訝其奇而公毎皇然猶覺有慽也太宜人既厭世公擗踊號慟連日夜不絕聲楚人以爲前此之以喪歸者所未有也嗚呼公之爲人外和而內剛於人無所不愛而初未嘗委曲苟且以就其不義在官御下一以嚴爲主而棲止衣食之少有不遂則展轉籌念不啻其子弟與上官共事未嘗自見風力以觸其忌而亦不屑巧爲之合以聽其所欲爲孔子稱列國大夫而獨有取於鄭之國僑由今觀

之惠人者豈必大遠於人哉後之君子試從而驗其所以然當有以知予言之非誣矣孤以行狀請銘予閱其中如排骨肉之難育方內之英搜渠澗之流則卓卓在人耳目間其鄉之士民皆能道之不煩予之贅言也公諱咢軾字小瞻號問樵大父諱三翰字林閣以萬曆丁未進士官山東布政使父諱鳳翔字信侯公既授奉政大夫贈如公官母楊贈太宜人元配楊氏吏部侍郎諱永寧女繼配盧氏襄陵庠生諱文龍女俱封宜人楊生有女德事兩親極盡婦職而歸

公後不久卽沒盧雖不逮事奉政公而太宜人尚無恙在岳署公數攝篆鄰邑不得常侍左右朝夕問視實賴宜人之力居多平生自奉儉約不喜華靡而好施樂與遇老嫗嫠婦尤加軫恤嘗傾私蓄並蓀玗建橋村南涑水上以通行人至今便之憐二孤沖齡失怙恩勤彌篤然愛而能勞不少姑息數延名士耆儒俾作師傅時加訓廸不使放逸以母道而兼父道者凡十餘年今二孤皆屹然成立翩翩令器而宜人亦遂報命於公矣嗚呼公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子四女

三孫男三嗚呼公生平與予自　朝宁之上以及居室之細蓋無所不言今亦第取其大者粗述之餘則公自心知之而予亦心存之以竢異日質之地下已矣二孤卜以乾隆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葬公於祖塋之側遂銘銘曰搏霄之翼六月遂息追風之足九萬不卽天乎人也數不可必推之以理前車是式影響何常鏡古帝敕公也夙心我則深識方伯昌之源源美秩栽培先模顯允維則幽宮片石千秋共質

甯孺人墓誌銘

封孺人甯太君者知江南太平縣紫辰翟公垣令配也翟甯皆閩喜名族勝國時翟中丞公繡裳甯方伯公三翰先後爲時名臣紫辰則中丞孫教授公熠子孺人則方伯從子庠士公世名女也孺人生十四年而嫁嫁四十年而寡又五年而丧子又十餘年而殁中間相夫子事舅姑撫教子孫由舅姑而夫而子四舉三年之丧蓋所以周旋乎翟氏之門者形爲疲神爲悴矣今春閏三月之十三日終於內寢孤孫斯涵介其

從叔育錕以狀來訃且述孺人平日之所以示諸孤者曰吾自來汝家汝曾祖母愛我甚不數年即以家之巨細事委我夙興晚寐吾勿敢逸也汝曾祖母氣弱善病吾奉藥餌具盤飧罔有缺時今吾且老而汝曹又不幸幼孤吾殆無休日矣又曰汝曾祖父汝祖父接武登科河以東知名士往來無虛日汝曾祖父生平又好客供客之具必潔必豐吾上伺意指未敢或忤也惜汝曹不及家門之盛也又曰汝祖父令太平以病請休上官弗許父老弗忍其去吾力勸之汝祖父以吾言爲是固辭而歸時膝下惟汝父耳期旦夕得一抱孫以娛晚年今汝等幸森森成行而汝祖父究不及見汝父又早世今念之徒使吾悲也汝曹猶黃口知何時成立也言已涕出殆不能止又曰吾婦人也將何以敎汝嚴父道也慈母道也而今而後慈非所知矣汝曹其率吾敎吾將執父道以臨汝嗚呼若孺人者可易得乎今之高第舊家能以勤率家能舉祖先之行以垂示不忘能嚴以立教導子孫於有成者幾人也孺人之言可以風矣孺人生順治四

年丁亥五月二十六日殁時壽七十歲男二育鐈育鈴女三孫女二婚嫁俱已詳翟公志中公殁後連舉五孫斯涵斯淦斯漣斯湲斯汯所謂瑤環瑜珥稱其家兒者太平之緒庶其埒燕山之桂乎九月十七日諸孤將祔葬孺人於翟公之墓余既與公同鄉舉而公子向又以父執禮待余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詩咏女子以無非無儀使女子而有可儀也於其家人詎不宜吁嗟孺人婦順母慈以翟則肥以甯則楣幽室同之百世是儀

梁母段安人墓誌銘

安人段氏者州同梁君萬方室人也父修職佐郎祥吾公娶於陶生安人陶先朝名臣恭介公裔孫女安人習家訓于歸後事兩世舅姑俱能得歡心舅老而嗜奕每招集同儕對局角勝安人則手治供具必精必潔以娛之姑染沉痾口澁不能語飲食轉側須人安人先意曲承病者所欲輒與心會形勞神瘁蓋六年如一日焉佐州同君生養死喪咸克如禮州同君初治舉子業不得志安人婉詞慰藉州同君患癰左右扶

持迄愈乃已既得子五六歲即令就傅不以愛故廢督課平時教以惟忍惟讓而尤以奢靡漸染爲戒嗚呼婦人之賢富而能儉貴而能勤善教其子克相其夫篤孝於舅姑不忝於家訓嗚呼盡之矣可不謂女中君子者乎安人壽六十九歲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子開宗奉父命來速銘曰先安人之喪將以今十月三日襄事墓門片石待先生之文先生旣不棄而許之矣幸毋忽余旣按狀志之因是再三檢閱狀又稱安人平居以布爲衾紩帛不施下體飲食常取粗糲乃復思漢相國脫粟布被當時獨一汲長孺譏之東閣諸賢即未有不交口贊頌者而嘆今之巨室之不然也安人誠女中君子哉銘曰鳳翥天閶月耀西崑有慶德門哲婦采蘩內則攸尊子子孫孫式惟靈萱人亦有言生始福原

尉母文孺人墓誌銘

余以丁巳南遊拜若斗尉先生於廣陵之客舍時先生從事鹽筴年已踰七十矣神清氣健不減少壯與余譚娓娓終日左右或窺余饑疲欠伸欲進食先生方更端觸長掀髯快論或復理前語綿言不得斷內人既具食命童子再三促之不得已然後去余私訝先生壽當無涯而其後必昌間以語坐人或漫應之抵今追驗余言不虛矣先生之仲子庠士燦其再繼室爲絳州義泉村處士新德女文孺人庠士初娶衞繼以

柴皆不永其年孺人婉順能事舅姑得其歡心庠士既數失偶呱呱子女顧之愴然孺人子其子女其女視身所出無少異庠士爲之顏開庠士有樓君卿之長淸言雅謔聽者忘倦孺人爲治具娛之及病親侍湯藥通宵不寐葢尤今之巨室所難者庠士子貢監坊抱疴經年動止須人孺人殁而擗踊號慟哀感左右則孺人毋子之情可知矣貢監子歲薦鍾萃幼而喪母孺人以爲吾孫也吾當撫之珍護特至倍於諸子女葢余聞孺人染病委頓牀褥而家人朝暮展視抑搔疴痒奔步禱祀大小皇皇者積旹如一日焉自非慈德之感詎易言此嗚呼女德之懋自古難之書傳以來內行不戒以及於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乃至亡國敗家禍亂相尋而不已者比比矣可勝道哉夫前子子也繼母母也鄭莊獨非屬毛離裏者乎漢章獨非不屬不離者乎顧人亦未之思耳若孺人者曾幾人哉若斗先生德足昌後而有孺人爲之子婦貢監引其緒築其基歲薦更能以英少之氣乞而實之吾益以幸吾言之不虛也孺人生於順治丁亥七月

十七日卒於康熙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享壽六十三歲男貢監坊考授州同知娶庠生張曇女繼庠生柴圻暘女再繼趙維翰女女六一適王學海前壬午舉人而毅子一適太學生李佺庠生桔子一適貢生許廷桂貢生翰芳子一適太學生柴京荃貢監培暘子一適現任潞安府襄垣縣教諭趙思楨太學生撫子一適鄭溥壬辰進士江南華亭知縣明良子孫四長歲薦鍾萃娶余兄辛酉舉人中書改朔州學正王燮佾女次鍾益娶候選訓導許廷栻女三鍾咸爲堂伯

貢生址後聘文學吳奕埍女四鍾臨幼女一字張祖憲鄉魁世紳子鍾萃奉父命來請銘曰繼母之喪今十月十五日當祔葬矣先庠士已有志母德似未可泯敢以請遂銘銘曰於維淑媛秀毓名門壽算既延令德彌敦慶踵有子育亦爾孫佳四前祔三室並尊天昌乃後永慰幽魂

旭華堂文集卷十一終

旭華堂文集卷十二

墓誌銘

庠士府君墓誌銘

嗚呼公所謂以孝死者與王父之喪葬得日公蚤暮皇皇經營葬務稍閒則藉草臥帷殯之側時十月也地又重溼哀慕在中積勞不息而風寒乘之王父葬未及封而公已長逝矣痛哉與兄弟無所肖似賴王父治家嚴先考暨諸父程督之切幾能自樹先考歿六年而王父遂復見背旻天不弔乃更奪我仲父去也嗚呼痛哉公

素豐不利拳曲王父既被病伏牀摩手足每至移時一日倦甚寢食俱廢連數日夜幾不能起平居一出一入奉命惟謹或以小不當被訶對家人左右曾不少慼於色王父開列館置諸子孫其中而委公以家事自賓祭之重以及米鹽瑣屑皆井井乎其有條也與輩自知何讀卽得從先考與叔父耑心制舉二十餘年不闚戶外事者公之力多焉前已丑之亂鄉寧令寄孥於我王父調護之甚力至欲以公委之賊而公不辭事已或有舉之以爲公危者公曰父命也吾

烏知其他嗚呼古之所謂孝者於今已不可復
得若我仲父其庶幾哉公方面巨口色微赤姿
體嶷然帶圍可三尺年三十始遊於庠溫中惠
外不設城府其淑氣所蒸豈惟堂以上門以內
即鄉之人無少長皆信愛之田間有事備者應
聲而至此其驗矣其與人處初不甚欵曲而久
之愈親或姻友滿坐談譃鋒射公弟拈箸含笑
觀其互勝以爲樂至人以急來即時乏必委曲
周之期有以濟卒之日皆垂涕曰善人歿矣公
王姓太平縣西曹路人諱履源字巨公號星渚

於引禮府君諱守業郭氏孺人之世爲曾孫於
知事府君諱之慎張氏孺人之世爲孫於貢士
府君先王父諱庭趙氏孺人之世爲第二子於
先考舉人府君諱履浩爲仲弟生平寡疾病自
殯側失調遂不能語三日而卒實先王父之葬
期康熙丁巳十月廿八日也距生明崇貞辛未
正月九日年四十有七娶趙孺人邑庠生諱光
祥女與同堂兄弟十一人兄奕曾而下公之子
燮曾次亦第二中辛酉科山西鄉試娶恩選貢
士張諱銚化孫貢監梃女繼湖廣新安知縣絳

州趙諱含眞子維屏女女適國子監貢監衛衍
中孫女幼未字擇於康熙戊辰十二月三日葬
曹路邨西之新阡距王父塋西北二里許將葬
父兄皆謂與爲銘嗚呼與自少愚騃畏先考之
嚴尤見幸於仲父仲父卒踰十年始卜地而葬
與罪也今茲之銘敢復不實以爲羞地下銘曰
王氏有聞肇維余祖公則克家用張厥宇維公
其劬左右於父父曰孝哉吾子力苦彼室高吟
無敢窺戶伯氏既升衎衎其武維則成之公事
場圃維公斯德鄉老咨覩或咏在野公之所掫

或吶在席公之所咏念茲良厚去茲何怙金渾
玉璞云歸於土維公斯德亦云終古萬有千載
受天之祜

縣丞府君暨配郭孺人合葬墓誌銘

皇帝御極三十七年戊寅之九月一日太平縣候選縣佐王公葬於此元配郭孺人祔之其伯兄之子奐曾者為志曰聞之先人公之生我祖母趙太孺人有異夢兒時嘗鈍坐寡笑言長就學每夜讀至漏盡不休既遊於庠益發憤下帷手鈔先輩大家經書制藝幾千首研求理實講明法度子弟或拈題神思不屬笑曰吾試為之下筆輒頃刻而就省試久不售援例入國學就順天試計前後戰省闈者七京闈者一俛得俛失戊

午之役年幾五十矣乃嘆曰吾自念於此道亦云無負而天乃阨我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生平與人不設城府一以坦誠樂易為主每喜漢劉寬唐婁師德之為人父兄前終日怡怡或以小失誚讓覘其色愈和以故我王父家政號為最嚴公侍在左右從無撻詈之加王父及先君仲父既俱見背歲時享祀賓筵酬贈以逮薪水米鹽家事無鉅細備集一身雞初唱而起漏三下始就寢食指既繁身口周張不能無少缺陷求責日至都不為逆子弟各有短長嘗為掩覆不使相媿卽下至臧獲對之藹然用是二十年來門以內猶不失先人遺矩微公之德未易言也嗚呼痛哉叔父既沒吾父之同胞盡矣所關於家門者不小也嗚呼痛哉公諱履沆字子初號玉立其先蓋太原派自十三世祖諱翰臣始定居太平歷傳至曾王父諱之愼出粟賑饑拜爵一級王父諱庭芑志積學爲諸生有聲生四子公於兄弟次爲第三以故明崇貞癸酉七月二十六日生以康熙甲戌八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二郭孺人太學生萬年女御史萬里姪

女貞慈有女德能相夫子以順於舅姑以不戾於骨肉以故明崇貞辛未三月初六日生以康熙辛亥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年四十有一繼屈孺人邑庠生履泰女子男五人奐曾候選訓導娶衛氏庠生文浩女繼盧氏錦屏女奭曾增生娶衛氏增生爾朏女繼李氏呈祥女英曾候選縣丞娶張氏庠生陞黻女繼張氏陞黼女㚖曾娶屈氏掄升女契曾娶盧氏候選訓導烯女女三人一適戊午亞魁李洙一適候選訓導盧爾僑一適現任忻州訓導衛衍中孫男二人佶聘

衛氏壻女俶纫奐曾嘗從左右竊窺公之存心慈恕眞有人所難能者自非横逆之來盖未嘗有盛怒焉仁者必壽竟何據耶嗚呼痛哉遂銘

銘曰門祚之故職維人持之以與會有因公於斯時示之身協氣流兮謂宜馴孰不率兮將何嗔無忘厥初返厥諄庶其永安此室兮萬有千載福振振

選拔府君暨配趙孺人合葬墓誌銘

我王父有少子而愛之與其次子之子樊曾長子之次子奐曾同齒而生又獨後王父名之曰服湜字之曰子正命與兩孫同受業於諸兄諸兄以其少而愛也不甚加督課而公天姿秀拔所學傻然既壯奐曾已鹵莽躐得一科樊曾每童試輒厭厭儕偶公自顧退詘不勝挹損及爲博士弟子文名頗起試每冠軍當是時王父年日益邁先大夫已棄世矣王父忽忽不樂賴少子有文一番報名一番色喜子孫侍膝下至藉

以爲開顏之具焉平陽太守招三十六庠之士開館授稻登場角藝公在其中推爲翹楚王父嘗向之輾然曰吾晚而得汝以爲憂今無憂矣居嘗聲氣交遊及書讃畫苑聲歌裘馬一切雜好性所深嗜顧拘於地僻不得一快其所欲寂寂然既而奐曾又躐得一第樊曾復策名鄉書時王父亦已棄世矣公乃慨然泣下相謂曰吾三人同齒同入學而君二人者乃俱能取科名副先人之望而吾今如是吾其終於此乎於是下帷發篋手擬心摹益精其業乙丑科試學使

者賞之置之首名餼於庠丙寅遂以選拔貢於
太學先是公嘗自狹其鄉恨不生通都大邑得
風雅名通之士與之遊處及入都謂可以廣見
聞快生平也乃卒無所合而歸歸而刮磨夙好
務爲經營滋殖之計典曾聞而非之訶其行之
不類已巳三月十二日偶染疾腹脇俱痛遂卒
嗚呼痛哉王氏有公門望轉覺隆隆欲起今卒
以不永命也如何嗚呼痛哉公自號敬立生於
順治辛卯十月初一日卒時年三十九耳配趙
孺人武舉晉鳳女生於順治已丑九月初八日

卒於乙丑三月初五日年三十有七繼趙孺人
侯甸女今在室撫子女稱未亡人子男二人文
曾郡庠生娶屈氏杜女允曾業儒未聘女一人
適襄陵貢監盧筠心子增生敬丹孫女一幼公
母氏我王父嘗置之别院王父卒之次年丁巳
八月六日亦卒今擇於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一
日俱葬祖塋之南去我王父塚十數武而近母
氏葬公穴之南上令可與王父相望象生前也
遂銘銘曰麟角鳳毛見云不偶季父之生屬亦
希有南金在冶和玉初剖謂宜珍家瑞世而胡

以享之不厚天胡錫爾才而靳爾壽意其嗇之
生前而將以豐之身後耶是未可知也此石不
朽此封與天地共悠久

介休儒學訓導元侯伯兄墓誌銘

伯兄諱奕曾先吏部府君長子貢士府君長孫知事府君長曾孫實我高祖引禮府君以來宗子也禮宗子必立後宗黨即親盡者為之緦故我吏部府君之歿我王父命諸父皆杖而謝客三年以內不色衣所以示宗統之重我王父之意深矣今伯兄歿而無後矣雖老與弟美雖各一子敢以私已不後宗子哉伯兄天姿沉敏敢任事事至前無戚疏貴賤大小險易輒挺身任之委曲周旋至於稱貸求濟雖或負之被以汚

名終不悔止嘗曰彼來者其始遽欲負我耶固謂我能濟厥事也我即不能遂逆其後不為盡力是我先負之矣平昔與人論事後言先嘿每中理窾聽者莫不洒然心折官介休司訓諸生或有訟必先正色誠諭使歸於理不得已而後即訊定其曲直不少假在官十餘年調護訓飭不欲使一人不得其意而立會督課詳加評閱蓋未嘗一日或惰於職也先任蔚州時庠中有魏學謙者賞其文謂當冠晉省雖不幸夭歿所言未驗論者以為知人司銓梁羽辰先生嘗寓

書都下示與曰令兄才長四應當代能品非苜蓿盤中人也使得綰符處劇邑當有可觀嗚呼伯兄之才所謂囊錐末見亦人皆知之矣官中寮友里門父老以及堂階之間鉅細事有棘手者無不倚辦莫不推之曰能與自廢處田野未敢輕涉人事即有强我者猶必審顧再三或且中止誠自知其不能也先吏部因己酉之役嘗呼與謂曰爾材劣兄不啻倍今駑幸先馳驥駐足耳猶憶省下時與讀文字三十篇十日而未熟兄所讀易義殆百餘首兩日而畢熟誦不遺

一字鄰邑名下士偶聚而談當入彀者屈指曰太平易經一卷與竊聽之則伯兄名也嗚呼是豈倖乎游泮時尚未冠我王父撫其首曰他日起我家聲者此兒也縣令盧瑞峯先生試童子喜其瞻視不常呼問之語次即見鋒稜特字曰彥志號曰元侯以不志溫飽及壯當封許之也嗚呼今天下事眞有人所難言者使我伯兄一處其間不知當復如何而乃使伏首寒氊終已不獲一試謂之何哉伯兄我前母衛太宜人所出順治乙酉八月二十三日其生日也以廩生

援例應　廷試爲歲貢任蔚州學訓導艱歸服除補介休學訓導康熙癸巳蒙　恩加一級乙未正月自介請急歸二十三日卒於旅次享壽七十有一嗚呼痛哉旅次屬纊使我暮年弟兄不得面訣一語抱恨曷極嗚呼天乎元配柴氏候選州同知柴公培陽長女生順治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康熙戊申八月十六日享年二十有三繼柴氏培陽次女生順治庚寅六月十一日卒康熙壬午五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三再繼李氏處士弘德女今稱未亡人側室賈氏

生康熙己酉正月二十日卒乙未二月十五日享年四十有七子男何邑庠生娶張氏絳州庠生鎳女似業儒聘張氏貢監世燦女女一適附貢李有孚一適附監鄭雯孫女二俱幼奐嘗聞邑人過介伯兄輙有所齎乃有資斧既竭而指介庠以爲無慮者嗚呼伯兄之德又如何耶嗚呼宗子有後我高祖以來之祀其長矣伯兄其佑之乎兩叔父壽藏之後術者謂其上可爲葬地同堂共棲伯兄其安之乎丙申正月十一日謹率二子奉靈輀厝於新兆以先後二柴及賈祔焉奐曾謹拜手稽首洒泣爲銘銘曰我父之子與父爲體繼繼承承綿我父祀悲哉伯兄胡遽至此烈烈其行鄉國之英歿者其身不沒者名昌爾令緒山環水縈

朔州學正元理從兄墓誌銘

嗚呼從兄之歿忽忽已八年矣母子兄弟横棺一堂觸目心碎置之不能急之不能不知何以忽忽遂至此也嗚呼傷哉今康熙丙申正月之十一日啓我仲父庠士公幽堂以趙孺人祔之即於其後爲我兄若弟立新塋而以長兄司訓公爲宗以從兄厝於其右之第一穴地道尚右先儒之說無可疑也從兄諱燮曾字元理號晴軒父庠士公諱履源母趙孺人文學趙公光祥女以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十日生我從兄方

面巨口體貌端凝兒時長者與之語稍覺有忤輒頭頂俱赤我王父嘗笑謂之曰此兒一斗心也六歲就家塾以世父爲師每日暮罷業輒令同奐暗誦大學須一氣而畢爲勝否則負奐每負則捨常課而數誦大學然終不能一勝也既長習制藝從世父講先民之業精神脉絡意度波瀾無不極意考求時賢文字不無得失必往復紬繹於章句集註之中求所以得失之故焉二十一入泮二十九食餼三十一薦辛酉鄉書皆以强力積苦致之嗚呼士病不學耳穎委而

或以終廢鈍質而卒以大成學不學所關豈不較然士苟能學以不穎不鈍之器盡已百已千之功雖身與販夫牧豎爲伍以之神明變化步武先民亦何不可彼孟旋力索維節苦思不悲遲暮而且欲畢十年之力以讀書至於老死而不悔我從兄以中翰改廣文亦謂冷署可以讀書而之官不及二年而遂歿將如昌黎之嘆老嗟卑鬱鬱不舒以殞厥生耶抑天之所以命之者數僅如是止耶抑塞上風土不宜所以自奉有所不適而然耶嗚呼痛哉奐與兄少而遊戲

相得長而筆墨相資形雖雁行情若同體從兄之歿奐爲之神氣銷沮筋骨不屬者累日嗚呼天乎大同府朔州學正官署其歿之地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三其歿之日距生年五十有八元配張氏貢監梃女恩貢鯤化曾孫女生順治甲午三月二十九日卒康熙丁卯二月十九日享年三十四歲繼趙氏處士維屏女湖廣新化知縣含真孫女生康熙辛亥八月二十二日卒丁丑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二十七歲再繼楊氏處士纘女今撫子女爲未亡人子男二仍例

監生娶戴氏汾州府學訓導文明女伊幼女三長適歲貢張祖範次適候選教諭尉鍾萃次幼孫士顯幼猶憶辛未公車時與官行人同年張愓存爲同官偶過我夜飲與從兄問答甚款而是科京江相國爲總裁則愓存之胞兄也榜發不第與怏怏兄輒然曰幸甚使榜內一掛名則彼時相款之跡余終身不得見白矣嗚呼此其於得失之際不肯絲毫苟且可知也與心神留亂不能以文特就所記憶勉爲此志志已爲銘銘曰天虐我家亦云已甚罰我兄於朔寧之地

而不竟其任拂拭以往歸也則覥人亦何辜天不可問先德明明其將有待以庇厥蔭耶爾子爾孫接武以奮人定天定我言是識

歲貢士元陟五弟暨配衛李兩孺人合塋

墓誌銘

嗚呼五弟生平所期許樹立事竟若何而今遂將長眠地下作古人耶嗚呼百畝可耕千金可營雖不富不爲貧矣章縫爲階皐比爲緣雖不貴不爲賤矣知非是懼頤指是期雖不壽不爲夭矣而余獨爲之心痛者先人之所以期許弟之所以樹立尚宜遠絕於此而今遂終於此嗚呼五弟豈不傷哉五弟諱奬曾字元陟我叔父縣丞府君第二子也於同堂兄弟爲第五故族

黨皆以五稱之叔母郭孺人於時既生有二女一子矣康熙改元之正月八日娩而得元陟爲人軀幹不滿五尺而凡所措畫用意周匝卓有自立之志從師受業以姿力之薄嘗早夜孜孜攻苦課誦不敢苟自誣以名上人既游於庠爲增廣生奮志磨礪數戰棘闈期得一當而卒不偶康熙壬辰年踰五十倦矣乃乘時例就貢途喟然有終焉之意戚友或以及鋒而用勸之卒不應嗚呼遂終於此也耶哀哉元陟稟氣素弱而膚理又疎雖風雪嚴寒居溫室之中同坐飲

食人皆自若而元陟獨汗流被面性不能飲每有燕會曾不能爲賓客舉獻酬之禮平日頗親文史喜談論自頃抱病多愁少歡綿歴逾歲日進弗衰然余嘗見其神氣清朗揚揚如常時殊不料其溘然一朝遽成千古也悲哉歿之日爲康熙丙申六月十四距生年五十五耳元配衛氏邑庠增廣生爾胣女實我王父胞妹之孫女也生康熙癸卯正月二十二日卒丙子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三十有四繼李氏處士呈祥女生康熙甲子二月二十九日卒乙未四月二十二

日享年三十有二男佶邑庠生娶衛氏處士愷女次仿業儒元陟以兄齒逾艾尚未立子親率之往致官所以奉晨昏此其惓惓骨肉之間尤足爲余心愧者次億幼而失母以嗣弟哭之後弟婦提抱之若所生然元陟亦可以瞑目九原也女字壬辰進士華亭知縣鄭公明良孫歲貢博子文炘孫士顒業儒聘候選縣佐巨鵬女孫女二今擇十月十八日厝於叔父穴後長兄穴左之第二穴舉衛李二匱合焉禮也遂銘銘曰姑之麓列新卯嗟兹人兹焉永休念我兄傷我弟取諸懷以承以繼噫吁哉天何常義不朽子孫保之與天先後

郡庠元章從弟墓誌銘

此我從弟元章托體魄之地也元章少孤能自立爲此地聞人雖享年不永而所志曠然不屑鄙細有彼都人士之風君子謂其人蓋可與有爲者惜其抱病不善自調遂至殞身抑亦天不我佑數之修短有以限之乎哀哉初己丑春余解官歸里見元章修幹潤步鬑鬑多髭居然一偉丈夫心甚快之與之言又爽豁明於事理無囁嚅態以爲王氏後來有人當不愧我祖父門第也既又察其行事剛果而能信於人即有所

爲無不成則益以信其人之可與有爲也惜哉元章學爲制藝初涉筆即清利見者多許其遠到既孤遂廢然余每閱其試草有球脫之病無滯塞之病也瑞草先零艷花易落念我手足能不傷哉元章年踰四十二娶僅一女無子嘗聽術者言疑其父選拔公所塋之非地每向余詰問當日何以塋此余傷其意之已迫而不能道其所以然也卒使元章不及立子而歿余過矣余過矣能無憾哉先是元章爲遷塋之計既得地於始祖塋西北矣以大事未敢輕舉也今歲

驗於術者弟允會謹以丙申正月之十一日啓選拔公及其母與妻之柩而遷焉元章即從而侍其旁此子孫千萬載繁衍安固之基元章其亦可釋然而長眠矣乎元章諱文會父選拔貢士諱履湜母趙孺人武舉趙公晉鳳女以康熙十年辛亥十月十三日生以五十一年壬辰正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元配屈氏處士柱女生康熙辛亥九月七日歿丙子十一月十日得年二十有六繼賀氏絳州庠生自琇女生康熙庚申正月二日歿丙戌正月二日得年二

十有七再繼李氏處士艮璧女生康熙戊辰六月七日歿辛卯十月十二日得年二十有四元章之歿繼母趙尤哀之命允會請於從兄元陟而取其少子僎爲之嗣踰年而殤一女適絳州義泉村張科第異時允會首生之子則元章之子也嗚呼元章吾哀汝之秀而不實也乃銘銘曰鄉之人多汝思汝行其不爽矣可以有爲而不使之爲則罔矣汝魄依父母其毋惝怳矣汝與父俱不食其福後必有人焉其與長饗矣斯言非以諛石視諸掌矣

例監元衡從弟墓誌銘

王興曾字元衡先世籍太平縣之德化坊今爲縣北西曹路村人父縣丞府君諱履沆母屈孺人文學屈公肇泰女初孺人之歸我也踰年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元衡生旣而失乳瘦見骨幾不可保孺人憐之及其少卽議以兄掄升女爲婦平日或有過率爲覆匿以故元衡雖從師受業而不竟於學然頴慧多巧思器物之工繡繪之麗目所經見皆不習而自能性尤儉卽有時鮮衣以出皆若不得已然者誦踈蹝葛屨之

詩如見其人焉嗚呼自我王父之歿我兄弟子姪之中頗慮失學奐嘗欲各因其長而就之派逝輩毅思招元衡北來從吳越之精於繪事者多購近時畫家名譜從容考論學其法度求其意趣以成一家之藝而時事牽擾胸懷作惡迄不暇及罷歸之後察其所爲又敝敝經營奔走塲圃之間未見有高士遠致以是知藝成亦未易言也嗚呼元衡孺人之憐汝亦至矣不督汝以學而頻頻欲汝之得名孰知名之及汝適以促汝之生乎哀哉壬辰秋始援監例甲午春正十二日遽卒距生得年四十三耳初娶卽母舅掄升女屈氏生康熙乙卯五月初一日歿辛卯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七繼谷氏處士福國女嫁未二年而寡志在堅守而悲元衡之無子哀哀以嗣爲請兄弟同議以仲氏元陟之子嗣之其名曰億有女一人適例監生盧紹基之第三子鉦嗟乎元衡汝年方壯可以承先持門戶而胡以遽死乎吾欲問之於天矣乃銘銘曰

三兄一弟而共五子而汝乃因以有子維兄念汝維弟念汝維室中人念汝今而後可以泗然長眠而不憂一陌一盂之無處

張太孺人祔葬墓誌銘

我王父自爲幽室於祖塋之南我王母趙太孺人先葬之更二十二年而王父歿次年丁巳遂並舉元配王母張太孺人合祔焉於今又二十一年矣再繼配王母張太孺人亦從而祔之時康熙戊寅九月一日也其孫奐曾謹爲祔葬之志曰太孺人處士張公希盛女也處士性行淳慤鄉里愛重之趙太孺人既沒我王父擇能持家計善撫子女者聞太孺人得家教乃迎歸焉既入室衣粗食淡備於自奉而凡春秋享祀賓筵酬贈之需每先事而具既事而留所餘以待其後不使缺乏王父經理餘日接謁頗煩而諸子若孫內外服用寸絲尺帛幅裳隻舄一切倚辦無內顧憂者太孺人力也太孺人體弱神強勤於操作雖酷暑嚴寒每先僮婢而起量口作食計時授衣窮日皇皇終不言苦以奐曾失恃最早尤加憐惜幼時常置之左右歸寧往來常隨以行嗚呼痛哉奐曾卽骨朽魂飛猶依依太孺人襁中時也嗚呼痛哉太孺人生於明萬曆乙卯七月十二日卒於康熙壬申六月初五日

享年七十八歲子孫男女婚嫁俱已詳我王父志中其不及詳者分載於先大夫先宜人及諸父志中今不重志銘曰孰謂無子皆其子孰謂無孫皆其孫恊所彝事朝昏同厥止永厥祀

衛太宜人祔葬墓誌銘

嗚呼太宜人今將永歸於幽室不孝子即几筵之奉不及復瞻侍矣痛念太宜人生不獲享一日之安没而禮文荒畧卒卒以葬攀慕殞號曷維其已傷哉痛哉太宜人我外祖處士衛公所圻第三女為我先大夫之再繼配于歸時年僅十三先王父嘗稱其有婦道上下進退不受命於姑不敢行我兄弟三人各一母太宜人撫視之無絲髮之間違戚疏族若以為皆其所生也辛丑以後先大夫上公車頻不得意太宜人時

相慰藉了無恨色室中僅筥錡釜以及巾櫛書帙之屬無不潔治位置得所至於衣食操作皆自然而能凡經其手皆有可觀平時不惜作苦積勞之餘元氣虧損加以子女違離觸景神傷風寒一侵蹉跎不救嗚呼痛哉太宜人生於明崇貞辛巳二月初五日卒於康熙戊寅六月初三日享年五十八歲卒時長子奕曾官蔚州儒學訓導次子奐曾官吏部文選司郎中俱不在側獨季子美曾候選州同知侍疾調藥以進瘥去之日我寒症也藥或誤不如勿藥嗚呼痛哉

長婦柴氏繼柴氏俱貢監培陽女妾賈氏次婦張氏邑庠國爽女今卒贈宜人季婦衛氏郡庠瑄女繼衛氏貢監輿閑女女適陽城縣儒學訓導衛邑治孫男長何次仟孫女長適衛棣次適李有物三四俱未字謹按古三月而葬禮也今擇以九月一日啓先大夫之壙祔葬焉銘曰柔可則剛不减母之德金其質和維漆母之室嗟何急從茲域紀石刻心惻惻年萬億永終吉

叔母趙孺人祔葬墓誌銘

婦人以善持家計爲才而或則不諧其夫不庇其子雖云才乎弗取也我從母趙孺人其庶幾乎我仲父武庠星渚府君性慈和能馭下我王父命之主家計仲父身親農畝與傭者左右出入至夜半被雨歷行溝澮版牐之間困敝泥塗弗顧也孺人心弗善謂翁伯小郎諸兒子輩皆挾書卷弄筆墨而君獨否君能耐耶烈日淒風手胼足胝君獨任受耶仲父嘿然弟捧手向王父舍微笑孺人亦笑曰是也晨皷初鳴何其起

爲之添衣夜漏再下俟其歸爲之具食蓋數十年間上代舅姑之勞以成昆弟子姪之業我仲父旣口不言瘁孺人怡然佐之推事並功王氏之室微夫人其與有冀乎孺人生凡五男六女獨育我從兄一人從兄純實不喜事又以王父督課之嚴早暮與文史爲伍間歸就膝前起居孺人則謂我獨子終日咿唔不休憊矣引置座側旋具粮餌烹甘鮮勞之又惟恐我子之或有不逮也撫摩之餘導之就業用是從兄承敎力學遂薦賢書年幾五十失偶三娶若女若子婚嫁之禮皆拱手受成終孺人之世從兄蓋無日不在襁褓中也嗚呼王氏之室今則何如以孺人之才理家政考之戚黨之中不亦僅乎孺人邑庠光祥女視我仲父少二歲少年同室終老相得男樊曾辛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改大同府朔州儒學學正娶張氏繼趙氏再繼楊氏女適忻州儒學訓導衞衍中孫男二長仍次伊孫女三曾孫男士顯嗚呼孺人以前明崇貞癸酉四月初十日生其歿也後我仲父之歿二十五年爲康熙辛巳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

十有九我從兄未及襄大事而歿今仍已冠婚且抱子矣敬擇於康熙丙申正月十一日啓我仲父之窆而祔焉其伯氏之子奐曾謹爲銘銘曰公於是乎駐母於是乎祔鼎哉我後人以攀以慕以矜以顧以式厥步以引厥祚

叔母屈孺人祔葬墓誌銘

屈孺人者我叔父縣丞府君繼配也元配郭孺人溫愼能相夫子事舅姑生從弟伯仲叔三人及歿伯十三歲仲十歲叔六歲耳其早暮食飲冬夏衫襦我叔父不及悉也孺人旣歸於我一切惟孺人是問當是時夫妻子母歡聚一室我王父以爲諸孫不幸無母今有母矣叔父以爲吾諸子不幸無母今有母矣從弟輩亦皆出入自如忘其身爲無母之人也踰年孺人舉子再踰年再舉子我王父喜見顏色嘗從容謂奐曾

曰汝曾祖未及抱孫而歿吾今乃已有十孫嗚呼爲人子孫仰念先人之言其所以樂有我者豈徒欲爲國家添丁已乎豈徒欲其倚門第坐享餘貲誇鄉里已乎抑亦欲其修子弟之行絕愧怍之端强學發身稍稍有聞爲不朽計也嗚呼念哉乃若婦人不幸而繼室於人前後子女能保無絲髮之嫌乎而或且誶語反脣使鄰里共傳議之彼獨何哉而不肖子又昧於繼母之即母悍然不顧名義動以爲彼非我之生身者此其人寧得名之曰人而孺人入王氏之門身

親作苦四十四年使諸子授室抱子且弄孫焉朝夕團圞欣欣相得不謂之賢母乎孺人邑庠生肇泰女生明崇貞壬午十一月十四日歿康熙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三子男長奭曾增貢任朔州儒學訓導補汾陽儒學訓導加一級娶衛氏庠生文浩女繼盧氏處士維屏女側室李氏趙氏次奐曾增貢娶衛氏增生爾胐女繼李氏處士呈祥長女三奕曾例監候縣丞娶張氏庠生陛黻女繼張氏處士陛辭女四奭曾例監娶盧氏處士掄升女繼谷氏處士福國

女五契曾邑庠生娶盧氏長治學訓導烯女繼李氏處士呈祥次女女長適戊午亞魁李洙次適蔚州學訓導盧爾傳三適忻州學訓導衛衍中孫男長佶邑庠生娶衛氏暟女次俶郡庠生娶衛氏例監恮女三仿娶例監張澄襟女四偲娶例監柴京荃女五億幼孫女長適例監盧紹基子鉦次爲增貢鄭博子烘所聘曾孫男士順聘例監巨鵬女曾孫女二俱幼嗚呼日月不居叔父合郭孺人而葬今已十八年矣康熙丙申之正月十一日復以孺人祔焉奐曾不斐謹爲

銘銘曰毋我者子子我者毋何前何後與我父爲偶拮据其手瘁瘏其口萬年之藏其敢或苟

宜人張氏墓誌銘

宜人張氏我外舅庠士公國爽長女我長姑出也先太宜人以辛卯中秋生而得男長姑以壬辰重陽生而得女祖父母念內外兩孫生皆令節謂當爲夫婦就襁褓中呼先大夫及我長姑而命之八九歲時間從母歸寧輙避匿不相見祖父母燕閒或召諸內外孫羅列嬉戲不得已而前已復徐徐去既長在室從其祖處士公受女孝經卽早暮率弟妹起居於牀前處士嘗從容稱說以爲笑樂性慈和恭順頗有識度余遊

泮報至無喜色姑姊妹或强語之一若無聞者因共指目之爲奇及嫁祖父母皆曰吾甥也不與諸孫婦等宜人聞之私語曰兒昔則甥今則媳也獨嘗因祖父疾從諸姑入具飲饌與諸婦稍別耳己酉余倖列賢書祖父呼余小字命前拜賀客客大笑謂若舉人也祖父亦大笑是之宜人不以爲然曰祖呼孫乃亦計及舉人得不使人意滿耶辛亥先大夫卽世余慟不欲生宜人哀泣秉閒謂祖父且老不任喪奈何太宜人悲不食則又戒余不當抑哀慰母耶平時事太

宜人甚謹伺顏色爲進退片語不敢忤伯兄他出侍嫂病或至終夜不寐初不以爲勞丙辰之捷家人無不期余銓選者旣罷歸祖父病甚宜人轉以爲幸問之曰設得選將不得侍病今免此恨矣已午以後余嘗遊齊魯南涉吳越宜人不敢望余以衣飾置辦之私余亦未嘗有隻釵遺之己巳來京男纔三歲女尚在室乙亥歸省則男且就傅女已適人宜人亦未嘗以其故一言有加於余也所生四男五女辛勤撫育存僅三人前兩男生時仰皆以嗣伯兄怡然無難色

惟伯兄亦嘗多其義嗚呼如斯人乃不獲永年耶將余無德以匹之故不獲偕老耶卒之日爲康熙丙子三月初六距生時得年四十有五次年以北邊綏定　覃恩贈宜人子男何今亦能識之無矣女長適衞棣次適李有物今擇於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一日草葬於祖塋乾地柏陰之原嗚呼宜人其暫栖焉遂銘銘曰三葉幽居遺傳此俱今也從之尚亦無虞毋以生之不遂而戚戚其向隅保汝孤訖汝圖吾且選吉而與汝偕汝其竢吾

贈孺人王氏墓誌銘

贈孺人衞王氏者王元亮之女弟也元亮父吏部公旣殁而孺人始生母衞宜人心憐之年未笄即以字今候選知縣衞子猷蓋宜人之族子而元亮仲姑之所出翁拙士公所擇以爲後者也旣嫁室無父家無翁孺人能遵母教順姑意以貞靜婉順聞於戚黨生凡一男一女而皆不育撫孤姪頗有恩小星在室處之甚適不作流俗婦女忌嫉勃谿之態子猷初官司訓再歴郡幕兩任冗員俱有賢聲孺人實侍行有內助焉

嗚呼我先人之家聲孺人可謂無忝矣亦賢矣哉我王氏之嬪於衞四世凡五人我祖姑我姑俱有後而我妹我女遂不秀不實且不永其年使我望衞宇而生悲撫栝棬而增哽門閑如故謦欬不聞豈不痛哉孺人生康熙辛亥九月二十三日卒康熙壬辰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次年癸巳　萬壽覃恩始有今號嗚呼冠帔生榮吾妹亦可以含笑地下卯今丁酉之十一月廿二日子猷以其母之喪襄大事孺人乃得因而歸土嗚呼骨肉永別豈不痛哉銘曰

仲子執喪行服不忍於姊而聖人過之夫豈不以其禮與然而禮之不可踰天固爲之律情之不能已天亦爲之恤女德可頌彼蒼或不憂憂焉玆地之藏亦孰知予之隱慟焉予又安知夫賢者之行非秉禮君子之所心悶而聖人之所哉非其有甚不能忍者而乃有以成其忍耶悲夫

旭華堂文集卷十二終

旭華堂文集卷十三

墓表　像贊

臨川知縣李白綠墓表

嗚呼此白綠先生之墓也先生從祀於孔廟之側與雲巖先生同俎豆於一堂已有年矣先生之諸孫亦嘗訂集平日所爲詩文欲余爲校讐以示當世矣先生在官之治行鄉居之名品亦可以流傳於人口不沒於天下後世矣而諸孫猶以碑表不立視前葬之先壠猶若有闕懼過墓生哀者不知誰何之墓且以重予若孫不孝

之罪也嗚呼往余游泮年十四耳時先生自臨川解官而歸特問先大夫孺子可日誦文字十數篇耶同坐長老皆含笑不言而余心竊自愧迄於今不能釋然猶憶與雲巖先生同修邑志在寺寓縱酒快譚以優兒左右共間酬號竟夜嗚呼今幾日耳先生謝世已不復可問而余以八十老翁乃操筆墨搜索枵腹枯腸爲先生區區表墓耶含毫赧然將若之何霄漢之上冥漠之中其鑒念之哉

舉人李覺源墓表

語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然乎否乎自余觀之殆不然也邑之文風東鄉最盛白綠先生以乙未成進士其子覺源遂以戊午與聞喜張拗齋同舉於鄉拗齋名滿天下讀書能文之士無人不知拗齋應無人不知覺源也而白綠先生獨以其早世對親串語輙痛之且謂覺源歿後比隣遽薄予幾若無相親就者嗚呼父子之親無間智愚賢不肖孰能恝然而白綠先生於其葬也至不忍捉筆爲志銘乃至於今里黨戚友不

能不悼嘆於當日之鈌然也嗚呼人孰無父子韓昌黎歸震川諸君子以幼弱子女提抱中物且不能不事筆墨於幽明永隔生離死別之際而壯而慧者去則竟去老而衰者嗒然無言此其情眞有人所不能解口所不能道者矣嗚呼是尤可悲也覺源勤於讀其意不提南宮必不止而又嗜飲而尤喜潞紅計偕入都吾視其寓舍鐔罍纍纍也嗚呼斗酒百篇覺源之志不小矣其能免先人之痛哉醴泉芝草安能不爲之徘徊擬議耶

張淡夫墓表

往開先朝學使袁臨侯先生精於論文毎當校試唱名閉院後輙便服往來甬道上閱卷有當心處縱筆點次或一破或數股卽爲定高下次第揭案其人之終身休咎及家世盛衰皆若燭照數計操券而取之也由今我姻家張氏驗之先所聞詎不信哉淡夫先生以商遊泰隴之餘當昌黎示叔論文之日一試而入學再試而食餼雖數躓省門不獲所志而思警氣象光焰萬丈不可掩遏遂卓然超乎流輩之上而爲一方

士林之冠冕先生之文在今日亦寧可多見者故其子若孫或矯步上庠或列名辟雍或綰符堂皇之上而爲　天子之長吏其淸聲作署又足以振百里而垂當世臨侯先生誠勝國之韓歐而其所賞識若文石相國青主徵君輿此日張之子弟所當奉爲程式而永永勿諼者也讀唐書歎盧文成清儉絕代身爲國相而所居環堵卑陋門不施箔服御無金玉之飾明皇過其墓而罷獵泫然流涕見其碑表不立乃命蘇頲爲之文而自書之嗟乎吾閭里有賢人君駕

過之式其廬其歿也君駕過之式其墓淡夫先生之學問文章若此其後人之昌若此異日者或有茂陵之求精勝國之季築堡衞人之功閥館課士之懋升臨俟先生論文之指而上之九重吾知必有非常之特典爲鄉國之光不朽之盛事也我姻家昆玉其必念之哉淡夫先生許閣然明時恩選貢士也後之有心者幸勿忽

甯近野先生墓表

明季縉紳之禍慘不忍聞私怪朝廷養士三百年當醜類僭偽渡河而東吾郡曾未有一人據𫵘大呼結義旅而與之爲敵者遂使逆徒肆志徑逼帝都至尊蒙難以淪社墟嗚呼惜哉甯公問樵抵書於予稱其從伯近野先生之爲人也曰闖逆流劫虐燄彌天衣冠之族鮮能自免父子兄弟各計奔竄非忍於骨肉知此賊兇威難近欲心無極牽連而入死地徒爾無爲也我從伯祖先生被繫之時至性獨切洒泣奔赴既聞

索金萬計倉皇而歸出先世所藏幾二千金以免其難維時從伯之心止知有叔父耳不問其他若我從伯庶幾可以言孝可以言義乎子夙有維風之志何不爲一言以表其墓以示當世半予觀甯氏自方伯以來世有聞人而先生節方伯之兄也三舉副車爲通邑文士之宗兩子皆甲科能昌其業族中列科第登仕版者後先相望而近野先生更以孝義之行卓標其間甯氏之興殆未可量矣問樵之言曰近野我從伯號也世璲其名■其字爲閭喜學諸生嗣子

工文章早歲乞貢次子綸宗志在光大前緒今伐石墓道以待予之文予其勿辭予方嘆其時之禦國難而稱忠節者無人也猶幸有急家難而稱孝義者嗚呼若先生之爲人使其時得提一旅以敵王所愾卽勝國之祀不遷社不屋未可知也然則先生之關於世敎何如也

貢士馮通受墓表

嗚呼此絳郡明經馮子通受之墓也馮子年不逮德人皆悲之尊君上益先生喪之逾年而慟不已屢請爲文以表之余以爲古之賢聖年不逮德者有矣獨馮子乎哉有其人無其德曹蜍李志奄奄若泉下人其德存其人亡珠沉於淵而媚澤玉韞於石而輝山干將莫邪埋沒豐城而其光且熊熊斗牛間也嗚呼又奚悲哉馮子諱宜中字四照其爲人也孝於親友於弟和於族姻惠於里黨極其功於讀書講道之精而要

其至於躬行實踐之地余嘗親其風範觀其意度接其談論自謂深有得乎馮子之爲人讀諸孤所爲狀及孝廉程君之志臚列生平若代予爲言者嗚呼以斯人而永其年以極所詣何必古之賢聖嗚呼馮子抑又何能不悲耶往讀史嘆王彥方郭林宗徐節孝邵堯夫諸君子以彼其人眞祥麟威鳳世不常有而當世之遇之者一何漠然龍門太史含憤無涯至以顏淵盜蹠挈短較長嗚呼馮子雖復沉痛詎足道耶天不欲斯世獲善人之效更不欲使善人久淹於斯

世吾既早知之矣吾特以塞上盆之悲而慰地
下也後之過此墓下者能無重感於斯文

后土聖母贊

是天下之大母也老幼男女高卑貴賤生息安
養之所倚賴也柴親家實覺生平之感被有動
乎其中特命讃之不得已而爲言至柔而動剛
至静而德方承一而時行含萬而化光天之下
地則陰地之上天則陽誰能脫離此牢籠誰能
打破此帷墻不過反復在簡策之内捜剔我五
大之綱常庶幾不忝我大母之堂皇

許勗亭小影 代

噫勗亭乃在此耶把卷何爲曰味道之旨囊琴何爲曰寄意而已其致則濯濯春柳其韻則盈盈秋水胡不紆朱拖紫胡不登金墡上玉陛胡不佩左相之刀曳尚書之履顧乃委厥冠珮別館徙倚悠然作塵外之舉止曰第恐不免耳然則吾將何以題之題之曰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

京客小像

相其體貌眞無愧此日之名通味其神致何必藏在位之雍容且其齒已耄矣項帽脫露若有似乎疎慵而手足矜嚴初無譏於龍鍾噫吾鈌然久不見子今乃遇子乎卯塹之畔木石之叢友千歲之老隺倚萬年之孤松意其立塵壒之表而遊靑冥之中

郭繹茲同年像贊有序

丙子都門早春無事展玩繹茲行樂圖喜其似也謬爲之贊

卽而視之宛一繹老標格稜稜風神矯矯幽襟絶俗若寒潭之入秋曉逸韻横空如孤隺之嘯雲表蓋且將引此席珍藉爲國寶出則伏節擁麾入則簪筆視草獨怪其仕籍既通而書債未了冠佩肅然恒不輟於探討詎律例之是夸抑版圖之宜考噫嘻我知之矣是蓋憫後代之治不古若而簿書期會之徒援上稽典訓深求化

本而欲偕斯人於至道

紀侍御像贊

鷺溪素絹六尺强寫出殿中繡衣郎繡衣面目凛風霜標格卓卓何軒昂隺步由來最高張今何蹇澁若顏唐虎賁夾侍意蒼黃仰伺顏色與忖量慇懃捧肘丹陛傍　至尊左右趨不遑誰能如此任徜徉說與他人渾茫茫使我見之喜欲狂乙酉之冬卯未央晴雲曉日擁　聖皇翰苑梧掖共翱翔我友扶病勉拜颺龍章鳳姿衆所望雖復委頓故不常　帝曰是惟國之良視學無由盡厥長鄒忌修幹氣方剛無令

困之走且僵　特勅扶掖下天閶　天語春溫眞難忘畫工圖此殊輝煌報國何日煎肺腸爲語我友須推詳

關掄秀先生像贊 汾州府司訓

嗚呼是掄秀先生之遺範也捧手旁觀只見其衣冠儼然由今兹清穆之容想疇昔剛方之槩亦特覺其宛然嗚呼余不見先生亦不計其春秋幾轉矣余神氣衰耗而先生之神凝而氣定者仍覺其湛然先生蓋人類之俊傑而士流之冠冕也先生之文筆視春水之瀲灩先生之意度仰秋雲之舒卷震疾雷之威聽先生話言之辯晰爽銛之利服先生果行之善以是敢垂汾上名著關前久悉其中之無歉於以嗣安邑之

流風承解梁之餘韻而又何忝然

衛朗玉姑丈像贊

是我朗玉姑丈耶即而視之僅得其形像諦而聽之了不聞其音響爐煙方裊沉耶檀耶意當年之所樂享案帙未陳莊耶騷耶意當年之所快賞蔭高梧啜苦茗鳳之棲耶棠之采耶意當年之所逍遥而逸養嗚呼當年之事久已不可復見矣而猶得於尺幅之中丹青之內跡其遺而相倣而獨其龍霄之神頷卷霧之高談則徒有瞻彼太空而寄以寤思之向往是寫真則寫是傳影則傳要不若孝子終身之慕爲飲食爲

居處爲笑語可以心會而神想嗚呼朗玉姑丈

毛漢章像贊

少而溫然壯而偉然老而睟然完名完行巳七十年輔則丹而鬚則宣膚則腴而骨則堅城府不設荊棘自刊家擬素封貴仍公子而自視恒欿焉豈姑山之神人或汾干之散仙不然何閱世久矣而不琢其虛靈之天予將抱金莖露賦岡陵篇以伸羣公相祝之意以開先生之顏先生得勿噱曰夫夫也其口河懸者耶

詩僧照公像贊

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鄂之照臻徼妙藐三倫遵二要澗響松風龍吟鳳嘯六朝異人千古同調

髯和尚像贊

圖相孳孳鬌鬛從闕彼髯咄咄毋乃有悖流俗執許道心超越縷縷揭揭萬川印月法王不滅存此眞骨

旭華堂文集卷十三終

旭華堂文集卷十四

啓 跋 約

錢邑令吳星子先生去任啓

伏以吏治稱第一名牧新簡重天家民生感在三惠師舊恩思下里初陽布愷有脚春行之期愛日迎祥無知騾獻之候道希入室情切攀轅恭惟臺秀孕湖山靈鍾牛斗神映長塘皎月翩翩季子風流品高橫峴寒雲卓卓隱之節槩一顧則羣空冀北莊開陸公之四人三考而績最河東花種潘令以十載而且金衙式壯使後人

仰堂搆之隆矧其玉版維清將他日思翼卯之厚天王有喜頓遷神君父老何知如失慈母瞻鵬運而躑躅各勤偃室之親聆鶯遷而徘徊胥屢庾樓之戀欲奪此賢太守能勿愁予何患無好令君是徒欺我棲鳳久嗟非路凭熊愈覺有儀是用刻酒泉之石以方儒林輒敢上中都之書以白闕吏隨車催瘦爾去奚之乎卧轍難肥人滋不堪矣某等留侯無計借冠有心六一尊先生曾讀醉翁名記三千愧弟子側聞莞爾戲言素所依依能無悵悵肅詹吉旦欣値梅蕋初

舒恪上荒函擬聽柳條載弄禮南豐而設祗有鮮香挽伯道之行不過杯水伏願雙旌駐節五馬垂光夾道驕嘶快青樽疊進爭羡平原豪讌當筵驪唱看皂蓋飈飛還推京兆整暇遲東人騎竹之迎不妨來暮慰西地歌棠之望永繫去思敢云報二天之慈庶以盡一滴之敬齋心請事企踵須時

請邑令白啓

伏以玉露澄秋色映公門似水金颷叶令聲披里社疑霜春月之政方行二天之感欲報恭惟老父母台臺秦川孕秀華嶽鍾靈仙骨儀玉蟾鵷班早著姓字門風舊司馬鳧舄高張羽儀命銜　帝京符綰下邑識細侯於竹馬隊裏四境帷褰片雨車奉閣道於琴隺署中九天香引清風袖共仰鑑明汾澮羣推屏峙姑岡栽河陽滿縣花花飛徧念七里調單父當時韻韻響合經一年允矣神君洵哉慈母治某等農慚負耒士慚學書廈庇動蒼赤之歡幸徒伏螻溝斷邀青黄之飾榮在登龍肅膽[illegible]之辰用申萬一之敬煙凝山紫試聆樹裏蟬吹潦盡潭清且看天邊雁寫伏願庾樓添興晉觴垂光攬轡作省稼之遊瑞繞陶徑開樽歌授衣之句彩生習池庶幾漏緩清霄沃聞四筵之霏屑抑且鷄鶩小隊滿擬三日以留香側耳驕鳴齋心鵠俟謹啓

與廣德州毛太守啓 代

熙朝偉器盛世英才文名冠西江筆呈錦瀾濤萬斛秀標甲南國胸蟠絲色彩千廻暫簡鸞棲屈兹鷄割天部名郎之肖于國士無雙堯都司李之家風能吏第一審彼兵民之各得信爲文武之兼資 帝曰惟良人稱有慶某罝思待兎莫嗣肅極之音門望登龍詎希偃丹之侶賴共事於新命濫廁寅寮託雅誼於前公幸叨世講所望率以同濟示之周行敢不抒厥肺肝効其心膂雖摳衣未煩乎典謁竹符尚遲而塵斗欲通之司書素箋可託仰惟丙鑒曷罄寅悰

求薦書啓 代

風臨樹玉露吸花瑣識高神骨之間額俊尊帝誼薄雲霄以上壽考作人行推駿業千秋允屬龍門一代如某者叨蔭先人之餘附蘭世講之末曩蒙嵩顧昂首增榮慚隔雲泥撫膺知感特以學殖荒落睹弓冶而驚心門戶凋零望輪載以援手小兒年當弱冠情覩釆芹媿鯉趨之不聞徒然躑躅幸荆識之有舊正爾翹瞻惟祈遠布弘慈俯矜微志俾迴心於金玉九鼎片言願垂惠於始終千載此日和風廻地吹短翼以摩青瑞景章天庇孤根而籠翠不特生者戴德抑亦泉下銜恩矣附展寸誠尚希比納統惟丙鑒曷罄寅悰

與某提督啓 代

虎變宣威煒煒干旌懸日月鷹揚振釆雍雍劍屨動星辰屹然海國金湯允矣巖疆鎖鑰恭惟應期五百爲憲萬邦夙擅龍韜久推　朝家重器弘敷豹略早識文武兼資驅鯨鯢以潛踪孤嶼亭邊藉生色鍊貔貅而賈勇雁蕩山下坐銷燹氛恩溢投醪兜鍪與泉山競勝令嚴覆鐙桑麻共雲嶺交輝　北闕分閫外之榮東甌倚師中之吉　帝咨上將人仰神謀某濫厠末員謬膺伍務羡揮羽長算願稍霑其緒餘想投壺遺風

諒不惜乎指示伏願龍門望重麟閣名高推威德於無私會見調梅傳咢佐靈長於有道佇看搢笏堯堦玉宇塵清功業長垂盟府圭田寵錫姓名永著旂常

請學師題主啓 代

德懋作人風動平關桃李化隆教孝色飛汾曲松楸擬伸烏鳥之私願藉龍光之盛獨慚總總何與傳傳恭惟昴宿貞精恒山閒氣才衍陰何嫡派太白後身學追鄒魯遺踪延平再世洵登壇之文師果入室之經神用茲鐸韻流輝人與思於水木因是筆花布采家仰重於几筵共仗嚴師如依慈母某息存苫塊恥溢瓶罍哀切劬勞稽先典以用眾情希錫類誦古什而覩旂虔卜吉辰夙襄大事敢丐點易之餘瀋幸塘題主

之隆儀伏願高駕法輿垂臨荒域鸞鑣到處不悲原草蕭蕭鳧舄飛時詎覺飄風發發湖山增色自鍾祥於牛岡草木含榮會流光於馬鬣惟鳴騶以蒞止當擁篲以肅迎

請館師啓

吾道本有眞春風自然知己家傳應不泯秋月依舊向人猥豚犬之匪材託門墻而就業青氊動色絳帳銜恩虔詹春仲之辰喜值璧躔之日文苑戰初罷燕樂胥期公門桃始華龍光欲耀醉心醇飲卽百拜其奚酬果腹太牢僅一辦以言禮預呈率語敢請先時鳳翔瞻六一之臨蒞立領三千以竢

婚禮小啓 代三叔父爲七弟結婚衛斐公妹

菊砌生香莢囊耀彩人逢美景天作佳期艷玆日月之皆陽治我舅甥之夙好姻連三葉睦有自來禮定百年分當不偶預慶衿纓之誼樂追吹帽之歡語氷爾婦翁呂希哲庶其早惠種璧我猶子溫太眞挾以相邀

婚禮小啓二 七弟媒係師莊姑丈

一齊之義姆訓攸尊六禮之榮媒言斯重况值授衣陽月復當吹帽秋風宜因餐菊之餘用講采蘩之託鮑照推妹藉婦翁作氷人溫嶠報姑乃癡叔爲月老君無拒主僕亦居賓蘭臭升堂請談披扇故事芹香在御願理執柯新盟從此轉轉舅甥迴殊葭莩團圞娣姒載咏桃夭歡生胡餅之床喜溢莢樽之斗

婚禮小啓三

耳執文壇夙擅國士之譽書飜月底暫掌家人之盟喜遂斧柯敬修蘋藻槐雲披綠堦前蔭傍綠窻榴雨吐紅座上香飛紅葉片言定一齊之義指顧增六禮之榮初筵得艮數行蚤悉先文定之期以四日側聆和鸞兆于飛之好於百年永叶琴瑟諒惟不外樂且有儀

婚禮小啓四 行聘請媒

應期納幣式禮寅賓惟嘉會之有常藉良媒以爲重素風牽犬無當朱箎之頒喜氣乘龍感切赤繩之繫所望儼然降趾月老長結天緣會看爛矣盈門甥館爲光壻諧

婚禮小啓五 行聘請母舅

應期納幣式禮寅賓惟儀節之有常藉尊親以爲重素風牽犬莫擬蹶里之榮喜氣乘龍祗深渭陽之慕所望儼然降趾歡承舅甥行看爛矣盈門好諧兄弟

請臧子端太史題主啓

伏以孝施不匱成已因以成人思式永言愛我等於生我幽神欲何託擬仰烏烏之私情明祀期孔虔敢逆龍光之上客在天藉色伏地望塵恭惟老先生台臺道重觀魚氣高鳴劍雄文冠晉國破解額之天荒巍第傾　皇都燒榜花之龍尾乘風與淺愛日思深蓋出則翰墨流香擅聲　鳳闕而處則斑斕呈彩濟美鯉堂者也孤某苫塊餘生蔚蒿末品痛二年之願復難報劬勞思百日之音容徒存想像冬孟諏吉翼邀爲良將歸遺體於山阿審杳形勝敬棲先靈於栗主仰仗光儀伏願禮及同聲思維類錫爐烟飛霧瓣香薦聰明正直之馨硯墨生雲墮石寫烝蒿悽愴之影煥八筵於百世魂兮若來壯巖巒於千秋祭共如在將龍飛鳳舞回飄風之發以招和金鎖玉鈎聽曳革之聲而叶吉謹啓

題主啓 戊寅襄事請李縣公李遼東人

伏以晉封懸愛日字人義重撫孤燕嶺倚慈雲司牧道先敎孝睹梧棬而增痛仰梟烏以分輝栗主新成松阡待貴恭惟老父母台臺白山孕秀綠水含靈名姓入九閽芳同橋梓經綸試一割韻偕壎箎百里騰聲期月成化似輕車就熟路不失其馳如游刃發新硎迎之而解藉龍門之玉尺栽蝸邑以名花移孝作忠賢宰原是令器保民若子治譜傳自家乘不孝等抱痛餘生希懷曠典萱枝再萎傷無日以事劉椿樹早摧哀何從而置勝方剛念鞠掌永杞徒憂報德思恥罍伊蒿空嘆吉卜秋分以後敬從月朔之辰戢形土一抔祇銜恤於孺子棲魂木尺許敢藉照於神君伏願心結素冠文豪丹筆帶判花之餘潤携雀品題洒龜影以留香揮絃指點庶幾若堂若斧式觀鬱鬱葱葱有秘有椒行兆穰穰簡簡謹啓

祀土啓 仲父襄事代叔父請李廣文

時屆清祀禮隆土功矧當體魄之託棲尤屬情文之宜脩學校則典儀自出萬彙秉成師儒乃道法攸尊五行受職恭惟老先生台臺學優表物德美歆神菁菁者在陵樹人之敏準諸地肅肅者於廟萊祭之虔達乎天秀擅輪輿感協禴祀姑山與恒嶽連脈靈水接天池合流盍洛閩授傳不媿延平嫡泒故河汾觀化有如仲淹高踪某等痛積陟岡悲殘伊蔚傷宅兆之無厝埋玉何年幸宮墻之可依聲金此際筮在季冬之

朔實惟寅日爲良詎曰美觀步掩親之孝于庶幾受福藉襄事於嚴師伏願鼓瑟情閑執籩思歩惟馨薦夫子之褻式禮莫愆有恪供先生之盤精意以享行且隴禽醉日見天心於淡味希聲會看原草舞風厚民德於愼終追遠伏瞻儀鳳用卜眠牛謹啓

趙少宰詩集跋

蓋聞詩以咏志感情之句不能忘書不盡言說詩之法逆以意三百篇而後爰綴楚騷六朝選以來實開唐律雖體格日變而源流可考而知也惟我堂臺仙湖先生敦厚秉溫中和具四時之氣含英振藻雕鏤盡萬物之情啓事朝囬詩倘夕出才雄八斗卷積千篇允矣宇挾蘭芬雅道賴玆鼓吹聲諧玉韻皇猷藉以賡颺者也予小子未解巴吟莫酬高唱惟是過屠門而得肉快意實深睹匠斧之成風迯眸難辨挹餘焰則

眉髮氷清吸剩馥而心脾雪潤豈特聆元音於故府直如闞仙籟於天風爰贅片言聊申夙慕謹跋

遵古維風公約

唐太宗謂朝臣曰世俗生日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燕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侍臣皆悲

程夫子嘗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朱夫子亦謂不可燕樂須以忌日處之

唐宗英主程朱大儒三代而下曾復幾人而其於初度之日皆爲言如此我輩戴髮含齒粗能讀書識字乃都不思罔極之恩於末俗不知維挽於
聖明之世不思補益其何以爲人耶同志親友幸共念之

旭華堂文集卷十四終

旭華堂文集

補遺

祠堂社弁言

我王氏爲里中望族而奉先之禮缺焉不講非所以篤親親隆本始也前人蓋嘗欲爲之而未果雖有攷之者要亦勢難猝集事難猝舉耳歲辛酉曹路一支乃始爲謀或者前人在天之靈實誘其衷乎行見塋域崇如堂室翼如奉先之禮於是乎舉凡我族衆其永矢水源木本之思

贈徹公上人序

予與徹公遊三十年矣自予己巳赴都門一官匏繫至乙亥四月六日平陽地震

聖天子深仁厚德　特諭我郡之官於京者俱許以便歸省乃得復與徹公晤衘若道故歡如也不兩月而予旋又北上丙子十月徹公至邑西慈航洞爲諸梵苑說戒會予伯兄亦之蔚任遂以家函問於予且欲予之一言以序其事予私自念徹公與予遊數十年而銓曹紛務百倍於曩在行人時甚無能多爲揆鋪以爲我徹公光而夙昔之雅殊不能已於吾懷故賓著數字以見徹公之方外知已有予而予之方外知已亦有徹公云爾康熙丙子陽月題於燕市官邸

太平縣重建鼓樓記 載平陽府志

樓以鼓名分更漏也而實爲城邑之綱維所係綦重焉舊構多歷年所圮毀日甚爲新之役前任邑侯率有志未逮意者時實爲之與我顧公初授茲土晉接間度宇淵涵虛中諮度余因以脩廢舉墜具請於公公涖任二載急撫字綏與作雖以余言爲可採而不輕舉也戊子夏得郵問乃董事諸公以樓方落成錄公碑記而乞言於余余閱茲樓之肇工也以三月竣事也以六月緡錢則括之閒架而不苦於輸將出納則掌之紳衿而不假以胥吏高大五丈餘廣袤如舊址而甬道則加擴焉瓦甓木斲及各役之稍食金錢共用若干緡噫以數十餘年之廢墜一朝脩舉俾城郭增其麗廨宇壯其形甲第於以連綿商賈由茲輻輳而爲四國之觀瞻萬禩之砥柱時爲之與抑人爲之與我公欲不居其績而將誰歸與余儕員侍從不獲共勸盛舉然幸從諸君子後奄觀厥成旣樂頌公之績而又重違諸公之請遂不揣不文而爲之記

祭李母宋太夫人文

嗚呼太君從來閫德之美惟敬順嶶柔以爲軌而其名跡之在人耳目而爲章後世者則亦係乎夫與子若太君者作合自天藩伯爲之夫誕育有人臬僉爲之子孟女匹則伯鸞而舉案之莊以起蘇母乳則鞏公而范滂之嘆斯擬羨其內外後先之相輝實惟婦道母儀之可恃嗚呼太君江右七十八邑之賦內助得而宰其平左江四十六區之政慈範得而持其理南浦西山之勝朝雲暮雨之奇油壁得以稱所願思玉鳴

石之嶺橫槎香稻之泉版輿得以適所喜嗚呼太君孕鍾山石城之靈脉步藐姑汾絳之仙履既足以超往古之名姝冠當今之女史矧其執巾櫛而從事拂衾裯而與偶者又巍巍其若彼矧其儼頭角之崢嶸擁節幢之焜耀者又赫赫其若此嗚呼太君人世之富貴當身之冠被自流俗對之眞若可以傲邦國厭都鄙枌榆之近葭莩之親皆可以氣使而頤指自太君處之受天賜不常之福享人生最高之齒亦猶然曉霜朝露石火電光八十餘年之事斯須之間而已

嗚呼太君流覽傳記搜闡懿跡或歷長壽而無乏高名或崇景修而未見多祉如太君之在今日義解三從德膺五福求諸巾幗曾復有幾某輩聞訃生悲罄思製誄疑渚宮之天孫望桂殿之月姊接雲中之虛步留人間之芳趾或且逍遙而跨鸞雀或且游嬉而騎箕尾恨不登拜母之堂愧徒嘗尸饔之旨嗚呼鍾鼎之養已矣黍稷之歆方始粗抒誠以羊豕幸勿吐以糠粃

衛公起元曁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予祖姑之少子衛公起元康熙戊午十月十七日病卒先是予遊京師過公辭公曰是行當即得官耶嗟予不見矣公時負暄堂上坐面目臃腫氣憊甚聲出口閣閣然予蓋心憂之徙用溫語相慰公點首而已既至京得家訊曰公以前病不起某月日竟歿矣悲哉向固心憂之豈意其遽至此耶公長身玉立旋步健捷往予嘗謁公值有祠事公親把刀割肉分遺鄰里見予入笑曰子姑坐幸吾畢事茶至又笑曰子姑茶幸

吾畢事既呼奴指示奴皆曰諾一一遣去公乃起盥濯披衣接揖予調度從容絲髮不亂語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公稟氣既厚而又勤於事年甫逾四十遽爾告殞斯言豈誣耶予兒時祖姑嘗坐予膝上共大祖姑及王父語亟稱公孝公少子且早孤祖姑特念之時稱公小名曰某某語竟日大半皆賢公語也歲時來爲舅氏壽予竊旁窺之公隨兄下上伺顏色爲動止逡巡卻步執禮惟謹公之族連姻予門者凡數家予先人三娶皆衛故一歲之中予未嘗不三五至

王未嘗不就公謁公舍中未嘗不埽除無蚤晚嘗若肅賓者王父嘗與親友讌或及公家事未嘗不謂吾甥能嗚呼人而孝於親弟於兄幹力見稱於長者亦可以無愧此生名爲善士矣公初嘗就學學輒不成去而從商商乃得重利以故家計漸裕卒不竟其業嘗命子道古力於學責予兄弟輩勉諜之蓋亦若悔其初而幾其子之有以充乃志也嗚呼悲哉道古曰先父母之喪以今歲十一月初九日襄事願爲之誌誌曰衛氏邑之北柴村人也公諱爾貞起元其字也

高祖義官諱需曾祖諱道祖恩賜壽官諱明時父禮部冠帶儒士諱希蔡元配丁氏繼配予祖姑前後生共四子公其季也明崇貞戊寅六月六日生卒之日年四十一耳孺人張氏張公德政女脫簪珥之飾不厭粗惡以佐公成其家明崇貞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康熙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一歲子男衍中道古也附例貢監娶予妹王氏叔父貢監女仲父庠生公所撫者女適貢監郭公有備子貢監宗德公既歿之九年始卜得日葬於本村西北之新

阡坎首離趾夫婦同穴禮也遂銘銘曰誰謂公死公有子食公之祉耀公里南谷淸泚北峛巃公居在是墳不圯公德不靡覩予紀萬有千祀福斯始

董侍御雲麓先生墓誌銘

予同郡同官董雲麓先生旣罷官而歸於己亥之春二月卒於里第以庚子之冬十一月二十一日葬於所居里門之南原將葬先生之子孝廉君元會持所爲狀來請銘予與先生相知久焉敢辭按先生諱弘彪字明遠雲麓其號也世居萬泉縣之小淮村代有顯者曾祖汝漢明嘉靖乙丑進士初除咸寧令歷官山東左布政使祟祀名宦祖瑣歲進士鄉之人推其賢祀之黌宮生四子而其三曰紹魁爲邑庠博士弟子齒

德之尊縣令舉賓鄉飲士流稱重焉則先生之父也初贈文林郎咸寧知縣再贈儒林郎監察御史加一級先生資性頴敏當其生時從兄象乾已成進士矣旣遊於庠儒林公語之曰爾曾祖進士也爾兄又進士爾能鬱鬱從博士同我終了此生乎先生因是益發憤苦讀壬子鄉試遂領經房之首爲同榜第六人嗣是頻上春官竟不得第儒林公卽世後先生乃喟然曰吾旣不能以一第遂吾親之願敢復泯沒此生以辱吾親乎戊寅謁選得陝西之咸寧寧方伯公釋

褐入官初地也先是先生嘗夢入寧署見方伯木主儼在座上悚然拜之及籤選果爾維時余已遭先慈之變不與人間事而聞其事者率以爲異聞而嘖嘖羡之蓋早知先生之建樹不可量也先生瞿然曰先人舊遊之蹟或當猶有存者小子庀得仰憑在天不爲士民所指斥足矣敢有越思哉甫下車題一聯於署內曰感君恩難報履薄臨深祇恐貽羞臣職思祖德猶存朝乾夕惕惟期不愧孫謀故老有能傳方伯遺事者讀其語覺雨露新恩朝夕可與己心志不忘

爲寧省會之區素稱繁劇先生絕苞苴摘奸宄決斷如流案無留牘簿書之餘加意課士文風翕然丕振己卯武闈之役雖兢兢不敢苟且然非捉刀人本色也壬午以臺垣缺人奉有論俸行取之　旨余時檢閱俸册得先生名在其中心爲之喜蓋是時言路風頹因循塞黙班行中聞有捧疏入告者則相與目笑之指爲浮競之流忌避不敢與伍而自命執法挾氣加人動以彈劾相恐喝嗚呼此庶僚之所最惡而國論之所不容者也先生襟期磊落從不苟求於人

而議論風采可畏可愛於言路固甚相宜也旣乃補戶部廣西司主事陞浙江司員外郎轉山東司郎中勤慎周密前後大司徒皆倚重之己丑分校武闈所得皆文武兼優之士聲稱藉甚是歲考選遂得　旨云董弘庀人品不凡做官亦好遇科道缺出着補用庚寅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協理河南江南山東陝西道事辛卯欽差巡視東城革除陋規胥吏無所容其奸壬辰爲奉天錢糧多本色而議蠲者不及之又因鹽運司虧空累累具兩疏上　聞部議不能

難俱依所奏行之癸巳掌陝西道事每逢會議正色侃侃不激不隨蹇諤之風中外仰之
萬壽科武闈監試毫不假借有議其過嚴者先生曰士子之進退關於此　天威咫尺吾何敢私耶是年冬以小譴歸田周旋鄉曲間人幾不知有董侍御也先生孝友性成生養葬祭罔不盡禮處伯叔昆季間怡怡如也視同堂及外家子若孫飲食教誨無異毛裏至於和睦鄉族排難解分尤平日所樂爲間有鼠牙雀角之爭正言面責皆愧悔自退惟恐先生之更見之也

甚至人以非禮相加了不與較鄉黨鄰里莫不畏其嚴而服其寛也且生平服飾居處不事華靡課子教孫俱有程式御臧獲輩絕無凌厲之氣常曰此亦人子也是君之素行歷歷在人耳目間而人所稔知者也易簀時猶戒孝廉君昆仲曰自奉宜儉應物宜和教子孫宜勤且予父子受　皇上特恩異日若登仕籍矢公矢愼上無負　國恩下無忘祖訓予死得瞑目矣嗚呼先生之手采猶在余目謦欬猶在余耳而今安在哉故舊之悲倍觸予中而大雅云亡典

型遂湮爲足傷已先生生順治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丑時卒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初十日亥時享壽七十有一元配吳安人副榜槃女巳丑進士弘勛胞姊也贈孺人再贈安人繼配楊安人庠生堤昌女封孺人再封安人又娶孫氏待贈孺人孝廉君生母也子長元會辛卯科中式娶楊氏繼娶解氏次嘉會歲貢生娶王氏女三孫男三孫女四嗚呼先生之名行既備見於世子孫蕃昌可以傳於後而不没矣乃銘銘曰步玉除侍金輿拂鷹冠理諫書是所爲耳目之官也而宜次承明之廬今也不然彼其緘口者華裾彼其饒舌者柴車不覩此地之董公仍漢氏之仲舒何妨以廊廟之璠璵沒齒乎山水之樵漁

百年論定式此卯墟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
思顯王公暨元配張宜人繼配高宜人合
葬墓誌銘
公諱奐曾字元亮又字思顯號誠軒世爲
平陽之太平縣人高祖守業明晉府引禮
舍祖之愼出粟賑饑例授知事祖庭貢士
鄉飲大賓父履浩順治庚子舉人以公貴
誥贈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再
贈考功司郎中母衛氏兩
贈宜人生三子奐曾以廩貢歷任蔚州介休

兩學訓導美曾以副貢任山陰教諭公其
仲也幼篤學能文年十九登賢書又七年
成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轉吏部文選司
主事稽勳文選兩司員外郎稽勳考功文
選三司郎中丁繼母衛宜人憂服除再補
考功復轉文選在吏部凡歷八任改都察
院湖廣道監察御史掌浙江山西山東陝
西等道事其仕當
聖祖仁皇帝中年危言危行以剛直果敢聞於
時舉朝有王戇子之稱然亦以此齟齬不
能久於其位鄉先達吳沁州田陽城兩相
公雅愛重之吳目爲淸流砥柱田於其歸
贈之詩有羞取一緡半緡物却貪萬口千
口碑之句公始以行人典試粤東最稱得
士於其鄉尤慕海忠介公之爲人故序試
錄及之葢其淸操亮節自命久矣其司稽
勳考功也條論外官丁憂取結京官服滿
繳照及部司說堂之煩苛非體辨治喪盡
喪之異同以發勲貴蒙蔽之奸摘饒州府
縣互訐並藩司庇隱之罪持論皆不可奪

至秉銓衡謝請托絕苞苴疏壅滯抑奔競
列選法十二則及各途分缺之例科條井
然夙弊澄淸人不得干以私而胥吏亦無
所售其奸意主疏通正途請教官勿用捐
納選補或不合例者爭論再三雖見忤部
堂弗恤也至今論選司者獨推之嘗有題
陞同知者部司皆避嫌格不行
上察得其情奏對皆被譴公獨伏墀不起出懷
中擬行稿上之侍直者劾其越職奏事
上素知公忠直置不問未幾而有監察御史巡

視北城之
命賜人參一觔
御製詩一章以旌之公益感激淬礪知無不言
歲中章凡十餘上言捐納歲滿不得請展
限無事不得請開例又言包捐奸人骫法
亂政請寘重典又言閉糴病農傷民宜嚴
各省禁粟出境之條又言開濬淮道河道
所經居民不無失業請給貲預徙更先期
招商儲粟則夫易集功易成又言門閣出
政之地閣臣票擬未經

御批發科而聽閣吏宣傳於外漏泄機密恐誤
國事中書借人代筆不行退黜廉官一名
兩見不自引罪既無以表率百僚又無以
仰贊萬幾撫臣有請捐贈其外祖父母者
已得請矣公言二本非孝邀寵非忠亂公
典敗名敎生有愧於官方死無以謝其祖
父其條陳必關國計舉劾不避權要類如
此愛公者間以爲言公掀髯奮曰奐受
聖明知遇恩圖報末由今國家事更有大且急
者方思捐摩吾頂踵乃欲結吾舌耶公立

朝二十餘年仕不期宦達志不期得君在
列曹則有爲在言路則敢言守正不阿孤
行其志殆古之遺直與然非遭逢
聖明悉其忠款曲加保全其不以言得罪者幾
何哉既歸讀書樂道食貧索處恬如也林
居凡三十年壽八十有五而卒公性孝友
生二旬而失母二十一歲而失父生平念
不識母言之輒嗚咽居父喪毀瘠不欲生
已恐傷王父心抑哀就禮色養終其身事
繼母以孝事諸父諸母如父母各得其歡

從昆季十一人友愛雍穆皆公之導也爲
文簡潔直樸立言必衷諸道有文集行世
元配張宜人庠生國爽女先公四十年卒
卒之日爲康熙丙子三月初六日距生時
得年四十有五其行實詳公所爲墓誌中
今不重誌繼配高宜人處士斗昂女柔順
可配君子子孫方倚以爲庇然以公毀致
疾竟至不起時乾隆二年四月十五日也
享年五十有六子何增廣生娶張氏絳州
庠生公鏃女繼趙氏絳州處士公楷女繼

柴氏候州同公京荃女張宜人出女四張宜人出者二一適處士衛公邑潤男太學生棣一適戊午亞魁李公洙男歲貢生有孚高宜人出者二一適乙未進士惠安知縣韓公從王男栻一適癸酉舉人會稽知縣張公我觀男識孫男二士敏娶谷氏甲辰經魁程女士敬聘柴氏育椿女孫女二一適右玉衛教授趙公思楨男候州同熟典一適太學生梁公克明男萬育公以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貧不克葬越

兩歲至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始葬於曹路西北之新阡而以張高兩宜人附焉是阡也公之羣從多厝焉故葬於是從公志也銘曰

維公之德璞玉渾金維公之行嶽峙瀆湛軀不踰中人而志矗立乎千尋生可謂大臣而没不失其赤子之心千載而下憑弔其壠者尚仰止乎藐姑之陽九原之陰

年家眷姪猗氏郭為觀頓首拜譔文

有唐昌黎韓公之文其校編以傳於今日者出自公壻李漢之手而宋王荆公有漢非能校其文之譏我　朝山左新城阮亭王公漁洋詩其友計子東欲弁以序而卒不肯肆志爲之祗筆之卷末夫以漢之校韓東之序王而猶若此況其下焉者乎況其下如余者乎余婦祖侍御先生蓋摹韓以爲文而新城公之友人也其文之傳於後固足以如韓之久而與王相上下者先生既没請其稿讀之間嘗抄爲副本有志

付梓今年春先生之子明經公又没則傳寫前賢未刻之書不敢不爲已責雖來如漢之譏不暇計也今摘其文爲十有四卷付之梓竊取不敢序之之意用識歲月以明景仰云乾隆丁卯仲秋孫婿趙熟典履五敬識

先伯祖侍御公歷官二十餘載所著文集散見
於都門者大半迨後罷歸田里四方索文
者愈夥凡有所作盡命孫士顒手錄前後
彙成一帙迄今原稿尚在案頭顒檢點收
存未敢失也猶憶曩時顒侍左右伯祖手
執稿本顧而言曰非敢言文亦非敢云行
世但吾於此道經營多年亦頗費心若得
抄成一部傳示後人永不忘爲吾願足矣
嗚呼言猶在耳敢豈忘心先二叔明經公
痛先人之文不彰嘗欲求鄉先生之能文

者爲之序思付剞劂以垂不朽奈未及襄
事忽爾棄世嗚呼莫爲之後雖盛弗傳顒
深懼遲之又久或失其傳也心竊傷之而
力未克副丁卯秋顒從妹丈趙子念侍御
公之手澤空存明經公之志願未遂慨然
曰吾爲至戚而顧使文獻無徵可乎因詳
加考訂以垂永久居心亦何厚也嗚呼以
伯祖之立朝行政固卓卓其可傳以伯祖
之居鄉待人亦藹藹其可親今伯祖往矣
想流風餘澤之在人者當不至遽泯何此

集之刻歷十餘年竟寂寂無人過而問也
如余妹丈其居心亦厚矣顒深幸向日案
頭稿本今方不至湮沒顒縱不能文不忍
不述妹丈之舉而爲我先人幸也受業侄
孫士顒謹識

先王父文稿家藏已久　先君志在剞劂更願得當代名公大人爲之評序特苦於力之不逮一時未克立致故藏之以圖後舉不幸天奪之速於今春見背敏不肖苦塊餘生未遑措手而姊丈趙公遂以鐫事見告敏念王父八十年精力半在斯文私之家笥已歷有年所先君之志未遂厥請而敏以愚魯之才貧窶之勢知復如何與其留之異時以俟名公之評序毋寧刻之今日以備當代之採擇也茲役之費不下百餘

緡金而公慨然爲之是公眞不愧潛楊之夙好而令敏亦獲免爲房杜之子孫也補敏之過而彰王父之文王父自茲不朽矣王父文果不朽而公之義亦與之俱不朽矣茲工將舉聞公欲丐　鄉先生之文以彰之愧不自揣聊附衷曲於卷末云孫士敏謹識

旭華堂文集十四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奐曾撰奐曾字元亮別字思顯號誠軒山西太原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湖廣道監察御史是集爲其孫壻趙勳典所刊凡奏議一卷雜文十三卷附以補遺一卷則奏議二首并序文雜著八首也

通志堂集十八卷附録二卷

〔清〕納蘭性德撰

影印清康熙三十年徐乾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志堂集十八卷附録二卷》提要

通志堂集序

往者容若病且殆邀余訣别泣而言曰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鑽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生平詩文本不多隨手揮寫輒復散佚不甚存録辱先生不鄙棄執經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語以讀書之要及經史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然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今方欲從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長負明誨殁有餘恨余聞其言而痛之自始卒以及殯㦡臨其喪哭之必慟其葬也余既爲之志又銘其隧道之石余甚悲容若以豪邁挺特之才勤勤學問生長華閥澹于榮利自癸丑五月始逢三六九日黎明騎馬過余邸舍講論書史日暮乃去至入爲侍衛而止其識見高卓思致英敏天假之年所建樹必遠且大而甫及三十奄忽辭世使千古而下與顔子淵賈太傅並稱豈惟黍長一日者有祝予之悲海内士大夫無不聞而流涕何其酷也余里居杜門檢其詩詞古文遺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對巖顧梁汾所藏并經解小序

合而梓之以存梗概爲通志堂集碑志哀輓之作附于卷後嗚呼容若之遺文止此其必傳于後無疑矣記其撤瑟之言宛如昨日爲和淚書而序之

重光協洽之歲崑山友人健菴徐乾學書

成容若遺稾序

始余與成子容若定交成子年未二十見其才思敏異世未有過之者也使成子得中壽且遲爲

天子貴近臣而舉其所得之歲月肆力於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久之浩瀚磅礴以發爲詩歌古文詞吾不知所詣極矣今也不然追溯前遊十餘年耳而此十餘年之中始則有事　廷對所習者規摹先進爲　殿陛敷陳之言及官侍從值

上巡幸時時在鈎陳豹尾之間無事則平旦而入日晡未退以爲常且觀其意惴惴有臨履之憂視凡爲近臣者有甚焉蓋其得從容於學問之日固已少矣吾不知成子何以能成就其才若此抑嘗計之夫成子雖處貴盛閒庭蕭寂外之無掃門望塵之謁内之無裙屐絲管呼盧秉燭之游每風夜寒暑休沐定省片晷之暇游情藝林而又能擷其英華匠心獨至宜其無所不工也至於樂府小詞以爲近騷人之遺尤嘗好爲之故當其合作飄忽要眇雖列之花間艸堂左清真而右屯田亦足以

自名其家矣嗟乎天之生才而或奪之年如賈傅之奇氣卓識度越今古無論其次文章之士若唐王勃之流藻艷飈馳一往輒盡故裴行儉之論有以卜其所止今成子之作非無長才而藴藉流逸根乎情性所謂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雖使益充其所至猶疑非世之所共識賞而造物厄之何耶雖然脩短天也夫士亦欲其言之傳耳今健菴先生已綴輯其遺文而刻之蓋不徒篤死生之誼也後世必更有知成子者矣獨是余與成子周旋久於先生之命序是編其能不泫然而廢讀乎康熙三十年秋九月無錫嚴繩孫題

通志堂集目錄

賦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金山賦

粤艮兊之洒峙䟺覆載之殊觀矧金山之靈秀矗砥柱於波瀾踞南徐之京口對瓜步之江干焦嶼東浮則抹微雲而似髻石帆西漾則罨輕靄而如鬟爾其爲山也形惟特立勢若凌空巖巘砌雲而磊砢洞穴激浪而玲瓏珍卉含葩而笑露虬枝接葉而吟風芝英翁艴蘭茝青葱仙杏敷霞以弄色江梅吐玉以舒容青鳥揚音於脩竹天雞耀羽於芳叢上棲鸛鶴之危巢下潛鼯鼠之幽宮其中則有紺宇櫛比丹樓鱗集高臺崔巍而孤聳虛亭弘厰而雙立登殿則絢爛丹青瞻像則輝煌金碧迴廊廡于山根俯簷楹於水側鏤珉石以爲闌飾椒泥而成壁亘宇宙之古今歷乾坤之闔闢陽侯盪之而不動蜚廉鼓之而不仄遠而望之疑蜃氣之結銀樓近而即之恍鮫人之開綃室時而烟霏霧

凝則水天杳冥不辨靈仙之宅惟聞鐘磬之聲時而雲開日霽則景色澄麗兩岍之間可晰鼇峰之毫髮百里之外能窺貝闕之參差或當秋月如練金波瀲灎則山閣晶瑩若冰壺之濯桂殿也或當雪密寒江林巒玉裝則浮圖倒景若玻瓈之湧寳幢也曾聞韻士至此相羊亦有名流於焉寄賞蘇子瞻留玉帶於山門滕元發乘扁舟而破浪賢如鴻漸漫云冽井在盤渦智若景純何事棲神于浩蕩以山僻在東南孤懸沆漭故爲軒駕之所弗遊虞巡之所未上

今皇帝膺寳籙攬乾綱軼羲農跨陶唐武功誕著文德丕彰兼總六合并包八荒勲高乎千古道冠乎百王賜粟帛于庶老蠲田賦于萬邦河海清宴中外樂康以嶽鎮爲苑囿以溟澥爲池隍爰稽自古巡狩之典諏吉上元甲子之辰命屏翳先驅而洒道使箕伯揮扇而清塵肅天駟王良之萬騎戒羽林列宿之千屯飈馳玉軑雷動金根旌旗蔽雲日鼓吹咽山林

天子乃升泰岱越徐揚逾淮泗渡長江汎樓船于中流遂登兹山駐蹕而騁望焉於是南眺江路百川爭赴始汗漫于巴梁恣汪洋于荆楚北睠海門萬壑競奔吐潮汐而不息注扶桑而無垠乃眷西顧泮渙邗溝實京坻于天庾亶漕運之咽喉左睇丹徒襟江帶湖鶩百粤之商賈輳三吴之舳艫是日也

皇情既暢

天顔有喜爰親展　宸翰麾毫陟鼇星流電激龍翔鳳翥笑漢帝章艸之弗工陋唐宗飛白之無勢聿題以江天一覽永寵光于山寺時（某）以小臣幸得備虎賁之執戟隸宿衛于鉤陳雖不敢追蹤于風后力牧陪遊襄城姑射之盛庶竊比跡于相如揚雄扈從上林甘泉之倫也因逡巡匍匐于帳殿之下謹再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聖德備矣巡萬方鸞旂羽葆紛葳蕤江蛟龍爲駕黿鼉梁陟彼金山瞰大荒朝宗碧海波不揚雕題窮髮盡來王帶礪江山曆服長南巡遊豫歲爲常億萬斯年樂未央

五色蝴蝶賦

夫惟昆蟲之羽化兮儼離俗而登仙矧綵翼之有斐兮備文章之自然伊蝴蝶之微物兮久託興於曩篇陋唐人短賦之未工兮余因感徼外之有五色者廼爲之抽繭緒於毫端肆攷載籍所記則産自丹青之樹流觀博物之編則生于橘柚之園臙輭纖腰若荆豔臨風而嬋娟參差舞翼似陽阿長袖之翩翻爾其啄芳塵于蕊裏飲玉露于花間弱比收香之么鳳清同翳葉之寒蟬栁院兒童解惜輕鬚除細網蘭閨窈窕最憐新粉撲齊紈雙飛欵欵並戲娟娟所由蕩子之妻見悠揚而興惋懷春之女對夾拍而含酸者也又嘗旁搜爾雅之書汎覽方輿之記曾聞棲香鶴蔓者則幃帳牽情絢綵羅浮者則車輪比翅既小大之形殊亦元黄之色異說者謂南方朱鳥之鄉位屬離明之地故其山川卉木悉炫菁華鳥獸蟲魚咸彰綺麗曩余奉使出塞吉日脂車曉背陽烏而韆轆宵瞻元武而馳

驅經途萬里之遠徑陟大荒之隅詎知絕漠固陰之藪太蒙沍寒之區葱菁喬陵匪乘春而煥若逶迤深谷不吹律而陽舒其中乃有同心並蒂之葩含英而翕艶四照九衢之蕚吐秀而扶踈遥而睇之初疑百陣文禽之翔集迫而觀之乃識千羣錦蜨之翾飛爾時忽覩斯蝶目奪志喪玩其藻繢非常斑斕詭狀幾爲延佇而流連幾爲凝神而彷像或元如閬風之鶴或赤若炎洲之雀或黃如金衣公子或縞若雪衣慧女或彪炳如長離之羽或錯

落如孔爵之尾或黒若隃麋之墨或黝若秋螓之翼或青如木難之珍或紅如守宮之殷或綠若雉頭之毳或晃如鸜鵒之背或赬似珊瑚或紋成玳瑁或縹碧如八蠶之緜或紺翠若螺子之黛或蔚若天台建霞或鮮如蝃蝀垂華或褐若伊蒲之色或絳比雞人之幘或炯炯如銀晴或煇煇若金星或紫似河庭之貝或藍同瓊島之瑛或爛熳若析支瓔瑜或璀璨如大秦琉璃於斯益信宇宙之廣大造化之綢繆地何生而非美物何處而無尤假有繪于紫茸雲氣之帳者必謂趙后香魂之變化若有繡于冰綃霧縠之褁者必非漢宫赤鳳所能留是豈止唐家芍藥闌前僅有玉屑金𩐎之熠熠南氏桂椒厨内但詫離紅膾白之倐倐而已哉意惟是域也遠接崑崙之丘遥連星宿之海元圃羣玉之恒儲碧水九芝之常茂女牀鸞鳥之攸棲丹穴鳳皇之是萃故爲珍族所誕生而有此文蝟之可愛者歟爰是遂命從者麾箠僕夫張羅翦取組羽全生脩柯曜靈時未匿停驂聊復歌歌曰翩翩

者蜨颺彩幽墟與蟲爲侶作鳳之車偷得嫦娥月華帔裁爲蛾女五雲裾詩人遇物能成賦那羨滕王蛺蝶圖歌畢就枕倦遊華胥不覺夢爲蝴蝶而栩栩寤同莊叟而蘧蘧也噫異矣

自鳴鐘賦

緬昔二儀肇判三辰初曦軒轅制器尚象伊祁治曆明時岐伯鑄鐘而調嶰竹挈壺司漏以協璿璣用能揆合昏旦之盈縮平章度數之精微是以仲叔羲和守之百世而勿失天官太史用之億代而

靡違者也丕惟
聖祖龍興造邦中宇聰明時憲風雲應虞改革制度釐定規矩曆授西洋法依古里厥初爰有自鳴之鐘創于利馬豆氏雖形體之大小多所殊而循環於亥子初無異至其後人之傳教推步益臻於
神妙
帝乃命以欽天紀官司于鳳鳥易刻漏以茲鐘建靈臺于雲表顯列衆辰之圖深藏運機之奧抉宣夜之淵弘殫周髀之浩渺爾其外之可見者加尺

莖于圖上儼窺天之玉衡譬夸父之逐日莫之推而勇行辰標上下四刻之初正刻著一十四分之奇贏尺每交于一辰之疆界則內鐘之不可覩者若爲考擊而聞聲始則宮商閒發繼則剽棧齊鳴璫璫丁丁鏦鏦錚錚隨烟高下從風飄零旣猶倫夔之和律呂漸若襄曠之奏韶頀逾半晷而稍歇遇中正而愈鍧蓋如龍吟寂而虎嘯旋起猿啼息而雞號迭興實動儀蒼昊健行之無息而一準朱輪飛轡之均平暘谷虞淵蚤暮不差于累黍昆吾蒙汜晝宵罔忒于權衡故其爲聲也不假鯨魚之象非由樂人之撞四序流音于漢殿奚關銅山之頹終年叶韻于豐山豈盡繁霜之降於以範圍歲月統章而無乖消息寒暑晦朔而勿爽此其造曆之密不徒與太初麟德爲頡頏制作之精非僅同弘度承天相揖讓知自此楓庭蓂莢可勿生堦彤陛雞人無煩戴絳總由一機柚所自舒卷若有聾鬼神爲之鼓盪于是深宮聽之不失九重之宵旰在位聞之毋愆百職之居諸縱令雨晦風瀟而惜

陰之士自識晨昏而運甓即使終霾且曀而刺繡之姬應知中昃而添絲或處深山幽谷之中若聆音而起當弗昧于茅索綯之候或居脩竹長林之內若辨響而興亦勿迷弋鳧與雁之期矣余爲轉輾思維末由悟其蘊低徊俛仰惟有嘆其神則知爲是鐘者誠默奪造化之工巧潛移二氣之屈伸洵足媲銅儀玉籥垂爲典則而難改且可配大撓章亥祀之奕世而常新迨將黜公輸而褫子野夫何周禮鳧氏之足云

雨霽賦

宿霧開陰霾豁紙窓明檐溜寂柱礎潤收鳥啼音悦爰啓戸以馳眸快晴光之朗澈瞻霢霂以漸高覺霶霈之頓絶爾乃風帷開卷雲綺舒張鵲刷羽以出樹日穿漏而逗光遠山皎兮如沐流水奔兮若狂園林被濯以呈彩草砌迎薰而異香密篠搖烟而挺翠幽蘭含露而騰芳魚喁喁以噞水蝶欵欵以輕颺爐烟直而繚繞琴韻調而鏗鏘此則積雨初晴之候誠不禁其驚異而徜徉也至若塗泥靜滌平原曠邈油衣乍脫輕軒載道足輕蠟屐顱掀雨帽乘盈潦而行舟曳晴絲以垂釣落彩虹于天半掛朱霞于木杪歎萬象之俱新羨兩儀之信好回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時魂消夜暗夢斷晨曦誰知天漏忽補畢宿差池誰鍊女媧之石長曳醉酒之旗是則有往必有復有戚必有怡觀初晴于積雨樂天命而奚疑更有靄靄浮雲去若飄蓬恢恢碧宇獨露蒼穹目無纖翳皎魄當空天君安泰清明在躬攝伏羣陰以成大工萬彙昭蘇其

樂融融不又以悟改過遷善之業與懲忿窒慾之功也哉於是瞻眺庭除中心豁如靜坐晴軒樂志琴書觀我生之消息任天運以卷舒知顯晦之維命而又何所用其健羨與

靈巖山賦

神仙堂奥闔閭屏藩萬峰環拱百瀆橫奔問吳宮之故址傷越國之兵屯樓臺非昔川谷猶存惟南斗之星分實咸池之稟氣山勢天平湖光日沸路羊腸以南趨水龍池而東溉倚孤塔之凌霄俛姑蘇之叢卉北枕支硎西瞻鄧尉接穹窿以爲宗鎮岝崿以爲緯東帶橫山五隝前瞰胥溪一市萬頃蒼茫四時霢霂既採掇乎芳菲亦顧盼以雄毅思夫三讓之高風使荊蠻之俗同及兩國之讎始乃吳都之更雄憑高論守隔水謀攻石室羈人囚棟梁之策士苧蘿嬌女備灑掃于後宮既開四域漸薄侯封酒已傾而連醉歌益妙而未終山川際盛草木向榮既安逸樂遂廣遊蹤春涇採香溪花如倩扁舟駕風錦帆似箭泛越女于溪中館吳娃于

天半步廊響屧離宮酣晏粧臺秋鏡萬六千頃之波黛點春螺七十二峰之變坐裁石以鳴琴臨平池而洗硯濃淡俱鮮陰晴各善亦有豨巷雞陂鹿洲鴨苑洞庭消夏之灣浮玉可盤之甸豈若雲岫參差林嵐隱見臺閣玲瓏烟霞舒卷雪積璘璘晴開面面東吳勝遊玆實其選也夫何閶闔晨開不廢長洲之獵艅艎夕至遂徑釀酒之城有目空懸無心效顰虎丘誰踞鶴市多驚惟玆巖石巍然不傾乃至轆轤斷緪雙井猶清羅綺烟銷百花常發松杉古路反為竹杖盤桓蘭桂深隖惟是碁枰暫歇彼老人之枯坐石不點頭乃艷女之經遊跡餘深窟無生國裏高閣洒空有色天中講堂喻筏亦人事之更新非天道之若闕龜望水而能化兮魚聽講而不没信斯巖之有靈兮亦何異乎林屋之終塞

通志堂集卷一

通志堂集卷二

納蘭　性德　容若原名成德

五言古詩

雜詩七首

舉世覓仲連乃在海中島往問齊趙事默然望林表灌園於陵中絶食太枯槁神龍亦見首不然同腐草虛言託泉石蒲輪恨不早登朝表宿譽食肉以終老

又

李白謫夜郎杜甫困庸蜀紛紛蜍志輩昏塞飽粱肉造物豈無意與角去其足末俗諛高位文成貴珠玉縱云咸池奏我愚不能讀一言欲贈君焚硯削簡牘此事屬窮人君其享百祿

又

雅頌十九首議者死三尺曹劉始宏放顏謝頗琱飾亦有射洪子變風厲逸翮希古惜已勤形合理則隅泉明自澹蕩盡變待甫白輕舉遊五城冥研破八極咿咿奏皇華末俗自不識我誠拙文詞四

顧復不適異士今何在山川故如昔幼時頗腦滿蕪穢期蕩滌茲事亦大難中年飛揚息硯有前歲塵書惟稱齡迹述作非吾願一杯永今夕

又

逸驥千里足君行日一舍休暇豈不欣何以塞高價鶴鳴引雙雛欲集高堂下見君養梟鴟矯翮復悲吒

又

重衣少不勝躍馬今踰險落景望戈留孤雲迎陣斂元戎愛仲宣荒磧同帷篳軍前笳鼓沸幕後琴書澹清尊侍華燈談讌不知疲一言合壯志磨盾記其詞悲吟擊龍泉涕下如綆縻不悲棄家遠不惜封侯遲所傷國未報久戍嗟六師激烈感微生請賦從軍詩

又

卮酒灑荒郊縞衣泣少婦金屏方宛轉一夕向長暮狐兔呼淒飈鵂鶹嘯宿霧憶子伴刺繡頳顏恧君語鄰人起躑躅哀響凋芳樹不知吹簫人離魂渺何處我生不能聞猿哭與嫠訴三聲斷腸遲不如婦一詞

又

藥誤求仙人祿湛患失客文章猺貉瞰勳名過眼息西方有至人蓮花護金碧灩灩池水中列聖坐相覿風聲宣上法鳥韻開迷䰟稱名彈指到百劫慈雲側捐茲宇宙樂從彼金仙迹

山中

微月翳高嶺松風起羣壑近山無術阡高下森華薄涉澗愁窈窕顧步眩冥莫髙樹晤如山傾崖石欲落羈離悲夜猿險峭傷病鶴緬懷萬物情此時欣有託山中一聲磬禪燈破寥廓

傚江醴陵雜擬古體詩二十首

班婕妤怨歌

團團望舒月皜皜冰蠶絹欲却炎天暑比月裁成扇望舒圓易缺金風換炎節風涼秋氣寒匣扇復誰看扇棄何足道感妾傷懷抱對月淚如絲君恩異舊時

王仲宣從軍

中原嗟喪亂志士奮從軍所從智勇𡧪仗鉞渡漳濵龍旂飛辟壘豹尾肅勾陳戈鋋耀晴日甲冑炫屯雲孫吳萃猛將管樂聚謀臣予時備七校秉羽介犀鱗一麾服荆揚再舉靖巴黔東征西載怨澤洽威自振簞壺夾道路筐篚饋玄纁文皮褁干戚奏凱鄴城闉功名垂鐘鼎丹青圖麒麟

劉公幹公讌

曜靈下濛汜素魄復徘徊泱日盛娛游清夜還追陪華池俯高館波光映丹榱錦茵藉豐席綺宴羅金杯舞袖空中揚歌聲清且哀儵鱗躍文藻六馬仰芻荄靈囿鹿麌麌靈臺鶴皚皚燕喜時未央福履恒厥綏明明袞衣宰濟濟薪槱才何幸厠文學得盡朽鈍材願賦振鷺詩常歌醉言歸

曹子建七哀

東園桃李姿是妾嫁君時燕婉爲夫婦相愛不相離良人忽遠征妾獨守空帷憂來恒自歎冀死魂追隨又念妾死時誰製萬里衣幸有雙鯉魚擬爲

寄君辭終日不成章含淚自封題君若得鯉魚剖魚開素書但看書中字一一與淚俱

左太沖詠史

吾聞趙公子好客埒三君能令千載後買絲繡其眞詎如燕昭王金臺築嶙峋迎騶旣隆禮師郭亦殊倫奕世儲壯士殉義忘厥身荆軻去不返漸離踵入秦至今易水上歌筑聲猶新何代無奇人臺荒蔓荊榛

陸士衡贈弟

我形子洛城子影隻華亭仰看鴻雁翔能不念平生昔爲同根樹今若葉辭枝涼風起閶闔各自東西飛鴒原日以遠棣萼日以晚終當復旋歸勉子加餐飯

嵇叔夜言志

楊朱泣路岐墨翟悲素絲靈蔡甘曳尾郊牛憚爲犧處則尚其志出則顛其頤子雲自投閣董生常下帷琅玕啄鳳鸞腐鼠嚇鴟鳶寒蟬飲清露蒼蠅集腥羶予生實嬾慢傲物性使然涉世違世用矯

俗迕俗歡金羈非鹿飾豐草意所安琴彈廣陵散
嘯上蘇門巔采朮服黃精終期學長年

阮嗣宗詠懷

涼燠遞推遷今古迭朝暮出岫無還雲落花寧上
樹朱顏瞬息改鬒髮須臾素浮生匪金石焉得常
貞固途窮行轍返慟哭畏迷誤青眼予何好白眼
予何惡誕矣魯陽戈荒哉夸父步長嘯復銜杯松
喬安可覩

許玄度寓居

巢父遜箕潁善卷遯淮甸家世本高陽於越愛蔥
蒨雲興秀巖壑霞蔚美金箭鏡水碧芙蕖銅溪紅
菡萏石匱屢冥搜丹梯愜凌緬漾舟樵風灣築室
蘭渚岸澗清纓斯濯蓴滑羹可薦玄從王子談理
同謝公辨欲袪義常勝內朗胷無戰風月偶行遊
萍蹤何足羨

郭景純遊仙

蒙莊主養生苦李貴道德爲善無近名知白守其
黑夢蝶豈寓言猶龍信難測漆園春秋久柱下商

周易大道生之根背福即罹極昔人求神仙嗜慾
戕其直浩乎鯤鵬飛去矣六月息無爲自清靜葆
光常不匿何必從山癯餐霞服瓊液

陶淵明田家

結廬柴桑村避喧非避人當春務東作植杖躬耔
耘秋場登早秫酒熟漉葛巾采罷東籬菊還坐彈
鳴琴磬折辱我志形役悲我心歸華託陳荄倦鳥
棲故林壺觴取自酌吟嘯披予襟

鮑明遠玩月

娟娟秋月輝皎皎明鏡飛清如積水光瑩若凝冰
霜窈窕女牆東徘徊綺戶中晃驚梁上燕微見網
中蟲天香生桂樹玉露泣芙蓉佳人坐空房金波
映高張烏啼旣含怨孀娥更懷傷牛女隅銀渚終
歲猶相望自妾嫁征夫關山路何長安得爲清影
夜夜在君旁

謝康樂遊山

會稽東南美渟淵環峙岳繡嶂鬱盤紆金峰聳嶄
削非由巨靈劈無假五丁鑿芙蓉歘秀萼列辟展

丹膄蚪松偃蒼蓋蟠藤森翠幕鮮葩耀陽崖芳蘭媚幽薄披榛出風磴援葛度烟壑見叱初平羊看飛道林鶴絃歌禽鳥哢琴筑澗泉落雲霞爛錦綉薇蕨傲珍錯世綦簪組貴寧知考槃樂永懷園綺蹤将尋晨肇藥

顔延年侍宴

楓陛叶紫微桂宮御黃屋閣道馳鳳輦芳苑騁鸞轂乘陽布春令税駕鍾山麓卿雲冠絶巘復旦光浚谷風颺綿羽囀烟染萸絲綠依阜列瓊筵臨湖張黼幄宮懸金奏閎鼓吹笳簫續聖德弘誕被皇情暢遐矚江清馮夷俯海靜陽侯伏潮隨獻琛舫汐送輸賮船寶氣蜃樓幻冰輪蠙珠浴龍瓚和睿容羽爵醉揆牧方聆燕鎬詠旋聽橫汾曲拜手進賡揚微才慚樸樕

謝惠連擣衣

火正辭炎纞金行御商飈摵摵風驚葉湛湛露盈條月遲素碪冷霜早青林凋蟋蟀怨空堦鴻雁哀層霄秋容脆纖葛雪色嫌輕綃深閨懷藁碪萬里

邊城遙羅帷怯涼飔況乃朔地颷柔荑運雙杵清響發嚴宵金釭燄稀微珠斗橫寂寥擣此八蠶綺将爲禦寒袍量以金粟尺裁用并州刀長短記君身肥瘦昧君腰同心綰繡帶合歡藏翠翹帶表相思切翹明企望勞應知著衣時淚點當未消

盧子諒時興

代謝感時序迭微歎日月慭彼鶗鴂鳴忍此衆芳歇林園無鮮藥原野飛隕葉王孫傷歲暮志士勵窮節勁莛矗驚飈貞松翠霜雪昂昂澤中雉矯矯韝上鷹物性不可渝人寧不如物努力崇明義豈爲威武屈

謝玄暉觀雨

冉冉敬亭雲泠泠北崎風仰見城西隅崇朝隮蝃蝀霢霂散帷幔霏微入簾櫳訟庭滋草碧鈴閣泫花紅之子期未至琴尊誰與同登樓一以望山城如畫中青笠巖際叟綠蓑溪上翁白鳥詎有營飛飛西復東嗟予徇微禄潤物慙無功

沈休文東園

暮出石城東青郊行迤邐縱橫阡復陌村舍炊烟起落日隱遠峰霞雯蔚成綺駸駸驟歸騎林鴉鳴未巳折柳舊樊圃蔬藥種霍靡荆扉臨曲碕淮水綠瀰瀰蘿徑足幽尋茅亭可延佇清風爲我客皓月爲我主信宿即吾盧乾坤皆逆旅

范彥龍古意

左掖繆補袞西清翊垂旒祥風玉墀度麗日金掌浮箕羽鵷鷺序接迹夔龍儔岱映有威鳳千秋瑞虞周舜文正當陽池上復來遊雝喈叶笙磬黼黻

宣皇猷文章貴綸綍佩玉鏘琳球珠露飲帝梧琅霜啄崐丘飲啄得所止砥志無外求嗤彼隨陽雁但爲稻粱謀

張景陽憶友

濃陰晦郊墅重雲結巖岫匣瑟鳴鵾絃林花浥綺繡适适響徑泉淙淙瀉檐溜兔隱失弦望烏潛昧昏晝原田稌黍浸隴坂苞根莠求友息嚶鳴攜儔寡猨狖茅齋久岑寂離索常在疚鬱陶王貢冠緜邈蕭朱綬一日爲三秋盍簪何時又

和友人飲酒

君有飲酒詩足繼柴桑翁言得此中理一醉等洪濛我性雖不飲勸客愁尊空遇我高陽徒酣適頗能同自君貽此編浩如沃心胸豈知古達者半藉麴糵功學道與識字苦心終見窮未老習便宜趨事舍勞躬願君多釀黍暇日來相從

又

我生如飛蓬飄然落天際太虛浩漠漠生理偶然契神明本無方耳目有拘繫循想起形迹蘊積爲

身世窮神知化源外物敢爲厲我欲盡世人夢夢遇一切惟有飲者心庶幾得所憩

又

秦皇作長橋駕海跨烟雨三山苦相招石重不可舉我不夢蝴蝶醉後亦栩栩遐哉勾漏令丹砂未堪許不如營一尊遲我山中侶

茅齋

我家鳳城北林塘似田野蓬盧四五楹花竹頗閒雅客俗雖能談憂來酒堪把容膝豈在寬愜意自

瀟灑靜中生虛白念慮寂然㝠忽悟形與器萬物盡虛假窓中見斗牛門前驟車馬試問此閭閻當時住誰者因之歎塵世我心聊以寫

又

閒庭照白日一室羅古今偶焉此棲遲抱𠜽悠然吟吟罷有餘適散矚復披襟時開玉杯卷或彈珠柱琴檐樹吐新花枝頭語珍禽花發饒冶色禽鳴多姣音色冶眩春目音姣傷春心夕陽下虞淵寂莫還空林清光復相照片月西山岑

題畫寄友人

梁燕忽已去颯然秋在堂澹澹東籬姿疎花不成行閒窓展縑素丹青破微茫咫尺烟霧生隱映楓林蒼屈注天河水倒挂千尺梁巖壑競噴薄倏令心骨涼山川似剡中扁舟與難忘因之寄遠道矯首飛鴻翔

高樓望月

戚戚復戚戚高樓月如雪二八正嬋娟月明翡翠鈿由來工織錦生小倚朱絃朱絃豈解愁素手似雲浮一聲落天上聞者皆淚流別郎已經年望郎出樓前青天入海水碧月如珠圓月圓已復缺不見長安客古道白于霜沙滅行人迹月出光在天月高光在地何當同心人兩兩不相棄

倣齊梁樂府十首

朱鷺

整翮辭炎服乘春向帝畿沈浮茄下食容與藻中依瑞日明丹羽恩波浣赤衣醉頌于胥樂鳴珂蹋月歸

巫山高

江聲送客帆巫峽望巉嵒秋夜猿啼樹霜朝鶴唳巖花紅神女頰草綠美人衫陽臺不可見風雨暗松杉

芳樹

連理無分影同心豈獨芳傍檐巢翡翠臨水宿鴛鴦葉葉含春思枝枝向畫廊君情若比樹妾意復何傷

有所思

雁帛音塵絶河橋草色青愁凝遠山黛夢斷隔花鈴並語紅襟燕雙移碧漢星夫君在何處顧影惜娉娉

折楊柳

陌上誰攀折閨中思忽侵眼凝清露重眉斂翠烟深羌笛臨風曲悲笳出塞音縱垂千萬縷那繫别離心

梅花落

春色鳳城來寒梅逼歲開條風初入樹縹雪漸侵苔粉逐鶯衣散香黏蝶翅回隴頭人未返急管莫頻催

洛陽道

九重開帝闕八達控天街金馬蛾眉柳銅駝免目槐歌鐘傳甲第棨戟列台階何事揚雄宅春風草徑埋

長安道

井榦通帝座太液起蓬萊衙辟金釭列懸藜甲帳開仙盤承曉露鳳軫殷春雷偏令路旁客日暮走

黄埃

雨雪

朔地寒威至征人未寄衣龍城風早勁葱嶺雪初飛巴聽謠黄竹復聞歌采薇那禁望鄉淚不及雁南歸

王明君

椒庭充選後玉輦未曾迎圖畫君偏棄和親妾請行不辭邊徼遠衹受漢恩輕顏色黄塵老空留青冢名

通志堂集卷二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五言古詩二

擬古四十首

煌煌古京洛昭代盛文治曰予餐霞人簪紱忽如寄微尚竟莫宣修名期自致榮華及三春常恐秋節至學仙旣蹉跎風雅亦吾事

又

相彼東田麥春風吹娟娟過時若不治瓜蔓同枯

槁天道本杳冥人謀苦不早荒廬日旰坐百慮依春草四顧何茫然凝思失昏曉

又

乘險歎王陽叱馭來王尊委身置歧路忠孝難并論有客齎黃金誤投關西門凛然四知言清白貽子孫

又

客從東方來叩之非常流自云發扶桑期到海西頭白日當中天浩蕩三山秋迴風忽不見去逐靈光遊燭龍莫掩照使我心中愁

又

天門詄蕩蕩翕赩羅星躔白日矚微躬假翼令飛騫平生紫霞心翻然向凌煙雙吹鳳笙歌宛轉辭羣仙越影鏑浮雲橫出天駟前玉繩耿中夜斗杓何時旋

又

曠然成獨立片月相古今睠玆西北樓斜暉明玉琴清影忽以去悵惘予何心

又

竹生本孤高翛然自植立矯矯雲中鶴翱翔何所集丈夫故豁達身世何汲汲外物信非意潦倒翻成泣瞻彼嶺頭雲扶疎被原隰延佇當重陰西風吹衣急

又

寒沙連雲起遙空白雁落之子方從軍深閨竟寂莫天遠豈知返路阻長河絡北風吹瘦馬鐵衣不堪著從軍日未久朱顏鏡中削悠悠復悠悠人生

胡不樂

又

妾如三春花君如二月風澹澹從東來吹作夭桃紅一朝從軍行令人歎飛蓬何似雲間月清輝千里同

又

天地忽如寄人生多苦辛何如但飲酒邈然懷古人南山有閒田不治委荊榛今年適種豆枝葉何莘莘豆實既可采豆藍亦可薪

又

宇宙何蕩蕩彼蒼亦安知屈平放江潭子胥乃鴟夷升沈本偶然遇合寧有時千古恨如此徒爲弔者悲微生一何幸朂哉邁昌期

又

三月燕巳來清陰杏子落春風在青草吹我度城郭道逢貴公子銀鞍紫絲絡藉草展華茵相邀共杯酌爲言相見歡殷勤費酬酢久之語漸洽禮數少脫略初誇身手好漫敘及勲爵惜哉君卿才何事失宦學子笑但飲酒日暮風沙惡走馬東西别歸路煙漠漠

又

予生未三十憂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風吹已斷行當適遠道作計殊汗漫寒食青草多薄暮煙冥冥山桃一夜雨茵箔隨飄零願餐玉紅草一醉不復醒

又

松生知何年崎嶮倚天碧其上無女蘿其下遠荊

棘何用託孤根蒼崖多白石亦有青蘭花吐芬在其側

又

美人臨殘月無言若有思含顰但斜睇吁嗟憐者誰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浩歌幽蘭曲援琴終不怡私恨託遠夢初日照簾帷

又

安石負盛名乃在衡門初名僧既接席妙伎亦同車仕進良偶然年巳四十餘軍國事方棘圍棊看

捷書所以絲竹歡陶寫待桑榆晚造泛海裝始志終不渝馬策西州門想像生存居君看早達者懷抱竟何如

又

涼風颯然至秋雨滿空階室有積憂人所思在天涯蟋蟀鳴北牖蛛絲落高槐明發出門望爽氣正西來西山有澗阿肥遯以爲懷

又

生本蒲柳姿回飈任西東心如秋潭水夕陽照已空落花委波文天地如飄蓬忽佩雙金魚予心何夢夢不如葺茅屋種竹栽梧桐貴賤本自我榮辱隨飛鴻何哉阮步兵慷慨泣途窮

又

客遺緗綺琴言是雷霄斵能啼空山猿亦飛秋澗瀑援之發古調三奏不成曲朱絃澹無味予亦聊免俗

又

白雲本無心卷舒南山巔遙峰如夢中孤影相與還忽然間高霞霏霏欲成煙風花落不已流輝轉可憐皎潔自多愁況復對下弦高樓夜已半惜此不成眠

又

歲星不在天大隱金馬門微言亦高論一一感至尊文園苦愁疾凌雲氣蕭瑟秉傳威始伸諫獵情亦切所爲一卷書乃在身後出

又

西漢有賈生卓犖眞奇士嚌志終未達盛年身竟死爲文弔屈平可憐湘江水憤俗謝勛貴輕生荅知己臨風忽搔首吾亦從逝矣

又

鳳翔幾千仞羽儀在寥廓結巢梧桐頂層雲覆阿閣非無青琅玕不寄西飛鶴一鶴正西飛翩翩長苦飢玉潭照清影獨自刷毛衣生得謝虞羅光彩非所希

又

初日澹楊柳對之何所言東風幾千里吹入十二

門天地忽如寤青草招迷魂堂堂復堂堂春去將誰論

又

世運倐代謝風節棄已久磬折投朱門高談盡畎畝言行清濁間術工乃逾醜人生若草露營營苦奔走爲問身後名何如一杯酒行當向酒泉竹林呼某某時有西風來吹香滿罌缶不問今何時仰天但搔首

又

宛馬精權奇欻從西極來蹴踘不動塵但見煙雲開天閑十萬匹對此皆凡材傾都看龍種選日登燕臺却瞻橫門道心與浮雲灰但受伏櫪恩何以異駑駘

又

落日忽西下長風自東來天地果何意逝水去不回世事看奕棊劫盡昆池灰長安羅冠蓋浮名良可哀不如巢居子遯迹從蒿萊

又

行行重行行分手向河梁持杯欲勸君離思激中腸努力飲此酒無爲居者傷

又

長安游俠子黄金視如土結交及屠博安知重珪組一朝列華筵羞與朱履伍惜哉意氣盡委身逐傾吐時俗尚唯阿至人亦傴僂惟昔有贈言深藏乃良賈

又

閉關謝西域漢文何優柔聖澤餘亥步遐荒如甸侯旅獒旣充貢越雉亦見收蕃族進珊瑚不煩使者求昭回雲漢章燭及海外州人生覩盛事豈羡乘槎遊

又

聖主重文學清時無隱淪遂令拂衣者還爲棄繻人適意聊復爾去來若無因昔采西山薇今憶淞江蒓

又

結廬依深谷花落長閉關日出衆鳥去良久孤雲

還迴風送疎雨微芬扇幽蘭白日但靜坐坐對門前山生世多苦辛何如日閒閒

又

與君昔相逢乃在苧蘿村相逢即相別後期安可論揚蛾啓玉齒聲發已復吞詎絕賞音者其如一顧恩

又

信陵敬愛客舉世稱其賢執轡過市中爲壽監門前邯鄲解圍日鞴矢引道邊救趙適自危故國從

棄捐功成失去就始覺心茫然再勝却秦軍遭讒竟誰憐趣歸不善後作計非萬全博徒賣漿者名字亦不傳惜哉所從遊中詎無神仙飲酒雖達生辟穀乃長年

又

積雪在房櫳新月光欲凝照地若無迹娟娟破初暝明燈遲我友攬裘坐開徑人生何茲茲即事偶成興南飛有烏鵲繞樹棲不定持杯欲問之東風吹酒醒

又

魏闕有浮雲蔭茲白日暮返景下銅臺歌聲發紈素流輝如有情千載照長路漳河不西還百川盡東赴時哉不可失讜言思所悟雨後望西陵蔓草縈古墓安得爲飄風永吹連枝樹

又

春風解河冰戚里多歡娛置酒坐相招鼓瑟復吹竽而我出郭門望遠心煩紆垂鞭信所歷舊壘啼飢烏吁嗟獻納者誰上流民圖一騎紅塵來傳有

雙羽書慷慨欲請纓沈吟且踟躕終爲孤鳴鶴奮翥凌雲衢

又

彩虹亘東方照耀不知晚川長組練明關塞若在眼我友昔從征三歲胡不返邊馬鳴蕭蕭落日照沙苑封侯固有時寄語加餐飯

又

朔風吹古柳時序忽代續庭草萎已盡顧視白日速吾本落拓人無爲自拘束倜儻寄天地樊籠非

所欲嗟哉華亭鶴欒名反以辱有客歎二毛操觚序金谷酒空人盡去聚散何局促攬衣起長歌明月皎如玉

又

吾憐趙松雪身是帝王裔神采照殿廷至尊歎暎麗少年疎遠臣侃侃持正議才高興轉逸敏妙擅一切旁通佛老言窮探音律細鑒古定誰作眞僞不容諦亦有同心人閨中金蘭契書畫掩文章文章掩經濟得此良已足風流渺誰繼

聖駕臨江恭賦

黃幄臨大江山川借顏色鯨鯢久巳盡不待天弧射按圖識要汎懷古討遺跡帆檣擒虎渡營壘佛貍辟時清非恃險何事限南北却上妙高臺悠悠天水碧

虎阜

孤峰一片石却疑誰家園煙林晚逾密草花冬尚繁人因警蹕靜地從歌吹喧一泓劒池水可以清心魂金虎旣銷滅玉燕亦飛翻美人與死士中夜相爲言

江行

木落江巳空清輝澹鷗鷺不見繫纜石寒潮沒瓜步帆移青楓林人歸白沙渡似有山猿啼窈然瀟湘暮

平原過漢樊侯墓

雲龍會影響駕馭從豁達樊侯鼓刀人時來遂揮喝一撞重瞳營再排隆準闥良平信美好對此氣應奪斯人在層泉猶勝懦夫活

桑榆墅同梁汾夜望

朝市競初日幽棲閒夕陽登樓一縱目遠近青茫茫衆鳥歸巳盡煙中下牛羊不知何年寺鐘梵相低昂無月見村火有時聞天香一花露中墜始覺單衣裳置酒當前簷酒若清露涼百憂玆暫豁與子各盡觴絲竹在東山懷哉詎能忘

爲王阮亭題戴務旃畫

心與西山清坐對西山雪山空多幽響芳草久云歇白雲如滄洲縹緲不可越丹青意何長宛此山

徑折臥遊失所見空林一片月

暮春別嚴四蓀友

高雲媚春日坐覺魚鳥親可憐暮春候病中別故人鶯啼花亂落風吹成錦茵君去一何速到家垂柳新芙蓉湖上月照君垂長綸

送施尊師歸穹窿

突兀穹窿山九九多松柏造化鍾靈秀真人爰此宅真人號鐵竹鶴髮長生客天風吹羽輪長安駐雲舄偶然懷故山獨鶴去無迹地偏宜古服世遠忘朝夕空壇松子落小洞野花積蒼崖采紫芝丹竈煑白石檐前一片雲卷舒何自適他日再相見我髩應垂白願此受丹經冥心鍊金液

寄朱錫鬯

萍梗忽南北相聚復相離去年一相見正值落花時秋風苦催歸轉眼歲已期淅淅秋葉落緜緜秋夜遲開戶見殘月道遠有所思丈夫故慷慨此別何淒其明發攬塵鏡新寒生髩絲

早春雪後同姜西溟作

西山雪易積北風吹更多欲尋高士去層冰鬱嵯峨瑠璃一萬片映徹桑乾河耳目故以清苦寒其如何朝鴉背城來晴旭滿巖阿春泥凍尚合九衢交鳴珂忽覩新歲華履端布陽和不知題柱客誰和郢中歌

送梁汾

西窗涼雨過一燈乍明滅沈憂從中來緜緜不可絕如何此際心更當與君別南北三千里同心不得說秋風吹蓼花清淚忽成血

題李空同詩卷和王黃湄韻

李侯卓犖人骨體本不媚貂璫談屢觸全生偶然遂昌言勗友朋贈荅不無謂想其詩成時良亦自矜貴果得身後名譏讒復何畏

咳龍與經喦叔夜話

絕域當長宵欲言冰在齒生不赴邊庭苦寒寧識此草白霜氣空沙黃月色死哀鴻失其羣凍翮飛不起誰持花間集一燈氈帳裏

宿龍泉山寺

招提偶然到再宿離喧雜列岫霽始開雙扉晚初闔禪心投鉢龍梵響下檐鴿既閒陵闕望亦謝主賓荅遙夜一燈深石爐燒艾蒳

輓劉富川

人生非金石胡爲年歲憂有如我早死誰復爲沈浮我生二十年四海息戈矛逆節忽萌生斬木起炎州窮荒苦焚掠野哭聲啾啾墟落斷炊煙津梁絕行舟片紙入西粵連營倏相投長吏或奔竄城郭等廢丘背恩寧有忌降賊竟無羞余聞空太息

嗟彼巾幗儔黯澹金臺望蒼茫桂林愁卓哉劉先生浩氣凌斗牛投軀赴清川噴薄萬古流誰過汨羅水作賦從君遊白雲如君心蒼梧遠悠悠

野鶴吟贈友

鶴生本自野終歲不見人朝飲碧溪水暮宿滄江濆忽然被繒繳矯首盼青雲僕亦本狂士富貴鴻毛輕欲隱道無由幡然逐華纓動止類循牆戢身避高名憐君是知己習俗苦不更安得從君去心同流水清

七言古詩

填詞

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託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冬郎一生極憔悴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鞵心事杜陵知祇今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已自換頭兼轉韻

送馬雲翎歸江南

側身宇宙間長嘯久獨立之子我友人南歸事蓑笠交情如谷風澹澹復習習吹君度江去片帆春雨濕棄捐世所悲予獨爲君喜君歸葺屋南山裏燕麥青青纔覆雉新鶯啼過眠未起笑看我輩紅塵死

題趙松雪畫鵲華秋色卷

歷下亭邊兩拳石不似江南好山色乍看落日照來黃渾疑劫火燒將黑更無楓橘點清秋惟見蕭蕭白楊白君爲此山令山好空翠俄從楮間滴知

君著意在明湖掩映山光若有無曲折似還通濼口蒼茫定不屬城隅鯉魚風高網罟集彷彿漁唱來菰蒲一竿我欲隨風去不信扁舟是畫圖

新晴

新晴暖風吹柔荑綠烟如翦稻苗齊夕陽一片照長隄隅林殘雨猶淒淒柳外如聞驄馬嘶柳絲帶雨拂深閨誰家少婦最高梯凝情空怨錦江西

又贈馬雲翎

岧嶤最高山山氣蒸爲雲物本相感生相感乃相

親吁嗟人生不可擬君南我北三千里一朝傾蓋便相歡兩人心事如江水君身似是秋風客身輕欲奮凌霄翮語君無限傷心事終古長江江月白世事紛紛等飛絮我今潦倒隨所寓惟願飲酒讀君詩花前醉臥夢君去

長安行贈葉訒菴庶子

長安舊是帝王宅萬戶千門麗金碧歌鐘甲第盡王侯繡幰雕鞍照長陌紛紛入眼競繁華春日春光好誰惜春風初吹上林草一夜雪深山盡老雪

花飛來大如席化作新泥徧周道角聲鳴鳴破早烟驚鴉飛去未明天青樓綺閣不卷簾玉河凍合層冰堅只疑此際行人絕寧知槐柳森成列經過借問此爲誰云是東南貴遊客嗟哉人生何不齊清者如雲濁者泥忽憶崑山葉夫子磊磊落落隨所栖羨君著書窮歲月羨君意氣凌雲霓世無伯樂誰相識騂騮日暮空長嘶我亦憂時人志欲吞鯨鯢請君勿復言此道棄如遺聞道西山有瑤草何不同君一采之

送蓀友

人生何如不相識君老江南我燕北何如相逢不相合更無別恨橫胷臆留君不住我心苦橫門驪歌淚如雨君行四月草萋萋柳花桃花半委泥江流浩淼江月墮此時君亦應思我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無成已如此平生縱有英雄血無由一濺荊江水荊江日落陣雲低橫戈躍馬今何時忽憶去年風雨夜與君展卷論王霸君今偃仰九龍間吾欲從茲事耕稼芙蓉湖上芙蓉花秋風未落如

朝霞君如載酒須盡醉醉來不復思天涯

柳條邊（邊牆也以柳爲之在塞外）

是處垣籬防絕塞角端西來畫疆界漢使今行虎落中秦城合築龍荒外龍荒虎落兩依然護得當時飲馬泉若使春風知別苦不應吹到柳條邊

春曉曲傚金荃體

銅龍水盡霞光小細霧纖纖纖幽草烟鎖綵紗春色深簾鉤燕蹋呢喃早海棠咽露臙脂重花底嫩寒吹烏夢嬌眠繡被起來遲一枕香雲墜金鳳芙蓉淚濕鴛鴦綺郎騎嘶風蹴花去游絲不解繫相思半縈愁緒横塘路

通志堂集卷三

通志堂集卷四

納蘭性德　容若（原名成德）

五言律詩

扈從聖駕祀東岳禮成恭紀

岱宗柴望處仙蹕迴雲霄禮樂猶三代諸侯協肆朝東封金牒字南指玉衡杓闕里應相近回鑾亦不遙（時傳旨南巡回日祀曲阜聖廟）

塞外示同行者

西風千萬騎颯沓向陰山爲問傳書鴈孤飛幾日還負霜憐戍卒乘月望鄉關王事兼程促休嗟客鬢斑

金陵

勝絕江南望依然圖畫中六朝幾興廢滅沒但歸鴻王氣倏云盡霸圖誰復雄尚疑鍾隱在回首月明空

寄梁汾并葺茅屋以招之

三年此離別作客滯何方隨意一尊酒殷勤看夕陽世誰容皎潔天特任疎狂聚首羨麋鹿爲君構

艸堂

題蘇文忠黃州寒食詩卷

古今誠落落何意得斯人紫禁稱才子黃州憶逐臣風流如可接翰墨不無神展卷逢寒食標題想後塵

郊園即事

勝侶招頻嬾幽尋度石梁地應鄰射圃花不礙毬場解帶晴絲弱披襟露葉凉此間蕭散絶隨意倒壺觴

沈進士爾燝歸吳興詩以送之

成名方得意幾日問歸舟獨有離居者蕭然感素秋一笻黃葉寺孤棹白蘋洲無限江湖興因君寄虎頭（時梁汾客苕上）

歲晚感舊

時序忽云暮離居倍悄然誰將仙掌露換却日高眠短夢分今古長愁減歲年平生無限淚一洒燭花前

送張見陽令江華

楚國連烽火深知作吏難吾憐張仲蔚臨別勸加餐避俗詩能寄趨時術恐殫好名無不可聊欲砥狂瀾

雄縣觀魚

漁師臨廣澤侍從俯清瀾瑞入王舟好仁知聖網寬撥鱗飛白雪行鱠縷金盤在藻同周讌時容萬姓看

駕幸五臺恭紀

杳杳丹梯上迢迢翠輦迴慈雲籠戸牖佛日現樓臺珠樹參天合金蓮布地開（金蓮花惟山中有此種）共傳天子孝親侍兩宮來

入直西苑

望裏蓬瀛近行來閬苑齊晴霞開碧沼落月隱金隄葉密鶯先覺花繁徑不迷笙歌迴輦處長在鳳城西

景山

雪裏瑤華島雲端白玉京削成千仞勢高出九重城繡陌迴環繞紅樓宛轉迎近天多雨露草木每

先榮

蕉園

見說齋壇閟前朝大乙祠鶯邊花樹樹燕外栁絲絲宮籞人稀到詞臣例許窺今朝陪豹尾新長萬年枝

松花江

宛宛經城下泱泱接海東烟光浮鴨綠日氣射鱗紅勝擅佳名外傳訛舊志中即混同江也金史有宋瓦江舊志遂以混同松花爲二江誤矣花時春漲暖吾欲問漁翁

盛京

拔地蛟龍宅當關虎豹城山連長白秀江入混同清　廟社靈風肅豪強右族更明明開創業休擬作陪京

與經生夜話

率意元無咎經心始自疑昔人猶有恨今我竟何期客與齋書帙人來問画師若無心賞在愁絶更從誰

詠籠鶯

何處金衣客栖栖翠幙中有心驚曉夢無計囀春風漫逐梁間燕誰巢井上桐空將雲路翼緘恨在雕籠

夜合花

階前雙夜合枝葉敷華榮疎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影隨筠箔亂香雜水沉生對此能消忿旋移近小楹

丁香

芳譜稱佳客仙株也姓丁鶴翎風細細雞舌氣冥冥紫勝心中結銀璫耳上星深閨多韻事名愛借

餘馨

桂

叢樹淮南茂秋林嶠外芳碧珊天女珮金縷月娥纕露鑄鸞叙色風薰鷲嶺香釀花新醑熟味美勝椒漿

荷

魚戲葉田田鳧飛唱采蓮白裁肪玉瓣紅翦綵霞箋出浴亭亭媚凌波步步妍美人憐並蔕常繡枕

函邊

又

華藏分千界憑闌每獨看不離明月鑑常在水晶盤卷霧舒紅幕停風靜緑紈應知香海窄只似液池寬

魚子蘭

石家金谷裏三斛買名姬緑比琅玕嫩圓應木難移若蘭芳竟體當暑粟生肌身向樓前墮遺香淚滿枝

茉莉

南國素嬋娟春深别瘴烟鏤氷含麝氣刻玉散龍涎最是黃昏後偏宜緑鬢邊上林聲價重不憶舊花田

七言律詩

擬冬日景忠山應制

岧嶤鐵鳳鎖琳宮親侍鑾輿度碧空　聖主豈因崇象教宸遊直自接鴻濛遠山雪有一峰白别浦楓餘幾樹紅天意不教常肅殺佇看宇宙徧春風

湯泉應制四首

清時禮樂萃朝端次第郊原引　玉鑾河岳千年歸帶礪寢園三月拜衣冠便從畿甸親民隱更啓神泉示從官非獨炎靈鍾坎德恩波深處不知寒

又

六龍初駐浴蘭天碧瓦朱旗共一川潤逼仙桃紅自舞醉酣人柳緑猶眠吹成暖律回燕谷散作薰風入舜絃最是垂衣深　聖德不須詞筆頌甘泉

又

魚鱗鴈齒鏡中開濺沫爲霖遍九垓不用刼灰求彷彿便從天漢象昭回桑壇法駕乗春轉鶴禁仙鑣問寢來遥祝海隅同　帝澤年年長聽屬車雷

又

身向咸池傍末光三危露暖不成霜金鋪照日初涵影玉甃生烟别作香地接蓬萊通御氣波翻豆蔻散朝涼微臣幸屬賡歌日願借如川獻壽觴

秋日送徐健菴座主歸江南四首

江楓千里送浮颸玉佩朝天此暫辭黃菊承杯頻

自覆青林繫馬試教騎朝端事業留他日天下文章重往時聞道　至尊還側席栢梁高宴待題詩

又

玉殿西頭落晴颸廻波寧作望恩辭蛾眉自是從相妬駿骨由來豈任騎白首盡爲酬遇日青山眞奈送歸時嚴裝欲發頻相顧四始重拈教詠詩

又

不同紈扇怨涼颸咫尺重華好薦辭衡嶽鴈排廻日字葛陂龍待化來騎斑斕正好稱觴暇絲竹誰

從著屐時弱植敢忘春雨潤一生長誦角弓詩

又

惆悵離筵拂面颸幾人鸞禁有宏辭魚因尺素殷勤剖馬爲鄣泥鄭重騎定省暫應紆遠望行藏端不負清時春風好待鳴騶入不用淒涼録别詩

即日又賦

商飈獵獵帝城西極目平沙草色齊一夜霜清林葉下五原秋迥塞鴻低相將緑酒浮萸菊莫向黃雲聽鼓鼙此日登高兼送遠欲歸還聽玉驄嘶

再送施尊師歸穹窿

紫府追隨結願深曰歸行色乍駸駸秋風落葉吹飛舄夜月橫江照鼓琴歴刧飛沈寧有意孤雲去住亦何心貞元朝士誰相待桃觀重來試一尋

題竹爐新詠卷 并序

惠山聽松菴竹茶爐歲久損壞甲子秋梁汾倣舊製復爲之置積書巖中諸名士作詩以紀其事是冬余適得一卷題曰竹爐新詠則明時王舍人

孟端李相國西涯詩畫並在實聽松故物也喜以歸梁汾即名其巖居曰新詠堂因次原韻

爐成卷得事天然乞與幽居置坐邊恰映芙蓉亭下月重披斑竹嶺頭烟畫如董巨眞高士詩在成弘極盛年相約過君同展看淡交終始似山泉

賦得月下聽泉得陽字

陰森松檜敞虛堂月白泉清入戶涼半嶺清暉涵水木斷崖風雨濺衣裳濛濛碧艸侵堦合嗽嗽驚

烏出岫長與熟衹應來往慣明朝攜酒待斜陽

通志堂成

茂先也住渾河北車載圖書事最佳薄有縹緗添鄴架更依衡泌建蕭齋何時散帙容閒坐假日消憂未放懷有客但能來問字清尊寧惜酒如淮

病中過錫山

潤州山盡路漫漫天入砦湖漾碧瀾彩鷁風檣連媮影飛鴻雲陣度峰巒泉烹綠茗徐蠲渴酒泛青瓷漸却寒久愛虎頭三絶譽今來仍向画中看

又

櫂女紅妝映茜衣吳歌清切傍斜暉林花刺眼蓬窓入藥裏關心蠟屐違藕蕩波光思澹永碧山嵐氣望霏微細莎斜竹吟還倦繡嶺停雲有夢依

春柳

苑外銀塘乍泮氷柳眠初起髩鬅鬙謝娘微黛輕難學楚女纖腰弱不勝裊霧縈烟枝濯濯欹風困雨浪層層絮飛時節青春晚綠鎖長門半夜燈

垂絲海棠

天孫翦綺繫赬絲似睡微醒困不支曉露冷勻新茜靨春烟晴暈淡臙脂櫻桃對面羞酣態棠棣相窺妬艶姿惟有粉垣斜日色愛扶紅影弄參差

杏花

不是心傷艶蘂梢依稀扶醉過花朝枕函宿粉勻無跡病頰微紅淡欲消羯鼓催開春艶艶早鶯啼破雨飄飄竹籬村店年時會想得當壚爾許嬌

又

馬上牆頭往往迎一枝低亞帽簷横画橋壓浦知何處紅袖招人綽有情深巷月斜留蝶宿小池烟曉拂奩輕鞦韆索下春纔半暗數流光到賣餳

又

吹罷江梅纔幾日一枝閒淡又斜暉寒禁花信愆期易病減春游好事稀池面留脂嬌獨絕樓頭聽雨夢相違社錢掠得茅菴去也勝前村買醉歸

又

婷婷誰伴度春宵點染疎枝淺色嬌丁字簾前香夢斷粉光亭外薄寒消移來片月如梅影從此東

風到栁條花似去年人憶別賣花消息絕無憀

又

一段柔情百媚生妬他流水去無聲凝粧似解登垣望薄怒何當破笑迎繡戶紅雲烘壁帶畫梁殘照泊檐旌曲江好在花千樹憔悴誰知浪得生

上巳清明

悵望天涯令節同酒懷詩思兩匆匆流杯亭榭鳴鳩雨近水人家插栁風芳艸何心長自綠桃花無賴只能紅踏青祓禊相將去牢記歸途此日逢

綠陰

春雨春風洗故枝殘紅落盡碧參差烟光薄處蜂猶覓日影添來馬不知匝地重陰迷別徑捲簾濃翠潤枯碁亂蟬轉眼柴門路又見先生坦腹時

雨後

宿雨蘆村暑乍清歸雲天外一峰晴蟬嘶栁陌多相應燕踏琴絃別作聲白日旋消高枕過秋風又向亂砧生傷心咫尺江千路擬著漁簑計未成

秋夜

庚亮南樓發興同稍聞跡響起梧桐蘋風涼暈初絃月草露秋歸滿院蟲燈火有情添夜課文章無效悔前功相思此際江邊客夾岸蒹葭聽不窮

中元前一夕枕上偶成

酒醒池亭耿不眠帳紋漠漠隔輕烟溪風到竹初疑雨秋月如弓漸滿絃殘夢遠經吹角戍明河長亘擣衣天衰蛩餞曉渾多事也似嚴更古驛邊

南海子

相風微動九門開南陌離宮萬栁栽草色橫粘下馬泊水光平占晾鷹臺錦韉欲射波間去玉輦疑從島上回自是軟紅驚十丈天教到此洗塵埃

淨業寺

紅樓高聳碧池深荷芰生涼豁遠襟湖色靜涵孤剎影花香暗入定僧心經翻佛藏研朱笑地賜朝家布紫金下馬長堤一吟望梵鐘雜送海潮音

扈蹕霸州

霸山重鎮奠神京鑾輅春游淑景明萬派銀濤衝古岸四圍玉甃護嚴城花承暖日迎來騎栁帶

新膏綰去旌八呰雄圖今更固行隨賞樂勝蓬瀛

幸舉禮闈以病未與廷試

曉榻茶烟攪鬢絲萬春園裏誤春期誰知江上題名日虛擬蘭成射策時紫陌無游非偶面玉堦有夢鎮愁眉潼濱強對新紅杏一夜東風感舊知

喜吳漢槎歸自關外次座主徐先生韻

才人今喜入榆關回首秋笳氷雪閒玄菟漫聞多白雁黃麈空自老朱顏星沉渤海無人見楓落吳江有夢還不信歸來眞半百虎頭每語淚潺湲

山海關

雄關阻塞戴靈鼇控制盧龍勝百牢山界萬重橫翠黛海當三面湧銀濤哀笳帶月傳聲切早鴈迎秋度影高舊是六師開險處待陪巡幸邑星旄

與京陪祭　福陵

龍盤鳳翥氣佳哉東指齋宮　御輦來影入松楸僊仗遠香升俎豆曉雲開盛儀備處千官肅神貺承時萬馬回豹尾叨陪須獻頌小臣慚愧畏微才

泰山

靈符作鎮敞天門羣嶽稱宗秩望尊三觀峰高擎日月五株松偃老乾坤雕甍貝闕神宮壯碧蘚蒼厓古碣存遠眺齊州烟九點不知身在白雲根

曲阜

萬騎新過五父衢玉鑾停御璧池初絃歌疑尚聞輿闕荆棘還看自翦除秘笈琳瑯懷裏玉寶光騰躍壁中書小臣久已瞻麟角何幸趨承俎豆餘

扈　駕西山

鳳翥龍蟠勢作環浮青不斷太行山　九重殿閣

葱蘢裏一氣風雲吐納閒熊虎自當　馳道伏蛟螭長捧　御書閒黃圖此日論形勝慚媿頻叨侍從班

古北口

亂山如戟擁孤城一線人爭鳥道行地險東西分障塞雲開南北望　神京新圖已入三關志往事休論十路兵都護近來長不調年年烽火報昇平

五言排律

扈　駕馬蘭峪賜觀温泉恭紀十韻

御天來鳳輦浴日啓龍池野迥紆　皇覽春濃值
聖時落花縈綵仗初柳拂朱旗行漏三辰擁停
鑾萬象隨瑞徵泉是醴喜溢沼生芝特許觀靈液
相將陟禁墀氣凝漿五色味結露三危　仙蹕程
遙度　慈闈駕近移倍隆長樂養兼採廣微詩邑
從誠多幸重華賞薦辭

和唐李昌谷惱公詩原韻

洞戶層層碧雕闌處處紅屏山開孔雀綺石綴芳
叢麝靨安黃小蛾眉點黛濃纖腰欺柳帶慧思展

蕉筒粉盒調湘芷瓷缾插水蕻宿枝尋曉蝶書葉
愛春蟲被浪翻靈栗帷雲颭紫茸晝眠妝復整晚
浴汗初融羅襪宜乘霧仙裾可趂風寄詩箋芍藥
擘紙研芙蓉硯拂琉璃匣香熏翡翠籠媚花簪茉
鶴心果剩荷蜂乍見波先注佯羞意若蒙投梭嗤
北里抱布炫南賓華燭然青鳳文茵藉綠熊柔攜
荑樣手笑映月如弓詎信爲行雨還疑化彩虹夢
中遊洛浦意外到崆峒只合巫山住何須石窌封
但期常比翼即似驟乘龍續續更催箭丁丁漏盡

銅誓要長久約密訂往來蹤漢渚明星隱咸池旭
日烘霞光生綺縠樹色辨青葱喜氣膠投漆離情
淚染楓王昌聯井舍宋玉隔牆墉露浥桃初綻風
披李正穠異香專寄壽射鳥莫過馮鸞影昏秦鏡
鷄絃解蜀桐白頭吟早就黃耳信無從苔滿斜紋
砌塵凝刻瑣櫳暗添瑤瑟怨漸減雪肌豐郎性翻
秋蒂儂操勵晚菘選歌嗔傅婢買卜倩騶僮水面
窺金鯉樓頭望玉驄自憐江柳態誰憶海棠容盡

日懷將仲無時見子充贈遺傳陌上期送說桑中
四葉裁新袖三花翦細鬘笑言知宴宴棄置嘆卬
卬鸚鵡聲猶喚鴛鴦夢少通夜將愁共永春與意
俱融寫恨盈千疊思君不再逢挑燈增懊惱依枕
即惺忪鏡聽何曾吉瓢占併是凶淒涼憐永夜寂
寞類深宮獨寤悲青女燒香問碧翁合歡虛舊繡
連理悔重縫薄命嗟秋扇傷心泣曙鐘代題閨裏
怨未覺錦囊空

玉泉十二韻

地湧西山脉名標　禁籞泉百層飛作雨萬頃滙

成淵潤下終歸海源高卻自天縈烟來樹杪帶雲落雲邊隱見瑶光曳琤瑽珮響傳紅欄橋宛轉烏榜櫂洄沿星漢隨灣瀉樓臺倒影鮮蛟龍蟠翠島雁鶩起瓊田鏡面晶熒合珠痕蕩漾圓翠流初放荇嬌擁半開蓮 睿賞懸孤鑒餘波溢九璇那居眞有慶魚藻在詩篇

通志堂集卷四

通志堂集卷五

納蘭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五言絶句

雪中和友

哀鴈兼鄰杵共君寒夜心窓前吹宿火朔雪滿空林

又

竹塢寂無人雪深山路澀澗底響層冰居人自朝汲

又

白屋無人事況逢春雪餘山中悶梅蕋頻寄一行書

秋意

苑雲銜日去踈雨欲來時忽見小庭中草花三兩枝

又

涼風昨夜至枕簟已瑟瑟小女笑吹燈床頭捉蟋蟀

又

雨聲池館秋漠漠橫塘水水鳥故窺人飛入荷花裏

題趙松雪水村圖

北苑古神品斯圖得其秀爲問鷗波亭烟水無恙否

題胡瓌射鴈圖

人馬一時靜祇聽哀鴈音塞垣無事日聊欲耗雄心

七言絶句

西苑雜詠和蓀友韻

宮花半落雨初停早是新炎撤画屏何必醴泉堪避暑藕絲風好水西亭

又

離宮近繞綠蘋洲氷簟銀床到處幽好是萬幾清暇日親持玉勒奉　宸遊

又

太液東頭散直遲一雙水鳥掠楊枝從臣獻罷平漢頌坐聽中涓報午時

又

進來瓜果每承恩豹尾前頭拜　至尊正是日斜花雨散傳呼聲在望春門

又

幔展輕羅一色裁璅牕深映拂雲槐重簾那得微風入葉葉荷聲急雨來

又

黄幄臨池白鳥飛金盤初進鱠魚肥太平時節多歡賞絲絡雕鞍半醉歸

又

射生纔罷晚開筵十部笙笳動暝烟月上南湖波似練幾星燈火是龍船

又

青絲蜀錦護銀塘誰許延秋報早涼縹緲蓬山應似此不知何處白雲鄉

又

纔翻急雨晴金河曲罷催呈雜技多一自花竿身

手絶那將妙舞説陽阿

又

玉映窻扉靜不開藕花深處絶塵埃三更露坐清無暑共待蕉園彩鷁回

又

香引輕颸散玉除下簾聲徹退朝初馬曹此日承恩數也逐清班許釣魚

又

烟栁千行宿鳥多虹梁曲曲水螢過新涼却愛中元節萬點荷燈散玉河

又

夜深簾幙捲銀泥十二樓高望欲迷蓮漏滴殘聞動鎖一鈎斜月碧河西

又

輕雲欲傍最高樓重露看垂白玉旒處處紅芳零落盡衆香國裏不曾秋

又

時攀　御栁拂華簪水檻行開玉一函幾日烏龍江上去回看北斗是天南

又

玲瓏朱閣擬三山上駟門依御栁閒倦聽月中歌吹杳晨凫秣罷夜分還

又

制勝由來仗德威夜郎何物敢輕違河清欲頌慚才盡空羡儒臣賜宴歸

又

講帷進日記花甎下直歸來一惘然有夢不離香案側侍臣那得日高眠

又

不須惆悵憶江湖身入金門待漏圖中使擎來仙掌露蓴羮風味得如無

又

花暎初陽覆綺寮玉珂雙引望中遥憑君莫作烟波夢曾是烟波夢早朝

詠史

千秋名分絶君臣司馬編年繼獲麟莫倚區區周

鼎在已教俱酒作家人

又

一死難酬國士知漆身呑炭祗增悲英雄定有全身策狙擊君看博浪椎

又

章武誰脩季漢書建興名號亦糢糊笑他典午標凡例不遣青龍混赤烏

又

諸葛垂名各古今三分鼎足勢浸淫蜀龍吳虎真無愧誰解公休事魏心

又

漢江高接蜀江流霖雨漂沈版築休可惜不教樊口下襄陽仍屬魏荆州

又

痛哭難爲入廟身譙周本意勸稱臣市橋旂幟成陽戰不及成家尚有人

又

捲甲空廻丁奉軍陵江官號已更新若將脣齒論

吳蜀可有宮門拜表人

又

勞苦西南事可哀也知劉禪本庸才永安遺命分明在誰禁先生自取來

又

名士何曾忘義熙故將山水託遊嬉韓亡秦帝渾閒事誰續臨川内史詩

又

寶稍金貂別有才蹋圍鳴鼓日千回老兵不少俞靈韻親向營門逐馬來

又

零落金蓮帖地灰練兒顧盼自雄才三千宮女同時出也愛潘妃國色來

又

注籍紛紛定價餘市曹行鴈待銓除後來又變停年格請命誰收薛琡書

又

上使空持白虎幡誰教博議採袁翻高車勁敵婆

羅在特與涼州作外藩

又

金龍玉鳳埒高陽富貴從誇章武王王謝風流君不見世家原自重文章

又

朝政神龜已可知羽林旁午辱張彝洛陽大有平城使正是傾貲結客時

又

中允功名洗馬才舊僚陪送有誰哀臨湖殿裏彎

弓客却向宜秋洒涕廻

又

羽衣木鶴想前身不到升仙到奉宸自是平章曾入奏在廷何限賦詩人

又

軍職新加吕用之神仙樓殿極參差那知論謫渾無賴曾傍江陽后土祠

又

博學今無沈晦倫宣和名論一時新衆中大有揺頭客莫便輕欺下坐人

又

都監聲名敵指揮隔河降表最先馳赤崗事與滹沱異勿問中朝没字碑

上元即事

翠毦銀鞍南陌回鳳城簫鼓殷如雷分明太乙峰頭過一片金蓮火裏開

詠栁偕梁汾賦

烟水頻年瘦不支相看餘得許多絲靈和舊事今

如夢却到人間管別離

又

弱絮殘鶯一半休萬條千縷不勝愁祇應天上張星伴莫向青門繫紫騮

秣陵懷古

山色江聲共寂寥十三陵樹晚蕭蕭中原事業如江左芳草何須怨六朝

題虞美人蝴蝶画扇

寫得春風分外嬌粉痕零落暈紅潮曲終夢醒渾

無那同向斜陽恨寂寥

有感

帳中人去影澄澄重對年時芳苡燈惆悵月斜香騎散人間何處覔韓馮

四時無題詩

一樹紅梅傍鏡臺含英次第曉風催深將錦幄重重護爲怕花殘却怕開

又

金鴨香輕護綺襦春衫一色颺蜻蜓偶因失睡嬌無力斜倚熏籠看画屏

又

手撚紅絲凭繡床曲闌亭午柳花香十三時節春偏好不似而今惹恨長

又

青杏園林試越羅映妝殘月曉風和春山自愛天然妙虛費筠奩十斛螺

又

緑槐陰轉小闌干八尺龍鬚玉簟寒自把紅牕開一扇放他明月枕邊看

又

水榭同攜喚莫愁一天涼雨晚來收戲將蓮菂抛池裏種出花枝是並頭

又

小睡醒來近夕陽鉛華洗盡淡梳粧紗幮此日偏惆悵翦取巫雲做晚涼

又

追涼池上晚偏宜菱角雞頭散緑漪偏是玉人憐雪藕爲他心裏一絲絲

又

却對菱花淚暗流誰將風月印綢繆生來悔識相思字判與齊紈共早秋

又

解盡餘酲熱盡香雨聲蟲語兩淒涼如何剛報新秋節便覺清宵分外長

又

璇璣好譜斷腸圖却爲思君碧作朱幾夜西風消

瘦盡問儂還似舊時無

又

菊香細細撲重簾日壓雕簷起未忺端的為花憔悴損一枝還向膽瓶添

又

凝陰容易近黃昏獸錦還餘昨夜温最是惱人風弄雪睡醒無事總關門

又

玉指吳鹽待剖橙忽聽樓外馬蹄聲問郎今日天寒甚却是何人抵暮行

又

漫學吹笙苦未調嬌癡且自閲焚椒博山香盡殘灰冷零落霜華帶月飄

又

謾爇甜香謾煑茶桃符換却已聞鴉宿粧總待侵晨換留取鬟心栢子花

記征人語

列幙平沙夜寂寥楚雲燕月兩迢迢征人自是無歸夢却枕兜鍪卧聽潮

又

橫江烽火未曾收何處危檣繫客舟一片潮聲飛石燕斜風細雨岳陽樓

又

樓船昨過洞庭湖蘆荻蕭蕭宿鴈呼一夜寒砧霜外急書來知有寄衣無

又

旌旗歷歷射波明洲渚宵來畫角聲啼遍鷓鴣春艸綠一時南北望鄉情

又

青燐點點欲黃昏折鐵難消戰血痕犀甲玉枹看繡澀九歌原自近招魂

又

戰壘臨江少落花空城白日盡飢鴉最憐陌上青青草一種春風直到家

又

陣雲黯黯接江雲江上都無鴈鶩羣正是不堪回

首夜誰吹玉笛弔湘君

又

邊月無端照別離故園何處寄相思西風不解征人苦一夕蕭蕭滿大旗

又

移軍日夜近南天薊北雲山盃渺然不是啼烏銜紙過那知寒食又今年

又

鬢影蕭蕭夜枕戈隔江清淚斷猿多霜寒画角吹無力歸夢秦川奈爾何

又

一曲金笳客淚垂鐵衣閒却卧斜暉衡陽十月南來鴈不待征人盡北歸

又

纔歇征鼙夜泊舟荻花楓葉共颼颼醉中不解雙鞬卧夢過紅橋訪舊遊

又

去年親串此從軍揮手城南日未曛我亦無端雙

袖濕西風原上看離羣

上元月食

夾道香塵擁狹斜金波無影暗千家姮娥應是羞分鏡故倩輕雲掩素華

東西溟

廿載疎狂世未容重來依舊寺門鐘曉衾何處還家夢惟有涼飈起古松

偕梁汾過西郊別墅

遲日三眠伴夕陽一灣流水夢魂涼製成天海風濤曲彈向東風總斷腸

爲友人賦

不將才思唱臨春愛着荷衣狎隱淪分付芙蓉湖上月好留清影待歸人

又

夢裏誰曾與画眉別來幾度燕相窺小樓日暮愁無那折取藤花寄所思

又

往事驚心玉鏡臺分香庭院長莓苔百花深護桃

源犬不許潛吟起夜來

又

長安北望杳茫茫泣向薰籠憶舊香惆悵玉環空寄與紫薇郎是薄情郎

又

珍重嬌鶯啄桝芽清狂曾賦壓牆花皚皚自許人如雪何必丁寧繫臂紗

又

朝衣欲脫換輕衫無恙西風舊布帆秋入玉潭新

月冷休因索莫怨崔咸

書鮑讓侯詩後

多少才情豔綺霞羨君能賦上林花如余硯北渾無事只傍紅牕枕木瓜

賦得桝穀傳書圖次陳其年韻

黃陵祠廟白蘋洲尺幅圖成萬古愁一自牧羊涇水上至今雲物不勝秋

又

花愁雨泣總無倫憔悴紅顏画裏真試看劈天金鏁去雷霆原惱薄情人

又

晶簾碧砌玉玲瓏酒滴珍珠日未中忽報美人天上落寶箏筵裏盡春風

又

凝碧宮寒覆羽觴洞庭歌罷意茫茫玉顏寂寞今依舊雨鬢風鬟枉斷腸

別蓀友口占

離亭人去落花空潦倒憐君類轉蓬便是重來尋

舊處蕭蕭日暮白楊風

又

半生餘恨楚山孤今夜送君君去吳君去明年今夜月清光猶照故人無

題照

画出東風別一般綠窗人靜獨憑闌就中真色圖難就最是春山兩筆難

塞垣郤寄

絕塞山高次第登陰崖時見隔年冰還將妙寫簪

花手却向雕鞍試臂鷹

又

千重烟水路茫茫不許征人不望鄉況是月明無睡夜儘將前事細思量

又

碎蟲零葉共秋聲訴出龍沙萬里情遙想碧牕紅燭畔玉纖時爲數歸程

又

枕函斜月不分明夢欲成時那得成一泒西風連角起寒雞已到第三聲

別意

晶簾低映美人蕉雨歇芳叢點未消應是玉鞭歸較晚故從花底坐無聊

又

濃香如霧恍難尋執燭櫻桃伴夜深慚愧十郎歸未得空題紅淚寄焦琴

又

獨擁餘香冷不勝殘更數盡思騰騰今宵便有隨風夢知在紅樓第幾層

又

芭蕉陰暗玉繩斜風送微涼透碧紗記得夜深人未寢枕邊狼藉一堆花

又

銀屏對影自生憐正是看花中酒天翦却合歡雙帶子一般牽恨又今年

又

茗盌香爐事事幽每當相對便無愁金籠自結雙栖願那得齊紈怨早秋

暮春見紅梅作簡梁汾

杏花庭院月如弓又見江梅一瓣紅知是東皇深著意教他終始領春風

詠絮

落盡深紅綠葉稠旋看輕絮撲簾鈎憐他借得東風力飛去爲萍入御溝

初夏月偕仲弟作

雲母窓扉夜不扃露華和月滿中庭可憐春去無

多日已怯微暄敞画屏

龍泉寺書經咼叔扇

雨歇香臺散晚霞玉輪輕碾一泓沙來春合向龍泉寺方便風前檢較花

又

繡旛風定晝愔愔證取蓮花不染心佛法自來空色相當年何事苦吞針

栁枝詞

一枝春色又藏鴉白石清溪望不賒自是多情便多絮隨風直到謝娘家

又

春到江南春草生乍驚搖曳撲簾旌黃鸝無語昏鴉起深閉重門待月明

又

七香車過㲹輕雷十里紅樓照水開遥指玉鞭鞭白馬栁陰陰下是郎來

又

水亭無事對斜陽宛地輕陰却過牆休折長條惹輕絮春風何處不迴腸

又

何處纖腰不可憐纏頭拋與沈郎錢女兒睡覺推牕看忽憶迎歡舊繫船

又

永豐坊裏謝啼鴂移植紅泥曲檻邊涼月一簾思往事是他曾與伴無眠

又

人去樓空屬阿誰月明惟見影垂垂尋常已是堪愁絶何況春來贈别離

又

何事憑闌怨月明乍晴樓閣倍晶瑩相思一夕溪流漲倒影絲絲拂水平

又

綠到長干第幾橋晚晴簾幙隔吹簫前身自是輕狂甚嫁得東風帶水飄

又

辛夷開罷絮紛紛青粉牆頭日未曛記得箇人春

病起是他縈惹綠羅裙

又

手綰長條倚水樓困人風日懶梳頭濛濛一抹催花雨半繫斑騅半繫舟

又

軟風吹雪帶微香曾向珠樓掃鈿床塘上鴛鴦三十六秪今何處月茫茫

又

風過遊絲卷落花又隨飛絮上簷牙東鄰為約清

明後陌上輕衫共採茶

又

一水縈迴鴈齒橋紅泥亭搭綠絲絛潯陽縱有麻姑信春雨春風自寂寥

又

細細萍吹水面風百花飛盡綠陰同別離管盡人如昨羅袖長垂玉筋紅

又

休栽楊柳只栽桐待鳳藏鴉好盡空不見胥臺明月夜一池黃葉但西風

上元竹枝詞

碧落簫聲轉玉壺踏燈隨處笑相呼相逢若箇能相賞消得金霞照夜珠

又

舞散麎麟化彩雲儘收紅紫付東君長安一片團圓月只有秧歌徹曉聞

又

天上朱輪繡幰車幾看春色到梅花而今卻畏春

寒甚獨掩重門自試茶

又

半落銀燈爆麝煤似聞鐶李踏歌回上清更有新翻曲不許瓊簫傍曉催

又柳枝詞

長條短葉漾東風寒食青郊處處同不待含烟兼帶雨春山一半綠紗中

又

馬卿苦憶紅泥閣我亦傷心碧樹村病骨沈緜詞

客死更誰攀折與招䰟緑楊天半紅泥閣朱槿風前翠袖人亡友馬孝廉雲翎柳枝詞

又

池上閒房碧樹圍簾文如縠上斜暉生憎飛絮吹難定一出紅窓便不歸

又

翠袖寒輕立画橋江謳越吹激山椒看來都未關情緒别向東風弄㮛條

又

只恐隨風化彩雲夢回酒醒怨斜曛陌頭自領行人意可奈閒來便見君

又

三春何處繫人情惟有垂楊傍戶明月到簾櫳遮不斷雨來池館聽無聲

又

蕭條齊映白蘋洲宛轉青蛾恨未休梅雨過時憔悴了年年無緒到清秋

又

密護軒窓障小樓從今不作少年遊一生幾許心閒日不見相思見又愁

襍題

巖扉日日望城闉近水誰家背市塵白板窓齊烏桕樹紅衫飄曳上樓人

又

碧嶂夫容不可攀閒聽客話釣臺間惟應短棹迎潮去雷殷空江看雪山

又

亦有閒園臨水裔行來綦響漸丁丁新陰四面無窮竹一逕中通白石亭

又

碧城西去面山椒細路緣堤未覺遥日上麗譙看浴馬千章高㮛赤闌橋

從軍曲

細㮛門開部曲閒元戎親送六飛還預陳辟穀他年志許賜華陽十里山

又

錦衾千里惜餘香獨宿天山五月涼夢斷荒城天

欲曉李陵祠下月如霜

艷歌

紅燭迎人翠袖垂相逢長在二更時情深不向橫陳盡見面消魂去後思

又

歡近三更短夢休一宵纔得半風流霜濃月落開簾去暗觸玎玲碧玉鈎

又

細語回延似屬絲月明書院可相思牆頭無限新開桂不爲兒家折一枝

又

洛神風格麗娟肌不見盧郎年少時無限深情爲郎盡一身才易數篇詩

緱山曲

劉郎西閣阮郎東羸女吹簫別故宮嫁盡仙姬春寂寞獨留雞犬護花叢

又

人間曾見杜蘭香亂點明璫壓繡裳今日素衣翻貝葉一燈風雨拜空王

又

齊州客去九烟青送別蓬山第二亭淺酌勸君休盡醉人間百歲酒初醒

又

紫誥題銜敕衆靈明朝同謁翠華亭垂髫小女司銅漏誤報晨籤落曙星

又

智瓊攜手阿環隨同侍瑤階看舞姬玉茗主人新換職大羅宮裏教塡詞

又

綠蒲經雨葉初齊簫鼓樓船下碧溪風散滿衣紅蠟淚五更同化杜鵑啼

又

鶴俸分田過海隅碧牕鸚鵡記呼盧唐家空有王摩詰不識瑤池雪後圖

又

校書香案石函開楚廟殘碑繡紫苔一紙黃封呼

宋玉好攜天問禮瑤臺

又

侍女開籠放白雲兩天晴雨一山分上元不喜方壺住借與蘇家玉局君

和元微之襍憶詩

𨥁頭才罷晚風迴茉莉吹香過曲階憶得水晶簾畔立泥人花底拾金釵

又

春葱背癢不禁爬十指掺掺剥嫩芽憶得染將紅爪甲夜深偷擣鳳仙花

又

花燈小盞聚流螢光走琉璃貯不成憶得紗㡡和影睡暫回身處妬分明

題歌兒詩冊

分明雪面轉金鈴紅燭嬌歌倚画屏作使座中諸狎客泥他沈醉喚他醒

渌水亭

野色湖光兩不分碧雲萬頃變黃雲分明一幅江村画着個閒亭掛夕曛

玉泉

芙蓉殿俯御河寒殘月西風並馬看十里松杉清絕處不知曉雪在西山

松花江

彌天塞草望逶迤萬里黃雲四蓋垂最是松花江上月五更曾照斷腸時

平山堂

竹西歌吹憶揚州一上虛堂萬象收欲問六朝佳麗地此間占絕廣陵秋

江南雜詩

紫蓋黃旗異昔年烏衣朱雀總荒烟誰憐建業風流地燕子歸來二月天

又

九龍一帶晚連霞十里湖堤半酒家何處清涼堪沁骨惠山泉試虎丘茶

又

鄧尉溪村萬樹梅霜殘月白半春開金臺游客時

相憶那得年年看一回

又

妙高雲級試孤攀一片長江去不還最是銷魂難別處揚州風月潤州山

密雲

白檀山下水聲秋地踞潮河最上流日暮行人尋堠館涼砧一片古檀州

南海子

分弓到戟四門開游豫長陪萬乘來七十二橋天漢上彩虹飛下晾鷹臺

又

紅橋夾岸柳平分雉兔年年不掩羣飛放何須煩海戶郊南新置羽林軍

通志堂集卷五

通志堂集卷六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詞一

夢江南

江南好建業舊長安紫蓋忽臨雙鷁渡翠華爭擁六龍看雄麗却高寒

又

江南好城闕尚嵯峨故物陵前惟石馬遺蹤陌上有銅駝玉樹夜深歌

又

江南好懷古意誰傳燕子磯頭紅蓼月烏衣巷口綠楊烟風景憶當年

又

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總歸詩格秀笙簫恰稱語音圓誰在木蘭船

又

江南好眞個到梁溪一幅雲林高士画數行泉石故人題還似夢遊非

又

江南好水是二泉清味永出山那得濁名高有錫
更誰爭何必讓中泠

又

江南好佳麗數維揚自是瓊花偏得月那應金粉
不兼香誰與話清涼

又

江南好鐵甕古南徐立馬江山千里目射蛟風雨
百靈趨北顧更躊躇

又

江南好一片妙高雲硯北峰巒米外史屛間樓閣
李將軍金碧矗斜曛

又

江南好何處異京華香散翠簾多在水綠殘紅葉
勝于花無事避風沙

又

昏鴉盡小立恨因誰急雪乍翻香閣絮輕風吹到
膽瓶梅心字已成灰

又

新來好唱得虎頭詞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
更無詩標格早梅知

江城子 詠史

濕雲全壓數峰低影淒迷望中疑非霧非烟神女
欲來時若問生涯原是夢除夢裏没人知

如夢令

正是轆轤金井滿砌落花紅冷驀地一相逢心事
眼波難定誰省誰省從此簟紋燈影

又

黃葉青苔歸路屧粉衣香何處消息竟沈沈今夜
相思幾許秋雨秋雨一半因風吹去

又

纖月黃昏庭院語密翻教醉淺知否那人心舊恨
新歡相半誰見誰見珊枕淚痕紅泫

采桑子

彤霞久絕飛瓊字人在誰邊人在誰邊今夜玉清
眠不眠　香消被冷殘燈滅靜數秋天靜數秋天

又誤心期到下弦

又

誰翻樂府淒涼曲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瘦盡燈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縈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夢也何曾到謝橋

又

嚴霜擁絮頻驚起撲面霜空斜漢朦朧冷逼氊帷火不紅　香篝翠被渾閒事回首西風何處踈鐘一穟燈花似夢中

又

那能寂寞芳菲節欲話生平夜已三更一闋悲歌淚暗零　須知秋葉春花促點鬢星星遇酒須傾莫問千秋萬歲名

又

冷香縈遍紅橋夢夢覺城笳月上桃花雨歇春寒燕子家　箜篌別後誰能鼓腸斷天涯暗損韶華一縷茶烟透碧紗

又 九日

深秋絶塞誰相憶木葉蕭蕭鄉路迢迢六曲屏山和夢遙　佳時倍惜風光別不爲登高祇覺魂銷南雁歸時更寂寥

又 詠春雨

嫩烟分染鵝兒柳一樣風絲似整如欹纔著春寒瘦不支　涼侵曉夢輕蟬膩約畧紅肥不惜葳蕤碾取名香作地衣

又 塞上咏雪花

非關癖愛輕模樣冷處偏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　謝娘別後誰能惜飄泊天涯寒月悲笳萬里西風瀚海沙

又

桃花羞作無情死感激東風吹落嬌紅飛入閒窻伴懊儂　誰憐辛苦東陽瘦也爲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處濃

又

海天誰放冰輪滿惆悵離情莫說離情但值涼宵總淚零　祇應碧落重相見那是今生可奈今生

剛作愁時又憶卿

又

明月多情應笑我笑我如今辜負春心獨自閒行獨自吟　近來怕說當時事結徧蘭襟月淺燈深夢裏雲歸何處尋

又

撥燈書盡紅箋也依舊無聊玉漏迢迢夢裏寒花隔玉簫　幾竿脩竹三更雨葉葉蕭蕭分付秋潮莫誤雙魚到謝橋

又

涼生露氣湘絃潤暗滴花梢簾影誰搖燕蹴風絲上柳條　舞鵾鏡匣開頻掩檀粉慵調朝淚如潮昨夜香衾覺夢遙

又

土花曾染湘娥黛鉛淚難消清韻誰敲不是犀椎是鳳翹　祗應長伴端溪紫割取秋潮鸚鵡偷教方響前頭見玉簫

又

白衣裳凭朱闌立涼月趖西點鬢霜微歲晏知君歸不歸　殘更目斷傳書雁尺素還稀一味相思準擬相看似舊時

又

謝家庭院殘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銀牆不辨花叢那辨香　此情已自成追憶零落鴛鴦雨歇微涼十一年前夢一場

又

而今纔道當時錯心緒淒迷紅淚偷垂滿眼春風百事非　情知此後來無計強說歡期一別如斯落盡梨花月又西

臺城路 洗妝臺懷古

六宮佳麗誰曾見層臺尚臨芳渚露脚斜飛虹腰欲斷荷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籠雪衣分付一鏡空濛鴛鴦拂破白蘋去　相傳內家結東有帕裝孤穩鞾縫女古冷豔全消蒼苔玉匣翻出十眉遺譜人間朝暮看臙粉亭西幾堆塵土只有花鈴綰風深夜語

又 上元

闌珊火樹魚龍舞，望中寶釵樓遠，韎鞨餘紅，琉璃賸碧。待囑花歸緩緩，寒輕漏淺，正乍斂、烟霏隕星如箭。舊事驚心，一雙蓮影藕絲斷。　莫恨流年逝水，恨銷殘蝶粉，韶光忒賤。細語吹香，暗塵籠鬢，都逐曉風零亂。闌干敲遍，問簾底纖纖，甚時重見。不解相思，月華今夜滿。

又 塞外七夕

白狼河北秋偏早，星橋又迎河鼓。清漏頻移，微雲欲濕，正是金風玉露。兩眉愁聚。待歸踏榆花，那時纔訴。只恐重逢，明明相視更無語。　人間別離無數。向瓜果筵前，碧天凝竚。連理千花，相思一葉，畢竟隨風何處。羈栖良苦。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今夜天孫，笑人愁似許。

玉連環影

何處幾葉蕭蕭雨，濕盡簷花，花底人無語。掩屏山，玉爐寒。誰見兩眉愁聚倚闌干。

洛陽春 雪

密灑征鞍無數，冥迷遠樹。亂山重疊杳難分，似五里、濛濛霧。　惆悵瑣窗深處，濕花輕絮。當時悠颺得人憐，也都是、濃香助。

謁金門

風絲裊，水浸碧天清曉。一鏡濕雲青未了，雨晴春草草。　夢裏輕螺誰掃，簾外落花紅小。獨睡起來情悄悄，寄愁何處好。

四和香

麥浪翻晴風颭柳，已過傷春候。因甚為他成僝僽，畢竟是、春迤逗。　紅藥闌邊攜素手，暖語濃于酒。盼到花鋪似繡，卻更比、春前瘦。

海棠月 瓶梅

重簷淡月渾如水，浸寒香、一片小牕裏。雙魚凍合，似曾伴、箇人無寐。橫眸處、索笑而今已矣。　與誰更擁燈前髻，乍橫斜、踈影疑飛墜。銅瓶小注，休教近、麝爐烟氣。酬伊也、幾點夜深清淚。

金菊對芙蓉 上元

金鴨消香，銀虬瀉水，誰家夜笛飛聲。正上林雪霽

鴛鴦晶瑩魚龍舞罷香車杳臜尊前袖掩吳綾狂遊似夢而今空記密約燒燈　追念往事難憑嘆火樹星橋回首飄零但九逵烟月依舊籠明楚天一帶驚烽火問今宵可照江城小牕殘酒闌珊燈灺別自闌情

點絳唇

一種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庾郎未老何事傷心早　素壁斜輝竹影横牕掃空房悄烏啼欲曉又下西樓了

又 詠風蘭

別樣幽芬更無濃艷催開處凌波欲去且爲東風住　忒煞蕭踈爭奈秋如許還留取冷香半縷第一湘江雨

又 寄南海梁藥亭

一帽征塵留君不住從君去片帆何處南浦沈香雨　回首風流紫竹村邊住孤鴻語三生定許可是梁鴻侶

又 黄花城早望

五夜光寒照來積雪平于棧西風何限自起披衣看　對此茫茫不覺成長嘆何時旦曉星欲散飛起平沙雁

又

小院新涼晚來頓覺羅衫薄不成孤酌形影空酬酢　蕭寺憐君別緒應蕭索西風惡夕陽吹角一陣槐花落

浣溪沙

消息誰傳到拒霜兩行斜鴈碧天長晚秋風景倍凄涼　銀蒜押簾人寂寂玉釵敲竹信茫茫黄花開也近重陽

又

雨歇梧桐淚乍收遣懷翻自憶從頭摘花銷恨舊風流　簾影碧桃人已去屧痕蒼蘚徑空留兩眉何處月如鉤

又

欲問江梅瘦幾分衹看愁損翠羅裙麝篝衾冷惜餘熏　可耐暮寒長倚竹便教春好不開門枇杷

花底較書人

又

淚浥紅牋第幾行喚人嬌鳥怕開牕那能閒過好時光　屏障厭看金碧画羅衣不奈水沈香遍翻眉譜只尋常

又

殘雪凝輝冷画屏落梅橫笛已三更更無人處月朧明　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裏憶平生

睡起惺忪強自支綠傾蟬鬢下簾時夜來愁損小腰肢　遠信不歸空竚望幽期細數却參差更兼何事耐尋思

又

十里湖光載酒遊青簾低映白蘋洲西風聽徹採菱謳　沙岸有時雙袖擁画船何處一竿收歸來無語晚妝樓

又

脂粉塘空遍綠苔掠泥營壘燕相催妒他飛去却飛回　一騎近從梅里過片帆遙自藕溪來博山香爐未全灰

又

五月江南麥已稀黃梅時節雨霏微閒看燕子教雛飛　一水濃陰如罨画數峰無恙又晴暉濺裙誰獨上漁磯

又

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　一片暈紅纔著雨幾絲柔綠乍和烟倩魂

銷盡夕陽前

又 詠五更和湘真韻

微暈嬌花濕欲流簟紋燈影一生愁夢回疑在遠山樓　殘月暗窺金屈戌軟風徐蕩玉簾鉤待聽鄰女喚梳頭

又

伏雨朝寒愁不勝那能還傍杏花行去年高摘鬭輕盈　漫惹爐烟雙袖紫空將酒暈一衫青人間何處問多情

又

五字詩中自乍成儘教殘福折書生手挼裙帶那時情　別後心期和夢杳年來憔悴與愁并夕陽依舊小牕明

又

欲寄愁心朔雁邊西風濁酒慘離顏黃花時節碧雲天　古戍烽烟迷斥堠夕陽村落解鞍韉不知征戰幾人還

又

記綰長條欲別難盈盈自此隔銀灣便無風雪也摧殘　青雀幾時裁錦字玉蟲連夜翦春旛不禁辛苦況相關

又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疎窗沈思往事立殘陽　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祗道是尋常

又

十八年來墮世間吹花嚼蕊弄冰絃多情情寄阿誰邊　紫玉釵斜燈影背紅綿粉冷枕函偏相看好處却無言

又

蓮漏三聲燭半條杏花微雨濕紅綃那將紅豆記無聊　春色已看濃似酒歸期安得信如潮離魂入夜倩誰招

又

身向雲山那畔行北風吹斷馬嘶聲深秋遠塞若為情　一抹晚烟荒戍壘半竿斜日舊關城古今幽恨幾時平

又 大覺寺

燕壘空梁畫壁寒諸天花雨散幽關篆香清梵有無間　蛺蝶乍從簾影度櫻桃半是鳥銜殘此時相對一忘言

又 古北口

楊柳千條送馬蹄北來征雁舊南飛客中誰與換春衣　終古閒情歸落照一春幽夢逐遊絲信回剛道別多時

又

鳳髻拋殘秋草生高梧濕月冷無聲當時七夕記深盟　信得羽衣傳鈿合悔教羅襪葬傾城人間空唱雨淋鈴

又

敗葉填溪水巳冰夕陽猶照短長亭何年廢寺失題名　倚馬客臨碑上字鬪雞人撥佛前燈淨消塵土禮金經

又 庚申除夜

收取閒心冷處濃舞裙猶憶柘枝紅誰家刻燭待春風　竹葉樽空翻綵燕九枝燈灺顫金蟲風流端合倚天公

又

萬里陰山萬里沙誰將綵髩闘霜華年來強半在天涯　魂夢不離金屈戍画圖親展玉鴉义生憐瘦減一分花

又

腸斷班騅去未還繡屏深鎖鳳簫寒一春幽夢有無間　逗雨踈花濃淡改關心芳字淺深難不成風月轉摧殘

又

容易濃香近画屏繁枝影著半窗橫風波狹路倍憐卿　未接語言猶悵望纔通商畧巳瞢騰只嫌今夜月偏明

又

拋卻無端恨轉長慈雲稽首返生香妙蓮花說試推詳　但是有情皆滿願更從何處著思量篆烟

殘燭並回腸

又 小兀喇

樺屋魚衣柳作城蛟龍鱗動浪花腥飛揚應逐海東青　猶記當年軍壘跡不知何處梵鐘聲莫將興廢話分明

又 姜女祠

海色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鈿塵網上蛛絲　澄海樓高空極目望夫石在且留題六王如夢祖龍非

又

旋拂輕容寫洛神須知淺笑是深顰十分天與可憐春　掩抑薄寒施軟障抱持纖影藉芳茵未能無意下香塵

又

十二紅簾窣地深纔移剗襪又沈吟晚晴天氣惜輕陰　珠衱佩囊三合字寶釵攏髻兩分心定緣何事濕蘭襟

又 紅橋懷古和王阮亭韻

無恙年年汴水流一聲水調短亭秋舊時明月照揚州　曾是長隄牽錦纜綠楊清瘦至今愁玉鈎斜路近迷樓

風流子 秋郊即事

平原草枯矣重陽後黃葉樹騷騷記玉勒青絲落花時節曾逢拾翠忽聽吹簫今來是燒痕殘碧盡霜影亂紅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織皂雕飛處天慘雲高　人生須行樂君知否容易兩鬢蕭蕭自與東君作別剗地無聊算功名何許此身博得短衣

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毫

畫堂春

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相思相望不相親天爲誰春　漿向藍橋易乞藥成碧海難奔若容相訪飲牛津相對忘貧

蝶戀花

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爲卿熱　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鈎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栖蝶

又

眼底風光留不住和暖和香又上雕鞍去欲倩烟絲遮別路垂楊那是相思樹　惆悵玉顏成間阻何事東風不作繁華主斷帶依然留乞句斑騅一繫無尋處

又 散花樓送客

城上清笳城下杵秋盡離人此際心偏苦刀尺又催天又暮一聲吹冷蒹葭浦　把酒留君君不住

莫被寒雲遮斷君行處行宿黃茅山店路夕陽村社迎神鼓

又

準擬春來消寂寞愁雨愁風翻把春擔閣不爲傷春情緒惡爲憐鏡裏顏非昨　畢竟春光誰領畧九陌緇塵抵死遮雲壑若得尋春終遂約不成長負東君諾

又

又到綠楊曾折處不語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連天無意緒鴈聲遠向蕭關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今古明日客程還幾許霑衣況是新寒雨

又

蕭瑟蘭成看老去爲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閣淚倚花愁不語暗香飄盡知何處　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休說生生花裏住惜花人去花無主

又

露下庭柯蟬響歇紗碧如烟烟裏玲瓏月並著香肩無可說櫻桃暗解丁香結　笑捲輕衫魚子纈試撲流螢驚起雙栖蝶瘦斷玉腰沾粉葉人生那不相思絕

又 出塞

今古河山無定據画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涼誰可語西風吹老丹楓樹　從前幽怨應無數鐵馬金戈青塚黃昏路一往情深深幾許深山夕照深秋雨

又

盡日驚風吹木葉極目嵯峨一丈天山雪去去丁零愁不絕那堪客裏還傷別　若道客愁容易輟除是朱顏不共春銷歇一紙鄉書和淚摺紅閨此夜團圞月

河傳

春殘紅怨掩雙環微雨花間晝閒無言暗將紅淚彈闌珊香銷輕夢還　斜倚画屏思往事皆不是空作相思字記當時垂柳絲花枝滿庭胡蝶兒

河瀆神

涼月轉雕闌蕭蕭木葉聲乾銀燈飄落瑣窗閒枕屏幾疊秋山　朔風吹透青縑被藥爐火煖初沸清漏沈沈無寐爲伊判得憔悴

又

風緊鴈行高無邊落木蕭蕭楚天魂夢與香消青山暮暮朝朝　斷續涼雲來一縷飄墮幾絲靈雨今夜冷紅浦漵鴛鴦栖向何處

落花時

夕陽誰喚下樓梯一握香荑回頭忍笑堦前立總無語也依依　箋書直恁無憑據休說相思勸伊好向紅窻醉須莫及落花時

通志堂集卷六

通志堂集卷七

詞二

納蘭性德容若 原名成德

金縷曲 贈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　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刧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

又 姜西溟言別賦此贈之

誰復留君住嘆人生幾番離合便成遲暮最憶西窻同翦燭却話家山夜雨不道只暫時相聚衮衮長江蕭蕭木送遙天白鴈哀鳴去黃葉下秋如許　曰歸因甚添愁緒料強似冷烟寒月棲遲梵宇一事傷心君落魄兩鬢飄蕭未遇有解憶長安兒女裘敝入門空太息信古來才命真相負身世恨

共誰語

又 簡梁汾

灑盡無端淚莫因他瓊樓寂寞悞來人世信道癡兒多厚福誰遣偏生明慧莫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斷梗只那將聲影供羣吠天欲問且休矣

情深我自判憔悴轉丁寧香憐易爇玉憐輕碎羨殺軟紅塵裏客一味醉生夢死歌與哭任猜何意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知我者梁汾耳

又 寄梁汾

木落吳江矣正蕭條西風南鴈碧雲千里落魄江湖還載酒一種悲涼滋味重回首莫彈酸淚不是天公教棄置是南華悞却方城尉飄泊處誰相慰

別來我亦傷孤寄更那堪冰霜摧折壯懷都廢天遠難窮勞望眼欲上高樓還巳君莫恨埋愁無地秋雨秋花關塞冷且殷勤好作加餐計人豈得長無謂

又 再贈梁汾用秋水軒舊韻

酒涴青衫卷儘從前風流京兆閒情未遣江左知名今廿載枯樹淚痕休泫搖落盡玉蛾金繭多少殷勤紅葉句御溝深不似天河淺空省識畫圖展

高才自古難通顯枉教他堵牆落筆凌雲書扁入洛游梁重到處駭看村莊吠犬獨憔悴斯人不免衮衮門前題鳳客竟居然潤色朝家典憑觸忌舌難翦

又

生怕芳樽滿到更深迷離醉影殘燈相伴依舊回廊新月在不定竹聲撩亂問愁與春宵長短人比踈花還寂寞任紅蕤落盡應難管向夢裏聞低喚

此情擬倩東風浣奈吹來餘香病酒旋添一半惜別江郎渾易瘦更著輕寒輕暖憶絮語縱橫茗椀滴滴西牕紅蠟淚那時腸早爲而今斷任枕角欹孤館

又 慰西溟

何事添悽咽但由他天公簸弄莫敎磨涅失意每多如意少終古幾人稱屈須知道福因才折獨卧

藜牀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聽譙鼓二更徹
丈夫未肯因人熱且乘閒五湖料理扁舟一葉
淚似秋霖揮不盡洒向野田黄蝶須不羨承明班
列馬跡車塵忙未了任西風吹冷長安月又蕭寺
花如雪

又 亡婦忌日有感

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
悠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
夜臺塵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釵鈿約竟拋棄

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
我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絃重理待結個他生知
己還怕兩人俱薄命再緣慳剩月零風裏清淚盡
紙灰起

又

踈影臨書卷帶霜華高高下下粉脂都遣別是幽
情嫌嫵媚紅燭啼痕休泫趁皓月光浮氷繭恰與
花神供寫照任潑來淡墨無深淺持素障夜中展
殘釭掩過看逾顯相對處芙蓉玉綻鶴翎銀扁

但得白衣時慰藉一任浮雲蒼犬塵土隔軟紅偷
免簾幙西風人不寐恁清光肯惜驪裘典休便把
落英翦

踏莎美人 清明

拾翠歸遲踏青期近香箋小疊鄰姬許櫻桃花謝
已清明何事綠鬟斜嚲寶釵橫　淺黛雙彎柔腸
幾寸不堪更惹其他恨曉牕窺夢有流鶯也覺個
儂憔悴可憐生

紅窗月

燕歸花謝早因循又過清明是一般風景兩樣心
情猶記碧桃影裏誓三生　烏絲闌紙嬌紅篆歷
歷春星道休孤密約鑒取深盟語罷一絲香露濕
銀屏

南歌子

翠袖凝寒薄簾衣入夜空病容扶起月明中惹得
一絲殘篆舊薰籠　暗覺歡期過遥知別恨同踈
花已是不禁風那更夜深清露濕愁紅

又

暖護櫻桃蕊寒翻蛺蝶翎東風吹綠漸冥冥不信一生憔悴伴啼鶯　素影飄殘月香絲拂綺櫺百花迢遞玉釵聲索向綠窗尋夢寄餘生

又 古戍

古戍饑烏集荒城野雉飛何年刼火剩殘灰試看英雄碧血滿龍堆　玉帳空分壘金笳已罷吹東風回首盡成非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爲

一絡索

過盡遙山如畫短衣匹馬蕭蕭落木不勝秋莫回首斜陽下　別是柔腸縈挂待歸纔罷却愁擁髻向燈前說不盡離人話

又

野火拂雲微綠西風夜哭蒼茫雁翅列秋空憶寫向屏山曲　山海幾經翻覆女牆斜矗看來費盡祖龍心畢竟爲誰家築

赤棗子

驚曉漏護春眠格外嬌慵祗自憐寄語釀花風日好綠窗來與上琴絃

眼兒媚

林下閨房世罕儔偕隱足風流今來忍見鶴孤華表人遠羅浮　中年定不禁哀樂其奈憶曾遊浣花微雨採菱斜日欲去還留

又 詠紅姑娘

騷屑西風弄晚寒翠袖倚闌干霞綃裹處櫻唇微綻靺鞨紅殷　故宮事往憑誰問無恙是朱顏玉墀爭採玉釵爭插至正年間

又 中元夜有感

手寫香臺金字經惟願結來生蓮花漏轉楊枝露滴想鑒微誠　欲知奉倩神傷極憑訴與秋擎西風不管一池萍水幾點荷燈

又 詠梅

莫把瓊花比澹妝誰似白霓裳別樣清幽自然標格莫近東牆　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與淒涼可憐遙夜冷烟和月踈影橫牕

又

獨倚春寒掩夕扉清露泣銖衣玉簫吹夢金釵劃

影悔不同攜　刻殘紅燭曾相待舊事總依稀料
應遺恨月中教去花底催歸

又

重見星娥碧海查忍笑却盤鴉尋常多少月明風
細今夜偏佳　休籠彩筆閒書字街鼓已三撾烟
絲欲裊露光微泫春在桃花

荷葉杯

簾捲落花如雪烟月誰在小紅亭玉釵敲竹乍聞
聲風影略分明　化作彩雲飛去何處不隔枕函

邊一聲將息曉寒天腸斷又今年

又

知己一人誰是已矣贏得誤他生有情終古似無
情別語悔分明　莫道芳時易度朝暮珍重好花
天爲伊指點再來緣疎雨洗遺鈿

梅梢雪 元夜月蝕

星毬映徹一痕微褪梅梢雪紫姑待話經年別竊
藥心灰慵把菱花揭　踏歌纔起清鉦歇扇紈仍
似秋期潔天公畢竟風流絶教看蛾眉特放些時

缺

木蘭花令 擬古決絶詞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画扇等閒變却故
人心却道故心人易變　驪山雨罷清宵半淚雨
零鈴終不怨何如薄倖錦衣郎比翼連枝當日願

長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朝中措

蜀絃秦柱不關情盡日掩雲屏已惜輕翎退粉更
嫌弱絮爲萍　東風多事餘寒吹散烘㬉微醒看
盡一簾紅雨爲誰親繫花鈴

尋芳草 蕭寺記夢

客夜怎生過夢相伴綺窗吟和薄嗔佯笑道若不
是恁淒涼肯來麽　來去苦匆匆準擬待曉鐘敲
破乍偎人一閃燈花墮却對著瑠璃火

遐方怨

欹角枕掩紅窗夢到江南伊家博山沉水香浣裙

歸晚坐思量輕烟籠淺黛月茫茫

秋千索 渌水亭春望

壚邊喚酒雙鬟亞春已到賣花簾下一道香塵碎綠蘋看白袷親調馬 烟絲宛宛愁縈挂賸幾筆晚晴圖画半枕芙蕖壓淚眠教費盡鶯兒話

又

藥闌攜手銷魂侶爭不記看承人處除向東風訴此情奈竟日春無語 悠揚撲盡風前絮又百五韶光難住滿地梨花似去年却多了廉纖雨

又

遊絲斷續東風弱渾無語半垂簾幙茜袖誰招曲檻邊弄一縷秋千索 惜花人共殘春薄春欲盡纖腰如削新月纔堪照獨愁却又照梨花落

茶瓶兒

楊花糝徑櫻桃落綠陰下晴波燕掠好景成擔閣秋千背倚風態宛如昨 可惜春來總蕭索人瘦損紙鳶風惡多少芳箋約青鸞去也誰與勸孤酌

好事近

簾外五更風消受曉寒時節剛剩秋衾一半擁透簾殘月 爭教清淚不成冰好處便輕別擬把傷離情緒待曉寒重說

又

何路向家園歷歷殘山剩水都把一春冷淡到麥秋天氣 料應重發隔年花莫問花前事縱使東風依舊怕紅顏不似

又

馬首望青山零落繁華如此再向斷烟衰草認蘚碑題字 休尋折戟話當年只灑悲秋淚斜日十三陵下過新豐獵騎

太常引 自題小照

西風乍起峭寒生驚鴈避移營千里暮雲平休回首長亭短亭 無窮山色無邊往事一例冷清清試倩玉簫聲喚千古英雄夢醒

又

晚來風起撼花鈴人在碧山亭愁裏不堪聽那更雜泉聲雨聲 無憑蹤跡無聊心緒誰說與多情

夢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夢醒

轉應曲

明月明月曾照箇人離別玉壺紅淚相偎還似當年夜來來夜來夜肯把清輝重借

山花子

林下荒苔道韞家生憐玉骨委塵沙愁向風前無處說數歸鴉　半世浮萍隨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似柳緜吹欲碎繞天涯

又

昨夜濃香分外宜天將妍煖護雙栖樺燭影微紅玉軟燕釵垂　幾爲愁多翻自笑那逢歡極却含啼央及蓮花清漏滴莫相催

又

風絮飄殘已化萍泥蓮剛倩藕絲縈珍重別拈香一瓣記前生　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眞箇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又

欲話心情夢已闌鏡中依約見春山方悔從前眞

草草等閒看　環佩祇應歸月下鈿釵何意寄人間多少滴殘紅蠟淚幾時乾

又

小立紅橋柳半垂越羅裙颺縷金衣採得石榴雙葉子欲貽誰　便是有情當落日祇應無伴送斜暉寄語東風休著力不禁吹

菩薩鬘

窓前桃蕊嬌如倦東風淚洗臙脂面人在小紅樓離情唱石州　夜來雙燕宿燈背屛腰緑香盡雨闌珊薄衾寒不寒

又

朔風吹散三更雪倩魂猶戀桃花月夢好莫催醒由他好處行　無端聽画角枕畔紅冰薄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

又

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圓月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　春歸歸不得兩槳松花隔舊事逐寒潮啼鵑恨未消

又 為陳其年題照

烏絲曲倩紅兒譜蕭然半壁驚秋雨曲罷髻鬟偏風姿真可憐 鬅鬙渾似戟時作簪花劇背立訝卿卿知卿無那情

又 宿灤河

玉繩斜轉疑清曉淒淒月白漁陽道星影漾寒沙微茫織浪花 金笳鳴故壘喚起人難睡無數紫鴛鴦共嫌今夜涼

又

荒雞再咽天難曉星榆落盡秋將老氈幕遶牛羊敲冰飲酪漿 山程兼水宿漏點清鉦續正是夢回時擁衾無限思

又

新寒中酒敲窗雨殘香細裊秋情緒纔道莫傷神青衫濕一痕 無聊成獨臥彈指韶光過記得別伊時桃花柳萬絲

又

白日驚飇冬已半解鞍正值昏鴉亂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 燒痕空極望鼓角高城上明日近長安客心愁未闌

又

蕭蕭幾葉風兼雨離人偏識長更苦欹枕數秋天蟾蜍早下弦 夜寒驚被薄淚與燈花落無處不傷心輕塵在玉琴

又 迴文

霧窗寒對遙天暮暮天遙對寒窗霧花落正啼鴉鴉啼正落花 袖羅垂影瘦瘦影垂羅袖風剪一

絲紅紅絲一剪風

又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見殘紅舞不忍覆餘觴臨風淚數行 粉香看又別空賸當時月月也異當時淒清照鬢絲

又

惜春春去驚新燠粉融輕汗紅緜撲妝罷只思眠江南四月天 綠陰簾半揭此景清幽絕行度竹林風單衫杏子紅

又

榛荆滿眼山城路征鴻不爲愁人住何處是長安濕雲吹雨寒　絲絲心欲碎應是悲秋淚淚向客中多歸時又柰何

又

春雲吹散湘簾雨絮粘蝴蝶飛還住人在玉樓中樓高四面風　柳烟絲一把暝色籠鴛瓦休近小闌干夕陽無限山

又

曉寒瘦著西南月丁丁漏箭餘香咽春已十分宜東風無是非　蜀魂羞顧影玉照斜紅冷誰唱後庭花新年憶舊家

又

爲春憔悴留春住那禁半霎催歸雨深巷賣櫻桃雨餘紅更嬌　黄昏清淚閣忍便花飄泊消得一聲鶯東風三月情

又

隔花纔歇廉纖雨一聲彈指渾無語梁燕自雙歸

長條脉脉垂　小屏山色遠妝薄鉛華淺獨自立瑤階透寒金縷鞋

又

黄雲紫塞三千里女牆西畔啼烏起落日萬山寒蕭蕭獵馬還　笳聲聽不得入夜空城黒秋夢不歸家殘燈落碎花

又

飄蓬只逐驚飈轉行人過盡烟光遠立馬認河流茂陵風雨秋　寂寥行殿鎖梵唄琉璃火塞鴈與宮鴉山深日易斜

又

晶簾一片傷心白雲鬟香霧成遥隔無語問添衣桐陰月已西　西風鳴絡緯不許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淚欲流

又 寄梁汾苕中

知君此際情蕭索黄蘆苦竹孤舟泊烟白酒旗青水村魚市晴　柁樓今夕夢脉脉春寒送直過画眉橋錢塘江上潮

又 迴文

客中愁損催寒夕夕寒催損愁中客門掩月黃昏
昏黃月掩門　翠衾孤擁醉醉擁孤衾翠醒莫更
多情情多更莫醒

又 迴文

砑箋銀粉殘煤畫畫煤殘粉銀箋砑清夜一燈明
明燈一夜清　片花驚宿燕燕宿驚花片親自夢
歸人人歸夢自親

又

烏絲畫作迴紋紙香煤暗蝕藏頭字箏鴈十三雙
輸他作一行　相看仍似客但道休相憶索性不
還家落殘紅杏花

又

闌風伏雨催寒食櫻桃一夜花狼藉剛與病相宜
鎖窗薰繡衣　畫眉煩女伴央及流鶯喚半餉試
開奩嬌多直自嫌

醉桃源

斜風細雨正霏霏畫簾拖地垂屏山幾曲篆香微

閒庭柳絮飛　新綠密亂紅稀乳鶯殘日啼餘寒
欲透縷金衣落花郎未歸

昭君怨

深禁好春誰惜薄暮瑤階竚立別院管絃聲不分
明　又是梨花欲謝繡被春寒今夜寂寂鎖朱門
夢承恩

通志堂集卷七

通志堂集卷八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詞三

琵琶仙 中秋

碧海年年試問取冰輪為誰圓缺吹到一片秋香清輝了如雪愁中看好天良夜知道盡成悲咽隻影而今那堪重對舊時明月 花徑裏戲捉迷藏曾惹下蕭蕭井梧葉記否輕紈小扇又幾番涼熱祇落得填膺百感總茫茫不關離別一任紫玉無

情夜寒吹裂

清平樂

淒淒切切慘澹黃花節夢裏砧聲渾未歇那更亂蛩悲咽 塵生燕子空樓抛殘絃索牀頭一樣曉風殘月而今觸緒添愁

又 上元月蝕

瑤華映闕烘散蓂堦雪比似尋常清景別第一團圓時節 影娥忽泛初弦分輝借與宮蓮七寶脩成合璧重輪歲歲中天

又

烟輕雨小望裏青難了一縷斷虹垂樹杪又是亂山殘照 憑高目斷征途暮雲千里平蕪日夜河流東下錦書應託雙魚

又

孤花片葉斷送清秋節寂寂繡屏香篆滅暗裏朱顏消歇 誰憐散髻吹笙天涯芳草關情懊惱隔簾幽夢半牀花月縱橫

又

麝烟深漾人擁緱笙氅新恨暗隨新月長不辨眉尖心上 六花斜撲疎簾地衣紅錦輕霑記取暖香如夢耐他一晌寒巖

又

將愁不去秋色行難住六曲屏山深院宇日日風風雨雨 雨晴籬菊初香人言此日重陽回首涼雲暮葉黃昏無限思量

又

青陵蝶夢倒挂憐么鳳退粉收香情一種棲傍玉

釵偷共　悟悟鏡閣飛蛾誰傳錦字秋河蓮子依然隱霧菱花暗惜橫波

又

風鬟雨鬢偏是來無準倦倚玉蘭看月暈容易語低香近　輙風吹徧窓紗心期便隔天涯從此傷春傷別黄昏只對梨花

又 彈琴峽題壁

泠泠徹夜誰是知音者如夢前朝何處也一曲邊愁難寫　極天關塞雲中人隨落雁西風喚取紅

襟翠袖莫敎涙灑英雄

又 憶梁汾

纔聽夜雨便覺秋如許繞砌蛩螿人不語有夢轉愁無據　亂山千疊橫江憶君游倦何方知否小窓紅燭照人此夜凄涼

又

塞鴻去矣錦字何時寄記得燈前佯忍涙却問明朝行未　別來幾度如珪飄零落葉成堆一種曉寒殘夢凄涼畢竟因誰

一叢花 詠並蔕蓮

闌珊玉珮罷霓裳相對綰紅妝藕絲風送凌波去又低頭輙語商量一種情深十分心苦脈脈背斜陽　色香空盡轉生香明月小銀塘桃根桃葉終相守伴殷勤雙宿鴛鴦菰米漂殘沈雲乍黑同夢寄瀟湘

菊花新 用韻送張見陽令江華

愁絶行人天易暮行向鷓鴣聲裏住渺渺洞庭波木葉下楚天何處　折殘楊柳應無數趁離亭笛

聲吹度有幾箇征鴻相伴也送君南去

澹黃柳 詠柳

三眠未歇乍到秋時節一樹斜陽蟬更咽曾綰灞陵離別絮已爲萍風卷葉空凄切　長條莫輕折蘇小恨倩他說儘飄零游冶章臺客紅版橋空濺裙人去依舊曉風殘月

滿宮花

盼天涯芳訊絶莫是故情全歇朦朧寒月影微黄情更薄于寒月　麝烟銷蘭燼滅多少怨眉愁睫

芙蓉蓮子待分明莫向暗中磨折

洞仙歌 詠黃葵

鉛華不御看道家妝就問取旁人入時否為孤情澹韻判不宜春矜標格開向晚秋時候　無端輕薄雨洒損檀心小疊宮羅鎮長皺何必訴淒清為愛秋光被幾日西風吹瘦便零落蜂黃也休嫌且對倚斜陽勝偎紅袖

唐多令 雨夜

絲雨織紅茵苔階壓繡紋是年年腸斷黃昏到眼

芳菲都惹恨那更說塞垣春　蕭颯不堪聞殘妝擁夜分為梨花深掩重門夢向金微山下去纔識路又移軍

秋水 聽雨

誰道破愁須仗酒酒醒後心翻醉正香銷翠被隔簾驚聽那又是點點絲絲和淚憶翦燭幽窗小憩嬌夢垂成頻喚覺一眶秋水　依舊亂蛩聲裏短檠明滅怎教人睡想幾年蹤迹過頭風浪只消受一段橫波花底向擁髻燈前提起甚日還來同領略夜雨空階滋味

虞美人

峰高獨石當頭起影落雙溪水馬嘶人語各西東行到斷崖無路小橋通　朔鴻過盡歸期杳人向征鞍老又將絲淚濕斜陽回首十三陵樹暮雲黃

又

黃昏又聽城頭角病起心情惡藥爐初沸短檠青無那殘香半縷惱多情　多情自古原多病清鏡憐清影一聲彈指淚如絲央及東風休遣玉人知

又

憑君料理花間課莫負當初我眼看雞犬上天梯黃九自招秦七共泥犂　瘦狂那似癡肥好判任癡肥笑笑他多病與長貧不及諸公衮衮向風塵

又

綠陰簾外梧桐影玉虎牽金井怕聽啼鴂出簾遲恰到年年今日兩相思　淒涼滿地紅心草此恨誰知道待將幽憶寄新詞分付芭蕉風定月斜時

又

風滅爐烟殘灺冷相伴惟孤影判教狠藉醉清尊
爲問世間醒眼是何人　難逢易散花間酒飲罷
空搔首閒愁總付醉來眠只恐醒時依舊到尊前

又

春情只到梨花薄片片催零落夕陽何事近黃昏
不道人間猶有未招魂　銀牋別夢當時句密綰
同心苣爲伊判作夢中人長向畫圖清夜喚真真

又

曲闌深處重相見勻淚偎人顫淒涼別後兩應同
最是不勝清怨月明中　半生已分孤眠過山枕
檀痕涴憶來何事最銷魂第一折枝花樣畫羅裙

又

彩雲易向秋空散燕子憐長歎幾番離合總無因
贏得一回僝僽一回親　歸鴻舊約霜前至可寄
香牋字不如前事不思量且枕紅蕤欹側看斜陽

又

銀牀淅瀝青梧老屧粉秋蛩埽釆香行處蹙連錢
拾得翠翹何恨不能言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

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蹤迹十年心

瀟湘雨 送西溟歸慈谿

長安一夜雨便添了幾分秋色柰此際蕭條無端
又聽渭城風笛咫尺層城留不住久相忘到此偏
相憶依依白露丹楓漸行漸遠天涯南北　悽寂
黔婁當日事總名士如何消得只皁帽蹇驢西風
殘照倦游蹤迹廿載江南猶落拓歎一人知己終
難覓君須愛酒能詩鑑湖無恙一蓑一笠

雨中花 送徐藝初歸崑山

天外孤帆雲外樹看又是春隨人去水驛燈昏關
城月落不算淒涼處　計程應惜天涯暮打疊起
傷心無數中坐波濤眼前冷暖多少人難語

臨江僊

絲雨如塵雲著水嫣香碎拾吳宮百花冷暖避東
風酷憐嬌易散燕子學偎紅　人說病宜隨月減
懨懨却與春同可能留蝶抱花叢不成雙夢影翻
笑杏梁空

又

長記碧紗窓外語秋風吹送歸鴉片帆從此寄天涯一燈新睡覺思夢月初斜　便是欲歸歸未得不如燕子還家春雲春水帶輕霞畫船人似月細雨落楊花

又　塞上得家報云秋海棠開矣賦此

六曲闌干三夜雨倩誰護取嬌慵可憐寂莫粉牆東已分裙衩緑猶裹淚綃紅　曾記鬟邊斜落下半牀涼月惺忪舊歡如在夢魂中自然腸欲斷何必更秋風

又　謝餉櫻桃

緑葉成陰春盡也守宮偏護星星留將顔色慰多情分明千點淚貯作玉壺冰　獨卧文園方病渴強拈紅豆酬卿感卿珍重報流鶯惜花須自愛休只爲花疼

又　盧龍大樹

雨打風吹都似此將軍一去誰憐畫圖曾見緑陰圓舊時遺鏃地今日種瓜田　繫馬南枝猶在否蕭蕭欲下長川九秋黃葉五更烟祇應搖落盡不必問當年

又　寒柳

飛絮飛花何處是層冰積雪摧殘疏疏一樹五更寒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　最是繁絲搖落後轉教人憶春山湔裙夢斷續應難西風多少恨吹不散眉彎

又

夜來帶得些兒雪凍雲一樹垂垂東風回首不勝悲葉乾絲未盡未死只顰眉　可憶紅泥亭子外纖腰舞困因誰如今寂莫待人歸明年依舊緑知否繫斑騅

又　寄嚴蓀友

别後閒情何所寄初鶯早雁相思如今憔悴異當時飄零心事殘月落花知　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却到梁谿匆匆剛欲話分攜香消夢冷窓白一聲雞

又　永平道中

獨客單衾誰念我曉來涼雨颼颼緘書欲寄又還

休箇儂憔悴禁得更添愁　曾記年年三月病而今病向深秋盧龍風景白人頭藥爐烟裏支枕聽河流

又

點滴芭蕉心欲碎聲聲催憶當初欲眠還展舊時書鴛鴦小字猶記手生疎　倦眼乍低緗帙亂重看一半模糊幽窗冷雨一燈孤料應情盡還道有情無

鬢雲鬆令

枕函香花徑漏依約相逢絮語黄昏後時節薄寒人病酒剗地梨花徹夜東風瘦　掩銀屏垂翠袖何處吹簫脈脈情微逗腸斷月明紅荳蔻月似當時人似當時否

又 詠浴

鬢雲鬆紅玉瑩早月多情送過梨花影半餉斜釵慵未整暈入輕潮剛愛微風醒　露華清人語靜怕被郎窺移却青鸞鏡羅襪凌波波不定小扇單衣可耐星前冷

於中好

獨背斜陽上小樓誰家玉笛韻偏幽一行白雁遥天暮幾點黄花滿地秋　驚節序歎沈浮穠華如夢水東流人間所事堪惆悵莫向横塘問舊遊

又

雁帖寒雲次第飛向南猶自怨歸遲誰能瘦馬關山道又到西風撲鬢時　人杳杳思依依更無芳樹有烏啼憑將埽黛窗前月持向今宵照别離

又

别緒如絲睡不成那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却憶紅樓半夜燈　書鄭重恨分明天將愁味釀多情起來呵手封題處偏到鴛鴦兩字冰

又

誰道陰山行路難風毛雨血萬人讙松梢露點霑鷹細蘆葉溪深没馬鞍　依樹歇映林看黄羊高宴簇金盤蕭蕭一夕霜風緊却擁貂裘怨早寒

又

小構園林寂不譁疎籬曲徑倣山家晝長吟罷風

流子忽聽楸枰響碧紗　添竹石伴烟霞擬憑尊酒慰年華休嗟髀裏今生肉努力春來自種花

又 十月初四夜風雨其明日是亡婦生辰

塵滿疎簾素帶飄眞成暗度可憐宵幾回偷拭青衫淚忽傍犀奩見翠翹　惟有恨轉無聊五更依舊落花朝裊楊葉盡絲難盡冷雨淒風打畫橋

又

冷露無聲夜欲闌棲鴉不定朔風寒生憎畫鼓樓頭急不放征人夢裏還　秋澹澹月彎彎無人起

向月中看明朝匹馬相思處如隔千山與萬山

又 送梁汾南還為題小影

握手西風淚不乾年來多在別離間遙知獨聽燈前雨轉憶同看雪後山　憑寄語勸加餐桂花時節約重還分明小像沈香縷一片傷心欲畫難

南鄉子 擣衣

鴛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轉自傷見說征夫容易瘦端相夢裏回時仔細量　支枕怯空房且拭清砧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獨夜淒涼月到西南更斷腸

又 為亡婦題照

淚咽却無聲衹向從前悔薄情憑仗丹青重省識盈盈一片傷心畫不成　別語忒分明午夜鶼鶼夢早醒卿自早醒儂自夢更更泣盡風檐夜雨鈴

又

飛絮晚悠颺斜日波紋映畫梁刺繡女兒樓上立柔腸愛看晴絲百尺長　風定却聞香吹落殘紅在繡牀休墮玉釵驚比翼雙雙共唼蘋花綠滿塘

又 柳溝曉發

燈影伴鳴梭織女依然怨隔河曙色遠連山色起青螺回首微茫憶翠蛾　淒切客中過料抵秋閨一半多一世疎狂應為著橫波作箇鴛鴦消得麼

又

何處淬吳鉤一片城荒枕碧流曾是當年龍戰地颼颼塞草霜風滿地秋　霸業等閒休躍馬橫戈總白頭莫把韶華輕換了封侯多少英雄只廢丘

又

烟暖雨初收落盡繁花小院幽摘得一雙紅豆子

低頭說著分攜淚暗流　人去似春休巵酒曾將
酹石尤別自有人桃葉渡扁舟一種烟波各自愁

踏莎行

月華如水波紋似練幾簇澹烟衰柳塞鴻一夜盡
南飛誰與問倚樓人瘦　韻拈風絮錄成金石不
是舞裙歌袖從前負盡埽眉才又撘閣鏡囊重繡

又

春水鴨頭春衫鸚觜烟絲無力風斜倚百花時節
好逢迎可憐人掩屏山睡　密語移燈閒情枕臂

從教醞釀孤眠味春鴻不解諱相思映窗書破人
人字

又

倚柳題牋當花側帽賞心應比驅馳好錯教雙鬢
受東風看吹綠影成絲早　金殿寒鴉玉階春草
就中冷暖和誰道小樓明月鎮長閒人生何事緇
塵老

翦湘雲　送友

險韻慵拈新聲醉倚儘歷徧情埸懊惱曾記不道
當時腸斷事還較而今得意向西風約略數年華
舊心情灰矣　正是冷雨秋槐鬢絲憔悴又領略
愁中送客滋味密約重逢知甚日看取青衫和淚
夢天涯繞徧儘由人只尊前迢遞

鵲橋僊　七夕

乞巧樓空影娥池冷佳節祇供愁歎丁寧休曝舊
羅衣憶素手爲予縫綻　蓮粉飄紅菱絲翳碧仰
見明星空爛親持鈿合夢中來信天上人間非幻

御帶花　重九夜

晚秋卻勝春天好情在冷香深處朱樓六扇小屏
山寂莫幾分塵土虬尾烟銷人夢覺碎蟲零杵便
強說歡娛總是無憀心緒　轉憶當年消受盡皓
腕紅萸嫣然一顧如今何事向禪榻茶烟怕歌愁
舞玉粟寒生且領略月明清露歎此際淒涼何必
更滿城風雨

疎影　芭蕉

湘簾卷處甚離披翠影繞檐遮住小立吹裙常伴
春慵掩映繡牀金縷芳心一束渾難展清淚裹隔

年愁聚更夜深細聽空階雨滴夢回無據　正是秋來寂莫偏聲聲點點助人離緒纈被初寒宿酒全醒攪碎亂蛩雙杵西風落盡庭梧葉還賸得綠陰如許想玉人和露折來曾寫斷腸句

添字采桑子

閒愁似與斜陽約紅點蒼苔蛺蝶飛回又是梧桐新綠影上階來　天涯望處音塵斷花謝花開懊惱離懷空壓鈿筐金縷繡合歡鞵

望江南 宿雙林禪院有感

挑燈坐坐久憶年時薄霧籠花嬌欲泣夜深微月下楊枝催道太眠遲　憔悴去此恨有誰知天上人間俱悵望經聲佛火兩淒迷未夢已先疑

木蘭花慢 立秋夜雨送梁汾南行

盼銀河迢遞驚入夜轉清商乍西園蝴蝶輕翻麝粉暗惹蠭黃炎涼等閒瞥眼甚絲絲點點攪柔腸應是登臨送客別離滋味重嘗　疑將水墨畫疏窻孤影瀟湘倩一葉高梧半條殘燭做盡商量荷裳被風暗翦問今宵誰與蓋鴛鴦從此羈愁萬疊夢回分付啼螿

通志堂集卷八

納蘭性德容若 原名成德

詞四

百字令 廢園有感

片紅飛減甚東風不語只催漂泊石上臙脂花上露誰與畫眉商略碧甃餅沈紫錢釵掩雀蹋金鈴索韶華如夢爲尋好夢擔閣　又是金粉空梁定巢燕子一口香泥落欲寫華牋憑寄與多少心情難託梅豆圓時柳綿飄處失記當初約斜陽冉冉斷魂分付殘角

又 宿漢兒村

無情野火趁西風燒徧天涯芳草榆塞重來冰雪裏冷入鬢絲吹老牧馬長嘶征笳亂動并入愁懷抱定知今夕庾郎瘦損多少　便是腦滿腸肥尚難消受此荒烟落照何況文園憔悴後非復酒壚風調回樂峰寒受降城遠夢向家山繞茫茫百感憑高惟有清嘯

又

綠楊飛絮歎沈沈院落春歸何許盡日緇塵吹綺陌迷却夢游歸路世事悠悠生涯未是醉眼斜陽暮傷心怕問斷魂何處金鼓　夜來月色如銀和衣獨擁花影疎窗度脈脈此情誰得識又道故人別去細數落花更闌未睡別是閒情緒聞余長歎西廊惟有鸚鵡

又

人生能幾總不如休惹情條恨葉剛是尊前同一笑又到別離時節燈灺挑殘爐烟爇盡無語空凝咽一天涼露芳魂此夜偷接　怕見人去樓空柳枝無恙猶掃窓間月無分暗香深處住悔把蘭襟親結尚煖檀痕猶寒翠影觸緒添悲切愁多成病此愁知向誰說

沁園春 代悼亡

夢冷蘅蕪却望姍姍是耶非耶悵蘭膏漬粉尚留犀合金泥蹙繡空掩蟬紗影弱難持緣深暫隔只當離愁滯海涯歸來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鸞膠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萼綠華但無端摧折

惡經風浪不如零落判委塵沙最憶相看嬌訛道
字手翦銀燈自潑茶今已矣便帳中重見那似伊
家

又

試望陰山黯然銷魂無言徘徊見青峰幾簇去天
纔尺黃沙一片市地無埃碎葉城荒拂雲堆遠雕
外寒烟慘不開踟躕久忽冰崖轉石萬壑驚雷
窮邊自足秋懷又何必平生多恨哉只淒涼絶塞
蛾眉遺冢銷沈腐草駿骨空臺北轉河流南橫斗

柄略點微霜鬢早衰君不信向西風回首百事堪
哀

又

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澹妝素服執手哽咽
語多不復能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爲天上月
年年猶得向郎圓婦素未工詩不知何以得此
也覺後感賦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記繡榻閒時並吹
紅雨雕闌曲處同倚斜陽夢好難留詩殘莫續贏
得更深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飆一轉未許端詳
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朝來定有霜便人間天上
塵緣未斷春花秋葉觸緒還傷欲結綢繆翻驚搖
落減盡荀衣昨日香真無奈倩聲聲鄰笛譜出迴
腸

東風齊著力

電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淚如潮勉爲歡謔到底總
無聊欲譜頻年離恨言已盡恨未曾消憑誰把一
天愁緒按出瓊簫　往事水迢迢窗前月幾番空

照魂銷舊歡新夢雁齒小紅橋最是燒燈時候宜
春髻酒煖蒲萄淒涼煞五枝青玉風雨飄飄

摸魚兒 送座主德清蔡先生

問人生頭白京國算來何事消得不如罨畫清溪
上蓑笠扁舟一隻人不識且笑煮鱸魚趁著蓴絲
碧無端酸鼻向岐路消魂征輪驛騎斷雁西風急
英雄輩事業東西南北臨風因甚成泣酬知有
願頻揮手零雨淒其此日休太息須信道諸公袞
袞皆虛擲年來蹤迹有多少雄心幾番惡夢淚點

霜華織

又 午日雨眺

漲痕添半篙柔緑蒲梢荇葉無數臺榭空濛烟柳暗白鳥銜魚欲舞紅橋路正一派畫船簫鼓中流住嘔啞柔櫓又早拂新荷沿堤忽轉衝破翠錢雨蒹葭渚不減瀟湘深處霏霏漠漠如霧滴成一片鮫人淚也似汨羅投賦愁難譜只綵線香菰脈脈成千古傷心莫語記那日旗亭水嬉散盡中酒阻風去

相見歡

微雲一抹遥峰冷溶溶恰與箇人清曉畫眉同紅蠟淚青綾被水沈濃却向黄茅野店聽西風

錦堂春

簾際一痕輕綠牆陰幾簇低花夜來微雨西風輭無力任欹斜 彷彿箇人睡起暈紅不著鉛華天寒翠袖添淒楚愁近欲棲鴉

憶秦娥 龍潭口

山重疊懸崖一線天疑裂天疑裂斷碑題字古苔横嚙 風聲雷動鳴金鐵陰森潭底蛟龍窟蛟龍窟興亡滿眼舊時明月

又

春深淺一痕摇漾青如翦青如翦鷺鷥立處烟蕪平遠 吹開吹謝東風倦緗桃自惜紅顔變紅顔變兔葵燕麥重來相見

减字木蘭花

燭花摇影冷透疎衾剛欲醒待不思量不許孤眠不斷腸 茫茫碧落天上人間情一諾銀漢難通

穩耐風波願始從

又

相逢不語一朶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鬟心隻鳳翹 待將低喚直爲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

又

從教鐵石每見花開成惜惜淚點難消滴損蒼烟玉一條 憐伊太冷添箇紙窓疎竹影記取相思環珮歸來月上時

又

斷魂無據萬水千山何處去沒箇音書盡日東風上綠除　故園春好寄語落花須自埽莫更傷春同是懨懨多病人

又 新月

晚妝欲罷更把纖眉臨鏡畫準待分明和雨和烟兩不勝　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

海棠春

落紅片片渾如霧不教更覓桃源路香徑晚風寒月在花飛處　薔薇影暗空凝佇任碧颭輕衫縈住驚起早棲鴉飛過秋千去

少年游

算來好景只如斯惟許有情知尋常風月等閒談笑稱意即相宜　十年青鳥音塵斷往事不勝思一鉤殘照半簾飛絮總是惱人時

大酺 寄梁汾

只一爐烟一窓月斷送朱顏如許韶光猶在眼怪無端吹上幾分塵土手撚殘枝沈吟往事渾似前生無據鱗鴻憑誰寄想天涯隻影淒風苦雨便砑損吳綾啼霑蜀紙有誰同賦　當時不是錯好花月合受天公妒準擬倩春歸燕子說與從頭爭教他會人言語萬一離魂遇偏夢被冷香縈住剛聽得城頭鼓相思何益待把來生祝取慧業相同一處

滿庭芳 題元人蘆洲聚雁圖

似有猿啼更無漁唱依稀落盡丹楓濕雲影裏點點宿賓鴻占斷沙洲寂莫寒潮上一抹烟籠全不似半江瑟瑟相映半江紅　楚天秋欲盡荻花吹處竟日冥濛近黃陵祠廟莫采芙蓉我欲行吟去也應難問騷客遺蹤湘靈杳一尊遙酹還欲認青峰

又

堠雪翻鴉河冰躍馬驚風吹度龍堆陰燐夜泣此景總堪悲待向中宵起舞無人處那有村雞祇應是金笳暗拍一樣淚霑衣　須知今古事棊枰勝

負翻覆如斯歎紛紛蠻觸回首成非賸得幾行青史斜陽下斷碣殘碑年華共混同江水流去幾時回

憶王孫

暗憐雙緤鬱金香欲夢天涯思轉長幾夜東風昨夜霜減容光莫爲繁花又斷腸

又

西風一夜翦芭蕉滿眼芳菲總寂寥強把心情付濁醪讀離騷洗盡秋江日夜潮

又

刺桐花底是兒家已拆秋千未采茶睡起重尋好夢賒憶交加倚著閒窗數落花

卜算子 塞夢

塞草晚纔青日落簫笳動慽慽淒淒入夜分催度星前夢　小語綠楊煙怯踏銀河凍行盡關山到白狼相見惟珍重

又 五日

村靜午雞啼綠暗新陰覆一展輕帘出畫牆道是端陽酒　早晚夕陽蟬又噪長堤柳青鬟長青自古誰彈指黃花九

又 詠柳

嬌輭不勝垂瘦怯那禁舞多事年年二月風翦出鵝黃縷　一種可憐生落日和烟雨蘇小門前長短條即漸迷行處

金人捧露盤 淨業寺觀蓮有懷孫友

藕風輕蓮露冷斷虹收正紅窓初上簾鉤田田翠蓋趁斜陽魚浪香浮此時晝閣垂楊岸睡起梳頭

舊遊蹤招提路重到處滿離憂想芙蓉湖上悠悠紅衣狼藉臥看桃葉送蘭舟午風吹斷江南夢夢裏菱謳

青玉案 人日

東風七日蠶芽輭青一縷休教翦夢隔湘烟征雁遠那堪又是鬢絲吹綠小勝宜春顫　繡屏渾不遮愁斷忽忽年華空冷暖玉骨幾隨花換三春醉裏三秋別後寂莫釵頭燕

又 宿烏龍江

東風卷地飄榆莢纔過了連天雪料得香閨香正徹那知此夜烏龍江畔獨對初三月　多情不是偏多別別爲多情設蝶夢百花花夢蝶幾時相見西窗翦燭細把而今說

月上海棠 中元塞外

原頭野火燒殘碣歎英䰟才魄暗銷歇終古江山問東風幾番涼熱驚心事又到中元時節　凄涼況是愁中別枉沈吟千里共明月露冷鴛鴦最難忘滿池荷葉青鸞杳碧天雲海音絕

雨霖鈴 種柳

橫塘如練日遲簾幕烟絲斜卷却從何處移得章臺彷彿乍舒嬌眼恰帶一痕殘照鏁黃昏庭院斷腸處又惹相思碧霧濛濛度雙燕　回闌恰就輕陰轉背風花不解春深淺託根幸自天上曾試把霓裳舞徧百尺垂垂早是酒醒鶯語如翦只休隅夢裏紅樓望箇人兒見

滿江紅 茅屋新成却賦

問我何心却構此三楹茅屋可學得海鷗無事閒飛閒宿百感都隨流水去一身還被浮名束誤東風遲日杏花天紅牙曲　塵土夢蕉中鹿翻覆手看棊局且耽閒殢酒消他薄福雪後誰遮檐角翠雨餘好種牆陰綠有些些欲說向寒宵西窗燭

又

代北燕南應不隔月明千里誰相念臙脂山下悲哉秋氣小立乍驚清露濕孤眠最惜濃香膩況夜烏啼絕四更頭邊聲起　銷不盡悲歌意匀不盡相思淚想故園今夜玉闌誰倚青海不來如意夢紅箋暫寫違心字道別來渾是不關心東堂桂

又

爲問封姨何事却排空卷地又不是江南春好妒花天氣葉盡歸鴉棲未得帶垂驚燕飄還起甚天公不肯惜愁人添憔悴　攪一霎燈前睡聽半餉心如醉倩碧紗遮斷畫屏深翠隻影淒清殘燭下離魂飄緲秋空裏總隨他泊粉與飄香眞無謂

訴衷情

冷落繡衾誰與伴倚香篝春睡起斜日照梳頭欲

寫兩眉愁休休遠山殘翠收莫登樓

水調歌頭 題西山秋爽圖

空山梵唄靜水月影俱沈悠然一境人外都不許塵侵歲晚憶曾遊處猶記半竿斜照一抹界疎林絕頂茅菴裏老衲正孤吟　雲中錫溪頭釣澗邊琴此生著幾兩屐誰識臥遊心準擬乘風歸去錯向槐安回首何日得投簪布襪青鞵約但向畫圖尋

又 題岳陽樓圖

落日與湖水終古岳陽城登臨半是遷客歷歷數

題名欲問遺蹤何處但見微波木葉幾簇打魚罾多少別離恨哀雁下前汀　忽宜雨旋宜月更宜晴人間無數金碧未許著空明澹墨生綃譜就待倩橫拖一筆帶出九疑青彷彿瀟湘夜鼓瑟舊精靈

天僊子 淥水亭秋夜

水浴涼蟾風入袂魚鱗蹙損金波碎好天良夜酒盈尊心自醉愁難睡西南月落城烏起

又

夢裏蘼蕪青一翦玉郎經歲音書遠暗鐘明月不歸來梁上燕輕羅扇好風又落桃花片

又

好在軟綃紅淚積漏痕斜罥菱絲碧古釵封寄玉關秋天咫尺人南北不信鴛鴦頭不白

浪淘沙

紫玉撥寒灰心字全非疎簾猶是隔年垂半卷夕陽紅雨入燕子來時　回首碧雲西多少心期短長亭外短長堤百尺游絲千里夢無限淒迷

又

野宿近荒城碪杵無聲月低霜重莫閒行過盡征鴻書未寄夢又難憑　身世等浮萍病爲愁成寒宵一片枕前冰料得綺窗孤睡覺一倍關情

又 望海

蜃闕半模糊踏浪驚呼任將蠡測笑江湖沐日光華還浴月我欲乘桴　釣得六鼇無竿拂珊瑚桑田清淺問麻姑水氣浮天天接水那是蓬壺

又

夜雨做成秋恰上心頭教他珍重護風流端的爲誰添病也更爲誰羞 密意未曾休密願難酬珠簾四卷月當樓暗憶歡期眞似夢夢也須留

又

紅影濕幽窗瘦盡春光雨餘花外却斜陽誰見薄衫低髻子抱膝思量 莫道不淒涼早近持觴暗思何事斷人腸曾是向他春夢裏瞥遇迴廊

又

眉譜待全刪別畫秋山朝雲漸入有無間莫笑生涯渾似夢好夢原難 紅味啄花殘獨自凭闌月斜風起袷衣單消受春風都一例若箇偏寒

又

悶自剔殘燈暗雨空庭瀟瀟已是不堪聽那更西風偏著意做盡秋聲 城柝已三更欲睡還醒薄寒中夜掩銀屏曾染戒香消俗念莫又多情

又

雙燕又飛還好景闌珊東風那惜小眉彎芳草綠波吹不盡只隔遙山 花雨憶前番粉淚偷彈倚樓誰與話春閒數到今朝三月二夢見猶難

又

清鏡上朝雲宿篆猶熏一春雙袂盡啼痕那更夜來山枕側又夢歸人 花底病中身嬾約濺裙待尋閒事度佳辰繡榻重開添幾線舊譜翻新

南樓令

金液鎮心驚烟絲似不勝沁鮫綃湘竹無聲不爲香桃憐瘦骨怕容易減紅情 將息報飛瓊蠻牋署小名鑒淒涼片月三星待寄芙蓉心上露且道是解朝醒

又 塞外重九

古木向人秋驚蓬掠鬢稠是重陽何處堪愁記得當年惆悵事正風雨下南樓 斷夢幾能留香魂一哭休怪涼蟬空滿衾裯霜落烏啼渾不睡偏想出舊風流

生查子

短焰剔殘花夜久邊聲寂倦舞却聞雞暗覺青綾濕 天水接冥濛一角西南白欲渡浣花溪遠夢

輕無力

又

惆悵彩雲飛碧落知何許不見合歡花空倚相思樹　總是別時情那待分明語判得最長宵數盡厭厭雨

又

東風不解愁偷展湘裙衩獨夜背紗籠影著纖腰晝　爇盡水沈烟露滴鴛鴦瓦花骨冷宜香小立櫻桃下

又

鞭影落春隄綠錦鄣泥卷脈脈逗菱絲嫩水吳姬眼　齧膝帶香歸誰整櫻桃宴蠟淚惱東風舊壘眠新燕

又

散帙坐凝塵吹氣幽蘭並茶名龍鳳團香字鴛鴦餅　玉局類彈碁顛倒雙栖影花月不曾閒莫放相思醒

憶桃源慢

斜倚熏籠隔簾寒徹徹夜寒于水離魂何處一片月明千里兩地淒涼多少恨分付藥爐烟細近來情緒非關病酒如何擁鼻長如醉轉尋思不如睡也看道夜深怎睡　幾年消息浮沈把朱顏頓成憔悴紙窗風裂寒到箇人衾被篆字香消燈灺冷忽聽塞鴻嘹唳加餐千萬寄聲珍重而今始會當時意早催人一更更漏殘雪月華滿地

青衫濕遍　悼亡

青衫濕遍憑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頭扶病剪

刀聲猶在銀釭憶生來小膽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冷冥冥盡意淒涼願指魂兮識路教尋夢也迴廊　咫尺玉鉤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殘陽判把長眠滴醒和清淚攪入椒漿怕幽泉還為我神傷道書生薄命宜將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圓密誓難禁寸裂柔腸

酒泉子

謝却荼蘼一片月明如水篆香消猶未睡早鴉啼　嫩寒無賴羅衣薄休傍闌干角最愁人燈欲落

鴈還飛

鳳皇臺上憶吹簫 守歲

錦瑟何年香屏此夕東風吹送相思記巡檐笑罷共撚梅枝還向燭花影裏催教看燕蠟雞絲如今但一編消夜冷暖誰知　當時歡娛見慣道歲歲瓊筵玉漏如斯悵難尋舊約枉費新詞次第朱旛翦綵冠兒側鬪轉蛾兒重驗取盧郎青鬢未覺春遲

又 除夕得梁汾閨中信因賦

荔粉初裝桃符欲換懷人擬賦然脂喜螺江雙鯉忽展新詞稠疊頻年離恨匆匆裏一紙難題分明見臨緘重發欲寄遲遲　心知梅花佳句待粉郎香令再結相思 辛稼軒客三山有梅花相思之句 記畫屏今夕曾共題詩獨客料應無睡慈恩夢那值微之重來日梧桐夜雨却話秋池

翦梧桐 自度曲

新睡覺正漏盡烏啼欲曉任百種思量都來擁枕薄衾顛倒土木形骸分甘抛擲只平白占伊懷抱聽蕭蕭一翦梧桐此日秋聲重到　若不是憂能傷人甚青鏡朱顏易老憶少日清狂花間馬上輭風斜照端的而今誤因疎起却懊惱殢人年少料應他此際閒眠一樣積愁難埽

通志堂集卷九

通志堂集卷十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經解序一

經解總序

經之有解自漢儒始故戴禮著經解之篇於時分門講授曰易有某家詩書三禮有某家春秋有某家者某宗師大儒也傳其說者謂之受某氏學則終身守其說不敢變黨同觝異更廢迭興雖其持論互有得失要其淵源皆自聖門諸弟子流分派

別各尊所聞無敢私剏一說者蓋其愼也東漢之初頗雜讖緯然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經學宣闡大義諸儒林立仍各專一家今譜系之列於儒林傳者可考而知也自唐太宗命諸儒刪取諸說爲正義由是專家之學漸廢而其書亦鮮有存矣至宋二程朱子出始刊落羣言覃心闡發皆聖人之微言奥旨當時如臨川眉山象山龍川東萊永嘉夾漈諸公其說雖微有不同然無有各名一家如漢氏者逮宋末元初學者尤知尊朱子理義愈明講貫愈熟其終身研求於是者各隨所得以立言要其歸趣無非發明先儒之精蘊以羽衛聖經斯固後世學者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書流傳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屬友人秦對巖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間有所得雕版旣漫漶斷闕不可卒讀鈔本譌謬尤多其間完善無譌者又十不得一二間以啓於座主徐先生先生乃盡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擇取而校定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鈔得一百四十種自子夏易傳外唐

人之書僅二三種其餘皆宋元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間存一二請捐貲經始與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遂畧敘作者大意於各卷之首而復述其雕刻之意如此

子夏易傳序

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所謂子夏傳者隋唐志始有卜夏傳二卷云已殘缺今書十一卷首尾完具蓋後人之書託言卜商者也案古易上下二篇惟文周之彖爻而孔子所繫之辭則別名曰傳謂之

十翼各自爲書不相聯屬今本彖爻之下即繫以孔子之傳如今所行王弼本其非古易也明矣陳氏謂李鼎祚陸德明所引用皆不見是書則亦豈隋唐所載之舊哉崇文總目雖疑之而未能確指爲何人晁景迂始以爲唐張弧作弧嘗著易王道小疏或即此書未可知也唐人經解存于世者于易惟李鼎祚之集解詩成伯瑜之指説春秋陸淳之纂例辨疑微旨三數種若長孫無忌之要義則約正義而爲之者其他未見也然則是書雖近而不篤又豈可使無傳也哉弧嘗官試大理評事别有素履子三卷見道家

三衢劉氏易數鈎隱圖序

三衢劉氏易解晁氏讀書志一十五卷崇文書目載新注十一卷今之存者易數鈎隱圖三卷及遺論九事一卷而已劉氏之易傳於范諤昌諤昌自謂其學出于李處約許堅二子實本於种放者也其爲圖采摭天地奇耦之數成之釋其義於下凡五十有五李覯刪之止存其三以爲彼五十二皆疣贅穿鑿破碎鮮可信用然當慶曆初吴秘獻之于朝有詔優奬當其時田況序其書秘之通神黄黎獻之略例隱訣徐庸之易緼皆本劉氏逮鮮于侁稍辨其非其後論易者交攻之而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宋之羣儒恒主其說自蔡元定之論出朱子取之於是人不敢異議然朱子之言曰安在圖之不可爲書書之不可爲圖朱子蓋未嘗膠執已見也然則劉氏之書固宜並存焉而不可廢者已

同州王氏易學序

王氏湜易學一卷文獻通考載其名又述晁氏之論稱湜爲同州人而不言生于何世考書中語約略在南渡前其自爲之序曰予平生喜易晚得邵康節易學喜不自禁晝夜覃思未嘗暫舍又曰愚於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不敢輕其去取故也繹其辭蓋研精邵子之學而不欲自異者矣西山蔡氏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稱係邵子之說然邵子第言圓者河圖之數方者

洛書之文以數之體言之則竒爲圓而偶爲方也今王氏之學一本邵子而主河圖九數又魏華父論精通邵學者數朱子發亦以九爲圖而十爲書予未能闚圖書之奥義也序其端以見昔人所以說邵易者如此

朱氏漢上易傳并易圖叢說序

荆門朱子發以趙元鎮之薦入論易殿中稱帝意除祠部員外郎及遷秘書少監告詞數以否泰之義其後以起居郎兼資善堂賛讀則申以山下出

泉爲喻集傳之作命尚方給紙札而林儵上所著易說有詔俾其詳問當時學易之醇深莫有遠過之者故其告詞多以易爲喻受知於主不可謂不遇矣書成日表上于朝自言由政和迄紹興十有八年造次不舍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葢若是其勤且博也元袁學士伯長謂易以辭象變占爲主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絶熄堯夫子發始申言之後八百年而始興者也所以推崇子發者亦至矣乎今則罕有刊其書以行者可慨已高宗之告詞曰朕惟否泰二卦論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明或謂消長繫乎時數此大不然上下交而志同於時爲泰故君子以其彚征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於時爲否故君子以儉德避難而已觀其幸學講泰卦張魏公入朝則書否泰二卦賜焉未嘗不審於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反覆紬繹顧卒退元鎮俾小人得進何歟善乎魏公之言曰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

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矣子發之傳亦云時已泰矣苟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厭服人心天下復入於否又云天地反復之際小人必因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動皆切中南渡君臣之病者吾故表而著之書以爲序

周易義海撮要序

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漢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凡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爲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刪其重叠冗瑣又益

以伊川東坡漢上易傳爲撮要十卷而以羣儒雜論附焉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凡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然今之傳者蓋罕矣唐李鼎祚合三十五家易說爲集解遺文墜簡藉之得見指歸而義海一編克能表章百家之說惜乎全書之不可復覩也衡字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秘閣脩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時張說以外戚爲節度使給事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制衡與右正言王希呂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子爲四賢詩以紀之其後徙崑山聚書萬卷號所居曰樂菴其爲學以論語爲本蓋有得於洛人趙孝孫之說孝孫之父受業於伊川者也李氏集解一刻於明宗正灌甫再刻於海鹽胡氏三刻於常熟毛氏而是編未有刊行者乃勘其舛誤而鋟諸版

趙氏復齋易說序

嚴陵趙子欽宋宗室子仕爲寧海軍節度推官當時目爲復齋先生者也易說六卷朱子寓書嘉其用意精密而門人喻仲可傳之郡守許興裔刊之興裔謂其體察也精推研也審深窺爻象之變仲可稱其師則曰探賾鈎深簡嚴精切他人千百言不能該者約以數語蓋卓然可傳者也子欽嘗著廣雜學辨朱子每語學者以爲近世未有至士冠禮昏禮饋食圖朱子見而作通解及先生之歿朱子哭之慟曰趙丈爲人今豈易得當日薦先生於朝者彭忠肅龜年薛文節叔似孫獻簡逢吉而其平生交最契者趙忠定汝愚呂忠公祖儉觀其友

可以信先生之爲人誦其友之言可以證先生之學術雖其論易間與朱子不同然可云篤志於道者已

谷水林氏易裨傳序

朱子門人易義有成書者瓜山潘氏槃澗董氏谷水林氏潘之集義董之師訓予皆未之見所見者林之裨傳三篇而已其言曰易之道變通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是亦善易者之言也獨怪鄱陽董季眞會通經傳集諸家易義從游朱子者凡

七十五人而林氏顧不與焉蓋有不可解者迨元至正間嘉興路總管劉貞教授陳泰始刊之於郡學而彙之雕本今又不可得矣乃復鏤板以廣其傳焉林氏名至字德久淳熙中以太學上舍釋褐官秘書省潘氏名柄字謙之董氏名銖字叔重

吳氏易圖說序

古易一冊附以易圖說三卷宋河南吳仁傑斗南父著易上下二篇蓋伏羲所畫之卦文王所演之彖周公所繫之爻辭而已孔子十翼本自爲書後

人欲便學者習讀始分附彖象傳于各卦爻之下而古初之經遂亂而不可識宋之呂微仲晁以道呂伯恭及睢陽王氏九江周氏咸有所更定亦人各不同仁傑則以爲易上下經而外孔子之傳卦象者當曰彖傳傳大象者當曰象傳傳爻辭者當曰繫辭傳而今之繫辭二篇當總名說卦卽漢河内女子所獻三篇也故析爲彖傳象傳各一篇繫辭傳上下二篇說卦上中下三篇文言序卦雜卦各一篇凡十篇而古易復完又以卦必有變極其變則每卦可爲六十四爻之動者則占對卦爻之不動者則占覆卦對卦亦謂之變卦變者用九六不變者用七八又言伏羲所畫之☰☰卽乾字☷☷卽坤字他卦皆然不必更著卦名與所論乾坤用九用六之義最精詳具于所訂古易之後而易圖說者則演之爲圖以明其旨者也是二書固相輔而行者與仁傑古易本十二卷今本止舉其略而集諸家所訂于後攷張杲吳中人物志仁傑有集古易蓋此書也仁傑本崑山人其稱河南者舉其郡望登淳熙進士累官國子學錄嘗講學朱子

之門他所著如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兩漢刊誤補遺離騷草木蟲魚䟽世多有存者

周易啓蒙通釋序

周易啓蒙通釋二卷宋婺源梅里胡方平著方平字師魯世所稱玉齋先生而雙湖胡一桂庭芳父也朱子之爲啓蒙蓋發明象數爲讀本義者設玉齋之通釋則因啓蒙以發明本義者也其言曰本義闡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象非卦不

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演太極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易之要領孰大於是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蓋其沈潛反覆研精易旨者二十餘年始成是書故其見之精卓若此其生平易學本於介軒董夢程復師毅齋沈貴瑤二君皆饒之德興人介軒故受易於勉齋黃幹又爲槃澗董銖之猶子宜其淵源有自來也是書新安舊有槧本今已不可得

此本爲元建陽劉涇所梓有涇及熊禾去非序涇字楫之雲莊文簡公爚後人

周易玩辭序

宋江陵項平甫先生光寧兩朝以直諫著聲慶元中坐黨籍罷官杜門著書爲周易玩辭十六卷發揮卦爻抉摘精蘊其意以爲辭者象之疏也玩辭者讀易之法也不玩其辭而知其象不知其象而能觀變玩占以盡人合天者未有也其言苞舉天人兼該理數學者探索之不盡其書盛行於宋季迨元大德中淮西廉訪僉事幹王倫徒常刻於齊安而馬貴與虞伯生爲之序數百年來傳本漸稀近得善本於吾師東海先生因重挍而梓之古今言易者奚啻數百家然自注疏外惟程朱傳義爲世所傳習平甫自言讀程三十年而又嘗問學於朱子與之往復辨論故其書獨得理要陳直齋謂程傳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又謂其徧攷諸家斷以己意誠精且博不其然哉吳草廬爲

學得力於易自注疏程朱外惟取是書及蔡節齋訓解則是書之宜輔傳義而行也審矣可不急爲傳之乎幹王倫徒者北庭人虞伯生稱其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其人可想見於以見有元一代縉紳士大夫通經慕古宋世之風規未嘗墜也

東谷鄭先生易翼傳序

易之敎失而爲卜筮之書以流於陰陽占驗之術王輔嗣曰互猶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故其註易尚務明理自謂

有得於言象之表然其失也祖述老莊謂有從無出理寓於無易以垂教本備於有是知有無之截然爲兩而不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原無二致也於是心迹始判學術事功紛然駁雜矣或者不安於淺近而徒索之於無其弊也不至糟粕詩書土苴仁義不止程氏有憂之作爲易傳一以玩辭爲主其言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故不涉於象數象與占在其中矣不落於有無性命幽明之理著事物情盡

而開物成務之道備矣朱子謂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尚疑其舉三百八十四爻盡屬之於人身於作易之意有所未盡且其間義理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隔膜所以讀者難於貫穿而程子亦自云成書旋復脩補期於七十其書始出又曰吾於此書止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其不敢自信如此此東谷鄭氏舜舉翼傳之所以作也舜舉自序其所得於伊川者由體用顯微之旨而於其中猶不能以無疑疑斯辨辨斯明凡伊川之隱而未發者莫不嘗其窾綮盡其節目融會貫通而出之然後確乎其有以自得也夫明經者必博觀衆家之說折衷其是以定一宗故其理可明而異說不得以惑則是書之作雖不足以盡易其有功於易也多矣况於程氏之書也哉予故特梓之以廣其傳

三易備遺序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注曰連山虙戲歸藏黄帝合周易爲三代之書連山首

艮夏用之歸藏首坤商用之周易首乾周用之孔子嘆杞宋無徵於杞得夏時於宋得坤乾康成注以夏時爲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坤乾商陰陽之書其存者有歸藏考班固藝文志歸藏不著於錄康成何從得之毋亦張霸古文尚書之流乎隋志有薛貞注歸藏十三卷至唐巳亡别有司馬膺注又有連山十卷宋崇文總目獨存歸藏初經齊毋本蓍三篇間見諸書所引頗類諸子百氏之語愚竊以爲太卜之所掌者三易之筮法簭人掌

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但有端龜命著吉凶悔吝之兆原無彖爻所繫之辭孔子所得或出獻老口授非有成書故後世無傳否則秦政禁書二易當以卜筮得存不應不見於西漢也宋東嘉朱日華氏精心象數之學以爲天下有亡書無亡言因夏時坤乾之言即河洛先後天之圖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圖之爲洛書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易之遺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因先天後天之體用即象

數之合以證羲文之合以録文彖象之辭證互體演反對互體圖例以備周易之遺而首之以河圖洛書之辯凡爲書十卷日華中嘉定辛未武科官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及建寧松溪政和巡檢家則堂提刑兩浙見其書異之因進於朝請收之冗散之役處以捄雠之任時爲咸淳八年之夏未三年紀元德祐不及收用徒録其書於後省而宋社屋矣其子士可士立先後補成乞序於同邑林千之以傳之父子用心於是書可謂勤矣日華名元昇溫之平陽人士可登開慶己未武科千之字能一舉寶祐癸丑進士官編修林霽山贈之以詩有大雅凋零尚此翁句蓋宋之遺老也

丙子學易編節本序

丙子學易編宋陵陽李心傳微之著本十五卷此僅一卷蓋元俞琰石澗節本也微之之父舜臣常著易本傳三十三卷洪景盧爲之序微之本父書刋采王弼張載程頤郭雍朱熹諸家而成是編閱其序目大抵以象占爲主盡埽虛無穿鑿之繆蓋

有功於易道者惜不得見其全也其書之成僅二百八十日是爲宋嘉定九年歲在丙子故曰丙子學易編石澗借全編於書肆而手鈔之自云寒天短晷老目昏霧并日而録其可取者蓋時年已七十餘可謂老而好學也矣

趙氏易敍叢書序

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三卷合名之曰易敍叢書宋戶部侍郎趙汝楳所著汝楳者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

子也善湘於羣經皆有撰述而於易則有約說八卷或問四卷指要四卷學易讀問八卷學易補過六卷汝楳自序其書謂受易於父蓋六易藁而傳之者惜乎叢書在而善湘之經義無存父子著書則同而傳不傳信有幸不幸也汝楳以宗室子爲宰相史彌遠女壻顧能謙抑自脩研精易象又以餘暇引致黄問黄中吴仲孚諸人詩篇唱和其風流儒雅猶可想見至晚歲用理財進雖歴膴仕而失士譽然則善易者必明乎進退得喪之理而審擇焉庶幾可以動而無悔也已

水村易鏡序

水村易鏡一卷宋莆田林光世著光世字逢聖勑令所删定林霆曾孫靖康初霆叔沖之被命使金是時霆爲烏江丞三上書請代往不報沖之竟執節死事具宋史本傳霆博學深象數與鄭樵爲金石交光世淵源家學遍覽藏書因易十三卦取法乾象者著爲圖說以明聖人仰觀之義名曰易鏡淮東漕黄漢章上其書於朝理宗覽而驚異以爲先儒所未發命有司以禮津遣赴闕由布衣授史館檢閲遷校勘歴將作丞知潮州數遷得提舉浙東常平茶鹽進嘉言二十篇賜進士出身召拜司農少卿兼史職俄而去食祠復起知隆興府以言者寢新命遂用朝請大夫知祕閣歸老林氏世多忠節沖之子郁官福建茶司遇亂罵賊死霆兄震知鎮江府力攻蔡京卞兄弟有聲崇寧大觀間霆與秦檜同登進士不附和議常責檜曰公何忍置二帝萬里外博一宰相故莆人謂之忠義林氏光

世之擢官也以趣賈似道進師還朝被劾而去豈亦爲似道所惡故不安其位邪今不得而考矣所進嘉言理宗比之楊萬里千慮策手書水村二字賜之光世因作亭於莆之⿰山歷嵉山以彰其寵吁豈非布衣稽古之至榮歟

文公易說序

自文公本義出而易道大明久爲天下學士所服習然而公論易之精義微言見於同時之論難與及門弟子之辨說者不一而足又或著爲文章發

之歌詠閒有可以闡羲文之秘扶周孔之奧者雖文集語錄各有成編然以簡帙重大學者或未能周覽且叢見雜出非彙而歸於一亦無由得其要領也公孫子明紹承家學取文集語類彙而萃之首之以河洛太極兩儀四象八卦重卦與乾坤之要指次取論上下二篇之策與十翼之言而終之以卜筮與蓍卦考誤正郭子和之失者及凡注疏歐蘇參同及麻衣心法之類靡不著其得失明其歸趣使學者知所從違而不惑於羣言之淆亂信

如楊東里所云學易之士不可無之書也其後董正叔胡庭芳董真卿亦緣子明之意而各爲附錄纂注諸書然或不專取朱子之言若自爲一書且采之博而擇之精惟是書爲優子明名鑑文公長子塾之子以蔭補廸功郎官至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居建安紫霞洲文公子孫居建安者自子明始

王巽卿大易緝說序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不可以一端盡也故自漢以至宋言易者凡七百家有宋而後爲書益夥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所載幾備矣乃巽卿是書獨遺而不錄文淵閣書目中亦失之近始得於藏書之家其書前爲圖說論辯二卷後爲解說八卷而總名之曰大易緝說大旨則分緯河圖以溯伏羲畫卦之由錯綜河洛以定文王位卦之次而義之最精者則每卦必論成卦之主以爲聖人觀象設卦咸自乾坤而出乾坤二體之變即成卦之主文王主之以成卦體周公主之以取爻義夫子主之以爲彖傳故聖人所繫之辭無不因六畫而來則

昔賢所謂假象以設辭者非矣其言至當吳草廬稱其書平正穩審蓋謂是乎其於有宋諸儒獨右濂溪之太極圖說等之羲文周孔尊爲六易而於康節晦菴少有所輕雖未免或過要皆出于心解理會非因仍蹈襲者比也是書元常德路推官田澤嘗請於朝爲之刊行申子出處詳于澤所爲續刊緝說始末中玆不贅澤者居延人後官海南海北道廉訪司副使著有洪範洛書辨一卷見授經圖中

崇仁吳氏易璇璣序

易璇璣三卷紹興中崇仁布衣吳沆所進當時目爲環溪先生者也先生幼孤事母孝政和間嘗獻書于朝不報乃歸隱環溪其言易自彖而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爲論二十七篇其文簡奥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辭卓爾成一家之言者也當其時高宗留意學易書乾卦賜侍講秦梓書否泰卦賜右相張浚于是以易義進者朱氏震林氏僪李氏授之劉氏翔郭氏仲彭氏與宋氏大明都氏

絜吳氏適或令秘省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先生獨高尚不仕没而祀于郡縣學宮讀其書思其人鏤版傳之益信立言之必本乎德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宋陳隆山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七十卷二書摭集宋儒論説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横渠龜山定夫兼山白雲父子七家其康節濂溪上蔡和靖南軒藍田五峰屏山漢上紫陽東萊十一家之説皆集義上下經所引粹言則未之及也粹言有繫辭説卦序卦雜卦集義止上下經余竊病其未備因於十一家書中將講論繫辭以下相發明者一一采集與粹言合而訂之間以臆見考其源委定其體例芟其繁蕪補其脫漏成八十卷庶使二書之發凡起例互相脗合而十八家之精義奥旨無不網羅畢具繇是而上求三聖之心於千載之下和合諸儒之言於一堂之中雖人自爲説有彼此淺深詳略之不同而會而歸之罔

所乖剌測度摹擬無有不備從衡變化無有不通理象之粲然者莫是過矣自揣固陋未必有當於集義粹言所以爲書之宗要或亦陳曾兩公之所不廢也書成請正於座主徐先生先生曰善命梓之附諸經解之末

通志堂集卷十

通志堂集卷十一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經解序二

董氏周易程朱氏說序

宋哲宗元符己卯程伊川先生序易傳十卷後七十九年爲孝宗淳熙丁酉晦庵先生本義成自有兩書而四聖人之精義微旨益著又八十九年爲咸淳丙寅實度宗即位之二年天台董正叔取二先生之書合而一之爲周易程朱氏說蓋始終百七十年矣嘗觀程先生之傳主于言理而朱子本義則推本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于辭說夫以二先生學之淵源有本而論易若是不同何也蓋嘗微之程先生之言曰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又曰理無形也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是程先生雖專言理實兼包乎象數也朱子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然卻入粗不得某之

說雖粗然卻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是以卜筮象數原未嘗外于義理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即卜筮所謂趣吉避凶惠廸吉從逆凶者未嘗外義理而得是理與數豈岐而二之物乎正叔有見于此故輯爲成書依程傳之文而録本義于後凡程之遺書朱之文集語類有裨于傳義者咸取而附之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則取程子平日論說補之而附録如上下經之例於以明兩夫子之同有功于四聖而非有所異也其後董眞卿之輯録纂注與明永樂之大全實權輿于此正叔之有功于兩夫子不亦大乎正叔名楷台之臨海人中文天祥榜進士知洪州有惠政後官吏部郎中從潛室陳器之遊得朱子再傳之學者也

題讀易私言

許文正公以正大之學當草昧之世輔翊世祖建學明倫其有功於斯道甚大所著書不多見行於世者魯齋遺書而已讀易私言者統論六畫大義簡括精當足以見公學之純而養之邃也金源以

來蘇黃之學行於中州公從江漢先生得聞伊洛之旨與郲城共倡明之元儒學之醇惟公上接有宋惜世祖用之未盡終惑於桑哥王文統之徒使斯民不獲被其澤豈不惜哉公又有大學要略一卷蓋領成均時以教冑子者直述常語俾使通曉可與并行者也

石澗俞氏大易集說序

大易上下經說二卷彖辭說一卷彖傳說二卷爻傳說二卷文言傳說一卷繫辭傳說二卷說卦說

一卷序卦說一卷雜卦說一卷合一十三卷各冠以序統名曰大易集說而易圖纂要一卷易外別傳一卷附焉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於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眞逸其書草創於至元甲申斷手於至大辛亥用力可謂勤矣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崐崘產玉河源出崐崘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至其集衆說之善以朱子本義爲宗而邵子程子之學義理象數一以貫之誠有功於易者也攷叟之說易尚有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諸書咸附於集說之後而今已無存當日共講易者則有西蜀茍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鄱陽齊節初其名字官閥亦不復可考矣嗚呼惜哉

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註啓蒙翼傳合序

考亭之學一再傳後惟新安尤盛父兄師友各自名家若玉齋雙湖父子其最著也雙湖名一桂字庭芳領宋景定甲子鄉薦入元隱居著書以闡爲文公講學之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勿軒游與之上下講議者十餘年歸則裒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及啓蒙翼傳二書論者謂其得朱子源委之正勿軒嘗謂之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書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惜先生僅成此

二書及書說詩傳附錄纂疏而他書竟未及爲也嘗觀漢人經學各有師法此章表微有九經師授譜劉鍊有授經圖李燾亦有五經傳授著其流派咸有條理近代經學至朱子而得其歸若節齋蔡氏槃澗董氏之於易九峰蔡氏之於書傳貽輔氏之於詩清江張氏之於春秋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之於禮皆朱子嫡嗣也再傳而後懷孟金華新安鄱陽其傳益著其派益廣茍能爲之稽其授受別其源流使後之學者知淵源之有自豈不爲明經者之一助乎今世通經學古之士必有繼而爲之者尤予所望也

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序

朱子易本義一書疏明其義者有董楷之正書蔡淵之訓解胡炳文之通釋胡一桂之附錄纂註董眞卿之會通而熊良輔之集成亦其一也良輔字季重別號梅邊南昌人舉元延祐丁巳鄉試早師遂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於凱之友泉峰龔煥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乃爲是書採摭諸家之說與本義合者錄之即不合而有得於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末則折衷以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也始朱子本義一遵呂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彖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彖象文言及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明永樂時編次大全乃以朱子本義附程傳以行而初本遂淆良輔是書猶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總爲十二卷統名之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錄授經圖但錄集成二

卷蓋未見全書也嗟乎自周易傳義大全行而世無知朱子易之爲古文也久矣故科試者往往合周公孔子之辭以命題割裂紕繆良可怪嘆得是書庶可一正之乎良輔所采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姓氏多不著者於以見易書之多後世不可得盡見猶賴是書以傳亦可尚也

鄱陽董氏周易會通序

周易會通一十四卷題曰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冠以凡例十條經傳歷代因革一卷而以啓蒙

五贊筮儀附錄纂注終焉鄱陽董眞卿季眞父所編集也金華吳正傳駁之謂朱子之義自與程傳體製不同不當強求其通而季眞自序則云自包犧氏作易至於文王周公不知幾年而後有卦爻之辭由文王周公至於孔子五百餘年而後有十翼由孔子至程朱子千五百餘年而後有傳義今距程朱子百有餘年乃敢析合經傳集四聖二賢及歷代諸儒之說以備一書其亦勇於自任者矣季眞爲深山先生之子槃澗先生之從子受學於

雙湖胡氏勿軒熊氏胡之學本於其父玉齋玉齋師毅齋沈氏沈學於介軒董氏董學於勉齋黃氏熊之學本於進齋徐氏徐學於節齋蔡氏蔡又爲勉齋之友當時師弟子授受淵源可攷皆本於程朱子者也其曰程子主理義朱子主象占求朱子象數之易得其旨因朱子以求程子理義之易又於諸家之易理之所聚而不可遺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者相與發明之故雖林黃中袁機仲之說雙湖詆爲惑世誣民者季眞或有取焉其亦善於言易者矣

雷思齊二種易序

易圖通變五卷易筮通變三卷元臨川道士雷思齊著易圖世有傳本易筮則得之道藏中二書固相爲表裏宜並行者也思齊字齊賢別號空山居鐘湖觀授玄敎講師樂與士大夫游吳文正贈以詩有鈎深十翼象外易羅絡三蒼篇內文句十翼即指二書三蒼者豈思齊於六書之學亦有撰著歟思齊雖羽流實當時高士其游于黃冠蓋亦有

託而逃若梁隆吉鄧牧心輩非尋常道流比其所撰宜吾儒所不擯也世所傳二氏之藏惟道家最多牽合舉夫名法兵形醫卜諸家咸以爲出于黃老遂援而取之以增廣其類而易爲三聖人之書凡言圖書象數者亦入焉至與其所謂符籙科儀荒謬誕妄者同彙而藏之然前人之遺書或藉以傳則亦未可盡罪也嗟乎彼二氏雖爲吾儒所不道然爲其徒者猶能世守其所傳于琳宮梵宇之中而儒家者流舉所謂淹中柱下之藏蓋無有也

豈不重可慨也歟

周易參義序

新喻梁孟敬先生元季用薦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載念親老謝歸入明郡守劉貞辟教授臨江府明太祖既定天下稽古禮文召名儒修述定一代之制於是先生徵詣金陵年已六十矣時分禮律制三局先生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伏之書成不受官賜金還鄉里築室蒙山爲書莊以藏所著書周易參義其一也是書蓋分教集慶時

所作以程朱傳義學者所宗然程主于玩辭而朱主于觀象一本于理一尚其占其說遂殊參義者融會二家之旨合而一之也先生于六籍咸有述當時目爲梁五經春秋曰考義書曰纂義禮與周官曰類禮曰攷注詩曰演義易春秋作于元季他皆蒙峰退隱後所成其卒也在建文二年年八十有七嗟乎當時被召諸儒如青田金華新安義烏身非不顯名非不著而或以讒死或以身殉或遭遷謫或不享年求如先生優游終老著作垂于後世豈非幸哉先生之論以言忠信行篤敬爲天德不傷財不害民爲王道其言純以正記稱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其殆斯人也歟

程泰之禹貢圖論序

宋新安程泰之尚書以該洽直諒見知於孝宗嘗侍光宗潛邸講讀及即位以吏部尚書進龍圖閣學士致仕公老而得謝於家著書立言盡發所蘊今所傳演繁露攷古編雍録諸書辨證古今之譌謬訂正書傳之得失多卓然可觀者禹貢論五十

二篇亦公所著辯江河淮漢濟黒水弱水七大川甚悉凡諸儒舍經泥傳註者一一正之又專論河汴二水之患爲後論八篇又爲山川地理圖因禹貢而備論歷代山川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書爲正總爲四卷汪端明應辰見而歎爲不可及淳熙四年公爲刑部侍郎因進講黒水陳其素所辯論孝宗嘉賞命進其全書付祕閣其後公出知泉州同年舶使彭椿年始命教授陳應行校而刊之圖本三十有一今僅存序説兼有所缺攷歸熙甫

爲跋時圖已不及見況又百餘年乎夫古今之宇宙疆域大矣自非身所親歷安必其無譌經所紀皆禹隨山刊木所身歷也後世爲傳註者乃欲以一已見聞舉而核之誠不能無誤公之爲是書也盡屏訓傳獨取經文而熟復之於一言一字間有意指可以總括後先者則主以爲據而後采歷世載籍以證之其用志可謂勤矣雖其謂鳥鼠同穴爲二山亦拘於一隅之見然而弘肆淹雅不詭隨傳註固經說之傑也嘗攷南宋諸儒稱博洽者凡

三人一爲鄱陽洪景盧邁一爲四明王伯厚應麟其一則公洪之容齋隨筆博矣而未核王之困學紀聞精且核矣而援經證史解駁盡致則於公是書見之公復嘗攷究書之歷代地理爲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發明篇爲一論周益公稱其抉隱正譌有功學者嗟乎安得幷傳之爲快歟

新昌黃氏尚書說序

宋新昌黃宣獻公經學博通著詩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其易傳未成而歿今惟尚書說七卷僅存吳興陳氏謂公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則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蓋其窮經老而不倦若是夫說書亦難矣九峰之傳程直方辨之余芑舒疑之袁仁砭之明太祖集諸儒更定之公之說諸儒未有議之者由其義之純而辭之約也惟於書終秦誓公以爲夫子知其終必得志于天下推其效自穆公垂創之爲可繼故錄其書使與費誓自爲後先竊以爲不然周公魯公皆周卿士周公之誥錄于書魯公之誓亦錄于書無以異也夏

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秦誓無以異也而謂夫子序書以秦承周以殽誓繼典謨命其旨則微毋乃近于讖緯之說不若九峰比於詩之錄魯頌商頌猶未害于義也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游者千人公同年進士時鑄壽卿與其弟鍒長卿率其家子弟曰澐曰瀾曰溼悉從公學公嘗輯書說先之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

瀾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予考成公實受業於林少穎之門少穎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旣以召誥終公之書因以洛誥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喻厥旨惼其書之未就輒補其餘其用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反晦矣雖然瀾公之高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瀾所增脩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正攝義蘊之全而麗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覩矣

書集傳或問序

宋東陽陳大猷作尚書集傳用朱子釋經法呂氏讀詩記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成編宋季其書盛行學者多宗之集傳而外復成或問二卷明集傳去取之意亦猶紫陽論孟集說別爲或問之旨也集傳未及見而或問偶有傳本嘗取而讀之其中變難往說著其從違使治經者有所依歸無岐途之惑其便於學者甚鉅惜全編不可得見然因此以推則其蒐輯之博持擇之精信乎可傳也矣大猷登紹定二年進士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官不甚顯故宋史無傳同時有都昌陳大猷者號東齋常師饒雙峰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亦著書傳會通實元陳澔之父與東陽別爲一人世人往往混而一之故舉而並著之使按雠四庫者有所考焉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孔二

家傳出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幷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

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為同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為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二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序

義烏傅寅同叔徙居東陽之杏溪著禹貢集解二卷喬文惠行簡序之其書先以山川總會之圖次九河三江九江之圖次及諸家說斷其言謂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又曰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吾於其言默有取焉惜乎是編流傳者寡不見采於董氏之纂注而焦氏經籍志西亭王孫授經圖或以為說或以為論蓋未嘗見此書而著於錄者是本為吳人王止仲藏書其後歸於都少卿穆其第一卷闕三十有七版第二卷又闕其四版驗少卿前後私印則知當日已非足本亟刊行之俟求其完者嗣補入焉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序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注而一以晦菴朱子西山真氏

為歸與其鄉先生彭翼夫往復考正十五年而後成大德中鄞人臧夢解為憲使以其書上於朝得授臨江路儒學教授其子振板行之予所見者即至大鋟本也吉安自宋季文信公謀興復不遂被執以死其門人賓客咸以忠義自奮鄉曲之士多知自好恒絕意仕進潛心經義於易則有龍仁夫之集傳劉霖之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說於詩則有劉瑾之通釋於禮則有彭絲之集說於春秋則有絲之辨疑李廉之會通書自梅浦而外則耕野

王氏其撰述多有得者梅浦是書其鈔撮也博而甄綜也簡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間亦採摭其說擇焉可謂精矣彭翼夫者嘗仕於宋爲江陵府教授即綠之父也

今文尚書纂言序

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元草廬先生吳澄所輯尚書旣遭秦火漢初濟南伏生以所憶二十八篇教授齊魯間即今書是也其後孔壁書出增多二十五篇謂之古文尚書而目伏生所授者爲今文自東

漢及魏世所行者惟伏生之書而已古文舊藏於官人不及見迄東晉始復出唐孔穎達因安國傳而作正義書以盛行於是伏生之書遂爲其所亂有宋諸儒始疑其文體不協朱子亦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孔傳及序不類西京文字則疑古文者非一人矣至先生序録羣經始分而出之取伏生之二十八篇序於前以還其舊而以孔壁所出之古文別序於後至爲纂言則獨有今文古文置而不釋其見可謂卓矣而說者或謂先生果於自信輕於非聖經余以爲非也孔氏壁書已不可見至東晉所上之書出於梅賾一手其非安國原本明甚至重華之名雖見於太史公本紀彼姚方興者豈遂不能援以自實其所撰耶固未可知也嗚呼聖人之經粲若日星甲是乙非未能遽定而先生是編考据詳博釐正錯簡咸皆確當學者將以明經袪惑其於是書必有取爾矣

尚書通考序

宋元之際閩之樵川儒學蔚起若嚴粲明卿之於詩黃清老子肅之於春秋黃鎮成元鎮之於易於書易有通義書有通考各十卷予所見者惟嚴氏之詩緝黃氏之尚書通考而已通考紀尚書名物度數舉夫七政九疇六宗五禮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微皆著其說說有未盡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衷以己意詳且備矣夫書以載道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存焉度數名物靡非經法之所寓稍有未晰則無以措諸事而施於用何以免

不學墻面之譏乎是編由器而寓夫道由數以達其義學者能詳考精察於以定禮樂設制度有裕如者矣元鎮書成執政因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命下祿不及而卒集賢議謚曰貞文處士以旌之當時如元好問安熙亦皆以下僚布衣得與易名之典於以見元節惠之錫不視爵位爲予奪亦可録也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

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録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荅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

詩傳遺說序

子明於易說外復取文集語録論詩者爲書六卷一二卷綱領及序辯三卷六義與思無邪問荅四

五六卷論四詩之旨末附以逸詩詩樂譜叶韻皆集傳所不載者名曰詩傳遺說時爲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按公凡三子長曰埜字受之以蔭補將仕郎爲子明之父與弟埜皆受業於呂東萊先文公十年卒公請陳同父誌其墓者也仲即埜字文之淳祐間蔭補廸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軍酒庫後公十一年卒黃直卿誄之稱其在家之賢季曰在字敬之一字叔敬亦以蔭補官累至煥章閣待制知東州埜之子鉅

南康丞銓知登聞鼓院在之子鉉兩浙轉運判官名皆見黄直卿所爲行狀中再傳曰溥者浙西提舉湜知丹徒縣淮泉州路推官沂考亭書院山長行狀不載蓋皆後公卒而生者若泉州於宋爲軍州至元始改爲路豈淮與沂又已入元歟若鑑之子浚行狀亦不載其名嘗尚宋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冑不可辱人手夫婦仰藥死

其事尤烈浚之子林官甘肅提舉林之子炣延平路照磨焴武平簿耿邵武路照磨林弟彬之子焯濟寧路同知林之孫堂建寧路照磨壄屏山書院山長壄之子鑾鑾之子淞淞之子梃明景泰壬申詔録文公後得世襲五經博士主建寧祠祀其在婺源者曰穩於公爲十世孫舉明天順丁丑進士官福建鹽運使以廉稱弟懋永年丞楨本縣訓導正德中給事中戴銑等請朱氏比孔氏衢州例增一博士以主婺源祀事以十一世孫墅爲之嗟乎我徽國文公著書明道上繼二程周張諸子之後而集其大成蓋孔子後一人也故其垂裕之澤長且久者如此而子若孫如鑑者能採葺公之所著以開示來學其子浚能執節守義不媿乃祖他小説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誠誣詆不足道也鑑父塾之卒公貽書同父及題其詩卷有深痛焉在當理宗朝請進曾子爲公崇祀二程及横渠而黜揚雄王雱之祀數者皆有關於人倫世教之大咸出於公之子若孫何其多賢哲歟噫斯又周

程張邵所不逮也夫

毛詩名物解序

六經名物之多無踰于詩者自天文地里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魚蟲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自爾雅釋詩而後如博雅埤雅爾雅翼諸書雖主于訓詁要以名物爲重此外復有疏草木魚蟲及門類物性鈔集傳名物者若蔡卞之毛詩名物解亦其一也卞爲王介甫壻其學一以王氏爲宗其書

自釋天至雜釋類凡十卞爲人固不足道然爲是書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蓋熙豐以來之小人如呂惠卿章惇曾布及卞兄弟咸能以文采自見而亦或傅致經義以文其邪說斯所以能惑世聽而自結于人主也嗟乎當其誣罔宣仁竄逐衆正之時吾不知其于興觀美刺之義何居斯其人所謂投畀豺虎不食投畀有北不受者而吾之猶錄其書存之者殆所謂不以人廢言之意也歟

朱孟章詩疑問序

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悳詩辨說一卷始予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爲何如人攷之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註云縣有盱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黎灘鎮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爲建昌新城人及攷近所爲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爲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歙人汪叡仲魯所爲七哀辭蓋錄元季守節服義者七人而倬與焉因得據其辭而攷定之辭言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虞艮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爲順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爲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交倬當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譌而爲至順邪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

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巳爲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祿奚命之也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故不授祿邪哀辭言壬辰秋冦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大書於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冦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爲嚴州屬邑壬辰爲至正十二年攷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蓋蘄黃餘黨由衢而至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

早時方大亂省臣以失陷郡邑自飾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邪袞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蕪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矣辭稱歲庚寅倬同考江浙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爲是書也當在未爲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之藴往往微

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欲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悳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辯說詩其一耳嗟嗟倬以義烈著悳以高隱稱雖無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雪山王氏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於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旣而朱子集傳出盡删詩序後之儒者咸宗之而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詡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吳興陳日強稱其自成一家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多矣王氏名質字景文汶陽人過江僑居興國中紹興庚辰進士

通志堂集卷十一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經解序三

孫泰山春秋尊王發微序

宋晉州孫明復先生慶曆閒隱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以教授弟子范文正富文忠兩公言先生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後官至殿中丞而卒方先生臥病時天子從韓忠獻之言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家録其書藏

於秘閣案唐以前諸為春秋說者多本三傳至陸淳始別出新義柳子厚所謂明章大中發露公器者也先生之書因淳意而多與先儒異故當時楊安國謂其說戾先儒而常秩亦言其失之刻石林葉氏謂其不達經例又不深禮學議者殊紛紜雖然羣言異同必質諸大儒而論定歐陽子言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義為多而朱子亦謂近時言春秋者如陸淳孫明復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繹二子之言以讀先生是書則春秋大義諸家所不及者先生獨得之又豈可以說之異同而妄議之也哉

春秋皇綱論序

宋藝文志春秋之書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余所見者僅三十餘部為卷數百王晳皇綱論其一也晳不知何如人自稱為太原王晳陳直齋書録解題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閒人

而已不能詳其生平也直齋解題於著書之人往往舉其立身大槩使後世讀其書者雖不獲親見其人猶稍稍得其本末以為論世知人之據乃於晳獨否豈其人在直齋當時已不可得而論定邪然直齋所録皇綱論外尚有明例隱括圖又云館閣目有通義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義之外別有異義十二卷通義據三傳註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釋之則晳所著二義者正其解經之本書玆論則總括立言大旨

以成編者也論特弘偉卓犖則二義亦必有足觀惜乎不得而見也嗟乎古人辛勤著書將以求知於後世而世顧不得而知之即其書幸而傳矣又不能盡傳也豈不重可歎也歟論凡五卷二十有三篇

劉公是春秋序

石林葉氏謂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劉原父雖出其後以通經博學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

秋於原父又曰原父爲春秋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泥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劉以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蓋不知經無怪其然也石林所謂蘇孫蓋指子由莘老也晁公武謂劉氏傳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諸公之推伏原父者若此今觀權衡之作折衷三家傍引曲證以析經義眞有權之無失輕重衡之得其平者傳十五卷集衆說而斷以已見文類公穀獨意林一編元吳萊謂多遺缺疑未脫藁之書然究而論之皆經學名書也宋四明史有之刊權衡意林於清江其本猶有傳者傳則出於録本人或以爲非眞觀其文義與二書合疑非贋鼎故幷刊之以傳示學者

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序

宋熙寧以前荊舒未用春秋猶立於學官以是經名者有兩孫先生一爲泰山孫明復一爲覽社孫

莘老兩人俱有著書傳世明復以師道與胡安定幷稱石介輩至尊之如孔子然石林葉氏謂其書不盡達于經例又不深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莘老則早從安定遊有聲經社中患諸儒解經之鑿盡蠲遺經乃據其所得而爲之解謂穀梁最饒精義故多從之而參以左氏公羊及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則補以所聞于安定者晁公武稱其論議精嚴良然也王介甫惎其不能勝之也因譽聖人筆削之經而廢之且爲斷爛朝

報其始不過伎刻而終於無忌憚若此龜山乃言當時三傳異同無所是正於他經爲難知故不列于學官非廢而不用殆曲護之而爲是言歟是書宋南渡已不常見故海陵周之麟有學士大夫罕知之歎至紹熙癸丑陽羨邵輯始得之而刊于毘社其後慶元乙卯檇李張楨嘉定丙子新安汪綱皆增爲序跋三君皆官于其地爭與表章先賢經術可謂知所先務矣先生別有春秋經社六卷晁氏言其亦本啖趙凡四十門惜乎不可復得而並

行于世也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以例說春秋著於錄者鄭衆劉寔之牒例何休之諡例潁容杜預之釋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之條例方範之經例范甯之傳例吳略之詭例劉獻之之略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之通例啖助丁副之統例陸淳之纂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葉夢得吳澂之總例李瑾之凡例劉敞之說例馮正符之志例劉熙之演例趙瞻之義例張思伯之刊例王晳之明例陳德寧之新例王炫之門例李氏之異同例程迥之顯微例石公孺之類例家鉉翁之序例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刁氏有例序張大亨有例宗杜氏之言曰爲例之情有五推此以尋經傳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而說公羊者則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毋乃過於紛綸與涪陵崔彥直嘗與蘇黃諸君子遊知滁州日曾子開曾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

友請下湖州取彥直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省於是其孫若上之於朝今其經解不可得見而本例獨存其說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其義約而該其辭簡而要可謂善學春秋者也題曰西疇居士者殆書成於晚年罷官之日與

春秋經筌序

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

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别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註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黄氏日鈔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説恒有契於心焉既得經筌定本乃鏤版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

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葉石林春秋傳序

宋吴郡葉少藴當紹興中著春秋傳考讞三書凡七十卷又爲指要總例二卷例論五十九篇開熙中公孫筠守延平刊於郡齋歷世既久其書不可盡見所見者傳二十卷而已少藴之言曰春秋非爲當世而作爲天下後世而作也後世言春秋者不外三家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其不得於事者則考於義不得於義者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是傳辯定考究最稱精詳直齋陳振孫言其學視諸儒爲精則是書豈非有志春秋者所當研究者歟其爲讞也即啖趙辯疑劉氏權衡而正其誤補其疏略自序春秋考曰自吾所爲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

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三書者闕一則無以見少藴之用心而惜乎今之不得見其全也雖然即傳所取之義以求其所舍擇縱全書未能盡窺亦可得其大槩矣況四海之大好事之儒藏書之老寧無秘而傳之者安知不因是書之行而亟出歟少藴名夢得官至參知政事生平具見宋史居吳興弁山爲圍亭奇石森列故用楚詞天問語自號云

清江張氏春秋集注序

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追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于朝宣付秘閣朱子嘗報元德書矣曰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强爲之說而於尚書則謂有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爲亦愼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書于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

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並書之取舍與廢蓋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春秋五論序

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辯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闡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戸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

兵至泝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不荅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爲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菴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温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訕道學者往往謂

其迂踈無濟然宋社既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爲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靑斧鉞大節何凛凛也以是觀之道學又何負於人國乎良可嘆也矣武榮即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爲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兜鄉大豐山下學者因號爲樸鄉先生

春秋經傳類對賦題辭

春秋其事二百四十年其文一萬八千言爾視諸經爲最簡左氏作傳而事與文詳矣學者不能殫

記也宋皇祐中徐秘書以韻語包括之計一萬五千言而其義大備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誦秘書之賦其比事之切非深於春秋者能然歟春秋賦見宋藝文志有崔昇裴光輔尹玉羽李象諸家而晁氏讀書志又有楊筠分門屬類賦十篇獨不載是書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亦無之則諸君子皆未之見者古人之書往往不盡傳於後世或并其姓氏失之若秘書賦寥寥數簡以藏書家所未及見者幸得傳於今日此予所爲囅然而喜也

程積齋春秋序

元四明程積齋先生嘗慨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經筵申請下有司鋟板於集慶路儒學南海黃佐南雍志錄其書而別有綱領一卷明著書大義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論攷正三傳及胡氏之得失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辨疑以

訂三傳之疑以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其書世有傳本然余所見則本義或問而已辨疑缺佚不完今刻二書而辨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黃震史蒙卿實爲朱子之學先生與其兄畏齋師事蒙卿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二難自爲師友方嚴剛正時人以二程目之畏齋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工程國子監嘗取其書頒示校官以式學者先生爲是書一本伊川晦菴之意遍覽傳說折衷同異歐陽圭齋言其精神心術萃在是

書朝夕攺訂寢食爲廢蓋二先生學本紫陽故其道問學之功精專若是也先生名端學字時叔舉進士第二人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爲筠州幕有循良稱晨齋名端禮字敬叔以薦爲台州路儒學教授元史有傳今著其略俾讀是書者有以論其世焉

趙氏春秋集傳序

東山趙子常先生元季師事九江黃楚望傳春秋之學著屬辭補註師說三書爲三傳之學者尊稱

之先生復有集傳十五卷則先屬辭而成者自序言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迨後屬辭成以集傳義例徵有未合更須討論至正壬寅先生再著其書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尚誼援先生之義續成之即今書也先生常謂屬辭特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則是書宜與屬辭并行也明矣予得千頃堂藏本因論次焉竊觀宋元之際新安沐浴紫陽之澤老師宿儒多出其閒若雲峰雙湖兩胡氏定宇陳氏仲弘倪氏見心程氏皆能著書推明朱子之學其與先生同時又有環谷蓉峰兩汪氏風林朱氏與先生輔翊閒代脩明禮樂爲世儒宗其纂輯羣言羽翼往說如環谷之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迥然特出能得知我罪我之義如先生者先生蚤見楚望即告以窮經之要在乎致思於是深悟夫魯史有一定之書法聖經有筆削之大旨魯史亡而聖人所書遂莫能辨獨幸左氏傳尚存遺法杜預注左於史例推之頗

詳公穀二氏多舉書不書見義其後止齋陳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故先生爲集傳本之二家而兼采衆說要使學者即策書之例以求筆削之旨則知聖經不可以虛詞立異破碎牽合以爲說而後聖人之經明矣故朱風林一見其書輒曰前無古人其推服之如此豈同時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後門人輯成藏弃故人不見嘉靖中東阿劉隅始得其書于先生鄉人汪元錫而屬教諭夏鏜傳之噫後之學者知

三傳之不可廢不僅抱遺經以究終始者豈必賴是書也夫

清全齋讀春秋編序

宋元之際吳中多老師宿儒若俞石澗琰陳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湯思言彌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羣經咸有撰著石澗之大易會通至一百三十卷又爲集說十卷而他如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卦爻象占分類不與焉清全于易于詩于春秋皆有編自宋社旣屋即謝去舉業沈潛問學淹貫遺經閉

門教授鄭元祐稱其年登耄耆生識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良有然矣讀春秋編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摭諸說深有益于學者偶獲元槧本爲加校勘而屬之梓先生字子微世爲吳人元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肯出別號寧極所著詩文名寧極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繼父業以慎獨名其齋蓋父子皆吳隱君子也

張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紀事之書也紀事者必有歲時月日此經所以有春王正月之筆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魯史冊書之舊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筆也後世不知冊書之義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夫子從周之志荒矣翠屏張志道先生始采摭羣書以考訂之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于紫陽晚年之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證之其說之詭者則爲辯疑以折其誤凡爲書二卷嗟乎六經之旨未易窺也學者治經必先明其大者則其餘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詩二南之

關雎書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經旨之大者於此無定論焉則微言精意將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書剖析精當於開章之大義井如學者誠有得於此則於全經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領者哉先生舉元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國王是書安南寓舍所著書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孫隆始取手澤而梓之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之義明而傳之眞僞自辯春秋何義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代惡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之以教化繼之以法令申之以賞罰三者行則王政舉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東也教化既衰法令賞罰不行于天下於是諸侯併吞仁義道息不有聖人出而正之則乾坤不幾息乎故曰迹息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義也夫舉其綱而未及其目斷其義而未詳其案三傳之作可少哉乃有傳而事之湮沒

者雖少義之隱晦者滋多蓋以傳聞異辭各以意見爲言而理有未合漢儒又各執一家之說以相傳習遂使後世因傳以誤經覺經之立法多不明賞罰多不當而尊王立教之本義亦遂失矣程子曰讀春秋者當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朱子曰孔子非有意以一字爲褒貶但直書其事而善惡瞭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傳釋義一以程朱爲斷參以啖趙諸家而折衷以己意於是經義明而傳之眞僞是非判如黑白噫漢唐諸儒

但知釋傳不知明經胡氏雖明經義而時事激發又多附會較之程朱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之意者大有逕庭俞氏之書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治亂興衰之故仁義詐力之異賢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爲人鑒戒者何可勝數特經義不明而學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夫以聖人垂訓之經反致有貽誤後學之弊此俞氏之書所以不可不亟爲表彰於天下也

河南聶氏三禮圖序

九經禮居其三其文繁其器博其制度今古殊學者求其辭不得必爲圖以象之而其義始顯即書以求之不若索象於圖之易也禮之有圖自鄭康成始而漢侍中阮諶受禮於綦母君取其說爲圖又有梁正夏侯伏明張鎰三家而今皆無傳矣周世宗釐正典禮洛陽聶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凡山陵禘祫郊廟器玉之制度悉從其討論乃考正三禮舊圖續素而申釋之篇敘其凡糸以

古今沿革之說至宋建隆三年表上於朝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當書成時太祖嘉其刊正疑謬既被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須其書學宮又以其圖繪國子監宣聖殿後北軒之壁逮至道初舊壁頹落命易以版改作於論堂之上咸平中天子幸學親覽觀焉宋史列諸儒林之首可謂極儒生稽古之榮矣其後陸佃撰禮象陳祥道作太常禮書正聶氏之失而補其闕於是賈安宅王普交言崇義

未嘗親見古器出於臆度有詔毀學宮舊畫兩壁圖然繹竇學士儼序聶氏書稱其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則實原於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言而非出於臆說禮圖之近乎古者莫是書若也惟是尹拙依舊圖畫釜聶氏去釜畫鑊兩人異同當日下中書省集議張昭謂釜不可去而周官儀禮皆有鑊因請兩存之圖鑊于鼎下而今流傳雕本有釜無鑊則有不可解者請以質深思博學之君子

衛氏禮記集說序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五傳而得戴德戴聖德因河間獻王所得記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記聖復刪次德書爲四十六篇號小戴禮記其後馬融傳小戴之學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列在學官者是鄭注孔疏而外宋之李格非呂大臨陸佃馬希孟方慤皆有解世不盡傳宋昆山衛湜集諸家解爲說百六十卷各著其姓氏理宗寶慶二年表上於朝得寓直中祕蓋嘉其用心

之勤也嘗慨是經雖列學官而士子所習惟元東滙陳澔之集說與永樂時所輯大全而已澔書陋略不足觀大全主澔而無所闡發又成於胡廣輩之手其與易春秋諸經之勦襲先儒成書者等耳正叔網羅採輯無所不周即他書雜錄有所論及亦摭入之使先王立綱陳紀之道爲經爲曲之詳燦然明著豈非是經之大全也歟是書鈔帙頗有缺軼然不礙其可傳因從東海夫子請歸挍而授梓焉湜字正叔衛文節公涇弟累官朝散大夫知

袁州學者稱櫟齋先生兄弟三世同居理宗名其堂曰友順實夫子邑先正也

東巖周禮訂義序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儒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潁濵蘇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幷及于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陸佃謂爲羣經源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殁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

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

儀禮集說序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注亦未流傳於世今自注疏而外他無聞焉豈非昌黎所言文既奇奧且㳂襲不同復之無由學者不好故亦不之傳說邪夫亦周公之著作三代之儀文學者有志稽古禮文之事乃以其詞之難習遂無以通其義非有志於學者之所爲也元大德中長樂敖繼公以康成舊注疵多醇少輒爲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名曰集說蓋不以其艱詞奧義自委者已宋相馬廷鸞生五十八年始讀儀禮稱其奇詞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覩於繼公是書不信然歟繼公字君善閩人而家於吳興居小樓日從事經史吳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

子也以江浙平章高彦敬薦爲信州教授

永嘉蔡氏論語集説序

論語集説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永嘉蔡節編淳祐五年表進於朝今作十卷蓋當日刊於湖頖本已然也是書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出發明經蘊述儒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雨商霖謝天申用休潘旻子文周行己恭叔陳經正貴一暨弟經邦貴

叙其姓名皆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説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張淳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建達可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成書著錄謏曰温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與顧諸君子之書或存或亡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説而附及之蓋將以求所未見焉

建安蔡氏孟子集疏序

牧堂老人蔡發仲與朱子稱其敎子不於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非世人所及其子元定季通孫淵伯靜沉仲默曾孫模仲覺抗仲節皆隱居著書旣而仲覺任建安書院席長以謝方叔湯恢薦補廸功郎添差本州教授而仲節旋中進士爲諸王教授累遷端明殿學士叅知政事蔡氏撰述季通律呂新書仲默書傳最著而伯靜易訓解鄱陽董氏載入諸儒沿革中仲覺則有易傳集解大學衍論語孟子集疏河洛探賾續近思錄諸書予所見者僅孟子集疏十四卷而已仲節爲之後序稱其

叅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闕遺洵有功于集注者矣仲覺被薦嘗疏言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之本而大雅价人維藩六語爲國家守邦要道又請以白鹿洞學規頒諸天下蓋無愧牧堂老人之教而其家學誠非世人所能幾及也

經解書後 附

書成氏毛詩指説後

右毛詩指説四篇一興述二解説三傳受四文體合爲一卷唐成伯瑜撰後有建安熊子復跋尾蓋

乾道中嘗刊于京口者唐以詩取士而三百篇者詩之源也宜一代論說之多乃見於藝文志者自毛詩正義而外惟成氏二書及許叔牙纂義而已成氏斷章二卷許氏纂義十卷今俱無存惟是編在耳不可不廣其傳也

書張文潛詩說後

文潛詩說一卷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二條已載宛丘集中後人鈔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宇昄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境之舉而爲之也歟宛丘

集今不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校而梓之

通志堂集卷十二

通志堂集卷十三

納蘭性德容若 原名成德

序

名家絕句鈔序

夫園流千頃雞犀劃而中分靈岳三成屓屭開而獨擘吳淞之水并剪雙裁崑岫之瑤昆刀縷切隻襪濺楊家之淚自爾溫馨半鬟窺徐后之妝居然掠削團圞三五乍看新月宜人嬾熳千行時或殘英照眼靡不寶文鯩之單翼珍赤鯉之片鱗物既

有之並以偏隅擅勝文亦宜爾自應斷句專長也然則陽春淥水締搆差同子夜前溪體裁相類較之易水兩言之製大風三疊之章機上盤中迴旋隱互焦卿秦女颯沓縱橫似猶鳧鶴之異短長不啻馬牛之殊逆順而乃同收樂府押處詞壇涇渭可以不分涪漢於焉相混蓋古人言以足志聲律不以爲程情見乎辭字句非其所限流泉嗚咽行止隨時天籟噫噓洪纖應節無律體之可稱何絕句之能準乎自夫沈宋連鑣駢雕破樸高岑繼軌

毀瓦爲方則有沈香傾妃子之杯畫辟下女伶之拜仲初新體並詠宮中少伯悲吟都由塞上柘枝蠻舞鼓腰魂斷流官楊柳妍詞芴面神飛節使惱鄜州之從事何物紅兒悲蜀國之夫人當年白帝固不獨義山詠史諷託情深抑豈惟杜牧閒愁風流調逸邇來作者代不乏人始則蒐討於洪公繼復校讎於趙氏觀斯止矣可略言焉獨有明起元宋之衰 昭代際唐虞之盛洪河岱岳既澒洞而驚神拳石偃松亦留連而動目短章片什可喜可

觀至乃鶴裘客婦裂長笛於五湖烏犍佯狂墊角中於三泖四傑之爭芳蘭蕙月死珠傷七子之互有薰蕕水清石見謝山人𨜷下琵琶徐博士揚州烟月崐崘兀界不減白蘋青笠之游蒙叟幽憂可憐紅豆碧梧之句堯峰山麓蹋歌舊有汪倫歷下亭隅觴詠夙推王令並可以發揮雅頌領袖風騷迷穀之華四照煒煒欲浮版桐之圃九層嶢嶢直上顧以簡編雜沓載重牛腰後學模糊情驚鼠嚇於是杜陵蔣詡宣虎埽徑餘閒吴郡顧勞茂倫揮扇多暇適逢吴札乍返延州漢槎遂相與研露晨書然糠暝寫擷兩朝之芳潤掇數氏之菁英凡若干篇都爲一集按新詞於菊部磊磊敲珠奏麗曲於芍闌聲聲戛玉若彼文犀翠羽揀自金盤因而合組纂綦織成璇錦藏之秘帳頓令更得異書懸彼國門定是難增一字某技媿雕蟲識慙窺豹入賈胡之肆目炫琳琅游廣樂之庭夢迷闔闢驚看妙選懸冰鑑而呈形快覩雅裁銜燭陰而照夜自此南山望雪何妨意盡終篇抑令東海熬波不憚應聲成

韻循環在手似獲靈珠吟諷忘疲如探束錦爰題簡首載以蕪詞擬玄晏先生之筆非所敢居誦昭明太子之編實緣多幸爾

淥水亭讌集詩序

清川華薄恒寄興於名流綵筆瑤箋每留情於勝賞是以莊周曠達多濠濮之寓言宋玉風流遊江湘而託諷文選樓中攬秀無非鮑謝珠璣孝王園内搴芳悉屬鄒枚黼黻予家象近魁三天臨尺五牆依繡堞雲影周遭門俯銀塘烟波滉漾蛟潭霧

畫晴分太液池光鶴渚秋清翠寫景山峰色雲輿霞蔚芙蓉映碧葉田田鴈宿鳧栖秔稻動香風冉冉設有乘槎使至還同河漢之臯儻聞鼓枻歌來便是滄浪之澳若使坐對亭前漆水俱生泛宅之思閒觀檻外清漣自動浮家之想何況僕本恨人我心匪石者乎間嘗縱覽芸編每歎石家庭樹不見珊瑚趙氏樓臺難尋玳瑁又疑此地田裁白璧何以人稱擊筑之鄉臺起黃金奚爲畫說悲歌之地偶聽玉泉嗚咽非無舊日之聲時看妝閣淒涼

不似當年之色此浮生若夢昔賢於以興懷勝地不常曩哲因而增感王將軍蘭亭脩禊悲陳迹於俯仰今古同情李供奉瓊筵坐花慨過客之光陰後先一轍但逢有酒開尊何須北海偶遇良辰雅集即是西園矣且今日芝蘭滿座客盡凌雲竹葉飛觴才皆夢雨當爲刻燭請各賦詩寧拘五字七言不論長篇短製無取鋪張學海所期抒寫性情云爾

賀人婚序

橋填烏鵲停梭傳天上雙星門列鴛鴦挾瑟豔人間三婦熒熒碧月玉鏡臨臺擾擾綠雲珠簾動幌譜秦簫於嶺上豈有他歟解鄭珮於江臯方斯盛矣東家某子芙蓉秋藻楊柳春姿臨琪樹於崔生照玉山於裴叔紀瑜逸藻青鏤投懷江令高情綵毫入夢才擅枯珠之岸綠成種玉之田青鎖窺窗香染尚書之宅紅綃繫幔絲牽宰相之樓覓杵臼於玄霜得靈犀於綵翼於是雀屏夜啟鴛帳晨開旭日初升方當奠贄曉霞未爛早賦催妝爭縈潘

岳之車輕颺弱袂顧盼王濛之鏡重整新冠百子催鋪七香待駕路焚石葉攜來紅淚之壺臺照環榴看桂火齊之釧流蘇四角垂錦帶於中心羅繡雙纏繫朱絲於上腕正安抹額反插搔頭繁休伯之定情相於永結賈公閭之聯句歎息應知莞蒻横陳麗三星於洞戶葳蕤淺閉對滿月於高樓況復七日初還五雲方現紋添弱線可知緣結今生漏永銀壺幸值籌長此夜鳳皇應律自識陽迴鶡旦銷聲無憂天曙僕燕賀未能鳳占有慶美人公子

寧代董生却扇之詞名士傾城庶同曹植感婚之賦聊疏短引用佐美談云爾

記

石鼓記

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或未多見身在輦轂時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遂致疑議之紛紛也元和志云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于岐陽之事而

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爲作也自正觀中蘇勉始誌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眞張懷瓘韋蘇州韓昌黎諸公並稱其古妙無異議者迨歐陽文忠則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難獨存夫岣嶁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遠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爲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未必遠狩豐西今蒐岐遺鼓既無經傳明文而帝王轍迹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也至溫彥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爲後周文帝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故爾按古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詞尤非後周人口語蘇李虞褚歐陽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後鼓亡其一雖經補入未知眞僞然向傳師早有跋云數內第十鼓不類訪之民間得一鼓字半缺者較驗甚眞乃易置以足其數此不足疑四也鄭復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王復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嘗考虞伯生嘗有記

云金人徙鼓而北藏於王宣撫宅迨集言於時宰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斷然從元和志之說而并以幸其俱存無僞焉嘗歎三代文字經秦火後至數千百年雖尊彝鼎敦之器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苟有款識文字學者尚當寶惜而稽攷之況石鼓爲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內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異之玩者哉謹記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

書

上座主徐健菴先生書

某以詮才末學年未弱冠出應科舉之試不意獲受知於鉅公大人厠名賢書牓發之日隨諸生後端拜堂下仰瞻風采心神肅然既而屢賜延接引之函丈之側温温乎其貌諄諄乎其訓詞又如日坐春風令人神懌由是入而告於親曰吾幸得師矣出而告於友曰吾幸得師矣即夢寐之間欣欣私喜曰吾眞得師矣夫師豈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誼並之於君親言親生之師成之君用而行之

其恩義一也然某竊謂師道至今日亦稍雜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師今之患患人知有師而究不知有師夫師者以學術爲吾師也以文章爲吾師也以道德爲吾師也今之人謾曰師耳師耳於塾則有師於郡縣長吏則有師於鄉試之舉主則有師於省試之舉主則有師甚而權勢祿位之所在則亦有師進而問所謂學術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師師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則師之爲師將屢屢在奉羔贄雁納履執杖之文也哉洙泗以上無論已唐必有昌黎而後李翺皇甫湜輩肯事之爲師宋必有程朱而後楊時游酢黃幹輩肯事之爲師夫學術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爲師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遜於昌黎學術道德必本於洛閩固兼舉其三矣而又爲某鄉試之舉主是爲師之道無乎不備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先生每進諸弟子於庭示之以六經之微旨潤之以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以立身行己之誼一日進誨某曰爲臣貴有勿

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爲少年新進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於用先生何乃以責某也及退而讀史宋寇準年十九登第時崇尚老成罷遣年少者或敎之增年準不肯曰吾初進取何敢欺君又晏殊童年召試見試題曰臣曾有作乞別命題雖易搆文不敢欺君然後知所謂勿欺者隨地可以自盡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進而親切誨之也某即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礪奮發以庶幾無負大君子之敎育哉承示宋元諸家經解俱時師所未見某

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
俾得卒業焉

與顧梁汾書

扈蹕遥征遠離知己君留北闕僕逐南雲似蛩蚷之初分如珪璋之乍判柳青青於客舍䰟惻惻於河梁繾綣之情兄固有之弟亦何能不爾也惟是登封大典曠代希逢趣馬微勞臣職已定老父艾年尚勤于役渺予小子敢憚前驅況復王道蕩平非同九折天清氣朗時值三秋風伯驅塵雨師灑

路千乘萬騎馳驟風飈豹纛蜺旌蔽虧日月雲門宛轉與鴈唳而俱聞鐃吹悠揚隨漁歌以互荅黄華分翠鳳之香紫蓼映紅雲之麗僕手攜湘管身佩吳刀隨昌寓以侍衣偕方明而夾轂日覲 龍顔之近時親 天語之温臣子光榮於斯至矣雖霜花點鬢時冒朔寒星影入懷長棲暮草然但覺其歡欣亦竟忘其勞勩也若夫登岱宗之絶頂齊魯皆青涉河濟之波濤魚龍可狎金泥玉檢秦篆依然瓠子宣房漢歌不遠指匹練而吳趨在望乘

枯槎而銀漢可通此亦宇宙之神臯河山之奥室也雖無才藻頗有賦心旣而自念身在屬車豹尾之中名屬綴衣虎賁之列尚敢與文學侍從鋪羽獵而敘長楊也乎至於鐵鎖横江金焦矗日倚妙高之臺畔訪瘞鶴之遺蹤瓜步雄風神鴉社鼓揚州逸興坐月吹簫聽六代之鐘聲半沈流水望三山之雲影時動褰裳此亦可以興弔古之思發遊仙之夢者矣更有鶴林舊刹甘露精藍近海岳之幽偏多老顛之遺墨零縑斷素雖不可求薜碣牛

磨時有可問此又僕所徘徊慨慕而不自已者也及夫楚樹連雲吳舠泊岸牙檣錦纜覺魚鳥之親人青幰碧油喜風花之媚客梁溪幾曲無異鑑湖虎阜一拳依稀靈岫千章嘉樹戸戸平泉一領緑蓑行行西塞品名泉於蕭寺聽鳥語於花溪昔人所云茂林脩竹清流激湍者向於圖牒見之今以耳目親之矣且其土壤之美風俗之醇季札遺風人多揖讓言偃故里士盡風流稻蟹蓴鱸頗堪悦口渚茶野釀實足銷憂而況林屋龍峰布颿不斷

金閶錫嶺蘭樾可通侍絳帳於崑岡結芳鄰於吾子平生師友盡在茲邦左挹洪厓右拍浮丘此僕來生之夙願昔夢之常依者也夫蘇軾忘歸思買田於陽羨舜欽淪放得築室於滄浪人各有情不能相強使得爲清時之賀監放浪江湖亦何必學漢室之東方浮沈金馬乎儻異日者脫屣宦塗拂衣委巷漁莊蟹舍足我生涯藥臼茶鐺銷茲歲月皐橋作客石屋稱農恒抱影於林泉遂忘情於軒冕是吾願也然而不敢必也悠悠此心惟子知之故爲子言之北風多厲千萬眠食自愛

與韓元少書

僕幼習科舉業即時時竊喜爲古文詞然不敢令師友見也今幸出大匠之門且與足下爲同年友當古學振興之日人思自奮僕亦妄希著述以正有道而作者林林浩乎淵海才單力弱綆短汲深尚同彭祖之觀井惴惴惟恐失墜而足下遽欲引之於十洲三島之間以問五城十二樓之勝其可得哉惶恐惶恐至所商明文選僕頗得其梗槩敢爲足下陳之明之爲代近接宋元則明之爲學亦直承宋元諸儒之學三百年間追蹤大家者約略得數人焉宋潛溪經學醇正故文有根柢春容大雅無躐張叫囂之氣自成清廟明堂之音雖梵宇琳宮多其碑碣竺書道笈無所不收偶或牽率應酬尚少持擇然不足爲之病也方遜志如黃河天落直瀉萬里而風激湍迴正復淪漣綺瀫是子瞻之後身也至其不磨之氣節涌現行墨間又與文山疊山頡頏矣楊東里平澹之中饒有妙味朱弦疏越一唱三歎渢渢乎多古意也當時仁宗最喜永叔文字而東里似之主臣一德昜騄可見王伯安以天縱之奇才加心學之獨得故其爲文如昆刀之切玉快馬之斫陣爲天地間第一種快文即其論學有偏然而文自單行功斯不朽矣王遵巖學南豐經術之氣溢於楮墨寧迂而不徑寧拙而不巧如入宗廟庠序所見無非瑚璉簠簋也歸震川之文源本性靈取材經史淘汰之功良爲心苦柳宗元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似足當之雖斤斤

繩尺而當其得意時正復汪洋洸恣故不得病其尺幅之狹耳唐荊川如大鵬培風游龍戲海力量氣魄迥異尋常世間無物可以夭閼之者至其文多偶比是學昌黎原道原毀之文而尚少變化錢牧齋腹笥旣富文筆又長援古證今每發一端便如缾水瀉地迸注分流惟深錮於朋黨之見或有失實而其爲璫禍諸君子誌傳之文淋漓感慨足裨史乘然亦病其雜矣大抵弘正以前皆無意爲古文者也以其學問之餘溢爲鴻章巨製嘉隆以

來有意爲古文者也波瀾馳騁遠逼古人而未免有規摹之迹他如劉青田王子充之雅潔李崆峒之雄古羅圭峰之僻澀羅念菴之醇茂趙浚谷之蒼莽王弇州之瑰奇雖非大家嫡系亦文壇之雄霸也自此以外檜後無譏焉愚見如此足下以爲然否幸進而敎我

與梁藥亭書

僕少知操觚即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調鏗鏘自然協律唐詩非不整齊工麗然置之紅牙銀撥間未免病其版榻矣從來苦無善選惟花間與中興絶妙詞差能蘊藉自草堂詞統諸選出爲世膾炙便陳陳相因不意銅仙金掌中竟有塵羹塗飯而俗人動以當行本色詡之能不齒冷哉近得朱錫鬯詞綜一選可稱善本聞錫鬯所收詞集凡百六十餘種網羅之博鑑別之精眞不易及然愚意以爲吾人選書不必務博專取精詣傑出之彥盡其所長使其精神風致涌現於楮墨之間每選一家雖多取至什至伯無厭其餘諸家不妨

竟以黃茅白葦槩從芟薙青瑣綠疏間粉黛三千然得飛燕玉環其餘顏色如土矣天下惟物之尤者斷不可放過耳江瑤柱入口而復咀嚼鮑魚馬肝有何味哉僕意欲有選如北宋之周淸眞蘇子瞻晏叔原張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賀方回南宋之姜堯章辛幼安史邦卿高賓王程鉅夫陸務觀吳君持王聖與張叔夏諸人多取其詞彙爲一集餘則取其詞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見也不知足下樂與我同事否有暇及此否處雀喧鳩鬧之

場而肯爲此冷澹生活亦韻事也望之望之

與某上人書

昨見過時天氣甚佳茗椀熏爐清談竟日頗以爲樂今便不可得已承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令僕參取時即下一轉語曰萬法歸一一仍歸萬此僕實有所見非口頭禪也上人心有不契不復作答僕亦畏豐干饒舌默默而退既而思韓昌黎性喜闢佛然而凡爲諸上人作序必告之以吾儒之理亦以竺氏之教雖非而其徒皆吾萬物一體中人也何忍竟擯而不與之言僕何人哉敢與昌黎比然而旣與上人交則極欲上人之共知此理猶如人得美飲食而不與一父之子同享之豈情也哉自有天地以來有理即有數數起於一一與一對而爲二二積而成萬凡二便可見一便不可見故乾坤也陰陽也寒暑也晝夜也呼噏也皆可見者也一者何太極也欲指一物以爲太極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聖亦有所不能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此無上妙諦也吾儒太極之理在物物之中則知一之爲一即在萬法之中竺氏亦知有所爲太極者彼誤認太極爲一物而其敎又主於空諸所有故并欲舉太極而空之所以有一歸何處之語不知物物具一太極一即在萬法中竺氏求空而反滯於有不如吾道之物物皆實而聲臭俱冥仍不礙於空也黃面瞿曇定不河漢吾言上人亦能再下一語否

通志堂集卷十三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雜文

萬年一統頌 有序

恭惟
皇帝陛下神凝得一學懋通三建八柱於天樞張四維於地絡固已德隆宙始功焕乾金者矣至如
敬
天深欽若之心法

祖大配京之烈龍驤奮武紹智勇於商湯虎觀讎
經援心源於羲易
聖孝之侍膳問安無間
皇慈之訓儲毓德尤勤莫非萬善咸該一中獨運故能萬邦和協而四海永清者也猶恐精一危微史冊有難詳之粹美聖神文武廷臣多未悉之載颺臣日侍螭坳親依　黼座遊街衢而鼓腹比葵藿以傾心白烏棲周囿之中飲和旣久青蓂託堯階之上霑澤惟多扈從之餘見聞無非至理趨鏘之下紀述已積名言敢爲擊壤之歌用伸天保之祝識同螢爝寧有見於曦舒才極涓埃曾何加於海岳第櫪馬戀主自知盈缶之誠而梧鳳鳴時聊卜過曆之瑞云爾頌曰

巍巍惟天穆穆惟
皇帝力何有有此萬方有風有雨有日月光休玆皡皡澹然以忘萬年一統世躋羲黃天祚有清萬方頌聖譬彼觀天在衡齊政譬彼測海蠡智私逞康衢之謠輶軒無靳臣師其意對揚　休命天眷

在
帝
帝益虔虔陶匏藁秸匪直郊壇亦臨亦保舉念皆
天懷柔百神爰及竺乾面稽昭格靈貺殷闐猗與那與世有濬哲紹庭上下無競維烈開創守成同塗合轍萬物作覩纘承不輟昭克配功萬世是揭念典于學遜志時敏樂此不疲廣覽博引理學洙泗異端無踳勤若儒生五夜功準況　天縱資一覽而盡問夜辨色寒暑視朝　天顏龍表雲日則

堯委裘垂筴政簡科條惟廉與法以肅百僚無漢
雜霸邁周誦釗勤政之後考奉
兩宮問安侍膳尊養必躬
天子而孝其德彌弘而又齋遬以時謁　陵六飛
屢駕感慕遺弓重茲國本　元良慶衍毓德少陽
承華乃踐愼簡名臣諭道以善鮑魚必除邪蒿弗
薦禮樂詩書
聖訓不倦鯨鯢橫海猰貐載塗不思報德恣其嘯
呼爰飛金矢張我天弧

皇威所曁拉朽摧枯山無伏莽海不揚波加以文
治臨雍講學辟水環橋陳經揚搉絕域從師虎賁
磨琢四海弦歌九州禮樂一道同風羣歸祓濯憂
勞萬姓罔或宴安翠華所至親問閭閻民依軫念
知悉艱難撙節愛養財貨無殫九年之蓄式是周
官於鑠放勳昭茲萬世聲教四敷下蟠上際民時
雍哉堯曰治未小臣何幸亦是悠憩沐澤霑渥臣
節自勵何以事君曰忠與愛曁清愼勤以效感戴
踴躍歡欣頌其梗槩
帝德如天治隆三代壽祚悠長萬有千載

忠孝二箴 有序

竊惟含齒戴髮之倫罔不知有君親而生成高厚
在某更有不同者肉食錦衣朱輪華轂出自襁褓
至於弱壯承恩席寵溢分逾涯而悠悠歲月罔知
報稱朝夜興思怵惕靡安夫蒼穹之高非蟲豸所
能感春暉之煦非寸草所能荅然而犬馬之誠烏
鳥之私有不能自已者敬賦二箴書之座右庶幾
出入觀覽云

濟濟羣工盈盈朝列獨臣卑微瞻天近日綴衣趣
馬俾之供職長楊五柞豹尾龍脊晷刻無離時呼
在側爾騣爾膚咸帝之德爾食爾衣咸帝之澤恩
之渥矣眞同罔極葵思傾陽馬思竭力曾是有知
不共朝夕胝踵可捐敬勤無忒

右忠箴

高門懸薄孰不有親藐予小子獨異等倫有怙有
恃玉葉金莖鞠我育我早被華纓程母畫荻韋相
傳經延師就塾望爾有成箕裘之業庶幾克承婉

兮變兮究弁如星有玉勿琢恐隊家聲先師垂訓顯親揚名敢不黽勉無忝所生

右孝箴

易九六爻大衍數辨

易言理也而數有不通則無以明理何先儒亦似有昧於數以昧於理者乎他不具論即如每卦六爻必分冠之曰九曰六先儒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用極數陰用中數是說也予竊疑之夫陰陽天道豈徒用數而能抑之

扶之哉嘗深思而得之曰此無他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之正數至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則各有所配非正數矣作易者每用正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其參天不過一也三也五也而一與三與五非九乎其兩地不過二也四也而二與四非六乎此九六爲天地正數故可分冠於各爻若曰扶陽抑陰於分爻之義無取其昧於數者一也又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曰數所賴者五十又曰非數而數以之成是說也予尤疑之夫數貴一定而曰所賴五十非數而數不大誕繆哉嘗深思而斷之曰此脫文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數正五十有五故乾坤之策始終此數繫辭明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五十有五豈不顯然而何獨於此減其五數以另爲起例哉至於所用之數或曰除六虛言之引揲蓍爲證亦非也蓋數始於一終於五天道每祕其始終以神其消長故虛一與五以退藏於密則其用四十有九而已此後世遁甲之

術所由出也若曰除六虛於始終之義未明其昧於數者二也雖然亦謂其理當如是耳有不信者試爲焚香靜坐以深探之

詩名物騶虞辨

身爲大儒則毋務爲新奇之論如詩騶虞之爲仁獸其說舊矣獨賈誼新書本韓詩章句謂騶爲文王之囿名虞乃司獸之官後儒竟無有從之者歐陽文忠學博才鴻常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非其立論不詖固粹然大儒也乃獨於新書有取焉謂

毛鄭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人侈稱祥瑞亦無有以爲言不知其何物也於是直斷以無此義噫誤矣按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名曰騶牙即詩所謂騶虞也太公六韜淮南鴻烈皆云散宜生曾得騶虞以獻紂相如封禪書曰囿騶虞之珍禽徼麋鹿之怪獸又一見於瑞應圖一見於王會圖皆是物也張平子東京賦則曰圄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則曰騶虞承獸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又羅

願爾雅翼以爲似馬王伯厚以爲騶吾騶牙騶虞一物也然則確證甚多安得謂無是物乎其他縱不可信而太公在毛鄭之前淮南相如山海經與毛同時比鄭爲先尚亦不足信乎乃知毛鄭之說不爲無據而歐公此論特未之詳攷耳吁是詩詞旨與序義相合較更明白似無待辨而吾獨惜文忠大儒乃有此誤也或亦其好新奇之過與

賦論

詩有六義賦居其一記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一變而爲騷騷一變而爲賦屈原作賦二十五篇其原皆出於詩故離騷名經以其所出之本同也於時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繼而作而原之同時大儒荀卿亦始著賦五篇原激乎忠愛故其辭纏緜而悱惻卿純乎道德故其辭簡潔而樸茂要之皆以羽翼乎經而與三百篇相爲表裏者也漢之興也名儒則有董仲舒賈誼兒寬司馬遷蕭望之揚雄劉向歆父子東京則有班固崔駰崔寔張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數十篇少者亦數篇而其最著

者曰司馬相如相如之詞雖稱侈麗閎衍失諷諭之義然攷之佚傳相如嘗受經於胡安蜀人多傳其業其功至與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地理志語）後世以俳優目相如之詞者非也班固書稱枚皐善爲賦特以皐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僅比東方朔郭舍人而皐亦自言爲賦不如相如由此觀之則知相如之賦之所以獨工於千古者以其能本於經術故也其言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

可得而傳推相如之意蓋眞有所謂不可傳者哉其可傳者侈麗閎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爲不傳之賦之心則所可傳者出矣經術之要莫過於三百篇以三百篇爲賦者屈原荀卿而下至於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爲詩者蘇李而下至於晉魏六朝三唐以及於今之作者皆是也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則樂府

者又賦之變也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賦變而樂府樂府之流漫浸淫而爲詞曲而其變窮矣窮則必復之於經故能以六經持萬世文章之變即詩賦一道猶可以見賢人君子之用心若遂薄之爲雕蟲末技吾未見揚雄之法言太玄謂可直駕離騷而上之天下萬世可無法言太玄決不可無離騷法言太玄或有時可泯沒離騷決不可泯沒也愚按賦之心本一原而其體製遞換亦可縷數騷一也兩京之渾融博與一也黃初以還及乎晉宋之初潘陸孫許以雋雅爲宗南北朝以降顔鮑三謝以繁麗爲主蕭氏之君臣爭工月露徐庾之排調競美宮奩至唐例用試士而駢四儷六之習風雅之道於斯盡喪中世杜牧之輩始推陳出新更爲奇肆實以開宋人滮漫無紀極之風而賦之體又窮矣本賦之心正賦之體吾謂非盡出於三百篇不可也

原詩

世道江河動成積習風雅之道而有高髻廣額之

憂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宋近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唐萬戶同聲千車一轍其始亦因一二聰明才智之士深惡積習欲闢新機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而一時附和之家吠聲四起善者爲新豐之雞犬不善者爲鮑老之衣冠向之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者又成積習矣蓋俗學無基迎風欲仆隨踵而立故其於詩也如矮子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寧不悲哉有客問詩於予者曰學唐優乎學宋優乎予

曰子無問唐也宋也亦問子之詩安在耳書曰詩言志虞摯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此爲詩之本也未聞有臨摹倣傚之習也古詩稱陶謝而陶自有陶之詩謝自有謝之詩唐詩稱李杜而李自有李之詩杜自有杜之詩人必有好奇縋險伐山通道之事而後有謝詩人必有北窗高臥不肯折腰鄉里小兒之意而後有陶詩人必有流離道路每飯不忘君之心而後有杜詩人必有放浪江湖騎鯨捉月之氣而後有李詩近時龍眠錢飲光以能詩

稱有人譽其詩爲劍南飲光怒復譽之爲香山飲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爲浣花飲光更大怒曰我自爲錢飲光之詩耳何浣花爲此雖狂言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客曰然則詩可無師承乎曰何可無也杜老不云乎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凡騷雅以來皆汝師也今之爲唐爲宋者皆僞體也能別裁之而勿爲所誤則師承得矣作詩原

原書

予篤好書每謂書有天分而非盡關乎倣傚書有興會而不必出乎矜持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桓温欲似劉琨而琨婢以爲甚似而非予謂惟書亦然聚千百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無一同聚千百不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亦無一同使必出於同則千古書法止一右軍足矣即如右軍學衛夫人而究之衛自衛王自王臨蘭亭者亦各自見筆意也若銖而較寸而合豈復有眞面目耶王紹宗曰我書每精心空思率意而成聞虞世南不臨摹

但被中畫肚我亦如之坡公云我書意造本無法蓋古人絕技必有神明所寓興會所觸動與天隨而不自知予每當筆硯精良時或無意中有得意之筆否則不但掣肘迫書即稍一勉強而愈作愈不佳程子所云作字須敬此亦儒者持心語而書法豈關此哉古之能書者或觀劍器或聽江聲或見蛇鬬此豈有書之事哉然而會心有在矣予嘗謂熟讀蒙莊即可悟作書之理悠悠千古解吾語者誰也予恐書家之涉倣傚矜持者有鸚哥驕秦

吉了之誚故作書原

擬設 東宮官屬謝表

康熙十五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冊立 東宮特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等官以資輔導臣等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宮懸銀牓 長男題青石之書門啓銅扉 元良居白鶴之禁正重離之位玉冊金文命洊震之官銀章紫綬爰求博望之多才允入瀛洲之妙選慶流宗祏歡洽輿圖竊惟冢嫡所以繫人心儲闈所以貳宸

極是以帝王大典豫教爲先輔導得人宮僚爲重承華斯建必資羽翼之功崇賢既開即勤師傅之任不登嗜飽引禮惟嚴旋賦釣鼇繩愆特峻晉重賀循之儒宗親受太子之拜漢尚桓榮之稽古羣看博士之尊温嶠上侍臣補益之箴伯藥獻贊導嬉遊之諷未有九旗初建四友即賓五勝夙嫺三長咸集如今日者也
陛下太室呈祥堯門啓瑞幼敏等於漢幄孝德邁於周門胥臣之荅文公端俟賢良之贊賈生之規漢帝快瞻有道之長將君我而齒讓之惟先自長世而慈保之無盡亦有山濤作傳小輦稱榮劉寔爲師行高致譽於是斟酌隋唐之制增設輔導之員一宮彈肅荅於王珉之書一時才賢讓諸王恭之表蕭傅風高於杜曲殊寵攸加實嬰戚重於西京清秩斯顯遂使龍樓應制贍馳道而從容鳳閣登英向蒼旂而賡拜五禮六樂無非毓性之方三德九功並是儲精之具豈直處瑤山而作詠見諸山海之經吹銅律以迎和得之太師之戸臣等媿

家丞之秩實鮮庶子之春華藻思難窺本乏下蘭泉涌之讚威德靡際惟矢樂人海潤之歌伏願
天姿玉裕茂德川沈得保傅若二疏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
兩宮之歡繼體重輪大慰兆民之望則千年少海之波光浮若鏡五色前星之曜氣蔚成珠矣

擬 御製大德景福頌賀表

康熙十六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御製大德景福頌恭祝

太皇太后萬壽臣等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瑤池高
宴白雲飛長樂之宮騫樹清歌玉霞映濯龍之殿
青瞳白髮下金母於西池瓊珮仙琚聯婺光於南
極集九重之慶君子惟祺進萬年之觴 天顏有
喜竊惟大電繞斗統開壽丘瑤光貫虹慶流華渚
呑神珠而誕禹暈辟月而生湯仰聖哲之降祥實
隆慈之載育他若漢皇提三尺劍瑞啓昭靈唐宗
成一統功美鍾神武各本讓善於天之義以展事
親如帝之思然上和熹聖德之頌著述徒出史官

尊文明崇化之宮徽號空加文母未有兼祿位壽
名之德致顯揚祝嘏之休煥彩蘭宮增華桂殿如
今日者也
陛下仁孝性成尊養備至兩宮定省奉太任太姒
之歡一德趨承竭文子文孫之力欽惟
太皇太后福懋三朝恩昭九有誠周方甸非止崇
曳練之風機協圓靈不僅侍觀圖之識詒謀恭儉
上掩漢京締造艱難爭光邰室猶念非景福咸備
曷瞻四海之母儀惟大德在躬斯表九重之茀祿

維時當陽春布澤之辰正寶婺騰輝之日 玉輿
隨侍翟服齊班八千歲爲春秋孰比大椿之遐算
三千年一花實誰似蟠桃之植根 親製卿雲晨
露之詞恭上 南山萬壽之頌奏霓裳於大內如
聆侍女之笙慶長寧之永年應送上元之酒烏飛
可祝引彼虎賁之弓鴿放未央紀以金籠之數豈
止奚斯頌魯燕喜來壽母之詩文考歌風思媚及
周姜之婦臣等内則粗窺陰敎未語學慚博物詎
進張華女史之箴才謝天人敢效陳思姜嫄之頌

伏願道洽彤庭範垂椒寢啓賢啓聖龍棟盤於億
齡母地母天燕璽寶於百世法宋家聖后號堯舜
於女中追漢代賢妃習經典爲博士不須泰山進
長生之枕授術神仙新垣刻延壽之栝迓休人主
矣

書昌谷集後

嘗讀呂汲公杜詩年譜少陵詩首見於冬日雒城
謁老子廟時爲開元辛巳杜年巳三十蓋晚成者
也李長吉未及三十巳應玉樓之召若比少陵則

畢生無一詩矣然破錦囊中石破天驚卒與少陵同壽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殤一也優曇之華刹那一現靈椿之樹八千歲爲春秋豈計脩短哉

題米元章方圓菴碑

探河源者於星宿尋地脈者於崑崙書家之有鍾王詩家之有李杜其崑崙星宿也書至南宮而書之能事畢矣然南宮書從鍾王來詩至東坡而詩之能事畢矣然東坡詩從李杜出山谷云老杜之詩昌黎之文無一字無來歷處書猶是矣見近時

學蘇詩米字者不知其來歷而徑學蘇米且并不見蘇米而學夫學蘇米者之點畫與脣吻每況愈下久而彌失其眞吁可慨也近有人自龍井得米元章方圓菴碑初搨示予其筆法瘦勁全學聖教序與俗所摹癡肥一種迥異學米者見之當知老顛來歷必不專專爲天馬賦伎倆矣

題董文敏秋林書屋圖

世之目文敏者動於巨然北苑內求之非是輒云僞此如畫竹林諸賢必寫其沈湎潦倒科頭袒胷之狀而不知山公啓事叔夜揮絃彼自有正笏端紳目送飛鴻時也此卷紅樹綠莎朱闌石砌頗極雅麗是文敏少年得意之筆以爲贋者乃見橐駝謂馬腫背也識者辨之

題文與可墨竹

讀東坡篔簹谷記便如有兔蹤蛇腹之幹凌霄漢而出以爲與可之竹在是也觀與可之竹亦如見掀髯捫腹兔起鶻落之筆拂拂在叢篠間兩者俱有神遇知筆墨外別有事在矣京師苦無竹得此

幅挂壁恍身在瀟湘淇澳間也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知言哉

元旦帖子

黍谷陽回葭灰氣動車迎三素斗轉七星曉鶯傳第一新聲早識上林樹色江鯉破千層凍浪遙連太液波光句芒始屆東郊青帝旋居左个銷沈寒漏胥歸爆竹聲中綻洩春光先到梅花影裏於時青袍朝士金谷名流並簇辛盤爭燒甲煎舉尊前柏葉誇盛事於年年傳勝裏金花覽物華於處處

達夫常侍懷故鄉客賜之篇摩詰詞臣賦元旦早朝之什莫不驚心歲臈屬望書雲至於烏卜年豐蠶繞歲稔燕裁雙尾雞畫重睛當門並貼桃符委巷競稱椒頌爾乃對景物之更新傷華年之易逝醉屠蘇而耳熱撥商陸而心寒噫嘻庭除擁篲漫陳崔寔之書旃厦橫經空夢戴憑之席儻化工假我以歲月花鳥助我以文章庶幾日麗嚶鳴即待寸珠之照當此冰開魚曝可無尺素之移

端午帖子

節自天中時當夏仲五花施帳爭歌長命之詞重碧盈尊疊和延年之頌釵名玉燕兩兩斜飛辟繞朱絲雙雙並結捕鴟梟而作供惜鴝鵒之能言草是宜男共鬬五時之勝鏡呼天子相傳百鍊之金團扇鮫綃畫鳳文而繞戶赤符神印穿金鏤以垂門采朮浴蘭俗傳萬井觴蒲簪艾勝極千秋水躍丹魚廣澤鼓青龍之艦風高黃雀靈颷迴彩鷁之帆哭曹女於婆娑弔屈平於湘漢既望古而增慨遂即事以興懷於是援景光覩雲物可以處臺榭而居高相與升山陵而眺遠翩躚羽扇挹清颸以俱來縹緲仙舟泛綠波而竟去我之懷矣眷言念之嗟乎勝事常存良辰難再孟嘗不作空餘木梗之悲胡廣旣生乃有葫蘆之棄回思往昔之陳陳勿使今兹之寂寂情有同乎樂可知矣

祭吳漢槎文

嗚呼我與子昔爰居爰處誰料倏忽死生異路自我別子子病雖遽款款話言歷歷衷素初謂奄甸尚可聚首俄然物化楊生左肘青溪落月臺城衰

柳哀訃驚聞未知是否疇昔之夜元冕垂纓呼我永別號痛就醒非子也耶彷彿精靈我歸不聞子笑語聲子信死矣傳言是矣帷堂而哭寡妻弱子七十之母遠在故里返輀何日倚閭何俟嗟嗟蒼天何厚其才而嗇其遇亦孔艱哉弱齡克賦左馬右枚未題鴈塔先泣龍堆中郎朔方亭伯遼海蕭蕭寒吹荒荒破壘子窮過此二十四載凌雲欲奏狗監安在自我昔年邂逅梁谿子有死友非此而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

皇恩蕩蕩磅礴無垠阜帽歸來嗚咽霑巾我喜得子如驂之靳花間草堂月夕霜辰未幾思母翩然南棹憑艫發詠臨流垂釣舟還巨壑鶴歸華表朋舊全非容顏乍老中得子訊臥病累月數寄尺書趣子遄發授館甫爾遂苦下泄兩月之間便成永訣自古才人易夭而貧黃金窔冗白玉嶙峋以彼一日易我千春知子不願卓哉斯文子志未竟子勞已息有子與女塊然苫席言念交期慰爾營魄靈兮鑒之無嗟遠客尚饗

募建普同墖引

蓋聞惠必旁敷史著澤枯之德慈當下逮禮垂掩骼之文烟橫古冢騷人以此徘徊月隱北邙詞客緣斯愀愴詎必過橋公之墓始解迴車奚須上董相之墳方圖漬酒蛇猶思報願酬魏顆於他年蟻尚銜恩敢讓宋郊於異日因塵不謬果報非虛舊有普同墖者屢經締構多歷歲年斂萬骨以同瘞聚千骸而並坎人天共鑒庶免荒榛蔓草之悲魂魄咸依可無怪雨盲風之恨然而運逢歷刼積蜕何多人比恒沙陳根不少歎鉼罌之已滿舍此安之嗟泉壤以難容逝將不免縱使付咸陽之烈燄灰燼堪憐假令投白馬之洪流漂浮足惜爰有沙門弘斯善願擬買松楸之隙地充彼牛眠欲求虞芮之閒田封玆馬鬣然而畫餅奚裨望梅曷補定藉檀施之樂助共成震旦之良因不揣芻蕘爲之乘韋嗟乎丹丘不到人間少換骨之方綠字無名海上乏返魂之術嬴政之鮑魚空載阖寢同歸茂陵之鶴駕終荒轀輬共盡茫茫絶壑難禁幽獨之宵啼窅窅窮塵忍聽黎丘之夜哭但獲少施涓滴千秋欝原氏之阡第令共損錙銖萬鬼安滕公之室敢邀花雨仰庇慈雲

通志堂集卷十四

通志堂集卷十五

納蘭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淥水亭雜識一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别簡或良朋捴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録而藏焉踰三四年遂成卷曰淥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薊州當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

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

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衚衕是也其别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牐即越橋下牐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遥望爾

紅螺山大明寺碑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稱寺始於唐金世宗大定間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弘濟來住兹山元仁宗時詔雲山禪師以榮禄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主大聖安寺内侍大司徒王伯順以大明爲聖安宗派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爲脩寺之貲至正中雲山從

聖安歸老於此盡捐前後所賜金帛重脩焉蓋沙門檢校司空在遼時已然金元循之不改也碑又云兩紅螺死爲雙浮圖瘞之寺中今寺南一池曰紅螺池三面皆果園花時游覽頗勝殿西有竹一畝寺東南二里許爲明懷寧侯孫武敏公墓有兩碑一李賢撰一彭時撰中一碑刻諭祭文

呼奴山白雲觀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

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應春二碑皆鎮陽林潮書潮以鴻臚寺主簿直文

華殿中書應春碑稱諸天阿羅漢皆太監楊用所鑄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乃謂爲朝鮮國王所貢當以碑爲實也

藥王廟天啓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賚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爲人所踣矣

龍華寺明碑二其一播陽釋道深撰廣陵起昂書撫寧侯朱永篆額其一金陵朱之蕃撰高陽孫承宗篆額永春李開藻書文辭甚俚不足觀

資福寺明正統間僧圓昇建至嘉靖初尚膳監太

監馬潮脩之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宣府邊儲四明錢俊民碑書之者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也殿前梵墖上勒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何時所建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寺於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賜額曰大慧并護敕勒於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範銅爲佛像高五丈土人遂呼爲大佛寺嘉靖中太監麥某提督東廠於其左增蓋佑聖觀於是合寺觀計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畝蓋是時世宗方信道士而厭緇流內官惟恐寺刹之毀故建道觀於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眞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爲碑工部尚書湯陰李鐩書之新寧伯譚祐篆額其增置佑聖觀也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成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脩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

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游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眞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眞覺役使呼僕延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滚入池中得不壞然則以木毬爲使浮屠固有其術蓋有先版菴而役之者矣

五臺山僧侈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干霄之勢顧或著或不著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懷柔城極堅整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爲之其

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脩丈尺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抿全完以垂永久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

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丈餘横版橋以渡東南一望渚烟村樹彷彿江鄉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録西軒客譚可稽也石移自艮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口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譌爲箕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章熊自得偕崇眞張眞人往居搬燕京志歐陽元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村境趣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盩厔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羊腸險徑挂山腹蠭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阨塞若關隘視入衍沃同川原市朝甚邇俗塵遠土產雖少人烟繁鉏畬秫陸宜麥菽樹柵作圈收雞豚園蔬地美夏不燥煤炭價賤冬常温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藥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繽繙崇眞眞人又繼往況是偓佺之子孫紫簫夜吹遼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高東望直沽口海日涌出黃金盆應憐晏倩戀象闕坐羨龐公歸鹿門仲舉詩云燕垂趙際中有村正在西湖之上源源頭落花每流出亦有浴凫時在疊隱君葺茅據幽勝鬖鬖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虛無根攢峰疊辟何盤盤地多磽磝少平原先生

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朮苗脆疆場有瓜牢有豚吟詩作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春温功名祇遣世塗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志將脫稾貫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鈔寫況有能書孫雲晴輒辱羽客去穀熟方來山鳥喧土牀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之大一統志卷帙繁富孜證亦綦詳矣而自得復摭燕京志仲舉謂其貫穿百氏必有出於大一統志之表者惜乎其書

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龎碩朝廷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陛殿上上皇帝壽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髙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戲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龎眉黄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熈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

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管以堅竹毫以鼦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彦吴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以入禁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鴿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王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車不絶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髙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鹽不因説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參

項羽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爲三齊後田榮自立爲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菑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吴按史記泰伯犇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吴正義引世本注云泰伯始所居地名許慎淮南子注云吴人語不正言吴而加以句

顔師古云句夷俗發聲亦猶越爲於越正義又云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吴吴越春秋泰伯號句吴越在城西北隅名曰故吴注泰伯所都謂之吴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黄歇爲相以吴故墟爲都邑即此也

吴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吴中兵曰吴中漢書灌嬰傳渡江破吴郡長吴下按吴縣本平地槩言之猶言稷下敖下云見葉氏過庭録曰吴下今人多

稱平江爲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爲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誤也此吳門即冀郭門也冀與曾爲鄰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碑文鴻騫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云長處全吳今崑山

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亭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誤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爲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爲吳郡葢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荊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寄命江海遠跡吳會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巳上皆指二淛之地又按吳孫賁傳云策巳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宋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據尤切或謂爲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爲會土故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靑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相臺滑臺又見古蹟攷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孟

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鄉陸士衡荅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也（當時水勢瀰漫流亦湍急自後人築堤立塘村市錯置水稍平減流漸寛緩）三吳之説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爲三吳（通典及元和郡國圖志並同）又以義興吳郡吳興爲三吳（郡國志同）酈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

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舒爲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絶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爲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奥壤水旱并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

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一時稱謂初無定説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旣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説爲正

陸廣微吳地記以金陵爲中吳鄂州爲南吳武昌爲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

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湧山髙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遙望平田中一小丘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爲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劒池兩厓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爲吳中絶景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

勢四面周廻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地記云虎丘山絶嶇聳壑茂林深篁爲江左丘壑之表吳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覩虎丘逾於所聞斯言得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巽棘林路若絶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書屋壁梁郡守謝

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胤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紹興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書堂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半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白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跡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試劒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樓眞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爲王珣宅未審所據王劭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下文於分處號三江口此三十里太近）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三百里當云二百餘里）於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顧野王地里志同）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水經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

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爲三江五湖庾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檇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檇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檇李矣

姑胥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爲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譌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澎浪爲彭郎小孤爲小姑詩人借景作情不宜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亳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天紅淺綠江南所無也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有畬民同於猺獞不與平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石不以人禮待之其人射鳥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別山官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人可魚晉時謂之崐崘即蜑民也海船用以守纜恐爲魚蟹所傷

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爲往來之中頓海道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寧波五千里

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海船即來息力於檣篷倦不能動或施之以米或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爲驅儈則中國貨貴

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入操場練兵必以夜蓋燈火整亂易見也其教藝處不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

通志堂集卷十五

納蘭性德容若 原名成德

淥水亭雜識二

唐肅宗撤西北邊兵平内賊代德遂以京師爲邊鎮明棄三衛亦然

明於金陵關中洛陽無不可都　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預建宮殿於三百年前天也

陸廣微吳地記云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南宋江南水田每畝租六升明洪武

年凡淮張之文武親戚及籍沒富民之田皆爲官田宣德實錄載太守況鍾疏云蘇田以十六分計之十五分爲官田一分爲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百二十萬也建文曾減之燕王篡位悉復洪武之制後又漸次增之至二百七十萬蘇之田租雖重其逋負時有蠲赦民謠曰朝廷貪多百姓貪拖萬曆末年上司恐州縣橫征揭牓令民納至八分不許復納

宋之漕法積於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凶饉處轉運使得以轉移其間民以不困蔡京改爲直達以濟徽宗之妄費而漕法始變

明之軍衛仿唐府軍之法其後官存而軍丁漸消遂無實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兵而軍衛之屯田如故徒爲不肖衛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

明都於燕海運最爲便利元史載海運之逋負少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須選近海爲官丁乃可陸地之人談海色變不足與言

捕勒魚處當兗濟之東海運之半道也何獨於北

半道而難之

鑄錢有二弊錢輕則盜鑄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煩擾重則姦民銷錢爲器然紅銅可點爲黃銅黃銅不可復爲紅銅若立法令民間許用紅銅惟以黃銅鑄重錢一時少有煩擾而錢法定矣

禁銀用錢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權於上耳以求贏利則失治國之大體

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於萬曆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

小星也歷歷分明

西人云望遠鏡窺金星亦有弦望夫月借日光以有光故有弦望金星自有光不仗日光不知何以有弦望

武侯木牛流馬古有言是小車者西人有自行車前輪絶小後輪絶大則有以高臨下之勢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馬乎而坎壈曲折大費人力也

西人測五星謂近地二十度雖晴時亦有清濛氣

星體爲此氣浮而上登不得其眞數須於此氣以上測之又須有次第乃正如木水金前後相次而行欲測金星先測木星在何處俟其西行至某度乃於其度測水星又於水星上測金星乃不受清濛之混誠良法也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

西人醫道與中國異有黃液白液等名其用藥雖人參亦以燒酒法蒸露而飲之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

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

西人長於象數而短於義理有書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爲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

後世言曆者必宗元史以曆書爲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明朝鄭世子之於樂亦然余嘗謂作明史樂書宜以冷謙所作用於朝廟者爲上卷剌聚鄭世子樂書之精義爲下卷後世言樂者亦必宗之同郭守敬矣

世子於古人惟取管仲子長之說而極輕班固荀勗以下不論也自漢至宋能歷歷詳舉其故可謂異人世子外祖何塘謂黃鍾之體本是一尺乃度尺也以度尺分爲九寸名爲律尺非有二也此論旣出孟堅以下之醉夢皆醒矣世子之學自何公開之

世子謂漢人以度尺之九寸爲黃鍾律短故樂高最爲有據且出自世子誰敢有疑竊謂樂聲之高不始於漢也男外陽而內陰力壯而聲下女外陰

而內陽力弱而聲高故女之歌聲高於男者二律倚之簫而可證也夏桀作女倡樂聲之高殆始於此古之簫即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長短作一排形如鳳翅故楚詞曰吹參差兮誰思也然管多而一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繹如今之簫乃古之籥名異而體同王褒有洞簫賦不言其狀未知洞簫即籥否

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如參差竹九歌吹參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發參差于王子皆言笙

李善注則謂洞簫

五音有二義一者高下二者類聚高下者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類聚宮大而濁商清而冽角徑而直徵文而繁羽細而碎此之謂類聚其類以成調故曰類聚竹聲唯有高下絲聲兼備二義

今世以琴之第一弦爲宮非也乃太律之徵林鍾也第二弦爲太律之羽無射也第三弦乃爲正律黃鍾宮故國語曰聲莫大於徵非謂正律徵也

唯作八音而無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旋宮至姑洗仲呂則聲高極非人聲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則興到者隨便爲之耳

明代之樂冷啓敬所作聲下而濁其黃鍾乃太律之無射下於正律黃鍾二律朝天宮道士云凡用於郊廟者以啓敬之大蔟爲宮若如啓敬之法聲如梵唄矣作者無過習者之門道士所用適是古之黃鍾所以房庶爲伶人所侮而不覺

革薄則聲亮厚則聲雌木金石薄則聲下厚則

聲高議樂須學士與伶工共成之學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識在虛心者則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虛心者鮮則成偏見鄭世子博極羣書又甚習伶工之器所以特絕

樂者聲也凡以算數言樂者多拘泥參差不合於律鄭世子二藝俱精以算算樂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書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筆稍蕪書繁難於翻刻得健筆徑省其辭存三分之一庶可易

傳

考工云魚膠黏凡黏之類不能方不能方謂易翻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魚之膘爲之未有用鼠膠者也考工弓體又上縻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遠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今世之歌鹿鳴塵飯塗羹也

獶（讀猱）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獶伶實始於此

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獶作而舞遂廢

今所嗷之烟草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嗷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嗷烟三千餘載矣

史記烏氏倮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爲築女懷清臺此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強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詭云強幹弱枝之計者亦暴秦之不如矣（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

谷云云以谷量馬乃邊陲舊俗也）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猶摧亦後世敦厚同年之意也（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周李孝軌封奇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

齊氏冑子以通經入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陵宋游卿而已

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李文博云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此與晉元帝所云此事豈容卿等有勳正可相合

宋文帝欲犯河南行人曰云云大武帝聞而大笑曰龜鼈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爲也宋時有龍虎大王亦佳對也

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貞無可將者而朱溫楊行密輩其下智勇如林蓋朝廷用盧攜王鐸之流其所舉者李係宋威耳智力勇藝者壅於下悉爲強藩所用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説載之以爲美談劉臨川非有識者也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

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卻不可同年而語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後顏峻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白面黃頭恰可相對

劉歆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其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内光自得眞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可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曠達而爲莽佐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賦義正桓溫相去何啻霄壤

宋眞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寺人南宋立君必由權相其國可知

劉琨經略遠不及祖逖東晉人絶重之尋名不責實之故習

陶侃勤於職業虛浮之士不敢議之功名顯著故也何敬容亦勤於職業虛浮之士即大譏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後世亦頗忽其人甚矣邪說之害正也

漢陳蕃曰期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唐陸象先謂人曰賀季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是學蕃語

騏驥得伯樂而後脫鹽車靑萍結綠得薛卞而後長價然則伯樂薛卞有功於良馬寶劍也多矣二

子名亦以是不朽則良馬寶劒亦有功於二子矣北宮純涼州所遣以衞京師者也於漢兵恣橫時累挫其鋒陸氏不負晉純亦不負陸氏矣

白敏中以李贊皇薦得入翰林及爲相詆贊皇者甚力呂惠卿以王荊公汲引得預政所以擠害荊公者無所不至三代以還似此者指不勝屈是可歎也

黃雀白龜蛇魚之類猶知銜恩圖報況人乎彼懷私罔上負恩蔑禮者曾蟲魚之不如矣

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衞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以見東坡劉元誠事司馬公在朝不通書問閒居則問無虛月巢谷徒步訪頴濱於潭海之南今無復若人矣

韓退之自其遠祖麒麟以文名於北朝文業不絕數世後至其父仲卿兄會文譽益甚傳至退之遂爲一代醇儒其子昶符與諸孫皆舉進士而昶子襄復狀元及第韓氏流澤可謂長矣

漢晁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南齊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埽墓待喪耳唐路巖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也彼皆不學無術而識見若此嚴延年之母爲其子埽墓地李絡秀知其子周嵩周顗俱不得善終二人女子耳而有識見尤難得

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曆十才子

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翃

漢高帝素恨雍齒比沙中偶語張良勸帝封之以厭衆心偶語果息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晉文公出亡里鳧須盜其資而去文公饑餓不能行介之推刲股以食然後能行文公返國國人多不附乃赦里鳧須之罪使之驂乘遊於國中見者皆曰里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晉國大寧良策殆本諸此

蔡京當國刻黨籍碑凡忠臣名士一網俱盡然其

中亦有本非君子而偶以一事不合京意亦指為黨平生過愆顧反得洗雪如曾布曾肇王覿章惇輩不可枚舉宦豎亦近三十人漢皇甫規深以不與黨人為恥數子碌碌乃獲附驥尾士固有幸不幸耶

漢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唐盧照鄰著五悲文自以高宗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已廢噫士之不遇如

二子者亦多矣悲夫

泰陵金井內水孔如巨杯水仰噴不止楊名父子器親見之歸而疏諸朝請易地事下工部湯陰李司空鐩怒其多言害成功陰令人塞其孔謂誹謗狂妄奏命錦衣官校枷杻押赴陵所驗看名父親三木朝辭候駕詩曰禁鼓無聲曙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癡羣議已公須首實衆言不發但心知殷勤為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孝廟竟葬此中

苻堅銳意伐晉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及登晉陽城望晉兵部陣嚴整憮然而懼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五代慕容彥超謂漢隱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退問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此亦劇賊未易輕也兵甫合輒先遁二事如出一轍

耿弇為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或謂劇賊兵盛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李道宗將四千騎擊高麗皆以為衆寡懸絕宜深溝高壘以

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武夫也其所見乃有儒生不及者人臣當以此為法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又薦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并以劾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

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宣光周舉字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梁冀跋扈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罰一歲俸百官肅然冀弟不疑爲河南尹嘗舉陵孝廉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二事乃相類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新唐書載此事謂姚崇巧於料事而知古薄待所知至動人主之疑終身不復用可見倫理一也交友不能信者事君必不忠

錢徽傳長慶元年徽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故刑部侍郎楊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渾之漢賓皆罷李宗閔與元稹有隙宗閔子壻蘇巢及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劒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

開悟徽曰不然苟無媿心得喪一致脩身愼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嗚呼如徽居心行事休休有容大臣器量也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奇絶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翠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勃則青出於藍也

考唐書文廟下不言籩豆之數明憲宗實録成化十二年七月祭酒周弘謨請增籩豆舞佾言唐玄宗旣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袞冕宋徽宗攷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尊崇孔子旣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乞敕禮部會議增十籩十豆各爲十二從之是成化以前至唐宋用十籩十豆逮憲宗始用十二籩十二豆後張璁更定祀典復用十籩十豆也其略如此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孝宗隆興元年癸未進太祖建隆至開寶十七年事一孝宗乾道四年戊子進太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一孝宗淳熙元年甲午進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六十年事一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合寫長編重進又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今只存五朝事迹

明制父兄官三品大寮子弟不得居言路考之前代不然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更可相賀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鄭絪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絪餘慶從父是澣爲從孫時正官右補闕只以三鄭列傳證之唐父子兄弟從祖孫不相避明矣惟杜佑列傳佑子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祕書丞然不過嫌之云爾初未嘗如明制必相避者也

韓魏公三守鄉郡每謁先壠輒有詩自矜其榮遇

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親惟切念劬勞又曰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慰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風入旌旗撼曉光兩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瞻喬木逸勢橫天認太行自歎重茵寧及養縱垂三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曰暫趨先壠弭旌旆因恤吾民穡事勞田舍罕逢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又曰兩饗先墳已致誠

却嚴軒從指東塋鴻鷺去旆參差起馬避柔桑詰曲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纛埽松軒衰殘豈足酬恩遇光寵徒知及祖先如此者不一而足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王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咸議其器量二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比之向時刺客取首延頸以授吏碎玉琖笑而撫之若兩人矣

遼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觝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紀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則金源燕賓或襲爲故事未可定耳

玉堂賞花會賦詩者四十人學士則南陽李賢安成彭時樵李呂原莆田林文安成李紹永新劉定之錢塘倪謙東吳錢溥侍讀則金城黃諫詹事則廬陵陳文長洲劉鉉侍講則眉山萬安漁陽李泰

中允則古杞孫賢贊善則范陽牛綸脩撰則吳中陳鑑博野劉吉錢塘童緣華容黎淳編脩則西蜀李本毗陵王與餘姚戚瀾宜興徐溥瓊山丘濬泰和尹直安成彭華雲川陳秉中臨川徐瓊四明楊守陳臨江吳匯檢討則嚴州傅宗安成張業河東邢讓翰林五經博士則天台鮑相典籍則西蜀李鑑泰和陳穀侍書則浙江謝昭其二人則禮部員外郎臨淮凌耀宗中書舍人江東曹冕詩成李賢序之彭時作後序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妝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

天天稱細娘眞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妝也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後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隨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孺卿介甫晁李中寶臣任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輯其先友手翰中有劉百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負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多矣元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一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聃則大興人也

明弘治壬戌狀元康德涵海牓眼孫直卿清皆以不拘小節被劾去國然二君實才雄一代德涵詞鋒如雲直卿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二君爲是科冠冕以忌嫉者多老於擯斥可惜

蕭道成旣篡宋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巳爲郎中

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誰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

庚子嵩目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卞壼目叔向曰朗朗如百間屋乃成一佳對漢人目李元禮曰謖謖如松下風此等標牓語亦是當時習氣

鄭銑郭仙舟獻詩不切時事惟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爲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爲僧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夫爲異論者息矣

官制五品以上者爲大夫六品以下者爲郎官皆散官也然各寘於官銜之上如曰光祿大夫太保承德郎某部主事之類惟翰林則寘於官銜之下如曰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之類蓋史官尊重不欲以散官壓之自明時重翰林始

明時朝貴三品則乘轎僉子封及三代俸入優厚例以隷執長柄大扇擁護四品以下只於馬上用翣扇遮日而巳自九卿外三品者多在閒散地如太常太僕光祿卿京兆尹之類弘治間多陞僉都御史威權雖重然僉都係四品階儀制反減削矣至末年僉都御史出城即乘轎至今僉都爲巡撫者肩輿用八人假用三品儀從也國子祭酒則自燈市以北改用大轎故祭酒僉都與府尹皆曰半城轎府尹本三品不知於何處騎馬

明朝翰林官五品多借三品服色講官破格有賜斗牛服者毛公紀歸田雜識云當孝宗朝東宮出

閣選侍講讀是時禮重宮僚特賜子或親御春坊面賜溫諭坊局官即用孔雀金帶服色及奉朝省親便用仙鶴服色犀帶又云故事每歲親郊慶成賜文武大臣宴於奉天殿上御寶座尚膳進饌傳旨官人滿飲教坊九奏樂具如儀余自爲翰林院學士即得如例升殿以五品官坐於四品之上三品後蓋屢預焉我朝大臣賜坐僅見此與耕耤幸學而此爲尤重又言春秋二丁祭文廟遣大學士一人行

禮前一日御殿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廷試天下貢士上御文華殿内閣率諸臣以第一甲三卷面奏上親批定名次明日早先御華蓋殿内閣復於黼座前拆卷奏名中書填黃牓然後御奉天殿傳臚丘文莊公謂謹身讀卷即華蓋也華蓋讀卷外朝臣無由而至是日惟内閣得入殿内而九卿以下皆在閾限之外此亦一代典故

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祠則昌黎伯韓子也古稱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夫以土穀名祠亦

祭社之義宜以鄉先生主之京師燕地竊謂祀昌黎伯不若易以常山太傅嬰也

大興縣題名記光祿少卿新安尹校書隆慶四年立順天府尹丞題名記工部尚書豐城雷禮文也嘉靖三十九年立寮佐題名碑記二一爲禮部左侍郎鉛山費寀撰嘉靖二十二年立一爲順天府通判晉江張問仁撰萬曆十三年立

宛平縣題名記翰林院檢討郭鎜撰嘉靖二十八年立

古葬宮人之所謂之宮人斜京城阜成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墖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爲洞四方通風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墓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傍右門承以斂具舁出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墖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爐不願井者悉内地中

盧溝河畔元有符氏雅集亭蒲道源詩盧溝石橋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符家介側敞亭構坐對奇趣供醇醲又有野亭見貢仲章雲林詩集今一望礓礫并民居亦寥寥也

懿安皇后張氏性賢明魏璫誅戮朝士后聞楊左諸君子死色不豫者累月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社稷傳旨後宮令自裁時周皇后及貴妃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怒拔刃斫其臂公主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懿

安皇后宮至白帝曰懿安皇后業縊死宮中矣帝乃走煤山自經當魏忠賢柄國時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之熹宗立爲貴妃及賊入宮任詭曰我天啓皇帝后也賊不敢犯旣而流轉民間或送於官永壽從旁竊窺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睨永壽面發赬旋閉目如不聞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訐也永壽事熹宗不入魏黨甲申寇亂後削髮爲僧往來西山間談及故宮事輒語人云

通志堂集卷十六

通志堂集卷十七

淥水亭雜識三

納蘭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今人多云設虛位禘其祖之所自出如楊志仁復議論者僅嘉靖十年舉行一次後不復行適考之實錄嘉靖十年辛卯舉行詔以後丙辛年行之十五年丙申四月仍行大禘禮二十年辛丑四月九廟火詔暫罷遂永停矣其實行大禘凡兩次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槩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槩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望其轂欲其揱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讀爲紛容揱參之揱疏先鄭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林賦紛溶揱篸猗狔從風前注迤崇于軫讀爲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臣爲妾而已以言

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嘗聽其言而觀其行
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是徑以直躬爲人名矣然此說本於呂氏春秋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禹也

齊武帝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此大字是多字義
藝士傳徐之才常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請令試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此段復見之序傳是温子昇與李神儁語當時傳聞之譌亦失於檢正
宋人有嫁子者云云 其子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稱歟故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
郭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謁見光武大喜曰乃今得大舅乎按大舅稱舅公
董徵遷安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非是天降乃勤學所致耳與桓榮稽古之榮皆老生陋態遺嗤千古
李紳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畫鼓拖環錦臂攘今

京師迎年鼓製施兩銅環以手擎之高下環聲相間疑即其遺製也
宋湜字持正名字與皇甫湜同詩箋湜湜正持也
杜子美昔遊詩幽燕夙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唐書姜師度穿平鹵渠以避海難蓋元之海運自崇明抵直沽唐時海運則自登州轉而平州以達於薊故子

美云然也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轂輻牙爲三才弓人膠
漆絲爲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眇矣
史記韓世忠江上事云金山有紅袍者墮馬騰而
跨之馳去今則未見有馳處史言誣乎古今地異
乎
周禮注疏疏糝食菜餗蒸若今煑菜也按今俗蒸
餅用菜爲餡此類是矣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
餗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之萌曰筍筍者餗之

爲菜也是八珍之食按周亦以筍爲珍味故其詩
曰維筍及蒲饋食之籩亦有筍俎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
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
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
廩祿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
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周禮注堂塗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疏漢時名堂
塗爲令甓祴令甓則今之磚也祴則磚道也令音
零祴音階
羊車注羊善也羊車若今定張車疏亦未知定張
車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
車也愚按定張車與果下馬俱宮內所用
服虔曰持高帝衣冠月旦以遊于衆廟已而復之
按月旦謂月出時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當立
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棄觚與班生投筆相類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

十四年秋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
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
重不在漢也
按宋史祈報禮曰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禜禱焉故
本紀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甲寅命近臣祈雪開
寶五年十二月乙酉朔祈雪乙卯大雨雪六年十
二月壬午命近臣祈雪七年十二月辛亥命近臣
祈雪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戊子禱雪十二月癸
卯南康軍言雪降三尺三年十一月丙戊幸建隆

觀相國寺祈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四年十二月壬寅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丁巳大雨雪淳化二年十一月己酉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至道二年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大有年仁宗天聖九年十一月己丑祈雪於會靈觀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癸未命宰臣禱雪十二月己亥朔命宰臣禱雪癸丑禱雪於郊廟社稷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庚午祈雪紹聖元年十二月庚辰命諸路祈雪終北宋之

世祈雪凡十有五見或曰此禮古乎愚曰考之周禮未見而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非祈雪之明證乎或曰雪風雨之不時當禜矣而霜則何爲愚曰詩正月繁霜正月建巳之月也春秋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建酉之月也於此二月而霜非災變之尤者乎遇災而懼故亦爲之禜禱焉

文獻通考止有祈雨祈晴并無祈雪愚嘗謂通考雖千古奇書而多未備茲其一端乎又考唐書禮樂志并祈雨祈晴亦缺疎矣祈雪禮實昉於宋

晉書賈謐傳謐爲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行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黄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門侍郎華

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潘岳傳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按正始魏主曹芳年號始庚申終戊辰凡九年嘉平則芳在位之第十年己巳司馬懿殺曹爽自爲丞相時也又後十六年方爲泰始元年乙酉司馬炎篡魏自立矣竊以賈謐限斷請自泰始雖聖人亦不能廢其言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

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史記李斯列傳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又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

或問名士之稱何昉乎曰見於經則月令聘名士見於史則李斯傳諸侯名士張耳陳餘傳此兩人魏之名士見於子則子張顔涿聚段干木高何縣子石子索盧參此六人爲天下名士顯人是也大抵名士之稱權輿於六國之末而極盛於東漢之世

張天如史論有云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天子爲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宦官不復畏名士而專制天子

北齊濟南王立爲皇太子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耶以足亦反爲跡也

魏書安同父屈仕慕容暐爲殿中郎將同長子亦名屈典太倉事盜粳米者也孫竟與祖同名

魏黃門王遵業風儀清秀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履以學之可與郭泰折角巾作對

世傳宣爐由煉銅十二火故有光彩而雲南麗江之銅甚精曝以日光即有光彩安知宣爐非此銅所鑄宣爐世所重者如鰍耳魚耳雅式者也亦有至怪之式如波斯馬槽者而實出宣朝所作

宋硯大抵不發墨近年竭江以取下巖之石曰蕉葉白者發墨如泛油則知傳世宋硯本非良材硯取發墨非止易濃亦以作字有寶光耳

宋之團茶末之而加以香藥失茶之本味極爲可笑而墨則必貴香冰麝之值倍煙值

造墨用獨草取煙獨草則煙細而煙非桐油不黑墨工在徽歙而煙則產於楚地彼處產桐子故也

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此必王家之物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

墨之善者不獨在煙亦在於杵墨料同而蒸礁多百日者則倍勝更多更勝李廷珪墨可以刮舌殆亦以此

墨用鹿角膠非良法也墨忌者鹵氣鹿生深山中其角猶有鹵氣生海濱者更甚但用黃牛之革天

泉漂之至鹵氣去煎之成膠即以入煙最善若寒凝之後更溶化而爲之即不盡美故曰膠新杵到

古之車戰以一車統百人萬人祇須百車統之法甚簡易廢車用步法不得不密密則煩矣

古兵法只用車駕車以馬故周禮夏官稱司馬國大則馬多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獠獞兵器每洞各習一種其習標槍者鐵刃重二斤把圍之木一臂而開發無不中狼兵則專習筅田州岑氏則習雙刃皆絕技也鄰洞莫非世讎其精兵留以自衛應調乃汰等者

西人風車藉風力以轉動可省人力此器揚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恒昇車其理即中國之風箱也

中國用桔槔大費人力西人有龍尾車妙絕其制用一木柱徑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圍於柱外斜置水中而轉之水被誘則上行而登田又以風車轉之則數百畝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於農事苟得百金鳩工庀材必相倣效通行天

下爲利無窮

中國鳥銃利器也倭人來始得其式倭人鳥銃之底不銲銲者有失作螺旋鐵砧塞之不炸又可水滌也近處有照星銃端有照星照門與所擊之物相應發無不中矢又去遠遠勝弓矢

宋之神臂弓本弩也名爲弓者有故弓弦必刮弩臂而行弓力不盡於矢神臂於臂之行矢處削而下之弦得空行力得盡於矢也

龍蟄而起其破牆屋穴如椀許大無風雷無雲水

蛟蜃則乘風雷作大水出而傷物甚多龍故稱爲神也釋典言龍有虵形馬形蝦蟇形者又言天帝宮殿在空中乃龍持之又言龍能變人形唯生時死時睡時婬時嗔時不能變本形又言龍有熱沙著身烈風壞衣之苦有金翅鳥吞噉之苦

天龍爲貴海龍次之江湖之龍又次之井潭之龍下矣

龍喜睡數百年一覺甚至積沙其身成村落覺即脫神棄身而去不傷於物

神龍行雨以利物毒龍爲惡風以害物

海中夏秋間時有取水之龍雲斷處如懸一帶梟梟而動海運之道每當龍宮而過舟師識之其水湛然人不敢作語聲不知者發銃則驚躍而破舟矣

定海有龍夜歸目如雙炬指揮萬姓者不知以爲寇警發矢射之傷一目風濤大作舟擊撞而破者甚衆其後龍出止見一炬龍於婬時不能變形則非人所能匹柳毅傳亦不讀釋典者所作

釋典言毒龍目光及人其人即死又言以龍心念力故水即沛然則不在乎取水以成雨也

龍以石爲食拏攫所及石即如粉夏禹鑿三峽門龍門必是役龍爲之非人力所及也故曰神禹

陳寵曰蕭何草律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此亦三王改月并改時之一證也

上巳祓除謂之戒浴見祓除疏摯虞束晳之對皆失引或賈氏是唐人語

明弘治六年奏準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名送內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通志堂集卷十七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淥水亭雜識四

古人詠史敘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武帝自知身不死敎脩玉殿號長生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諸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巳後多患此病 愚謂唐詩宗旨斷絕五百餘年此亦一

端

詠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須賓主歷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當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爲始祖事固誣誕天子五色車用漢武甲乙日青車丙丁日赤車事周伯強引杜預左傳序語謂之具文見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爲高手

今世之大爲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羣玉今世非步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既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 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今人止是做韻誰曾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

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

雅頌多賦國風多比興楚詞從國風而出純是比

興賦義絕少唐人詩宗風騷多比興宋詩比興已少明人詩皆賦也便覺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筆詩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題爲戲作失正眼矣

唐人詩意不在題中亦有不在詩中者故高遠有味雖作詠物詩亦必意有寄託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鷹曹唐病馬韓偓落花可證今人論詩唯恐一字走却題目時文也非詩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

盛宋人專意於詞實爲精絶詩其塵飯塗羮故遠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柄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

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胷前過日

庾子山句句用字固不靈動六一禁絶之一事不用故遂至於澹薄空疎了無意味

唐人有寄託故使事靈後人無寄託故使事版劉禹錫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脩刺孔融來借古以敘時事則靈動武元衡云劉琨長嘯風生坐謝眺題詩月滿樓實用古事而無寄託便成死句

建安無偶句西晉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粘沈宋又加翦裁遂成五言唐律長慶集中尚有半格體

七言漢人猶未成體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體至梁人漸近於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詩

七言歌行始於六朝其間有長短句有換韻音節低昂聲勢穩密居然近體非古詩也

北史盧思道傳曰周武帝平齊授思道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歎美之今讀其詞居然初唐王楊諸子

隋煬帝江都宮樂歌七言律體已具律詩亦不始於唐

五七言絶句唐人加以粘綴聲病耳其體未變於

古也

五言律詩其氣脈猶與古詩相近至於七言律詩則別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兩句謂之聯凡四句謂之絶非必以四句一篇者爲絶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約有聲病守粘綴無疊韻不口吃者八病俱離

口吃詩即翻也疊韻詩即切也古今貴經教口吃也屋北鹿獨宿疊韻也口吃亦名雙聲

獨樹臨江夜泊船或本作獨戍愚謂大江中有戍兵處可泊船以獨戍爲是後讀宋史王明傳見其地有獨樹口不覺自失

唐人以韻字之少者與他部合之爲通用咍當與佳通以隅一部故遂與灰通以致字聲亂極韻本休文小學之書以爲詩韻已誤今人又作詞韻謬之謬也

人之作詩必宗三百篇而用韻反不宗之豈非顛倒

東翻登冬翻丁聲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諸公強作解事分爲二部後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異

趙文敏詩不獨在元人爲翹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傳云以書畫掩其文章以文章掩其經濟元世祖開國之君所用當不謬也

楊鐵崖樂府別是一種奇特之文謂之樂府則不可李賓之亦然

漢人樂府多濃謫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選注亦有引入樂府者不知何故

樂府漢武所立之官名非詩體也後人以爲詩體

古人樂府詞有切題者有不切題者其故不可解少陵自作新題樂府固是千古傑人

大抵古人詩有專爲樂歌而作者謂之樂府亦有文人偶作樂工收而歌之者亦名樂府

樂府題今人多不能解則不必強作李于鱗擭孟衣冠徒爲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

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強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

律詩近體也其開承轉合與時文相似唯無破承起講耳古詩則歐蘇之文千變萬化者也作時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詩者無不竟作古詩可乎哉

古詩漢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於建安但舉建安之名以爲宗極可也

阮公詠懷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後西晉已變建安體絕於阮公

西晉之白紵舞詞不言何人作那得下於漢人

東晉竟無詩至陶謝而復振

康樂矜貴之極不知者反以爲才短幅狹將爲東坡如搓黃麻繩千百尺乎

詩至明遠而絢麗已極雖不似建安而別立門戸

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爲陳太丘胡廣作碑及爲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

韓退之作博士李君墓誌通無一語及其家世官迹才行直謂其誤服方士柳泌藥下血以死且援引數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虛中孟簡盧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後世永爲鑒戒然古今碑誌無此體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譜序亦歷數宋實儼貫昌期而下數十人之子孫隆替當亦效昌黎而作然於晏氏亦有感激稱頌語不似昌黎之漠然於李氏也

歐陽公謝賜衣帶馬表東坡幼時老泉命擬作語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場屋出此題以試士所刻程文則益該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復出魏徵謝黃金廄馬則益工矣余意謂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爲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則無是語也後見常袞

集中有謝緋衣銀牙笏玉帶表云臣學媿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膺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韍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然則唐世已有此體矣

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間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於茲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詠亦無多王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

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竇鞏薊門詩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四詩辭俱工其餘雜見於出塞送行之作如屢戰橋恒斷長冰塹不流徐陵詩塞禽惟有雁關樹但生榆王褒詩也萬里寒光生積雪

三邊曙色動危旌祖詠詩也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裴說詩也沙河流不定春草凍難青王貞白詩也風折旗竿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草暮來看釋皎然詩也塞館皆無簟儒裝亦有弓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項斯詩也戍樓承落日沙塞礙征蓬張蠙詩也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驅馬月中塵于鵠詩也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歐陽脩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范鎮詩也皆善狀燕中風景者

李群玉湘妃廟詩相約杏花壇上去畫闌紅紫鬭摴蒱范攄雲谿友議曰群玉題廟見二女曰二年當與君為雲雨之遊段成式戲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陽詩人輕薄至此比於周秦行紀甚矣按舜升遐已一百十歲三十徵庸帝妻二女度其年已及笄至此時亦是七八十歲老嫗後人紛紛摹擬湘筠染淚比迹巫山非獨褻慢聖人亦且有乖事實

唐李益贈盧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盧和云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句律悽惋如出一口

張繼在臨川寄皇甫冉詩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踈潮到潯陽回去相思何處通書以上三句見下一句別是一體然其聲調亦不愧盛唐冉荅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望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惟帶夕陽還不但格律與之相

埒而一時相與之情亦可想見也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科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新築室朋儕醵金往賀曰暖房蓋自唐人已有之矣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詞誠爲重複然不特右軍言之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漢初已有此語矣

六一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

嚴不敢傳中國舉世無由識古文謂日本國有逸書歷問之貿易往來不然昔又傳聞彼國無易經舟中有此經即波浪不得過亦不然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寘之篇首此詩果足以壓卷乎且其中許渾詩入選最多今人膾炙不厭無怪乎詩格日卑

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云行蹤不定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劉伯温家居危疑九日詩云薏苡明珠千古恨却嫌黃菊似金錢其意皆可傷也

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

詞雖蘇辛並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宋人好推譽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長猶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昔人好取華麗字以名類事之書如編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鑰金匱寶海寶車龍筋鳳髓麟角天機錦五色線萬花谷青囊錦帶玉連環紫香囊

珊瑚木金鑾香藥碧玉芳林之屬未能悉數聞國學鏤版向有玉浮圖不知何書當亦屬類家也又有孟四元賦孟名宗獻字友之自號虛靜居士金時冠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故號四元其律賦爲學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見於劉京叔歸潛志

三教中皆有義理皆有實用皆有人物能盡知之猶恐所見未當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讀其書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說衝口亂罵只自見其孤

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統自繼孔孟人猶笑之何況餘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讀書貴多貴細學問貴廣貴實開口捉筆駟馬不及非易事也

儒道在漢爲讖緯所雜在宋爲二氏所雜雜讖緯者粗而易破襲二氏者細而難知苟不深窮二氏之說則昔人所雜者必受其瞞開口被笑

楞嚴云以世界輪迴取顛倒故人畜仙其類充塞世之學仙者守清淨而間陰陽非色界天無女人

但有色身故名色界慾念消盡者生於此玉帝猶在慾界第二天其上更有四層皆有女人有女則有慾但以次輕微而上耳神仙統於玉帝事可知矣人世事釋典無不言之謂有力者從脩羅虎象中來

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旣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

楞嚴翻譯在武后時千年以來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觀萬曆中年僧交光始發明根性宗趣闇室一燈矣錢牧齋研究之工遠過鍾伯敬鍾於楞嚴知有根性錢竟不知也生天牧齋必在伯敬前成佛當在伯敬後

人不可強所不知以爲知唐荊川博極羣書其作稗編門類議論無不精確唯所列釋氏之徒宗教不分爲人所議

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

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緜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寄孔雀便面附

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載入祭祀志甚無識見

明慈聖太后生於㴵縣之永樂店事佛甚謹宮中稱爲九蓮菩薩每歲十一月十九日爲其誕辰百官率於午門前稱賀長安百姓婦孺俱與佛寺前焚香祝釐享天子奉養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稱全福

者所未有也

火葬倡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慘行路且不忍見況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斂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翦紙爲旗縛之於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謂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尸之禁且載大元典章論世者未之攷爾

史籍極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眞人實其裔孫以符籙治妖有實效自云其祖道陵與葛玄許旌陽薩守堅爲上帝四相其言無稽而符籙之效不可沒也故莊子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謂馬腫背楞嚴言十二類生甚詳而譚景升化書舉之以爲異事人安可不學乎

釋典多言六道唯楞嚴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雖是長年實有死時故又言壽終仙再活爲色陰魔也道士每言歷劫不死夫衆生

以四大爲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華爲身故得長年至劫壞則四大亦壞身於何有而可言歷劫旅次一食可以療飢一宿可以適體謂之到家可乎

以一藥偏治衆病之謂道以衆藥合治一病之謂醫醫術始於軒轅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醫術爲道之緒餘

楞嚴所言十種仙唯堅固變化是西域外道餘九種東土皆有之而魏張人元旌陽地元丘長春天元爲最盛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

之金石者謂之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謂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者名爲草仙非所貴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術天元無之明惠安伯張慶臻患癱疾伏牀七年涿州馮相國請道師梁西臺治之吸眞氣二三口再閲日慶臻設宴請道師能自行賓主之禮京師人所共知者勞山青城大白武當諸深山人跡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見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絶故平叔云未煉還丹莫

入山山中内外盡非鉛也然唯絶於人元而地元天元則可作

楞嚴所謂堅固動止而不休息即華陀之五禽戲法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則未聞也

什師維摩經注有云天人以山中靈藥置大海中波濤日夜衝激遂成仙藥又在楞嚴十種之外以非人所能爲故也

獸中唯狐最靈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於上帝如宮奴閹者然猿地仙耳

金華人家忌畜純白貓能夜蹲瓦頂盜取月光則成精爲患也獸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藥物以有成者之名也

人之得藥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棄之而去故得成仙不棄去祇成接命者異類類爲孽無不擊於雷神姪致禍也乍能變爲人形以爲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喪命非藥之咎也楞嚴又有云日

月薄蝕精氣流注著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有不脩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氣乎

魏伯陽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藥物火候後人遂引易成仙家之書

仙書唯參同契入藥鏡悟眞篇是眞書其外鍾呂問答仙佛同源等皆僞

諺語云劒法不傳有王老人云非不傳也劒以槊比之鋒鍔如槊刃而以身爲之柄徽州目連優人之身法輕如猿鳥即劒法也

唐人小説所言劒仙似乎寓言而錢牧齋於明末有客謁之方巾青布袍錢以下客畜之數日後造錢之友馮班謂曰古有劒術予即其人也聞牧齋名故來見之乃俗流不我識也班問其術荅曰亦服藥亦祭煉術成遇大風即翕然起行不覺已乘空矣後則微風初起而爲之又後則見旭日之光即爲之久久無不如意矣言別送至門外相揖班揖起已失其人

由吾道榮善洞視蕭軌之敗言之如目見蓋即道家之所謂出神也

中行説難漢使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當時文帝尚黄老故其一時相習成風如此

張紫陽之丹法陰陽清淨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詆終無效也唯治病則偏者亦有效接命則偏者不可矣

人唯種禾以取米則糠自得本無種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種糠者甚多

涿州馮相國之長子名源淮作元戎於楚時追取銀魂每兩一分存者散碎爲銅鐵天主教之法也其人來中國攜銀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橐不重滯名老子藏金法

以藥汁蒸取黄金之汗以治火病其效如神明末宿將曾有之嘗以示客狀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時有大將被銃傷垂死者與二匙即愈鉛汗亦可用噎隔者進之直下無阻嘔吐之甚者大腸中糞穢從而出立刻命盡非得金石重藥無以治之草木

藥輕浮隨嘔而出也故地元家謂草木經火則灰經水則爛不可爲丹藥金則水火不能傷故能養命抱朴子中有服金銀法王涯置金沙於井而飲其水甘露之變受刑肉色如金

以藥汁浸珠自成粉能治危病又能救記性不健忘

相如傳言在梁著子虛賦天子讀而善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

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其爲子虛也旣立此三人名以爲上林之地矣後上林賦亡是公語與烏有先生齊難緊接無從分段不知緣何有先後篇之別豈著上林時始改劉前賦而爲之耶不然則前賦爲不了語矣

通志堂集卷十八

通志堂集卷十九

附錄上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

銘

徐乾學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塡膺也嗚呼豈直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我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才力之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子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

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愈益悲不自勝余間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爲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膀後始迄今十三四

年耳後容若入侍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　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　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竢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

殿試條對凱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名在二甲　賜進士出身閉門埽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　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　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皆稱　旨於是外庭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也容若旣得疾

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　賜之未及進而歿

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滋以其孝友忠順之性殷懃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言所不能傳之意雖若可髣髴其一二而終莫能而悉也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初太傅及夫人加餐輒色喜以告所親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傔僕護之反必往視以爲常其在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逸類非綺襦紈袴者所能堪也自幼聰敏讀書一再過即不忘善爲詩在童子已句出驚人久之益上得開元大曆間丰格尤喜爲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以洪武韻改并聯屬名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他論著尚多其書法摹褚河南臨本禊帖間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　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

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爲容若歎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行而後知

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即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雕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爲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弘闌闍闠心術難問婁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間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於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始祖也六傳

至諱養汲智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
台什君曾祖考也女弟謂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
不聽因加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
世祀其次子即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君祖考
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淵源令緒
本崇積厚發聞滋大若不可圉配盧氏兩廣總督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
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
人福哥[illegible]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
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己丑年三十有
一君所交遊皆一時儁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
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谿
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
才名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
於貲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

哀輓之詞者數十百人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
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
故余之痛尤深既爲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
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
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
庶豈其有物焉爲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
矣而亦又奚哀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

碑文

徐乾學

侍衛納蘭君容若之既葬太傅公復泣而謂余曰
吾子之喪君既銘而掩諸幽矣余猶懼吾子之名
傳之弗遠也揭而表諸道庶其不磨然非君無與
屬者余固辭不可在昔蔡中郎爲人作志銘復爲
之廟碑者不一而足韓退之於王常侍弘中厚也
既志其墓又爲其隧道之碑情至無已也況余於
容若師弟誼尤篤是於法爲得碑於古爲無戾乃

更撰次其辭以復於太傅惟納蘭氏舊著姓爲金
三十一姓之一望載圖史代產英雋君始祖諱星
懇達爾漢據有葉赫之地二百餘年中國所謂北
關者也數傳至高祖考諱養汲弩曾祖考諱金台
什女弟作嬪
太祖高皇帝實生
太宗文皇帝而葉赫世附中國當　國家之興東
事方殷甘與俱燼
太宗憫焉乃厚植我宗俾續其世祀以及其次子

諱倪迓韓者則太傅之父而君之祖考也太傅娶
覺羅氏一品夫人生君於　京師鍾靈儲祉既豐
且固君自髫齔性異恒兒背誦經史常若夙習十
七補諸生貢太學有聲十八登賢書十九舉禮部
試越三年　廷對數事析理語熟出老宿儒上結
字端勁合古法諸公嗟歎
天子用嘉成二甲進士未幾授以三等侍衛之職
蓋欲置諸左右成就其器而用之而
上所巡幸南北數千里外登岱幸魯君常佩刀鞬

隨從虔恭祇栗每導行在
上前騎前却視恒不失尺寸遇事勞苦必以身先
不避艱險退縮
上心憐之其前後賚予重疊視他侍衛特過渥已
進一等侍衛值
萬壽節
上親御筆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後月餘令賦詩
獻又令譯　御製松賦皆稱善久之然君自以蒙
恩侍從無所展效輒欲得一官自試會

上亦有意將大用之人皆爲君喜忽以去年五月
晦得寒疾卒卒之日人皆哀君而又以才不竟用
死爲君深惜云君自少無子弟過天性孝友黎明
起趨太傅夫人所問安否朝退復然友愛二幼弟
與之嬉遊同其嗜好怡怡庭闈間日以至夜暇則
埽地讀書執友四五人攷訂經史談說古今吟詠
繼作精工樂府時謂遠軼秦柳所刻飲水側帽詞
傳寫偏於村校郵壁海內文士競所摹倣然君不
以爲意客來上謁非其願交屏不肯一覿面尤不

喜接軟熱人所相知心款款吐心腑倒困囊與爲酬酢不厭或問以世事則不荅間雜以他語人謂其愼密不知其襟懷雅曠固如是也當君始得疾
上命醫數輩來及卒
上在行宮聞之震悼後梭龍諸羌降命宮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君有文武才每從獵射鳥獸必命中卒有成功於西方亦不爲無所表見歿時年僅三十有一余既序而又系之以辭曰

緜緜祚氏著于上京巍巍封國葉赫是營惟葉赫之祀施于孫子既絕復完
天子之恩篤生相國補衮是職蓄久而豐發爲文章宜其黼黻爲
帝衣裳
帝謂汝才爰寘左右出入陪從刀鞬筆弨匪朝伊夕自
天子所亦文亦武惟
天子是使生于膏腴不有厥家被服儒士古也吾徒何才之盛而德之靜我勒其封誰曰不永

通議大夫一等侍衞進士納蘭君神道碑銘

韓菼

維天篤我勳相之臣神靈和氣萃於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媲於功宗登於策書後之名公卿子發聞能益人家國者亦往往間出其或年之有永有不永斯造物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

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於有邦有家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內附爲君始祖星懇達爾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弩女爲
高皇后生
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迓韓父今大學士太傅公也母覺羅氏封一品夫人太傅公勳高望鉅爲時柱石而庭訓以義方君胚胎前光重

休龔嘉自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讀書有堂構志人皆曰太傅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　廷對勁直切劘累累數千言一時驚歎

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蓋

上方厲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

上所所　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

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式據鞍占詩應　詔立就白金文綺中衣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唆龍羌道險遠君間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其要領還報後唆龍輸款而君已歿

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君既以敬慎勤密當

上意而

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親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又令賦　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

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以展其中之所欲施君亦自感厲思竭所以報者而不幸遽病病七日遂不起時

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　命以其狀日再三報　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絕

上震悼遣使賜奠　恩䘏有加屢慰諭太傅公毋過悲然

上彌思之弗置也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闓明入直必之太傅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燠寒之節寢膳之宜日候視以爲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口體爲孝也侍　禁闥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澣沐其從行於南海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巫閭山出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風物以自寛廣

資博聞而
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性周防不
與外庭一事而於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
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
其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竊其志豈無意當世
者惟其惓惓忠愛之忱蘊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
日之見庸爲我有邦於萬斯年之計而家亦與其
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
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

厦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
結分義輸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傺困鬱守志不肯
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爲通或未一造
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以故海內風雅知名
之士樂得君爲歸藉君以起者甚衆而吳江吳孝
廉兆騫以雋才久戍絶塞君力贖以還而館之歿
復爲之完其喪世尤高君義也讀書機速過人輒
能舉其要著詩若干卷有開天丰格頗好爲詞蓋
愛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所難言嘗輯全唐

詩選詞韻正略而君有集名側帽飲水者皆詞也
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晚乃篤意於經史且
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
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嗟夫君於地
則親臣即他日之世臣也使假之年而充斯志也
以竟其用譬若登高順風不疾聲速與夫疎逖新
進之臣較其難易夫豈可同日而語昊天不弔百
年之喬木其壞也忽諸斯海內之知與不知者無
不摧傷而余獨尤爲邦家致惜者也君卒於康熙

乙丑夏五月距其生年三十有一娶盧氏贈淑人
兩廣總督尚書興祖之女繼官氏封淑人某官某
之女子二長曰福哥次曰某女二俱幼始君與余
同出學士東海先生之門君之學皆從指授先生
亟歎其才佳其器識之遠歿而哭之慟既爲文以
誌其藏而顧舍人貞觀姜徵君宸英雅善君復狀
而表之矣太傅公以君之常道余不置也屬以文
其隧上之碑余方悼斯世之失君而非徒哭吾私
其敢以荒落辭輒論次君志之大者如此而系之

以銘銘曰
鳳觜麟角絕世稀渥洼籋雲種權奇家之令器邦
之基弱年文史貫珠璣胷羅星斗翼天垂拜獻昌
言白玉墀致身端不藉門資雀弁峨峨吉士宜
帝簡厥良汝予為周廬陛柤中矩規郎曹竊視足
不移手挽繁弱仰月支錯雜帳帝書與詩奉使絕
徼窮羌氐冰雪皸瘃不宿馳山川阸塞抵掌知卒
降其王若鞭笞
帝方用嘉足指麾將試以政工允釐歲星執戟亦

暫期阿鴻摩天竟長辭正人元氣身不訾平生菀
結何所思要扶羲和浴咸池明良常見唐虞時千
秋萬世此志齎埋玉黃泉當語誰泰山毫芒一見
之琳琅金薤散為詞我今特書表其微荒郊白煙
冢離離獨君不朽徵君碑

進士納蘭君哀詞

張玉書

侍衛成君容若以疾卒於位時
天子將駕鑾輅導皇衢歷畿輔避暑於塞外迤北
之地君之尊人相國先生方被　命扈從比君
計上聞　朝廷動色震悼旋遣近臣致奠於几
筵而　特詔相國輟行所以　降旨慰諭甚悉
嗚呼哀哉何天不弔而奪君之速也君幼秉異
姿手標卓躒懷瑜握瑾被服儒雅年甫弱冠即
以制舉藝策名春官一時振奇摛藻之士爭頌
君文以為賈董醇深韓歐典則兼而有之而君
色下氣溫規言矩步乍與君接者不知為蔭藉
高門且以鴻文雄跨寓內也歲丙辰以對策登

上第
天子雅重君才不欲煩以庶職特擢宿衛給事禁
中君稟相國義方之教衣金貂曳賜履入侍
殿廷出驂羽騎一心匪懈夙夜在公
天子察君忠勤倚任惓切信所謂韋氏之有元成
許國之有廷碩者矣而君僕直稍暇留精問學
縹緗插架丹黃滿家其入翹材之館而分文讌
之席者輒有人盡江蕭座皆庾鮑之目惟君對
客抽毫停觴擲句即新詞小令亦直追渭南稼

軒之遺賔從過而咨嗟詞宿爲之歎絶豈非天授逸才身兼數器十乘蔚稱國寶而千里羨爲家駒者乎夫何偶抱微痾浹旬增劇年僅及壯頓捐館舍嗚呼痛哉玉書備官禁林與君時接履舄家弟仕可自舉京兆及對　大廷皆附名君後得稱世講昨歳冬君扈　蹕抵廣陵某適罹先人之戚星奔南下揖於河干問慰而別距今甫半載而凶問忽至慟可知巳禮聞朋友喪則爲位而哭余兄弟旣哭君於位矣死生契闊

無以爲懷謹寓諸不文之詞以寫余二人之哀

辭曰

我聞天道兮履順遇豐植仁樹義兮福萃厥躬菀枯留理兮清濁闇昔俛仰抑塞兮欲訴蒼穹繄惟我君兮閥閱崇隆貴而好修兮折節磨礲世家僑肸兮執德彌冲在

帝左右兮翼衛瑶宫　六龍時邁兮靡御弗從邊城塞草兮鐵騮雕弓心膂是寄兮匪懈益恭性耽圖史兮退食自公延接才俊兮揚英飛瓊槃敦主盟兮玉應金春繄余昆季兮行合趣同蹤迹閒闊兮道義交融銜恤南返兮時惟仲冬迎　鑾江滸兮復覲光容還轡幾何兮遽遘鞠凶哀音上徹兮

詔出丹楓芬苾是薦兮式酬乃庸元臣慽子兮

帝爲心恫倚廬逖聽兮憂懷忡忡追惟疇昔兮悲思安窮燕雲江樹兮酹酒遙空緘詞千里兮隕涕秋風

杜臻

容若君以疾卒於邸第

天子聞而軫悼賜金以斂自公卿而下至於儕友

以及韋布單寒之士莫不嗟傷隕涕君爲長白鉅族今相國太傅公之冢子貴矣乃能折節讀書延引素士爲布衣交相與砥磨千秋之業詩詞清麗專門所不及居家孝友與人處一於誠摯振起困約解推靡倦以故知與不知咸以得一見君爲幸於其亡也亦感慕有加云君以康熙壬子舉於鄉癸丑捷南宫丙辰　廷對高第方且陟清華領著作矣

天子以君勲戚之賢簡任心膂欲君常在左右遂復補珥貂貴秩率環衛侍禁近焉比年以來

車駕躬詣盛京展謁

陵寢已復避暑口北又南巡齊魯登泰山涉江淮至於吴會君皆從雖都成之奉車富平之扈蹕不能擬其親幸蓋君忠愛懇惻結於方寸後先疏附恭謹罔懈故能特荷

主知非獨河東三篋闇記靡遺出入禁闥視瞻端審而已也憶往歲太傅公正位秉鈞余以菲薄

承乏佐銓亡何遂嬰先子之戚太傅公篤念寮寀錫之奠賻惟時君實銜太傅之命以貺臨於几筵披帷奠斝執禮甚恭感此隆厚至今靡忘也迨余赴補入都則見君年齡益茂　宸眷益深以軼羣絶倫之才而日近

至尊親承辟咡之誨

天子實重愛君雅欲君習勤勞練繁劇然後畀以政事大用行有日矣而太傅公亦樂得有君以承弓冶之業乃不圖君竟奄然而長逝也嗚呼天胡不佑善人其能無夢夢之歎哉余忝舊誼且惜君以終賈之年而早赴玉樓之召也爰作長言以哀之曰

繄良方之靈岳兮峙槃日之穹標蟠豐鎬之丕基兮復鍾蕭而毓曹誕才子之篤誠兮珥戚里之豐貂搴杏苑之瓊葩兮自弱冠而登朝夫既有此華膴兮又申之以練要佩青萍而被寶璐兮握荃蘭而紉桂椒襲淵雲之藻采兮擘屈賈之流飈惟含章而不曜兮斯履盛而無驕闢東閣以邀賓兮效

南皮之燕友將安吉於緇衣兮託殷勤於佩玖來泌水之高賢兮致梁園之皓叟藉墳索以窮年兮慕傷生之屈首忘朱門之華冑兮期立德於不朽惟大鈞之愛物兮神裁成於氾護試申屠於都尉兮習蘭成於典午蔭格澤之虹旃兮躡鈎陳之象輅御二龍於璿臺兮追八駿於懸圃蒙曦景之垂暉兮邀九天之咳唾沐卷阿之休風兮哀蓼蕭之湛露稟淵猷於密勿兮庶鹽梅之接武陋漢室之韋平兮乃遂爲丁公與禽父夫何昊天之不弔兮

悴玉樹以秋霜痛西日之難迴兮悼脩夜之不陽聞鳴驢於荒草兮跱孤鴟於白楊著犀塵而憑棺兮摧瑤琴而下堂嗟靈魂之永逝兮般裔裔其徜徉貰列缺而乘罔象兮排浮雲而軼猶狂惟平生之素好兮空躑躅而增傷雖惋歎其何及兮淚流裾之浪浪

嚴繩孫

吾友成子容若以疾卒於京邸時余方奉假南歸病暑淹於途次不獲一遂寢門之哭且中情

惝怳未忍信其遽然及還里門有僕歸自京師驟詰其語乃知吾友之亡信矣嗚呼哀哉始余以文字交於容若時容若方舉禮部爲應時之文丙辰以後旁覽百氏習歌詩樂府既官於朝不能時時讀書然嘗所涉覽輒契古作者之意於前人書法皆得之形體結撰之外故不類俗學比喜小詞每好爲之當其合作宋諸名家不能過也或感觸風景扈從山川時復有作及以相質欣賞其長而剔抉其所短莫不釐然各當

於心焉初容若年甚少於世無所措意既而論文之暇間語天下事無所隱諱比歲以來究物情之變態輒卓然有所見於其中或經時之別一再接其緒論未嘗使人不爽然而自失也蓋其警敏如此使更假以年吾安知其所極哉夫容若爲吾師相國子師方朝夕綸扉以身繫天下之望容若起科目尋擢侍　殿陛益密邇天子左右人以爲貴近臣無如容若者夫以警敏如彼而貴近若此其夙夜寅畏視凡人臣之

情必有百倍而不敢即安者人不得而知也歲四月余以將歸入辭容若時坐無餘人相與敘生平之聚散究人事之終始語有所及愴然傷懷久之別去又送我於路亦終無所復語然觀其意若有所甚不釋者頗怪前此之別未嘗有是余因自惟衰颯之年恐一旦溘先朝露以負我良友又念余即未遽北返容若且從　屬車南幸當相見於九峰二泉之間是時冀哀颯者尚無恙也嗚呼豈謂容若之強且少而先我長

逝哉向使知其如此少遲吾行猶得憑棺一慟雖復老疾交迫當不以故土之戀易此須臾矣唐李德裕以宰相子繼登台輔深習典故用能勲業爛焉光於史冊容若夙奉庭訓頃且益被

主知茲其歿也

天子所以哀而卹之者皆出於異數足知

上之任用之意未有量乃竟不得一展其才而徒以樂府小道自託於金荃蘭畹之遺使後世綴文之士撫卷而三歎也嗚呼豈非家國之均痛

哉爰爲文以哀之辭曰

仰崇山之鬱嵂兮薄青雲以上浮羌置身於其巔兮情坎壈以懷憂躡高步於昭昭兮秉小心之翼翼入余登於螭頭兮出望雞翹以雲集謂華膴其足樂兮夫焉察君之中情竭悃款以展采兮用無忝於所生抗側帽之高唱兮聊以導夫鬱積假玩物以永日兮其肯以吾心而爲役爍金題與玉躞兮錯鍾彝之蟲篆曾何金石之可保兮矧雲烟之過眼君旣洞燭乎人世兮又何懷乎故宇睠親闈之罔極兮亮百生而莫補在瞿曇之往說兮或有託以去來豈誠前因之不可昧兮欵遺跡乎塵埃嗟余生之濩落兮蹇紆鬱其誰語託末契於忘年兮率中懷以相許歷一紀以及茲兮山川猶其間之保離會於百年兮忽中道而長辭余不樂乎秋風兮吹歸心以南墮紛飲泣以狐疑兮冀道聞之未果胡昊天之不弔兮人琴忽其俱捐從此望玉河之門館兮首燕路而不前泣白雪於遺編兮襲銀鉤於故牘苟斯人其可作兮何百身之莫贖夢

余登於君之堂兮易縹緗以繐帷飄風搣其入戸兮落葉依於重闥惟西河之永痛兮欲寄慰其何言戒素車其猶未達兮心悵結而煩寃浮生惘其傷逝兮顧崦嵫之巳迫指九壤以爲期兮庶永託乎晨夕

徐倬

蓋聞牙期叶聽故輟響於朱絃莊惠同心因罷談於清濮聞山陽之短笛自爾銷魂過黃公之舊壚能無流涕況夫英年飛鸝才子修文人之

云亡情何能已同年容若先生望推尹陟世系韋平手弄金環天生夙慧庭羅寶樹品越恒流揖客而早對楊梅把酒而立成鸚鵡讀書則五行俱下揮毫則萬斛驚飛先超紫燕之羣真無空闊繼暾紅綾之餅獨擅風流因豹尾之須才特留禁籞為虎賁之得士竟奪花磚身惹御香在楊柳春旗之內時承
天語當落英芝蓋之前纔挽琱弓吟猿落雁便提湘管垂露懸鍼洞野鈞天盡助雄文之麗甘泉

鹵簿胥收掌故之中而且陸賈賜佗相如諭蜀馳驅不憚乎萬里要荒特重其片言此殆吉甫再來文武有兼收之用曹公復出書獵有迭舉之能者也若夫高懷天授逸韻生成產金張許史之家偏親韋布擅盧駱王楊之製還喜香奩絕妙好辭雙鬟按拍流傳樂府孺子知名輞水營丘看烟雲之過眼明窗棐几存丘壑於此中雲情半寄酒邊霞想直馳天外至於纏綿友誼悱惻朋情入座盡是王裴清言無非支許紅荷香裏常留硯北之人淥水亭間竟作道南之宅張琪死日妻子惟託朱暉劉尹端居風月專思元度是又伐木陳詩以後谷風興刺以來未有方茲古道儼厥久要者矣柰何桂蠹蘭萎人亡琴在露未零而隕葉壺方漏而聞鐘玉樹一枝長埋黃土龍文三尺竟躍滄波續斷無弱水之膠迴生乏祖洲之草　九重且興不慭之歎中郎行書有道之碑豈止師友朋徒寢門聚哭已哉倬熱不隨人傲常棄世貧雖見憐於鮑叔嬾

斯自絕於山濤刺在袖而莫投足望門而屢却詞慙蘭畹聊寄相思約在竹林將期款曲感恩之義未報於生前知己之言忽傳於身後用抒情愫敬述哀辭

望崆峒之戴斗兮驚芒角之炱煤仰文昌之黯澹兮失雲漢之昭回命天孫使持節兮敕鵂鳥為行媒召才人於金闕兮攄菁藻於瑤臺玉樓岧其聳峙兮閶闔詄而蕩開霓旌紛以往來兮蒼虯肅駕於蘭陔遂御風以上征兮已越身於塵埃雲容容

而在下兮山隱隱而驅雷疑　天帝之好奇兮欲與
聖主而爭才舍閬苑之松喬兮攫金馬之鄒枚落靈芝於初旭兮枯芳蘭於始芟收麒麟於房駟兮留朽骨於燕臺瞻銀潢之奕奕兮乘箕尾而徘徊惟龍文在終古兮時照耀於帝魁庶眞爽之不昧兮永鑒格於岑苔

翁叔元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晦己丑我容若年世兄先生捐館舍叔元往哭於其第既殯往哭於其位次越三日再往閽人辭焉又十日偕同館之士五人旅拜於几筵哭如初又八日以
天子命出殯於郊外又往送之郊嗚呼容若其自是長與余別矣余與君定交自壬子同舉京兆始也方是時君未弱冠遵庭訓閉戶讀誦不妄交人故同舉之士百二十有六人相與契合者數人而已明年成進士余落第君時過從執手相慰藉欲延余共晨夕余時應蔡氏之聘不果

就是歲冬謂余曰子久客不一歸省墳墓知子以貧故艱於行吾爲子治行於是余作客十五年至是始得歸拜先人丘壠僦數椽居妻子君之賜也迨余丙辰倖登第留都門往來逾密君益肆力於詩歌古文辭時出以相示邀余和余媿不能也亡何君入爲侍衛旦夕承弼出入起居多在
上側以是相見稀少然時時讀君詩及所與友朋往還筆墨知君興益豪風流俊邁追古作者非復往時之所造矣退朝之暇婆娑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翛然自得眞草書與晉唐人相上下淋漓潑墨極飛動之致視富貴名譽泊如也屬四海蕩定兵戈偃息
聖天子勤學好古早朝晏罷我師相國贊理密勿謀謨廟堂澤潤生民功在竹帛君蔭藉高華海内有承平王孫之目而其所處乃如幽人名士其高致雅量不可及如此嗚呼如君者而何以死也豈天地菁華之氣發越既至而隨以盡耶

抑欲脫去塵網而與造物者游耶不然則志有所未盡展才有所不得施乃遺恨而入地耶嗚呼容若何以死也余無文不能狀君之生平以傳於後於輀車之出也姑爲相輓之詞以餞之

其詞曰

地紘頓兮天網張虞門闢兮紅雲光策紫騮兮謙曲江有才子兮美清揚抉雲漢兮扶天章給筆札兮侍

帝旁從羽獵兮賦長楊捧日轂兮指扶桑視寢膳

兮中書堂比蘇頲兮在有唐善書法兮繼鍾王羅錦繡兮爲心腸探二酉兮貯書倉奴風騷兮僕齊梁三峽流兮詞源長染柔翰兮飛羽觴骨香豔兮格老蒼彼平蘇兮面目愴敦氣誼兮重倫常附譜牒兮共門牆念師恩兮意徬徨燈夜露兮馬早霜茹荼蓼兮形神傷奪勞臣兮修文郎排雲霧兮叫

帝閽亘斗極兮吐角芒目耿耿兮淚承眶惟在三兮死不忘如斯人兮今則亡仰視天兮徒茫茫焚蘭蕙兮鎩鳳皇脩胡彭兮短胡殤嗚呼哀哉兮

帝命孔彰輟朝震悼兮黃鳥三良老親腸斷兮血染繡裳麻衣如雪兮幼子扶牀英靈彼髮兮下大荒丹旐飛飛兮返北邙白楊蕭蕭兮松風悲涼陳蕪詞兮奠椒漿身騎箕尾兮八表翱翔默佑 皇

圖兮姬曆永昌

吳兆宜

嗚呼哀哉茫茫蒼昊八舍隕賢人之星浩浩皇輿千牛摧智氏之石臺傾稷下寒士之廣厦無依絃絕匣中素交之知音奚託楚老致芳蘭之

泣哲人滋壞木之悲嗚呼哀哉公之歿也較之荀令則之擁旄已三周星次比潘安仁之斑鬢尚一欠瓜期而桐君之藥錄靡徵孤城之相術罔驗爾其窮泉斯閉有去無歸長夜云遙終古莫曉覩生存之華屋悲零落於山丘嵇叔夜之閒庭衰楊徒在王子猷之舊徑種竹空存東門曠達之懷竟抱招魂之痛西漢翹材之所翻爲思子之宮嗚呼哀哉宜兄兆騫少與梁汾友善公耽志友朋娛情竹素以梁汾言憐騫才而拯

之王孫甲第窮鳥入懷公子華池涸魚出水於是徒中安國死灰復然絶域班超皓首生入廿年沙漠雪窖而冰天三載賔筵錦衣而鼎食侵晨弄墨筆彩潛飛半夜彈棊燈花碎落解驂贖石父之罪而豈徒哉設醴尊穆生之賢良有以也嗚呼生平素昧激發初由一言意氣相孚風期永堪千古父生而母鞠惟公得成之焉馬角而烏頭非公孰急之焉旣而蘇韶入夢温序思歸牖北隻雞帳迴車之三步日南送鴈載燋麥之一舟夫皆我公之賜也歟嗚呼其好義也如彼其深仁也如此固宜五福備至三壽作朋也而乃宿草未生撤琴斯及牀鶯鬬蟻災降乃肱乃股之臣室進巢儁禍鍾允文允武之佐嗚呼哀哉公出入侍從則羽獵陪游師旅劬勞則蘭池奏對閨門肅穆表萬石之淳風著作喬皇垂千秋之鴻業是以績列太常之紀名傳史館之文七日歌虞文士上中郎銘勒之製百年誄行公卿進蘭成碑版之詞兆宜則何敢知焉不才

如宜復蒙公置之賔館華山五千終缺公恩之重溟池九萬莫踰公澤之深敬述哀辭聊當痛哭云爾

蔚矣成公人倫之宗摛華　帝室博濟人窮詞藻翩翩並驅牧馬雅尚孫標阮嵇上下兄騫塞表二十三年胥靡蒙脫盡室南旋管寧歸魏郭隗在燕匪朝伊夕談論經史花間草堂擊鉢傾水歳月不居忽焉三祀騫死公哭云遇梁谿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相去半載公遽長逝玉樹言埋人琴交瘁嗚呼我公而竟死耶天高地厚公恩莫加山頹木壞我痛無涯侍醫視疾大官致弔眇焉燕雀胡然啁噍追念哲人飮恨吞聲如眞可贖人百其身

誄詞

董訥

嗚呼自古名才秉英杰之姿擅文章之譽有盛名於時者每爲造物所忌故干将多缺折而山櫟享脩齡茫茫天道不可問也居恒讀書廢卷

浩歎亦以玆爲遺恨焉侍衛容若公爲吾師相
夫子冢嗣二十年前余在編翰受知夫子夫子
以余爲迂疎不惟不過督且從而禮貌之敦吐
握之風寬簡澹之士時公方成童舞象固已欽
崎不羣相與縱談漢魏不以東海之士爲孤僻
而略之也數載之間沉酣六藝囊括百家汲古
博綜下帷不輟兼之一目數行聰敏絶世凡諸
天文象緯輿地山川寶笈琅函蟲魚草木靡不
窮蒐廣采攷核精詳遂以子丑聯鑣爲名進士
余方與同館諸公抃手慶快爲玉堂得人賀已
而
天子以侍衛禁嚴之地需才品卓犖之員　特簡
吾公秩居首列蓋謂扈從　蹕警疏附後先非
此莫勝其任也而公亦克殫棐忱格鬼神而矢
天日每　鑾旂攸向無不在
帝左右迄今將十餘載矣淩晨則佩劒趨蹡逮夕
則焚膏披詠曾無倦色而臨池潑墨對客揮毫
頃刻數紙字追米蔡詞抗蘇黃詩則拾遺王孟

之間罔不各臻其妙著作弘多雞林爭售匪獨
海內時髦膾炙齒頰而已嗚呼惜哉憶余往昔
立雪程門宮牆數仞夫子以經緯之才首陟兵
樞再登冢宰旣而四宇肅清百僚矜式　金甌
協吉仰贊
一人調燮陰陽賡颺典誥雖心力俱瘁而天下稱
誠和焉至於鯉庭稟訓詩禮承家誨之以謙冲
勵之以懃敏公亦孝友惟謹率履罔愆且更羅
致才俊之儒與之濯磨討究皆嘖嘖推公以爲
英邁絶倫不可及也嗚呼惜哉今歲夏杪奄以
小疾遽挾飛仙入芙蓉之城賦玉樓之句聞計
驚慟莫知所云天道茫茫誠不可問矣將陳絮
酒申厥楚些而夫子峻拒敬述謭陋之詞寫之
卷軸莫罄招魂之淚靈其鑒旃爰附之誄而哭
之曰
嗚呼公今舍余遽云逝矣哲人其萎梁木其壞矣
當茲之世不復覩斯人矣猶憶曩歲交公之始器
宇崢嶸胷羅經史偉構如椽眼光透紙文逼先秦

墨花散綺磊落雄奇推倒一世折節讀書虛懷下
士尊卣鼎彝青簾烏几入雅出風得其遺旨恥蹈
齊梁直追正始公之爲學務求其實極深研幾芸
緗祕帙拔萃之姿掞天之筆躊躇滿志淋漓而出
豐沛諸賢罕見其匹
帝頃北巡卜期朔日交龍和鸞方推扈　蹕何期
曦馭濛汜奄即遽作修文永辭　金闕舉朝公卿
僉爲嗚咽
帝亦俯悼歎惋不輟維余夫子元嗣云亡西河抱

痛悽焉以愴泉臺寂寂漆燈未荒余也與公交情
最久世講之誼如足如手驚聞皐呼擗膺疾首慰
我夫子語難以口雲軿載駕淚灑絮酒在天之靈
其亦知否

祭文

嚴繩孫　秦松齡

嗟乎我兄高閣鍾英神皐毓秀風格鴻騫才華虎
繡早擢巍科在
帝左右
主眷正渥士論方崇共期柄用接跡元功何爲遘
疾遽及於凶嗚呼傷哉兄之文學江河屈注對策
萬言不襲常故玉溪瑋詞金荃麗句寄託所之前
賢却步兄之力學强誦博聞網羅故實穿穴典墳
巾箱細字玉軸高文隨身硯匣到處香芸兄之書
法神姿秀整文敏法華隱居內景心慕手追別出
鋒穎兄於朋友非世間情人或謂狂兄愛其眞人
或謂冷兄賞其淸兄處貴盛門庭簡飭辨色趨朝
日暮下直一二故人明燈散帙徵逐者流見而走匿

嗟余兩人先後締交繩孫客燕厚兄相招下榻高
齋情同漆膠迨今十年不忘久要松齡客楚惠問
良厚謂嚴君言子才可取雖未識面與子爲友無
何相見遂同故舊去年冬暮今歲春殘繩也奉假
齡則去官握手言別此別最難後會何期當筵勘
歡別來無幾思我實深兩奉兄書見兄素心尺書
在懷重比南金含情未荅聞兄訃音初得凶問謂
傳者妄詎此哲人忽至淪喪親故貽書知兄病狀
云無所苦笑談屬纊兄來有因兄去有向蓮花西

土玉樓天上嗟余兩人徒懷舊恩山堂爲位聊賦招䰟木葉夜落空庭晝昏追數平昔憶兄緒言十忘八九取意所存兄善倚聲世稱絕唱周柳香柔辛蘇激亢每言詩詞同古所尚古詩長短即詞之㧞南唐北宋波瀾特壯亦猶詩律至唐而暢屈爲詩餘斯論未當昨年扈從兄到吳門歸與吾言里俗何喧前人所誇舉不足論吾意有適扁舟水村又到君里山中汲泉落琖冰潔下咽璣圓地脈靈秀應生高賢若雲林生庶幾似焉嗟乎吾兄意趣

莫倩文章山水乃志所留今我哭兄煙水孤舟兄靈不亡當與我遊二泉清冷不改其流痛兄不飲長臥荒丘側帽飲水兄集我收歌兄新詞兄尚知不嗚呼哀哉人孰無死兄年太少以才以德俱宜壽考兄少尚亡況余輩老及其未死莫負良友傳兄文章圖兄不朽寢門未哭執紼誰某重趼不能一介何有悲慟陳詞歆此絮酒

徐乾學

嗚呼造物之楨扶輿之靈胚胎前光間氣篤生孰天其年不究其用宣聖有言夫人爲慟嗚呼容若思皇亦世洼水丹山難方所自孝友之性允也天至𩇕舞象勺已通六藝往年鎖院吾徒相繼秋賦獻書春卿擢桂僉謂之子宜翔詵第事有不然殆難意計金張珥貂簡在帷

帝嗚呼容若出入承恩帷幄驂騑左右

至尊遠猷祕議外庭罕聞以其餘閒工爲詩文凡諸翰墨靡不究論師資之義契話殷勤古風云邈子也實敦子之求友紵縞弗諼於子乎館如歸永

歎崔駰將老生入玉門喪紀孤穉還復恤存嗚呼此道於今難言海内相期韋平重代

帝心所屬公望斯在子之不祿吁咄可怪七日不汗悠悠茫昧此日几筵前日嘉會百年之身罔不敝壞宜貞而脆問天莫對適然者命巳知猶慨嗚呼容若頓隔重泉遺言靡私益欽子賢

聖情震悼中使來宣子之嚴親痛毒涕漣朋游惘惘迴腸内煎雖未識子如久周旋子之詩文清新鮮妍花間草堂尤多可傳都爲一集使就雕鐫吾

徒之責子無懵焉尊酒平生繐帳何懸一歌哀些淚灑終篇尚饗

韓菼

嗚呼玉美易埋蘭生早凋香熏輒爐膏明忽銷洵美惟君韻絕神超濯濯塵壒亭亭孤標棹首階緣凌雲獨豪千秋亦足奈何一朝瑤琴絃斷雅曲寂寥彷彿平生魂兮可招自君之生相君有子長白松花祥靈所啓慧過童烏清逾叔寶門是烏衣業唯青史聯翩中雋一鳴千里　彤墀大對直言亹亹如誾如蕡古人所躔一時汗顏屈於及第方倚鸊鵜而冠鵔鸃文通武達雅志差池拓弓霹靂帶劒鸊鵜宿廬餘暇肆爲歌詩蘭畹金荃妙絕一時美人繾綣香草旖旎昨蒙　召試彩筆驚飛墨落猶濕溘焉長辭嗚呼痛哉人惡儁異世疵文雅造物好惡得無同者歎君孤詣於世少可誰其知之調高諧寡羽林十二尺五魁三間時逸興騰水殘山麟趾褭蹄翡翠琅玕徧其探討孔鼎湯盤流水游龍過從朝夕獨共風雨騷人羈客脅肩語耳翕

熱趨走獨出肺肝端士益友以茲濟美足媲伊巫悄悄心勞皇告僕夫佇日絲綸同稱蘇許往往篇章抑塞無語人間敝屣脩促何求君親罔極中道曷酬知舍而視恨不少留無窮忠愛零落山丘菼忝同師東海之門古有四友攸兼於君後先禦侮風義具存菼最拙愚亦蒙齒論慟哭何及收拾遺文琳琅千萬攝取六丁嗚呼一時作者他年外孫芙蓉城主楞伽山人尚饗

朱彝尊

嗚呼曩歲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進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書懿好實多改歲月正積雪初霽緉屨布衣訪君於第君時歡劇款以酒劑命我題扇炙硯而睇是時多暇暇輒填詞我按樂章綴以歌詩剪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爲絕倒百過誦之迨我通籍簪筆朶殿君侍羽林鮫函雉扇或從豫遊或陪曲宴雖則同朝無幾相見我官既謫我性轉迂老雪添鬍新霜在鬢君見而愕謂我太臞執手相勗易憂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傾耳自

我交君今逾一紀領契披襟敷文析理若苔在岑若蘭在沚君於儒術繁學博通文詠書法靡有不工康里巙巙孛朮魯翀泊薩都剌未知孰雄君之勇略侍

帝左右騎則箙雲射必碎栁出師絶漠不憚虎口乃眷

帝心倚毗良厚當其奮武不知善文及爲文詞不知能軍允矣君子才實逸羣隨陸絳灌異於前聞和氣婉容承顔以孝友于兄弟古昔是傚謙謙者

守温温者貌逆之匆恚順之無傲花間草堂渌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圖有經炎炎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浮醪於瓢盛倉以筆夜合惺忪花散籤帙連吟比調曾未旬日詩朋尚在忽焉輟瑟彝尊月朔謂君尚生問疾而至入巷心怦復者在屋升自東榮魂招不來躑躅屏營寢門既哭容車將騁大泉一枚蠟燭一挺侑以荒詞泣下如綆靈兮有知痛無不省尚饗

翁叔元　曹　禾　喬　萊

胡士著　蔡升元

嗚呼琢火之喻曩哲之所感懷逝川之傷前人於焉永歎又況處爲家寶出作國楨譽望斯歸朝野共仰者乎先生履孝貢忠懷文抱質早年座上倚瓊林之一枝弱歲毫端吐琅玕之六寸三條樺燭彪炳國華五韻金莖咨嗟時匠領南宮之風月捜東觀之圖書會簡庸親入侍帷幄遂階才地直上雲霄適當半千之期正預一雙之選攀龍鱗而排閶闔橫豹尾而護星辰柳侍書之春衣多吟苑裏

馮東陽之瑞錦半賜禁中寄股肱耳目之司負文采風流之望蓋自覆量尺寸精討錙銖泝學海之源流踐詞場之奥窔裴稱武庫縱横於五兵李號書樓網羅於百氏而又性成好士生本憐才值

國家無事之時正海宇承平之日鄴中上客爭遊讌於南皮江左人文盡流連於西邸鸞回鵲顧驚犀管之遙分霧結烟霏看蠻牋之競擘每當早鶯初鴈殘月曉風一聞白雪之音抗乎青雲之上至於行成模楷身爲羽儀緜邈清標每符乎簡冊中

和至性不假於弦韋餘事逮夫多能一時傳爲博物校讎金石褚河南之辨古書刻畫丹青王右丞之根夙世美難稱述詞絕名言職繼絲綸方待韋平之拜事留臺閣仍看燕許之封何期君子之惟宜翻訝哲人之不祿崔岐叔之好學空有五千劉眞長之無年纔踰三十數至於此傷如之何駐白馬而風哀望素旗而雨泣尊前共坐誰復類於中郎地下論交必追思於武子肅將薄奠唯冀來歆

王鴻緒　翁叔元　徐倬

韓菼　李國亮　蔣興芑

高琯

嗚呼吾儕同年幾人蓋十二三年來離合聚散亦間會哭於寢門不圖今日而來會哭君嗚呼三十擁旄立年公輔君之人地宜其爾也吾不知星岳之降精英於斯人者何意竟乃玉折而芝焚元愷則辛陽才子忠孝則金張奕世君爲相國之冢嗣名王之貴冑乃與吾儕著麻衣將脂炬入鎖院以自致於青雲窮經論史研京鍊都旁及於書法繪事皆臻其絕而殆庶之哲見微藏密深衷遠識無所不到而尤篤於

君親人弟見其愛賢好士致海內之筆精墨妙對牀風雨竟夕忘疲而不知夫相於之雅相別數稔相隔數千里而不替其相存人弟見夫延陵之入關高郵之去國交期生死可以媲谷風之所刺而不知夫虛懷契託早已聞其聲而交以神而吾儕之所尤歎仰者敦在三之節備四友之誼蓋後先禦侮於吾師之門因推以及於吾儕也不以其迹

之數與疏而爲故與新嗚呼君之信於朋友如是也天下後世亦可即是而知其爲子與臣然則君之存歿所係者其重矣而豈止於一身君之疾既亟有問疾者語不及他賦詩言志惟匡濟之殷殷君之自許者固已感會於

至尊向者將老其才以大用也而豈意夫昔人之言而不可信者仁者壽恭則壽之云惟君入侍帷幄出參扈從從容祕議雲霄之上蒼生有陰受其福而不知者又宜其餘祉之未有艾也而與善之

理難問之於上帝之九閽至尊以君之病使院醫數輩守視令日以其病之增減報旣而爲處方藥賜之而君已不能下咽矣聞訃震悼中使攜潼酪致奠恩數優渥相國以中年哭壯子不勝慘惻見者爲之流涕潺湲而海内風雅之士尤咨嗟悼喪痛珠盤玉敦之失主盟嗚呼吾儕同年之情所可得盡者惟有生芻之束哀些之陳而言之無次不足以當君之一顧殊有負於安仁之作誄宋玉之招魂尚饗

姜宸英

嗚呼國之璠璵家之騏驥曷不少延而戹其至自兄之死無知不知而驟聞之鮮不涕洟況我於兄其能不悲我始見兄歲在癸丑時纔弱冠叩無不有馬賦董策彈丸脫手拔幟南宮掩芒北斗兄一見我怪我落落轉亦以此賞我標格人事多乖分袂南還旋復合并於午未間我蹶而窮百憂萃止是時歸兄館我蕭寺人之折折笑侮多方兄不謂然待我彌莊俯循弱植恃兄而強繼余憂歸涕泣瀰瀰所以腆賻憐余不子非直兄然太傅則爾趨庭之言今猶在耳何圖白首復遘斯行削牘懷槧著作之庭梵筵棲止其室不遠縱談晨夕枕席書卷余來京師剌字漫滅舉頭觸諱動足遭跌見輒怡然忘其顛蹶數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眞我時嫚罵無問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惡激昂論事眼瞪舌撟兄爲抵掌助之叫號有時對酒雪涕悲歌謂余失志孤憤則那彼何人斯實應且憎余色拒之兄門固扃

充兄之志期於古人非貌其形直肖其神在貴不驕處富能貧宜其胷中無所厭欣忽然而天豈亦有云病之疇昔信促余往商略文選感懷悽愴梁吳與顧三子實來夜合之詩分詠同裁詩墨未乾花猶爛開七日之間玉折蘭摧嗚呼已矣宛其死矣我將安適行倚徙矣世無兄者誰則容我爲去爲留無一而可兄今不幸所欠者年其不亡者樂府百篇詩詞蘊藉書體精研吾黨詮次以待剞劂生而克才爲

天子使歿而名垂以百世俟茫茫大造幾人如此魂之有知永以無傷嗟二三子是亦難忘

顧貞觀

嗚呼吾哥其敬我也不啻如兄其愛我也不啻如弟而今舍我去耶吾哥此去長往何日重逢何處不招我一別訂我一晤耶且擗且號且疑且愕日晻晻而遽沈天蒼蒼而忽暮腸慘慘而欲裂目昏昏而如瞀其去耶其未去耶去不去尚在夢中而吾兩人俱未寤耶吾哥去而堂上之兩親何以爲

懷鞠前之弱子何以爲怙 輦下之親知僚友何以相資益海內之文人才子或幸而遇或不遇而失路無門者又何以得相援而相煦也欲狀吾哥之生平旣聲淚俱發而不忍爲追惟欲述吾兩人之交情更聲淚俱竭而莫能爲覼縷蓋屈指丙辰以迄今玆十年之中聚而散散而復聚無一日不相憶無一事不相注第舉其大者言之吾母太孺人之喪三千里奔訃而吾哥助之以麥舟吾友吳兆騫之厄二十年求捄而吾哥返之於戍所每讜言之數進在總角之交尚且觸忌於轉喉而吾哥必曲爲容納洎讒口之見攻雖毛裏之戚未免致疑於投杼而吾哥必陰爲調護此其知我之獨深亦爲我之最苦豈兄弟之不如友生至今日而竟非虛語又若爾汝形忘晨夕心數語惟文史不及世務或子衣而我覆或我觴而子舉君賞余彈指之詞我服君飮水之句歌與哭總不能自言而旁觀者更莫解其何故又若風期激發慷慨披露重以久要申其積素吾哥旣引我爲

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他日執令嗣之手而謂余曰此長兄之猶子復執余之手而謂令嗣曰此孺子之伯父也嗚呼此意敢以冥冥而相負耶總之吾哥胸中浩浩落落其於世味也甚澹直視勳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於道誼也甚眞特以風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人見其掇科名擅文譽少長華閥出入 禁籞無俟從容政事之堂翺翔著作之署固已氣振夫寒儒抑且身膺夫異數矣而安知吾哥所欲試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業百

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實造物之有靳乎斯人而并無由畢達之於君父者也猶憶吾哥見贈之詞有曰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又曰惟願把來生祝取慧業同生一處嗚呼又豈偶然之言而他人所得預者耶吾哥示疾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余詩最後出讀之鏗然喜見眉宇若惟恐不肖觀之落人後者已矣伯牙之琴蓋自是終身不復鼓矣何身可贖何天可籲音容優然泣涕如澍

再世天親誓言心許魂兮歸來鑒此悰愫

梁佩蘭

嗚呼我離京師距今四年此來見公歡倍於前留我朱邸以風以雅更築閒館淥水之下仲夏五月朱荷繞門西山飛來青翠滿軒我念室家南北萬里不能即歸暫焉依止公爲相慰至於再三謂我明春同出江南公昨乞假　恩許休沐靜披圖史閒聆絲竹頃復入侍

上臨乾清諭以奏賦振筆立成

上嘉曰才惟爾進士金鐘大鏞廟堂之器四方名士鱗集一時塤篪迭唱公爲總持良宵皓月更賦夜合或陳素紙或倚木榻陶觴抒詠其樂洋洋詎傳公來顛倒在牀始猶狐疑少焉而信已而奄然天不可問嗚呼公生相門官列貂璫當世通顯誰與比量才合文武實天賦畀不盡其用亦因時爾萬仞壁立以置其身大塊囊括不遺一塵其志廣淵其氣磅礴自樹丰骨有廉有鍔與人相接琅然玉琴泊乎論交斷然堅金不尚貴遊而好蓬蓽微

言徹心長嘯撫劍英爽俊健朋輩無前霜落之林蒼鷹摩天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結於

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眞所爲詩詞緒幽以遠落葉哀蟬動人悽怨嗚呼四時之氣秋爲最悲公本春人而多秋思大化冥冥默運終始公之不長諒或此理天耶人耶是耶非耶在朝在野何人不嗟斯文之哀吾道之喪公既如此吾屬何望嗚呼天有傾迴地有缺陷草木黃萎金石銷爛陰陽闔闢

出入之門鬼神往來生死之根譬之冰雪其初爲水水固非一冰雪非二當其爲水居然峨峨當其爲雪色映玉珂返乎其初冰亦無有謂之太虛誰測先後公在世間其心皭然玆抗雲表諒鑒余言

尚饗

通志堂集卷十九

通志堂集卷二十

附錄下

輓詩

徐元文

有儀者鸞何翮斯頹有祥者麟何角斯摧蘭芝晨隕楸檟暮開萬化奄盡愴矣其哀

又

之子國彥夙章芳問請業虎闈禮舉義振展策璇墀金相玉潤心乎愛矣古訓用競

又

帝曰爾才簡衞左右入侍細旃出奉車後信著闕廷才軼倫耦退沐有時念結師友

又

子之親師服善不倦子之求友照古有爛寒暑則移金石無變非俗是循緊義是戀

又

灼其春華詎曰非實殷其膴仕詎曰非嗇奮于高閎儒素是飭言有慨慷情無矯飾

又

子兮能孝乃棄晨昏子兮能忠不究　君恩飄零翰簡寂莫琴尊陳迹終往朗譽長存

又

玉樹土埋昔賢所痛曾是斯人而能不慟黯然風回悲哉日霧欲歌難終惟情之壅

彭孫遹

茂陵遺草尚如新寂莫空堂撤瑟辰花拂茵簾徧易萎玉埋丘隴竟何因鄭莊驛舍生秋草荀令香

爐裊暗塵多少龍門舊賓從筵前漬酒各霑巾

嚴我斯

經年出入傍宸居瀟灑襟期物外疎馬蹋花香金騕褭硯承仙露玉蟾蜍趨朝秘殿垂清珮退直閒窓看道書歎息文園多病後秖今誰似漢相如

又

小築花間舊草堂芙蓉爲帳墨爲莊交遊座上多縫掖檢點詩篇愛晚唐緱嶺吹笙人獨往山陽聞笛自神傷可憐塵世元如夢好輾飈輪出大荒

又

花落空階月到軒每從佳日憶西園種來仙草難蠲忿燒盡名香不返魂賦鵩可堪悲賈傅買絲眞欲繡平原懸知慧業生天上人世蜉蝣且莫論

又

通志堂前勝事多好春時節一曾過與來欲跨仙人鯉客到還攜道士鵝感舊故交惟有淚傷心市上不聞歌池塘一帶頻回首秋雨瀟瀟落芰荷

孫在豐

最憶東堂日芙蓉鏡有君絳紗吾豈敢玄草爾多聞抗節凌千古登壇樹一軍猶餘十年夢風雨泣斯文

又

落落君懷抱交情澹始眞世人成鹵莽吾道歷荊榛自覺盟心在誰論會面頻三年兩見汝今日黯傷神

王又旦

家承公輔貴班列近臣髙閒氣標千古清聲徹九

皐玉樓飛藻績仙樂奏雲璈何遽觀齊物丁年自
解弢

又

於今推大雅能不念修文泛愛無遺物高懷自軼
羣綠尊空玉露縹帙散香雲竟掩宣尼袂傷心處
處聞

又

宇宙堪長歎雄才更有誰星精原久照石火歘相
移甲第榮三策勳名邁貳師獨來賓館客想像動

餘悲

又

夙昔頻相許神交託此心春風迷紫陌夜月杳青
岑舊榻琴聲冷新松劍氣陰淒涼萬里餞援筆有
哀吟

喬　萊

每插金貂謁紫宸十年帷幄最親臣只今三殿星
班裏無復朱衣上直人

又

彎弓下筆事難兼天授奇才賦予偏七萃橫行霄
漢路承恩獨自奏甘泉

又

遺文金石半銷亡好古冥搜雅擅塲他日若爲人
物志好將名姓繼前楊

又

文采風流劇夢思寂寥吟院冷書池時無暈碧裁
紅手一曲猶傳樂府詞

又

時開賓館倒芳尊愛士情同挾纊溫華屋山丘三

歎息不堪騎馬過州門

又

長埋玉樹嗟何及遽掩金刀痛莫追一慟寢門人
歇絕山陽詩酒更何時

秦松齡

臥病空山暑未闌奉君書札勸加餐含情欲報聞
君死尺素重開雪涕看

又

爭說新恩寵賚頻八年宿衞一親臣朋遊聚散尋常事端爲　朝廷惜此人

又

家世由來近斗魁螭頭槖筆羨多才春風馬上詩成早知是甘泉侍宴回

又

烏絲闌紙薄如羅破體書成小令多南國空傳紅豆曲畫堂誰賦雪兒歌

又

奉使龍沙路幾千歸來身在屬車邊平隄夜試桃花馬明日　君王幸玉泉

又

容易秋笳絕塞回千金不惜爲憐才可憐季子前年死墓上今誰掛劒來

又

去年扈從到吳門只愛扁舟泊水村今日哭君何處是楓橋秋雨又黃昏

又

渌水亭幽選地偏稻香荷氣撲尊前夜闌怕犯金吾禁幾度同君對榻眠

又

顧生老友客平原姜子相知比弟昆自憐白髮江湖外不得同渠哭寢門

又

黃菊還開舊日叢花間難與故人同秋燈共下傷心淚只有桐江一釣翁

徐秉義

珥貂隨綵仗簪筆侍長楊盛業須鐘鼎升朝倚棟梁臨池追小晉摛藻逼中唐箕尾身騎去名留天壤長

又

好文常下士別館傍平津囊著千秋業尊開四座春斑衣娛尚父綵筆駭詞臣扈從曾相遇誰知永訣人

又

音容殊未杳萬古隔同遊浩氣還閶闔悲思動

晃旒玉珂槐里月素紼槿原秋欲報心知意河源作淚流

朱彝尊

驟聽黃雞唱驚隨白馬來百年嗟輟瑟五夜尚銜杯泉下知安往人間信可哀退朝憐相國封篋忍重開

又

通籍題氈筆承恩換鶡冠射烏連矢發走馬萬夫看禁直昏鐘入廊餐午箭殘傷心倚閭望東第少

歸鞍

又

出塞同都護論功過貳師華堂屬纊日絕域受降時悽惻傳 天語艱難定月支斂魂猶未散消息九京知

又

屈指論交地星終十二年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誰憐翠漸深門柳紅仍膩渚蓮舊遊存沒半悽斷小亭前

又

主客披圖得雲煙過眼諳吟花成絕筆聽雨罷深譚畫裏韶顏在尊前麗語耽憑將腸斷句流轉到江南

又

別悔從前易途傷此日窮迴腸歌哭外搔首寂寥中跡埽孤生竹枝摧半死桐自今觀物化不詆釋門空

姜宸英

去去終難問人間有逝波未酬前夕話已失醉中歌萬事一朝盡千秋遺恨多平生知己意惟有淚懸河

又

自遣秦和至方知二豎牽禁方親賜與 天語更纏緜祇欲酬明義何關恃少年他時無限恨悽惻少人傳

又

侍從張安世名家晏小山承恩惟宿衞適意在花

間客至同開卷朝回只閉關心期如有託寂莫去
塵寰

又

意氣嗟如昨亭臺本自幽非無感慨士不少老蒼
流坐對殊方哭生懸萬古愁竹林哀自響爲爾起
悲秋

又

奉使屬當年提戈絶域邊射生供宿膳鑿地出山
泉宛馬終來漢星槎直到天俄聞中使告慘澹素

帷前

董閶

所思人已往悵望逐流波略結生前識空悲死後
歌報　君明義重愛士感恩多應有枯魚淚相過
也泣河

又

曲徑風悲竹高門雲過山修文入天上慧業出人
間塵滿書連幌琴虛月映闌惟餘樂府意瀟灑寄
區寰

梁佩蘭

侍衛身名貴朝端禮數優鶡冠隨豹尾雞舌傍螭
頭氣足雄三輔人言似列侯還聞奏詞賦官欲上
瀛洲

又

宴會猶前日韶華已早朝忍留丞相府不見侍臣
貂風雅眞淪喪乾坤半寂寥戟門丹旐影一片冷
蕭蕭

又

少小矜才思同時歎絶倫五雲瞻日月三策對天
人掣筆香垂露看花鳥弄春于今那得見天上作
星辰

又

几榻交新網圖書黯舊紗尚巢紅幕燕誰護錦堂
花親淚深霑血
皇恩特祭茶北城當日暮淒切更聞笳

又

仗節唆龍日闌前柳正黃去馳千里馬行逐六驘

王沙磧圍氈帳山川畫虎囊功成人不見地下報君王

又

不死靈娥藥無人奉一盤竟騎蝴蝶去誰作馬蹄看繡服蒙金胄銀燈照玉棺素車千萬乘殯日送雕鞍

又

佛說楞伽好年來自署名幾曾忘夙慧早已悟他生舍利浮金掌毘耶出化城賞吟風月在一碧萬峰明

又

日有貧交在緣君昔共親尊前蘭渚客花下藕溪人檢集緗千徧登山哭萬巡不堪腸斷處墳種白楊新

又

軒冕曾無意逢人說馬曹太行知勢險北斗按心高筆墨留縑素雲霄想羽毛精靈如不散一為降旌旄

又

嶺外遺書札論交閱有年極知余薛荔相勸客幽燕氣誼無千古胸懷實大賢豈期觀物化新冢象祁連

又

飲水題詩卷行邊展畫圖一為雲雨散幾處友朋孤淚作天河落心將塞草枯平生無此哭不是為窮途

又

生死原無著枯榮却自分樓臺看落日車蓋歎浮雲鳥影當前過鐘聲昨夜聞芙蓉朝萎謝零露更紛紛

徐　釚

共羨金安上韶年拜奉車如何奇木對翻作茂陵書詩思花鈴寂　君恩藥裹餘應知謝太傅不忍顧階除

又

新原餞宿草笳韻咽槐風犀塵沈泉壤金貂感侍

中劒蓮秋匣斷香穗晚篝空愁殺登牀日冰絲暗
綠桐

徐嘉炎

劒花沈處筆花枯白玉樓成事有無妖夢琅邪亡
長豫傷心郫縣育童烏頻年宿衞天閽迥萬里驅
馳絶塞孤風雨奉車誰得似黍松會檜昨秋途

又

蘭畹金荃早擅塲曾開銀牓舞霓裳篇章好續尊
前集丹藥難逢肘後方可有甜波來白海空傳鮫

淚泣黃腸堪嗟北斗闌干候結束飛塵入建章

又

蕭齋天際想眞人形影曾忘贈荅頻每讀新詞標
側帽驚聞遺計忽霑巾孤鸞舞罷方纏恨別鶴絃
摧更愴神玉樹臨風埋著土不堪蒿里獨生春

又

樂府花間著作林南朝宮體識餘音玉笙吹徹含
愁句錦瑟傳將惜別心三變遺聲銷柳七九原同
調得陳琳（謂迦陵）塡詞妙手今岑寂中散當年痛撫

琴

周清原

嘉樹生朝陽（陸機）式瞻在國楨（任昉）上凌青雲霓（司馬彪）承
露槩太清（曹植）何意迴飇舉（曹植）恍惚似朝榮（鮑昭）落英隕
林趾（潘岳）黃鳥爲悲鳴（陸機）杳杳落日晚（鮑昭）昭昭素月明
（王粲）有懷誰能已（顏延年）寤言涕交纓（陸雲）

又

眷言懷君子（謝靈運）悽愴傷我心（阮籍）弱冠參多士（鮑昭）邦彥
應運興（陸機）旣通金閨籍（謝朓）懷抱觀古今（謝靈運）詩書敦

夙好（陶潛）翰墨久謠吟（王僧達）蔚若朝霞爛（陸機）清如玉壺
冰（鮑昭）形影忽不見（曹植）思君徽與音（阮籍）

又

世胄躡高位（左思）十載朝雲陛（謝朓）託身承華側（陸機）列侍
紫宮裏（左思）夕息旋直廬（陸機）晨趨朝建禮（沈約）延納廁羣
英（謝靈運）賢達不可紀（謝靈運）舒文廣國華（顏延年）淸機發妙
理（曹攄）賦詩連篇章（劉楨）遺音猶在耳（潘岳）

又

振衣獨長想（陸機）徙倚懷感傷（十九首）翰墨有餘跡（潘岳）茵

幬張故房潘岳賓友仰徽容陸機清埃播無疆謝瞻千載垂令名江淹一絕如流光傅咸碧樹先秋落江淹零淚霑衣裳謝靈運慘愴發哀吟張緒長歎不成章謝靈運

李澄中

素旐青門去良朋白馬來修文終地下射虎果雄才寂寂歸幽室冥冥閉夜臺平生游覽處觸境總堪哀

又

應待螭頭筆翻依豹尾旗楓宸名久著薤露世堪

悲山雨侵靈几秋風冷繐帷格心憐屬國温語九泉知

徐樹穀

終賈齡方茂文星遽掩芒鳳憐毛忽隕麟惜趾偏傷扈輦恩何渥傳經澤未忘如今繐帷處前夜讀書堂

又

花滿春江曲凌雲遇最先清詞繁玉露彩筆麗金荃磨盾才原敏臨池瀍更妍斯人今不起大雅復誰傳

又

器本青雲秀情逾白玉温嗜書留祕帳執禮到夷門暝帶辭親淚行迷戀闕魂秪餘芳宴地泠月下西園

又

每出平津館常來杜曲車論心雙跡外投分十年初寧忍聞鄰笛空憐檢篋書迢迢天上路望絕玉樓居

徐炯

慘澹郊原色槐風咽暮笳土中埋玉樹天上別靈槎古道通門舊高文舉世誇言尋讀書處涕淚灑青霞

又

昌寓曾驂乘中扃試蹶張應知從細柳時復獻長楊萬里金騕褭三河繡裲襠鞸㱿留白羽還憶落雙鶬

市駿能憐骨雕龍解作鱗臨邛邀倦客堂阜脫羈
臣夢斷香蓮幕心摧宿草輪平原如可繡花簇趙
州春

又

龍蠖三臺札繁華四姓侯城南推韋杜江左擅風
流竟謝烏皮几空懷紫綺裘芙蓉城畔路應與旻
卿遊

王九齡

射策當年上駁娑久瞻才望鬱嵯峨文章夢吐揚

雄鳳揮灑書籠逸少鵝流水朱絃能和寡傾身白
屋感恩多長埋玉樹眞堪恨歎息惟應喚奈何

陸肯堂

相國生才子傳家實象賢盛名嗟歿後餘事憶從
前鳳穴千尋起龍門百尺懸致身由甲第摛藻正
丁年赤管輝煌日青雲指顧邊既來香案吏應作
玉堂仙命豈文章厄官仍禁近聯獨蒙　恩眷注
常與
帝周旋暫出煩驂乘歸來侍　御筵風前看側帽
花外聽鳴鞭單騎巡邊去雙旌報命還乞降言果
驗勞使　旨曾宣世儘誇騰踔公猶感伏詮讀書
彌折節下士或隨肩東閣時方啓西園客屢延歲
輸千匹絹月俸一囊錢有譽皆邀賞無才不受憐
例從文選起語自衍波傳手著都成集分雠每絕
編時時開玉笥一一志金荃眞覺才難盡從知嗜
獨專門風資濟美物望倚陶甄榮穎寧關數蒼茫
欲問天百身餘悼惋一病竟沈緜私痛驚飛鵩餘
哀咽亂蟬風流今已矣勛業卜終焉澤被

皇仁厚天敎至性全治喪優詔許宅兆故侯遷落
日山陽笛秋風中散絃執鞭空有願接席永無緣
脈脈愁孤劍沈沈奈九泉異時看史策畫像在凌
煙

吳自肅

不盡酬知意蘭階脈脈通聯牀思夜雨懷刺憶春
風忽促斯人駕應憐吾道窮傷心歌楚些無處問
蒼穹

又

人方推國士天竟妒奇才遺稿留神護招魂動鬼哀花間堂尚在枕畔夢還來珍重西河淚無勞灑夜臺

鄒顯吉

風雅應千載知交僅幾人一編遺側帽再讀倍霑巾投分忘車笠傷心慰賤貧從玆蘭蕙氣香散不堪紉

又

不覺衡門裏飄零淚暗傾死難忘

帝眷生不媿朋情曉箭聽青瑣寒宵話白萍回思當日事悵望暮雲橫

楊輝

忽得騎虬信愴然欲斷魂盛名猶在世大雅竟誰論風雨懷前喆存亡感舊恩天心不可問清淚泣黃昏

吳雯

頻年京洛感衣塵本自橫汾舊隱淪忽以海南題柱客浪傳河上緯蕭人感因道德交方古氣爲文章意益眞許爾千秋是知己傷心便作九原身

又

片語端能訂久要合歡花下和吹簫琴尊笑語違三日帬屐風流隔六朝豈敢再過丞相府惟應常夢侍中貂夜臺先有阿蒙在且省茫茫怨寂寥

又

早年聲譽重瑤林中歲承恩紫禁深安世詩書尊扈蹕元成閥閱競冠簪文章頗厭當時望事業終懸薄海心哀樂隨人從不敢爲君特地一霑襟

又

十載曾聞幼婦辭願將銀管寫烏絲愁當鸚鵡爭傳處痛在玲瓏再唱時舊譜漫教蟲網徧閒情空有笛人知從今錦字休零落一認弓衣也淚垂

邵錦標

棨戟仍排戶圖書已鎖門淒涼看白旐容易哭黃昏高壠栽新柏前山出斷猿巫陽不可問何處欲招魂

劉雷恒

翛短偏難問碧虛哀音忽寄北來書淸門有種承台席仙牒無情泣奉車

又

輦路相逢眼倍青寒廬抱影歎伶仃客愁日暮迷雲樹不道秋風墮歲星

又

贈言揮手託風輪懷裏相依便面親難禁秋來開什襲墨痕黯澹淚痕新

又

唾珠咳玉積千函側帽新詞盌美談若鑒幽思懸冀北夜臺須唱望江南

宋大業

英賢分岳秀才子稟星精尺五家聲遠奎三氣象橫文章推小許經術重元成射策登先甲摛華擅兩京銀鉤書勁美銅鉢句鏗鍧好學心逾切撝謙志不盈八叉新詠就三影麗詞淸下士常延譽憐才有鑒衡解衣欣贈紵置腹感推誠公望諧時論疇咨繫

聖情方看朝旭曜俄歎夕陽傾玉樹埋何痛金徽黯不鳴人間逝水急天上賦樓迎兩冷書銷蠹魂迷夢泣瓊孤寒摧廣厦寰宇失連城世講關情重銜哀薦一觥

輓詞

蔡升元 滿江紅

年少翩翩早曾到曲江筵上春堤畔金鞭玉勒桃花初漲射策舊看飛上苑承　恩特賜趨仙仗記星班常在　御屏風香煙傍　供奉曲淸平唱校獵賦長楊壯羨風流文采鵰翎虎韔驂乘卻陪梁父禪乘槎直溯天河浪歎從今三殿少朱衣空惆悵

又

珠履三千渾不數雕龍繡虎曾幾日分題刻燭移商換羽一片玉河橋畔水數聲金井梧桐雨最淒淸聞笛向山陽人何處　座上士松枝麈尊中酒花間度剩荒烟蔓草銷魂難賦淥水亭邊賓從散烏衣巷口裹楊舞縱鸞箋十樣寫新詞何情緒

又

躍馬彎弓偏彩筆能工綺語都付與雪兒檀拍異才天賦坐上朱絃清悄韻曲中紅豆相思句正柔腸譜到斷腸詞春無主　山月暗烏啼曙銀燭灺風吹露歎晨曦易夕人琴已去燕子樓頭紅粉淚杜鵑聲裏黃昏雨只兔葵一片對劉郎悲前度

沈朝初 滿江紅

搔首青天問底事偏嫌才子休比似彩雲易散琉璃多脆璞玉渾金人卓犖裁雲縫月詞清麗想歲

星不耐住黃塵人間世　斑虬管文鸞翳蓉城主璚樓記逐羣仙上下大荒遊戲哀笛斜陽愁客聽孤琴流水為君碎忍埋將瑤樹向青山情何已

又

蘭錡家聲傳朱戶棨同伊陟記早歲五雲臚唱郗林射策鳳詔揮毫螭陛下龍津侍宴雞翹側掌期門三十侍中郎承恩澤　桃花騎蜃珂勒蓮花鍔鮫魚室羨禁中頗牧烽消沙磧玉塞功名追定遠金城方略思充國待他年鐵面畫麒麟生顏色

又

內殿春晴給筆札金門奏賦凌雲氣至尊親賞文場獨步紫鳳天吳光璀璨珊瑚寶樹枝回互問年來待詔滿公車誰堪伍　頌酒德歌琴緒冠柳集生花句更墨池筆冢跳龍臥虎豈羨毫從江令足還期衮待樊侯補任蒼生望絕士林悲摧天柱

又

駿馬臺邊更別築翹林高館勤吐握孔融坐上賓

朋常滿寄遠爭投青玉案分題競滌紅絲硯算蘭亭梓澤舊風流今從見　南皮會西園讌張融塵表宏扇笑臣饑索米幾同游衍魚鳥無依山海竭芝蘭空歎泉臺掩笠巫咸楚些漫招魂歸來晚

高裔 江城子

日餐沆瀣飲金莖擅科名上蓬瀛却為多才侍從擁霓旌桂殿芝房曾出入俄不見總傷情　羲和飛轡幾時停夜臺扃杳冥冥憶昔邊疆萬里請長纓待到歸降人已歿宣詔諭九泉聽

華　鯤 滿江紅

生死悲歡總莫向先生浪語只應是禪關悟錯未圓初地宿世多聞餘慧業回光一念諸塵趨悶匆匆三十一年中聲何譽　完業果王侯第償情債君親誼也隨他功名詩酒等閒游戲著處因緣都舍卻本來面目今猶記認茅菴未冷舊蒲團還歸去

俞兆曾 洞仙歌

靈祇何意送謫仙歸去尋徧蓬萊舊時侶歎飄飄高舉後假翼難登凝雲散何自要迴天路　依然闌檻外柳碧花香簾鎖清陰鎮如許問新來倚牀遐夢側帽徵歌淒涼付一霎西窗風雨已辟毀柯摧涕霑襟忍想到山前白楊零語

又

英英灼灼羨數華摛藻珥筆登朝德星耀記蕊宮珠牓列林店霑紅吟情在暖日濃烟芳草　君恩稱異數珍重還留　御案邊傍把書校算隨他閒依玉署臥老花磚何如是侍從長楊春曉每抵得

東華曙光寒對落月疎星句成清悄

又

秋來校獵向千山飛箭一發雲中墮雙鴈遇太平天子日塞北江南巡游地長在龍旌前面　銀鞍珠絡馬繁弱初彎蹄觸金飈疾于電視沙堤獸肥草淺木脫霜濃鷹睇細呼上臂鞲聲健便躡巘摧叢晚來歸還覓到塡詞碧琉璃硯

又

天涯倦旅憶長安巷陌鞴蕩漁人眼青白卻阮囊羞澀候蕩子心情偷聲譜製就木蘭花闋　東皇舒霽色賭酒分題小院熏爐篆香爇任才人揮毫展彩拂塵雄談移情問江上暮春三月經幾度蠻箋寫烏絲渾不似彤墀珥金貂客

又

梅梢烘破恰燒燈庭院絕塞羈人乍相見更曲闌香徑外一笑掀髯而今數多作玉樓吟伴　三年重到處浣罷征塵旋續南皮向時讌怪歸帆芙蓉湖外纔了鶯花濃陰際懊惱將離開徧剛卻卻荷

衣逐羣芳又夢斷金華子規啼怨

又

紅雲送煥報　鸞輿初駕整頓飛黄已多暇喜合歡含蕊早占取幽芬桃花紙寫到閒情夜夜　堪悲能幾日冷逼虚堂星隕山頽閉長夏縱　天家神方屢賜中省頻來難留住夢逐夕陽西下但檢取遺編再三看空望絶瑤池羽衣多化

通志堂集卷二十

通志堂集十八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性德生長華閥頗喜文翰鄉試出徐乾學之門遂受業焉九經解即其所刻而徐乾學延顧湄校正之以書成於性德殁後板藏徐氏世遂稱徐氏九經解並通志堂而移之徐氏實相傳之誤也是編乾學所裒輯凡詩五卷詞四卷文五卷淥水亭雜識四卷又附錄碑誌哀輓之作爲二卷

翠滴樓詩集六卷

〔清〕馮雲驌撰

首都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五年山西書局補刻清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翠滴樓詩集六卷》提要

翠滴樓詩集序

雁門馮懿生先生學廣聞多[illegible]契色正令[illegible]笏橫床屋列東西青箱堆案語通明之家世[illegible]唐年論清劭之門風袁楊漢代言成準的大雅扶輪行守宮庭諸生祭酒丹霄幹聳呈其構廈之才滄海風高展厥垂天之翼瀛洲學士搜天府之圖書方丈仙人謝人間之風日八九席迴翔講幄數十年領袖金

華拜

命丹墀持衡白下裁江南之桃李不穫薔薇收冀北之驊騮惟遺甓劣蝸頭退食吟紅藥于西清蟬鬢升華彈甘蕉于左闥鳴朝陽之鸑鷟將令百舌收聲放霄漢之鷹鸇欲使羣飛歛翼人之不幸今也則亡安民濟世之才黃門已矣酌雅禀經之句緗簡依然侍向遊歛果之門遂識曲陽之面浥清波于劉井沾丐良多攀貞幹於柯亭風流可即當年梓澤一朝空谷之駒何處蓉城千古華亭之鶴遺編在手髣髴琴壺名我之時昔賢登心依稀風雨懷人之日嗚呼劉眞長之悲麈尾心許斯人向子期之賦笛聲情鍾我輩爰因敬禮定文之託聊作蘭成思舊之銘燒尾墨濡簡端涙漬年家眷侍生許汝霖頓首拜撰

蓋聞韓氏起衰遺集裒于李漢歐公矯弊全書編自
子瞻獲登作者之堂緣是言皆親切竊睹師門之奧
斯能語無泛陳今昔同情源流不爽茲翠滴樓集者
吾
師雁門馮夫子之所著也夫子恒岳鍾英大河毓秀
過庭詩禮世占魏科入洛機雲名高薄海文簡之儁
邁髫年早已擅場道濟之高華元老預爲卜位釋褐
而讀書中秘盡探金匱之藏散館而編史禁廷輙負
蘭臺之譽值賓興於辛酉簡典試於江南 祈品非驊
騮謬辱孫陽顧盼材慚楛櫟欣逢郢匠裁成白下登
堂初來立雪金臺獻策再侍吟風旣乃承乏西安遂

致久疏北面簫書旁午五年初入儀曹制度未嫺數
月濫膺栢府而夫子特從清署擢掌紫垣任伯雨之
諫章無非治體李叔翰之批敕謙係朝常寮采傾心
門墻增色滿將拜瞻伊邇詎意頻過帶草匯遙執經
屢叩仰汴泗之淵富殊吐予箱驚筆力之沉雄鼎扛
百斛旣覘家學益羨天才嗣以萊綵情殷小子暫違
函丈不意緋衣召迫吾師遽赴玉樓聆誨無從千行
灑淚登谷奚自片羽難珍所幸過亭世兄遂繩祖武
延讀父書猷然而動天顔挾冊而揚先業遺編屏示
手跡依然弁語恭承悚惶莫喻浣薔薇之露始敢開
函焚沉水之香方能展卷光芒萬丈李杜驚人霞綺
千重謝顏奪目渦廟堂之偉製直追鮑俊庾淸誠鏈
呂之元音迫異郊寒島瘦佩紉懷之悉備亦無美之
不臻謹於淨几明窻抽毫卷末恍同窺天測海若龔
佛頭嗚呼陸君之氣凌雲早修文於地下胡子之才
倚馬亦駕鶴於仙都乃以桃李未行表章丹木庇閑
下乘駟綴龍文雖夫子鴻篇詎因不知者而晦而及
門蠅翼實附不朽者以傳巳潁川受業鹿 祈百拜謹
序

雁門馮　雲驌　懿生

男 鈇 過之　鑒 摺南　校字

瀛臺賦 有序　丁巳五月館課

皇帝御極之十有六年海宇蕩平朝廷清宴
天子於是敦詩書修禮樂考文章崇制度超古昔而論功
按六經而較德內設金馬石渠之班庭有
日講
經筵之盛昔
世祖章皇帝爰有休命修廢舉墜因舊址擣鴻基錫名瀛臺
我
皇上萬幾之暇時召臣工坐論得失衡量生民疾苦斯蓋
天子勤學好問之區不獨爲怡神登覽之地也新進小臣
遭逢
際眷抒葑菲之詹言紀重熙之盛事爰再拜而爲賦其辭
曰維高臺之聳峙歷右掖而稱雄三山矗乎天半雙
闕跨乎海東據形勝則周環玉河之水選巖壑則延
納翠微之峯壯九重之瑰麗迤萬戶而遙通其創始
也準水臬揆雲梁璧玉石於隴坂選瓌材於瀟湘巧
奪鬼神高窮昊蒼覩天宇之肅肅識帝居之鏘鏘仰
世祖之經營貽
聖謨於我

皇遠而望之則星辰的爍崇墉崔嵬若元氣之結乎微茫
近而即之則象輿蜿僤鰲鯨俯仰又若夫蓬山之天
柱亘九霄而連綿乎其傍於是乎紺椒乎黄道建椸
乎紫微絡勾陳以緡垣闢閶闔而敞扉崢嶸嶒嶷粲
宇宙之光輝其中則有芬柯密葉文梓青松揚翠葉
抗紫茸發紅華垂朱槃吐祥風於欝嵂含佳氣之青
葱又有曲沼清池波通太液爲魚鳥之極觀作羣臣
之佳頌
天子於是開重雲之館紹文思之學邦芝房寶鼎之靡文
而不御薄羽獵長楊之浮華而不作左相按班百官
陪從以禮樂爲藩籬以堯舜爲伯仲飡元氣酌太和

千里鼓舞萬野謳歌於斯時也雲油雨沛恩鴻溶兮
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刑措而不用興道而遷義
德邁於三王功高於五帝豈比夫別館離宮徒侈青
雀黄龍之麗上林禁苑惟崇班麟赤雁之祥者可同
日語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瀛臺倚太微兮龍從鴻紫摛瓌材兮澄波泱漭
王澤周兮參差拂日樹扶疎兮昭回日星天子之功
兮捷于風雷萬國之從兮巢航聖緒如臺之閎兮弘
勲克宣亶聖聰兮億萬斯年紀登封兮小臣作頌式
於無窮兮

翠滴樓詩集卷之二

雁門 馮ゝ雲驌 懿生

男 欽 過亭 / 瑩 儷南 校字

丙辰

上朱老師

滄蕩春風散曉空遙瞻紫氣五雲中幽探禹穴靈威笈高躡仙山縹緲風蝸闕飛精懸北斗雄光寶礦照南宮作人夫子聲名遠絳帳文章領鉅公

其二

嶙峋彩筆削芙蓉縹緲嶠來第一峯早歲風雲聯鳳鷄及門雷雨變魚龍月明太液珠光照春滿瀛洲翠

色茸幸我執經依鹿洞皐比永日侍從容

趙季裒畫像

匣裏龍文吼壺中玉醑齊平原高會日牛斗射雄光

壽黃年伯

炎光滄蕩吹霏微螢錦堂開戲綵衣鵬鷃九天新雨露風雲萬里壯庭闈傳家喜見雙芝秀習靜應同衛氣機純嘏無疆稱大斗好扶鳩杖對祥暉

壽王心屺年祖

幾年蘭譜仰儀型未遂登堂拜德星河接桁汾千里碧山連姑射萬重青孫枝濯秀鶯花雨綵筆臚傳達帝庭傳恩光風春色進會邀南極授靈經

題李氏家訓

李子弘基字裕修國子生也五歲而孤祖亦早背居恒以不逮事祖父爲憾一日撿書簏殘篇中得二册乃其伯祖痛其祖亡而紀之者如顏氏家訓焉丐魏肩齋先生爲之引以乞言於四方因題二律云

弘州世德頌當年燕翼嘉謀曠代傳一水桑乾潆大漠千尋恒嶽矗遙天鴿原遺訓銘金鼎麟趾家聲振玉編大業由來應有屬好將忠孝繼前賢

其二

風期落落意顒顒涕泗交横遡大宗聲斷仲篪吹絶

調手摯庭樹想遺容蠹黃未許彫殘簡古墨猶堪寫臥龍愧我無文傳舊德山河千載仰高蹤

壽李相公座師

遙天紫氣鳳城連黃閣文章曠代傳大酉藏書書滿屋長庚對酒酒如泉山龍袞黼經綸手桃李栽培雨露天雲瑟鸞笙紛獻壽祥光應自繞台垣

其二

兩朝事業垂青簡一代勳名動紫宸羽翼雲霄聽曉日搏扶浩蕩矗高旻玉壺朗澈懸空照冰鑑清瑩擅絶倫願侍皐比稱大斗年年星紀祝長春

送同年史彤右乞假歸里

晨光初動影熹微此日驪筵賦曰歸風洽綸才新雨露槐堂種德舊庭闈九關虎豹俞青簡三晉雲山護彩衣旦晚甘泉應獻頌好將金管侍彤扉

壽衛毋賈太孺人

星輝寶婺發祥光冰蘗高風拜北堂王屋峯晴連遠塞天池嵐影映朝陽白華共頌青蒲疏萊彩同看鷹紬裳純嘏無疆歌壽毋雲屏遥進百年觴

壽陳太翁 都憲學山先生尊人

紫微高峙接天衢瑞藹氤氳氣色殊劍履星辰翻彩

袖雲林海嶽祝方壺瑤光夜動三台象石室祥釆五岳圖百歲期頤應來艾金盤鳩杖喜相扶

壽吳大宗伯座師

韶光初動綺筵開典禮羣推命世才劍履星辰輝九列文章冠冕耀三台冰壺秋月懸寒鑑絳帳春風進玉杯令節宜年紛獻壽紫雲應自繞蓬萊

其二

秩宗禮樂元功位大雅文章藝苑珍北斗象天熙帝載南宮校士振新綸和風欲動千門柳化雨羣瞻四座春台輔夜明衡岳地敢將椒頌祝生申

壽高年祖毋

春色紫霄浮瑤光爍帝邱箕裘推北地閥閱冠南州秀擢孫枝雨祥添海屋籌德星尊寶婺光照鳳池頭

丁巳

春雨 館課

滄蕩微風起雲生野際陰感時知帝力潤物見天心萬象霑靈雨千疇頌作霖曉來花霧重春色鳳城深

其二

時雨涔涔降春陰覆萬家山容垂宿霧天際影明霞細灑偎門柳輕霑上苑花氤氳佳氣迥歸路濕堤沙

壽田少司空座師

太行佳氣鬱菁葱翼亮元功屬降嵩地近紫微尊靴

法名高青瑣陟司空瑤光影動台垣象石室圖開海嶽宮長侍絳帷稱大斗會看靈笈下崆峒

其二

薰風滄蕩泰堦平紫氣遙看接鳳城事業兩朝垂磐望文章八代翊休明家聲龍鳳盈床笏世德巖廊頌國楨南極夜呈光燦爛無疆純嘏祝蓬瀛

陳太夫子太師毋雙壽

玉露澄秋爽群雲度太虛文章麥斗極冠冕近辰居鳩杖新仍健班衣舊自如雙星明太乙佳氣滿庭除

其二

太行高峩嵲紫氣繞槐堂簪笏稱龍鳳綵綸贊廟廊

扶輿發甲子聚綽集辰房颯颯新秋至遙知介壽觥

其三

青壁天池險從容定氛雕弧懸曉日長劍倚秋雲
慷慨匡時志艱難濟世勛稱觴歌舊德瑞色藹繽紛
陳太夫子名昌期字魚山有七子三孫長即館師說巖先生也爲諸生負奇節鼎革初有禦盜靖寇事

賀高氏兄弟同登武進士

天高風急動千旄萬騎飛騰出禁城曉日初臨雲陣
立文章上將列星明雙弧並雋黃金埒連轡爭鳴白
玉珩種德槐庭傳世澤宮袍新錦綵衣輕

題尚泰交小像

尚泰交名見世爲文章歌詩著名當世然嬰
蹟文場竟負志以歿其幽居詩有江筆文章
吐與花謝池詩句添春草當倩名手爲小像
值兵燹爲亂卒掠火之而像不燼其子欲追
摹遺範仿孟襄陽行雪圖長空新霽繞路梅
花山川濟冶如昔年故事也

辭榮直欲遂初衣十里梅花踏雪歸肥遯高風陶靖
節新詩春草謝元暉玉樓竟作修文賦劫火難焚杜
德機手把遺編橫涕泗好將忠孝振前徽

壽王年伯母

繞膝斑斕羨鳳毛華筵初奏紫雲璈岷峨水合崑崙
遙寶婺星臨太乙高綠野舊開風憲第彩衣新剪錦
宮袍遙知白下稱觴日會有金盤進絳桃

壽陳學士館師四十壽

縹緲天風玉宇寒遙看紫氣滿長安金華進講龍鸞
動石室衡才尺度寬獬獻文章高八代蟠胸彩筆照
千官長庚夜啓中台瑞競酌兕觥夜未闌

其二

天池背壁削芙蓉嶽降爭傳第一峰翼亮元功輝劍
履積紛花雨變魚龍祥徵桃實三千曆瑞啓旋宮十
二鐘調燮於今虛左待丹扆應有紫泥封

其三

南極星輝夜色清飫盤佳氣繞蓬瀛九天鳳誥褒元
老四十龍文起大名玉篆署中頻視草彩衣堂上盡
鳴珩延英啓沃經綸事禮樂雍容頌偃兵

其四

幾年山斗祝升恒幸得卑比屬後乘天籟每聞傳絳
帳人文應自愧青錢千秋虎氣推陳亮一代龍門頌
李膺願祝華封稱大斗錦堂常見酒如澠

長白山頌 館課

巖巖長白萬仞杉松鳳鳴麟見天瑞攸鍾億秭斯年
高山奠位神光徹闢柞棫斯拔 一章
長白巖巖實開

聖祖誕膺瑤光威祥葉渚成以萬里翼以百神手扶儀象草
昧經綸 二章
洪惟
太祖肇基王政赫濯辟靈式昭義問彎弓若木淬劍天河席
捲恒嶽盂奠海波 三章
洪惟
太宗大業攸隆制禮作樂神聖武文四國是皇龍飛遼水虎
旅鷹揚皇圖光啓 四章
洪惟
世祖八荒是保銅馬赤眉飆驅電掃永清大定一怒安民鎬
鼎卜曆商盤日新 五章

我
皇純孝纂念邠岐受命大臣星言載驅遐探靈基欽儀聖
跡天吳衛舟騶虞導驛 六章
式瞻長白峻極於天神魚珠瀑芝草蓱煙盖號況榮
垂恩儲祉玉檢金泥盛典兹始 七章
有虎虔虔其七如推匪逐罷卹犄角者誰
皇帝聖仁山竄劾職俾我七臣人人旅食 八章
漢命博望采玉昆侖大元遣使亦窮河源逖考幽奇
匪關王業法
祖敬
天我

聖則哲 九章
我
皇敬
天裁成道濟陰隲下民受命
上帝元老壯猷致
天之威蠢爾蠻方
天王敢違 十章
我
皇法
祖恭儉仁慈不忿不忘就將緝熙學於古訓是乃有懷大孝
稱矣陟降昭假 十一章

如彼長白孔阜且安
高天在上萬物覆焘春秋冬夏雨露雲霞億祿斯年作鎮
皇家 十二章
右十二章章八句

高年祖母輓章

九十耆年進壽觴遂山春暖日初長人間甲子須臾
事一片愁雲接大荒

其二

白楊風急慘蕭蕭寒夜孤煙鎖寂寥涕淚斑斑淚是
血迸腸回首白雲遙

其三

新剪宮袍舞袖香青春起草賦長楊如何令伯陳情
疏未達承明日已黃

其四

悠悠丹旐色淒凉冠蓋追隨拜北邙五十餘年冰雪
操天風吹上白雲鄉

送張一衡歸閩

滿眼兵戈黯自傷旅遊十載阻星霜天風應掃欃槍
落劍氣常懸海嶽光設卷詩書春作伴溯洄葭葦水
中央聞雞擊楫當年志會見横空一鶚翔

其二

欲贈驪歌賦別筵無諸今喜靖烽烟文章命世真千

古綈結知交近十年大漠雲容盤薊野遠空雨色散
閩天韶光澹蕩催歸騎探得奚囊更幾篇

壽許太毋八十八壽

帝里瞻雲二十秋星分寶婺粲南州新持使節龍爲
篆舊策仙笻玉作鳩冉冉晴霞連壽舫溶溶春月滿
朱樓八千上壽稱入瑞板輿花開進海籌

壽沈年伯

春風一曲奏霓裳九醖傾霞出尚方溯洄錢塘添海
屋星分牛女接奎光新扶鳩杖金芝瑞並舞宮袍彩
袖香縹緲白雲丹鳳詔雄才今已賦長楊

壽碩莪在年伯

風雅文章擅絶倫澄鮮秋色太湖濱奇窺秘閣書藏
酉瑞應星精嶽降申膝下緋衣人似玉堂前佳氣月
如銀遥看太乙依南斗欲擬莊生頌大椿

翠滴樓詩集卷之三

雁門　馮　雲驌　懿生

男　敍璽　翔亭樞輔　校字

戊午

雨霽春望

絲絲微雨浥輕塵霽色纔分萬象新北塞清陰盤大漠西山爽氣接芳津冰融太液金波暖水瀉銅壺玉漏春花醉柳吟須共賞好風吹樹促遊人

其二

澹蕩韶光迥絕塵天街朝霽望中新山容帶雨青含霧草色連空綠映津日麗九門龍禦曉花明雙闕鳳

城春遊綠百尺沙堤上鶯逐輕風擬和人

雨霽春遊仍步前韻

苑柳初黃曬麴塵鶯啼紅樹曉光新行來花圃堪題句路入桃源欲問津山色尚懸千尺雨馬蹄遙踏萬家春閒遊莫厭歸途晚明月浴浩更照人

三月雨雪震電

積雲陰霾道路難春街流水動微瀾殷雷乍奮黃雲合激電孤飛白日寒泥濘欲迷芳草陌冰霜初散落花灘晚來新霽看箕畢玉漏迢夜未闌

贈法黃石年伯

廿年寰海仰儀型東壁分輝降列星花發薇垣千樹紫山圖岱嶽萬峯青傳來世業依蘭譜賦就明光奏

帝庭藜閣文章干氣象太平

天子正橫經

恭擬

孝昭皇后輓章

蕭蕭沙麓日無光寒野悲風起夕陽寂寞玉衣天地慘淒涼金冊古今長秋時儀鳳曾朝闕春日親蠶龍採桑青鳥不來煙樹冷瑤臺雲霧鎖蒼茫

次益都相國李湘北學士韻紀盛

縹緲喬華接太虛麥雲詞賦竟何如泥金泰嶽臨邛頌沈璧宣房太史書花發上林春色早珠輝滄海月

明初校文秘閣探奇奧五夜青藜照石渠

其二

天語春溫詔百司卿雲糺縵帝庭辭出來白璧連城重寧假黃金市駿爲已見炎荒傳露布新停少府菲高貲珊瑚鐵網搜羅盡明月文章太液池

其三

莪莪簪筆盡彈冠寶礦雄光獻木難清殿琳瑯金玉振中原麟鳳網羅寬軍容凱曲聽鐃吹樂府新詞奏夏安應運鴻才襄上治西山爽氣入毫端

其四

振羽雲鴻汗漫遊明光丹詔重旁求秋風鷦鷯休壁

憶春澗樂阿可自由南北烽烟今已靖西崑星宿竟
全收橋門萬國嚮文教不數鴻都四姓侯

壽張上若年伯

星高太乙燦中州仙嶠蓮花十二樓世業舊傳龍節
鉞延年長祝鶴春秋紫微秘本書連屋綠野清樽月
似鈎聞道賀蘭棲隱處祥雲縹緲接丹邱

壽范年伯母六袠 三月

溶溶佳氣泖湖濱寶曆祥迴甲子新彤管生香花富
貴斑衣振采玉嶙峋星分婺女依南斗日近蓬山拱
北辰會見紫泥金闕下天池九醖祝長春

壽胡年伯六袠 四月

奇峯天壽欝嵯峩直遂初衣臥薜蘿北斗近依天闕
象南薰時奏帝廷歌壺中甲子龍蹮轉膝下斑斕鳳
彩多世德百年稱介祉會聞仙樂鼓雲和

壽顧年伯母 五月

靈威秘笈啟僊房寶婺遥分太乙光甲子天中旋浮
采斑斕膝下綵衣香青宮舊德傳家學紫禁新恩拜
尚方日映葵榴花滿席薰風澹蕩午陰長

王五玉輓章

野曠松風面面來草堂寥落燕飛回千峯恒嶽埋龍
氣一水桑乾造劍臺日暮塞雲凝鼓角夜深寒雨濕
蒿萊亂離歷盡都如夢欲擬招魂賦七哀

壽程太孺人 九月

玉宇高秋廻絕塵繽紛佳氣泖湖濱花明彤管麟振
頌日麗宮袍鳳紬新四海澄清真御史百年純嘏太
夫人金罍會進茱萸酒寶婺祥光拱
北辰

觀稼 御試第一 五言排律二十韻七月十二日

玉宇澄秋氣金飈動早涼蓐收初應節羲馭始迎商
蕭爽千門曉清凝萬象光紀時吟蟋蟀占曜靜欃槍
念切民依重憂深稼事荒紫壇森虎衛
丹禁熱龍香靈雨嘉禾秀陰膏百族昌商羊頻鼓舞石
燕競翱翔五稼滋苞穎羣農樂壽康西成豐黍稷南
畝慶倉箱錯繡輿情喜如雲淑澤長閶闔歌

帝力僊仗啟
天閶曠野煙嵐碧平疇草木黃豕麻盈陸海秔稻繞銀塘
瑞靄浮三輔祥輝徧八方
宸遊弘補助
睿慮格穹蒼忠厚幽風咏艱難無逸章
聖謨齊廣運上理契神樞乃粒勤烝庶其咨邁昔王小臣
今獻頌長此戴虞唐

送許鈞庵年兄南歸

惆悵臨岐惜別離三年握手締心期即看諫草題詩
被久已雄文冠鳳池山帶牽風疎雨候荷裳零落

秋將驪歌莫漫催歸騎會有天書下赤墀

和丁鹿三告歸原韻

白門嶠昔憶同舟燕市於今十九秋米老船頭觀筆

陣梅花寺畔見丹邱雲生大漠風烟逈帆挂長江日

夜流紫陌清宵看月色與來沽酒鷫鸘裘

壽鄭年伯母

五嶺雲霞燦景光薰風送暖日初長機槍夜靜瞻南

斗寶婺宵明照北堂甲子壺中添玉曆斑斕膝下振

天香遙知佳氣炎洲滿好酌金罍進壽觴

人參樹

日華初動紫烟遲北斗瑤光降陸離五葉欲凝仙掌

露三椏低陰萬年枝嘉禾寶曆緗姬鼎珊樹神燈照

漢池上黨靈根天掖植何勞不上採金芝

送丁雁水之任贛南

星躔翼軫接三台簡在新綸五色裁驛路雨餘青嶂

濕晴江花發錦帆開龍文南斗豐城劍爽氣西山鄴

下才試上匡廬瞻使節春風光到鬱孤臺

池上石榴花

池光瀲灩帶斜曛照水穠華靜影分蔥嶺千山安石

國晴霞一幅海榴文神鈿珊樹迎朱鳥天女花溪染

白雲應有寶旛懸北斗不教紅雨落繽紛

種柏園芍藥

闌干屈曲長將離翠柏扶疎蔭古枝花露欲酣微雨

後錦文如綺曉晴時佳名傳譜桐君錄折贈曾傳鄭

國詩自是和羹偕掖種好調金鼎佐天庖

庚申

顧年伯母六十壽十一月

昭華吹琯律初新甲子天廻又見申東壁文光推世

美西池寶籙祝長春靈護日月滋偕露彩補斕斑奉

帝綸九醞香溫添玉斝氤氳佳氣具區濱

朱大夫子太師毋雙壽

平江佳氣正澄鮮天上雙星近斗懸家學世傳白鹿

洞風期高詠紫芝篇龍章海嶽宣華誥象服山河祝

大年應見如雲門下士帝城遙拜陸行偕

其二

樓船風動下南天鴻雁嗷嗷在野田懸磬萬家蒼廩

食前籌三策靖烽烟經綸及物歸藏密康濟乘時合

自然信是燕山多隱德靈威仙笈洞庭傳

其三

鹿門高隱濯滄浪閒採青芝拜紫黃笠澤蓴鱸堪泛

酒包山橘柚自生香庭陰鶴蓋森旗戟鄉繞鵷雛引

鳳皇九醞天池瓊液滿金罍時進百年觴

其四

手種三槐世澤長雲鴻天際競翺翔紫微草詔銅龍

靜鎖縣栽花沁水香雉馴桑麻新雨露鯉庭桃李舊
宮墻欣依絳帳瞻南斗太乙雙輝綠野堂

沈年祖九十壽

靈威仙笈啓瑤編雙鳳光盤赤錦箋天上絲綸瞻斗
極山中醽醁壽春筵鵷鴻振羽雲霄逈林壑光生海
嶽連圭璧俄賡歌舊德敢將椒頌祝椿年

壽沈太翁六袠

蕭爽商飈夜未央宮袍新錦彩衣香椿枝翠靄雲霄
近寶曆瑤光甲子長籬菊半開秋色靜壺星初耀露
華凉懸知賓從稱觴日會有金罍進玉漿

題畫

輕雲漠漠幕烟飛樹色冥濛晴翠微遥見汀洲最深
處一江風雨釣船歸

賜藕 欽賜翰詹諸臣 八月三十日

新恩宣賜出螭頭嘉藕凉生紫禁秋根濯露泉瓊液
滿枝分晴雪冷香浮千年玉帳瑤池會十丈華峯太
乙舟自愧小臣惟飽食曾無詞賦荅
天庥

翠滴樓詩集卷之四

雁門 馮 雲鵬 懿生
男 欽 過亭 璧 儷南 校字

辛酉

正月十四日魏庸齋夫子一枝軒招飲擬看燈
因大風不果 集字

勝集長吟夜景清喜聽笙鼓動春城欲尋雲際珠千
點共探梅花漏一更素魄漸圓輪桂滿晚風初起暗
塵驚何如深酌高齋月既醉催歸曙色生

高年伯母六十壽 十一月

方山空翠簇芙蓉寶婺霄明太乙峯金母瑤池傳絳

節玉霄璇曆啓黃鍾壺中甲子祥雲護膝下珊瑚瑞
氣濃萬葉靈萱承雨露九天
綸誥紫泥封

送王艮輔縣令之任零陵

春帆渺渺渡湘南花發晴江靜影涵宮體百篇裁錦
繡琴堂四月課桑蠶尋幽湖上芙蓉館懷古山前鈷
鉧潭考績會知天下最雙鳧飛舄傾朝參

題李氏西洪柳林

柳宿光中萬綠齊結廬高隱聽黃鸝深林盡日無車
馬芳草萋萋覆舊堤

其二

一灣澄碧浒溪深波影嵐光萬古心種樹於今枝拂
地年年晴雪散輕陰

其三

滿目干戈惜別離柳營春盡試旌旗拂衣三徑歸非
晚極望千絲與萬絲

其四

絲烟金穗影依依老屋空陰對翠微萬樹蕭森人不
見白雲天際掛斜暉

田年伯八十壽 六月

岧嶢天壽髯千尋下有仙人碧玉琴甲子紀年逾六
玄庚寅揆度合三壬新開松徑依龍尾舊植槐庭憶

虎參欲頌莊椿稱大斗芰荷香滿曲池深

早發臨淮道中大霧 時奉命校士南闈

野霧瀰漫覆大堤垂垂四望與天齊氣通淮海蛟龍
舞路入郊原草木迷豹隱山中雲自合珠輝江上月
初低霜華滿地侵衣冷一片寒光散馬蹄

中秋夜南闈即事

宵嚴金柝動西風盡捲氛埃淨碧空露下桂華秋色
裏人聞天籟月明中鏡懸河嶽魚龍見光逼星辰造
化通永夜論文不知曉扶桑高照海雲東

壬戌

送張敦復學士乞假歸葬

升平詞賦奏螭頭拜疏陳情再慰留萬里烽烟清蜃
海十年簪筆侍
宸旒雲浮南國春光曉日落西山古木秋異數自
天褒孝忠龍章五彩照松楸

送同年錢葭湄之任粵西

離尊春酒送征驂桂嶺炎方海國南薜荔雨荒雲似
墨芙蓉春暖島如藍峯迴古驛帆飛遠江泛晴波雁
影涵此去龍城應計日百株新葉種黃柑

田太師叔祟祀鄉賢

先生諱世福字蔭遠別號德陽山西陽城人
亭山銓部公之父兼山少司農夫子季父也

故明時以明經授楚之宜城訓導壬午歲秦
寇數十萬至城下先生率多士備守令登陴
固守冒矢石閱數十晝夜城陷駡賊不屈遂
遇害壬寅祟祀鄉賢

野哭蒼茫草木腥黑山千隊壓郊埛苔侵斷鐵生花
碧燐起空壕敗壁青泮水秋霜悲壯志妖氛午夜落
文星褒忠
綸綍松楸古 時以恩蔭奉直大夫 魯殿笙鏞拜典型

題白六吉小像

陸沉大隱長安市更擬深山問紫芝冠蓋人寰門外
轍穴參吾道坐忘時淵分覙水看衡氣方授龍湫飲

上池壁尾杖藜嘉遯志嵩陽雲石舊相期

送同年鄭珠江歸養還粵東

慈闈炎海別星霜離緒秋風見雁行紅燭清樽人盡醉白雲歸夢路初長彭湖涼雨催征棹庾嶺寒梅送夕陽萬里龍巖瞻北斗天青五色彩衣香時奉恩歸以榮親

癸亥

杜太師母七十壽 十月六日

遥天新霽照霜華銀燭輕寒護絳紗南極中宵瞻寶婺北堂清晏酌流霞峯懸金粟梅花月波泛星湖碧海槎節候小春歌燕喜山河象服紫雲車

其二

白雲千里衮衣心三錫優隆帝眷深覩草銅龍錫劒垿銓才玉署集纓簪新恩綸綍來天上舊學文章在禁林入座迴看徵異數巖廊今已待商霖

其三

丹穴翩翩美鳳毛華堂清奏響琅璈庭森鵷鷺盈牀笏家學龍文授佩刀月挂寒宵蓮漏永天晴愛日海雲高靈萱萬葉三珠樹萊舞斑衣盡錦袍

其四

六葉芬敷頌瑞蓂十年絳帳侍儀型南天翟茀膺鸞誥北面宮墻拜鯉庭縹緲靈文延寶曆參差僊樂下雲軿銀鈎新月清寒夜會向瑤池受玉經

甲子

平臺灣凱歌

楊僕樓船萬里風海雲明滅見鮫宮甘泉夜半傳飛捷露布爭看第一功

其二

烟島微茫海日高層樓重叠鎖雲濤水犀十萬犁庭入上將澎湖建節旄

其三

晳掃欃槍壓壁門殷雷飛礮海天昏平陽猛將摧勍敵灑血西風報國恩

其四

燧象奇兵勢若何驚飛劫火拂鯨波窮追直出龍荒外倚劍青天奏凱歌

其五

寘寘氛祲薄雲雷絕壍重關碧海隈帝命天戈翻地軸無邊浴日早潮來

其六

鼓死聲銷落日黃蕭條殘寇走餘皇前旌摩壘催降表生縛長鯨獻未央

其七

險火宵燃烟瘴烟長風吹浪戲南天洗兵魚海須龍
朔甲子循環六十年

其八

玉帳神謨自九天蛟螭銜璧款重淵月邊使節滄波
遠金印全銷種海田

送卓副將之任臺灣

海門猶聽雁聲呼讀破戎韜萬卷書初闢乾坤新甲
子雙懸日月擁辰居鐃歌曲裏雲隨馬刁斗營中月
滿車痛飲龍山高會日可教落帽笑潛夫

乙丑

送陸仁甫　拜表迴江西任

清尊紅燭話離愁惆悵重來又別遊雨度霜燕市
月六年風雨蠡湖舟從橫蠻觸頻爭劫顛倒梟盧巧
注鈎無恙布帆江上水酒籌應夢舊并州

丙寅

贈范彪西進士

籍甚名賢里人傳師曠村清溪通竹徑喬木護雲根
拙養尊吾道幽棲避俗喧蕭然車馬絕菽水奉晨昏

其二

家聲名海內著作壓前賢經濟艱虞得文章孝友傳
月明金掌露花發玉池蓮落落風期古龍鱗老歲年

其三

羨君丹穴羽振翮凌雲烟養志寧辭祿安貧自力田
誦書寒雨夜負米夕陽天澹泊高人意淳風世代傳

其四

伯氏同蘭譜聲華領上游淵源宋理學奕葉魯春秋
科第名三紀搜羅徧九州蒲輪徵未起何以答旁求

戊辰

雙頭蓮

並蒂芙蓉秋已老獨留雙實殿西風鬧來池畔看雲
立共倚波光靜鏡中

紅菊

涼風颯颯下亭皋寒入東籬塞雁高楓葉萬林秋色

外天孫新剪赤霜袍

己巳

上元

擊柝邊城樹影疎蕭條燈火月明初上元自昔春如
海誰奏監門鄭俠書

庚午

臥病　都門十二月望

空堦積霰晚鴉啼短景蕭條夜色淒爆竹聲傳春氣
動霜輪欲上暮煙迷病中魂魄常依母夢裡家山只
向西殘月半窗頻起坐鄉心唯共白雲低

辛未

題歸化令黃君忠節錄

黃君諱易號蒼潭粵海豐人登順治己亥進士筮仕歸化令有善政甲寅閩逆煽亂君棄官走粵丙辰粵亂君棄家走贛間關流離義不臣賊卒以幽憂孤憤坎壈以死當事者上其事於朝　詔贈奉政大夫按察使司僉事廕一子冢君繼隆以廕授太原繁峙令手其先人行狀丐言以垂不朽因書以贈

疾風摧喬柯沉鱗奔駭浪時危忠孝心九死貞所尙
承平盛文物搆厦資宗匠輿衍探六籍矯矯靑雲上
八閩試牛刀拏攫紛相向置身盤錯中慷慨神偏王

海若忽驚飆澒洞煙塵漲長蛟擊崩濤磅礴恣殊狀
東甌五嶺間毒霧埋昏瘴飆輪雜陰火閃倏光塵盪
灑血輕一擲南雲忍凋喪麻鞋走風雨百研歸窮巷
臣節暨親恩夫往中悲愴痛哭觸生成訣絕甘漂蕩
劃然天地開龍蹻騰飛將艱危心力彼俠骨空骯髒
肅起拜北闕颯爽隨靈貺精誠叫
帝閽皎日臨
天仗褒忠琬琰貫世及恩波曠不匱孝子思壁立凌十嶂

乙亥

遊園次兄韻

暮春杖屐西郊路節候清和四月天高柳行隨溪水曲欒桃低覆野花妍偏乘款段緣新草不假藍輿似舊年極目南村靑未了麥風吹浪漲平田

其二

晴晝憑欄山翠好薰風瀟蕩拂人來平蕪遠水日當午深樹陰園花自開天際歸雲時復爾樓頭有客心悠哉杖藜徐步忘機事斗酒雙柑任往回

其三

西園十畝自閒閒騎馬來看雨後山流水縈紆分檻外遷鶯睍睆出花間舊趨丹陛歸三徑新署蒼梧尹百蠻弟姪團欒欣聚會樓頭初月玉弓彎

其四

登臨不厭過從數曲水靑柯繞蓽門千里晴山連朔漠萬株深柳護烟村籬邊細路通阡陌花下傳經課子孫宦海波濤思往事幾回歸夢到家園

其五　時牡丹開

沙路垂鞭郊墅近穠香淨綠迥無塵錦帷初卷彭門種翠被微吟越鄂人凝露千珠疎雨候明霞一幅賞花辰天倫樂叙聯歸騎野色嵐光眼眼新

紅絲　偶閱時本小說嫌其鄙陋聊一爲之

巧向天孫石上分絳烟花雨自繽紛秋風婺上流黃月春日機中織錦文一縷明霞輕似剪千尋入夢宛爲雲尖韹剩有無窮思翠被何勞咏鄂君

曉起

積雨連宵重層雲四塞低夢回猶作蝶更盡已聞雞
濕鳥依高樹新流入舊溪陰陰愁未盡曉色望中迷

偶感

紫閣晴灘范彥龍一帆而下宦情濃浮雲落日無窮
思可憶衡山廻雁峯

翠滴樓詩集卷之五

雁門　馮　雲驌　然生
男　紋過亭　堃樾南　校字

丙子

祭田學士親家代兄

春光晼晚三月暮松栢風花北印路翩翩丹旐飛烏
度桑乾水聲流向東素車白馬吟悲風親朋慟哭愁
雲容嗚呼先生不可見棘人草上淚若霰往槳慈肴
陎一覺四十年來何歷歷姻親爾譜同休戚追數生
平傷聞寂憶昔卯秋秋風高弱冠鳳翮稱文豪雝雝
梧岡聲琅璈平陰先鳴余楞榛酒闌氣熱增感激干
越祇淬期無敵鵷鵉龍賓新卜世彤軒對策當天意
禁林捧日趨丹地置身史館十六年草元下帷心超
然高山流水聞清絃弟領賢書蹕前趾委禽中雀余
猶子余老風塵徒爾爾一官索米在長安國子先生
首蓿盤三千郎署擢且寒余弟辰春遵天衢同入明
光侍直廬龍文校讐繙國書碩儒嶽嶽大橋古圜橋
橫經盛圭組青宮銀牓群鸞舞懋余勞臣宦南北岷
峨九折衡文纍泰山闞海看無極南天回首五雲深
講席啟沃良臣心絲綸
帝命施嚴霖重金寶帶翊衮職子壻策名廁中立丹霄翔
翔振羽翼余也倦游歸田里余弟陳情奉甘旨兩姻

壽母歌燕喜琪闈退食悰不樂西日銜山氣蕭索溯
風吹雪霾棱落塞雲蒼茫走衰絰悲感風樹心百結
倚桐中宵泣嗚咽
帝念甘盤徵舊學紫泥夜降
君恩渥沉疴奄忽摧恒嶽大官天酒須几筵朱提龍旆紛
啨閩豐碑矗立旌名賢嗚呼先生榮哀備有子紹家
家不墜幽光千年永終閟

丁丑

古意 效李義山體

寶株連錢五色文氷紈霞綺廝氛氳南天舊製鴛鴦
錦西塞新裁蛺蝶裙幽砌紫蘭風猟猟征人紅旆雪

紛紛霜砧一夜千家急羅洞香温夢楚雲

聞雁

月黯雲飛旅雁行廿年回首憶相將孤鶱自度千門
雪一任昏雅噪夕陽

晚友人

曾占星聚降維嵩蘭譜儀型拜仲弓天下無雙清白
吏治行第一拊循功沉沉寶匣龍淵氣棫棫荒原馬
鬣風絮酒莫將故交意好憑哀些寄歸鴻

賦得林表明霽色 一東 并序

陽曦西匿朔氣南侵岑嵂凌寒巉巖削素挂
玉龍百尺松栝叅雲矗瓊樹千尋峯崖失翠
散暝烟於近渚澹新月於遥空墜玉屑以宵
明煥銀沙而暮霽寒山沉宿鷺聽遠巘之猿
聲喬木易高風留晴泥之鴻爪千林縞夜恍
如羣玉之山萬樹凝霜燦若瑤華之圃動幽
人之遐矚感客子之離心歌北風于衛詩咏
南山于周雅龍銜蚌吐擬同梁苑之篇圓璧
方珪共憶惠連之句

積素連高巘遥天動朔風嶺雲明滅外樹色有無中
太乙吹陰霭長林霽晚空暮光千嶂合寒影萬家同
老柏留巖翠懸泉凍玉虹客心驚向夕極目意何窮

賦得悠然見南山 二冬 并序

紉蘭南國逸士幽懷采菊東籬達人高致撫
孤松而結宇樹五柳以當門擷落英之盈襜
恍嵐光之侵袂寒巖木脫蕭森秋思同閑高
鳥雲平寂歷山容共澹幾縷明霞欲曙拂曉
氣以朝青數峯暝色初昏銜斜陽而暮紫清
霜澄霧靄丹楓背日千章凉雨溼空濛翠嶂
吟風萬壑相看不厭來真為物外之遊靜對
忘言杜德得琴中之趣叅差列岫雲淰淰以
常寒蒼莽平林鳥依依而將入樂矣考槃之
味偏哉種豆之篇聊俯仰以倘佯永逍遥而
容與

歸來三徑菊步屧任從容荒園寒逾靜層巒翠且重
雲情輕冉冉黛影正溶溶山氣陰晴變秋光近遠濃
忘言心易愜細酌酒誰供盡日無車馬遙村度晚鐘

賦得我所思兮在桂林 三江 并序

秋風驛路吹遊子之征衫涼雨孤舟感羈人之客夢寫遙情于往昔寄遠意于今茲紫蓋朱陵峯廻雁陣桂江湘浦水繞龍荒煙橫夢澤影蕭蕭九點嵐光凝黛霜冷洞庭秋瑟瑟片帆曉浪侵雲風飄古桂餘香花發刺桐新艷璀簪岫碧羅帶川青赤岸如霞銀沙似月藏寒林之翡翠長織笋于篔簹龍戶馬人荒

矣殊音異服牂柯都嶠仙乎玉洞丹崖覽平子之四愁爰因風而見義賦休文之八詠亦託物以攄思文以情生言不盡意

天際蒼梧郡秋風遠道艘七年棲禁省十月下湘江
瘴海嗟浮梗雲山寄客窓琅玕應有贈思報玉盤雙

賦得山水有清音 四支 并序

味漁父之滄浪濯纓鼓枻發商歌于金石縱屐華冠唯屬輿以寄遐心斯賞音而超物外贈嶺雲而示意宛葭露以從遊猶癖烟霞山雨與灘聲共聽棲遲泉石林風偕雀喚令清俯幽澗之泠泠仰飛鴻之悄悄訪石鐘于湖

口有窾坎鞺鞳之音叙水禊于蘭亭匪絲竹管絃之盛猿嘯高而雲岫冷樵唱度而石門寒鶯啼曉夢初回霧斂春山知曙蟬嘶夕陽當晚烟橫茂樹鶯秋沸大壑之松濤千峯欲雨響方塘之竹韻半榻生涼淮王大小山達士揚風于叢桂典午東西晉幽人寤歎於荒塗豈軒冕之能榮寔高深之不厭

巖穴留高士蒹葭寄所思素衣塵浩浩青鏡鬢垂
好爵矜鳴雀閒情憶采芝泬寥天籟迥清冷玉聲遲
雲磴聽竽瑟風泉替竹絲南榮晨曝候北牖晚涼時
秋葉寒山靜春鐘曉夢知無勞問絃管白雪舊心期

賦得春色滿皇州 五微 并序

星紀廻而實雲曉融風吹九陌之香土膏啟而物華滋竦雨潤千疇之綠覽山川而極目撫節候以遊心西眺連峯北瞻雙闕雲霞五色欝輪囷以氛氳梅柳千叢宛依遲而澹蕩花明龍藥移麗景于朝陽柳拂鸞坡散珮聲于長樂駿鞚日華川動泛碎影以流金霏微草際光浮晞輕陰之湛露值清明冷風之候正杏花葛葉之時町疃桑影陰重重遠墅水田晴暖洲渚蘋華香漠漠午炊芧舍烟斜介春酒以勞農聽樵聲之出谷榮光麻氣紀雲

物以慶豊年雨薿風絛樂衢尊而歌帝力
寶曆昭華琯吹葭應律飛輕寒籠御樹清露點宮衣
萬寓榮光滿千花聳漏稀晴山雲冉冉遲日柳依依
遷谷鶯簧早吟風麥浪微芊眠仝細草何以報春暉

賦得紅藥當階翻 六魚并序

龍津波暖人柳烟深花間之銀箭春遲樹裏
之宮鶯午寂雲峯迎夏麥氣將秋感物候而
動遐心懷中園而抒逸思天香入戶輕幰御
以微風霞影侵堦穠英承以蹤翠攬殿春於
維暮寄別意於將離傳媛之須庭華聯暘潤
露王徽之賦麗草發藻颺灛調上味于枚生

播嘉名于花相雲光乍歛火齊的歷以珠流
日氣遥臨丹砂艷欸而雹凝爛細紋之百纈
寶砌蒸晴覆紺葉之千重雕闌蔭暖叢艷淺
深之色風傳近遠之香秘苑森沉聆清音于
玉珮春姿駘蕩詎恣賞于山泉
霍禁留春晩龍墀侍直初森凝辰極迴飄綳午風徐
細草承天叱名花照玉除薰吹香徑暖晝永漏聲舒
鼎實和羹重桐君藥譜儲朱霞縈瑞日丹篆卷露書
湛露依仙掌彤雲護省廬烘晴魚纈細霑影海綃踈
漆洧譏相謔臨邛賦子虛軒輶陳太史典冊憶相如
聖澤欣游豫輿情慶樂胥衢尊斟北斗高宴集簪裾

寒食集韓舍人詩中字

無日不春風花飛入漢宮烟輕寒散處傳燭御城東

其二

漢臣傳御燭寒散蠟烟輕宮柳斜春日風花入暮城

其三

暮食城東處輕風御燭花烟斜寒散柳春入漢侯家

其四

斜日花飛處輕寒不入宮東城傳暮燭烟柳御春風

早夏

閒園如避世早夏似高秋吹萬物誰怒乘虛心自遊
聚雲喬木合齒石遠泉流盡日寥寥意天西月一鈎

新秋即事

暑雨微凉夜西窓一葉秋露華清自墜烟景澹初收
風樹驚新候雲霄憶舊遊故園離別思寥落在高樓

戊寅

八月一日夢中作

勞勞四五閲迷津忽悟希夷靜裏身白室早飛天外
雪黃房初轉水中銀龍蛇起陸星潮合日月高奔槖
籥新會有迴風生羽翼摶扶雲鶴入秋旻

壽童偉濟六十 八月之望

碧華清照影依依肥遯高人坐釣磯叢桂幽吟詩思
遠羽觴豪對月光飛周環甲子推長曆皇覽庚寅降

少微鎭院郎令多益事天香新染彩衣歸

重陽

青山縹緲拱神州霽景澄明十二樓浥露曉開黃菊潤迎霜早熟紫梨秋雲帆南運千艘集繡畝西成萬寶收愚賤敢言能獻賦願賡喜起頌天庥

己卯

送熊渭懷大司空致政歸里

天眷元臣翊贊功上東門送大司空舊傳柏府青蒲疏載簡冬官瓠子宮白雪高吟超象外黃金置酒故人同衡廬別業松筠地袞繡從容憶在公

送劉海觀太守之任廣陵

許身眞不愧南金家世翩翩翰墨林闕下雲飛雙鳳羽河東人頌舊棠陰瀧沉早慰春農望奏最無忘帝顧心憶到廣陵梅正發好憑詩興寄登臨

壽同館張靜菴母太夫人八袠

八千純嘏稱人瑞錦里華筵燕子飛四海篇章歌壽母十年詞賦侍彤庭文高郢雪傳先唱家種槐陰憶少微最是春深花爛熳紫雲斑彩映宮衣

翠滴樓詩集卷之六

雁門　馮　雲鵬　詠生

男　欽　迦亭
　　壁　楓南　校字

丙辰

春遊次韻 蒲庭芳

風蕩遊絲雨霑花片郊園載酒行吟酒淸春煖坐對杏花林堪歎王孫芳草揚州夢十載銷沉高談處天風海浪斟酌古和今　光陰行樂耳相攜知己總是同心任天時人事感慨登臨休問金戈鐵馬且消閑一曲淸音風光好前村瞑靄明日又重尋

翠滴樓詩集六卷監察御史戈岱家藏本

國朝馮雲驌撰雲驌字懿生代州人康熙丙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集皆所作古今體詩惟冠以賦一篇殿以詞一闋蓋雲驌没後其門人鹿祐所編故掇拾殘賸所存僅此云

兼山堂集八卷

〔清〕陳錫嘏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兼山堂集八卷》提要

序

吾友陳怡庭先生一卒世遂有從而嘆其無成者謂其勉而後遇天不假年既無所設施見於當世而又平生不事著述無以傳後蓋平昔之艷而稱之者至此亦乘而議之矣夫以先生之學之行而使其設施僅見於家庭倫紀之間固世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至其不事著述者豈其有所不能哉入乎其中而知其甘苦觀乎世之立言者而深有所恥耳曾子之思昔者

吾友也曰有若無實若虛如先生者庶可謂之從事於斯矣彼議之者其人其學不知自居何等而顧挾其尸行肉走之勢以加於蓋棺論定之人余嘗聞而慨之已而歸因從先生令子華學索其遺稿

意欲鋟梓行世以關議者之口而奇零散軼猝難彙萃爬梳抉尤僅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都爲一集或者見其諸體未備恐不足以成家余謂文視其可傳否耳豈以多寡論哉古之人文生於情往往不

得已而後言而其言之也一生精神皆於是乎在故雖更千百年之久而讀其文者猶可以論其世而想見其人此立言一事所以居不朽之一也今之爲文者其中原何所有而徒欲飾之以爲名高往往

得已而不已或抑揚頓挫於章句之間以號大家或掇拾尋撦於經史之中以鳴逸學而究於一己之精神無與則有此日之文而可用之於他日彼人之詩而可借之於此人者矣紙墨未乾已先腐朽盈

箱累帙之多豈足以誇一時而欺
後世乎先生是集雖少然試一讀
之天性之篤摯閩學之精微立心
之忠厚制行之和平栩栩焉不啻
對其人而與之語藹惟其不輕於
立言而所言者皆出於情之不容

已故能精神煥發一篇之中必有
一段不可磨滅之處如昔人所云
也若必求其諸體俱備而後成家
則屈之騷司馬之賦孔明令伯之
表子卿元亮之詩其不克與今人
鬪富也久矣由斯以言先生平生

之不事著述者是乃其淡于著述
者也議者之口先生固所不恤余
又豈必爲先生辨哉會余匆匆北
上未遑一言爲序九月初吉莘學
屢書來促念鍾期之既逝流水之
絃欲絶矣率略數語孫子荆之驢

鳴耳先生有靈倘亦有鑒余情於
意言之表者乎

康熙庚午歲十月朔日同門教弟

鄭梁頓首拜序於燕山旅次

兼山堂遺集目錄

卷一 館課

卷二 序 記 傳

卷三 書

卷四 壽序

卷五 誌銘 墓表 行狀

卷六 祭文

卷七 詩

兼山堂集卷一

甬江陳錫嘏介眉著
慈谿鄭梁禹梅選
男汝咸仝輯

瀛臺賦

奕奕燕都四方之極外抱層城中懸雙闕連閣承宮右平左城萬戶千門九重八襲此雖使枚馬覃思淵雲珥筆亦不足以寫京邑之煒煌狀宸居之瓌傑者矣若乃禁城之右掖門之西猗上苑之天設鬱佳氣之陸離既瓊林之鬱映亦稠遝之逶迤芳區麗景萬象敷披嘉樹蓊鬱靈景參差廟堰紫極迴納翠微爰有崇臺迎風矗起丹梁虹亘松桷雲委圜井方疏璇題文陛錯以瑤英塗以金縷曦日籠光餘霞散綺秀出中天亭亭峻峙圜八極於寸眸齊萬物於一視繄勝槩其難窮庶仙都之得擬厥名曰瀛神山在咫尺是臺也治於勝國廓自　先皇瓊宮鑾夏芟茨甚唐華不過侈儉而有章美奐奐輪則桂殿蘭宮齊其體勢樂哉俯仰則丹崖翠壑盡其倘佯試為拾級而上

凭閣而覽但見縣黛圍之華滸拱景山之崇岡對紺
壇而氣肅閟穆圓而心威虹梁白塔既岧嶤而隱見
金鰲玉蝀亦蜿蜒而低昂積翠之梁橫亘戲龍之宇
高張其下則玉泉環流滙爲太液瀰迤涵天瓊渙鱗
月凝宿海之可通屆銀潢其若接貫觴翩然而下翔
石鯨亢爾而欲吸鯤鰲長覺松嘯千尺矜帶華繁芝
房連葉更有菡萏含芳芙蕖挺深圓珠濺而數萼墜
露凝而結實采菱歌發蘭棹楗艤縱横鸞鱗鬟波翔
鷫鴨鶴之翔鷺鸂鶒之椿香微登斯臺臨斯池也

神怡心曠客與僊侶瀛島春雲低度西山秋爽遙來
沙暖鳬鷗引清風而避暑雪消鳷鵲懸冰柱而斷杯
況夫聆長樂之曉鐘辜金臺之夕照旗亭之燈火宵
通高閣之銅壺畫報四時之景俱作永日之娛畢效
圖與衆而偕歡或靜觀而獨妙　天子嘗萬幾之暇
迺乘鸞輅鶩六龍仗靈鼓鏘華鍾從官羅騎弭節擁
容以造乎兹臺之中焉匪直愾夫物華寔式昭乎王
度念八荒之我闢兮更躋躋而四顧東瞻碣石以觀
滄海鵬綠鴨青發祥斯在尚其思　祖宗櫛風沐雨

之勤勞以無荒而無怠乎北則薊門烟開居庸翠聳
惟鎖鑰其無虞知大化之翔洽西望秦川是於爍
王師所以義征不庭而式遏亂略者也烟火通乎玉
關旌旆指乎劍關從枕席嶽邇師旅機槍之夜落至
夫岷峨巍巍江漢湯湯孟嶺天外八閩遐荒或鼠而
伏或賜而張雷霆兩露總用柔剛務綏靖我南服以
畢來乎萬國之梯航此皆勵懷遠目之餘游神凝慮
之下於以視遠而有耀旁燭而無疆由是集英承輔
弼之臣招文學侍從之彥賡坐論於疇咨求治平於旅

燕見商四方水旱之書窮古今得失之變前席從容
聽而忘倦莫非寧民圖治之盛心詎止賞花釣魚之
曲宴時或大侯張翳虎姿象弭升敦弓穀殫此五豵
樹彼四鍭既文德之誕敷亦武功之並茂撫兹臺而
洋洋允六合其在宥閱古之爲臺也高不過望國氛
大不過容宴豆自章華重璧之繽紛粉誥承光之輼
輬通天淩雲九累十成上經華蓋近逼玉繩皆侈心
而過制曾何益乎國經懇不敢博舉而遠喩瑣綴而
繁稱惟有秪述嘉德恪陳明刑以庶幾乎卷阿之伴

奐璽囷之經營有國家者而皆知此又何取乎盟强臺而弗登

慈仁寺古松賦

維燕都之西隅有慈仁之古寺屬有明之中葉爲母后而樂施自成化以迄今歷三百有餘祀歲遷嬗而既多樹亦隨以並植中有松之獨名爲近世之無二玉步改而聿新兮猶樛枝而靡榴信樹人之爲楨兮伊喬木其何利若乃浹旬而市百貨駢闐連車累騎集於廡間觀者如堵擊轂摩肩紛縱橫以列肆各競趨於所歡或乘時而游覽匪直爲此貿遷胡動心於靡麗忘清賞於目前快謖謖之松風若蛩鐄兮耳塡

於時同人偕往予亦在行盤旋日昃賈散塵清僧得閒而出肅鳥復聚而飛鳴迺獲歷旃檀以寫覽撫嘉樹以衡評惟延壽之前殿左已枯而右青和鸞翔之旋轉覽鶴舞之佮傳雖禿柯之枝拄勢並峙而相稱繼徘徊乎福德拱雙幹於楷楹叢生者欲躋夫西月之照直上者不礙夫東日之升至於大士後殿獨樹標舉拏空龍游拔地鴻驚𤔡爪張而欲攫翎翮展而暫停緊地尊而材適抑挺異而怪呈緜歷於百尺苓並伏于千齡方衆卉之其胖伊蕭疎其莫增所草

木之黃落猶蒼翠其相仍謂貫四時而不改夫柯葉兮記言之未得其精惟其茂之無不或承兮詩詠之克察其情何以言之凡木之萌蘖不於極悴而方櫱而惟松之故必待夫既槃而始落人見其青青之自如兮孰知已滋長而不覺不然豈其終古此條肄兮奚以能干霄而出壑然使託處之非宜兮未有不旋罹夫斤斵惟能植根之得所兮乃可免乎匠石之所度蓋嘗有企懷於鬱葱者而再至三至稱爲之興歎於銷爍悔吾越之遍明兮拖十人而肆弱伎智畧

之晉寺兮閱千三百載而誠若惟茲松其尤幸兮以招提而更傷乎京洛則豈止斯樹之爲然兮可返觀而證之於吾學苟不得孔孟以爲歸兮幾何不腐朽而自同於草木亂曰天門大夫桑所封兮石室千丈誕莫蹤兮舉足城隅得相從兮森然獨立君子朋兮天矯不隨揚清風兮其及早而知之無待夫歲寒之容兮

七日來復說

聖人之作易也於陰陽消長之際每三致意焉剝窮而復尤聖人之所慎也繫之曰七日來復幸詞也而諸家之解七日說各不同爲七日卽七月之說者謂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十有一月其卦爲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變月言日者欲見陽長甚速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此自先儒褚氏莊氏已有其說而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皆主之者也爲六日七分之說者謂卦氣之法以坎震離兌四正卦各主其方

其餘六十卦分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卦當得六日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純坤用事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坤卦有六日七分舉成數故言七日此其法始於易緯京房揚子雲通衍之而孔穎達得其說以釋復彖者也夫易緯起於漢儒穿鑿附會多謬於聖人之指且自王弼註易已棄象數不用而孔穎達復援卦氣以釋註無論非文王之說并非弼之說也王昭素之駁穎達者謂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一陽便來尚去冬至

十有五日復卦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此特據穎
達以駁穎達耳豈知卦氣之本法冬至原不起於復
而起中孚蓋卦氣之法有三坎震離兌四正卦主一
歲二十四氣者也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
爲十二辟卦主一歲七十二候卦有六爻爻主一候
者也又去四正卦起中孚至頤爲六十卦則每卦各
主六日七分以當一歲之日數者也孔氏謂剝之去
復止隔坤六爻則爲辟卦辟卦以一爻當一候一候
得五日五分有奇六爻得三十日三十五分安得有

六日七分之說蓋若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之去復
其閒尚隔九卦積之計五十四日六十三分不止於
六日七分而且安得有剝之去復止隔一坤之說哉
是卦氣各爲其法而孔氏以兩者牽合而成之無論
非文王之說非王弼之說而并非易緯焦京之說矣
其紕漏顯然如此而後儒之紛紛駁之與紛紛宗之
者不肯諫而昧於義耶然則變月言日之說信乎曰
此其義較六日七分之說爲長而愚猶有疑焉者則
以姤之至復其閒凡經陽爻十五非七爻也且來復

者息而復生之謂自姤以後陰雖生而陽尚盛安得
遽言來復而況彖曰反復彖傳曰剛反序卦傳曰剝
窮上反下則七日來復之說當近取之於剝不當遠
遡之於姤也明矣蓋剝者復之反對也反剝而成復
自剝之上九至復之初九所歷七爻以一爻爲一日
非七月之說凡易卦陰陽自下而上者皆言往自上
而下者皆言來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亦取
反對爲義由剝上而至復初自上而下有來之義若
由姤至復自下漸上是往非來也臨之八月有凶亦

以與觀反對自臨二陽至觀四陰所歷八爻故云八
月先儒鄭氏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
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言八月
此說之可通也非變月言日也夫誠以反對爲義則
與彖辭彖傳序卦之說皆相符合而且一證之泰否
再證之臨俱有可據者朱子於臨卦已取反對之說
何獨於復而疑之乎雖然凡此猶泥於卦畫而爲言
也陰陽消長乃天地之大機剝何以不能不復復又
何以不能不剝慶其復正危其剝也蓋天地以生物

爲心其間止陽氣之流行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而陽之縮處即是陰故陽主生陰主殺雖造化之本勢若不能相無而其類則有淑慝之分焉陽消而曰剝陽生而曰復聖人之意皆所以扶陽也然天地之氣密移無迹生生化化未嘗或窮次復於剝正以見剝之終復之始陽氣之往來有不容頃刻停待者使陽有一息之不生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故誠知陽氣之無時間斷剝復之相爲循環則七日之說亦不過姑就卦畫而言之而况於太日七分之鑿變月言日之迂

哉嗚呼天地之氣剝必有復一陽初動萬化之權輿而終古恃以不息者也其在世道爲治亂之相因而何以澆淳散樸有晩近而無古初也其在人心爲理欲之相勝而何以縱情汩性有牿亡而無旦晝也聖人愀然之憂不在天行而在人心世道矣君子返而求之於己惕迷復之凶法閉關之義省察存養使湛然無欲以還其淸明之初體而吾心庶不至有剝而無復乎復之彖言天叉言人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不遠復復其見人心之天也以人心維世道以世道合天行天人一貫之學其在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歟

一貫忠恕說

聖賢垂教萬世有其言本明白易知而成說相沿至使學者皆持含糊影響之見而不能舉其義不敢索其解者則一貫忠恕之說是也夫聖門之傳道者曾子也夫子之告曾子者一貫也曾子之明一貫者忠恕也隨問隨答隨答隨解一貫之義忠恕盡之豈不顯然而可見哉乃先儒有過於分析反足以啟學者之疑者大概有四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理既唯之後千萬事只是一理也夫曾子操行精純踐履篤實平日專用力於忠恕夫子見其學有指歸故呼而以一貫語之所謂一者正指曾子平日之忠恕而言此曾子意中事故應之速而無疑若謂有已唯未唯之分如迷者之得途寐者之始覺則是授受一堂幾同於棒喝禪機言下徹悟而學者亦遂妄意一貫爲聖門秘密之藏而以得聞爲大幸不得聞爲遺憾然乎否也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也夫聖人之道千條萬緒總一塗轍所謂殊塗

同歸百慮一致者此語亦人人可以與聞但知其一貫則門人所同知一貫之即在忠恕則曾子所獨耳若謂未達一貫止可告以忠恕則夫子呼參之時門人共在非別有口授心傳尼山諸賢皆褎如充耳而曾子亦有懷莫告姑且遷就於忠恕之一言然乎否也曰一貫與忠恕有天人之別一貫是忠恕之熟者忠恕是一貫之生者一貫是聖人分上事忠恕是學者分上事也夫一貫乃虛言之忠恕則指其理而實之曾子真積力久所學皆有依據確然見夫子之道千變萬化只此忠恕之一理可以融會貫通而無往勿合故當下親承當下指示忠恕正一貫之註腳豈若果有天人之別生熟之殊聖人學者之異則曾子當云求夫子之道者忠恕而已矣不當竟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使因其易曉姑爲借言則一貫自一貫忠恕自忠恕一貫與忠恕且對舉而互言之而究竟所謂一者何物貫者何事豈不疑以傳疑然乎否也曰一是忠貫是恕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忠下學恕所以上達

聖人之貫也夫忠恕二者是體用如形影之不相離
故忠爲盡己恕爲推己合之止此一心以是一心而
行乎萬事萬物之際此之謂一以貫之初非忠與恕
對而截然有內外微顯之分也若一專屬忠貫專屬
恕則忠乃原本恕乃枝葉曾子可以言忠不言恕而
且循是之說不特忠與恕二卽一先與貫二忠恕可
二也一貫可二乎二之矣猶一之乎然乎否也廉先
儒展轉分析之苦心止因過泥違道不遠之語以忠
恕爲勉强而無與乎聖人之自然遂謂忠恕一言萬

爲門人鈍根者說法多此層摺愈加支離不知聖人
之道極是平易切近聖人之言極是謙退和平所云
違道不遠者乃辭之遜非理之歉觀上文道不違人
下文丘未能一聖人之道豈有出於忠恕之外乎以
忠恕釋一貫乃徹上徹下徹古徹今之論初未嘗有
遺義存焉而待後人之斡旋補救也試卽其義而極
言之夫忠恕非他施己不願勿施於人是卽至公無
私萬物一體之心也不忠則欺不恕則刻欺刻之發
萬惡生焉忠恕之行萬善從焉是故以其無過不及

而言則謂之中以其眞實無妄而言則謂之誠以其
全體不息而言則謂之仁以其反求諸己稱物平施
而言則謂之忠恕皆是心也自有道以來未之能外
也嘗試曠觀乎吾道之大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
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
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
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耳目手足口體
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求

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
人綿亘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虧
闕是皆道體之本然而總以至公無私萬物一體之
心處之則可以對時育物可以修己治人可以君令
臣共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愛弟敬而朋友久要而
不忘可以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而口體無饑渴之害
可以立德可以達情可以盡性而至命可以體五常
可以參三才而我以其一身全體太極忠恕乎非忠
恕乎一貫乎不一貫乎夫子惓惓終身無非忠恕之

學故爲不厭誨不倦老安友信少懷實而體之處而推之至於過化存神立道綏動而要皆忠恕之所周流曾子有見於此三省吾身自反而縮行之純熟而篤發言之進深切而著明其述大學之旨也於誠意端好惡之原戒心之偏去身之辟以藏乎己者喩諸人而要之以好民好惡民惡爲絜矩是乃所謂忠恕也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擴其明誠意正心修身以立其極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大其施此之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而本末終始一以貫之忠恕之學惟曾子獨得其宗故一貫之傳惟曾子獨擧其要猶謂忠恕之外別有所爲一貫吾不信也夫子嘗以一貫語子貢而他日又告以恕之一言終身可行此正忠恕可一貫之實證蓋曾子與子貢雖有知行之分然學問之道所以求心由博返約罔非此理曾子之一貫與子貢之一貫忠恕而已矣曾有二乎由是觀之忠恕則爲天德不忠恕則爲人欲忠恕則爲王道不忠恕則爲霸術忠恕則爲聖學不忠恕則爲異端自聖教浸衰道術分裂天下之人多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

欲之蔽相率而趨於欺罔之習傾詐之誅於是功利興而忠恕熄如老莊之清淨管商之富强蘇張之縱橫申韓之名法楊墨之爲我兼愛鄒衍淳于髡田騈之談天炙轂堅白異同以至詞章之雜記誦之煩百家衆說之靡濫紛紛藉藉羣起角立而甚且佛氏欲擧天地人物彝倫日用而悉空之以自私其所爲虛靈圓覺者至於邇近理而大亂眞而要皆不忠不恕爲之本是故能忠恕則百王千聖之道一以貫之而不忠恕則萬徑千蹊紛綸雜出而莫知紀極一貫之卽在忠恕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或曰一貫卽在忠恕然則聖人與學者無安勉之異耶曰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先儒常言之矣猶此忠恕而安爲之謂聖勉爲之謂賢隨其力之所至而皆可以造道正所謂一以貫之也故就忠恕而分安勉則可而以忠恕爲勉然一貫爲自然借勉然以明自然則不可或曰如前所稱是多朱子之說然則朱子之說可非耶曰吾讀延平答問見朱子有云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

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爲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非曾子之意也夫延平答問獨非朱子之言乎不從彼而從此未爲悖朱子也且夫子明告之曾子明釋之本文具在讀之曉然信朱子又何如其信曾子乎彼世儒之信傳不信經也久矣又不獨此章爲然也

主靜立人極論

濂溪發千古之絕學者也濂溪之學見於圖說易通而易通圖說之註脚也圖說探原於無極而歸宗於主靜學聖人之學者主靜焉盡之矣顧後人猶疑其落於邊際而以周子之主靜不如程子之主敬爲無弊者何歟蓋靜與動對者也所主在靜毋乃遺動耶圖說既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矣動靜之生陰陽缺一不可而於其中偏主一焉又何以爲生生化化之本耶且所謂仁義中正者中仁用而正義體則亦中

仁動而正義靜矣定者兼言之而主者專言之其說又毋乃自相參互耶朱子從而釋之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所主則在乎靜者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云耳似矣而未盡也夫必主乎靜以爲動之本則靜在動先動乃終在靜外何以該動靜而不偏乎愚則反覆乎無極太極之旨而爲之說曰靜有與動對者此以時位而言也靜有不與動對者此以本體而言也以

時位言則動静之相生雖互根一貫終不能不分於所乘之機而至静之本原則合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即所云無極而太極者也如夫極萬古不動而一氣運旋時過時復皆從此出其在人心則天命之性是已記不云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本自静有欲斯動無欲故静時時此無欲即時時此静也周子有見於此故以主静標無極之宗而即以無欲明主静之蘊然則主静之學性學而已矣蓋太極本然之妙具於吾性而人得之以爲心

者澄然而常定湛然而常寧也自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至静之本體滑而人極于是乎不立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愛惡攻取之欲俱不得而擾其中雖行乎事物之途歷乎高下散殊之數往來因應萬有不齊而所謂至静之本體則固無時而不在由是而進之爲四德進之爲五常垂之爲三統憲之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凡此皆聖人之所以成位乎上下而與天地參者而溯其本原惟是所性之真

不爲欲擾隨處流行隨處静定皆有以不踰其則而各止其所故人極於是乎立也統言之爲太極精言之爲人極切言之爲性微言之爲静其實一而已矣故曰主静之學性學也無欲故静盡性至命之極則也聖人惟無欲故常寂而常感静亦定動亦定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惟多欲故離寂而事感即離感而事寂而惡動之心非静求静之心即動所以自汩其天也然則無欲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可謂之動也多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可謂之静也此其說周子嘗

自言之通書曰聖可學乎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而動直是無欲可以該動静也而主静之静其猶與動相對而言乎朱子與張敬夫書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明乎此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逈不必有偏全分合之疑而主静立極之旨殆發揮無餘蘊矣二程得統於周子而其平居示人爲學之方則但言敬不言静似恐主静之流於虛寂而以敬救之者

而不知惟敬故靜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有欲無欲其大端在於敬肆之間主敬所以主靜也二程正言學濂溪者也學聖人之學者要切於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兼該全體太極豈惟主靜主敬無異旨哉卽子學之知禮成性考亭之格物窮理夫亦同條而共貫也矣

孔明自比管樂論

古今人品之相越在乎德器之大小而不在乎才略之短長夫春秋之有管仲戰國之有樂毅漢季之有孔明三子者皆人傑而孔明生平亦嘗以管樂自比論者多謂孔明優於二子而以其自比爲謙志爲寓言雖然孔明則誠優矣若以才略論豈遂能遠過二子哉管仲一匡九合而衰周振强楚折遂開五霸之首樂毅收合燕國之餘燼數月之間而下齊七十餘城此皆不世出之功而孔明崎嶇隴蜀六出祁山卒

不能有中原尺寸之土至使作史者以應變將畧非其所長譏之由此而觀孔明之不能有加於二子也明矣然而千百世後折衡人物言及孔明輒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而非二子所可同日而語者則以孔明之大過人者固自有在而不係乎區區之間也蓋二子功名之士也孔明道德之士也自漢政不綱海內雲擾豪傑之徒孰不思乘時建竪而隆中一耒抱膝長吟必待三顧而後起居然有渭濱莘野之風此固已無富貴利達於其心矣及其一出而竭致主之

忠明討賊之義鞠躬盡瘁開誠布公心事皎然如靑天白日故能使君臣上下無纖芥之嫌而其治國則信賞必罰而不爲術圖其用兵則明律執言而不以詭計凡所作爲俱有儒者氣象故先儒以王佐之才許之至謂孔明而不死禮樂其復興者正以巴蜀偏隅不能展盡底蘊而使其得天下而爲之出其磊落光明之槩足以扶皇極正人心而非近功小利之所可竟者是則三代而下人材無孔明比也而奚有於區區二子哉彼管仲前不能死子糾之難後不能弭

五公子之爭而假借仁義之名以文其覇術至羞稱於孔門之童子樂毅失意嗣君竄身異國一蹶而不復振此其精誠不足以感孚節義不足以自靖二子者功雖高而去道遠矣以視孔明分量何啻什伯哉愚故曰人品之相越在乎德器之大小而不在乎才略之短長也雖然孔明一生事事近正而識者猶有遺議深惜則謂其用詐以取劉璋愚嘗反覆乎當日之事勢而以爲此不足爲孔明累也夫茅廬指畫已欲跨荊益而有之此時二州之主皆無恙豈果拱手

讓人者哉其必乘可爲之機而兼荊幷益固孔明之所不諱也劉琮奪嫡取之有名先主濡忍失計棄江陵土地甲兵之强而使曹操得乘其敝孫權得啟其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此固已一誤矣劉璋闇弱巴蜀富饒而孫曹方耽耽焉視猶机上之肉事會之來間不容髮使舍劉璋不取以聽孫曹之所爲而先主求荊不得圖益不能進不成戰退不成守無論難以維炎鼎之一綫而先主左顧右盼將安所托命哉故孔明不出則已出則必輔先主以謀荊益失之於琮

收之於璋隆中數言幸償其半此孔明之心可諒於天下後世者若平居則思圖之當其可取而曰吾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正也則亦爲僞而已矣是豈足以重孔明哉荀文若佐操成功而仰藥於九錫吾誰欺欺天乎蘇子瞻以荀文若爲聖人之徒而於孔明之取璋則多其責備未免爲失平之論也嗚呼使從孔明之初計據有荊州則巴蜀之勢張而其後北伐中原亦可使蔣琬費禕輩涉漢沔窺許洛孔明自以軍出祁山聲勢相倚則司馬懿奔

命不給而關中動搖矣然則孔明之間關汧渭迄無成功已預定於荆州之失計此天實爲之而非果材略之不如管樂也夫巴蜀之地以孔明之才僅能自守而劉禪以後如李勢孟昶之徒皆見擒於人後之圖蜀者先剪荆梁以制之則成都雖有沃野之饒劍閣之險吾知其無能爲也已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士之學何爲也哉將以立體而致用達化而窮神也天地吾涵負聖賢吾紹承民物吾胞與道德性命吾存主功名事業吾設施是故其器必大大則局量恢弘而不域於小成其識必遠遠則志趣堅定而不溺於曲見夫然可以肩鴻任鉅繼往開來而成其大有爲之才於天下使人不得測其閫奧而望其津涯豈區區從事於記誦之業詞章之末而已哉世教漸微學術淪而人材薄往往舍其遠者大者而相誇於靡濫相競以浮華關麗爭姸矜奇弔詭以爲吾文藝之旣優已可以鳴當時垂後世而一切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之功皆置爲迂闊而無用於是文盛而實衰藝顯而道隱上之求士與士之自待未有不出於文藝之一途而所爲器識者始不可復問矣蓋自兩漢以來子虛上林研京練都之徒繼作沿流於六季之卑靡而其風益不可挽逮至隋設進士科迄於唐初專以詩賦取士而聲病對偶之法風雲月露之詞日異月新家摹戸習如王楊盧駱四子者尤承襲靡德間

所稱爲能文章有盛名者也裴行儉獨識其浮躁淺露而以爲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旨哉斯言可謂篤論矣雖然器識文藝亦何必分先後哉有器識自有文藝周禮三物賓興德行道藝兼之而士必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三代之盛其上下之間未嘗廢文而不用也孔門弟子皆身通六藝而游夏亦以文學稱特其所爲文者根極理要體驗身心涵泳乎仁義中正之途游息乎詩書禮樂之府充養既久沛然而發之夫然後垂之萬世爲經而放諸四海而準蓋根深而

實茂源遠而流長理勢然也若夫後世操觚染翰之流其夙夜之所經營不出於藻繢刻鏤之餘習故或溥之爲雕蟲或棄之爲敝帚或鄙之爲俳優風斯下矣焉用文之方其傻然自命左顧右盼旁若無人而自有識者視之則不啻春葩秋卉之過眼也鳴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被土偶以文繡而飾敗絮以金玉也蓋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根而飾其枝葉未有不至於槁且涸者矣夫詹詹小言可以破道而不可以載道可以亂俗而不可

以訓俗則其浮躁淺露之態已盡見於文藝之中而精神之所注氣量亦隨之器小而盈識淺而敗千古之文人藝士恃才妄作身名不終是不特其器識非其所爲文藝者先失也迄今讀四子之文皆婉麗輕僞沾沾自喜其視屈宋班馬已不能無今古之分而况敢溯源游夏哉是故器識與文藝二者合而出於一士之上者也有器識而無文藝勉而充之亦其次也有文藝而無器識流入於曲技名爲士而實非士也又况於科舉之學日盛士挾其尋常摘句之詞皆

思以射策決科希世取寵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求其掞藻摛華如昔人文藝之工者而邈不可得江河茫然本末俱失起行儉而問之又不知以爲何如矣抑有說焉行儉之譏四子以爲非爵祿之器而史亦以四子後來之不遇謂行儉爲知人嗚呼爵祿何足以重士世之有爵祿者盡有器識耶抑工文藝而能享爵祿竟可以不必器識耶彼四子者亦偶不幸而坎壈終身耳假使乘時致位紆青拖紫焜燿一時將遂成遠到之器而以行儉之言爲不符耶且四子淹

褰於時生平幸無大過賓王之討武氏猶爲知名義者而行儉所取之王蘇則不免於模稜諂諛之誚優彼而劣此恐無以服四子之心也故行儉之言是也其所以言者非也行儉之言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愚請益之曰論士者先人品而後福澤則庶乎其足以相士矣

治河議

治河之說多矣南北異勢古今異宜恐其爲紙上之陳言而無當也愚不敢泛陳請陳其尤急者大抵唐虞之前河患在兗夏商以後河患多在豫而自故明中葉因循積累以至今日則河患乃莫急於揚揚非患河也實患淮也淮與河分者也河必欲合淮而淮病矣淮與河合者也淮不能合河而淮病河亦病矣夫河挾萬里奔騰浩瀚之流淮會五湖七十二河之水而合而出於清口雲梯一關既不能兼受其委而

且淮水旁洩於下河水倒灌於上淮愈弱黃愈强於是昔人所謂束淮敵黃借清刷濁之說不可復問而海口淤矣河上潰於邳宿桃清而有黃家嘴七里溝新莊諸處之決淮下潰於高寶興鹽而有清水潭之決矣竭百姓之膏血糜太府之金錢左隄右障苟幸無事而岌岌乎常有不終日之憂此已事之可明驗者也乃愚今日之所慮則更不止此夫河之性日趨而南昔人所云回河使北之說萬萬不可行矣始焉合淮今其勢漸將合江而會四瀆而爲一此或亦天

地爲之而非可以人力挽者然安得而不爲之私憂
過計也而玆且見告矣今歲五六月之交淮揚水災
興常平地水淡丈餘沉竈産蛙七邑皆爲魚鼈一線
之漕堤其猶得安然而無恙耶愚恐衝決既多堵塞
不易萬一水災復發必使河淮湖混而爲一而南入
於江如是無漕堤也無漕堤是無淮揚兩郡也無淮
揚兩郡是無運道也彼兩郡七邑數十萬之財賦數
百萬之生靈固不忍棄之一擲而汪洋一望故道難
循其爲漕輓之梗軍國之虞者豈不幾幾乎有眉火

積薪之勢也哉然則治之之法將柰何爲濬海之說
者以爲雲梯故道壅沙倒注必濬之使通而後河淮
之水得有所洩甚且欲於安東海州一帶別開海口
分殺水勢其說非不甚美而第恐海水茫茫潮汐往
來之所挑濬難施別開海口則功大而費鉅非所語
於公私告匱之時且又不可行於海禁方嚴之日此
所當存而不議者也愚按淮水泛溢之故在於上流
宜塞而不塞下流宜開而不開夫淮水自高堰迤南
翟壩周橋一帶二十五里潰洩高寶諸湖淮湖從腰

股分流使長淮不能全出淸口衝射黃水而海口之
沙日淤此其宜塞而不塞者也山寶高江諸州邑地
兼上下兩河秋水灌湖減水小閘宜洩不及所恃以
疏導之者上河則有涇河董湖子嬰溝三大閘洩水
由廣洋射陽湖入海又有金灣閘洩水由芒稻河入
江下河則有石礎天妃草偃白駒各閘口由鹽場入
海今諸閘閉者久湮矣開者亦改小矣通計揚州界
內洩水閘口不過四十餘丈豈能當二十五里衝潰
之水勢而安保其不壞漕堤而溺田舍以七邑爲壑

也哉此其當開而不開者也然則爲今日之淮揚計
必如所云築翟壩閉周橋展涇河金灣諸閘而又盡
濬支河入海之舊路使上流不開下流不塞庶幾淮
得合河歸海以刷淸口之沙去雲梯之淤而湖水別
有所瀉不至并河淮湖而南入於江此尚可以補苴
事後維挽目前而爲運道之宜生民之利也乎然凡
此者亦屢見之條議形之奏牘矣而未及施行者則
又以議論之紛經費之絀也夫一高堰也淮人以爲
當築泗人以爲當廢一翟壩也揚人以爲當閉淮人

以爲當開一芒稻諸河也民開以爲當遏鹽賈以爲當塞各執己見互相是非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此非在事諸臣虛己悉心權利百害一之宜爲一勞永逸之計幾何而不爲局外所撓浮言所阻耶而至於經費之絀固仰屋而嘆無何者然失今不治而棄淮揚於昏墊之中異日田賦贏利將何所出則以淮揚治淮揚未可云所得之不償所失也而況兩郡之民流離載道哀鴻盈鹿不得不亟爲之所誠於其閒暫開事例而募富民以出貲招流民以興作荒政既舉河

工亦成豈不兩利而俱存之也哉愚所以就今日治河之莫急於揚者而覼縷言之至于黃河疏濬之宜漕渠通利之故則自有昔人之成說在茲姑未及之也

典學頌

天不祕道圖書亮章多聞乃獲前辟皇皇神符聿啟
聖學其昌繼天首出邁彼百王溯學之源實始
烈祖息馬投戈右文稽古曰講經筵大典肇舉我
皇受之寸陰踵武冲齡踐祚睿質日新亶聰弗有祇服爾勤旦前佚後朝考夕詢左墳右典垂精游神二仲春秋保和敞殿黼旂式臨從官載抃六經昭回乘時講貫天顏晬溫側耳忘倦經陳大義閒舉非疎昭哉四子弗去斯須亦佐之史涑水成書尋端竟委日

計有餘金鑰乍開封章在邇庭燎猶晨百寮退矣時惟講官執簡而俟遂啟紬旂以親賢士銀麟築暖銅鶴香淡龍光燕笑對颺矢音煌煌前訓胄復溫燖恭己虛受養德養心率以爲常服茲無斁采薇由車講帷弗撤以治以平律令格式孰謂經邦而舍儒術惟斯積累道集厥躬文淵藝圃游息從容徵心於筆無意求工工者莫及神動天從咨爾昌言君臣師友朕躬默成羣疑曷剖義蘊昭宣我先爾後庶幾交修謨然心口有徵畢析無美不揚迪知文岸見聖堯牆惟

斅學半令譔洋洋表裏洞徹日進無疆我朙君師自昔有作俯仰其間莫我　皇若衡石傳餐聞學不樂我　皇宵衣勤政勉學馬上得之詩書弗庸殿廷教射干戈是崇我　皇嘽嘽赫怒專攻乃修文德以飾武功染翰摛觚爭華鬬藻我　皇不矜藝亦載道涉獵書傳不求甚曉於惟我　皇旁搜遠紹永平甘露聚訟盈廷循修故事崇政延英我　皇先覺味道含經片言神解衆論釋冰　皇自徵修大化翔洽革面歸誠不以兵甲未聞王圖專尚威略說禮敦詩佩強

自惟小臣拜手頌而非諛誕紀其實以竭區區慎終如始儆戒無虞太平歌詠徧於海㝢

克己箴

天生此身厥賦維良形氣雜之私乃潛藏感物而動其發無方視聽言動有欲斯彰凡所便適遂樂依傍心爲形役胥與性忘執而不化抉以俱猖是名曰己害其至剛權輿何所兆本微芒謂偶然耳於道無妨乘閒抵隙狡焉敢逞蟊賊旣訌眞意乃戕名雖爲人其實已亡所以至人設此大防克而去之復於天常克己之難前哲皇皇推山塡壑未足云嘗如攻寇敵如驅虎狼勇而且毅必勝斯償毋俾叢積毋俟著揚

幾之初動卽與維匡遏於未然勢猶易降不然涓涓將爲河江加以未發存養靡遑剷株掘根賊乃不昌恆使此心天開日光湛然以覺泰然以康求仁有要四目之綱紅爐雪化孔卓顏望希顏誰可豈不自量困學幷功與賢頡頏主靜者周成性者張敬主伊川理窮紫陽莫非此旨以爲梯航異端幻泡世俗膏肓兩者均失無亂門牆小子末學敬述箴章永言克己人禽聖狂戰勝而肥入域徜徉

瀛洲亭記

史記言秦方士徐市入海見神仙所居有蓬萊方丈瀛洲之屬唐武德間開天策府延文學之士十八人更日直宿討論典籍時人榮其選因謂之登瀛洲嗣後置翰林之官出入內庭典著作備顧問大率沿武德之舊明廢丞相以學士入閣預機務而翰林之職遂為密勿之階於是其望愈崇其責亦愈重矣翰林院在禁城之左門施行馬繚以周垣有堂翼然而北向堂之後稍折而東書室數楹為諸學士燕閒休息

之所築亭其前以資游眺而采唐之意用秦之名顏其亭曰瀛洲崟嵜登是亭而望焉烟雲上下林木蔽虧其有浮光閃彩金碧晶熒使人神搖目眩而不已者宸居之勝在指顧間也御溝之水潺湲而瀉出於其右內則曲沼環之槃魚時翻藻荇交映禽歌蟲籟並集乎其間於焉曉聆金闕之鐘夕對玉堂之月琴樽淸暇圖史縱橫無不可以盤礴留連騁懷適志夫瀛洲之說杳冥荒忽人知其誕妄不足信也即使有之捐形骸絕人事而逃之乎無何有之鄉其視斯亭之樂果何如哉雖然仕宦之境擬於神仙以其為人所慕望貴愛邈然如不可及也寰宇之廣林林總總者不知其幾億萬輩也見有通籍而登仕版者則相與羨之曰此神仙也自一命以上印纍纍而綬若若者又不知其幾千百輩也見有列文學侍從之選者淸華貴近則又相與羨之曰此神仙也層累而后及此處斯亭據斯景也可晏然而不思所以稱耶誠能養德澄心砥節厲行皭然不為世俗所滓而且及此休暇之時貫串六籍之源流考求國家之典故一出

而當大任卷舒變化惟吾意之所施若而人者誠足以抗迹雲霞之表游神塵𡏖之外矣若徒恃其地望之崇高與職事之華重而曰我神仙也我所處之署神仙之居也從容嘯傲托於風流任放者之所為謂唐宋以來故事如此此即才若古人猶以為不可而況萬萬不逮古人者哉惟即所以名是亭之意而推之必以君父為心以生民為職以師友為輔以聖賢為宗左顧右盼直上而與天為徒此雖使子晉扶輪王喬捧轂三神山庶幾遇之吾知終不以彼易此也

王師討閩克仙霞嶺露布

臣聞國有不庭師爲之動臣惟無上人得而誅蠢爾敢距大邦撓彼寧遺小醜蠢物衆地大未免孳芽之萌而兵凶戰危無忘蜂蠆之毒司馬早申夫九伐鬼方適克於三年士有同仇合澤袍而修戟險無懸度從桄席以過師皆由廟算伐謀不擾金城方畧庶幾師貞得吉終收銅柱勲名捷繼西壓憂紓南顧爰奮揚此武力用祗奉夫天威恭惟

皇帝陛下九德承乾六符開泰中寧外救續媧水之蕪

風東蕩西訛消冢丘之積霧固已橐弓臥鼓奠金甌於萬里河山胙土分茅錫玉冊乎千年帶礪矣惟茲三藩之勢漸同七國之形賈誼憂時早有積薪之喻鼂生安國亟行强幹之謀所虞外重內輕寧使變速禍小滇黔巨猾果然翹背以興福建偏隅亦遂吠聲而起伊此七閩之地奄有八郡之饒周舊隸於職方漢久通乎屬國東甌告急嘗興莊助之師南越爭衡亦動劉安之諫卒以昨由餘晉終令民徙江淮王緒王潮變生應下延翰延政鬩起墻中錢氏多與唐爭友定曾爲元守總因險阻自倚負爾叛服不常果地勢使之然與亦人情實難測爾彼耿氏者一姓蒙庥三傳錫爵鳴玉曳組既馳騁於廟堂杖節擁旄更輝煌乎藩翰由斯專制愈啟邪心忘累朝豢養之恩造一旦鴟張之孽地臨窮海不思折翼之虞宜徵討出交關妄謂犄角之形可立蛙生井底罔知天地之寬魚入釜中顧作江湖之望抗衡朝命追脅軍民豈惟負阻包茅抑亦圖憂滋蔓爰赫九天之怒命將專征用環三面之攻尅期殄滅捲甲而趨麗水早定括蒼

攀嵩以度峯坍旋乎台宕驅王麾乎婺郡既控中樞鼓巷旅於甌江特張並翼在兩浙審輿圖之勝惟三衢爲門戶之衝地險設茲由川天限分乎南北當關守隘我不欲多殺士卒以爭安忍阻兵彼遂得稍緩須臾無死然而連營百里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見將遐處其奚堪況乃屯戍彌年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輸宜乘機而一決彼且率百心之侶烏合久而衆必離據指掌之圖蟻聚繁而餉行盡滅此朝食今也其時涼風至而誓師太白高而宜戰定計於早旁見

爲奇掎常山之巢使首尾不能相應扼分水之嶺俾東西各據上游爰甲關以仰攻亦度嶺而徑進一鼓作氣快發弧之先登大伐止齊知倒戈之後北黄熊白鶴皆望旌旗九曲七星盡依壁壘飛蕩墮水魂揺危棧之雲喧鵲爭池膽將懸壘之雪壺漿父老方爲雲谷之迎寶座仙人邁赴驛亭之會彼所恃者止此耳我不勞而已得之是劍倚於漁梁南服更無地利前鋒止乎鐵甕北軍疑自天來高屋之上如建瓴轉先鋒捷數節之後皆迎刃破竹何難方壓卵以移山

遂革心而崩角長蛇封豕自今薦食何能螗斧蜩鋒從此舍沙不射顧輪誠於下吏等效順之前會臣罪當誅敢挺丸頭之暴皇仁如海姑容一面之寬赤嶺炎洲望雨齊之洒潤蠻烟瘴雨待雷電之除氛珠網珊瑚附葛枝而入貢越裳翡翠備石乳以來庭行見東海不揚波嗣是南人寧復反然軍志稱受降如敵惟兵事貴隱情以虞洋水之林囿已鶚音速化春風所被豈皆鷹眼能慈權我客彼主之形恩饒附飽颺之勢銀坑寨宴曾鬧而復成擒玉女峰邊猶恐盧循

横命一方民望救當儕虎穴餘生反側子自安無令崑岡失火雖易趙幟爲漢幟須知蔡人卽吾人臣等敢懲一勝之能願奉萬全之算挽銀河而洗兵甲斯睡肯容榻邊閧鼙鼓而思帥臣駕馭全歸宇下月飛三捷方昭奮武之威旬格兩階載睹同文之化矣

擬

上諭講臣直陳所見毋隱謝表

臣某等言伏蒙

聖諭令臣等以後進講凡有所見直陳無隱者因懋學以求言俾論思而輔德責成攸切喜懼交并喜人臣得以盡言實萬世無疆之福懼不學罔由補益虛九重若谷之懷雖勉竭乎芻蕘終負慚于葑非中謝竊以古者諫無常職即工瞽之賤不廢箴規而後世史有兼官凡文學之臣多克講讀於記動記言而外求啟心沃心之功蓋侍從密勿之中則地親而情易接祇奉燕閒之際則時暇而說易詳稽古稱先則言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旁引曲喻則告者未質而聽者不厭煩故君德之成既責在經筵而講席之匡扶優於臺諫者以補闕拾遺僅顯救於已行之後而責難陳善每潛移於未發之先也自嚙咎之雅罕覩虛衷致進講之規祇成故事君托恭默之名而幾於充耳臣懷畏避之意而罔識格心曲學狥人隱情惜己舉小而遺大語粗而發精慮古義之妨時解經輒遷就其說知時政之戾古借事以文飾其非忌諱之習既成瞻顧之私愈起單詞隻字猶生仗馬之嫌摘句尋章何取雕蟲之技如此類者蓋難言之恭惟

皇帝陛下躬神聖之資紹

祖宗之業而就將匪懈兢業不遑立國之難在守成而兼開創求治之急當講武而益修文退朝之後帷幄斯開用兵以來丘墳未撤固已納誨常資於朝夕典學罔間乎始終矣猶謂聽受之下未必融徹於身心非送難質疑無以明體驗之益敷奏之餘要期闡發夫義理非傾心寫意無以弘獻納之謨此

親講在前既定儀於內閣而直陳無隱更宜

諭於微臣志以道寧斅與學半斯風云邈何幸躬逢伏念臣等一得庸長寸分無補探文章之海莫涉津涯味經史之華僅存糟粕精神未能感悟講論無所發明螢燭微光雖自照而不足為贍

後竊詎鞭策之能前然少讀聖賢書念不忘夫
致主況生逢堯舜代志尤切於匡時悃悃愚誠
常恐無由而上達惓惓忠愛願因有犯以昌言
自邊鄙未寧封疆多故
聖主焦勞而深念羣工惕息以交承屢壓前席之咨
博訪
大廷之議顧何以籌兵而兵未弭籌餉而餉未克
民財已竭而國用猶虛物力彌艱而經費愈廣
與其隨時而苴補何如鑒古以更絃為社稷培

本根宜休養民生敦崇教化為朝廷存大體當
慎惜名器澄叙官方信賞必罰之權寬嚴互用
立綱陳紀之準威福無私凡此皆載在簡編禀
於龜鑑王道似迂而實切前言信美而可行身
致太平豈漫誇夫半部治同貞觀亦勉進夫十
思敢不殫竭微忱恭弘聖訓有謀必告聊為海
嶽之增非道不陳幸沛江河之決臣等不勝戰
慄隕越之至

兼山堂集卷二

甬江陳錫嘏介眉著
慈谿鄭　梁禹梅選
男汝咸輯

還望雲圖詩序

吾友萬子克宗有高王父鹿園公望雲圖一卷先世
散失流轉為鄞邑尹海陵張公所得克宗聞而上書
求之張公立出卷還克宗克宗感公意屬予輩賦詩
紀其事嗚呼子孫之所克全乎祖父者果以一物之

微乎哉禮所謂手澤存而不忍讀父之書與夫裳衣
宗器祭則陳之以示能守者或亦仁人孝子不忘其
親之一端而非以為象賢而繩武之即在乎此也自
世不知學見詹詹曲謹者往往以孝稱轉相慕效於
其先世所遺之器物即一琴一書一木一石扃縢什
襲而藏之謂庶幾無所失墜而至于祖父神明志氣
之所在顯而功名幹濟微而愛敬撫摩器之所不能
具而物之所不能傳者則泯焉一無所得以覘夫世
之棄田徙宅裂冠毀冕者究何以大相遠乎且夫物

之成毀聚散莫不有數存焉或得或失君子初無所置意其間而不必取我所固有者而一一復歸於我即如萬氏其先世鳴珂列戟以鬪闔世其家數十年來饕風虐雪寒烟苦雨之中萬氏之子孫有不得過而問焉者矣而何有於區區三尺赫蹏之紙顧留連繾綣而不能忘情乎雖然亦未知克宗所以求是圖之意也圖之名爲碧雲鹿圃先生仕宦而思其親者也萬氏之先起濠梁戰沙漠龍堆馬革飲血重泉不數世而諱武者以事竄嶺表萬里還書諄諄於母慈

姑孝植三尺之幼弟以繼其舊勳而弟又以颶風沒於海遺腹伶仃不絕如縷有貞姑某者終身不嫁以鬻其兄子葢萬氏當其初立時軍功顯而門祚衰門祚衰而節行愈顯克宗兄弟每爲予輩道之未嘗不泣數行下而鹿圃先生起中葉奮身爲時名將督漕淮海鈴閣軺裘奕奕貴盛思其先世之艱辛而悵望于岵屺遂天之下北山靡盬之思有畧見於一圖者矣凡爲萬氏子孫者何可忘是圖也故儆巷先生悼之於前而克宗兄弟思之於後其聞而求求而得得

而喜也倘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所在而非猶夫世之詹詹一物之微自以爲無忘先澤者所可同日而語也夫克宗以仁孝之意而求之張公亦以仁孝之意而還之一誠相感微事耳而足以風天下而鬧者不察爲表是圖而出之曰王廷直畫而衡山文氏篆其端世之名書畫而足供賞鑒者一得一失之間若以是爲克宗幸爲張公奇嗚呼假令此圖畫不廷直書不衡山克宗將得已於求而張公之還之也遂不足以重張公乎哉予恐夫知有此事者不審夫是圖之

所從來而詩歌傳播詹詹書畫之間且流而爲好事者之所藉口也故力疾而爲克宗序之因系之以詩

送丘蘊生之清江浦序

人生蹤跡何常故舊懷思增人感嘆山川游歷發其壯懷要須身到處隨地有得異日追憶之猶若堪把玩者無徒使歲月悠悠驚離惜往也余少讀書丘氏村者數年與丘子蘊生兄弟游晨鐘夜棨留連笑語思之若昨日事忽忽數十載余潦倒硯田不獲常過丘氏中更兵火舊交零落間與蘊生一相見握手勞苦未幾輒散去蘊生邃於詩李杲堂嘗亟稱之余亦未暇與蘊生剪燭細論展盡底蘊也年來余歸自京

師意欲稍謝塵鞅追尋昨夢以輕舠叩蘊生之門讀其新詩相與抵掌千古而蘊生且出游淮上歸而復往索余言贈行吁嗟乎蘊生猶憶余垂髫挾冊登君家後園西樓庭前玉蘭盛開遠含垂楊與夕陽相上下今亭臺非昔古樹婆娑爾我亦各髮鬖鬖老矣慨然聚散時不再來能不悔曩時年少光陰半爲遊遨嬉戲所磨耗乎顧余多病早衰人事紛沓不能勉自努力而蘊生體貌魁然意氣方壯盛去家千里而下帷官舍之中無復生事之縈其懷應酬之煩其慮將來學殖之富著述之多不足爲交游光寵耶雖然蘊生所居在淮之清浦清浦河淮合流入海處也今天下之患無大於河者歲糜太府金錢不貲而河旋塞旋決豈治河自古無長策耶抑天時有未相地勢有未周人事有未盡者耶蘊生行矣其乘春和時跨一蹇驢悉走清浦數百里內審度其源流高下大小緩急之勢訪諸河濱父老悉心講求曉然于利害之所在而王人又治河之官也歸而折衷之當必有以釋瓠子之愁省水衡之費者誰謂書生不可與經世務

乎身到處莫放過此其大者矣願蘊生念亟寄慰我也淮有顧生崔瞻齋從學乎余其人深沈好書留心天下事初與蘊生交蘊生至淮其亦以余言告之

蓮隱師住梅園精舍序

生平有山水園亭之好丙戌年十三讀書城東丘氏邸其春與朋輩放舟東錢湖登陶公山絕頂指點霞嶼月波諸勝循湖而歸夕陽嵐影與波光上下心欣然樂之往來城市間見萬壽寺西偏孫氏日涉園板扉蘿徑竹樹迴遮飄低徊留之不能去辛卯壬辰與其主人子遠讀書園中琴歌酒賦晨夕彌連忘其園之非我有也忽忽數十年硯田奔走仕路縈牽望東錢湖如三神山回首舊遊幾同昨夢子遠且去而爲

僧別號蓮隱廬福泉入天童嗣法於嘯堂與余一再把臂圓頂方袍頭顱非昔過日涉園則屋以宿兵圮墻埋木刈所見唯荳棚菜圃而已一日蓮隱詣余言東錢湖九峯山之麓有古梅園老梅數百株春初花放望之如雪昔有僧結茅於此名梅園精舍今余將繼之爲棲隱之所藉子一言告諸方余思蓮隱學佛有得芒鞋拄杖不難以天地爲蘧廬何有於區區數椽之卜築若以其地有梅花足愛蓮隱獨不記日涉園乎庭前紅綠數本每當花發奇香撲人色若雲錦

今皆化爲寒烟蕩爲冷風矣九峯之梅雖多度未必勝於日涉也豈遊觀者猶未忘情眷眷焉不能留之於彼者猶欲得之於此耶又豈梅園背山面湖名勝環列園亭之在城市者有時而毀而山水之在天地間者無時而不存故欲以一廬爲依託耶蓮隱家有九旬老母兄涉菴先生年七十未有子嗣余嘗欲挽之歸使梅園精舍成一餅一鉢足以安其身得毋益長往不返雖然浮屠氏之教張皇舍宇以號召其生徒而身則去而不有雖金碧熒煌無取異於風飧水

宿也而蓮隱獨怡情山水寓意烟雲於溪灣花塢之中欲私其勝槩以自樂蓮隱亦猶人情耳種性未絕山川花木之不忍舍而獨忍舍其父母兄弟乎二三同志姑爲蓮隱落成是菴俾挂錫其中晨鐘暮鼓慨然而思日涉園與梅園精舍之興廢有悟於盈虛消息大化之無盡藏而天理人倫之不可一日息其愀然而歸寧待再計耶他日余將以扁舟叩門放棹湖心追尋三十餘年前登臨舊跡因與蓮隱剪燭話舊攜手同歸湖畔之菴其不如市心之屋也請先以是

序爲拾隱之章矣

遠菴上人詩序

嚮見杲堂李子集吾鄉耆舊詩成末繫以高僧詩一卷竊疑詩本性情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爲作降而騷人詞客浮聲切響翫景賦物猶詩之淺者也釋氏之教以虛無寂滅爲宗卽語言文字可不設于詩乎何有而汲汲焉刻而傳之不又多乎迨余取其詩讀之如中峰夢觀雪嶠諸公所作工秀殊絕騷人詞客有不能及然後知詩在天地閒本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雖釋氏主於寂滅而性情之所流露有不可得

而遏抑者於此見詩道之大而僧詩之不可不傳也杲堂旣序高僧詩尤多方外交其所稱許必首遠菴遠菴嗣弘覺法王天童之席退而休於瑞巖結茅布地有終焉之志把卷高吟遂以成帙余謂僧詩有三種自椎撾鼓之餘標趣宗旨偶壘聲韵無與詞章此以僧而寓乎詩而實非詩也其或芒鞋布襪嘲月吟風琢句鏤詞不已不已此以詩而托乎僧而實非僧也昔人謂僧詩有僧詩氣習不作僧詩又有不作僧詩氣習其二者之謂與今遠菴開宗明法雅不欲以

詩僧名而集中所載贈答題詠諸作又皆身之所到脫口而成不入禪家機語無意於爲詩又無意於不爲詩二者之患俱亡則其詩可知矣適友人張子蓉山以遠菴詩索序偶爾及之杲堂不可作矣蓉山詩請趙絕繼杲堂而主持風雅他日集續高僧詩其必以遠菴接中峰雪嶠之後使海內謂僧詩一派落在四明又豈不足爲山川生色乎

崔方伯敬刑輯要序

文章學問之與刑名法術不相謀也然士君子學古入官兵刑禮樂惟所命之一旦手握三尺法爲國家折獄致刑王鈇在前民命在後其可持文墨議論漫托於先王議事以制而謂讀書終不必讀律哉記有之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居斯任者尤兢兢乎慎之也燕南崔先生莅吾郡幾十年以經術飭吏治政通人和郡中無犬吠之警日與郡人士談文品藝甲乙進退無少爽予爲諸生謬以文受知於先生每贊所作請鑒先生爲言少時亦若揣摩潛心斯道有年因指示文章離合得失之故洞若指掌中心識之不敢忘先生爲吏日久其與予讌接言論風旨猶恂恂一儒生耳先生去吾郡再遷而秉臬憲者數年予奉假里居先生貽椽成敬刑輯要若干編則南中所積亭平讞決之辭也予雖不諳法家言然受而讀之見其條分縷析知先生講求於律令格式精細曲折一字不苟殆無異吾郡談文品藝時士大夫居一官則修一官之職業爲一事則究

一事之始終以先生之才無所施而不可誰謂文學之與名法果不相謀耶夫獄之情在辭也呂刑哀庶戮之不辜亦謂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耳漢世酷吏獄皆文致人謂當死者一朝出之當生者謾殺之民莫測其意淺深故路溫舒感慨於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今觀先生是編凡決一獄皆察兩造聽五辭審克簡孚必詳必確而大意主於寬厚矜全以仰體聖天子欽恤之心好生之德故以敬刑名書誠慎之也古稱引經斷獄凡治刑者誦法孔孟不必緊籍申韓乎終謂先生儒者非法吏矣

外家方氏畫像記

方氏余之所自出童時從外大父於城南之里當冬至節方氏子姓咸集懸畫像於堂拜奠行禮中一幅南面幞頭象簡凜凜有生氣外大父指示余曰此吾家始祖鄞令松年公諱軫前為太廟齋郎抗疏劾蔡京竄嶺表者也余時雖少知肅然起敬及稍長就學讀宋史果見有崇寧中劾京事憶外大父語彷彿思公畫像為挹覩低徊者久之外大父殁後三十餘年方氏子孫猶確守其先業表姪維化明侍御東原公之裔孫承其父志繪祖先像為圖裝潢表識之益方氏自松年公始家四明其先籍閩之莆田以六桂六忠顯由莆溯歙由歙溯豫得姓之由起自神農子食邑方山因以為氏維化手輯譜牒方山氏以來一一皆有名字可考嗚呼君子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論三代以上世紀荒遠宜闕且慎即莆與鄞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畫像流傳是耶非耶莫得而知也故方氏之追遠報本當斷自松年公始雖然水源木本之思有加無已與過而廢之也寧

過而存之維化克念爾祖能無珍重以志不忘哉抑余尤有感也當蔡京秉政時隻手障天士大夫觸之無不立糜碎而松年公奮不顧身以攖奸人之鋒至於萬里投荒濱九死而不悔豈知靖康之難京父子爲世大戮而松年公尚得悠游畢綬終老林泉其世澤且迄今未艾乎南渡後錮奸黨入仕閩蔡姓取解者必投牒自列不係罪人京卞子孫方許赴試雖其苗裔亦有竄易世系自詭進身者矣以視松年公畫像巋然子孫歲時瞻拜樂道其遺事卽余爲外孫亦若有餘幸者何如也君子小人禍福榮辱之閒孰得孰失觀方氏之圖者可以慨然而興矣

錢淸溪先生傳

甬城東瀕江越江一里許有地曰前龍漕錢氏世家焉錢氏之先自宣城徙入明而大顯至啟禎間理學文章節義之盛尤冠吾甬淸溪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啟忠字沃心淸溪其別號天啟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戊辰爲崇禎改元朝野想望新政先生甫釋褐卽上疏乞復書院書院者鄒南皋顧涇陽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所建以講學之所在京師者名首善今宣武門內西洋天主堂其故址也講學諸臣與小人爲難崔魏起爲厲禁以毀之壽卽其地建生祠書院初興或有疑其不當立者追毀書院爲生祠而人始曉然於邪正之分義利之辨故書院廢而諸先生所以興書院之心乃益明善乎淸溪先生之疏曰臣觀崔魏亂政勢燄赫奕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所在講學書院俱遭拆毀而頌德稱功建立生祠者轉相效尤皆由諸臣平日理學弗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奸邪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富貴不知返照本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益槩矣臣惟學非講

不明講學非書院不廣各處所毀書院應盡行修復俾師徒朋友聚講其中嗚呼當理學璥蝕之餘先生以昌言首振之可謂獨見其大者矣其後爲南康府推官南康舊有白鹿洞書院先生至修葺學舍朔望與生徒聚講雖甚風雨弗輟所刻有一貫編仁孝訓二程語要朱陸問答陽明傳習錄諸書先生之以講學自任如此始知歸者一疏天性激發非慕爲名高者也先生在南康有惠政復養濟院修黃沙灘諸橋民至今尸祝改理撫州亦如之入爲秋官郎爭郭明龍先生子昭封草廠事甚力得減死又建言請宥陳秋濤湯伯開兩先生於獄卒賴以免蓋先生之爲刑官多至不怨而其於正人君子尤深致意焉起復入都見山左饑荒上疏請留漕糧十萬石以賑後先生督學山東遇流寇於李家庄中多先生所全活者皆放兵而拜先生所至聲績纍纍其講學之效歟然則謂講學必迂腐書院必標榜者以先生證之然乎不然哉先生罷山東副使歸以癸未八月卒年五十陳錫嘏曰予幼時即知里中有錢沃心先生近與其子穎交得讀先生遺文神采煥發奕奕有生氣且見諸師友誌銘傳序等文得先生所言書院諸事爲嘆息興起者久之錢氏之理學文章先生一人備之矣先生卒于甲申之前海內稱爲完人然當其官豫章流寇漸逼貽書家人以死自誓在山東時方行部聞臨清警輒脫學使者服授兵登陴先生當患難之衝彌自激勵使先生不死錢氏之節義不獨忠介也先生師南皋而友金正希黃元公朱震青劉興甌諸公淵源最悉考於先生之事者可以論世云

田孝廉傳

田洞字子遠山西澤州陽城人也父司農公田氏盛於晉中而陽城爲最其先世代有聞人司農公起家縣令洊歷卿貳所在有聲績矻然身繫朝野之重有丈夫子數人子遠其次也生而穎慧稍長即折節讀書習時文場屋之學兼涉獵史傳通曉古今間以暇摹古書法字畫蒼整可觀弱冠試諸生高等餼于其庠一時文譽大噪司農公家訓不肅而嚴諸子皆恂恂醇謹絶去世俗膏粱裙屐之態而子遠持身接物

尤動中矩矱其自陽城侍司農公于京邸步趨唯諾善承堂上驩事其長兄下撫諸弟俱極友愛閨門雍睦內外大小無間言余丙辰成進士司農公爲座主迨官庶常司農公召至其家命子遠與其弟子靖子濳從余學余辨色入署日亭午馳歸子遠方下帷誦余排戶與講說經書大旨言下多了了五日一作文慘淡經營意得然後止余以館課及纂修諸役率秉燭夜坐漏下至三四鼓起視熒熒東壁光子遠兄弟亦相與咿唔應和不休蓋三年如一日云軍興以來

入貲之例起世家子弟投牒應令咄嗟取青紫子遠如不聞壹意攻苦舉子業丁巳特設鄉舉人有勸以應試豫中者亦竟謝弗往也戊午六月始歸就試褒然魁其鄉榜發十日而疾作竟以十月朔日卒于太原旅舍年二十六

介舒氏曰昔人謂科舉之學不足以得士比年入仕之途日紛而守正之士多樂出于科舉嗚呼此可以覘世變矣余乙卯家居聞秋試將罷賴司農公力疏請始允行其後與余言及吏道輒顰眉蹙額司農公扶抑之意如此子遠稟承家學宜其恬然榮進也嗚呼巨浪淊淊子遠不惶以其身爲稽蕭區區一舉天似未足酬之爾然爲償謝智愚同駭豈彼蒼之扶抑絶遠人情耶抑恬淡守正之士如義山所云不特地上少天上亦不多而故奪之去耶不然以子遠之立心行事骨相俱無一死法而蘭摧玉折令人不得不援顏淵子奇以爲解余之哀覆惋歎又豈獨爲子遠一人也哉

兼山堂集卷三

甬江陳錫嘏介眉著
慈谿鄭　梁禹梅選
男汝咸輯

與門人顧在瞻書

舉業壹道遍天下而汨沒於其中成童白首夢想心營無不以射策決科希世取寵為事有能知舉業之不足以盡學而奮然有志於希聖希賢已是求什一於千萬況能全然不顧竟欲翻身棄去如在瞻之所言者可見立意之堅趨道之銳足以知生之於學非好名喜事之所為乎亦何人豈不樂成生之美而顧反覆辨難強生以所不欲為勉生以所不嘗為乎然為生思之實見夫舉業之無礙於理無妨於學無害於為聖為賢而在生今日有萬不可廢舉業之理萬不能廢舉業之勢徒為此一事耿耿結結於胸中欲棄欲投似柸似梏則是生見理未明處心未細之故其反足以害道者不淺不得不急為生告也夫所惡乎舉業者為其奔競營謀於舉

業之外患得患失於舉業之中志專向兩不暇他謀名已成而惟思祿利是皆舉業之為害也若能息奔競澹得失其未遇也讀書明道不為彼而輟此其已遇也澤民致主不利己而妨人與舉業即道之所在未嘗見其有害三代以後凡有志聖賢者往往從事於此董江都亦對天人程伊川亦試太學紫陽亦舉進士以至明代如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劉念臺諸儒皆舉業中人也未嘗以其習舉業而謂不足與於道也況從來國家設舉業之制其意殊未甚謬於先王府縣建學猶古學校之遺也三載開科猶古大比之制也昔之鄉以三物教而興其賢者能者今之貢士亦然但昔以德行今以文辭耳因世降俗薄德行無可考而姑試其先資之言亦於古未為大悖況廩餼之於學官資送之以舟車供億之以飲食設官而教之擇吏而選之如此而後士各舉其所習之文辭以為獻仍是君求士豈是士求君故昔人設科之典其意良厚患士負科目耳科目何嘗負士也即或待士之禮寖薄奉行之吏無人漸成虛文故事然此亦其變非其常安得因

噎廢食槩疑舉業之必不宜習而望望然如以朝衣朝冠而坐於塗炭也生又謂糊名搜檢以僞防士殊失待士之禮此明儒陳剩夫嘗言之然揆其所以人心如面賢不肖殊科國家欲進賢安能不防不肖亦惡莠亂苗之意若我非其人此法豈爲我設哉如國家設保甲以防盜賊然不能不舉良民而比戶行之其亦將曰國家以盜賊待我而我不願爲之氓也今之科目固不逮盛時然昔孔子之於春秋其取士求士之典有大非鄉舉里選之舊者矣孔子亦周流列

國而及門皆從事私家未聞因周道衰仕路雜而必謂當從長沮荷蕢遊也生又以爲今日應舉有愧於孟子不見諸侯之義夫孟子之不見諸侯矯儀秦一輩揣摩抵掌之習也若上設科以求士士習業以應上苟能守其正以應之豈儀秦可比且孟子當日豈不知齊宣梁惠之不足有爲而汲汲應聘諄諄進言至徇其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之機而出晝且猶三宿然則孟子果爲逢時而干澤耶抑士本有用世之義而不爲悻悻小丈夫然也生何見其一而忘其一也

然則由孔孟揆之可以見科舉之無害於聖賢而前者生且甚訝予言也夫予言何足訝豈予一人之私言乎亦有以先儒之說告生者乎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之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豈能累孔子耶又曰今人以舉業爲妨寔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又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

又曰舉業何妨只是把格式檃括自家道理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的意思便好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便是眞實舉子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亦精耳（以上俱王載性理）
陽明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

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
精義入神也（載陽明語錄）予之言或欺生諸儒之言豈逆
知千百年後有不安舉業如生者而故設此語以誤
生乎生何不取而思之也生又以爲出處大事

若生斯世也爲斯人也習
吾之業以應今之求初無所不可況今之得舉者豈
必其人人大用乎一官一職盡心力而爲之程明道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雖然此皆從設科

之本意出處之大節而論之也生之 學成
而可 亦弟商舉業之習否耳生之於舉業
豈其悉已精通乎亦弟初習之耳以生之年處生之
地時日多閒衣食無累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
時因父兄之所責成師友之所講貫而姑與從事於
舉業之中亦未始非修攝身心之一助古之學文者
詩書禮樂即無論并其射御書數而習之今以聖賢
之書依文說理做其格式程度而爲之其佳者亦足
以發明義理開通聞見豈并射御書數之不若乎[illegible]

生若有志於汎濫辭章涉獵傳記則舉業反足以妨
功若止身心性命之是求則一日之間或靜坐觀心
或讀五經或看儒先語錄考求義理其餘則用之於
舉業而所謂從事舉業之際吾心自若也義理自若
也未嘗因舉業而謂其必至於間斷也其有間斷者
亦吾不自提醒不自勘驗之過而非舉業之過也且
生試亦思尊公之意欲生習舉業乎不習舉業乎前
生言但命聽天由命此誠尊公見道之言有父如此
其一切躁進干求等事自必無之但使學習舉業精

通而可以應舉則天下之恒情父母之通願也夫親
果强我以非義予未有不用其幾諫之方者若舉業
一事明明無害於理無妨於學先儒所論如此其詳
豈果必生所見爲是昔人所見爲非而生且執此爲
非義之端以歸其親而懷不顧其親之意則是怙己
負親此一念已陷於大過而不自知矣若以爲外姑
順親以舉業之名而中實無意於此苟簡從事我固
別有事在而於此不必求通則是中外相違故爲欺
誑凡此種種生以爲舉業害於理妨於學乎以爲廢

擧業乃害於理妨於學也且生如此少年來日方長今爲父母養生之年後當爲生養父母之日幸而世際昇平則出其所習之擧業遭時遇主未始無尺寸之可覬而其間亦可得升斗之祿卽不幸而時未可以有爲亦姑成一擧之名稍慰父兄之志而后啜菽飮水以盡其歡亦未爲不可若必以應擧得祿爲非則試問生自今以往果能山林枯槁絶人逃世乎抑徒食父母之食而不思所以爲養父母計乎且以教授則又非擧業無資也以躬耕則固不諳稼穡也以

習商賈爲詞客馳騖四方則又毋況而愈下也聖賢爲學不出人情物理之間生必徹底思量此後宜如何以置其身如何以養其父母而後可斷然廢棄擧業也否則徒爲孟浪而已矣故擧業一事生誠欲廢之必其害理而妨學者也必其親意所不屬也必其學習已成而不必再求工也否則或其荒棄已久而不能復求進也四者有一於是而予必欲以强生予言誠過矣生試思之有一於是乎且生所以欲廢擧業之故始自今年固因有志於聖學亦以來就予齋

爲科條所屬有所甚不樂於此也夫予之科條豈爲生設哉然多人受學有一定之課程亦不能爲生廢也生不習擧業則已若習擧業則每日數十行之經書一篇之時義間四五日一作之文章亦已甚寬甚簡其接日計程而爲之者則凡事皆然豈有爲其事而不程其功者乎予之於生亦以生固非全爲擧業中人故猶處以甚寬甚簡者若生而全事擧業其課程當不止是也何尚不安於是耶予於擧業自成童時已能習之今已二十餘年屢試而不擧生以爲予

猶戀戀羅肪慳擧業之是知而并欲以强生乎學已澹然予與其膞以朝夕講聚者爲教授生徒資修脯以佐養亦家貧親老不得已而爲之耳然在予則然在生則年歲方少親望正懸并非予之所可例也且予每淸夜自己檢點罪過萬千全不由乎擧業卽擧業中之過亦是未免好名爭勝患得患失之爲累而非習擧業之本有過也其所以幸不棄爲牧豎走爲商販雜爲吏胥者尙以從事擧業而得成其爲鄕黨自好之徒耳蹉跎放廢如予固不足言其言及此

亦見予之諄諄舉業非爲己解嘲也此本無甚緊要事其言之如此覷破者以生今日胸中作梗全是此念能曉然釋然於此而後可言學耳非好辯也非爲舉業爭聲價也非爲世之劕散營求於舉業者樹赤幟也生宜諒之而恩之也

學問要在求心然心之爲物神明變化莫可端倪操存舍亡須刻刻提撕刻刻警覺而用功之初正自十分拘迫不免備所以云存養省察爲人心變輸而存養之功更急於省察蓋欲以從容和緩之意養[illegible]做寧靜之天勿使其流於拘迫而不能久也不知學者謂學由勉強而進自然豈有初時即用存養之理夫存養非放鬆之謂遇人當氣質用事人欲纖萌之時而忽進之以存養此已是何等勉強但存養得力則生意自萌不致有抑勒矯制之病此在存養亦自有勉強自然之分而非必以省察克治爲勉強存養爲自然也敬之一字爲宋儒單提口訣後儒言致良知言慎獨總不能出其範圍而朱子之論敬也每曰道着敬已多了一字但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又曰

此心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又曰他本是光明廣大只着些子力照管他便是此他日所以有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之說而其論戒慎恐懼也亦曰只畧綽提撕則朱子之意可知矣周茂叔令窗前草不除欲令學者觀其生意與自家一般此程伯子所云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而其識仁篇亦云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也夫人心易放先儒之論何故如此輕鬆正爲各人胸中原自活潑潑地但不使昏昧放逸常常喚醒如此便是操存或有人欲纖萌則自不得不着力克治若一味矜持一味把捉使其胸中全少優游容與之意則生意已自間斷做得好儘爲原憲之不行做得不好便爲告子之强制矣況矜持把捉暫爾用功便有欲使人欲退聽天理流行之意則欲速助長尤爲害道而其弊也或至於離事求心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若只兀然守在這裏驀有事來操的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生於求心之學誠不知何如即或用功亦大概是王張矜

持把捉一路夫矜持把捉得定亦好但恐此非久長之計到底未免擷摸耳生又自行記過之法其所記不知如何但所檢點大約在容貌詞氣之間夫容貌詞氣未始非道之所在也然而道不專在是也劉先生作人譜云謹威儀以定命而他日又有言曰九容分明畫出一有道氣象然學者一味做不得恐其徇外而爲人也夫必先有一段涵養工夫而後根心生色即此便是內外合一之學若思慮煩擾胸中搖漾不定而徒捜查於容貌詞氣之間幾何而不蹈徇外

爲人之失乎夫存養之功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此就其純熟無間者言之也若下手工夫則當自靜坐始昔人所以有且靜坐與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論今縱不能半日靜坐而隨時餘暇靜坐觀心聳然提起所謂燕閒居以體獨卜動念以知幾者皆在於是此於學者方習舉業不甚有事物紛擾之時此項工夫尤是大段得力而生且未之深信也總之生之心好動惡靜之心也故於矜持把捉可以勉强爲之而反不耐靜坐不耐存養此非特生爲然學者之心大抵皆然也定性書不云乎無將迎無內外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聖學之眞也學者未嘗夢見乎此也雖然亦姑就存養以求之也存養之法亦姑從靜坐以試之也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先儒皆以爲端的無弊蓋博文約禮二者不可缺一陽明子又從而合之曰博文是約禮工夫則爲學之功其不可不從事於讀書窮理也明矣夫必博學而後可以審問愼思明辨必多聞多見而後可以闕疑闕殆則讀書

窮理其不可保殘守缺孤陋寡聞妄言內求之功希心頓悟之學也明矣夫讀書窮理非泛濫詞章涉獵傳記之謂也文以載道求道者不得不取証於文顏子親見聖人尚口口說博我以文而孔子之贊回也亦曰擇乎中庸則以天命之性雖不待外求而要不可不辨別衆理以求其至善之所在況我等去聖千載苟欲証明其心舍昔人閱歷有得之言其亦從何而入乎讀書之法六經其淵源也次而及於先儒之語錄文章足以發明義理又次而及於歷代之正史

是以開通開見皆須量力循序漸以及之勿求多而致鹵莽勿務約而致缺畧乘方富之年當有暇之時日積月累沈潛玩索則亦何書之不讀何理之不窮乎觀生之意似厭先儒立說之支離而欲守其所見孔孟之言以爲已足夫吾心之理誠未有出於孔孟所言之外也然恐生之所見爲孔孟者未必得孔孟之微言精義而欲專求之於一心幾何而不流於扣槃捫燭之訛耶夫先儒之說誠不能無支離然此是彼非必參稽博考而後可以歸於一是況學之果由

心得而入者縱令立說稍異而亦未有不殊途同歸予前已譬之矣孔孟之言猶江河也先儒之言猶溉粳也溉之或淺或深粳之或長或短雖不一而挹取江河者要無不可姑用之而姑試之也總之讀書窮理昔人下一窮字要在溫故知新層層剝換故我見不足恃必考之於先儒先儒一人之言不足恃必博考之於諸儒諸儒之言不足恃必返証之於吾心如此乃謂之心得猶未已也義理無窮進一步更有一步做得到方見得到夫子於四十言不惑於五十言

知天命劉先生人譜亦曰全靠不得已是今日見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爲了手地也故程子進學在致知之說學者終身以之者也生今日工夫譬如爲山猶在平地安可不汲汲從事讀書但讀書須有序耳一日工夫須作十分以二分爲靜坐遊息之用餘則半還舉業舉業之書講四書理會朱註也讀時文也讀所習應舉之經也是雖皆舉業其理亦有通於正學者矣半讀窮理之書則五經爲主按日計程熟讀成誦如今所讀詩禮二經亦姑就章句集說思之先儒

之書則姑以性理爲主如圖說通書西銘等必須讀之成誦時時可至復者也餘若觀物內篇皇極經世等書便不必十分理會然亦須以次觀之性理看完方可讀二程全書近思錄朱子語類全書陸子全書之類明儒之書以劉子爲主宗要人譜生所見者也其餘學言宗命錄三關合璧連珠原旨雜解久欲示生因生意見未定恐說繁滋惑故且遲之然劉子之學真從沈潛刻苦得來縱或一時未明須爲痛加理會不可草草讀過便生褒譏生自今讀起須上自性

理等書順而下之下自劉先生之書遡而上之每日量力循序切勿務多切勿草草日積月累諸書皆可讀完加以心悟之功自可打幷一串每日讀此等書意稍有倦便須且放過或理會舉業今夏日方長或看綱目通鑑等書數葉亦按日計之以考古人成敗得失之所在讀書之法經固爲主而史其佐之不可偏廢者也從來無不讀書不窮理不博古通今之聖賢也書之所在學之所在也生其毋忽乎此也

爲學在躬行實踐生可爲一言破的然躬行實踐非

異日事隨處皆然當下卽是蓋卽心卽理卽理卽事絕無等待總無他求者也如生一日之間檢點威儀言動者躬行實踐也存養省察此心者躬行實踐也讀書窮理者躬行實踐也卽習吾所當習之舉業不以苟簡厭倦二其心者亦躬行實踐也今日有今日之躬行實踐異日有異日之躬行實踐非今日姑且求心姑且讀書而後日方見諸施行也子前以弟子人則孝一章語生固爲生年未弱冠而言之然此數句書學者終身由之不盡卽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夫孝弟二者原自塞天橫地所當時時身體而力行之不必言矣卽如謹信一語朱子以爲行之有常言之有實人能返己自思所行能不厭常喜新或作或輟否所言能心口如一久要不忘否卽此便是言忠信行篤敬豈特小學幼儀而已乎至所云愛衆親仁夫就目前論安得成德之仁人而爲我親但其人有一行可師一言可法或學問可以資益或識見可以啟發是卽我所宜親也愛衆愛字朱子以爲無憎嫌人的意思此語最宜體貼蓋去傲去矜最是少年切

實學問所云矜傲之端非必虛憍放誕者有之凡著有心謂道稍知爲學此病尤易犯蓋人稍明理稍知是非視世間泛泛悠悠之人未免有憎嫌之意然亦思我之生平難保人之底裏難窺我學到十分只完得自己分內人縱不學苟無大過失我亦安得而薄之夫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處己之方也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待人之道也皆愛衆內事也生目前所接之人大約衆多而仁少類生以愛衆之道處之所云愛者非有意周旋也非面熱心冷也以

誠確之心行謙遜之實矜傲悖嫉豈但不形於貌并亦不存於心則人人可處矣至餘力學文生在齋之日皆餘力也讀書窮理學習舉業予前言已備矣予氣質粗疏習染深錮少年不學壯大無成清夜自思真覺愧汗三斗然終不能奮然從事者固由志氣頹惰亦以年來爲貧舌耕冗碌無暇且積勞成疾比來更深病既纏身益不能從事於學所以工夫百無一有故設教數載從學多人毫不敢以此事相訓蓋一則爲人本爲學習舉業原未嘗有志我安得而强之一則爲自己身心過有百千學無一點若執此誨人便是徇外自欺矣惟有就舉業之中設課程勤講解冀得舉業成就以不負諸家父兄遣學之意此念出之誠篤爲稍異於他處之舉業師者也生之初來予亦謂不過因舉業起見孰意生乃以聖賢爲志予目中所見如生幾人真今日之豪傑然予以舉業而爲生之師則有餘若生志學而求予是問道於盲也數月以來欲與生言輒又中止誠自慚自愧不敢自爲有道以欺生耳然細察生威儀言動處處留心真

是立志甚堅絕非大言無實者生乃予之畏友區區之心竊欲與生共相砥礪衍予病少瘥即每日尋求義理磨勘工夫得生助我其益不淺奚啻喜而不寐然觀生舉動察生言辭不患生立志之不堅而患生求道太銳處心太拘求收攝而反得躁擾其病已漸漸見端蓋生觸來氣質本是好動惡靜今一時收歛起來心猶未細且求道而不得其要領問學而不慊其本心輾轉生疑無從咨閒暇之思而反有拘迫跼蹐之意在生雖十分奮發十分把持此心終是危而不安苦而不樂又有舉業之患橫擾胸中長此不已必漸漸以舉業爲桎梏以書室爲針氈以師友爲芒刺其好動惡靜之心安保其不有時横決若一味强制必成心疾生以求學而反得病豈予所望於生而亦何以慰生父母之意乎縱或不然好動惡靜之病矯之必至於好靜惡動將來又未有不流爲禪學者否則僅成一箇自了漢而已予言豈能有益於生然令生靜坐生且意其無益也令生讀書生且厭其多煩也令生習舉業生且患其害道而亦不耐其瑣碎

也此皆生處心未細之故也夫一日之間此心渾然天理隨處流行隨處靜定就吾日用之常從容閒暇以應之但令時時提醒不至昏昧放逸存養有漸讀書有序工夫自漸漸有成原不必十分拘急生能聽予之言一日之間不廢搜查檢點但須隨事隨物順以應之心有未寧則用靜坐默養之法餘則讀書習舉業對朋友俱用寬和安靜以處之但使妄念不十分萌動則不必有心去求道而道自在我又況讀書窮理心愈細則識愈明識愈明則心愈細乎予之所

以告生者如是於生未必切中且未必有當然就予臆見如是姑爲生言之生以爲然則此後可安心靜志逐漸加功予言未始非一得之助如以爲不然則今年且畢生舉業之事以不負尊公所托此外予亦不能爲益於生也一惟生之所爲而已生姑思之

望生殊甚甚望之又甚慮之恐口語不能盡意欲托之紙筆不自覺其多冗也中宵不寐力疾篝燈言雖無益此心實出至誠然與不然生亦姑爲予三復之無辜予一片心何如

因來人云絶早來取末段言無倫次字多潦草皆燈下力疾而書也意有未盡然亦見其大畧矣

兼山堂集卷四

甬江陳錫嘏介眉著

慈谿鄭　梁禹梅選

男汝咸輯

鄔獻惟先生七旬壽序

自予操觚學步輒代人爲誦禱之辭昌黎所謂顏怩怩而心不寧者也年來深自悔恨欲一槩屛絕人有强者則告之曰予不耐爲名公巨卿傭書捉筆必欲相屬即以予所題撰當之可乎予爲此言蓋以世所

急者名公巨卿苟以一青衫窮易其姓氏則緗素無光鄉里獻詒人無幸焉以此謝遣筆墨言簡而功倍也今年秋剡川鄔獻惟先生年七十羣從子弟欲得文以壽而先生致書屬予且曰君知我者君自言之無以張名銜聳纂記爲也先生之度量相越如此予又何辭以謝先生乎哉予之識先生在乙未丙申間館於先生從子爾玉之家得相晨夕予時方少知識短淺無由窺見先生之底蘊忽忽十餘載相見闊疎一旦舉筆何所導揚於先生以塞先生之命乎雖然予非獨欲爲先生言也蓋於先生一人之身而不勝風俗盛衰之感焉先生自述其弱冠負笈出遊暨陽浦水之間人爭下榻授經餘暇益治舉子業歸而就試爲三山許公所賞列黌序者數十年當是時江南文章方盛比戶歌絃方領曲袷之士伸其佔畢所至如歸又庠序之途甚寬投牒糊名喁喁衢進兩義中程處無不脫穎去單門寒士握管而傲裘紈繫籍聖賢則終身受稽古之力故詩書之業廣而儒雅之澤長今則饑寒兵火之餘俗不好文人不悅學挾策而

適四方則握粟出卜倀倀乎莫知稅駕之何所尋章摘句者毫禿覗穿望一弟子員如天上功勳報迁人多捨去故干時倖進皆在市井闤闠之子而桑麻聚落書史家風往往不能舉其故業去而爲農商蕩而爲遊手雜而爲吏胥弁伍者所在皆然矣欲求如先生者哦詩熙易垂老不衰儒服儒冠爲州里所矜式何可多得哉先生即不獲大顯於時然一經硜硜弗墜先人之業今年雖七十而環堵自娛左圖右史彈琴咏歌可以無求於世存其老成文獻之身以燕幾

復見詩書儒雅之盛此則先生之志而予之所欲為先生慶者也或曰先生命予為壽必其鋪陳徵引遡淵源以誇閥閱引松喬以頌大年祈鐘鼎以錫祚胥而後不虛此祝也區區江河陵谷之論低徊感慨曾何當於先生乎噫文章雖小道苟無關於世教而誇言曼詞習為諛佞則一巫祝能辨之矣先生不取名公巨卿而反取巫祝吾有以知先生之不然也夫予之為文上之不欲為名公巨卿下之不屑為巫祝宜必無有過而問焉者今而後悠悠頌禱之辭吾知免矣

萬克宗四十壽序

往予六齡就傅輒從萬氏家塾識克宗時長予僅一齡耳歲月浸尋克宗冉冉四十矣此數十年中所閱世故江河白雲蒼狗之變畧盡而在萬氏亦不勝盛衰之感焉當予就塾時克宗王父都督公下世未久尊人悔菴先生方為名孝廉交遊徧海內所居甲第一區樓閣周遮松柏虬古諸凡器物輿馬僕從之類靡不豐饒都麗沉沉華貫雄于郡中何其盛也中更喪亂流離播遷宅舍奪為馬廄克宗兄弟皆棲止西

皐墓廬遺產亦復中落散之四方以餬口克宗年來挈其子館于武林朔風歲晏負一囊書渡江歸西皐父子兄弟促膝斗室中偃仰嘯歌婆姑絣挑幼兒負薪克宗抱甕出汲與村氓野叟出入籬落間回首當年抑又衰矣克宗每與予談家世事予笑謂克宗君家自始祖起濠梁黃金橫帶鐘鳴鼎食者垂三百載今始知有書生晨夕之累耳菀枯盈縮更迭為之夫何害雖然人生所謂盛衰者果在此勢位富厚之去來乎哉萬氏雖累世貴顯然奕葉一身箕裘岌岌自

悔菴先生始以孝廉起家而克宗兄弟椒蕃賢聲擬
於荀氏即如予所交公擇能讀蕺山遺書心解獨得
被服造次據於儒者允誠善法書篆刻文采雍容季
野腹笥便便上下古今如指掌從子貞一工古文詩
歌落筆輿酣直欲登作者之室而克宗貫穿六籍手
抄件繫折衷漢唐宋以來諸儒之成說而緯以新裁
近世治經者莫能及也且俱受業於梨洲先生以昌
明理學為志旁及星曆算數之傳吾黨言及實學莫
不心折萬氏愧歎以為不如夫以一門之內而多才

積學如此可不謂之盛乎而奚匯匯程量於膏粱藜
藿裘馬裋褐間也克宗年纔四十耳從此更數十年
物換星移縮者以贏枯者以菀天道固然富貴其所
自有究學問之成於人者又何為而不日新月異如
山之陟其巔而水之放于海乎是則世之所謂衰者
必有時而盛而予之所謂盛者方且極盛而未有已
也克宗幸無以予為祝者之詞乎哉獨惜予碌碌半
生百無一就明年亦復四十矣擁旄仗節固非所期
亦萬不敢援公孫牧豕以自解嘲但願克宗學成不
朽俾予得厠名字其間以為是六齡同學之老友也
克宗其努力為予地乎

高廣尊先生六十壽序

予髮甫燥即知吾邑有高廣尊先生時先生方與南湖諸子為詩壇文社之政傳之中原吳會間都人士皆願望見先生謂先生非烏衣裙屐中人也中更喪亂風流雲散先生尊人中丞公官鄖襄撐孤城以捍羣盜蔽遮全楚先生出入鋒頭血路間僅乃歸里中而江上之事起先生撫劍鳴纓意氣慨伉已而夭移地轉逃名戢影放浪於荒江寂寞之濱猶不為世網所釋風波險阻之患無歲無之先生委心任運久之

而危者平駭者息始出與一二故人簪冠扶杖飲酒看花稱咸淳遺士而先生亦已老矣今年九月先生命予為六十壽章予猶想見髫年往來過先生廣濟橋故宅讀先生南湖社集時而先生之遇凡三變蓋當其少也金埒玉珂鐘鳴鼎食極簪纓裘馬之榮固人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今則晚景康然諸子侍側才華熠熠色養融融先生顧而樂之亦何所不備徉適意獨是南湖酒歌鐘石變聲中間更歷數十年山河家國之悲天人身世之感殆已兼嘗而備嚐之矣夫人情於紛華得意之境盤礴留連雖事過情遷猶必追憶之以為快若所闕艱難危苦無聊不平方以得釋為幸豈樂復置意中哉而予顧猶覼縷而陳之於先生之前毋乃非祝者之詞耶雖然先生固賢者迥出常情之外竊意此數十年者先生所不能一日忘也先生試舉首西望房山嶻嶪漢水迢遙如見中丞公擐甲登陴黃沙日暮而戰不止也近睇錢塘潮聲洶湧猶憶蕺山風雨匹馬章皇與秦川楚火相應和也迨夫回眺鄉城念往日里門景色茫然世故之江

河不啻滄桑過眼而先生之感愈深矣與言及此吾知先生必有慨然而起悄然而思恨恨然悲歌長嘯而不能已已者先生尚不自忘而予敢為先生忘之哉江皐楓葉月在林頭書此以進先生先生倘謂陳生知我當亦歡然引滿陶然竟醉矣乎

李肇源七十壽序

邑東丘氏予祖母家也少時隨季父讀書其地凡三四載至今每數日必一夢遊焉阡陌川梁街衢門徑曲折周匝可數而因以想見其地之人憶歲丁亥冬李肇源先生以視女至王人張筵命酒予年十四出陪末座輙見先生衣冠甚偉鬚鬢龎古所言皆坦直醇厚若不知世間有佻巧儇薄事予雖少知心儀先生已而草澤雲擾先生挈家避地依丘氏以居則又益與先生習愈信所儀之不爽此皆如昨日事耳忽

二十餘載先生旣歸其舊廬而予且雙鬢婆娑風塵鞅薄不得數往來親串故罕與先生遇偶歲時一至丘氏酒闌燭䟦感時話舊覯所與先生行遊故處風景不殊而丘氏之遺老已略盡矣今年冬爲先生七十之辰先生之壻雉朕暨其羣從兄弟謀爲文以壽先生厭張皇爵號之無實而以其事命予予年來畏從筆墨每人以文見屬則掩耳却走而獨喜序先生者益不忘童時舊事而且樂道先生之爲人也夫先生生七十年以前其時風氣猶近古故多如先生

者出乎其間桃李不言而人自得于春風善氣之下自江河寖尋佻巧儇薄之習日起捷給者謂之有才曲媚者謂之有德無論閭閻闤闠即深山僻谷其人皆挾有機變之氣若先生之偃然天真而抱其太素也不且如景星慶雲之不可多得哉先王之世州黨屬民讀法而養其庶老於庠序以相觀示漢時賜民爵而三老有秩必擇齒德之茂者爲之今世如先生者鄉得一人焉方袍鳩杖落落然參錯天下商鼎周彝照人顏色後生小子有所感動而愧厲焉亦庶幾

淳漓敦薄之一助乎則先生自此而耄耋而期頤所關在世道人心又不獨其子若孫之慶矣予序次其語歸之先生亦以道先生之實耳先生恂恂退讓長者幸毋曰陳生佞我是亦儇巧之徒也與

徐果亭先生五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一載武功底定海內乂安嘉與公卿大臣爲昇平之宴復命羣臣集西苑賞花釣魚追古卷阿天保之盛時吾師果亭先生方在史館偕諸文學侍從之彥珥筆賦詩導揚燕豫志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先生亦適於是夏六月十六日爲五旬初度之辰先是浙中門下士試禮部者數十人旅進拜手揚觶於先生之邸舍錫嘏輩之在浙者聞之皆舉首北望神動色飛惜其身之不得與也既又聞

門下士之供史職暨留京師者秋風早涼送先生車騎出遊於閶丘壇慈仁寺黑龍潭諸勝地因以其暇捧觴上壽不醉無歸錫嘏輩之在浙與公車南返者益共延頸企踵願侍函丈而不可得無已則相與結約買舸載酒造崑山之里第而稱祝焉而屬錫嘏爲之辭錫嘏惟士之於舉主知己之感從古有之其相臨爲師弟子則自隋唐以來科目取士始沿及末流亦惟是分位之稟承禮數之循襲非真有情至誼盡聯爲一體如性命之不可易者本朝設科數十年前

輩固多以引掖士類獎拔後進爲心然求其孳孳汲汲始終不倦天下士趨之若百川之赴海者則莫如東海三先生己酉三泰壬子京兆先得列於門墻而吾浙乙卯繼起遂稱鼎足天下相傳謂近世師弟子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初先生將涖浙試吾浙士無不喁喁嚮風舉手加額冀一出門下榜發而錫嘏輩正副榜合六十四人先生一一進而庭教之披布胸懷繾綣齊契春風和而冬日温士皆依依然如赤子之投懷而不能去先生亦遂舉其精神意氣傾倒於

此六十餘人之中痾癢相關休戚與共無論地之遠近齒之長少相見之疏數遇合之窮達而先生視之如一蓋自乙卯至今意每飯不忘諸子者八年猶一日也夫以先生愛之之誠體之之至不啻生我然而此六十餘人亦氣浹聲孚歡然如一父之子寧嘗茲介壽於先生而在都在浙之士一祝再祝以各致其區區之私者敢以山川道里異乎浙距崑山衣帶水吾儕諸子入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如親先生之謦欬燕笑耆固先生之所聞而驩然色喜者也或謂天

下太平當明良喜起之運坊局需賢先生不日膺天子殊擢期以大用而先生年方服官政齒髮强茂雍容闕庭自今伊始酌大斗而祝維祺者且徧於天下又何煩門下士之嘖嘖爲雖然詩有之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先生長育吾儕而吾儕稱願先生以作人祈壽考所謂邦家之基於是焉在則請得終誦菁莪之詩以附於卷門天保之後爲太平盛事不亦可乎諸門下士僉曰善因次第其語書之以爲康爵之獻

鄭平子先生七十壽序

科舉取士之法自隋唐以來行之千數百年未有如明之積重者也論者謂明代人材不如古皆由於專重科目懷宗末造慨然思所以變易之破格求度外之士於是宗室任子吏員准貢保舉換授諸途雜然並進甚至一妄男子朝上書夕晉之青瑣而科目積重之勢終不能驟返不得已欲就科目稍變通之而復優異副榜之士崇禎十二年己卯慈谿鄭平子先生以浙闈副榜貢入北雍歷事諸曹每試皆冠其儕偶進呈者四次是時副榜士集京師者數百輩皆日夜淬厲期得用銓司又推擇其尤十八人上之將官以清要會有尼之者事遂中止十八人皆不屑常調拂衣徑歸予謂懷宗之重副榜非也科目之法以文衡士宜甲乙高下無或爽正榜之外有副榜必正榜重副榜稍輕也今婉科目不足得士有輕正榜之心矣而反注意於副榜輕其所重重其所輕抑亦求才太急周章無術而出於此耶雖然取士無常法惟使名實不相買亂耳明季之科目名存實亡矣予嘗見

己卯程試中格之文皆綿蕝餖飣朝華夕隕先生文最近古奕奕有生氣迄今讀其藏稿數百篇離然蔚然若干將之出土曹試諸策鬱茂類西京條畫機宜皆洞中情事科目以文衡士文如先生而乃僅得副榜既因副榜優異天子親覽其文將加顯擢矣而又不果然則先生一人之身其進其退其重其輕名實皆不相應科目何用即不科目何用由此推之其所爲宗室任子吏員准貢保舉換授諸途特浮薄喜事之流借以揣合意旨梯榮競進而非必人才之果出其中也毋乃徒開僥倖之門無破格之利而有其害乎甲申以後風塵擾攘先生慷慨任事思一試其奇物換星移幅巾杖老荒江寂寞之濱往來行吟自比於桐臺栗里數十年來無論諸途雜進霧散烟銷即儼然高自期許之人野葛就荒莫不以餘丹之鼎易其晚節而先生靈光碩果傲然於霜降水落之辰有士如此懷宗之重副榜又未嘗不是天殆畱先生一人以不沒懷宗破格用人之苦心也獨惜如先生者絕少耳先生之子禹梅承先生家學讀書磊砢自喜

作爲文章睥睨今古中康熙己酉正榜公車四上皆不得志於有司天下方以文學相高禹梅被褐懷玉偃蹇衡門人有楊意不逢之嘆而禹梅未嘗措懷今年十月先生壽七十禹梅又將赴春官菽水團圞執爵而酬意歡然初無所未足者禹梅何以壽先生乎名節人生之大閑文章千古之盛事先生貞松勁柏之心耿耿自媚又家世雅善文章淵源昌大蓄極而通斯文之柄將有所寄二者皆堪不朽先生固有所以自壽者不在於區區勢位富厚去來之不可常者矣予因先生出處大節所在追思當日科目盛衰得失之故覼縷爲先生道之益於先生獨自有感也不然先生已鳳翔千仞豈復沾沾於人世之浮名而予因以桑海之餘爲先生埋此非夢耶春酒在堂驪駒在路書此爲先生進一觴且以壯禹梅之行也

書聲叔氏七十壽序

予邑林壑之美者多在西南而屯山小溪間爲最勝泝八溪而上十里許予宗人聚族於斯焉水接雙蛟山連四明兩溪夾流諸峰環抱地勢隱起其狀若龍故名後龍先太史初號龍岡繼號后岡以此也予宗烟火相望不下數百家代有聞人而予所見宗人之秀出者首推吾書聲叔氏叔氏美風儀善談論少攻舉子業散華落藻傾倒一時既不得志於有司遂棄去以書史自娛間發爲歌詩聲韻鏗鏘往往追古作者顧叔氏不自名也所居草堂當兩溪之間背山臨流烟雲蔽虧竹樹茂密望之儼桃源輞川去人不遠叔氏靜掃一室焚香瀹茗聚法書名畫婆娑坐臥其中倦則散步溪邊與鄰翁溪叟較晴量雨樵唱漁歌借汩汩泉聲相上下畱連久之引清風坐夕陽忘其身之在塵世矣且其地水深土肥有桑麻芋栗之饒叔氏督課僮僕種植以時田園之入雅足自給每客至香秔時果取諸宮中肴核惟楚無事輒不入城市蓋叔氏山居之樂如此今年長至後一日爲叔氏七

旬壽辰宗人共揚觶而祝索予言侑之予惟叔氏之才宜其乘時奮發取青紫如拾芥乃伏處溪山之間以老豈遇合有命抑世之負才而隱約如叔氏者固不少耶雖然人生貴適志耳山林朝市流俗以爲榮悴之殊途而自達人觀之每不以彼易此即如予數年驅馳南北所遇印纍綬若轂擊肩摩繁華赫奕之境未嘗有所動於中今纔述叔氏山居若欣羨嘆慕不置者豈矯情夸語哉俗狀塵容不入松風之夢此堪與知者道也昔尚平欲以婚嫁畢爲五岳之游今叔氏有丈夫子三皆能自成立諸孫繞膝蘭茁其芽尚平之願可酬而身在山中不必捨尋五岳將毋樂過前人乎予又聞叔氏少時夢與異人游所談神仙之說甚備意與方壺圓嶠有夙緣者三神山庶幾遇之而予願津津后龍泉石又淺之乎窺叔氏矣

丘誼安五十壽序

人生幼而壯壯而老天地之常數也其間得氣之厚歷年之多宜若無足甚異而世俗生辰爲壽自其始杖時輒肆筵命爵侑以頌禱之辭毋乃近於靡文而無當與乃今觀於吾誼安姊丈之壽而又知其事之不可以已也誼安生三歲尊人和叔公有泚江之厄母夫人王太君方盛年飲冰嚙檗撫誼安於孀幃兩世一身母子相對淒風楚雨中若不知有寒暑之往來與卉木之榮落者歲月浸尋誼安漸以長大能自

樹立然諾不欺跬步不苟里黨羣推之少攻舉子業遭時不偶遂棄去析産居最薄辛苦經營柴水不困既娶有秋且可㳄旨蓄以給俯仰裕於群從間男女皆繞膝成行王太君步履無恙含飴弄孫距其蓼莪卹恤曾幾何時而誼安不覺皤然稱五十翁矣古者植遺腹朝委裘倘及見夫國有長君朝無闕政明農復辟宗祉晏然則景鐘銘之太常紀之以爲大慶家國一理也王太君抱藐孤而矢匪石呱呱左右保抱攜持由幼學而成入而馴至於壽考康諳非晨鐘夜燈刻陰數晷而庶幾一遇之者天使誼安得有今日也又使王太君婆娑雙鬢而身及見之也家庭之樂事於是乎大凡爲誼安之親若友者又安可不登堂賦詩舉酒相屬而佐誼安以上娛王太君乎天下事往往始難者終必易始悴者終必榮誼安年甫五十耳由今追昔荼蓼釋而昌熾生多福之來方日引月長而未有艾使人知天之報施不爽以王太君之貞操與誼安之篤行積善之慶固可操券取之而因有所觀感而興起又不特爲誼安一家之幸已也觴祝

之詞寧得而廢乎哉予少嘗隨祖母至丘氏予姊未歸予已在誼安家塾與之同學相少長知誼安者莫如予今誼安之壽予甥翼宣千里馳書欲得一言爲贈因走筆書其前後數十年所閱歷以歸之誼安見而乔卿之念益怦怦動於中呼甥輩捧觴執醬斑衣戲舞於王太君之前一時賓朋取次上壽以爲笑樂予雖匏繫京華遙憶之亦爲浮白一大快詞之工拙無暇論也

萬克宗五十壽序

少時聞人稱五十翁便不知宜作何許皤然狀私念春秋方盛無緣遽到此景歲月侵尋幼而壯壯而老予今年四十有九明年即當五十追念少遊詡然失笑同學中唯萬氏克宗允誠兄弟家同亮與予年齒相若允誠同亮與予皆甲戌而克宗癸酉則克宗又先我稱五十翁矣禮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是四十不過升斗始進五十乃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之時今人一到五十便覺筋弛骨緩日就衰倦每

嘆古今人精神氣力不相及非也古人八歲就傅十五入學春秋絃誦冬夏詩書自從師求友講道論德外更無梯榮競進譁世取寵之事以焠亂其聰明磨耗其血氣少壯時從容涵養至四五十始一發舒宜其隆隆然氣充而神王今成童丱角便以走逐名利為務紛紜馳騖者數十年五十而願息固其所也何不相及之有克宗少遭世亂無意舉子業間為時文森然有法度未幾輒棄去年三十餘而鰥即不更娶挈其子授一教授錢塘授一長而英穎善讀書作文

尋出贅外家克宗脫然無得失之營妻子之累得以大肆力於六經尤邃於春秋三禮繩貫縷穿糾縫畢出數十年未發之義往往為克宗抉透所集春秋傳義數十家手抄件繫未成書而燬於火復著禮說若干卷行世讀禮質疑特一斑耳海內名士如豫章彭躬菴吳郡顧景范皆歎經學不如克宗錢塘應嗣寅品行為時模楷與克宗往復論禮諸書克宗嶽嶽持論不下嗣寅無以難也克宗年雖五十而黑髮豐頤便便腹笥望之猶如在少壯時豈非其平日所養之

恬所學之粹有以致之耶予年近克宗而碌碌半生有志未逮十載以前常戲謂克宗予年五十人事當稍靜此時折節讀書如童子始入塾耳今未知能踐其言否但念人生不必期頤姑以八十為下壽計之過此尚可三十年此三十年者予與克宗共之而予猶欲三分日力以一分養病一分完萬不得已之應酬纔得一分讀書耳克宗乘積學之力電發飇馳瞬息千里而如予駑鈍玩日愒月而思與之相角逐不猶夸父之追日乎雖然陶朱猗頓金玉如山褐者覡

而非顧得尺璧寸璣便反覆把玩不置物以有諸己者爲足貴也幸而吾願果成拚三十年之功於此中得少滋味當克宗八十爲壽時同學諸公與萬氏兄弟叔姪俱龐眉皓首相聚一堂予挾其尺璧寸璣以進克宗不當開陶猗之倉餉我耶人生意計未來者皆爲妄想未知此想妄與不妄請以質之克宗克宗其撫掌浮白先爲我盡五十觴以俟之

陳母謝太君六十壽序

予讀黄先生壽太君之詞以吾黨講習推獎夔獻首事之功至謂東浙學者爲之一變夔獻遜謝不敢當吾黨共聞斯言者宜各瞿然以驚惕然以思也夔獻亦念數年講貫權與何日乎蓋自丙午冬夜予與夔獻國雯吳仲宿張子心友之家有刻燭論心之約次年正月萬氏兄弟導之以往姚江歸而爲月講通書西銘之會聲氣道合一時不下十餘人言論丰采翕然可觀磨頽抗聲鄙儕俗之無所短長而皆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予獨依回其間想人量世卑之無甚高論非敢過自沮棄抑亦不能無疑於心也道喪千載士非有絶人之力不能振而起之倘斯文未墜郡邑之間得一人焉已爲比肩接踵何吾黨今日蟠次比耦蔚然興起之多吾甬僻處海濱風聲固陋凡所對立每不能與中原竝驅往時文章聲氣名節志事潮移石爛絲素蒼黄盡地勢使之然也翹翹諸子乃欲揭理學之瀾破荒而出其果能使山水色飛桑梓價重乎哉天下之事始易終難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今耳目塵封門鑰未啟爲山平地來軫方遐及其無成求爲鄉黨自好之士而不可得況議論既高復言非易吹瑕刷垢漸且不副其生平籓籬一決何所不至予之所疑有此四者故庸庸持論爲吾黨所腹誹面規而終不改也浸尋歲月雖講貫不衰而今已漸不能如前此之盛硯田奔走晨夕切劘之落落也賢書勸駕馬頭塵且數斛也學究一經日從事於巾箱斷爛而儒先宗要之未遑窺也蓋散者不能強之使聚榮者不能強之使澹俗者不能強之使雅有此四

可疑之情加以三難強之勢而謂吾黨之士高山麗澤琢磨服習以有成其必可知之數乎而先生顧安所得是言乎雖然先生之爲是言夫亦慮吾黨也深望吾黨也切以夔獻領袖吾黨而於其壽親也盛辯高譽以激進之欲夔獻之念其親而益勵所學也人子之事親莫大於貽親令名令名之成莫大於不負所學吾黨之士何莫不然而予於夔獻獨有竊幸者吾黨多食貧四壁餒火所驅惴惴莫保夔獻家有負郭二頃甌婁有秋俯仰粗給可以無求於人毀譽

心賢者不免夔獻賦性孤棱抗塵矯俗年來與吾黨祗勵風期談說千載鄉黨州里諭諭詘詘莫不目之爲怪魁而夔獻毅然昂首伸眉不顧一世且天倫樂事有生所難誰無家人父子而意嚮不同習尚互異學未足以化家睦族則舉足左右瞻顧而不得自舒謝太君固賢母黃先生來鄞嘗館于夔獻之家太君呼童擊鮮肴核雜旅至十晝夜不倦唯欲其子以親師取友爲事而子弟和仲子政楚楚蘭苕一洗少年虛憍凌傲之氣而矯衡負劍皆有慕進斯道之心一

門之內融融洩洩無毫髮憾夔獻之所得於天人如此其於所學不且事半而功倍乎哉夔獻宜益尊聞行知淬節厲行以立身者事親而吾黨數載相期之雅得一二人負荷其間亦可差免將來盜聲之誚明山甬水寔式憑之黃先生之言猶信也予夜卧雲在樓夢與人言戢山梨洲之傳當在夔獻季野覺語同亮而異之夔獻志氣激昂季野聲容嚴靜俾在聖門狂狷之亞也余夢果徵夔獻足以壽其母矣

丘母王太君七十壽序

壽考康寧世之所謂吉祥善事也然有履常處順自然而致之者矣有涉艱難經危苦爲人生之所勿堪而終以其身享遐齡膺多祉者矣益險過而平悴移而菀守貞俟命克逆天休此亦循環往復理數之必然者也若我丘老表伯母王太夫人有足徵者當裘伯和叔公之懷沙不返也夫人春秋方二十有二予姊丈誼安生甫三歲闔變之日夫人絶粒悲號投身自誓固已無意人間徒以呱呱在抱忍而撫之時家

世蕃衍閭門數百指圍圂笑語喧闐庭戶獨夫人伶仃隻影介於其間毀容遂垢辛苦操作以上事尊章中和姊姒而下育其藐孤操離鴻別鵠之音當霜淸月苦之夕此其生平殊不堪把玩矣如是數十年所歷茶蓼冰櫱之塗畧盡滄桑世變人事推移一門之中不勝撫今追昔之感而夫人康强健飯巋然獨存且誼安能確守先業致洗腆以養其母有孫四人蘭茁楚楚其長者早已授室今者夫人七十之誕前有子婦後有諸孫執爵稱觴跪起上壽夫人顧而樂之

熙熙陶陶然春暉無恙壽考康寧之福且畢集於夫人之一身而回首當年酸風凄雨中何啻晰同隔世哉雖然夫人淡泊勤勞出于天性故能矢匪石以度年華非有冀於晩節之徜徉而後爲之者其幸而及此天也非夫人之所知也天下綱常節義之事惟無欲而不求施報者能全之於夫人乎益信也予少嘗隨祖母至丘氏又從季父與誼安兄弟讀書夫人爲櫛沐飲食兒子畜之予宦京師三年適居夫人壽觴誼安貽書以祝詞爲屬予惟夫人大節艱艱方將膺旌

闡錫服之榮以風示天下何有於區區予之詞耶所以不辭固陋而遙致一言者爲夫人有舊恩於予不敢忘也寧俚無飾寧簡無支欲其與夫人稱也徐文長之祝張母曰願如是更領太君數十年以少報嬰時冶餔與釀之德予于夫人願亦同之則覼縷而陳於夫人之前者正未有艾請以今日之詞爲權輿可矣

范母李太夫人八十壽序

母子之相依出於天性溫凊定省之外古人有倚閭而望陟屺而思者各綿結於中而不可解非山川道里之所能間也今於祝我年伯母李太夫人更惻惻念之太夫人造范氏有年辛苦教二耀國雯兄弟力學砥行以成名遠近稱爲賢母二子亦善事母盡其歡余交國雯每過居太夫人得闚家庭間樂事太夫人春秋高坐臥室中非風淸日美不出戶二子環而侍飲食共一案供具旨甘抑搔疴癢召其諸孫輩團

圞笑語率歲夕以爲常國雯年來不得已負米游四方所至遂迎傾倒乃國雯意忽忽不樂東聯海門紅日趣駕言歸未嘗爲終歲之淹者以有母在也今年三月上浣爲太夫人八旬悅辰維暮之春景氣和暢戚里咸集子姓奉觴太夫人必顧而樂之獨國雯以試南宮不得與舞衣之列先是國雯將赴公車徵欲預謀觴祝事徐又念曰如是是屈母以從我也吾何敢因依依不欲辭太夫人強之再三風雪渡錢唐訪余武林寓中余曰子行矣母老急子一第子留上壽

不如往就試之爲足安太夫人心也且家事任長有二耀兄在子行矣國雯惘惘別去以康爵之詞爲託余視國雯顏色若無刻忘太夫人者黃塵驢背回首家園夢魂嘗繞膝下太夫人亦念國雯不置時時與家人遙指程途吾兒何日渡黃河何日過泰山何日進廣寧門何日就試鏁院母子相去數千里兩地神遊如一堂耳適太夫人壽觴開春官榜亦發遇合即未可知但以國雯之才何難登金門入玉堂取青紫如拾地芥惟白雲親舍眷眷不忍忘者太夫人耳然

余願太夫人知太夫人令德壽考康强健飯自今以往而耄耋而期頤國雯事親之日方長寄語國雯其努力繆營歟掌以將母之事屬二耀二耀勤南陔之養國雯可無畏北山之勞居者行者各盡其職天生二子皆所以報太夫人也太夫人其謂我善頌而騰然舉一觴乎

俞孺人五十壽序

人情日競於頌禱始生之旦張筵奏樂侑以康爵之辭冠蓋贈遺炫熿於道不必黃髮兒齒即在壯盛已有爲之者未知權輿何時遂轉相慕效如此也今年二月予在武林與子館於杭得晨夕握手因言來月下浣予內子俞氏五十帨辰願子一言爲壽予謂與子聞之六十爲下壽八十爲中壽百年爲上壽五十非稱壽耆期雖然可以壽而壽此豪門華貫張皇觴祝之事豈所望於行古之道者與要予曰此非予意

予子孫符意也雖然予未之或止也予婦出于俞家世比封君其夫歸當司農公盛時不可謂非生長富貴者司農公下世予一經潦倒挾冊出遊太夫人在堂予若女纍纍予婦身任共養鞠育之事攻苦食淡脫頭上簪珥盡予垂槖歸入門視太夫人色洩洩子女不聞啼號聲輒謝婦良苦婦出斗酒相慰勞無幾微慍尤之意如是者殆三十載而婦鬢婆娑且行年五十矣幸太夫人康強無恙予女俱成長及其設帨也予夫婦跪上太夫人觴諸子女以次觴予婦團圞

笑語相對盡歡邀福於天以有此一日之澤君子之所不禁也而予其忍止予子乎予聞而歎曰有是哉予之失辭也予所言者世俗之恆情子所言者天倫之樂事夫固不以彼廢此也且嫂氏之賢至矣積冬而昌時乃天道與日者黃髮兒齒令妻壽母之慶方來未艾而實者弗忘其舊吾知嫂氏囘念平生將鼎食鐘鳴或不如汲菽飲水之適視饌扶杖或不如雞鳴盥漱之安足嫂氏之宜壽又莫如今日矣有是哉予之失辭也與子喜因即序次其語以授郎君歸爲

嫂氏壽抑吾黨老友落落數人恆以飢驅走四方爲憾今見與子之子善事其母如是也膝下有人與子其漸可與嫂氏坐享優游之歲月橫經談道沿河而不止千秋之業又豈特爲嫂氏百年祝乎予又不覺欣欣然色喜欲舉一觴屬與子矣

甬江陳錫嘏著

慈谿鄭　梁禹梅選

男汝咸輯

亡友鄉進士陳協祁墓誌銘

康熙丙午吾友陳子協祁舉於鄉年二十一公車罷歸病瘵三年竟以庚戌閏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家一時聞者無不扼腕太息此非能知協祁也特惜一少年鄉舉耳嗚呼一鄉舉果足以重協祁乎哉予是以

不能無言也協祁家邑東之橫溼族姓蕃衍先世吉安太守本深宣德中以循吏名史策又三百餘年而得協祁癸卯春予始識協祁於城南之白雲樓時協祁年十八來從予友非園讀書非園盛稱其能時文善解悟予取其文視之色理澄鮮固是近來場屋好手已而漸與協祁習見其修容儀擇衣飲好讀稗官小史亦無以甚異於時輩少年也丙午以後協祁來就予齋養病予日與之語則意氣浚邁矯然欲以古人自期間有一二隨俗事變頻蹙眉色弗怡者累日

藥餌之暇汲汲有志于讀書常日閱朱子綱目數卷予輩以病力禁之乃止三年中雖爲世緣身病所纏縛然發踪端倪其志不淺予始拊膺嘆服以協祁爲非時輩少年矣夫士子窮年皓首夢淫心營唯兩闈題名爲極生平之願協祁乃以弱冠之年畧綽染翰無意而得之宜其聲情呂鉅且什伯於世俗之所爲而協祁處之澹然洪沙絕塵所願乃反過於疇昔此無他當協祁未舉以前自視一鄉曲子弟耳衣冠冶遊輕俊自喜已足爲野處之秀賢書一登而始知天

之生我不偶也士所當爲固不止此故雖嗜血嘔心支離憔悴而矯首悠步思振拔於汙險之中薪薪焉若矢之發機而勦之出冶也人謂協祁素好勝此其善用之者哉嗚呼使協祁而不死多讀古人書發明義理歷覽天下名山大川開通其聞見出而與當世之先生長者遊與之剖析性命蕩滌心胸此其所至寧不一日千里而協祁竟如是死矣生才實難夌霄之姿限於耶拆此誠協祁之不幸而抑不能無憾於造物也世俗風靡輕重倒置若謂協祁之死不能勝

一鄉畢然者夫三年旅進鄉舉滿天下能如協祁之志寧復幾人吾以爲鄉舉正不易有協祁耳就使如世俗之見不過更活五六十年高車大纛華屋甫田醉夢沉酣何詎不灰飛電滅而協祁蘭摧玉折猶能保其未喪之天眞使此志耿然不與腐壞同盡此其短長得失何如而悠悠之論猥足爲協祁惜哉協祁名自華其先自奉國軍司馬某始家於鄞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吉安太守某族祖也協祁以丙戌十二月十二日生卒時年二十五娶姚氏早卒繼娶李

氏大司馬茂嶼公孫女女一未有子協祁且死其族兄同亮力主爲協祁立後取從子名溥於襁褓中而子之協祁未葬予先爲之銘予文豈足傳協祁哉亦欲使名溥他日讀之知其父生平不徒以區區鄉舉重也銘曰

四明科第之淵藪數百年中雜好醜黃土烏紗狐貉走清風尚留吉安守協祁象賢生不偶功名草露無何有抗志無成天若負此志萌芽堪不朽世俗空勞嗟歎久吾欲以此闡其口

邑文學載來鄔君墓誌銘

人子之葬其親爲慎終莫大之事古人有銘墓之法冀藉以傳其親之萬一非僅僅別兆域記生卒而已也近世葬者競於形家言誌銘一事闕焉不講所營在已之富貴恩親之志荒矣今歲仲秋章安鄔子爲模介余友莊符霜儼然造門持所自爲狀求銘其父載來君之墓嗚呼鄔子其可謂知所務而度越於尋常者哉余不文不足以慰孝子之志然何敢不勉徇其請按狀君諱甡字並生嘗患疝而愈自慶更生因

號載來云春秋時晉有鄔大夫爲鄔氏得姓之始世家河南宋南渡居奉化之石橋後有惟清者遷寧海柴溪是爲君始祖累世以好義聞君曾祖九韶例授散官祖自修太學生父開籲太學生爲叔自誠後母楊氏繼母袁氏開籲生五子長次早殤存者三君其仲子也少失其母事父及繼母惟謹與兄弟極友愛數十年如一日寧邑瀕海自君之長邑數被寇君嘗扶侍其父攜持兄弟章皇山澤間父一日寇廹踰城傷股君調治百方不解帶者數月卒賴以瘳與弟苗

匿深山叢箐中五日乃得出見若有神隱護之者人以爲皆孝友所感云君砥厲名行嘗以古人自許叔卒遺孤幼君爲經紀其產孤長而還之絲粟無所私毋家零落君爲其舅之子楊崇賢娶婦卒生數子舅死爲營葬養舅之婦終身外舅洪老而乏嗣君助之再娶延其宗君之篤於三黨如此又慷慨矜然諾急人之急里有陳春者貧甚以逋賦故胥欲奪其妻君力持之且代償其責春夫婦始得完友吳維則死弟利其產欲奪嫂志君多方慰諭爲任其賦役事弟感

悔卒全吳婦節凡君之施德於鄉閭皆此類也君性警敏善讀書好辨晰經史疑義及議論古今人成敗得失弱冠補博士弟子雖老師宿儒不敢以雁行進雅負經濟使得竟其用區畫天下事如指掌遭逢寇亂流離播遷鬱鬱成疾卒於奉化之西鄔村年僅四十有四嗚呼以君所爲有藴包季心風烈海濱僻遠落落一諸生當世無有知之者余哀其子之志而覼縷述之亦以君之行誼有補世教足應銘法也君生於明崇禎辛未閏十一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甲寅十二月初四日配洪氏有婦德君之閨門雍睦婦與有助焉丙午先君卒年三十二繼配童氏撫洪氏子如己出君歿後爲舅姑營葬教其子成立後君六年卒年五十二子四皆洪氏出爲模爲楷皆邑庠生爲標先卒爲機女三人俱蚤殤孫一人章幼爲模將以壬戌年某月某日奉其父母柩合葬于璜溪南宅之阡乞余爲之銘銘曰

章安之鄉會稽東部大海環之山盤水拒塵起鎮鳴鼙風苕雨君在其間倉皇羈旅雄才鬱蟠偪側無語

壯志未伸此憾誰補幸哉有子能繼君緒璜溪新阡封之若斧君其卬安復歸於土懿行章章可與終古

侍御陳公墓表代

國家不幸而有陰陽倚伏之變諸伏節捐軀首與巨憝爲難者率罹顯禍以死死而赫然身後名若其數無不可償也獨有一二深心憂國之士思旁剪其羽翼以爲後圖而已爲小人之所陰忌不中之以禍而反中之以名使終其身坎壈抑鬱憂讒畏譏率不爲悠悠口耳所深諒則其爲禍乃甚於死嗚呼此仁人孝子所爲伭痛而不平者也往者戊辰改元天下翕然相慶予時尚少聞里中御史陳公解官歸心竊疑之以爲陳公鄉之望也朝政維新是且錚錚眞御史不宜歸已而徐察公居鄉事親孝友愛諸弟靡間解推然諾遠近慕義無窮則又愈益疑是豈不足以覘公立朝者迨予從朝夕公讀公西臺諸奏草且備員史局得竊聞啟禎間遺事始稔公獲謗之由而益慨然不能不以所疑於公者轉而爲公惜也公之謗成於權貴人方公初入臺璫勢方熾公有所欲論劾二人者皆附璫最驩公奮起擊之二人亦相繼罷去去雖不盡由公然以公之曾擊之也憾公甚思有以中

公矣適公按屯畿輔堂劄至命公速奉旨撥安平莊田若干頃公欲持弗予度已無可奈何則爲手自刪牘列聖旨堂劄于前而後但判田數予之牘成諸曹吏縮舌環泣謂公卽不自爲計當爲我曹計是何可無須辭公叱之起徐謂曰汝不見聖旨褎稱在前臣下何宜再須吏亦解公意唯唯退疏朝上夕飛騎撤公昔奏吏錢耀祖去如諸吏言矣耀祖衆公語稱聖旨以解詰者詞屈幸無事公不特抗節不阿乃其智不可及也然是時公所擊權貴人方家居令其黨日夜伺公無所得會璫敗慶終不能殺公編闌轉機謂若非世所指名可蠲而陷也公方出按山東嗾其門生爲公同官某者毛舉公事上之率浮游不根聖旨亦詰言者妄而獨安平莊田以職事所關公置不復辯聞報徑歸廷議竟以此坐公公遂一蹶不復起夫莊田一事旣出聖旨又奉堂劄且經吏戶兩部奏請題覆而後下其事于御史非御史所能予奪者又公稜稜滌筆不以隻字汚簡端如錢耀祖事可覆驗顧議者弗深原始末也論訛之聽易惑難解而權貴人

之計遂成嗚呼蓄素一潔身名俱隳豈不惜哉公在
臺抗疏首止中使出鎮援屯時巨璫楊朝以私干公
拒弗聽其所劾副總兵黑雲龍以交結內侍故公歷
與璫忤咎貽擠禍命懸虎口公此時而死死即取大
名耳乃不殺公於璫燄之中而忽誣公於璫敗之後
權貴人老姦辣手可畏哉公誠有所比附者議人高
張何所不爬羅剔抉而僅僅一莊田且止能坐公以
攉援也公在屯數年建祠之疏滿天下即京八差中
已上其七頹波一柱唯公而已己巳廷議諸疏出自

御前獨公無有此詎非人所難而豈其以莊田苟爲
市者公之誣不待辨而可解也公嗣君自舜述事公
晚聞公被誣事輒泫然流涕公下世一紀自舜營葬
事高中丞銘其幽又屬予爲墓表予惟公官爵世系
高誌已詳因以予所疑且惜於公者表公大節出之
而且以慰孝子之志使鐫諸其墓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膠侯賈公墓表代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倜儻奇偉之材乘時拔起佐功
在斯人名垂天壤爲旂常鐘鼎之光然開創之初其
人率慷慨多大略未必明習吏事或善於撫御綏輯
宣布恩威至若文章儒雅潤色太平之事每謙讓未
遑也我　國家定鼎垂三紀一時攀鱗附翼之臣震
蔚雲蒸指殆不可以一二屈然數十年來歇歷中外
功烈卓卓可紀述天下無問知與不知聞其名或傾

心欽服以爲異人者則莫過於吾晉賈公公諱漢復
字膠侯別號靜菴曲沃縣大莊里人明季時爲淮安
副將順治二年　豫王下江南歸命入　京隸籍正
藍旗爲牛彔章京甲午簡受都察院理事官掌京畿
道事丙申陞工部右侍郎丁酉以兵部右侍郎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晉兵部尚書庚子謝事康
熙壬寅以原官再起巡撫陝西戊申改用　回京候補
丁巳七月十五日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公之在
工部也方修治關左　諸陵公於風雪中馳數千里

經營相度告厥成功復由喜峰古北口巡視邊墻爲綢繆固圉計僕夫告痛弗顧也適　三殿大工並與公潔己釐奸省金錢鉅萬計有昌平灰戶挾私請以西山老虎洞爲燬地者奉　旨命公往畫地界公至其地大驚曰此爲玉泉山迺都城龍脈何物奸民妄言敢爾與王其事者力爭　上卒從公言事得已中州當四方之衝兵燹孑遺凋殘未復公一意與民休息平刑簡賦拊循而興咻之然念安民必先察吏飭有司懲胥役斷斷持三尺法由是民樂公之寬而吏

憚公之嚴驛遞久困亟請與東省分路民得以息肩勸墾荒地至一萬八千餘頃　溫旨優敘然衛輝賓荒地一千四百餘頃積歲賠累者則又未嘗不題請豁免也撫秦七載民安吏肅如其撫豫時民力稍暇以其時修廢舉墜漢南棧道爲寇所毀公捐貲募工授以開鑿之法自寶至褒六百餘里間補葺如舊公私便之濬長安龍首通濟二渠以爲民利昔人所稱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者迄於今再見焉尤留意文學事其在豫省以私錢倡造貢院延儒開館各成兩省

通志全書嗣後衛文清相國奏請天下通行修輯實自公啟之又補刻西安學宮孟子石經重葺關中書院予嘗聞公少時淵達不羈以任俠雄閭里間瀕危獲濟一旦擁旄仗節當官涖政顧悉心吏治簿書周詳乃爾且公嘗補武庠弟子員彎弓躍馬往來行陣從韜鈐起家乃不欲效武夫悍將長鎗大劍之爲而篤好儒術羅一方之文獻續千載之遺經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賢者固不可測如此此則公之度越羣材而卓然爲一代從龍翼運之冠者也予因之竊有感

焉公在明季嘗從秦督白谷孫公幕下與李自成轉戰郟鄏間公奮先登陷陣餘衆無故自潰公於亂軍中披孫公北渡河收散卒保潼關又嘗奉同邑閻部李公檄責高傑兵勤王公疾馳至邢上見傑酒酣陳大義駢弁爲色動而燕京已早破其時明運方衰又上下好持文墨議論不能破格用人如公之才足倚辦天下事顧尺寸無所建豎自公入　國朝不次登用內佐多官外控兩省乃得一發抒其胸中之奇功業彪炳聲施爛然由此知大丈夫雖負過人之略非

遭時遇主無由自表見而國家用人循資按格引繩批根可以得常材而不可以得度外之士者皆於公一人之身見之矣公歸自泰憩所築之雨翠莊澆花種樹彈棊讀書與二三同志爲笑樂雅不問仕宦事然聞西南用兵　廟堂宵旰則撫掌躍起據鞍顧盼有馬文淵趙翁孫之思當其酒酣耳熱鳴劍慷慨爲歌烈士暮年之句意氣橫厲望之如三四十歲許人而忽澹焉捐賓客矣鼓鼙在耳壯志未酬公報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必有不能恝然於泉壤者哉予以桑

梓之誼嘗從公遊習公生平公沒數月嗣君國楨國彬國棟國樞等將奉公喪以葬而屬予爲墓表予惟公生平美不勝書其生時世系詳誌銘中不具述而但表其服官之大節足爲後世法者俾刻石而列於其阡彼過公之墓讀予之文想見公之爲人九原可作其以予爲隨武子乎是又吾晉之勝事也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龍江車公行狀

丙辰春錫嘏侍吾師楚中黃門車先生于長安邸舍見先生于稠人廣坐勉爲笑語退而相對未嘗不顰顣蹙頞愀然以悲也蓋先生家邵陵是時湖南方沒于寇先生之父龍江公尚在堂先生陟岵思親鬱鬱成疾未幾請假歸錫嘏送出國門先生猶涇涇然洒南望之淚疾馳赴鄂渚不得進徘徊三載己未春王師克湖南先生趨至家則龍江公已于丙辰下世適當先生南望涕泣慘然悽愴時始知父子之際至

性感通不以山川道里間古所稱嚙指心痛者理或然也先生返里門治喪稅服三年爲公營窀穸事乞銘于橋里曹侍郎錫嘏爲之狀錫嘏既有門墻之誼又親見先生思親之苦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車氏自漢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入朝省中呼車丞相是爲車氏得姓之始明景泰間荆州別駕用隱公諱濟自身西平樂徙邵陵是爲湖南車氏之始別駕五世至獨軒公諱某是爲公曾祖獨軒公季子西溪公諱某國子生是爲公祖西溪公子爽一公諱某由明經

薦有懿行載郡乘是爲公父公裒一公之長子也生而有異才弱冠補邑諸生試輒高等意氣俊爽雅愛山水游以其餘力爲古文詩歌遠近爭傳誦性坦直又慷慨好施食約時嘗輟哺推食急人之急惟恐後自先生貴公處之澹然惟好行其德鄉里稱爲樂易先生遇郡邑有大利害及親友寃抑事公必正色力爭興利除弊排難解紛得當然後已不居功不受謝公之爲善蓋出于天性非有所勉强而然也而其生平尤卓卓者在忠孝大節公少事裒一公色養百方

其歿也年踰八十猶哀哀孺慕家雖中落喪葬不敢不盡禮母范太夫人性方嚴公起居膝下承顏順志得其歡心一堂怡怡然知有天倫之樂吾師官翰林奉假旋里晝錦承歡人人稱願之公無所間于其初也范太夫人春秋九十有五而始歿公猶籲天願以身代呼搶不欲生仲弟早夭公撫其遺孤如己出以順適范太夫人意公之孝友諄摯如此吾師假滿宜還　朝稍依戀則以大義促之癸丑改授給事中公手書致長安云歐陽公有言天下事宰相能行之諫

官能言之韓魏公亦云諫正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女有言責當念昔人名訓毋沽名毋徇私毋徒快己意以自見風采皆格言也易簀之日人有言吾師晉滯燕臺者則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分應爾爾無一語及私公報　國之心老而彌篤又如此嗚呼公里閈閒諸生雖封貤赫奕未嘗指揮天下事一展底蘊然大節炳炳三楚人皆能言之公豈徒以其子貴者乎吾師思親之志耿耿終其身今入　朝爲名諫官俾　國計民生咸受裨益天下復見韓歐事業其所

以闡揚公之明訓者益大矣公諱泌書字香函龍江其別號生于明萬曆戊申卒于康熙丙辰享年六十有九子四人長萬祺癸卯舉人候選知縣次萬有壬子拔貢正紅旗教習次即吾師萬育癸卯舉人甲辰進士　欽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戶科給事中加一級次萬淇邑庠生丁巳年卒孫八人鼎鉉萬祺出鼎銓鼎彝鼎篆鼎梅萬有出鼎晉鼎台吾師出鼎升萬淇出孫女六人曹侍郎銘先成錫報補爲狀如右

分巡寧紹道副使巢雲王公行狀

康熙甲子歲正月十有二日浙江按察司副使膠州王公以疾卒于寧波官舍公之子錦銓鎮將以三月初一日奉公喪歸膠州乞銘于世之大人先生而葬焉屬錫嘏爲之狀錫嘏乙卯之役出公門下獲侍公者十年雖不文其何敢辭公諱垓字[illegible]別號巢雲其先由湖廣麻城徙膠州遂爲膠州人曾祖諱心學贈大同府通判祖諱椿陝西乾州知州贈中大夫父諱文焯松江府通判贈中大夫母宋氏繼母趙氏俱

贈淑人公累世仕宦皆清白吏家無餘貲通判公生六子公爲之長當通判公老而家居公教授生徒以修脯供菽水衎衎色養自力於學戊子舉山東鄉試己丑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大行故清署藏書數千卷居其職者非奉使馳四方則酒食遨遊公與同官月爲會出署中書讀之參互校讐爲笑樂未幾有册封琉球之役琉球懸阻大海風土饒樂其君長自號中山王非得朝命不足以號令其國每一易世輒奉貢請封惟謹然其地直福建南由漳州出海舟行大洋天風簸蕩島嶼出沒有大小古米山之險往者或不能達以故人憚行順治十一年琉球請封疏至同官有所避就公貲未當使慨然願往奉 旨加一品服偕給事中張學禮出使入境宣諭 朝廷威德進退有禮王以下皆緋服臨行餽公黃金九十兩固郤不受使還拜通判公牀下曰此行幾驚吾父然在官不避難臣職也兒何敢辭歷戶部廣西司主事歷員外郎中督臨清鈔關課稅有法商旅不擾改授科員裁缺補陝西道御史巡視北城輦轂之地五方雜處

公以時稽察奸宄肅清康熙癸年七月丁通判公憂回籍服闋十二年七月補兵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時適當三藩叛逆四方雲擾之際度支皇皇調兵食不給公在戶垣會計天下錢糧出入多寡之數以爲開不如節節不如核因請停無益之驛站查銷算之價值苦心籌畫以佐軍興萬一至其于民生休戚如賑饑荒蠲難民諸疏又未嘗不慷慨持大體也凡公所上封事屏人屬草疏上輒焚之曰吾不欲留此以沽名也典試浙江矢公衡校所得多知名士

公引與語煦煦如家人父子士以此樂親公十七年八月奉　旨外轉十八年十月補授浙江按察司副使分巡寧紹道浙東故瀕海苦海患數十年寅卯之交巨寇接境地方驛騷又海上游綜飄忽靡定時或闌入內地遭其蹂躪二郡之民瘵矣公至按行邊界整傷斥堠象山諸邑瀕海困苦鳩形鵠面之民環聚而訴馬首公下車撫慰諭有司經理其業民賴以生在寧波五年潔己自勵日啖蔬茹壹意與民休息俗好訟小忿搆鬬張皇險膚公槩不為動其或有所寃抑懸鼓于門聽民得自擊擊聲聞公立出堂皇召兩造質曲直數言剖決去庭無宿獄往來會城路由紹興纖舟河側問民疾苦窮簷蔀屋之中人人得自達凡有追攝符檄皆下屬邑不遣一吏卒曰民自奉法耳柰何令若輩擾吾民吏卒帖帖白日卧不能名一錢也訟獄讞決悉捐贖鍰著為令自公之來三郡年穀順成家戶豐穰漸有起色實陰受公福云嗚呼公落落一諸生抗志自奮列爵于　朝為　天子出使萬里外蹈風濤不測之險不辱　君命出入曹署敭

歷臺省所經畫皆天下大計分符兩郡宣布恩信以勞來安集嗷嗷瀕海之民公之遇合不可為不盛公之施設不可為不多獨念公年雖老意氣彌壯飲噉踰常人旦夕治文書不中程度不休勤苦砥礪未得竟其用癸亥舟師將出海七郡治艦於寧波公一身董其役十二月猶冒風出視船工竟以此得疾今餘孽蕩平海波不揚公在其勞實與享其成而公死矣此則可扼腕為公惜者也公生平雅不近名凡事皆直行己意無纖毫雕飾與人交洞見底裏意所不可雖親故未嘗曲徇人亦久而信之公弟五人皆奉公教以公為師公生于明萬曆戊午十一月初七日辰時距公卒得年六十有七娶匡氏封淑人子三長錫貢監候選知縣娶高氏繼娶袁氏次銓次鎮俱幼未聘女一許字同州丙辰進士張洽未嫁殤孫三長沂聘法氏次浚聘張氏次洄幼未聘孫女一幼未字謹狀

陳母沈孺人行狀

侍御平若陳公解官歸四明未有子嗣徜徉西湖山水營別業於杭求名家女之宜子者而得孺人孺人姓沈氏世爲杭人歸侍御時年十八明年生予友同亮同亮生五歲嫡母周恭人欲見之自杭召歸愛之甚置邪遣孺人日夜念其子竟以是遘疾卒年二十四殯於西湖之側又二十餘年侍御周恭人相繼下世同亮營葬訖念孺人柩久在杭不可丁未臘月奉之歸寧稅服三年將葬於城南千丈鏡之原求姚江

黃先生羲以銘而令錫嘏爲之狀孺人就嫁自少文嗣子方幼不獲纏悉生平事今相去亖十年尋操筆而求之同亮泣爲予言者僅如此嗚呼銘墓之法自漢魏以來至於今不廢蓋人子之於其親呼號追慕不得已而思托諸文章其有顯節懿行非能文者弗傳否則亦可附姓名以圖不朽而世之善立言者其詞必誠其事狀必核故其文必信而可徵局石摩娑壽于球鼎亦足以償人子之願也今之求銘者不然挾好媚之情飾生平所未有之事張皇傅會取惑聽觀思以譽親實乃誣之而誄死依生之徒皷其曲筆事不求眞人不求肖凡影響剽竊之語可以東西竄易而成以是樹之幽堂豉山之所謂塵土無光猩狸却步者矣顧相謝而競爲之吁可怪也黃先生一代作手文不苟徇求者之情而同亮讀書學道深有志于文章異于世俗之耳食目論者茲之求銘孺人雖有痛哭呼天自傷揹背之早使笑語無存而終不敢臆設誇辭以相誑炫予之狀孺人也其又可以溢一語乎哉雖然方正學先生曰孔孟之於吾聖賢遺佚

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孺人之卒也以思予同亮數十年繼體侍御皆孺人湖頭風雨酸凄悵望之身則凡一言一行所存即孺人之生平猶在也同亮誠卓然自立守身事親使天下皆知孺人爲賢者之母揚芳千載詎不在斯同亮其亦以失之於親者求之於己而已又何容悵遺事之無傳哉孺人生於萬曆丙辰某月某日卒於崇禎己卯某月某日子一自舜邑庠生娶葛氏女一適御史周襄元公子徵泰孫

一意淇孫女二孺人初没侍御嘗爲文哭之大槩稱
其婉慧貞静有古賢女風夫孺人少年覌謝侍御不
爲招寃泣玉之痛而惓惓女德聞亦可以窺孺人之
萬一矣謹狀

先祖妣丘太孺人行畧

世之以賢淑造其家者有矣幸其子孫之顯有聞也
而頌述之大者備載史小者光諸乘即不然而三尺
之珉照耀泉壤存者没者豈不兩無憾哉大母拮据
予家者垂五十餘年天厄之使不得竟其志以没乃
家世貧賤無能借彤管以發潛光馬鬣封矣幽室之
銘闕如也諸大節烜烜在人耳目閭多能道之者猶
庶幾乞靈大人先生一載筆爲家傳以不朽我大母
是以錫報忘其鄙鈍竊撫生平之見聞於大母者先

以質諸家大人家大人哭失聲曰信也於予母得什
之一矣予五內瓜裂不能一一爲小子言小子姑識
之因退而抆淚泚筆敬述如左
大母丘氏諱某世家邑東之萬齡鄉其先由汴徙鄞
奕葉富饒稱甲族大母曾大父東厓公正德末尉南
昌從王文成擊宸濠嘗得東厓石有異徵子姓尤蕃
衍云東厓公孫曰兆三翁配某媪生大母行最少絕
婉慧異凡女翁媪篤愛之每曰吾此女必字之奇男
子翁族人某者往來城中稱大父天衢府君府君少

孤事曾大母范太孺人以至孝聞因從容爲翁言翁笑曰是世家子孤貧能自立稱吾女矣遂許字焉萬曆己酉大母年十七來歸天衢府君三世一身自上侍范太孺人外舉案相對門無足音井臼事一埤遺也大母幼爲翁媼愛憐雅不習家人辛苦至則椎髻操作而前無幾微難色且辦集咄嗟進止皆有常度范太孺人喜曰新婦弱女子也而勤幹嫺敏老更事者不能及勉之以陳氏門戶累汝矣予家自封叅議公生三子長后峰公次后湖公季后岡公后岡公成

嘉靖己丑進士督學豫中卒于官高祖后湖公邑諸生篤於程朱之學業未成早世曾大父思湖公方二歲逮長羣從剖析產與之思湖公憂不贍也盡鬻之買於楚失其貲歸忽忽不得意以沒天衢府君甫髫獨與范太孺人居生事益落棄舉子業從岐黃家游已乃懸壺市中冀得甘旨以養母比大母之來府君年已踰壯而家四壁猶故也大母處之恬然曰人惟勤苦故畏貧予何畏紉針炊炙得老姑一日歡他無患矣時范太孺人春秋高未幾即卧病伏簀不能起

天衢府君分痡百方然以身設廛故日數四入伺問顏色或市時饈珍果進之徘徊孺慕剝啄者數輩來太孺人輒促之出意殊鞅怏念生計在也又未可閉肆下簾由是其養事一屬大母大母率雞鳴起逮夜分調飲膳治藥劑以時上食訖左右屏而待扶持卧起抑搔疴癢取中帬廁牏親自浣滌以爲常太孺人性方嚴又寢疾久時不自得大母先意承志饑飽寒暑無少違色養術術非執爨秉作未嘗離側或吹黍呼鄰母道舊故爲笑樂太孺人欣然忘其身之在枕

席也天衢府君每語太孺人安否嘗曰若婦愛我我所欲婦輒先知之吾無所患苦也歲庚戌家大人生繼舉姑與叔保抱攜持中一以太孺人爲意雖呱呱如弗聞也者太孺人時分甘弄孫太母竊從旁攝之蓋慮其鞠哺而饜飽又不欲顯言傷老人意凡委曲調護周旋牀蓐間者幾二十年而後太孺人卒年八十二矣遠近聞者多欲疏大母養姑事爲婦則云家世自思湖公來伶仃積弱大母佐天衢府君攻苦食啖家稍稍資饘粥期功之子無藉在者意忌之掎齕

百端當太孺人在時天衛府君與大母相誡勿令知訴許聲達戶外太孺人怪問之必謬以他語對私相嚙指飲泣而已太孺人沒後勢益張天衛府君竟坐是憤鬱發病以辛未三月捐館大母震悼幾絕然哀毀中勉襄大事稱家中禮無毫髮憾焉顧橫逆者未嘗悔禍人勸爲禦侮計大母揮涕謝之曰天而幸存此一綫也彼何能爲且先人以來雞肋自守者素矣未亾人敢求勝于先人乎言者皆歎服去大母每爲子孫言未嘗不泣數行下也大父喪未終甲戌又有

焚巢之變向所緣粒積累盡付一炬雖深自傷悼度已無可柰何從容慰喻家人收拾燼餘葺甕牖居之人多以僦宅勸者太母竟不欲曰吾念歌哭於斯也於今抱孫焉柰何舍先人故土握齱寄人廊廡耶掃除舊址決計卜築鳩工庀材晝夜殫瘁凡一木一甓無不經千百思維者大母至是手廢興者數矣旋漂搖之旋綢繆之陳氏門戶終范太孺人之言云天衛府君遺產歷歷二十畝餘多難以來百費具舉人怪大母若操奇贏者實無他慮周而用節爾丙戌以來

食指漸繁遭歲洊饑嗷嗷者幾滕大母百計粒之卧而思起而晝時外侮稍息而饔飧之心力又告瘏矣嘗顧子若孫曰自予爲汝家婦險阻艱難倍嘗之矣今髮種種猶以若曹衣食累我我將閉戶禮空王若曹無我遂不衣食乎語未畢起扣囷中空聲隆隆亟脫頭上簪易一囊粟歸矣蓋天衛府君之沒也內外大小家政一稟大母喪祭婚嫁諸大事儉而稱情禮人奉爲女中師至米鹽靡密大母精力能推行之物有儲事有備人莫能知卒徵用某某可春某泉可績

某所材可爲薪指顧瑕克未嘗乏絕故家雖貧不至大困八口衎衎大母賜也歲壬寅大母年七旬正月錫嘏西赴洛拜庭下見大母步履無恙忽以十月悅辰後中寒疾一日而逝錫嘏歸途而訃告矣嗚呼痛哉今觸念欲狂海竭陵頹無能爲錫嘏釋此憾也大母爲陳氏亦已至矣衿褵甫結而孤貧并之朝夕粗給而多難乘之刀俎方夷而兒女累之畢生未得一伸眉賫志入地吾儕負負無可言者天高高難問大母竟如是終也念黃昏牀側一燈熒然子婦環而

數往日大母爲述曩時荼蓼涙欷欷不能收欲後人思其先世之艱辛以彌自厲此志也敢忘于錫嘏之耳哉家世業儒天衢府君以貧廢見側弁者輒自傷故大母督子若孫讀書尤力聞吚唔聲爲進一餐旣叔父與錫嘏困頓諸生每罷場屋歸竊自責大母好語慰之曰兒輩技未工乎抑遇合固有時乎一經砥砥毋墜先人聲足矣駟馬車非吾願也蓋大母之引分自安達天知命又如此族父某者后岡公裔孫也落魄走四方大母收而撫之如己出爲置室焉延后

岡公緒人以爲難天衢府君晚年從諸長者游戶外之屨滿大母治醴餔佐客懽投壺飲酒竟日客竊嘆中饋賢迨躬秉家計治飯飣治饔必有旨蓄待客親朋至者如歸焉德大母不忘也性尤樂施與家雖靡贏輟哺推食一果一餌膢臘之問交於途鄉黨宗戚必徧故太母之逝也知與不知皆流涕太息頌其賢而惜其不蒙報無異辭云丘氏宗强而饒篤于誼大母從兄子數人奉大母如同父緩急取濟焉同室之難翼而扞之者丘氏力爲多大母飲食必祝曰吾子孫苟有他日其忘丘氏乎嗚呼子孫當世世志此言也大母生于萬曆癸巳十月十九日卒于康熙壬寅十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子四二早殤長家大人配先妣方氏次叔父文奕郡庠生配李氏姑一適同邑薛隆遐孫男四錫嘏邑庠生娶楊氏錫圭錫卣未娶俱家大人出錫璜叔父出孫女四錫玉適大母從孫鼎盛早卒錫金適張大司馬文定公曾孫靈寶令瑤芝子九林俱家大人出錫申適董少司馬君謨公孫郡庠生德鑑子允湜錫紱未字俱叔父出曾孫二汝

成汝咸錫嘏出以大母卒之十一月某甲日合天衢府君兆葬於城南二十五里戴家宅之陽

先妣方孺人行畧

錫嘏已醜纔述大母矣吾母先大母卒錫嘏斷恤於今三年柰何不述吾母也嗚呼錫嘏豈忘之哉念鞠子哀無如吾母者吾母以其身盡瘁於子子榜然長而卒視息母在無以養吾母母死無以喪吾母喪已無以顯吾母益傷其貧傷其賤傷其愚一淚一結操筆者屢屢輒嘿嘿罷去也雖然吾母尚淹淺土異日卽不敢望行營高敞然卜一原歸骨假如椽而誌其幽堂竊冀有冀於大君子用含涕抑痛述如左

先妣方氏諱某父同邑方公母楊媼公諱某號海曙公之先宋太廟齋郎軫勃犇京譎知鄞縣一子留慈谿後徙郡城代多顯人明正德間有諱誌者以侍御督南畿學公其裔孫也公生子女各三先妣其中女始公與先大父天衢府君俱以行誼高里中相結納飲酒過從聞有女爲家大人委禽焉歲己巳先妣年二十歸家大人時天衢府君以同室之難病憊度不能瘳勵一見婦先妣入門具榛栗脩溮起居婉順有禮天衢府君喜爲起強飯顧謂大母丘太孺人婦如是無憾矣家故伶仃先妣來祇事內外和氣翔滿門戶始不孤丘太孺人又賢者也得媳如得友先妣亦舉動咨稟奉姑若師盡終身云未再期執大父喪佐家大人襄大事戚而辦人嘖嘖陳氏婦見一斑矣遭家不造外御方訌先妣侍丘太孺人相對酸淚無敢出聲泣甲戌春家不幸燬於火先妣嫁時裝不憖一縑婦姑僦處甕牖中共一東壁光先妣晝則執爨秉作夜就燈織枲取蘊穞補綴之非雞鳴不就寢日未出又起慊慊舂黃粱也既錫嘏等生抱乳而炊呱

呱聲溢于突苔就嫁十年茶蓼備矣先妣意殊恬然無幾微怨尤形於辭色此豈勉爲之者哉既而卜築尾礫中丘太孺人與家大人綱紀其大者諸供匠石督僮僕皆先妣躬其勞戴星入厨中日旰忘食風雨無間者兩年而室粗成家素無終歲儲旣食指日衆歲頻歉尤不支先妣佐丘太孺人百計撐持之唯入口是念育子女數人其閔十倍減衣衣之輟哺哺之疾痛疴癢輒憂念廢寢食錫嘏從外傅先妣必目送之行歸則啖以餅餌誨諭殷勤使自愧厲錫嘏弱冠

以貧故歲從事舌耕先妣日倚門念之甚至形夢寐其返也必亟作食勞苦之慰愛其天性也被弋綈嚶饘粥不以介懷顧切切數子女饑飽寒暑身所未喻者先妣必先知之爲計所安然後已無少壯皆如在襁褓時也然仰事俯育雖艱難勞瘁不少辭而神力憊矣嘗病脾强起力作終不欲一日臥牀蓐故兒女輩亦習而忘之間進藥輒瘳辛丑之秋疾大作百方無效竟不起嗚呼痛哉屬纊之夕猶不欲言身後事錫圭等號泣欲啟問錫嘏恐亂先妣心麾止之但張目視子女咽咽作聲須臾瞑矣哀哉母果造生乎抑有所不慊于中乎迄今欲奉彌留之片語而不可得錫嘏悔恨呼天罪尤百死莫贖也先妣歸陳三十餘年奉尊章相夫子植後人洊更多難并力維持其有功於陳氏者甚大顧以大母在上凡事皆受成無自名者然畢生勤苦爲家幹婦大母倚之如左右手先妣之變大母哭之慟言及輒失聲人知大母者知吾母矣恩勤之德况世所希有而不獲其子一日之報嗚呼茫茫泉路惻惻春暉縱刻骨糜身其何補終天

之萬一哉先妣鳲鳩乎于諸子女咸受劬勞然錫嘏於子最長依倚最久硯田奔走傷先妣心最深又早授室有子其累先妣者尤甚今日撫桮棬感風木其負罪亦最重也崩裂五中詞無倫次唯大君子鑒之

先妣生於萬曆庚申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順治辛丑十月十九日享年五十有二子錫嘏定邑庠生娶慈利令楊諱大名孫純禎女錫圭聘丘氏錫卣未聘女錫玉適大母從孫丘鼎盛早卒錫金適雲寶令張瑤芝子丸林孫二汝成汝咸錫嘏出

兼山堂集卷六

甬江陳錫嘏介眉著

慈谿鄭梁禹梅選

男汝咸輯

同學祭董吳仲文

嗚呼吾黨之有吳仲如車之有轂屋之有楹蓋衆材之所奔會羣望之所交騰而其一朝捐棄也殆不啻軸折而榱崩嗚呼吳仲年未登於強仕身不越於諸生而今日之死通國之人相與流涕太息皆拖殄瘁之戚而有如亡遺獻而失老成蓋吳仲固有不可死者在而況吾儕手足之久倚意氣之深傾能不仰天痛哭拊心而搥膺嗚呼吳仲少年矯首怒步拏雲掣霆光芒激斗干將在硎謂宜一往天風迅翮顧屈其馳驟之氣而遲迴偃蹇若縶渴驥之足而使停於是才益練而學益肆將漸裕經綸之偉畧而庶幾實大而聲宏謂天固需之以晚成老之於未造而一疾不起如瑤葩之方吐乃未秋而先零天乎難問豈昌黎之哀申叔謂天固厚其所薄而恒不足於賢英抑正

學之所云奇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又欲收之左右以爲光榮嗚呼吾黨之交於吳仲少長異齒遠近異地顯晦異形而吳仲繾綣齊契出其肝膽謀其緩急任人之所不敢任而爭人之所不能爭蓋其家庭孝友固以兄弟爲友朋而束髮論交登堂過從知己骨肉之雅又以友朋爲兄弟者斯真吳仲之生平嗚呼凡獲交於吳仲者孰不諒其坦衷信其直道而世俗不察每以吳仲爲難近而謗讟遂角起而交井蓋吳仲文章之奇肆氣節之崢嶸而數年講道欲尋濂洛之墜緒其學問亦方出而縱橫然大怪小怪文章既不諧於里耳而氣節所在多畏其嫉惡太甚而有行不掩言之稱又況夫學問之難言也方責己之未暇何論清濁與醉醒嗚呼吳仲在世三十六年耳其夭矯離奇既若神龍之不見尾而遺世獨立有鳳翔千仞之槩而不爭夫短長之夢夢得失之營營獨吾黨托契既久未嘗不惜其無成哀其不遇上痛其垂白之母而下悲其寡妻弱子之伶仃今而後登君之堂對君之伯仲不禁生西州之感而相與飲泣而

呑聲臨風一慟亦交情之不能已而未卜其足以感

君之靈

祭董吳仲文

維康熙辛亥季夏執友董吳仲下世十有四日弟陳錫嘏已收淚爲文偕朋輩哭之時陳亦衷夔獻亦自爲文而奠於其几矣已念弟與夔獻兩人交吳仲最深情不能已孟秋十日復共以隻鷄樽酒相嚮而哭丹旐未起宿草未芽自夏徂秋淚痕猶漬不覺悲風之爲我而來也故於朋輩公言之外錫嘏復嗚咽伸紙自言其私曰嗚呼吳仲生而予與之握手朝夕也疑爲里巷慕悅之常也吳仲死而予爲之視殮悲哀也猶是凡民匍匐之戚也獨有予兩人之相知而今則挹心掩泣而無可語者不能不盡之於吳仲之靈之前也吳仲岸氣豪情直出儕輩之上雖勝流者士無所讓自與予交顧獨兄事予予生平柔荏仮同重言人過獨於吳仲則摧鋒抑鍔索疵吹瘢而無所假借於其間吳仲文章一出見者或吐舌驚怖或交口贊誦舉以示予諦視再三吳仲毎察予顏色之善否以爲高下吳仲之爲人背議時有相對則譽滿其前予于稠人廣坐不𪪺箴規私居促膝欵欵論心勸五

而戒十也嗚呼吳仲自總角論交其較短量長於吳仲之側者孰有如予哉雖然求人與文於斯世碔砆之似玉者多矣吳仲瑕瑜不掩鏗然玉也知吳仲之爲玉者莫如予也故吳仲亦樂予之賞其眞瑜雖擊剝纇瑕而不以爲過此所以披肝吐膈相視莫逆者十五六年於玆而未嘗有纖芥之嫌也嗚呼予視吳仲何啻駑駘騏驥之相去乃區區胸臆不敢加之於他人者獨得加之於吳仲而吳仲方且傾心折節而樂與之交有不感深次骨者乎其木石乎夫予非沽

名市直翹人之過以自高也蓋深有見於吳仲之才情之氣魄之肝膽其文章淬練而脫化之可以凌前轢後其學問能變化氣質則體用兼備可以紹絕學而開太平而世俗之庸陋下士之拘牽不足當其一吷也故不憚殫竭愚誠冀策其追風之步而涉之於千里之津爲世道民生幸耳否則自前所見文章之超邁奇肆孰如吳仲人才之磊落英多孰如吳仲而予且皇皇焉圖進其所不足則亦斥鷃之笑燕雀之譏已耳而尚自號爲知吳仲也哉嗚呼已矣無復望

矣吳仲臨沒之言曰豪傑之才善人之質夫豪傑而無成善人而未學謂君自督乃自責也吳仲有知得毋笑陳生倔强猶昔而予終不敢以兒女子之私哭我吳仲者蓋有所甚痛甚惜焉而亦因以自愧而自勉也嗚呼叔夜琴亡伯牙絃絕此情此淚千古同哀

尙饗

祭姜桐侯先生文

嗚呼甬水慈湖同桑對梓求我友聲共道如咫十餘年前獲交令子時有諸泰並來郡邸剪燭論文清風閣裏吳仲長豪吟嘯四起庚子春正遂投貴里嶽山之巔更執鞭弭復齋先生幅巾杖履十日平原勝事可喜惟我先生時方客遊登堂執禮相見無由瞻嵩望華此願未酬何圖繼茲歲月悠悠風流莫續聚散浮漚纍哭復齋已痛西州尤悲吳仲宿艸將抽感時悼舊有涕難收先生健飯五岳是謀靈光巋然後學

所求猶望歸來奚囊滿句重欵高門問奇讀賦靄靄停雲遂此良晤復與諸子歡然道素江流有聲一葦欲渡天乎茫茫壽雲癉霧忽不慭遺先生云故豈以老成為造物妒廣柳淒其衰感行路何況吾儕偏聽誰訴迴惟先生箕裘奕葉黃門白簡明于皎日先生紹之家聲大出西銘過庭畨傳七業能抱韋經猶存江筆足慰先生有如末叕某等所傷典型悼失問訃既遲星霜已閱重展生芻共為嗚咽素帷依然悲風瑟瑟尚饗

公奠董母陳太夫人文

嗚呼典型淪謝之悲邦國殄瘁之戚傷賢人君子之不慭遺也若夫處闈閫之中而隱然係人倫物望之重一朝溘謝悲戚正復同之此吾黨今日之哭太夫人非徒若母吾母在尋常哀誄之數者也嗚呼自太夫人歸司農公佐司農公為名孝廉者二十年為遺老者二十年太夫人稱未亡人又二十年其間與亡存殁盛衰枯菀之境無不身嘗之當明季科目隆貴坊社爭馳司農公負海內重名又享有華貫戶外車

聲塡咽太夫人輟沐停䈂以應接茶鐺酒罋無虛晷四方賓至如歸未幾星移物換鐘石變聲司農公掩栗里之門灑西臺之淚以筆墨磨耗其歲月太夫人熒熒燈火相吊相慰于霜寒月苦之辰別是一番景色矣司農公卽世冢子以孱書生驟出而承名父之箕裘支中落之門戶太夫人恭之讀遺書安困約凡冢子之攻苦食貧績學勵行以無忝司農公家風者又皆太夫人教也嗚呼太夫人前為賢婦後為賢母天下之交于司農公父子願登董氏之堂者無不知

有太夫人太夫人春秋高倚徙鳩杖時與巽子談說往事俯仰世變感慨係之吾黨從巽子得竊聞太夫人家訓輒私相嘆幸為靈光碩果之僅存嗚呼孰意一疾不可復作耶巽子二十年來孑身撐拄十年以前往往好游吾黨百方止之不得未知巽子之游為母也負米東西親健在也十年以後徘徊鄉國開足迹不越浙河左右京洛諸公百方招之不得相與怪巽子之不游未知巽子之不游為母也母老矣吾不忍遠離也嗚呼巽子之善事其母如此胡此圖圈矣

語啜菽飲水之歡娛天亦為巽子靳乎巽子失賢母吾黨亦不復奉女宗既為巽子痛又因巽子之痛以益為吾黨痛瓣香隻雞聚哭寢門不禁其言之覼縷也太夫人能起而聽之否耶尚饗

同萬言仇兆鰲包承翰祭范母李太夫人文

嘏等哭母情以義起卯歲鄉書猶子是比莫謂尋常三年一舉念此數人不偶聚确請述厥戩以為母誄令子論交在嘏最久三十餘年登堂拜母言起而驚並稱執友講席窮經黃門加肅翰年稍少亦繼厥後維卯之後郊壘方殷深秋靜夜嚴柝城闉五更急足先叩高門令子迎問同舉何人衆笑不言子請射覆城有二焉一濱江服令子撫掌吾友陳生久困場屋今當大伸武林寓舍共讀仇文光芒莫掩絕塵而奔

吾館前東論文齊濟意中所許獨唯包子所可惜者西皋貞一是宜齊鳴胡不之及平旦城開喧傳籍籍僉謂數子允符名寔父老歡然或手加額言也副車得而復失知者扼腕共相太息令子之言若合符節嗚呼此事如新此言在耳鹿鹿十年徒增馬齒莫慰母知竊自愧恥唯祝康寧膺受多祉何為一疾致淹牀第令子侍養衣不解帶嘗藥滌腧弗問戶外公車待徵母疾已瘥母謂兒行吾體無害急訃乍傳終天痛絕南望星奔呼號踊擗遙瞻繐帷助之於邑嗚呼

言等三人並滯燕京，叢獨里居，病莫能輿，各遺子弟晰哀致誠，哭歛楚些，毋不欲聽，覼縷往事，以告毋靈，語無倫次，惟寫吾情，炙鷄絮酒，臨風涕零，嗚呼尚饗

祭葛孺人文

哭朋友之妻禮乎。曰朋友猶兄弟也。兄弟之妻古無服。而今有服。謂其推兄弟之恩而不可以無感也。然則朋友之妻。亦猶是也。哭之禮也。顧古之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其爲辭也。不過痛其不淑。哀其無祿已耳。自諛佞成風。操文以哭。必縷述其人之生平。至有墓銘家狀之所不及悉者。於是不得不流爲夸誕。此以施於男子且不可。况婦人乎。然則吾黨今日之哭孺人也。將何以爲詞。夫夸誕無取也。而大節則不可沒。

孺人歸陳二十年。嘗侍御終天。同亮子立。斷斷持門戶。以相同亮於荼蓼風雨之中。拮据綢繆靡不至。而大端則概之以儉勤。夫儉勤亦婦道之常。然觀人者必論其世。詩所以稱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也。孺人垂髫剪髮。當其兄南宮高第時。可謂生長貴盛。而又適於侍御之門。其所聞見者。紈綺膏粱之習。其所指使者。臧獲婢媼之儔。而顧乃攻苦食淡。安之若素。蔵高廪以潔粢盛。御古畜以供賓讌。百務莫不贍舉。而自奉泊如也。高門旦開。百指帖帖。無吠犬之聲。而蠶

餚續軸。一燈熒然也。此其宜者而儉。宜逸而勤者。又豈不加於人一等哉。嗚呼。吾黨之士。讀詩書。服禮教。而日汩汩於紛華靡麗之中。未免惡衣惡食之爲恥。肥馬高車、輕裘、怒僕、之爲美。烏乎儉。酒食游談。玩日而愒月。年齒悠悠。而德業不加、長。烏乎勤。夫儉勤二者、吾黨之所難。而孺人行之二十年不變。是可風也已。宜同亮之痛孺人倍過尋常。而吾黨又安能不代爲同亮痛也。畢處聚哭。系之以詞。詞曰人之行道。自其妻予。覩厥刑予。視乃牀第。吾黨徵賢。壼儀誰是。不習晏間。不驕羅綺。克儉而勤。於惟姒氏。淑固難逢。芳乃易萎。厲矣春風。蕉蘭隕芷。友誼所推。擷蒲薦錡。薀露不歆。命彼彤史。尚饗。

奠亡室楊孺人文

嗚呼。汝之來歸。已二十年。與予共事。頗無間言。十載以來。家政是屬。甘苦備嘗。功過相楷。紉針炊炙。晨夕乾乾。糟糠非由。供此粥饘。汝勤堪憫。予貧自憐。一身勞瘁。家計爲先。人情違合。氣質之偏。方期晚節。得共陶甄。予志未就。汝命不延。誰其知者。悠悠蒼天。嗚呼。汝素強健。一病朝然。撫汝不早。館穀相牽。倉皇亟治。二豎已纏。汝亦失之。有疾未宣。天長地久。此恨無邊。嗚呼。辛壬癸申。節事硯田。舌畊廿載。百取給焉。不有其身。何況家緣。汝固予識。予豈汝捐。嗚呼。貧賤夫妻。歷盡迍邅。天尚靳之。形影難全。豈果有命。抑予積愆。前年喪予。共爾漣漣。今年哭汝。三子衣褰。長方舞象。操杖而前。幼者無知。誰念栖栖。追其成立。汝隔重泉。人生際此。寧復歡顏。嗚呼。高堂有父。奉養未專。寔賴汝力。衣飲周旋。今奪汝去。黃口相煎。予罪滋大。予腸益懸。悼亡至此。血淚迸濺。情非兒女。應珥遺鈿。所愁事育。俯仰留連。嗚呼。育子之憫。治家之慮。爾勞難泯。何以酬旋。雖有鸞膠。不續斷絃。瓣香告汝。雞黍在筵。

幽明永隔。涕泗嗚咽。靈其祚我。骨肉長圓。尚饗。

兼山堂集卷七

甬江陳錫嘏介眉著
慈谿鄭梁禹梅選
男汝咸輯

雜感 八首存二

讀書剡江西坐愛江聲夕開門草逆人喜不通雜客
空樓接野雲迢迢臨曲陌暮嶺色蒼然鳥憩寒林白
呼友數蘇燕箕踞太古石老農不我棄倚鋤話遺跡
謂是桑麻人而有滄洲僻鼓腹卧溪烟生涯積千百
屏念絕他營今茲世殊昔力田不逢年得寸復失尺
妻孥甘樂餓相勸守下策東鄰炙肥牛閉門祠盜跖
言訖運乎疇但聞麥風碧

又

浮雲起天漢中庭散夕陰讀書不得意倚柱爲吳吟
有懷能道古其志在傷今今古浩以積入世貴能深
濠梁秋水至嘗聞靜者心神山雙翠鳥早暮鳴寒林
但思羽足惜所畏物爲侵冥冥羨鴻飛遂以傷其音
一枝聊足息何必高千尋空香落幽夢與爾調素琴

九日後

且喜秋深葉未黃猶餘蕙草惜年芳山光欲盡前村雨烏背經飛昨夜霜江上客詩隨短笛蘆中人語出斜陽何須橘柚垂千樹待拾東籬嚼古香

仲夏卽事

雨餘涼入小亭臺竹覆重陰夕照開句欲就時還閣筆酒將行處且停杯看山漸隱鴉歸去拂石先遲月到來野徑避人無語笑江樓容我獨徘徊

初秋夜坐

拂石開門秋悄悄悠然雨歇窮巷小東鄰夜凉早掩扉煙出墻頭三徑杳月落月落百蟲生風鳴風鳴萬木老我于其際有所思輕寒颯颯侵肌表

郊遊卽事

漸覺春光足行行下古原一嚐新飯饋三徑雜錫蔬煙近寒生墓花飛綠在村斜陽歸未得欸語過柴門

公莫舞歌

轣轆車中泰鹿走芒碭雲裏赤蛇吼朱絲繫得祖龍孫丸泥欲塞函谷口河北方酣壁上觀三泰已入他

人手一怒摧關關土崩霸上諸軍如拉朽虎穴鴻門數騎來楚舞楚歌將進酒王氣驚人戶牖明項莊拔劍前爲壽腰玦斜看練帶飛三尺寒光利七首伯也知與不顧家公等一思天意否豐沛真人五采文莫道屠龍等屠狗樽前今失卯金刀天下知非復楚有咸陽劫火三月紅赤伏神符四百久唉哉豎子不足謀亞夫當筵撞玉斗

齋居卽事

蹉跎傷歲盡况復積愁時草木材能老文章我亦衰

懷人江月上歸鳥夕陽移欲訪寒梅信冰霜尚滿枝

又

日月愁中去渾忘到臘時江雲低合樹漁火遠分籬徑暖午辛路村孤鴈鶩池寒光下疎柳春事早相期

宿北渡

漠漠城南第幾村夕陽烟下小柴門一江地闊迷漁父五柳枝殘繫犢孫客路頻年逢亂苦老農今日話生存我來却是山陰棹菜甲春盤聚酒尊

禾川道中

策塞山城裏寒林落日斜溪清涵萬派縣古靜千家烟井秋生市槐根晚聚衙兵荒遺老恨未敢問桑麻

又

古道環青嶂荒城枕碧流寺殘鐘隱暮野曠樹凝秋鱸鱠沿溪上雞豚滿徑遊年來愁客路相與羡浮鷗

十月朔日新漲

送秋風捲樹頭烟一夜潮飛欲上天帆影不知平岸路却移斜日過桑田

和湯義仍先生讀史十詠 存二

信陵君飲酒近婦人

氣盡咸陽命亦輕獨憐淬月至今明夷門老子真多事投死何須十萬兵

荊卿所待客不至

藥囊便足殺荊軻客自知幾奈客何避入桃源疑此輩要離塚上哭聲多

蛟川曉起

客夢孤帆載月還柴門徑掃閭雙鬟朝來却送春歸去猶是江南雨後山

蛟川署中晚眺招寶山

桑田窟裏擁孤城拳石中流萬古撐丸土誰封秦氏谷樓船猶號漢家兵帆拾落日斜移岸鼓雜寒潮亂起更東海到今成極塞囊教霜雁復南征

秋風歌

秋風秋風吹我衣我衣出自何人機寶縧買穀嘗苦飢秋燈絡緯聲依稀寒士典裘易素絹衣成忽驚風在肌侏儒肉飽身正肥短衣曳地多錦緋我衣輕薄粗蔽肘絮須那知復見髀中原鼙鼓東西動千里無

烟荒掩扉織女投梭依荊棘秋風夜夜吹空幃鄣江片月砧聲起白紵晨光露未晞鴛衣却費慈母線欲行不行猶依依秋風秋風慎莫吹我衣衣帶飄零景物非

又

秋風秋風吹我扇我扇不隨人意變乎陽簾捲清晝長銷金此日嘗初薦掌中明月坐生風驚起空梁雙乳燕五月六月冰山傾新涼出手偏承眷一時親近貪天功吹去吹來君不見誰知冷煖更相因却逐流

年暗中轉凉颷動地洗高秋落葉枝頭飛片片但移團扇障秋陽不復奉君清暑殿書生茅屋過秋風牀頭舊扇相依戀秋風秋風慎弗吹我扇風欲來時扇遮面

生日

少負神仙便可求幾回長嘯問滄洲且遲黃石橋邊訣待作青桐爨下收意氣半銷遼水上文章誰濯錦江流年年底事生涯在慚向桑弧説壯遊

越溪竹枝辭

儂家住在越溪東笑盪輕舠獨試風借問客船何處泊春江烟雨待孤篷

其二

儂家住在越溪西茆屋雞聲午後啼儂欲睡時花正醒垂楊隊裏海棠齊

其三

儂家住在越溪南簫鼓隨流到處探昨夜三更花信雨麥田溉作釣魚潭

其四

儂家住在越溪北陌上桑陰聞布穀官錢休要借青苗賣絲且自留黃犢

行路難

漢飛將軍臨盛秋往來射獵南山頭猛虎穴中晝夜伏虎雖失食聲啾啾何況紛紛狐與兎焉敢白日嘷荒丘一朝推墮馬上兒名城不復連貔貅歸來長安看天子秋郊草淺猿臂柔猶有隴西帳下士鐃歌唱罷鷹在韝甘泉烽火夜來急獻書欲致灞陵尉灞陵亭長陽醉罵天子曾來清夜遊上林鄠杜田不得從

官輕騎嘗雜蹂自從諫納東方生五柞長楊黃屋罷詔書昨下執金吾行人晏起當早休今時誰數故將軍短衣匹馬來何求愁雲黯黯漢時月將軍怒髮衝兕鍪我亦曾經數十戰勞苦功高賞未酬長安燈火燭天起羽林新擁冠軍侯嗚呼自昔行路難夜行每笑錦衣暗晝行又苦白日倏鳳凰不合鳴高岡梧桐便欲棲鴟鴞南山白石浩無主十年叢叢薰與蕕君不見燕王致士自隗始薊門駿骨千金收何故荆卿忽西去蕭蕭易水徒東流昔者洛陽蘇季子秦書十

上黑貂裘嘗共佐高多黃金虵行妻嫂聽鳴騶茫茫天地有如此遠者視之等蜉蝣不願臨春十二樓不願連城五十州不願吹秦笙彈趙瑟不願飲醇酒炙肥牛不願娶妻陰麗華不願生子孫仲謀但願下澤車欵段馬鄉里來從馬少游阿兄大志向人笑男兒腰下有吳鉤

庚子秋杪蛟川寄贈非園三旬初度

才名早已壓江東莫道研京賦未工天若爲驚花爛熳人誰不愛石玲瓏元龍百尺徒長嘯凡鳥千羣盡

下風昔日雕弧今在否猶懸明月倚高空

其二

重來海嶠采芙蓉指點蓬萊第幾峯但見西飛雲五色想當南近酒千鍾黍田半頃能供鶴鏡水長堤欲卧龍自有年年楊子宅菊英餐罷更哦松

其三

十年前憶乍相依盡日來尋白板扉名士風流未弱冠雅人深致不勝衣誰將歲月徒憔悴只此江河半是非猶喜腹中長劒在雕蟲何事早輕肥

其四

海內文章走四明登壇分道各縱橫一時宮體都傖父五鳳樓成屬老兄豈爲良工酬馬兕猶將稽古滯桓榮青衫嬾向庭前舞京洛秋風意不平

其五

九秋風雨曲江濱此日觴開懷抱眞孟德但知孫氏子元方舊是潁川人粱園椽筆休彈鋏洛下玄談足飲醇莫負年光淸鏡裏壯心應與歲華新

其六

問誰剝啄到蓬蓽門繞晴川碧一涯舉網鱸魚象芋粟新春香稻糯葫廡蒼茫說劒頻驚斗次第論文欲起霞尚有登樓凝望客憑断危酒笑黃花

庚子初度在蛟川作　時爲孟冬二日

曉著烟圍海色蒼欲教弧影挂扶桑廿年夢未忘梨栗三寸田寧足稻粱鏡長鬚眉能笑菊鴻驕羽翮故燮霜不禁歸思濃于日爲遣秋囘問草堂

其二

簾捲歸雲任意飄浮生幾度溯江潮詩攜一卷唯存

杜易到兼山自詎焦硯未鑄成能免錯琴如志在敢
輕鋼囊中縱有雕龍筆莫再逢人說孝標

聞董吳仲徐道勇曁叉韓叔非圍同亮遊美山

想見南塘路潮平十里汀酒旗黃葉市驢背夕陽亭
山小輕遊展天開聚客星望中能縮地面取暮烟青

辛丑初夏蛟川卽事

如何窮海地翻似古邊城斥塞微聞徙塗泥半罷耕
燕巢依戍壘蛙鼓飾刁更增竈眞奇策新添渭北兵

詠史

子胥吳義士報王忘其身豈于荆獨忍平王戾少恩
有志事竟成芳聲激千春腐儒抗高論有父乃無君
是欲守小節壯懷安所伸骨肉寸磨盡義絕不稱臣
地上復吾仇地下慰吾親移師指新鄭怨毒豈無因
漁者之子某疾呼蘆中人天道業報施一飯易一國
英雄兩相遇漂母未爲獨郢鄂長蓬蒿覆楚願亦足
其如申包胥君亡我必復誓將剪蛇豕秦庭七日哭

寄訊董吳仲病起

風雨懷人夢未成迸憐落葉繞牀聲薄綿應透三更
露斷杵還春八月秔貧到病時方入道我知子者敢
忘情文園不著悲秋賦莫把黃花鏡裏驚

聞蟬

久已疏鶯倦期君碧樹枝數聲風外斷一枕午餘時
高柳來何暮淸吟出每遲疎慵應似我幽夢正相宜

蟬止

天意存時物含聲似息機有懷能遠俗無語此覊棲
豈畏鳴驚世還憐翼倦飛何時金掌露一振上林衣

辛丑臘月立春悵然有作

又見一年春春從今日始我生二十餘歲歲當如此
梅花歸小鬢思之昨日耳風木無停枝流光疾若駛
江上幾逢春我自悲遊子菽水不成歡何論承甘旨
登樓思黯然柴門幾暮倚區區寸草心有懷歌陟屺
廻身看舞衣青衫一敝屣雙親鬓未華窮愁尚可喜
天意欲摧頹中年喪我妣親在貧足持于母長已矣
陽春烟景開東風散成綺鄰人枳棘中敢復憐桃李
血淚濺江雲雲凍江城裏

雨渡曹娥江

畫壁江聲裏行人識漢祠蒼烟籠翠幔碧瓦栁垂絲衣帶千年水簪笄百世師至今春社雨芳草為誰思

其二

未有曹娥日江名可屬誰夕陽臨古渡寒雨卧荒碑浪捲魚龍舞沙移鷗鷺隨春帆潮欲上漁火隔林吹

渡錢塘

十渡錢塘水秋江巳倦看今來春色裏不向暮烟寒半壁吳山影千帆越樹端芳洲隨意綠沙雁起晴灘

渡京口

金焦不改大江流落日黃雲擁戍樓萬舳高檣飛雁斷三春細栁臂鷹收山連北固都乘障水蕩南徐有廢洲莫問沉沙今古事客懷先入暮笳愁

游廣陵北郭桃花園次范潞公先生韵

十載江都夢初來即看花一樽仍曲水萬樹欲蒸霞暝色橫塘路歌聲隔岸家邗溝爭濯錦何地可漚麻

其二

桃源猶可問莫復惜殘花蝶浪渾飛雨虹梁半落霞登臨唯我輩剝啄有人家隋栁千堤盡開田得種麻

其三

為剪當年綵翻疑此日花何因三徑地幻出半天霞黙黙能然草飛飛故傍家春雲遊子暮鄉思可如麻

泗州逢張璧鴐東還

為君驅馬向西秦誰道相逢只泗濱客夢正愁函谷月征衣猶帶廣陵春鶯聲上巳流觴急草色平臯過雨新東去親朋如見問但言人在綠楊津

其二

春風滿地綠蕪滋馬首東西兩未知握手相看驚定

後聯牀聊話別來時憑將客路臨岐語各向高堂慰夢思惜不同君歸去好聲聲杜宇過南枝

宿州曉發將入豫界

搔首從來志遠遊山川果是意中收雲開曉郭浮灘水鐘帶村春隱夾溝一望平原如瀚海陸沉何處認中州梁園倘有枚生在給札先教賦四愁

渡黃河

古渡招舟易風塵擊楫難蒼茫天地意浩蕩古今看綠草平蕪沒黃沙落照寒空餘劉項業廣武幾人歎

其二

孰是臨河者能忘歎禹功細流千澗合底柱百川東急浪搖層日平沙接大風尚餘兵氣在磨洗為誰雄

五日哭母

旅懷日夜畏愁生佳節思親倍可驚弟妹兩鄉分涕淚夢魂千里獨淒清空憐寸草天涯意莫慰慈萱地下情猶憶去年當此日綵綵曾綴舞衣輕

五日念諸同志見憶

莫從菰米問年華千里鄉關宿霧遮綠樹自迎湖畔酒青蒲猶泛海東霞且收兵氣歡時節不放歌聲急暮笳愁絕故園相憶處開樽先對洛陽花

霽后閿鄉城頭備河獨眺

黃河一曲抱城流飛瀑長懸睥睨愁烟火數家村暖暖風塵千里旆悠悠太行隔岸浮嵐出二華臨關宿瘴收回首中原爭戰地定知詞客倦登樓

其二

秦關東出此孤城北枕黃河日夜聲斷峽自鳴千澗雨短墻偏對萬峯晴滄江臥處思漁父蜀道難時問馬卿極目天涯頻悵望薄雲初掃雁沙平

明妃

一自和親僕乃公單于長識漢家翁琵琶空向黃雲哭圖畫難將玉貌同本為中朝傷大體敢因薄命惜微躬烏孫公主年年怨博得陽關絕塞通

其二

驃騎將軍夜度邊幕南犁盡北庭烟燕支已奪胡姬色氈帳何煩漢女先校尉羽書秋上谷左賢突騎暮甘泉和戎若便稱長策何不歡成一向眠

其三

按圖難信到昭陽愁掩宮門盡日粧不為妾身多顧盼誰令天子暗神傷琴華已斷長楊夢青塚終留塞草香買賦不如還買畫得將奇醜動君王

靈寶署中待壁薦不至

春風三月下濠梁馬上相逢非故鄉道傍握手兩無語入門各視征衣黃樽酒自傾燭自剪鳴雞切切摧中腸晨興岐路黯然去此別真如參與商我來京洛亟回首黃沙吹暗千堤柳河朔休歌行路難花陰且

酣桃林酒風塵雙鬢老年華短衣匹馬吾何有邂君
重論別離情悵望秋期君莫負

歸自靈寶和答董子在中贈行詩

無端浪跡故人疎惜往空憐昨歲初西去關山愁匹
馬南來消息問雙魚竹牀晝永邊生夢叢桂秋深楊
子居誰道素帷懸蹋鞋庭前松菊竟何如

其二

握手俄驚賦遠遊春風相送鏡湖頭楊枝未綠千家
雨細草輕隨一葉舟放眼山河天地老傷心行役古

今愁歸來雙袖渾如昨歎息人間舊蒯緱

其三

孤帆惻惻向西征感得君詩爲寵行入洛豈因無犬
使郵書久不報鶯鳴每思和雪牋難續空負停雲手
自許驢背信然秋色裏書空一字竟無成

其四

短策無心聽馬嘶中原回首夕陽低白頭故老多遺
事碧蘚殘碑有舊題烏道自開秦嶺外雞聲不盡漢
關西知君懷古深于我每到登臨憶共攜

其五

我窮何處泣高旻赤土傷心墓草新豈是倚廬宜去
國依然負米更辭親人情頗覺歸來異交道還從別
後眞江左才名兄弟好應憐京洛倦游人

癸卯孟夏較川署中哭　王母　三十二首有序

予以長孫襁依大母者二十餘年撫恤之私有同
生我往歲北堂之變大母憐而慰之予亦以生平
視大母猶母大母在吾母如未亡也客春萬不得
已遠遊大母心難之姑使束裝臨去叮嚀語多悽

惻予惘惘出門而廻腸寸斷矣長途旅邸時時大
母是念每得南來音信皆言步履康然差用自慰
以故滯函關者六閱月秋杪戒途問津淮右且以
漸近家門望見顔色爲喜而不知大母固已目斷
天涯溘焉長棄也惡夢兆于京口凶問得于唐棲
歸當二七之期慘聚一堂之哭憑棺踊恨自憎自
投眞欲泉下相從不復意人間世矣嗚呼痛哉一
載浪遊百年永訣韓昌黎之哭十二郎也猶曰使
早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卿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

他就況予于大母何如而彈鋏流連呼號莫逮哉
嗚呼痛哉童年屬望壯歲無成罔極難酬覥顏視
息興言及此恐無以對大母于九京也日月如馳
忽焉改歲江樓愁坐痛定增傷枕席多雪涕之痕
書卷無可人之句情不能已爰節臨風之淚溢爲
短章非敢言哭大母也哭予之不得哭大母也大
母生平懿節彤管難書小子方叙狀以請于當世
茲不過縷述小子之私而一一哭之故未遑他及
耳詞俚意切幅短情長至痛無文聊當呱呱之泣

而已

一 辛未方有大父之變甲戌二月家燬于火予以是冬生

三十年前家難并傷心門祚正伶仃舉孫一爲開顏笑不向他人歎寧馨

二

繦褓終日耐兒啼緩步庭除自撫持辛苦抱孫如抱子茹荼未盡更含飴

三

稍能學語便相依臥起曾無頃刻離片席至今如暖在牀頭燈火夜闌時

四

漸從外傳出門庭手結雙鬟目送行倚遍柴荊歸早暮聲聲喚近笑相迎

五 大母每適外族輒以孫隨

有孫頗欲向人誇幾度攜孫到外家憶得爭饞梨栗處東西門第夕陽斜

六 丙戌予家避亂唐家墅予以讀書鄮丘隘

亂離閨室走光溪我自但東家自西愁絕東西相望

處縱無風鶴也悲啼

七 秋間各返鄉城大母病瘧甚時年五旬有四

重逢方得早還鄉何故經秋一病傷自此慈容常日減愁看雙鬢已如霜

八

兒年漸長竟無奇家計猶煩白首支饒倖片芹庭下舞不伸眉處一伸眉

九

文章幾度哭秋風裘敝還憐賦未工慰藉艮傷垂老

意一番望眼一番空

十　大母天性好客于兒輩知交每至必喜

論交漸已徧雞塒門外車聲隱戸看一二姓名知更久親調饌餔佐餘歡

十一　予自二十二館穀于今八載矣

薄田歲歲已無成弱冠隨人學舌畊二十餘年空屬望一氈何意竟爲生

十二

硯田奔走忽西東裋褐年來類轉蓬每飯不忘遊子

意剡江寒雨浹江風

十三　予以己亥來館定鄉音信頗難常達大母每以書至爲喜

官衙一榻臥寒潮每囑書歸慰寂寥只此盈盈衣帶水鱗鴻斷處白雲飄

十四　己亥仲夏寇至予奔歸時大母以病臥牀方念予甚

鞞鼓難消海國驚無端烽火照孤城却憐徒跣歸來日方聽牀頭雪涕聲

十五　家以任兵故焚燬百方卒不能保

辛苦焚餘結數椽鵲巢翻欲避鷹鸇空驚白髮燈前

淚莫奮青衫袖裏拳

十六　予母之變大母悲痛殊甚

栢棬一旦哭萱親天意難回我㦗民撫柩却流華髮淚桑榆從此易傷神

十七

倚廬三月忽西行負米何能憚遠征豈料臨岐成永訣殷勤惟囑早歸程

十八

郵書幾度報平安猶復憐予行路難兒自風霜宜薄

命何因傷減老人餐

十九　予以三月至弘農入洧將歸又因雨阻

數奇經歲老河津兩地空懸萬里身夢裏關山猶隔越愁中風雨悔遊秦

二十　初冬十九日爲祖母七旬初度予以留廬江十七日是日方至浦口店中望東長嘆而已

無端彈鋏過淮淝失却良辰換舞衣此日鳴雞江浦店東來長望綵雲飛

二十一　予歸途所遭必逆風暴雨二十四日泊京口夜忽夢與祖母對哭時祖母棄世已三日矣

歸路偏多滯石尤江楓京口繫孤舟怪來一夢分明處相對柴門哭未休

二十二 舟過唐栖忽有從家來者隔舟傳祖母之訃予時驚覔欲絕不及細詢而彼此已相去數里矣

寒雨唐栖急棹過南來惡信驟傳訛驚魂一霎隣舟遠便欲悽沙問碧波

二十三

怕將消息問來人奈近家門信漸真一寸廻腸千種裂何能縮地鏡湖濱

二十四

慟哭歸來白日昏可能起坐尚憐孫憑棺空踊千行血入地難招一縷寃

二十五 予歸祖母已逝世十有四日計是日予宿江寧門外

哭定詢來二七期搥心無語恨歸遲金陵門外烏啼夜星隕中宵我未知

二十六 辛丑八月因營大父墓已成大母吉穴遂以是年臘月合兆

剛營生壙未乾封馬鬣新添四尺崇哭到百身難贖處我來臨穴恨何窮

二十七

陳情未遂片時娛喪具還憐四壁徒三十鬢蒼何所事有孫如此不如無

二十八

寒風瑟瑟佩環歸半晌痴來是耶非憶得燈前長笑語殘缸依舊照空幃

二十九

幷臼操來五十年欷歔都向老身肩從今社飯相思淚可得隨風到九泉

三十

海國寒苞舊小樓斑斑墓草冷荒丘魂飛願化啼鵑去一逐東風叫隴頭

三十一

垂白常懷千歲憂只言兒女債難酬而今一擔和誰卸可是蒼頭已放愁

三十二

雪涕揮毫恐未終短歌聊欲訴悲風生前多少傷心事尚在吞聲不語中

寄贈西陵阜有枚

曾經寒雨泊唐栖夾道虹梁萬樹低定有高人蘿徑
在客教遊子布帆迷數行忽下秋來雁百尺如同夜
半雞夢裏重尋吳會路一隨明月過前溪

送梨洲先生歸竹橋

楓江一夜載舟來杖底春風破碧苔雪意前村歸未
得明山千嶂爲誰開乾坤共是吾徒事海嶠偏憐數
子才只恐凍雲猶莫掃寒梅容逗臘中胎

鄞邑宰張公還萬氏家藏先祖鹿園都督望雲

圖卷爲萬克宗賦

豈從圖畫見先人只此圖存已百春當日思親原有
意於今觸影倍傷神玉珂遺跡荒烟冷草舍南枝雲
沸新珍重西皐原上月弟兄開卷對秋旻

其二

尺素何由動使君從來吏隱可言文縱翻玉軸憐黃
絹肯束縹囊老碧芸自爲賢孫存世澤况從名閥想
遺勲錢唐尚有東平樹試起將軍一望雲

自責詩十首

當年立志在功名壯歲蹉跎類淡情又向古人高自
許脚跟錯處總無成

人生毎苦自知難予不難知只耐彈最是下愚多癖
處西江誰與濯心瘢

毎從浮氣學芟夷氣到浮時不自持只爲胸中釀具
在春風依舊酒家旗

從來醉漢一邊扶當下何嘗不故吾清夢人言如鏡
裏三竿紅日又糊塗

北堂有母病終天烏鳥陳情亦枉然兩世慈闈憐掌

上荒丘漠漠冷寒烟

安常容易說天機一事忙來著手非那得憑空波浪
轉西風穩坐釣魚磯

莫從人己問關頭口不言時眉宇愁如此小才難禁
受三年上蔡好擔憂

無端逆億費商量妄語何能料事長燭火外明原內
暗勞將逐處照容光

斗筲自問量如何一粟胸前便起波總笑源頭無活
水坳堂膠處不須多

欲將筆舌吐真供尚在含羞不語中但向重裘收淡
汗他山切玉且從容

又六首

一時耳目駭垂紳便也姑隨折角巾事事到頭難免
俗觀場矮子笑何人

緼袍疏水想高風百鍊先教試固窮今日輕肥何汲
汲衰安未掃雪庭空

給語從來不學欺偶然欺處也還知只有浮名欺最
大寒潮落石水東移

欲從自利認根因磨洗難消萬斛塵最利身心唯有
學如何偏讓與他人

瓣香未爲考亭陳又向鵝湖託後塵只恐兩家都不
管研窮一覺夢中身

問津曾向祝橋邊同學諸公早著鞭鏡裏鬢看還自
笑春風怎上剡溪船

又四首

無端每自恨言輕百病都從言處生側耳試聽搖頬
處憎人何等便分明

雯時風浪欲遮天一轉帆時已晏然只恐風來帆又
起江心何處再收船

悔從熱處便論交萬丈寒冰禁幾敲我悔人時人悔
我知頭還自要知梢

月到天心子夜霜開門本是好風光只因被底餘温
在此外寒威不可當

贈鄭禹梅計偕

吾輩相期自有年此行遂已讓君先原來富貴爲爐
冶方信生平是白堅江上秋風初淅瀝清宵夜雨足
留連偶然一舉尋常事只作浮雲過眼前

癸丑夏送徐道勇謁選

菰蘆容我念蒼生廿載鳴雞望太平伏軾幾人曾結
綬徵書到爾一揚旌史分循隮心如畫志絕輕肥眼
自明但使歌聲留海角錦衣端不畏鄉評

其二

作令從悲蜀道難年來取次慶安瀾天心久欲休民
力日昃曾無廢吏餐綠滿春疇車畔雨香生秋草澤
邊蘭牛車擔負尋常事豈爲孩嬰費虎冠

其三

名士風流早過庭牀頭儘底盡遺經蟠胸未了千鍾酒接武應勞一路星況有北堂垂鶴髮寧將西柄憾鳩形屏風望眼無他事願把民依仔細聽

其四

右文早已重詩書況是儒冠茂宰車幽巷欸扉苦迹媛論堂布席葡筵虛非因下士名堪市自爾呼羣性未除何地能無芝草種懲羹切莫爲鱅魚

其五

吏道于今法蓋公槐根雀網晩衙空好花可是環鈴閣醉酒從敎傷鼓桐韭本不除終碌徑虆陰可惜定張弓知君別有匡時意捩柁何須逐轉蓬

其六

親民何術在寬平善政曾無赫赫名任爾初年嘲密令莫將奇策廢班生休公豈望庭多暇煦嫗應看道並行從此移君天下宰也知福世有和羹

壽張蓉嶼先生六十

三泰天下險三河天下中靈寶古桃林適當泰豫衝寇亂惟子遺吹火黔不紅嗷嗷望父母嗷哺拯哀鴻我昔曾驅車作令逢張公張公夙儒雅萬卷蟠心胸一行初試吏民胞及疲癃馬首聽環訴憐玆十室空墾田得上考汚萊數取充坐增一倍賦繭絲在良農公師陽道州催科弗求工寧逢大吏怒毋俾黔首窮休息垂三載漸使殘黎豐良蠶與佳麥一笑生春風我行過桑野歌聲百里通一朝聞解組牽衣逮兒童于今課吏治恒取赫赫功豈知良牧苦撫字多從容公歸方黑髮倚枉眠高桐長吟出金石依然環堵宮

戶外都那問栽花傲菊松所喜流澤長仁壽當乃躬湖千風月好怡玆杖鄉翁堂下舞衣綠堂前吉酒融人謂歸來樂吏道如叢叢公心殊不然民隱時忡忡十載桃林路鳴琴曲未終身老吊江濱夢遠函關東

癸丑七月望日卽事

幾朝樹杪出新凉拂拂花枝映短墻爲怕悲秋憂暑退爭如望雨只風狂入閭鼓沸迎神市大府騶傳讀法堂自是耳邊多盛事蛩聲切莫促寒裳

壽范友仲六十

天下藏書落肩東名園司馬舊家風先生開卷湖光裏過客登樓夜雨中世史班門宜有子三峯蘇氏更推翁只今舞袖高堂上猶見藜輝映酒紅

哭張耿霞

生憎薄命病交加哭子傷妻淚未涯漫道友朋餘樂事那堪風雨忽咨嗟孤墳宿草憐吳仲瘦骨匡牀憶耿霞此日登樓空悵望江天漠漠凍雲斜

其二

七載書堂愧說鈴敢言絳帳可傳經聞誰堪就文中

虎喜爾常隨原上鴒楚楚蘭芽摧急雪悠悠燈火照殘星傷心翻恨遺篇在篋底焚餘一涕零

其三

當年策馬向弘農剪髻方看十歲童客座晚銜驚對何書聲高閣響雙桐黃河落日歸來後夜雨函關宿夢中轉眼寧馨今在否朦朧那復問天公

其四

一疾何因便不支幾人搔首費驚疑嘔心豈是文成祟豎下誰知命盡斯甲子數應訛日者三年艾可遇

中醫尋君死法終難解多却娘娘半壁詩

贈范質夫新婚

論交常愧若翁先有子如君更象賢抵掌能言天下事舉頭直到古人前雕蟲未是匡時技乳虎方當出世年自有盈牀千卷史筆痕應不著鉛邊

臘月廿四日風雨集萬氏草堂五首

風雨嚴城戍鼓催孤篷歲晚出郊隈草堂許借新春酒近事何疑十月雷郵靜犬驚隣屐集天昏鴉急午船回諸公更有明年約飲破梅花不放杯

其二

西阜何月不經過此日偏當對酒歌共喜閒身貧裏得況逢好友臘中多干戈剩有吾曹醉筆墨休辭別後哦若使良緣容易聚何須寒雨急烟蓑

其三

水北祠堂晝掩苔雙扉端爲客船開講筵久寂青蕪飯世事偏宜濁酒盃念亂各懷小雅志籌時誰是大匡才茫茫天地都休問且盡君家未了醅

其四

無端霪雨滯三冬尚喜今朝得遡從一榻翻能招仲舉伏雌何竟餉林宗且收殘臘歸華鼓待聽新晴報曉鐘莫爲窮愁忘努力風霜柰此歲寒松

其五

幾家烟火繞沙汀中有城西萬氏庭滿郭烽烟難訪雪一門兄弟可占星年來幸廢詩筒債春到愁分餞底經凍墨呵成聊紀事寒堂燈影夜深局

兼山堂集卷八

甬江陳錫嘏介眉著
慈谿鄭梁禹梅選
男汝咸輯

春雨

似得春風約連雲纍翠微隔簾低絮影遶徑出苔衣鳥語千林寂溪聲一夜肥桑田方有待莫惜落花飛

其二

春光偏在雨幽夢可能供酒過聽殘滴風來漏遠鐘乍疑花氣入又見柳烟濃洗得青山面浮雲不敢封

車駕送

太皇太后幸温泉百官班神武門外恭紀

長樂疎鐘裏方傳問寢聲袞衣趨內殿雉扇動前旌宮燭開仙仗爐香遶玉笙風飄珠珮響霞𦐇錦章明鳳輦穿花出鸞輿壓隊行千官都望拜萬騎解徐鳴瑞靄皇州合澄沙御路平秋光寒太液暑氣淨華清薦景頤宜豫蘭泉水自瑩灑塵先帳殿暖日下層城聖孝天爲格宸遊御不驚春郊桑綠處又見采蘩迎

長白 八章章八句

於皇有清天畀萬國升中告成名山三百亘於地維東西是極西有昆侖東有長白 一 維此長白去天咫尺誰其居之神靈爰宅流泉在巔人迹罕陟降而生民上帝所育 二 自昔有商高禖發祥遡彼姬室履武維羑厥初受命三韓允荒施于後嗣俾爾克昌 三 肆我 太祖鴻基手闢遯左作京剪刈蓬藋 太宗繼之愔愔文德撫夏成勳 先皇之業 四 景命神符久而彌茂篤生我 皇以承 三后天廻地游莫不在宥蕩蕩王猷成功聿奏 五 乃瞻高山始基實崇往胥厥壤大啟爾封使者受命歷關而東瞻言馬首佳氣鬱蔥 六 豈敢告瘏關數千里至于訥陰殊無路矣誕伐平林木拔道啟山形載呈萬物皆霽 七 詔命既宣山忽不見麀鹿俁俁豈發而貫山有靈焉匪示之幻冥我 皇圖億年垂燕

秋日早朝

宮漏初長斗正斜西風吹動禁墻鴉燈來青瑣全移月露到金莖未着花天近欲攀丹陛篩銜回先放侍臣茶但推 聖主宵衣志百爾寧忘報國家

九日

春色初尋上苑花經秋風雨滯京華敢從艫艪思張翰且典龍山笑孟嘉霜力漸飛天外葉邊聲未斷月中笳黃金人去臺還在可許登高醉落霞

其二

故園叢桂竟何如依舊秋聲楊子居親健定尋籬畔菊兒曹宜佩席前萸烽烟嚮覓中山酒鄉里今疎下澤車却喜仙霞新捷至江城回首百愁舒

冬至南郊禮成恭紀

聖朝典禮重郊壇歲歲圜丘望玉鑾帝座儼從 三后接天心又轉一陽看紅燈月映層城合綵仗風迴輦路寬自此太平占氣象龍樓早見五雲蟠

署中古槐歌

長安城中古木稀黃沙帀地烟迷離闕東大道夾華轂沉沉官舍相參差吏部藤花翰林栢好事紛紛傳帝畿我來玉堂行栢底墻邊斜偃虬枝低柯亭無復舊時迹樹木猶存人事移惟有前廳古槐樹凌霄高

幹羅雙塒此木或言元代物樹遮滿院光紛披材大
寧爲斧鑿用根深不受風雨欺歷年數百老垂鐵疑
有神靈長護持經春未過楝花信槐庭冉冉萌芽滋
夏來不覺生濃綠長條碧葉香雲靜清晨騎馬初入
署瞳矓已上扶桑枝舉頭却愛槐如蓋篩光倒影垂
簷扉攤書嘯咏坐移晷輕陰漠漠春晝遲此時緩步
長廊下凉風吹花黃滿衣徘徊嘉樹發三嘆物生依
託各有宜此槐若委道旁種飄塵誰復憐幽姿不爾
深山與大澤寛閒寂寞徒自怡今爾植根何得所灖

洲且共青鸞栖瓊臺翠閣儼咫尺將毋造化爲爾私
古槐古槐愼自愛婆娑莫令生意微蓊藹欲覆千畝
蔭高寒直與孤雲齊自是嶙峋多勁骨不同桃李爭
芳菲天風一日拏空起蟄龍出土蒼鱗飛

賦得長安一片月

誰領高秋意當頭片月看碧空雲自淡金掌露初溥
柝起街聲靜砧鳴夜色寒清輝應萬里不獨照長安

觀稼 散館日 御試

黛耜農祥正青陽盛德先躬耕勤帝籍祈穀重民天
亞旅呼偕作沾塗念力田杏花菖葉候十雨五風年
高隴黃雲盡平疇碧穎鮮清商迎素節零露洒甘泉
玉粒嘗秋實瓊珠照夜圓中田逐社鼓嘗宁慰薰絃
萬寶成方告千倉望愈專屢豐雖有慶遺秉保無偏
省歛前謨在觀禾勝事傳五雲開鶴禁四野泣龍軿
攬轡瞻原隰鳴鸞度陌阡三時知作苦百室果盈廛
砧杵晴光裏鑾車暝色前羣心皆樂只睿慮有憂焉
畝首須常積盤中尚足憐棠魚貽軌物鄠獵省游甸
北里祥應集南箕象已捐颿將無逸誥長續豫遊篇

以上俱館課

贈別徐方虎前輩

廿年相望浙河濱帶水盈盈隔論文駕馬著鞭方北
道扁舟挂席忽南雲驂時肯戀清溪釣汲古應思秘
閣芸只此臨岐傷去住蘆花秋色正平分

送葉公旦之德州

勾餘山色一江分夢裏常思冰雪文可有英雄降阮
籍却將名姓覓劉蕡燕臺促膝黃昏月齊市回頭溥
暮雲雁信梅枝相望處更沽斗酒獨邀君

壽座主田中丞

人材鍾生關氣運師師一代多賢俊三十年來問寶
臣我公獨出手標峻作令恒如蜀道難銅章方寸蠶
叢盤烹鮮初試何游刃平易近民民所安司農使者
壽春署高檣大船東南聚臣心如水兩袖淸千里長
淮自來去從此彤庭重姓名惠文峩峩驄馬行牢盆
不受脂膏潤如山執法秋霜生拾遺補闕來靑瑣肯
復隨人學婀娜黃門有奏時封還諤諤第言臣不可
十載常稱司直臣一歲屢遷要路津終向臺端肅風

紀屹立務使言責伸宵旰殷憂猶未釋敢謂從容餘
退食籌時中夜起務徵禁門乍啟封章入封章一入
大體存其餘喋喋何足論不言民心卽士氣要爲社
稷培本根自古秋蟬多抱葉不爾錐刀爭瑣屑今日
朝陽聽鳳聲天下蒼生齊受益噫嘻我公眞偉人指
掌能藏六合春從來誕降非虛語崧高維嶽生甫申
小子草茅望山斗執鞭幸托門墻後區區未敢述私
恩高歌大節爲公壽堂下翩翩蘭玉姿堂上融融春
酒巵願公强飯愼自輔樂只永爲邦家基

送宋牧仲榷稅贛州三絕句

雪死文章羡昔年寒雲漠漠大河邊風流尙有佳公
子攜却詩囊上使船

江南花信入新年此去帆開春水邊知向登臨尋好
句滕王高閣早停船

南浦珠還不記年寂寥幾度犛雲邊淸風折得梅花
在庾嶺春來放客船

輓贈僉事浮梁令王公

西風一夕黃塵起吹向山頭激封豕彭蠡湖邊江水

飛烽烟慘淡彌千里浮梁小邑東南衝夜夜靑燐寒
戍壘作令爲誰王石公山東磊落眞男子讀書要使
大義明誓與此城俱生死繕垣積粟扞危疆事有難
知不由己驕弁反噬裂天常搖手招公今若此吾曹
富貴固不失進賢峩峩玉珮委我公皎潔白雪肝安
得相從在泥滓黃金北斗公不移鼠輩區區嚇靑紫
大聲一叱白日昏怒髮上衝目裂眦我手恨無三尺
鋒厲鬼猶能趣殺爾投繯絕命死靡他猿啼鶴唳孤
城裏士女吞聲夜泣公光芒閃閃歸箕尾大吏封章

遠九關表忠願得風臣紀贈郵煌煌出國恩行人齗
命羅金綺公靈豈是爲邀榮但知不負此心耳嗚呼
人生浪說常山舌雖賜齒弔古悲歌感青史倉皇漲
霧欲霾天廓然七尺多繞指我公碧血洒江潯海竭
陵頹猶不毁茫茫天地孰搘撐疾風勁草如公是嗚
呼我公發身何等人辛丑春官成進士

寄題長山令南君靜觀堂 堂舊相國第

四野桑麻已奠居數椽聊復息公餘飲來醇酒春臺
暖引得淸風夏屋渠但使平泉歸舊主敢因臥閣愛

吾廬玉珂他日朝天去剩有庭前一片魚

壽館師徐立齋先生

聖代推人瓛儒林勝事奇才名增軾轍甲第溢郊祁
珠樹龍樓合花磚雁影移五雲誰首唱三鳳迭來儀
弱冠天人策橫經太乙藜帶分金荔赤燭散寶蓮遲
幄暖陳書入爐香載筆隨望凝山岳重色正斗杓垂
每動天顏顧嘗爲士論依函關衡月眼璧水擁皐皮
六籍椽俱闢千羣駿不遺圜橋聲自灌溫室語無私
未輟彤廬直頻推玉署師手裁皆國幹體采及蒭蕘

技分彫蟲老名慚附驥知多年塵依委一旦頼變離
總藉香柯蔭都將小草擕門墻容並接家學得全窺
尤喜親函席時來侍絳帷恭聞初度日適與九秋期
飡菊晴霞發烹葵曉露滋待尋瑤島宴猶借棘闈題
豹略搜奇後鸞笙介壽時黑頭知早貴黃髮祝維祺
芝草逢成列桃陰近滿堤調羹伊傅手補袞甫申詩
提聽三飛奏疇陳五福宜玉缸花下酒春入萬年枝

送同年顧懿樸弟入楚

深夜淸樽握手看梅枝剛歷鶺鴒寒揮鞭又度幽燕

雪借箸能平江漢瀾馬首不題王粲賦雁行早待賈
公冠春風有意消殘臘欲別先聲綵勝盤

送湯西崖歸西冷

馬蹄經歲踏京華忽逐征鴻去路賒何物關心歸思
急孤山開徧早梅花

其二

吹盡秋風叢菊殘鄉心一夜滿長安征衣休怕吳霜
色曾耐燕山朔雪寒

其三

海門紅日坐來酣重掃松扉徑有三釀得花間春酒熟聲聲杜宇正江南

其四

夢入錢塘路未迷故人書舍近豐橋石欄護得雲亭字窗外秋聲雨滴蕉 寄訊萬克宗

其五

蘆溝一榻共雞聲又聽秋潮淅水鳴消却三條官燭債登壇何地不縱橫 寄訊萬貞一

其六

凉月孤欒掩繐帷弟兄相見有餘悲傷心多少皐魚淚和土難成馬鬣碑 寄訊錢稚廉

其七

梧桐影落草堂邊負笈耕穿硯北田寄語南枝栖夢穩春風只放六橋船 寄訊馮茂承

送王御之秦中城守

秦川初息鼓鼙聲簇簇銀鞦擁建旌關內膏腴稱陸海渭濱屯牧賴專城秋風入塞弓先勁夜月中天斗自鳴玉帳可知回首處朧雲羌笛不勝情

題姚氏神游閣

予澤書遺在神游閣又新白雲餘涕淚丹臒儼昏晨天上騎龍遠人間望鶴頻虛堂留落月長使夢來親

送趙愛舟侍御巡鹺兩浙

棠花猶在浙江潯父老重迎使節臨東海牢盆存國計西湖勺水識臣心宵衣久軫窮簷力夜月新銷戰鼓音從此陽春來一路望中草木自成林

壽少宰朱蓼天先生

玉琯徵陽生子半華堂恰遇懸弧旦蚤知人瑞回天心斗柄光連南極燦軒然翕宇真天人英齡赤幟三江濱後先伯仲揚鑣起雲霄羽翮趍等倫太學賢關三萬士執經問義圜橋溪玉堂緩步來雍容手植菁莪作豐芑九府泉流國計操大爐溢溢饒脂膏臣心如水不染指翩躚兩袖清風高只今銓衡持藻鑑孝少臣源兩無歉器使寧令葑菲遺掄真漸見浮華斂春風二月天網開孫陽一出空羣材桃李濃陰及小草敢忘所自由栽培朝回此日羅春酒子壻傳觴拜前後綺筵佳氣近瑤壇仙璈廣樂人間有我欲賡歌

天保篇岡陵習聽殊不鮮聊述勳名當華祝五福備美非言傳

壽裴信甫封翁 同年敬亭之父

梅信初傳絳雪飄玉珂剛散紫宸朝 時爲十月廿五 恰移綵袖檠鳩杖又聽清歌入鳳簫珠樹自聯花蕚影瓊芝長護碧雲條高堂春酒寬如海坐對銀燈夜未消

送在平吳二尹之任

西湖才子舊知名今日誰能愈仲卿枳棘寧教棲去穩棟梁應待晚來成離亭漠漠飛鴻候客路悠悠策馬程此去民依煩尸恤松亭且莫急哦聲

送平鄉學博之任

才名蚤已壓幽燕更識談經有正傳綵筆自能成五鳳絳帷且喜集三鱣先生撰屨春風裏諸子攜琴夜雪邊珍重幾南知道在論堂鐘鼓爲誰懸

送同年史彤在假歸

朔風吹急塞鴻聲此日雕鞍發玉京瞻闕寧忘官樹曉娛親聊借錦衣榮郊門雪映同官酒鄉國星占太史程莫爲著書推病渴天家遲爾酌金莖

館師陳說巖先生四十初度

趨入彤闈侍講筵從容前席啟瑤編豈知聖主咨詢日尚是儒臣強仕年爲屢自爲天上識光芒應並斗間懸退朝花底瞻歸騎青鬢風流更儼然

其二

玉堂崇秩領春卿共識詞臣稽古榮芸閣圖書藜照遠蘭臺著作筆花明廿年翔步高鸞掖五夜飛觴雜鳳笙但看銀燈剛罷宴清霜又擁曉珂鳴

其三

異數頻聞出聖朝自天恩澤冠諸寮尚方綵筆親題翰煖閣雲裘暨賜貂香篆未消烟滿袖寶蓮初散月籠宵嘗陪內宴分仙饌雪藕應將巧藥調

其四

天將大雅任斯文壇坫于今孰並分詩律細論唐大曆賦才高敵漢凌雲江河萬古流長在泰華中峯勢不羣自是一身關氣運篤生早已動星雯

其五

桃李新除玉署多諸生次第執經過春風自拂龍門

座夜雨還添鳳沼波幸列絳紗陪笑語許來華屋聽笙歌梅花枝畔南山酒願祝喬松百尺柯

其六

世綵堂前慶未央瑞烟凝處日痕長黑頭早致台衡貴華髮雙傳杖履康自是人間多盛事便教天上轉微陽瑤壇廣樂紅燈趁恰有金籠鴿並翔是日長至郊天

送糧道蔣亮天之任

歲歲東南事輓輸軍興況爾急飛芻賣絲久軫窮簷力攬轡新分未爽符望到三吳千艘集攜來兩袖一

塵無六橋花柳悠然在定有風流繼白蘇

壽嚴灝亭司農

斗南日夜望吳山喜得親承舄履間青瑣尚傳封事草黑頭早歷貳公班堂前春酒千觴滿河上南漕兩袖還自是養和仁壽普不須服食駐丹顏

壽儲母

花深臥閣共懸魚林有遺經荻筆書獻賦早傳雲五色趨庭爭羨樹三珠君恩象服娛華髮子舍斕衣望板輿隱隱鸞笙深夜月紅燈銀燭寶蓮餘

壽方母

委裘自古羨純忠大節今看壽母同五紀冰霜塵鏡外三冬燈火紡車中渾忘甲子繁華夢漸見兒孫桂玉叢從此含飴榮晚景錦襴長映酒杯紅

題毛會侯戴笠垂竿圖

澄溪十頃碧波平可似江湖風浪驚靜裏觀魚應有意故施芳餌悟人情

其二

攜却清風到綠蓑忘機尚覺一綸多旁人錯比磻溪叟試向嚴陵灘上過

某節母

歷盡冰霜色松筠未改柯閨中原寂寞地上肯蹉跎綠鬢憐朝鏡青燈傷夜梭但聞丹詔下轉使淚痕多

壽少司農魏環溪先生

西山秋爽發晨光丹鳳城邊醉菊觴鳩杖待尊雍裏席鯉庭早見膝前芳燈開漆室千枝合牘補彤庭隻字香爲有嘉謨能壽國丹砂不問少翁方

壽同年許母

春酒浮來碧玉巵錦斕簇簇舞瑤池人間瑞事稱齊案膝下歡聲有弄餘花萼共推南國秀蘭陔長奉北堂儀欲移蓬島三山月照到華堂九帶芝

寄王太夫子

花陰忽換薜蘿裳獨倚墻東望太行得句自呼陶令酒傳經人號鄭公鄉手栽桃李枝偏遠身發泉源澤更長何日河汾隨杖屨登堂一問讀書方

贈蛟川令

東南民力近如何聽說烽烟海角多一自鹿車迎茂宰始知蛟島徧陽和齊廷尚載曹參法蜀郡還興廉范歌他日候濤山下路錦城花裏待經過

詠毛節母

詩卷長留賢母聲冰霜歷歷寫幽貞哦松尚憶肴邊影畫荻終成膝下名帳冷悲風朝鏡斷燈熒寒月夜梭鳴瀧岡自有廬陵表不用高臺比蜀淸

壽益都相公

青雲甲第鳳城看定有迎門絳雪丹元老大年關社稷一時佳氣滿長安玉珂沙暖歸朝路銀燭風淸介壽盤此日華堂春早入梅花香動不知寒

其二

何須玉杖賜師臣爲履從容下紫宸待與三雍尊上席好從五岳認前身泰階有象人皆仰温室無言帝自親更喜龍門開曲宴風流應不數平津

壽盛逸齋六十

莫惜談經老鬢華藥欄松圃便爲家角巾拄到疎籬杖抱膝吟開滿徑花康樂池塘多好句少游欵段足

生涯只今春酒堂前宴餉到溪雲幾百車

壽李恒嶽七十

鄉里人稱欵段車藥欄花圃愛吾廬鄭公帶草香嘗布邵子行窩樂有餘生計敢誇千畝竹傳家唯讀一牀書他年洛社來尋約秋水方塘學種魚

題方渭仁從松齋

桐江烟雨近如何留得蒼松伴薜蘿知對龍鱗時滴露書成應比十圍多

其二

依然無恙此松風尺五天邊氣鬱葱但借喬柯占世澤玉缸花下酒杯紅

行次泰安州贈萊蕪令戎午亭

十日征車到岱宗歌聲處處繞兒童輟食爲哺嗷林雁耆秩曾驅當道熊民隱有懷宵夢入官庭無事晚衙空神君異政應難數記取輿碑日觀東

寄胡二齋此下歸里後作

誰挽西江潤萬家已聞刀劍化桑麻車聲過處千疇雨春色浮來滿縣花山展定尋康樂句月川還泛象

山槎可知仙令風流甚爲寄相思到暮霞

柯城阻雨

輿雨相期在此行寒雲處處溼江城片帆曾阻西陵渡十日還遲潑水程麥葉隴頭愁布穀柔桑枝上鬪倉庚春來最是關心事不爲花飛亦暗驚

寄浦江令蔣韋玉

憶向金鶯訪絳紗夕陽郊外枉香車飛鳬却傍橫雲影寶婺如浮碧漢槎自此春風盈浙水能無夜夢繞仙華歌聲更祝雙岐穗爲映山城萬樹花

吳門過闕星源索題尊公遺愛碑

循吏何知去後名斯民遺直未忘情春疇尚載千家雨秋水如涵兩袖清父老澆花談往事兒童騎竹想前旌聊將一片摩娑石寫出輿歌日夜聲

贈琴客程隱莪

賀監湖頭梅雨開扁舟有客抱琴來一聲忽送輕雷起又引魚龍淚裏猜

其二

深巷苦寒到客車幽居渾似野人家綠陰清晝琴聲

發開徧門前薜荔花

壽吳山隱六十

先生抱膝且高歌六十年來意若何世事已隨雲去任詩情不與鬢婆娑五湖烟水垂綸早十畝山田種秫多玉樹堂前春酒熟更攜舞袖執經過

立秋後一日

不覺秋光又到窗宵來暑氣已全降雨餘日影籠花淡風急禽聲遶樹哤四野香秔收可半一簾桐葉墜應雙欲將詩思還明月遠笛何人夜倚江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二首

浣溪原有卜鄰人小築園亭入望新仄徑安橋添曲折野花臨水更精神青山當面書開卷紅葉過頭酒漉巾便與人間通姓氏也應自署上皇民

其二

草草經過便扣門主人容易得溫存攜登鴨踏籃輿待轉入龍潭石罅捫苴荚山岡投野寺蟹螯亭午話清樽歸舟不覺重回首尚愛堯峯夕照痕

壽鄒簡在八十

一棹曾過江上郵萬家烟火水環門此中耆舊人猶在尚有螢光几硏存身自賢科曾發跡老從著作更重論只今花下談經酒爲試春風舞袖痕

中秋李制府凱旋并祝壽

萬丈江濤擊楫行安流齊唱凱歌聲湖山自喜親顏色父老猶爭識旆旌百戰論功常緩帶十年開府自銷兵何須疏鼓歸來競春酒家家答太平

其二

日照與山聚戟開樓船戰士錦袍回西湖月到清秋

滿南極星從紫氣來銅柱自標千古業銀燈且進百年杯沉沉鈴閣高歌徹定有光芒動上台

送莊循霜之京師

東風吹綠細湖隈一曲驪歌柳色催歸夢寧忘三島月先聲已貫五都雷何人不識相如賦有酒還澆郭隗臺京洛故人憑寄語草堂遲日且徘徊

答鄭禹梅阻雨見懷次來韻

天意難憑花信風半春寂寞雨聲中消殘樓雪梅添白掛滿墻衣杏褪紅微中酒貪支夢穩嬾吟詩怕到工窮早知湖畔君還在惜不招來夜聽同

其二

西皐待作扁舟訪山譚筆還向寒村更渡河知己二三難聚首生年半百且高歌時乎春色誰消受貧也天公便奈何綠到江村青帶草風風雨雨自由他

壽林蜚菴先生

天留人物重東南雙鬢皐看鶴髮鬖侄事斜陽五柳宅新詩明月浣花潭兩湖閱盡春光暮萬卷收來午夢甘且喜傳經爭繞膝高堂容易酒杯酣

題錢雅廉小影

便非能飲也銜杯獨坐還邀月影陪如此風光消受得容天闊海更輸誰

其二

靜夜閒吟與自長一杯聊爾寄徜徉笑他明月還多事長向青天滾滾忙

題畫

卧酒吞花與未闌歸來流水漲前灘可知十里尋春句正在溪橋馬上看

其二

鶴徑雲深門未開抱琴人向隔溪來春風莫遣纖塵到墻外飛花點綠苔

題張子游小影張善寫照

貌取從來易失眞唯君善寫貌中神定知返照能觀我何事添毫又倩人

壽唐在湘

烟景吳山二月闌春風片片遶庭槐綵衣並舞三珠影蘿徑曾開五岳懷檻外荔湖環卷畫樓東紅日近蓬萊玉津圖上垂垂果移得瑤池手自栽

壽顧逢伯先生

西子湖邊晝錦開遙看佳氣勝蓬萊碁聲未起東山卧松徑還從彭澤來海內只今傳五桂庭前早已植三槐春風杖屨追隨久願進華堂綠雪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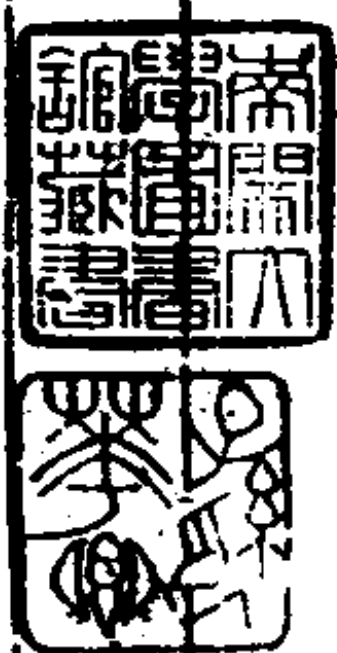
贈袁丹叔太守

汝南才子久知名挾策曾將綵筆驚何事三公遲黑髮猶煩五馬潤蒼生股肱已屬河東郡劒犢仍留浙水聲任爾民情思借寇朱轓早向玉京行

贈葉豫菴

月落梧庭對此君草堂素壁欲生雲原來借得高人手萬丈寒梢片影分

其二

渭川千畝寫來眞郍識雲山更入神便欲徧尋五岳去梅花古屋此中人

兼山堂集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錫嘏撰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鄞縣人康熙丙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集爲慈谿鄭梁所選凡文六卷詩二卷頗不失矩度然錫嘏本以制義擅長此其餘力及之者也

清芬堂存稿八卷詩餘一卷

〔清〕胡會恩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芬堂存稿八卷》提要

苕山先生自弱冠淹洽經史貫穿百家所[illegible]詩文早傳誦人口顧負昌黎之慙不自存稾迨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堂以文筆見知

聖明稱著作鉅手舉凡應

制紀

恩及一切頌揚

功德之作另編爲賡颺集而由丙辰歷庚寅積三十五年中間扈從南北奉使中州暨遊嶺海在都門諸詩不下千餘首固扃篋中不一出以問世曰吾於此多所未慊也去年秋其長嗣聞京自池州請訂家集至再四始出而屬余詮次之余從先生遊久熟悉先生學有根柢發爲文章雅贍絕俗近復得力於東坡山谷諸集故所作尤妥帖排奡而猶歉然不自以爲足豈非直欲與古作者較能絜長不屑以近今人自囿歟抑余聞之知不足者必其無不足者也無不足者常若有所不足此其心虛若谷而縱橫跌蕩於翰墨之塲如淵海之無盡藏也豈徒爲向若之歎哉於是爲之次序竣而并揭其用意之勤如此時康熙辛卯春日桐鄉後學朱星渚序

清芬堂存稾總目

清芬堂存稾卷第一

茗山胡會恩

詠史

煌煌東京朝表章惟經術卓彼龍亢儒釋屩膺顯秩輜車拜殊榮三雍戾清蹕孝友揚光明頌聲播琴瑟詞賦敬通流白首終見黜豈無春葩豔鑒彼文過實聖哲示隆尚七激非所恤至今永平治終古炳朝日

炎精噓微陽羣賢激頹運誰開太阿匣空抗匹夫憤芳蘭當戶鋤虹蜺揚煇暈槐里何茫茫紀綱忽焉紊衆正互頡頏危機自釀醞千秋撫陳編掩卷事難問傷彼甘陵部相傾始同郡三復荀公言違害亦明訓

先君子秋鈞集後附述

自昔有明季陽九弛皇綱珠囊委黼座太阿擅貂璫虞淵旣垂沉崦嵫留餘光六合紛埃𧄍一綫噓微陽始寧本正學挺身扶綱常講院復東林抗疏褒貞良忠精瘞碧血毅魄追清湘墜緒振高顧浩氣伸左楊同志邈焉寡羣小窺藩牆時維我先人東駿秉清剛傳經合臭味疾惡由中腸立雪榛蕪中釋褐排天閶鑄奸粲神鼎擊邪銛劒鋩喧啾燕雀羣特立孤鳳凰宵壬咸側目新進敢激昂高林風必摧本非識所將皇華三奉使載馳楚蜀疆波經洞庭險峽歷夔門荒黃巾遍中原厥勢方狓猖運當金虎厄目擊哀鴻傷繪圖陳疾苦緘淚題封章

回車就朝列假翼期高岡謇諤本夙志蹉跌誰周防除
書朝報可黨錮夕飛飃神叢棟鈎軸殺機怒躑張甘陵
本同郡佞介分周房猰貐磨巨牙九首據嚴廊銅匭發
旁午鐵械紛銀鐺悲哉鉗網中冢廓安容翔拜母入北
寺神色慨以慷陰沈臯陶祠不敢祭范滂青蠅玷白壁
吠影終相妨頌繫出圜土衆臣還舊鄉虹蜺揚朝燀蘭
菊委秋霜皎皎歲寒心九死寧足㣲哀吟行澤畔長往
耽紫桑稾鴻飛冥冥銅駝事茫茫黍離淚空灑胥井波
不揚一編紀歲月憤惋盈縹緗平生師與友乘箕帝座
傍門人慟李固黨禍懾京鏜奸回誰舋匿潛德久彌彰
五嶽隱方寸鈞天擺雷硠哀湍瀉秋澗淒音激宮商匪
為石寧儲庶錮名山藏痛念執手言掩卷涕霑裳勗哉
覲諸孤明發慎勿忘

越中吟

遠川接青靄蘭橈動明發駕言出東城容與澹超忽樵
風谿路長浩蕩淼難越蒼蒼夏后陵複道亂松欝鶩颸
竄古藤清猿嘯深樾梅梁闕風雨原廟尚殘碣衣冠藏
何許金簡文磨滅祇餘石紐靈萬載鎮空穴迴櫂泝別
浦舟人指荒垤六陵走狐兎遺跡歸泯没蕭條冬青樹
寒食花如雪感此盛衰理喟焉增欝結何當結茆茨永
言謝簪紱朝看雲門雲暮宿鑑湖月長與安道期巖栖
采薇蕨

張祖望先生招遊昇元觀時將北行未赴却寄

碧溪古觀欝崚嶒咫尺丹臺控鶴昇絕磴青霞當戶落
真人紫氣及秋澄塵蹤襆被行偏促蘿月松風訪未能
矯首計籌山下路他年只恐媿孫登

春雨（館課）

帝城春正曉卷幔雨霏霏密灑連青陸低飄籠翠微踏
花迷禁苑穿柳濕朝衣漸喜塵沙靜衢泥信馬歸
積雲多釀雨愁絕杏花寒深院微吟處東風拂未乾孤
鶯啼轉澁雙燕語相歡預擬禾朝爽西來秀可餐

賦得紅藥當堦翻（館課）

玉砌苔衣繡瑤堦草色鮮院深遲日麗花醉好風偏垂
手低仙珮含情傍綺筵所思堪折贈延佇惜芳年

黑龍潭小集作

傲居媿塵容窘步傷局促結念屬閑曠憑眺舒遐矚城
南饒奇翠蕃鬱林谷栝柏蔽幽宮丹青蝕老屋朝門
撐蒼虬偃蹇蟠空腹微風扇始和野芳氣初馥荒池積
菰蒲古甃沉寒綠神物藏靈湫寧向濁沟伏雩禱傳紛
紜嘉名驚水族空令潭上客不敢吹橫玉振衣登層樓
徙倚豁心目郊時連黃雲神鴉叢灌木賞心偕朋儔席
茵舉觴數薄暝憺忘歸蕭條倦羽宿昏黑燃松脂縈策
遵渚曲願及春事深良遊駕言續

午日陪諸同年集金魚池

菰黍菖華滿　帝畿散　朝仙侶叩巖扉齊迴玉勒連錢騎並試香羅疊雪衣日射朱魚吹浪泳花隨綵燕撲簾飛當筵水調歌聲緩身似遊雲忘夕歸

洗象行

炎風扇暑烝　皇州祝融騰踔鞭赬虬上章三歷陽氣浮金鶉修景仍夸猶槐街金坲輪蹄蹂揮汗霖霢攢蚍蜉黃門鼓吹前導騶聒雜簫管聲啁啾絳旂赤棒間綵斿羽林十隊森鋋矛伽那馴擾擁衛稠轔轄垂鼻知薰犧素牙插玉銳且觩瑤光緯汁精所袌膺轉四序循環週芻飼膏澤豐糧餦銅龍旦開載華輈歲縻大官飽無求繡文織罽覆重裀天吳紫鳳窮雕鎪峩峩巨質舍利

侔高跨徐行絕巒緧按部序立如朋儔睎目遠射窺清瀏是時城闕新雨收灘潭潺潤連平疇蠻奴狎水身善泅橦華袴褶希綠鞴谽砑引踏鮫宮幽居然香體截衆流駭遁陰罨歸旁湫兩耦迭進等酢醻紫萬濺波信手搊閃爍光瑩芙蓉鉤爬扶窾滕紛擾搜澄泓清泠煩熱瘳須臾沈伏同潛虬巨靈摧山塡玉溝倏如神鼇戴崇丘贔屭橫撐攫陽侯神技轉側無停留繞脅緣股舉體柔翻身噴薄吹素漚浪花激射高天秋樅金落響浴且休嬰姍登岸勿逗遛

帝曰觀止誠嘉遊自我天覆雲油油翠華羽葆高墉頭材官技擊圜貔貅馬鳴蕭蕭旌旆悠悠臨八荒徹廣旒髣髴靈臺觀伏麀化至咸若化始周隔河簾泊搴紅樓垂楊夾岸嘶紫騮黃童拍手老扶鳩徽看逐隊寧自由喧呶沸天驚眠鷗長安勝事開塵眸吁嗟汝象其知不交粵爾土遐荒陬頻年職貢路阻修桂林反覆屯賊蟊蠻方衝突惟汝優胡勿被鎧觸豪酋一紓

至尊旰食憂伏波橫海多良籌側身南望思若抽搖筆伸紙發長謳

送徐蘋村先生南還

吾家餘不曲桑柘接里閭喬木孺子亭對宇頻年居自昔我先人家規㝡三餘雖殊韓退之門有郊籍徒先生推都講童丱聯居諸白日忽西匿失怙遺藐孤闇劣荒

詩禮親切奉楷模壬子試京兆修途隨步趨高第冠一經不才託後車威名登蓬瀛被放安頑愚鄉路三千里惜別且踟躕三年又隨計荒落甚厥初溝斷蒙靑黃澳勃貯時需曾無獻賦才寒谷徵吹噓更挹浮丘袖相將祕苑俱先生歸去來不爲思蓴鱸高堂有壽母展省當載驅上堂擧壽觴綵服供親娛官閒食舊貧承顏亦晏如秋水足垂釣夕飱有嘉魚此樂誠至樂安能滯　皇都落拓如賤子碌碌胡爲乎相送出國門哽咽聞驪駒風塵東華路末由奉良圖長者日以遠蓬弱誰爲扶永懷谿上山先人有敝廬

賦得爽氣澄蘭沼十二韻 館課

曉露涵空淨西風拂水輕龍池新暑退鳳沼乍涼生魚
藻浮天闊煙林入鏡清光同蟾魄迴人對玉壺明綠浪
依蘭槳紅霞散石鯨晚鷗晴自喜秋鶴夜多驚樹密隨
波動山遙倒影橫芙蓉香碧沚楊柳落銅阬雁字排雲
末蓮歌入棹聲終身涵
聖澤到此濯塵纓敢動濠梁興難忘湘瑟情橫汾留逸
唱定有侍臣賡

賦得長安一片月 館課

清秋明月色夜夜滿長安影落天街靜光凝鳳闕寒苑
花風不定宮樹露初團不待燃蓮炬冰輪馬上看

秋晨入署言懷

火城促嚴駕銅龍平旦開煌煌威簪裾肅肅遘趨陪散
朝何駱繹歸騎馳轟雷諸司各就職簿書方喧豗清切
日華東所喜無氛埃蕭然卷書坐風舞中庭槐最後來
鉅公談笑延鄒枚黃封啓綠字親覲
天顏回納牖古人義珥筆抒鴻裁寶軸散琳琅璇源供
溯洄顧慙窮巷儒裋褐離草萊感激戒同儔心期琢瓊
瑰共奮日新志大業探根荄

題施君壯遊圖

月斜山店人起霧隱春城曉寒孤劍關河萬里英雄未
老征鞍

歲暮雜感

鄰蹋塵深處淹留歲晏時未工西第頌難免北門詩簫
鼓鄰家讌羔豚臘夜祠故鄉長望遠幽夢發南枝
昨歲征鞍上冰霜閱歲華汴河驚柳葉燕市殢椒花蝸
角眞成誤蓬心轉自嗟贏金人共羡無復一經誇
寂寞西清客輸他畫省郎抱書寒署月驅馬披門霜過
眼脂韋態驚心角逐場不逢詹尹卜何處決行藏
南天紛帶甲畏說是家鄉烽火傳勿遽江湖計渺茫市
兒懸墨綬猛士餉紅妝不盡憂時淚非關滯一方
輦下出師日天涯戰伐年貴遊何駱繹戚里自喧闐
嬌雛邀襯秦關尚控弦
至尊方旰食元日罷春筵
欲問梅花種氈車市上塵江南含舊臘薊北動芳春密
室貂褕煖園爐獸炭新故山千樹雪應憶未歸人

都中四時歌用徐昌穀韻

禁城春殿鬱蒼蒼元日朝儀肅建章白獸樽中瀉紅酪
千官齊拜乳茶香
御溝急雨溜潺潺五月垂楊覆水關西望陰崖含古雪
清涼多在玉泉山
霜黃草白雁聲多南苑旌旗 萬乘過落日秋原飛俊
鶻晾鷹臺畔擊天鵝
紅爐毳帳撥琵琶門外爭飛六出花衛霍金盤堆鹿尾
寒威不到五侯家

旅中咏盆梅

條風不改薊門春每憶梅花似故人却月香泥分小榦鏡中清影夢中身

洞壑寒雲待我歸亂山殘雪路依稀冰姿縞袂應如故媿我緇塵涴素衣

上巳日雨和楊玉符同年蘭亭二韻

春陰浹夜釀輕寒嫩雨廉纖入曉殘倦客天邊看舊柳何人江上握芳蘭雲鳩拂水聲猶溼海燕銜花壘未乾不信城南遊冶路鈿車青絡總闌珊

江南臺榭接煙汀上巳風光士女停白恰香囊行水曲清湍修竹滿山亭臨觴長索名花笑得句偏邀好鳥聽惆悵五湖歸夢隔芳時空對草青青

送張寄亭南還

愁絕張平子天涯已倦遊驚花新客夢旅病隔年秋帆向雲間落詩憑　闕下留煙波三泖闊憶爾木蘭舟

兩載追遊屐相看愜素心藥欄春雨重蓮幕夜鐙深世態宜呼酒文名欲碎琴將離花正吐折贈一沾襟

雨後過長椿寺夜集

花宮過驟雨暑月似涼秋積水空無際遙天翠欲流星光穿樹動人語隔池幽永夕抒清嘯忘機一唱酬

野屐乘涼發禪關向夕開聽詩逢舊侶燒燭話深盃槐雪虛檐落松風古殿迴坐來衣露滿清絕讀書臺

署中古槐歌 館課

玉河橋邊石渠署虛星之精結根處曲幹盤空舞作龍密葉垂青日爲冕嘉植何年勝地栽脩然特立長崔嵬午餘嘒嘒亂蟬急暑清習習涼颸來我來横經坐深館迴簷匝地清陰滿禁苑雲移曉氣秋鳳池影落春波暖前輩風流被草萊席茵話舊重裵回百年喬木匪易得天家至計惟儲材即今黛色凌空矗文梓貞松同肅穆儼若端士整衣冠孤芳不言信幽獨羣卉參差莫比肩亭亭長對閬風仙環列休誇博士舍婆娑寧入仲文篇玉階綠雪紛紛落簾幕參差點芳萼翠羽驚飛別有情銜花直上蓬萊閣君不見章華殿前連理株雙柯交互相踟躕又不見尚書省内音聲樹竹脆絲恬夜漏度玉樹青葱上苑枝春華秋實共含滋蘭臺清切含豪地薇省從容委佩時自古黄中德堪寶千秋永抱貞心老願答瀛洲雨露恩飽歷風霜拂雲表

九日 館課

涼秋鳳律肅清商九日登臨　御苑傍檻外疎砧鴻度影簾前細雨菊含香琴尊異地偕同調鏡吹新歌起故鄉應有高吟酹令節年年莫負紫萸囊

憑欄極目　帝城隈宮闕參差夕照開九月風霜催勁草四山紫翠護高臺當筵誰識參軍帽舊隱難忘處士杯咫尺美人千里隔碧雲紅樹重徘徊

送王宇日牧解梁
昔我辭鄉曲擔簦來　帝京意氣盃酒間慷慨逢王生
王生倜儻負奇質豪氣堂堂世無匹揮手風塵不數年
策馬西征事投筆間關萬里逐王師雄劒飛花珮陸離
盾間磨墨草露布酒酣還賦從軍詩去年延州狂賊亂
十城九城盡塗炭黃石曾傳圯上書獻策軍門有成算
府谷之城臨山谿夜半高高竪雲梯突營直上箭如雨
連天烽火亘虹蜺須臾受降息鼙鼓一郡殘黎各安堵
論功幕府誰最多爭道譚兵在樽俎　詔遣王生典大
州雙旌夾路引鳴騶河東亦是股肱郡
聖主應寬西顧憂把酒離亭送行客道傍觀者咸嘖嘖
男兒要在能立勳尸祿優游復何益

題江辰六借書圖
江郎磊落天下士胷羅萬卷醇且肆夢中綵筆不還人
落紙淋漓走燕市燕市論交意氣眞眼前咄咄誰古人
生平雅負借書癖世間圖籍皆家珍松筠西莊王給事
承明東觀李學士寶軸牙籤二酉藏供君晨夕探奇字
書來酒至兩悠悠菊綻風香正九秋但擁百城耽晏坐
那知四壁動羇愁嗟予躑躅東華路夢繞家山讀書處
冰雪咿唔科斗文舊業茫如墮煙霧我聞天地大文守
靈威汲冢孔壁焉足奇安得憑君借取千萬卷許我手
攜鉛槧相追隨

贈同館鄭珠江
嶺海鄉心逐曉風綺窗銀燭夜深紅越王臺畔桄榔雨
不到巫陽好夢中
珠娘舊價重羅浮燕玉相看勝一籌解得漢皋神女佩
只應交甫獨風流

人日
年年此日稱人日去日拋人人不知檢曆漫隨牛馬後
題詩又值柳梅時辛盤味薄朝餐減燈市聲喧夜臥遲
節序如流鄉土隔桃符當戶笑人癡

偶成
苕川二月好春初長憶谿干一敝廬山雪乍消添綠水
杏花栽過種青畬生涯浩蕩皆
君賜手澤蒼涼有父書谷口東皋堪負耒故人努力佐
皇輿

萬柳堂歌
帝城東隅莽回互闤雜古道采樵路相君闢地剪蒿萊
棟宇軒檽川上開手種垂楊長十里千株萬株拂流水
但看煙雨匝天垂不見樓臺從地起永和坊裏晝陰濃
灞水橋邊翠浪重每到輕風憶張緒恰逢春月見王恭
柳外草堂通步屧牓仍舊額當楹揭廉公遺跡在豐臺
逸興流傳踵若接我公一德格　皇穹勳名豈徒駕廉
公歎息黎元寓深意茂對造化分元功春育秋饗輔

聖德布濩滲漉霑昆蟲（堂有育嬰放生諸事）綸扉清暇風日美賓從
招携閒至止高會頻開北海樽清遊不奏東山伎天葩
爛熳雅與南對客揮豪驚滿紙銜觴憂國只細傾一夫
不獲公之恥堂上澄泓浸小山下臨泉窕沖融間錦鱗
撥剌春濤闊白鷺聯拳秋浦閒一川魚鳥羣來往瑠璃
細縠平如掌蒲牙荇帶相參差灌木風潭峷森爽我聞
京都名園結構工蒔花纍石錦繡叢曲房阿閣藏粉黛
綺疏璧月誇玲瓏朱門深鎖松筠閉夕霞朝日空曈曨
我公雅志深鄙此不與平泉綠野爭龍蓯簷楹樸素去
雕飾階平鴈齒無麼甃周垣不繚門不鐍九衢四面周
環通都人士女遊丰茸樵蘇牧豎時相逢沙邊挈榼邨
野翁頽然就醉依長松趾錯肴摩禁訶詑科頭箕踞無
怍容乃知夔龍浩蕩智熙皞直欲迫黃農菰蘆下走冢
推引春暉寸草心無盡吐握常陪東閤筵招尋每托西
園彰惟願仁風暢八垓銷兵臥鼓清氛埃星雲糺縵歌
康哉民無夭札物無厲歲歲隨公嘯咏登春臺

西苑

蓬壺四映蔚藍天萬頃瑠璃匯玉泉龍甃春蒸雲氣濕
鮫冰曉射日華鮮碧潭紅嶼仙舟隱錦石晴花 御路
然東望氤氳瞻紫極星濤疑泛斗牛邊
丹梯雲護列真家繡殿凝妝事已遐螮蝀浮梁通碧落
芙蓉削島峙瓊華遠峯石黛橫朝鏡隔水燕支散夕霞
春到玉欄人共倚和風綺陌鬬香車
禁垣複道隱盤空萬歲峯高紫翠叢畫閣承雲流璧月
瑶環響牖雜松風鯨波半浴丹青色鼇柱孤撐造化功
髣髴層城臨羽葆遥聞清漏百花中
南臺遐豫近臣隨簫鼓中流畫檝移 清蹕豈同瑤水
宴賡歌欲掩栢梁詞緗荷浥露迎丹仗碧樹含風閃翠
旗喜附蓬山簪筆侶 宸遊是處識威儀

題墨竹

畫松須畫古畫竹須畫真善手猶如寫高士不取貌似
方傳神檀欒何處著顏色露籜煙梢纔幾尺瀟湘雨過
渭川晴月落千尋浸空碧即今展卷風格殊颯若清冰
澄玉壺涼颸習習無時無天人墨妙如許乎滕王蛺蝶
安足圖

題李氏柳林

碧柳參天一逕陰萬條煙雨十年心張耿宅畔高風在
劉尹堂前舊澤深
手種金城記昔時只今風樹已興悲攀條不盡王裒淚
夜夜啼烏繞故枝

次益都夫子萬柳堂原韻

春入平泉萬綠分清暉水木映斜曛柳湖夜漾千林月
松島晴歸衆壑雲虹影雙垂穿樹見鶯簧百囀隔溪聞
丹臺翠壁留題遍休暇東山此樂羣

高棟虛楹一碧浮午橋元是閬風丘衙花翠羽當窻度
灌藥紅泉抱檻流琴酒招要留別墅煙霞襟帶繞　皇
州西山鸞鶴遙相和應見吹笙過嶺頭

送董丹鳴別駕之吉安

家聲舊重玉杯書宦蹟廬陵佐郡初久識士元宜展驥
今看仲舉競題輿青簾畫舫澄江路白石蒼山戰壘餘
君到瘡痍多起色政成五馬莫踟躕

贈高江邨編修

高君才名動　九重駸駸一似雲間龍學書直逼古人
妙懸針垂露追遺蹤鳳池寓直在清禁時承霄漢恩波
濃　聽覽餘閒躭翰墨鸞翥龍翔觀咫尺瑠璃翠管五
色箋結構纖毫論疎密篆帖常嫌波磔非披文或訶戈
鋋失待　詔金門歲月徂蝌蚪鳥篆擅鴻都蓬萊道藏
書連屋檢點中經緑宇圖魚水風雲人競羨曲江此日
同遊讌紫綺豐貂出尚方上林珍果天厨膳湖山靈秀
總輸君侍從鄒枚那足云丈夫讀書不得供奉
天子側石渠東觀徒紛紛

贈馮冒閒國博

才子堪師六館英翩翩華冑本皐平相門玉樹人爭識
聖代菁莪教易成璧水春深冠劍集槐宮風靜管絃清
君家世澤圜橋記黃髮堂前舊五更

午日益都夫子招集見示新詩即事

薰風黃閣敞清晝瑲幢開節序天臨午國書象接台招
擕覲劔履延賞濯樽罍勝侶良辰集芳筵下士陪徵車
周黨至史筆董狐推水鏡澄江徹宮衣疊雪裁憑軒嵐
氣爽卷幔火雲迴菰黍三閭俗菖華九醞杯浴蘭羞服
艾餌玉識調梅岸幘情容放披襟語釋猜緗函宣綺藻
緑字照莓苔文壓詞人筆題標上相才青霞披玉笈緗
雨散香臺鍾律含元氣琴心結道胎生成叨燕厦拂拭
媿樗材榴火當階發葵花向旭栽龍團烹苦茗兔目蔭
高槐黍岱犀瞻仰蓬瀛漫溯洄冰壺元映月布鼓自驚
雷醉欲從茵吐詩因擊鉢催辟兵符不用萬國仰昭回

題毛會侯明府戴笠垂竿圖

松皋子今文章伯家傍嚴陵好泉石客星去後二千年
不見高蹤遊大澤懷仁輔義未必天下悅阿諛諂旨未
必要領絕狂奴此語欺後世松皋閒言三歎息寫成此
圖意超忽騎着老蒼神采發清飈激射薜蘿裳澄潭照
見煙霞骨圖中有綸竿浴鳧飛鷺隨風湍圖中有箬笠
塵埃軒冕無顏色富春山桐江水江山輝映長如此儻
展平生濟代心掉頭高歌便歸矣釣絲影落魚龍寒胸
河腐鼠安足齒前有羊裘生後有松皋子

偶成

羣哢向晚息隨意樂幽居素月流牕小孤藤引架疎滌
瓷開宿釀散帙理殘書宋宋成吾拙無紆長者車

聞鴈

涼颸迴碣石墜葉飛銀牀候鴈起天末哀鴻戒南翔緐星垂曠野玉露溥方塘倦客中宵興推枕思旁皇時序颯以凄攬袂思舊鄉歸心逐羽翮遠道傷阻長蒹葭亂秋汀江月正蒼蒼矰繳多危機無爲慕稻粱

送朱聲始先生還廣靈

七年琴鶴滯天涯京國相逢記落花旅舍青鐙偕夜永關門白鴈入秋斜邊雲朔雪來時路梧水桑陰夢裏家五柳不歸歸自好相隨杖履踏煙霞

仲秋上丁辟雍分獻即事恭紀

璧水冠裳集芹宮俎豆親威儀隨國老祼獻屬儒臣西序鸞刀奏東階鼉鼓陳海隅文教洽盛典在明禋綺井輝前殿丹楹綴末行趨蹌懃在廟揖讓幸升堂尊畫山雲細筵登水草香千秋崇樂祖吾道在膠庠球圖開孔壁日月麗堯天玉版孚誠夙絲衣執事虔舞干交綵羽拊瑟動朱絃徹夜爐香繞松庭颺紫煙自昔摳衣地橋門教澤遺七經探漢篆十碣誦周詩聖域懷師訓儒林荷主知即今叨拜舞歲月紀恩私

同彭訪濂修撰齋宿即事

風高鈴索動簷楹宵靜齋居萬慮清襆被談經忘永漏橋門負笈憶平生芹香出澗春泥冷柏影侵堦素月橫

過眼朋儕同釋褐三年聯袂最關情

寄朱望子蔚州

故人飄泊寄飛狐咫尺關門歲月徂但使絕纓爲贅壻猶勝索米羨侏儒代王城隔邊雲暗都尉臺荒塞草枯作客總因婚宦老吳天歸夢兩踟躕

送友南還

靈鳳生南紀丹山鬱嵯峨匿彩一千年紫庭來婆娑朔氣振鸑鷟弋人競張羅更傷嶧陽枝化爲爨餘柯嘉祥見非時悔吝寧自他佇望太陽德朗曜舒天和晨鳴曰賀世百昌起積痾奇葩勿孫騫仍向丹霄摩我欲叫重雲九閽虎豹多臨風送歸翮歎息勞如何

送畢丹梯令休寧

我昔籃輿遊白嶽山鄉風景宛如昨紅亭翠壁碎參差黃犢青苗春犖确江灘錦石溜淺沙清波倒[illegible]二巖花雲根碧硐翻新雨溪女提筐唱采茶一自西江縱焚燎十萬黃巾連越嶠戰壘風號鐵馬嘶叢祠日泠妖狐嘯兵燹流離閱數年埽除伏莽靖烽煙清都仍見峯如畫茂宰新除吏若仙畢君偉抱推國士大邑分符正強仕拂綬晴穿蘿逕雲彈琴靜滴珠泉水一時刀劍化雀犄萬井桑麻蔭閭里琳琅聲價本湘中會看江表蘇瘡痏春風折柳廣寧門攬轡王程從此始片帆他日泝嚴陵願采仁風佐良史

顧渚歌送長興姚明府

吳興顧渚洞盌稠明月作峽孤霞留雲根石髓滋綠駿珠泉滴瀝空崖秋凌冬玉茗吐葩潔清芬鐵幹爭羅浮劒南石花遠莫致武夷紫筍恒難求月團龍餅久寂寞鳩阬火井寧堪侔陽羨提封一嶺隔昔時職貢兼兩州桑苧老翁時見投香垂綠脚含細乳松風活火聲颼颼蟹眼微瀾夜烹雪素濤翻瀉碧玉甌何當呑吸三危之寶露玉川已欲凌虛遊我昔芒鞋度嶺頭雷車秀起萌初抽農家衣食在春雨提筐戴筥山之幽歌聲巖際相間發丁丁樵斧遙賡酬杉雞竹兎更迭和銜花白鹿時呦呦風塵汗漫忽數載尊鱸有約空扁舟斷擬攜家畫

溪住誅茅卜築隨林丘況值姚公多美政栽花滿縣何風流幅巾袓褐從此去酒酣耳熱抒清謳有時乘興下餘不隨風一駕沙棠舟苕南苕北偕羣鷗我今寄書山中舊朋儔塼爐石銚安頓好嗚呼吾意其歸休

早行西苑

曉入金明取次遊南薰披拂水邊樓梧桐影帶西山月菡萏香飄北渚秋碧落驂鸞天女駕素波衝鷺榜人謳停鞭不盡江鄉思笠澤漁磯釣艇浮

秋曉

銅街列炬簇鳴騶倦客中宵攬敝裘曉柝尚嚴人語靜寒星恰帶露華流宮鴉影散金門曙朔鴈聲傳碣石秋

擾擾緇塵驚歲晚江湖迢遞引羇愁

朱母苦節詩（爲三尊慈也）

磊落貞松枝檀欒慈竹陰歲晏歷冰雪凌寒多苦心皎皎閨中彥峻節何欽崟柏舟激淒調黃鵠揚哀音攬涕定厥嗣寧異已所妊占啼偉器兆告廟先靈歆秋霜秉機杼夜燈和熊參琅琅絃誦聲蕭蕭絡緯吟水旱多游饑比戶哭不黔指囷出賢媛懷清並古今丹穴試奇苞摩空縱靈禽蜚聲荆楚間來巢阿閣深努力答春暉劬勞寧足任烏頭表雙闕綽楔聳千尋龍章賁下泉褕珈照華簪灼彼寶婺星榮光終古欽峩峩墓門石鬱鬱風樹林彤管播芬芳永垂女史箴

潞河遣眷南還四首

旅食眞無策蕭然八口行自憐生計拙翻使別情輕野戍荒煙合津亭片月明潞河揮手地芳草遂愁生

留滯余何事伶俜爾獨還違時猶仕宦多病且家山匹馬回沙岸孤篷度水關長途親串在惜別暫開顏（內兄勉純同行）

憶爾前年至燈前笑語同流光何冉冉聚散復匆匆兒女新齡長田園舊業空五年成底事空老別離中

來歲清和候相期策馬回煙霞應久待猿鶴不須猜報國慙鉛槧量身媿柳槐鹿門原有約偕隱碧山隈

登毘盧閣

獨立珠林縹緲樓憑欄顥氣接　皇州東連瀛海帆檣

集北望居庸紫翠浮黃鵠青冥千里暮踈砧碧樹九門
秋浮塵擾擾斜陽外悵望巖栖隔舊遊

健松齋歌為方渭仁編修賦

睦州山水天下稀代有異人甘息機桐君采藥子陵釣
處士光芒徹少微君家累世多名德黟侯閥閲盛無極
太傅登朝砥末流相門清議歸遺直晚節一經傳令子
扶陽濟濟閒詩禮棄捐裘馬謝交遊獨闢書齋向流水
青箱圖籍左右陳綠野亭臺高下起元英故日竟何如
石峽講堂差足擬千章夏木鬱連雲中有高松最出羣
枝葉童童似車蓋蒼皮碎裂鱗甲文披襟坐對移白日
五月涼風生凜冽有時醉困著根眠不減平泉醒酒石

茂林假息十餘春帶索行歌逐隱淪奕葉風流當濟美
鳳池重見掌絲綸君初解褐猶需次別墅優游談六藝
步屧唯尋北郭生開樽寧必東山伎接武亨衢在異時
煙霞好處偏留意那知碧海動鯨魚蛾賊紛紛起四隅
列郡傳烽驚吠犬叢祠篝火聚鳴狐攜家北渡依都會
聊借一枝離寇害大軍東討歷三年荆棘參天戎馬憊
賊平老幼共還鄉喜極翻令五內傷寂寞園廬少行跡
鼪鼯白日有虛堂藥欄燒盡莓苔徧花嶼摧頽蔓草長
可憐金谷滿園樹悉被樵蘇供爨具井徑蕭條鄰舍空
愁見先人讀書處青山亦改舊時容落落孤松未顛仆
扶持應自有神明成毀豈能逃定數手披蓬藋昔荒齋

松下猶然可箕踞縱使清華識昔時名家風味還如故
吾聞昔者浣花翁草堂新栽三尺松一朝避亂適梓閬
歸來悵望春草茸入門喜見四松在賦詩歷落何其工
況君手澤憶先子霜柯慘澹蟠蒼穹古人出處各有得
浣花吏隱將無同君今強仕官禁掖曉趨雞樹光曈曨
會待功成挂冠去偃蓋百尺如虬龍斲取茯苓資辟穀
偓佺輕舉追高蹤

九日集黑龍潭步沈韓錫上舍韻

令節催人結伴來客中煩抱一時開他鄉幾見持螯會
往事空傳戲馬臺錦樹空亭斜照落黃蒿古堞暮雲頽
悲秋宋玉慙無賦得句羣推八詠才

城隅小閣抱寒林有客憑高思不禁敢為憂時還縱酒
無端懷土一沉吟吳中稻蟹三秋淚江上蓴鱸萬里心
猶喜鄉園親串在不辭黃菊滿頭簪
夕眺清秋放眼寬　帝城風物思漫漫空潭木落龍眠
靜斷磧霜黃鴈陣寒北望雲霞雙闕迥西來紫翠萬峯
攢朱門多少題糕興誰向荒郊載酒看
黃葉平坡步屧稀看山不盡野雲圍偶然客至敲烏帽
幾為樽空待白衣倦馬晚回穿苑過飢鷹風擊傍筵飛
暮煙新月城南路醉插茱萸未忍歸

送陳子文赴安邑丞

聞道郇瑕勝宜君吏隱兼林香千樹棗風蕩一池鹽栖

枳名仍重哦松句別拈中條山色好官閣漫垂簾

和沈昭子編修登毘盧閣原韻

岧嶤梵閣俯蒼煙矯首青冥思邈然一氣鴻濛天尺五衆香杳靄界三千牆圍 御苑霜前近雲斷秋風樹杪懸凭盡赤欄無限感蕭蕭鴈影夕陽邊

振衣百級上危梯霄漢平臨棟宇齊身值蕭辰皈寶座眼從初地豁金篦蒼松影密驚飆落碧瓦寒生怖鴿棲西望煙嵐空翠裏依稀鐘磬出招提

羈宦登臨強自寬 帝城物候九秋殘蒼山勢鎖神皋險翠柏陰生泰峙寒三輔霜花連大漠一天砧杵散長安鯉魚風起芙蓉老縱目江鄉有釣竿

嬾逐東華十丈塵每來蘭若悟初因風檐鈴轉聞天語劫燼灰飛現佛身斜日樓臺人共倚他鄉萸菊歲相親休文多病思偏苦點筆難酬八詠新

秋雨

拙疾常相倚清宵旅思長浮雲看得失小草歎行藏金馬偏飢朔承明敢厭莊冥冥南去鴈計日到江鄉

送楊以齋中丞出撫黔中

中丞專閫下衡湘路指牂牁關漢疆南徼天開新斧鉞西臺

帝簡舊風霜水犀夜渡蠻江黑銅鼓秋迎僰道長帷幄只今宣

聖德直教干羽定要荒

慈仁寺餞席偶成

祖帳西郊路朝曦復下春壺觴傾別緒旌節走塵容疲馬荒原草昏鴉古寺鐘月明歌管散吾意在寒松

贈洪昉思

紛紛詞苑知名士蕭爽如君迥絕塵五字清真誰敵手七年牢落尚依人長貧趙壹囊羞澀久滯梁鴻跡苦辛不學巢由車下拜應知本性素難馴

短褐席帽酒壚前落拓行蹤不受憐白首尚爲彈鋏客朱門難索作碑錢騎驢落葉長安道抱犢明湖二頃田去住悠悠竟誰是窮愁只許著書傳

梅源歌贈陳山農

九峯插天鬱靈秀層巖聳翠雲滿袖中有餐霞避世人綠鬓方瞳世希覯梅源卜築探幽奇梅花萬樹橫參差縞裳綷縩羅浮種玉骨崚嶒庾嶺枝先生對此永晨夕鐵幹清芬共泉石鳥啼碉戶落空青鑪香几案生虛白吳淞浩淼接太湖魚莊蟹舍藏菰蘆華亭月上時聞鶴泖水蓴香獨釣鱸列眞縹緲城南宅手授靈樞青玉冊虎跡時巡仙杏林熊經別具長桑術幽棲林壑任徜徉帶索行歌日月長騏驥漸成千里駕薜蘿終映少微芒我友握手金臺下元龍意氣何瀟灑春風手捉珊瑚鞭歸向高堂介玉斝高堂酒對青山麓朱顏醉倚春杯綠

理棹間親碧海鷗穿雲欲放蒼厓鹿玉樹青葱繞檻栽
乾坤大隱即蓬萊吹笙昨夜風頭過山下碧桃春正開

書京江先生南苑詩後

御溝楊柳參差碧夾道宮槐吹緑雪　六飛初幸玉泉
迴南苑春蕪駐　仙蹕帳殿涼颸五月寒晾鷹臺畔簇
雕鞍
至尊乙夜開經幄中使星馳名講官曲江學士蓬山彥
著作承明侍清讌每依　黼座展牙籤頻直彤闈聽銀
箭當今
天子擅聖神一遊一豫爲時巡上林獸簿不足問石渠
典籍時相親屬車載書三十乘特簡儒臣隨八騶先生

奉　詔有殊恩郊原寓目多名勝拳毛䮫䮧沙路香平
明珥筆紫荷槖致君一卷虞書在御雲復旦賡陶唐霏
微銅鶴爐煙細丹陛從容傳
聖意天苞地符世莫窺河洛千秋未宣祕俄傳　鑾輅
下離宮羽林七萃依蒼龍競識相如參侍從千羣組練
一章纔歸來振筆詩千首雲霞灑翰蛟螭走鸞尾淋漓
進尚方岐陽石鼓同不朽休風盛事載瑤編不數横汾
宴鎬年願將茂草虞箴誦譜入薰風和舜絃

送許力臣給事南還

久向承明附綵毫驪歌落日判同袍書成祕閣千秋業
帆落寒江八月濤環海瘡痍思諫草中原麟鳳本詞曹
津亭折柳縈歸夢却望南雲鴈影高　平安

秋日高陽夫子招飲林亭

東閣調羹暇西園命酒過疎花嵌錦石碧樹隱層阿地
僻樓臺少時清嘯咏多公情非獨樂燕喜在衢歌
崖谷盤紆處亭皋紫翠重隄看車畫鹿門許客登龍玉
圃滋青桂丹丘駐赤松笑談渾不倦卓午繼高春
徙倚平泉勝林光切紫虛髙懷忘紱冕舊學貯琴書嵐
接西山爽波環太液餘羣生涵浩蕩至樂到禽魚
象逼中台近門趨下士行碧花傾賜茗玉露挹天漿宮
燭當筵爛宮衣隔座香秋蟾臨綺席留戀不能忘

九日同吴志伊王仲昭侍益都夫子登善果寺

毘盧閣次韻

琳宮飛棟肅初寒東閣邀賓俯夕欄碧嶰半從簷際落
丹霞俱入望中餐身依寶地三車在眼徹金篦一鏡看
況值高秋萸菊會崔嵬滿座切雲冠
木末風高野色寒煙嵐蕭瑟一凭欄松杉晝鎖龍蛇窟
禾黍秋分鴈鶩餐繡勝丹青雲外溼香臺突兀斗邊看
一時託乘多文藻誰向空山老鶡冠

冬日侍容齋夫子登城南玉皇閣是日爲丹臺
醮壇

仙臺冬旭似春融咫尺神霄帝座通絳節威蕤臨斗炁
羽衣婀娜激天風亭空鶴欬餘霄外臺近龍吟一笛中

誰道玉清香案遠姓名元識太微宮
步屧追隨請業餘捋攜物外訪仙廬神方已餌青精飯
烏篆遥飛緑字書珉轉石壇雲影細棊敲松院夕陽虚
歸來一騎煙林晚嬌首吹笙月上初

三月九日侍健菴夫子讌集馮園分賦得山字

藹藹春明郊列岫羅煙鬟良遊奉籃輿出郭開心顔玉
河罷禊飲士女猶秉蕑園柳蔭修衢水荇秀灣環下馬
扣荊扉勝地饒寬閑白雲覆蘿逕春濤激松關峻閣聳
蒼翠臨眺虚無間林花媚幽石雨後凝脂殷芳草積如
綺雜卉紛不删柔風颺落英衣袖點斑斕感兹青陽暮
觴詠相回環詩侶抗陶謝酒兵鬪觸蠻麥壠決清渠濯

纓弄潺湲恨無魯陽戈斜曛留西山風雩有高躅杖屨
忻追攀揭來心賞愜乘月浩歌還

鄭山公少司寇述兩尊人殉難事奉紀二章

海國狐鳴井邑空名家鳳侶抗丹衷身投烈燄心如水
節貫秋霜氣作虹定有芳聲騰竹簡應知餘慶啓紗籠
即今通太夫人德門庭盛寧比傳經只小同
侍郎模楷冠羣卿補就南陔寫至情每對書棬思舊澤
喜邀綸綍慰幽貞劫灰不滅千秋字毅魄猶當萬里城
三十六峯潭水碧至今風節照雙清

寄題暢心閣

誰攬鑑湖勝憑虚搆傑閣王生饒奇懷遐矚恣棲託緬
昔永和會禊飲悲今昨勝地憐東南高情剩丘壑雲門
接青蒼宛委瞰岑蓴亭皋卉回互巖木欝參錯樵風溪
路長煙月滿郵落靈鏡豁天開滄洲澹寥廓朝暾明錦
湍夕霞散華薄遠陂榆柳繁近渚蒲荷弱栗里多素心
南垞有同樂鳴榔訪閒門扶笻過略彴時撫石上琴或
命林間酌賀監邈難期右軍不可作勝賞閲千秋兹風
未寂寞引領越江隈苦爲塵鞅縛何時愜微尚搴裳侶
猿鶴

侍容齋夫子遊王大司馬園亭

爲愛名園勝鶯花向暖舒閑門通略彴傑閣俯儲胥峯
疊雲根峻泉香石髮疎午風清簟好攲枕當吾廬

歷歷好崖谷都忘在帝畿盤紆一徑折噴薄亂泉飛
花覆烏皮几藤垂白版扉紅塵不到處未覺寸心違
春事漁陽晚年光緑野新山桃紅作纈磴草碧鋪茵歲
月重遊地乾坤後樂身追陪眞勝賞步屧未嫌頻
昭代誰耆舊尚書遺蹟多平泉留樹石初服尚巖阿畫
壁懸針動車輪宿草過羊曇清淚落惆悵隔山河壁間有大司馬父文貞公遺筆

嚴存菴學士以疾乞假　温綸慰留遣醫賜藥

孫屺瞻館丈賦四詩紀盛次韻奉呈

誰令嚴助乞閒身
帝眷方隆舊講臣中禁崇班宜委佩東門高蹋漫書紳

詩成館閣傳吟紙夢入滄江理釣綸矯首窪樽亭下路
祇應煙月屬歸人時余乞假南還

溪堂元近白蘋灘魏闕難辭本分官歸院只看蓮作炬
還山虛擬籜爲冠分來湛露調珍藥賜得仙霞當玉餐
底事獨承
天語問平生清節勵河干

伏枕遙傾若下尊藥爐風静火猶温堆牀圖史能驅疾
論卷詩篇半紀恩灼灼寒花明老屋蕭蕭秋葉擁閑門
臥遊何必苕溪上捲幔西山過雨痕

陳情未得賦閑居承　詔還留典石渠曉日定看翔鸑
鷟秋風何事戀鱸魚匏尊共對賢人酒藜火長懸太史
書況復子荆多賦咏揮毫晨夕興何如

送沈晧子南還

靈鳳生丹穴引吭凌泰清偶然一來儀竹實非所爭我
友命世才早歲蜚英聲幽思探赤水絶藻摛西京憶昔
冠南宮筆陣何縱横琅琅董賈策卓然一代程寶鼎羞
康瓠松柏非朝榮里居十年餘臨流濯塵纓
天子崇實學蒲輪造門迎彤庭獻長揚金玉鏘鏘鳴著
作領石渠高步翔蓬瀛羣彥集文壇宜主珠盤盟應龍
無馴性江海鶩咸英拂衣歸故山長揖辭承明玉河秀
春草折柳縈別情秋風瞬息間余亦憶尊羮

陸蓋思將還武林適賦悼亡爲述哀誌別

惆悵旗亭送別樽河陽憔悴有啼痕片帆直下錢塘水
秋雨秋潮總斷魂

尺素驚傳別鶴音客中慘澹罷瑶琴五噫歌罷梁鴻去
廡下誰悲落葉深

獻賦平原方入洛歸途奉倩已傷神月明茅店三千里
誰向關山望槀砧

暑退燕臺露氣清離筵玉笛動商聲班騅欲去愁無限
不獨牽雲曳雪情

秋日登黑龍潭小閣和韻

城隅徙倚散秋懷草閣登臨二妙偕野曠坐看羣木老
窻虛恰受數峯排龍湫葉落魚爭戲雁磧霜寒菊漸佳
指點郭門南去路名山隨處著青鞋

題畫菊

寫菊宜寫意離離霜葉披寒香三四朶髣髴是東籬衍句

秋晚書懷四詩清施千淡

客舍眠秋雨嚴城聽朔風鄉心楓葉外旅病雁聲中避
世慙金馬懷人戀桂叢天涯吟望處愁絶敢書空

策策鳴檐樹泠泠挂壁琴凉暄倏異候去住一沈吟霜
月故山夢秋燈獨夜心平生初服地惆悵二毛侵

目極吳天遠心懸舊里居四年違弟妹五畝尚田廬黄
葉綠溪滿青苔破壁餘草堂風雨裏中夜泣遺書

荒庭雙桂樹秋晚絶堪憐紅蕊踈楹外清陰古甃邊尊

浮下若酒詩憶小山篇夢去天香滿移牀省醉眠

送鄭珠江還粵東

鄭子遠辭京闕去南歸嶺海尋煙霧月明路咏鷓鴣詩雨深天入桄榔樹幾年讀書白玉堂奏臺驚馭恰相將退 朝螺筆三春煖下直青綾五夜香客舍椒花行處有鄉關諼草夢中長炎方戰鼓頻回首翡翠明珠隔羣醜漢使纔歸陸賈裝樓船不放盧循走尺素傳來故國書陳情奏罷即登車黃沙驛路三千里白鬢晨昏六十餘人生百年宜愛日富貴何似庭闈適文章不作戀闕資菽水亦是娛親物霜滿盧溝木葉稀薊門舊侶送將歸明年花發羅浮路憶爾花間著綵衣 結句煖揚不盡

題沈心韓同年秋林倚杖圖

秋林有佳色策杖翛然行囊琴何必彈山水有琴聲寒山媚遠姿急磵多清響回頭軟紅塵幾誤青霞想神仙或仕宦杖履皆從容翩翩帝臺鳧矯矯葛陂龍風神既蕭爽面目還清眞可望不可即倚杖圖中人

送葉慕廬司城還武昌退谷

我聞武昌樊口江吞天髯蘇欲置二頃田前有風流元漫叟洄中耕釣疑神仙吁嗟古人不可作黃州先生今並傳往者結綬嵩山陽手擷三花凌紫煙長吟短咏鐫二室恍然置我松風巔春陵苦調達帝座五年需次留幽燕 國朝風雅未榛蕪十子壇坫張旌旗隨珠郢雪紛錯落黃初元嘉追踵肩煌煌齋房九莖芝泠泠清廟三歎絃聲希味淡知者寡淫哇腥腐世所賢先生掉頭不肯住蓴絲鱸膾秋盈船高風頡頏並二妙青冥黃鵠思飄然釣臺鄂渚舊遊地江山風物仍清妍赤烏故壘亦寂寞惟留謝朓驚人篇嗚呼何時攜爾驚人篇寒谿一葉俱盤旋

送孫予立編修南還覲省

薊門霜雪送將歸才子思親出 帝畿紅藥三春吟祕省白雲千里傷慈闈中朝龍腹名元重午夜熊丸志未違從此晨昏皆至樂宮袍新製老萊衣鄰地金聲擧夙傳春風臚唱許誰先閑居暫擬安仁賦夕膳長賡東晳篇宛水春深仙鯉躍陵陽雲煖白龍眠麻姑壇上羣眞集長和笙璈壽母筵

送汪悔齋檢討奉使琉球二十韻

儒臣擁傳下滄洲奉 詔揚舲萬里遊海國旌旗新冊使石渠文史舊詞流姓名久達雞林相勳業今歸博望侯伏闕封章陳石畫行裝 御筆捧銀鈎星軺閩嶺延雙旆鄉路邗江導八騶玉節瑤函彝典重袞衣貂珥上公優樓船細柳軍容並冠帶扶桑職貢修赤縣梯航踰白雉紫泥綸綍懾潛虯天低星象回龍竅路指煙濤識蜃樓驛次酉渠齊負弩郊迎君長盡希韝山雄諸部南兼北水換長風夏復秋漢代賢良宜絕域堯封雨露滿

炎陬聲靈教報殲鯨鯢浩蕩神閒狎鷺鷗方外傳經攜
大戴島邊挹袖見浮丘心淸詎愛千金橐才大還如萬
斛舟一氣太淸看吐納百靈今日總懷柔木華賦就垂
千禩騶衍書成又九州鼓枻秋雲生鷁首歸　朝曉漏
直螭頭四方不負懸弧志三殿行看借箸籌欲比繞朝
行贈策驪歌還附榜人謳

寄吳麗緗

最憶苔枝曲檻橫竹西歌吹不勝情何須官閣尋何遜
香雪滿庭詩夢淸
懷人舊雨隔燕臺雙鯉迢迢尺素來極目邗江雲樹裏
二分明月夜潮迴

除夕侍立齋夫子家讌次韻時將出都

槐堂淸讌闔林扉歲晚霜華點客衣此夕傳觴猶末座
新年策馬獨東歸夢懸丙舍松楸冷家在春山筍蕨肥
十載橫經立雪地重來只恐鬢毛非
銅盤燒蠟泛新醅斗柄潛移節序催春到西堂應夢草
客過東閣盡題梅碧山已作焚魚想絳帳難忘負笈來
惜別感恩同此醉不辭頻覆掌中杯

趵突泉追和趙承旨韻

大塊橐籥信有無驚湍激射蚪箭壺凌空不受蜡華壓
沸水只愁滄海枯淸絶半泓映亭樹冷然一歃思江湖
我來散髮濯纓去天風震宕齊煙孤

泉亭值孫子未編修

相逢埽石共談經駘蕩春風歷下亭泉眼倒翻千點白
柳芽恰放一痕青中原麟鳳猶淪落東國文章自典型
明日郵籤報南發征塵吹夢入巖扃

題蔡方麓修撰曉牕趨直圖

金馬門前閱歲華妝樓人盼瑣窗紗宵來蓮炬歸何晚
又指觚稜曉月斜
翰墨風流早擅場千秋韻事屬中郎西淸縱說神仙侶
誰似春衣五夜香

維揚旅次送友歸里

倦遊久客邗關夢繞青苕舊山芳草斜陽冉冉落花春
澗潺潺家在煙汀歸否路隔溪雲岸柳年來江上愁心
半付離亭杯酒

秋杪登沈爲昭溪上小樓追和乙卯原韻

城隅高閣憶追攀幾度淸吟踏月還久客乍來迷出入
故人無恙住溪山重燒紅燭成良會却對黃花失壯顏
欲埽短牆尋舊句暗塵殘蘚已斕斑
織簾臺古絶躋攀猶許求羊共往還溪塢煙深頻覓路
郵樓葉盡好看山雞蟲世事供淸嘯桑柘風光付醉顏
羡爾丘園能養志兵戈不改舞衣斑
十年塵鞅漫爭攀此日初騎款段還紫蟹黃橙新節候
白雲紅樹舊家山梓桑幸結平生侶蒲柳先凋夙昔顏

回首春明眞昨夢西風騎省二毛斑
吴芫蘿葛尚堪攀溪上漁蠻放棹還但乞身閒乘下澤
休因耳熱唱南山松楸古道頻搔首禾黍秋原一破顏
誓墓歸田俱不惡征車何用結斑斑
九折羊腸不可攀投林倦鳥尚知還閒將秋水評南郭
却媿高霞映北山小草行藏休捉鼻勞薪歲月幾開顏
請看飲啄忘機者喔喔林皋雉子斑

聞斯招集山園再叠前韻

檻外丹梯昔共攀多年遲我薊門還著書已擅東西屋
時聞斯偕漢源並合招隱仍歌大小山君戀煙霞成痼疾我來猿鶴
訝塵顏從今漉酒東皋下醉看寒巖細菊斑

清芬堂存稾卷第一

清芬堂存稾卷第二

茗山　胡會恩

吴門值錢飲光惠詩賦答

南國靈光尚巋然孤雲蹤跡老龍眠詩名海內推尊宿
道貌塵中訝散仙前代清流端禮石荒江甲子紀熙年
他時若問遺民録桑海蒼涼姓字傳

曾從蓮幕挹清芬對榻高吟午夜聞一自廬江悲宿草與大宗伯也
十年皖口鬭秋雲偶然枕簟高風接明發帆檣去
路分剩把田間詩卷在篋中光氣燭星文

虎丘用東坡韻

梧宮埋湛盧虎氣踞崇嶺下有淬劒池寒玉浸秋井六
朝逮唐宋碑碣精芒耿坡公山藪癖蜀鵑陋曇寵特愛
海湧峯玲瓏異頑礦詩筆劃崩雲亦如鋒鍔儆覓古恣
冥搜雙屐隨所騁老樹撐輪囷哀壑遞悲哽冶遊競絲
竹駢闐不移頃薄暝廣場寂啼鴃弔月冷蕭條法護祠
猶與僧臘永黑頭司喜怒捨墅祈暮景何如早息機萬
事付泡影我留壁上吟山靈或招請

贈林石來琉球使還

春明憶昨戴星催絶域俄驚破浪來龍節半年天外轉
蠻牋十道御前開休論博望封侯事雅負元虛作賦才
諸將莫誇横海績儒臣新自日南迴

遊華山千尺雪諸勝

茂苑鶯花鎮日逢誰曾躡屐此高峯煙蘿境杳能藏寺鍾磬聲沉只聽松偶障亂泉成瀑勢頻穿密樹得山容老僧晏坐無塵事誦罷楞嚴巳下舂

山塘送春詞

半塘紅日未西斜猶見城南鬭鈿車無奈楝花風急後綠深門巷泰娘家

畫屧蒼苔陌上蹤一春心事怨吳儂曉風欲倩遊絲綰愁殺寒山寺裏鍾

短簿祠前蕩槳歸漫天飛絮撲征衣榆錢難買鶯花駐只辦清尊餞落暉

杯底韶華去較遲鳴鳩乳燕共參差試聽昨夜春歸曲巳換蘇臺舊竹枝

惠山同顧抱山朱漢源和唐人韻三首

孥舟指晴嵐松櫪圍青蒼古塔峙雲杪排空瞰山堂連蜷九龍脊峯勢爭回翔琳宮雜紺碧掩映巖壑光雲根湛靈液漱齒生甘香一歃滌煩襟萬慮從茲忘

有唐三處士卓犖風雅人詩傳千載後猶似溪山新埽石剔苔蘚姓字終不磷騎蘇發真賞愛其清出塵始知古人作健筆凌蒼旻後來題壁者誰與數公鄰

客歲經此山逃暑息深樾啜泉試佳茗迥與世緣絕酒人適天真禪侶談寂滅巳澣衣上塵更延松際月今我復登臨聯袂高吟發昔賢邈何期吾儕庶同轍

泊京江

亂山屯列戍高寺枕嚴城歷數南朝事休論北府兵禪燈棲塔影漁唱入江聲今古茫茫意煙濤未肯平

極目川原古吳關入望紆江山雄北固煙月剩南徐白浪翻青鷁丹樓敞碧虛且沽京口酒憑弔六朝餘

涉江登金山復放舟遊北固漫成長句用顧抱山韻

大江徑東注金山扼其要一日過千檣幾人窺奧窔平生屢揚舲矯首見蘿蔦詎無搜奇癖俗腸不可療茲晨偕勝侶騎驢山靈久蒲帆瞬息間無待僦輿轎寺僧引我行巡廊若環徼中泠自澄泓霪滿皆急慓恨無桑苧翁論茗烹石銚沓身涉浮圖摩雲躡鷹鶴俯睇目徒眙空行臂可掉鈴鐸揚天語風濤激石竅鏜鞳太古音響答皆同調峩峩妙高臺因思禪理妙了元觸箭鋒何異拈花笑坡公留翰墨天門恣龍跳勝賞心未巳東望復狂叫迴舟下煙瀾北固撐雲嶠危棧懸松杉仄徑穿蓬藋相傳三國時雄傑此吟嘯隆中固老謀孫郎挾英少指顧畫中原阿瞞遂焚燎寥寥千載後無復遺祠廟但有狠石蹲形與伏羝肖駐蹕想蕭梁霸業等芻剽巨鑊歸何所過眼同息燒賚皇營甘露建寺奉遺詔古剎經焚燬金碧豈焜燿往跡總蒼涼後來數憑弔南北稱天塹縻興難逆料戰爭或非時鬼神亦訶譙左輔只虛名

鐵甕屢攻勳天下令一家時清罷偵哨猶有戍卒屯獵
火連野燒振衣多景樓天水互瀟照川原如有待我輩
恣登眺衲侶自巖棲澄潭足漁釣京口酒可飲浮白臨
江醻須臾江風作江豚浪中漂餘霞忽焉散仰視山月
峭

龍潭道中

客棹因風阻籃輿出潤州白沙蹲怪石青壁俯中流山
店榴花雨江邨麥穗秋龍潭知可宿樹杪一登樓

金陵

建業曾傳半壁安秦淮嗚咽暮濤寒六朝寂莫青山在
十廟陰沈晝壁殘禾黍故墟屯鐵馬煙花南部失雕闌

隔江玉樹歌聲斷更有哀絃向月彈

金陵旅中有先君官樞曹時故吏來謁感賦

急雨漲秦淮溼雲度鍾阜掩扉捲書坐夢華猶在手憶
昔稱留都末造煩居守貞士困郎潛神叢握樞紐江淮
圻籓籬天戈拉枯朽往劫歸蟲沙爝火夫何有戶外聞
剝啄短衣一老叟昔事我先人曰惟故吏某劇談桑海
事歷歷挂其口時方二十餘執簿劾趨走星霜忽荏苒
蒼顏而皓首記我初生時晬盤弄戈綏令來踰壯齒世
事良非偶伊我聞斯言淚下如鉛溜瓶罍哀鮮民堂構
慙終畝墓門牢木荒官跡江東久行囊存手澤耿耿百
年後老吏且勿去觴以盈樽酒相顧各欷歔風搖白門
柳

鍾山

舊國園林輦路荒鍾山煙靄自青蒼秋原石獸當蹊偃
夜壑金鳧異代藏稜殿至今留浩劫穹碑終古峙殘陽
款扉頭白中涓在手拂神帷奉瓣香

登長干塔

白毫光裏貝多經高跨名都入杳冥九級總憑龍象力
諸天全攝海山形燈輪閃月中宵見鈴語含風下界聽
此際憑欄俯城郭蔣林松柏最青青

雞鳴山晚眺

連岡迤磴俯金陵躡屐還登最上層破廟鐵衣悲猛士

中峯布帽想高僧六時瓶鉢無今古一代風雲有廢興
回望後湖煙水闊紅蕖香裏曬魚罾

靈谷寺

林端紺宇接青冥竹裏泉香注滿瓶一歃試嘗功德水
十年塵土濯清泠
飯罷伊蒲更繞廊花間清唄出閒房山僧豈識興亡事
却指遺鍾喚景陽

秦淮口占

朱樓銀箔最分明歌舫燈船取次行六代繁華銷不盡
江風吹落管絃聲
綵雲飛盡石城荒玉笛吹殘夜未央好記秦淮最佳處

一川煙月柳絲黃
避暑閒房枕簟幽藕花菰葉遍芳洲夜涼水榭懸燈宿
風過青溪五月秋
舞衣歌板久成塵煙草淒迷故苑春貪看小姑祠下水
難逢桃葉渡頭人

金陵生日有感

墮地非鄉土先人宦舊京身來三紀後驥巳二毛生風
樹終天恨江山宿昔情皋魚無限淚一灑石頭城

金陵曉發

月落蔣山蒼潮生白門曙柔風蕩蘭橈挂帆從此去烏
衣迷曉燕鐵鎖沉寒霧樓臺四百餘歷亂煙深處

項王廟下作

老樹號風廟貌湮重瞳霸氣此沉淪沐猴事業終懷楚
逐鹿威名只覆秦一夜悲歌闈帳下千秋枯骨瘞江濱
長陵坏土還蕭瑟獨吊英魂歎息頻

天門山

絕壁東西峙雙峯踞上游神工擘山骨天意束江流風
落煙中艇雲橫石角樓奔濤從此去直下海門秋

采石磯

采石橫江岸青霄勢欲摩謫仙曾貫酒飛將復提戈遺
烈仍虛壘奔濤入浩歌天風四面起梟梟動煙蘿

舟中望九華山

江上羣山青未巳螺鬟一一爭娟美詢之舟人了不知
山亦逃名違俗耳今朝所見尤怪奇特立衆中迥莫比
青玉條條削角圭遠插雲根照江水意者九華其是歟
乍遇船牕作狂喜好山氣韻如佳士當前不用千夫指
野王遺志猶足徵自昔嘉名爲九子却笑題詩狂李白
更號九華從此始那知窟宅占仙靈各罷一峯理或爾
挂帆容易失煙霞俗骨塵心徒仰止終當結屋最高巔
摩弄白雲餐石髓會須手招綠髮翁一發丹經究原委
他時余若媿斯言江上山靈實聞此

江行得風戲爲長句

江行只趁風不愁江路遐朝泊板子磯孤舟依亂葭南
薰當面至晉岸如枯槎亭午天陰白日匿帆脚倏轉涼
颸加解纜衝波截江去十幅獵獵颭輪斜回看鷁尾矯
空碧天門訣蕩浮雲遮大通驛前忽放眼排列九朶青
蓮華江山蟠結幔翠靄天水晃閃翻朱霞蒼蒼秋波渺
煙際瞬息巳過長風沙浴鳧飛鷺驚不定黃蘆白葦紛
無涯須臾星月照澄練汀洲歷亂喧歸鴉四陲決潏夜
將半枕畔始聽回飆撾皖城戍樓鼓亦動沈沈漏點飛
檐牙城下旌竿立如薺西來阻棹閒咨嗟我日泝江三
百里僮僕拍手長年譁裂錢灑酒禱明日汝曹結願何
其奢南舟風便北舟苦世上疾走休驚誇吾行汎梗無
遲速慚媿江神用意賒

小孤山

斗絶中流一柱尊天留拳石峙江門迴風巨壑蛟鼉徙
背日陰崖鸛雀屯絶頂倒垂飛閣影孤根全齧怒濤痕
女郎祠廟何年事遂有靈旗月下翻

湖口行

青青石鍾山稟稟湖口關潯陽匯彭蠡九派奔潺湲東
南估客度江津湖口新關愁殺人烏篷艇子大於葉朝
去昏還兩算緡江邊怪石如刀戟衝濤觸船船寸坼誰
能冒險瞬息停一任當關恣抑勒正稅還兼雜稅供雜
稅何曾入大農一自新關移使者棹歌聲斷月明中
豫章寡物產只祈年歲饒歲豐亦傷農穀賤生不聊往
年載米出江去賣米猶得輸征徭一從湖口稅船料片
舸難度彭郎潮新穀初出賤如土奇贏只以資商賈八
口啼飢等歲凶可奈官符猛於虎豐歲猶苦辛凶歲難
具陳增榷能幾何坐令江西貧江邊冠蓋乘傳客打鼓
發船何雜沓誰去排雲叫閶闔

石鍾山

亂流飛嶠半凌虛萬壑風濤吐納餘獨泊大江秋月下
如聞蕭寺曉寒初魚龍潛聽宮商叶鴻鴈遙賡節奏徐
不有小舟探夜半水經空校古人書

晚過彭蠡湖

江上煙嵐路幾重迴帆澤國訪仙蹤霞翻彭蠡波千疊
雨過匡廬月一峯綠水啼猿愁暮靄碧天飛鴈澹秋容
何年得遂名山願長聽東林寺裏鍾

湖中望廬山作

石鍾山下初發船推篷放眼心茫然風駕浪花互吞吐
雲拖嵐氣相澄鮮衆山瑰詭等蟻垤大孤斗絶如一拳
廬峯奇秀亘天地平昔夢寐曾攀緣凡心那識眞面目
遙瞻顥氣香爐巔靈蹤祕狀不可殫屏風九疊橫秋煙
匡君不死今尚在手攜玉笛招羣仙錦繡谷中漂春葩
石門澗口飛夏泉無復僧雛刻蓮漏應有樵豎行芝田
負才安敢效靈運放跡還擬隨樂天開卷便讀草堂記
神怡心曠萬慮捐當時此願究莫遂去此行復垂千年
浮生幻影嗟何晚緬想東林十八賢輕帆疾速非少駐
棹首戀戀中懷煎金庭玉戶不可即石牀丹竈誰盤旋
十年拓落隨塵網夙因宛憶空山禪行當息駕愜微尚
虎溪風月求眞詮

南昌旅次

路入洪都翠靄分帆檣爭度一川雲鍾華欲隱松門石
劍氣長虛斗絡文帝子層樓灰往劫仙人故宅倚斜曛
那堪彭蠡浮家客身世飄飄鴈鶩羣
楚尾吳頭思不窮旅懷寥落似驚蓬盧淹孺子三秋榻
枉借江神一夕風赤地關心烽燧後時苦久旱青山無恙浪花
中萍蹤猶幸占星聚莫遣青尊午夜空王昊廬前輩來獻來館丈同客江右

秋日張澹明高渭師諸君招集東湖泛舟月下

即事

東湖煙景入新秋載酒羣公卜夜遊萬頃鷗波涵爽氣一天風吹落中流（時有歌舫相隨）徐亭樹古清風在蘇圃雲深絶壑幽最愛百花洲畔月宵分猶艤木蘭舟

參横木末尚留連水榭憑虛思邈然細浪蹙花如鏡裏遥峯倒影恰樽前歌闌翠合千林黛燈放紅浮萬朶蓮（時中元有放河燈者）疑是習家池上酌山公扶醉接䍦偏

鐵柱宫（相傳許真君鎖蛟之所）

仙宫一柱鍊青霞古甃千年繡鐵花八索神機鈎貝闕三清祕籙隱龍沙風雷不遁支祁跡鸞鶴猶朝太上家今日射蛟清蹕近羣真好扈五雲車

孺子亭（亭在東湖有孺君像）

茆亭終古碧湖濱孺子高蹤迥絶塵東漢一時鈎黨局南州千載隱淪人東蜀想像風猶昔懸榻依稀跡已陳欲賦伐檀招節士荒江盥手薦春蘋

官窰歎

浮梁官窰工價殺官哥汝定猶嫌麤熙朝珍玩加款識縹青乳白尤其殊鸂鶒玉缸鸜鵒盂奔馳每向權豪趨捆載日策明駝足監製時煩銅虎符煙沉萬竈土花瑩金膏水碧多糢糊窰戶鞭箠日流血使者張肆羅青蚨民窰窳惡不堪粥官窰役苦皆停爐我聞宣德成化多内造永陵醮壇錯碧朱流傳人卅總無益朱門購得供清娛土鉶古風不可作進奉無乃非良圖

山葛謡

采葛西山原露泣葛花溼山中勤女紅曉夜牕中織寒閨辛苦織經年織成一疋無千錢市中賣葛輸官税歸去栽燒笻确田夫耕婦饁炎歊天一縷何曾覆項肩君不見高牙大吏曳冰紈金粟刀尺裁中單海南市葛如輕煙江西葛麤不中穿

豫章有感

蒼茫南浦暮雲空遥望軍山夕照中舊是先人持節地荒江猶繞益王宫（先君曾奉使至江右封益藩）

高閣臨江風景殊桐圭赤社久榛蕪故家篋蕩空函在蛛網塵封蛺蝶圖（家藏益王翰墨甚多）

西江秋夜有摘茉莉見遺者同寓沈雒青先成六首依韻和之

冰花開處夜涼生素蕊羞將俗豔爭忽有玉盤擎送到一簾香露入深更

海南幽韻領薰風似與羅浮好夢同誰向炎洲點秋雪珠娘乘月出鮫宫

幽人蕙帳獨裁詩應比雙成餉玉芝但摘瑶花呼夜合不須紅豆寄相思

牽情最憶晚妝時白玉搔頭綽約姿想見紗廚人擁髻

碧天如水起彈絲
雲牕水榭護芳馨冷豔偏宜到草亭若與秋蘭齊作佩
月明湘瑟好同聽沈子將有楚遊
龍腦氤氲下十洲伴人蓮漏幾添籌東陽忽訝書圍減
永夜高吟一枕秋

曉發南昌

俶裝指嶺表揚帆遵渚曲旦辭洪都城浦雲猶在目川
塗一以長聊喜退炎伏原野雖蕭條嵐氣頗清淑聯拳
沙際鷺千羣自飛浴清灘白石子瑣細如寒玉浩蕩慰
羈旅吟眺傷幽獨大火久西流涼飈動秋木江程無盡
期容行倦水宿豈意鄉土違頻驚歲月促願託曠士懷
青冥附黃鵠

臨江道中

碧水粼粼白石灘欲上不上牽舟難行遲翻得領佳要
溪光嵐氣溢胷寬楊人競指螺川路古驛斜陽隱秋樹
玉笥山頭片月明應有飛仙自來去
廬陵江路千盤折野水寒山兩清絕奔湍瀉月細琮琤
遠岫含雲半明滅前邨茆屋隱林端岸草汀花傍晚看
永夜懷人眠不得一帆秋雨過蕭灘

吉安

廬陵名勝城中傳往歲游氛再控弦百戰江山餘廢壘
三臺文獻蕩秋煙嶺雲古道微茫外贛石奔濤睥睨前
試上青原更搔首一鉤新月挂螺川

惶恐灘步東坡韻

江花贛石渺愁人惶恐灘邊獨客身曾記雲山吟謫官
謂信國更聞風雨泣貞臣謂疊山羊腸詰屈穿容驂鯨背谽谺逈
逆鱗縱使此生充水手危途歷盡那知津

贛石道中

羣峯夾道鎖青霞巨口橫灘處浪花百折競如三峽險
古云蜀之三峽贛之十八灘並險雙流奔匯一川斜腥風夜過潭君廟明月
秋懸木客家東望吳關真萬里片帆行盡楚天涯

虔州

章貢奔灘日夜流斷崖高堞古虔州涼風忽送征帆到
遠道頻驚獨客遊螺女洲前江月冷鬱孤臺上嶺雲秋
蒼蒼海樹迷南鴈不是羈人也會愁

和丁鴈水觀察甓園韻六首

使君蓮幕裏一徑隔紅塵巖竅周旋久林亭結搆新開
軒邀嶺月倚檻入江春運甓人猶昔龍梭近水津
地占山林勝才兼著作長鄒枚寧數漢燕許直凌唐金
薤飄清籟牙籤散古香我來窺祕笈未許玉函藏
巡檐知氣霽鍵戶亦神怡綠柚含苞早紅蕉放葉遲曉
山當拄笏秋雨過圍棊愛客開佳釀鵞黃瀉碧瓷
拓地宜栽果澆畦或引泉高吟官燭短半醉接䍦偏花
氣浮清簟松風戛野絃數招文字飲鶴俸減囊錢

阮籍原躭酒王濛亦嗜茶經旬過使院一似到山家錦
石羅秋卉湘簾湧月華風騷君獨步屈宋只分衙
五嶺炎蒸後孤踪道路難秋鐙一宿話明日萬重巒全
石盟心在雲山放眼看前途逢驛使應報旅人安

鬱孤臺放歌

鬱孤臺乃在蘭山之頂螺石之隈上有蒼蒼雲氣連海
樹下有章江貢水百道奔潫洄虔州羣山如浪擁贛川
雪浪如山頹古木寒藤蔽天日鷓鴣啼急猿吟哀中原
地勢至此盡南去蠻煙瘴雨五嶺爭崔嵬自昔逐臣放
客多登此北望京闕心肝摧吁嗟客子胡為乎來哉黃
茆青草望不極大庾峯前旅鴈迴我所思兮大庾梅千
枝萬枝零亂開梅花釀酒醉行客登臺痛飲休徘徊山
中木客亦沽酒酒盡吟詩歸去來而我胡不傾春醅八
境風流付草萊古來賢達皆塵埃殘碑零落埋蒼苔我
欲消除萬古之長恨倒挽雙江作酒杯

庾嶺

巨靈劃疆索坤維主奠麗五嶽峙中原端嚴若侯衛奇
險設邊陲用作蠻荒蔽維茲南海隅厜㕒聯地勢嬴秦
遣睢祿拱手資魋髻桓桓梅將軍間關奉越裔兩雄詩
並驅不聞連縱計臺侯久歸漢尉佗尚匹帝撲滅須再
傳勇夫賴重閉剷削萬仞餘盤紆鳥道細唐相闢鴻濛
鑿道營甃砌輪蹄漸以繁虞衡通象桂我來拾級登頂

拂煙霄際千章綠榕蟠四塞黃茆騎行旅雖駢闐彳亍
處顛躋仄徑每摩肩爭道或攘袂揮汗成霖霰炎雲蒸
昏曀擔簦喘息停郵亭暫飲憩絡繹海賈萊磊砢珠官
稅齒角殫犀象羽毛竭翠鷸邪許曳奇木細瑣匭蕉荔
維賄與貺筒捆載復輦遷扶胥不愛寶搜抉窮根柢離
方固多奇物力恐難繼下睇羣小峯石骨露廉劌羅列
若兒孫傴僂似陪隸環附斗絕巖何異蟻垤綴熙朝通
越裳贄貢無虛歲億祀達梯航此嶺行如礪穗石侈農
祥白雉何妨戾願灑甘澍涼炎方洗瘴癘

述祖德詩并序

先高祖思泉府君登明隆慶戊辰進士以禮樂經
濟自任文章與歸熙甫先生齊名為海內傳誦釋
褐授廣東順德縣令順本南海縣地負山瀕海當
黃蕭養亂後景泰三年始立縣寇盜充斥民築土
堡以居我祖下車招集流移綏靖反側興學校講
農田水利踰年邑大治乃捌築城垣易土以甓永
資保障竟盡瘁是役而卒於官不能具含殮既以
名宦與祀學宮順之甿庶復建專祠以致思慕伏
臘禱賽靈爽不昧迄今百有餘年矣康熙甲子恩
適請　假歸里計有餘程涉江踰嶺至祠下而修
魚菽之祭焉維時邑長師儒咸來觀禮黃童白叟
羅拜於庭瞻廟貌之維新念先烈之未泯恩自媿

謭劣弗克紹聞而奕世載德詩禮相仍實惟我祖貽謀是賴今日之役良非易覯祀事既畢戰兢哽咽而作是詩

家世秉潛德吾祖鍾殊祥天懷鬱純孝(高祖事後母以孝聞)節槩揚清剛早歲登賢書砥志邀難量恥爲帖括儒濂洛親薪檣讀書天一山(所著有天一山房叢書)旁搜四庫藏六經皆根柢百家校丹黃著作洗浮靡模楷四王唐梯榮戒苟得遲暮猶迴翔春官七回上艱苦一第償結綬赴東粵寇亂餘殘疆崎嶇領百里弭節梅嶺傍誓不戴牙簪一言矢穹蒼(志稱度嶺時自矢云不戴牙簪出梅嶺)抵邑初眂事四顧怛中腸閭井走狐兔荆棘生圃場土垣日以墟風鶴驚倉皇焚掠隨衝飈十室九流亡厥惟烏大洲(烏洲大洲爲賊淵藪)青犢方狓猖親擣渠魁穴搜捕靑斧斨脅從讋威德胥化刀劒鉏一年集鳩鵠二年復耕桑爲農均征繇爲士闢黨庠憂思廢寢食振厲崇紀綱精誠格神明四境驅螟蝗瘡痍登衽席比戶邀豐穰嗟茲窮海隅綢繆百世防王公重設險保障期金湯牒請發公帑勿以煩輸將鳩工在農隙勿使東作妨鼛鼓興版築畚鍤浚池隍峩峩百雉堞環峙鳳嶺岡形家言是役將爲長吏殃我祖毅然哈敕絕羣禱禳民社苟有賴奚惜我躬當頻年心血枯畢命効官常竟以死勤事身騎箕尾芒神鸞困枳棘鵩鳥悲炎荒篋中無完衣署中無宿糧薄殮奉遺言巷哭動天閶素車引丹旐旅櫬出遐方嶺雲慘不流江水咽歸航父老切哀思專祠留芾棠衣冠儼象設榱桷聳軒昂士女薦蘋蘩典秩供豕羊相傳神所依水旱能降康靈旗臨埤堄蟻賊千羣僵(毅侯殁後嘗有寇攻城望見城上人與像肖賊遁故老云有神兵[illegible]邑紳士皆能言之)殁猶衛茲土精爽誠洋洋顧惟廉吏心廟食寧所望似續百餘載族衍苕川長詩書食舊德簪紱紹餘慶恒悲子孫祭遠不逮桐鄉恩也忝曾孫丹腹媿肯堂十年官侍從竊祿羈班行翹瞻海南雲末由奉瓣香哲兄秉粵憲(絅菴兄也)垂誼因宗祊下車拂几筵薦繡臨輝煌捐俸葺新楹設田資饗嘗榮光賁泉壤閭之涕沾裳乞假及王程衝炎憩桄榔冬月抵南嶠怵惕懷秋霜竭蹷趨祠下載拜奠一觴登降儼音容君蒿生悽愴人民雖已非邑子尚趨蹌摩挲古壁間碑版紛琳琅清芬猶可誦歷久名彌彰高曾有規矩墜緒孰恢張政事留宦跡儒林重文章朝端開石渠惇史載循良(明史載循吏傳中)儻足垂千秋卓魯並流芳仁人錫華袞庶昭俎豆光勗哉我後人清白永勿忘

珠江雜咏

我愛珠江好風光入嶺偏帆飛蚪斗水杖倚鷓鴣天穗石仙蹤古花田粉澤妍扶胥望不極身在海雲邊

我愛珠江好天南接大洋山家蠔壁峙海市蜑帆揚酒雜檳榔醉茶勻茉莉香最宜新雨後炎暑變清涼

我愛珠江好駢羅雜卉多叢篁迷澁勒異果熟波羅火

米生黎貢蕉紈細馬馱木蘭新艇子溪女唱蠻歌
我愛珠江好清娛事事幽名香鄿東莞佳硯採端州水
驛梅花晚山郇荔子秋新來解蠻語倚樹聽鈎輈

遊七星巖

乍向端州卸布帆閒偕吟伴訪星巖嵐開象窟羅珠斗
水漲龍湫秘玉函滴瀝千尋懸法乳窅冥一線隔塵凡
攀躋更上崧臺頂紅綻蕉花映碧衫

層層老碧間頳青誰向鴻濛闢五丁地列璣衡通斗炁
天留鍾鼓宴山靈洞中有石鍾鼓可考擊懸厓每見秋猿跡滴乳都成
古佛形向晚孤霞歸洞壑只疑此地有丹經

宋武葵相值羊城同遊四月聯舟歸里登臨嘯

咏無不與俱臨別出冊子索詩爲贈四首

苕霅源天目歸墟震澤東與君桑梓地相望水雲中湖
海心期在椒蘭臭味同十年離合事吾道豈途窮

憶昔論交日燕山朔雪飛貂裘同貰酒驪唱每沾衣擊
筑人垂老彈冠願尚違飄然遊五嶽何必歎知希

萬里客爲家羊城道路賒幾年餐荔子兩度賦梅花景
物蠻方識文章幕府誇萍踪恰相聚都忘在天涯

旅舍聯牀宿春潮並舫還珠江同醉月贑石共看山世
路誰青眼風塵賸壯顏相期返初服簑笠五湖間

元旦立春珠江舟次

青陽初改令嶺表換年華歲酒供蠻果春衣宿瘴花江
湖移舊曆節序到浮家定識東皇意風光此歲賒

題南華寺

春山乘月扣禪扉此地南能舊息機葱嶺一花開葉滿
黃梅半夜受衣歸堂前風定幡誰動溪上雲深錫自飛
回首宿因成墮落偶沿香水一皈依

月夜宿南華寺

舟行沿濛瀼巖光滿林麓欲訪曹溪源水香已盈掬籃
輿登坡陀澗壑紛斷續薄暝猿鳥悲金碧林端矗春月
流空山寺門閟松竹緇侶驚我來長廊秉葦燭閒房帷
簟整夜廚蔬筍熟已絕塵中緣願言桑下宿佛火青熒
熒一展壇經讀萬籟寂無譁澄觀本來足

題畫

潑墨層嵐疊萬重一川淼淼亂雲封平蕪古彴煙波闊
野寺春江雨氣濃應有漁樵供嘯傲可將丘壑挂心胷
即疑海岳圖中住髣髴毫尖露幾峯

出嶺口占絶句

春雲古樹接津亭一帶遙峯斷續青船到虔州不沽酒
山中木客笑人醒

嶺雲一線贑江通路入虔州百折東夾岸黃茆含毒霧
中流白浪吼長風

蘭旌歷亂度江雲水過梁灘上下分日落儲潭多估舶
停帆擊豕酹潭君

高灘水響似奔雷歷過千層駭浪来睡起船牕卷書坐
山花如繡夾江開

一葉乘風下急湍青山偏耐旅人看春江好試儲潭茗
夜雨新栽贛石蘭

亂石頻穿始出灘篙師力盡險千盤纔離惡浪經惶恐
却指前途報萬安

重登八境臺

征帆昨歲過虔州八境蕭蕭正晚秋芳草油雲春迈棹
玉虹翠浪晚登樓使君投轄仍良會客子凭闌豁旅愁
塵土勞勞時序改閒心那得似沙鷗

章江

西江晚步怒濤生到處兵船下瀨行捲甲盡歸臺嶺戍
落帆都向豫章城秋風怨鶴荒郊唳夜火妖狐破廟鳴
又見海壖添榷使日南估客半回程

廬陵道中

丞相祠堂鳥雀殘廬陵閭氣肅衣冠一從紫市騎箕去
惶恐灘聲夜夜寒

清江落日水雲昏猶有琳宮出遠邨曽向南華結香火
看山一路到青原

道中懐抱山

南城君訪舊一棹去悠悠落日廬陵道煙江我獨遊灘
聲和月溜嵐翠匝天浮遥識相思處孤吟贛石秋

舟行遣興

嶺表歸來歲月寬船牕兀坐愜清歡山因舊識心猶記
書爲新收眼耐看曉露青花端峽硯春泥白石贛州蘭
客途對此抒煩抱只望家書報萬安

市汊阻風和抱山韻

衡飈方識轉帆難夕靄霏霏舞急湍庾嶺來時殘臘煖
章江歸路半春寒野人物候過挑菜澤國年華近浴蘭
最憶山莊花事好歸人猶擬把盃看

抱山得羅浮蝴蝶攜至皖江道中春日化生
大常蝶十數倍五采繽紛洵仙種也抱山有作
走筆和之

異蝶羅浮種乘春羽化妍絲人輪雙簇黼繡褋一團鮮鳳
子宜標勝蛾兒敢鬬娟地羞鄰桂蠹身或蛻芝仙傳是葛翁仙骨所化
直冠滕王譜猶迷漆叟篇采香思穗石飛夢繞花田
佳侶應相望幽棲定欲旋大蝶有定偶越數千里必飛去相隨麻姑臺下路瑶
草正芊綿麻姑臺羅浮勝處

清芬堂存稿卷第二

清芬堂存稾卷第三

茗山胡會恩

種梅二首

家山春曉時谿梅遶書屋霜枝繡古苔雪幹壓修竹樹樹千玉花鮮妍若膏沐自我留漁陽舊林邈松菊憶梅如故人素心眄初服江南芳信傳擔向市中粥截取古鐵椿抽條森似束冰肌藉火攻氣候一何速氈車初褁至珠蕊尚盈斛長安新價昂朝炊苦難熟爲花日費錢要使花房燠重簾爲花垂清泉爲花掬把盃酹素芳移牀伴幽獨門外塵土高斗室自清淑終思籬落間嚼雪有餘馥

梅本冰雪姿愛暖豈初意無乃懷土情所畏還其地持此歲寒心託跡良匪易斸門移夢樹髙柯忽如醉從植白玉階辛勤萬牛致此花將無同遠自南雲至結根却月盆花亦如夢寐悠悠春風中慨焉發長喟

竹

貞筠素節並標奇靜對青青詠衛詩嶰谷風前含遠韻湘江雨後濯清姿林深別墅同遊地門掩長廊獨到時最是松窗梅檻外歲寒長共此心期

春日健菴立齋兩夫子攜同周廣菴同年摩訶菴看杏和總憲韻

款段出郊行精籃衲侶迎樹深宜歇馬院靜乍聞鶯蝕前朝字牆題故老名新泉烹紫筍破鉢飯香秔紺宇周遭曠青畦極望平繁枝交野圃密蕊坼春情積素光逾爛凝香態各爭倚風皆縞練照夜即瓊瑛落瓣山蹊趁穿林谷鳥驚沿谿迴步屧藉草坐飛觥遲日延高會澄懷澹俗情層坡宜眺覽綺陌見縱橫塔影排青靄嵐光擁碧城遠郊新柳合近塢雜花明勝侶隨師友清時洗甲兵杏壇饒樂地觴詠寄平生

成愚崑侍御述其先公大節索詩

勝國昔潰亂綱維等飄瓦蕭艾日充幃蘭椒味彌寡卓哉成先生直聲震天下衆正相頡頏砥志扶危廈折檻空嶙峋無如鬼謀社一朝摧折盡九廟扇灰灺空將黍

離淚日向新亭灑眢井不揚波神物趨曠野采芋崑崙洞著書日盈把一吸沆瀣泉下筆哀湍瀉至今名山藏遺編副皇雅長公天下士石畫侔董賈兩世惠文冠柏臺避驄馬風節紹家聲述德播區夏舉世尚脂韋誰爲嚮往者隨會起九原予心共抒寫

初侍直即事

趨承講幄　命初頒香案分明咫尺攀側聽絲綸書帝典親依日月近天顏廟堂幸值昇平會草澤叨隨侍從班下直西清漫回首螭頭高在五雲間

題周廣菴編修漁隱圖

承　恩未許乞閒身留取煙霞骨相眞閱盡緇塵渾不
改白雲明月釣鼇人
一曲滄浪款乃歌乾坤有地著漁蓑餘霞散落澄江綺
此際元暉得句多
楊柳風前手一綸綸竿收罷意脩然煙波豈有名心在
定是南華秋水篇
鄉園相望白蘋郵鷗鷺心期好共論若肯往來苕霅上
邏君一棹到閒門

送徐虹亭檢討還吳江

承明廬畔拜　恩時儒雅風流海內知振翮雲霄三禮
賦側身天地四愁詩名山事業從今辦澤國田園儘自
怡却惜鄒枚辭闕下春來柳色暗龍池
冰雪襟期迴絕塵煙霞手骨更嶙峋偶隨時輩趨金馬
自信前生是石麟三徑鶯花堪卜築五湖蝦菜足垂綸
寒官一笑何堪戀辛苦摧眉側足人

題友人風木圖

腕底傳神是虎頭圖成風葉響颼飀含將無限臯魚淚
苦竹黃花一幀秋
古徑蕭蕭照獨吟短章三疊動哀音從教染盡鵞谿絹
難寫伊人明發心

健菴夫子自禁中攜歸紅白榴房各一枚命賦

琪樹生靈囿仙葩植紫宸數榮當夏序結子在商晨露
重堆枝滿風高亞葉頻珫房含磊磊顆粒簇鱗鱗錯落
如懸宿斑斕似結璘千苞爭獻瑞兩種各標新烘日流
丹渥迎霜染碧勻駢珠依素節吐火應前身氣燭霄橫
絳光搖闕是銀雲膚能却月霞頰轉生春瑟瑟看擎掌
泠泠待入脣直爲嘉果冠不與衆芳鄰託地非塵土攀
條許近臣品踰都蔗美味覺賜柑辛魯女牕前種河陽
席上珍爭如天府貴長得　御筵親攜袖香盈袂歸鞍
色照茵雕盤同菊薦清珮共蘭紉昔逐乘槎客今隨賜
錦人（用繡佛坐對榴房事）含情託秋實歲晚並松筠

重九後大佛寺登高作

振衣危石破苔斑寥泬寒空獨鳥還一塔秋凌黃葉上
諸峯夕鎖亂雲間驚心叢菊催鄉夢搔首緇塵換客顏
爭似香臺問僧臘霜風颯颯掩松關

長興丁生寄茶

顧渚多佳茗煩君遠寄將重緘知厚意細碾得新嘗廟
後春旗小甌中山兩香年來思破睡綠雪是良方

同邑詹友惠緜

每憶湖緜白鵞肪抵雪看攜來經遠道贈我及初寒未
羨輕裘煖猶欣裋褐完薊門風力勁多少客衣單

同年滄州劉廣文餉酒

何意滄州酒分攜自冷官入壚秋葉亂把琖夜窗寒雅
愛醍醐味遙憐苜蓿盤殷勤故人意一醉慰交歡

安肅宋令饋菜

廉吏躭蔬食相期滋味長根肥含宿雨葉大飽秋霜夜餟金齋美寒羮玉縷香盤餐供歲晚吾意薄膏粱

書陽城田先生家傳後

烈風顯勁草歲寒知松柏耿耿貞臣心匪席亦匪石勝國昔潰亂運丁陽九厄烽煙起秦關青犢何充斥流毒跆三湘縱横遍七澤封疆大將吏鼠竄若巾幗堂堂田先生章甫而縫掖儒官振玉鐸甘任守土責綱常在贊序風義凜冰檗登陴却蟻寇殉國誓馬革再拜文宣宮君親鑒肝膈蹈刃甘如飴灑血揹七尺身騎箕尾去志與秋霜白墓門木已拱寧饉書竹帛皇穹佑忠良華閥

開棨戟天官尚書郎後人何爲奕載筆蘭清芬豐碑表窀穸幽光照青史金石文可摭何時拜九原一酹萇弘碧

題畫扇似故園風景

谿門塔影浸中流身到家山似夢遊記得維舟煙樹裏杏花春雨一登樓

邀叔毅西崖豈績集鄰園和韻

論交每覺素心難擷得園蔬共夕餐蘿徑日斜山鳥過草亭風細野花殘人聯白袷披襟爽地隔緇塵放眼寬屈指故鄉櫻筍會湖山何日把盃看

平臯極望遠萋萋槐目蒲芽萬緑齊煙月微籠朱閣外柳花初散玉河西偶然丘壑心堪寫到處壺觴手自攜只恐新郎君後至黏天草色路淒迷時西厓新第爽約不至

初夏同起濤漢源後園小飲園爲同年高黄門寓有舫齋數楹已撤去矣時次兒在抱索飲不止也

珠藤絡紫刺梅黄閒殺紫門給事莊已訝壑舟移半夜尚聞鄰鶴警虛廊提壺石上花應笑藉草林間露有香不禐小兒頻勸飲莫辭殘醉舞琳琅

送友人下第歸里次韻

歸燕蕭蕭暮雨寒故巢猶綴落英丹昭王臺下人空去僕射門前客易殘樂肆酒罏皆逆旅青衫席帽又征鞍

溪山桑柘眞吾土可道緇塵託足難

題高江邨侍讀伏雨炎風圖次原韻

伏雨炎風正夏闌龍池新水濺珠湍侵晨騕褭穿宮柳一派荷香撲錦鞍

伏雨炎風正夏闌碧虛天路迥漫漫玉眞本住清涼界那用明湖著釣竿

伏雨炎風正夏闌香羅疊雪試宮紈夜涼退直躭新詠自候松濤碾月團

伏雨炎風正夏闌千章苑樹緑陰攢軟紅不到蓬山境爽氣西來拄笏看

伏雨炎風正夏闌沉沉金鑰似春寒剪燈良夜曾霑醉

東閣叨聞禁漏殘

送李厚菴院長假歸省侍

碧水丹山毓偉人珊珊仙骨鄴侯身早從樽俎徵儒術細閱圖書翼聖真命世風期𪗆出處關心歲月在君親夔龍今代元無匹長使清暉照後塵

當年偉績勒旂常勁草寒松挺雪霜自有精誠輸黼座便參密勿佐巖廊經神思入璣衡祕學海胷羅甲乙藏歷數人寰三不朽雲霄台衮孰同行

中禁方需柱石才陳情特許賦南陔護幃自對龍章喜阿閣終延鳳羽來烏石花深翻綵服武夷雲繞進霞杯板輿燮日知多少只恐沙堤 紫詔催

龍門品藻總無私小草春風幸拂披豈有文章邀特達每逢謡詠賴深知執經東觀情方切捧袂西郊路忽岐努力無能報明德祇將幽獨慰前期

秋日同顧德隅侍講下直即事書懷

論交早歲獲追攀荏苒叨隨扈從班攬珮共過三殿裏振衣同到五雲間星高紫闥含香入月上丹樓橐筆還回首宮槐秋又落玉階都老侍臣顏

題蝶園詩枕

南州文藻溢縹緗高枕還如古錦囊清暑北窗安一榻直參無字到羲皇

琅幌爐香拂簟紋臥遊清夢亦氤氳飄颻五嶽留題徧不負射眠宗少文

製就柟榴五色寒玉函終古鎮騷壇長韜李杜光芒在莫作淮南鴻寶看

偉長五字最清真一代應劉孰與倫風雅只今多噩夢倫留枕上獨醒人

支牀恰卷詩為枕搖筆還成枕上詩從此高齋無俗事桐風蕉雨夢迴時

許木公谷園印譜歌

人生解讀金石文世間識[illegible]紛紛人生朊服仕宦途浮雲富貴真吾徒許生夙負青霞氣搜奇嗜古得真意科文鳥篆栩微芒倒薤懸針工體勢陳倉岣嶁恣畋漁

得心應手不疾徐昆刀運腕鬼神泣銀鉤鐵畫良非虛南宮鉅卿亟稱賞光價奕奕珍璠璵浮沉一官走閩嶠風塵手版無寧居江湖噩夢驚失足似與宦海爭崎嶇拂衣揮手謝塵事少遂平生雲壑志但逢知己寫素心何以摧着折胥吏吾昆嗜好頗不俗舊雨招邀脱拘束鈴門畫掩戟枝高簾閣風清看切玉鐫成琬琰譜琳琅歸來堂中續新録我亦論交十載餘重逢燕市長欷歔一編贈我靈威書何時名山石室共搜討與爾直追無字羲皇初

寓齋夜集步無鄙韻時望子將之上谷

老樹撐簷菊倚扉夜窗濁酒醉重醒寒生朔氣傳鈴柝

雨洗秋容入戸庭蛩語漸深看燭跋驪歌欲動遣杯停
黃榆白草關門路明日征鴻不耐聽

初冬小飲碧山堂步無鄉韻

盡挂西窗豁遠岑商飇皓月滿長林誰移簾幙四山影
忽送笙竽萬木音泉石經霜知歲晏親朋垂老覺情深
京華此會知非易記取秋堂醉後吟

冬日宮門口號

婀婀雲旓矗畫竿鍾殘月落曉風酸濯龍門外車如水
萬樹宮花帶雪看

冬夜同羨門東川雨館丈直宿作

襆被偕趨直朋儕語笑親檐前清禁月燭下故鄉人聞
詔披衣急分題視草頻宵深渾不寐鍾鼓報霜晨

寶弓篇送陳子敬給事出塞

君有赤羽箭排雲射鵰叟　重瞳鑒精誠眷言弘遠猷
龍庭浩無垠直接瀚海頭國曰鄂羅斯萬帳雄氊裘迢
遙越荒服職貢侔藩侯　聖朝布威德信睦煩講修韃
事宜有截部族銷戈矛　臨軒遣衛霍貴戚金貂儔諫
垣峻風采帷幄參謨謀暫辭青瑣掖遙指黑山陬琱弓
出尚方
帝錫同璜卣良工製九合膠幹經春秋彈作霹靂響膽
破脂韋柔中使手擎至　彤庭豁羣眸儒臣長跪受壯
氣橫九州奇珍耀徒御異采驚戎首揮君白玉鞭騁君
紫騂騮揚旌萬里外松漠風颼飀鳴弦沙草磧祅鳥落
啁啾前迎伏都護後隊連貔貅時清方建櫜干役無夸
猶遹歸不辱命虎拜揚王休

記得

記得山塘夜月中玉釵紈扇兩匆匆數弦薛滿聲猶澁
半幅崔徽畫未工桃葉渡頭悲逝水枇杷花下泣秋風
驚心夢影成疇昔只望香雲理碧空

九日雨中小集追和東樵叔故園登高韻二首

閏年秋杪是重陽木落燕山旅鴈翔　帝里星霜移節
候天涯親串說家鄉愁霖忽到銜泥屐却老還憑薦菊
觴苦憶郫樓舊高會白雲黃葉滿吳羌

江雲薊樹總參差何處登高嬾賦詩鴻爪半銷身外跡
蚕看全織鬢邊絲笑當風雨偏開口吟到溪山一拄頤
垂老尚欣強健在不須扶醉把茱萸

題沈客子林屋山居圖

青青林屋白雲鄉物外巖棲鶴夢長不向靈威乞蝌簡
直參無字到羲皇

草堂蘢逕一笻間滿把霜籬細菊斑恰見五湖秋水闊
亂帆衝雨過包山

新裁蒻領補山經別寫微波照洞庭誰倚危闌望秋色
吳天七十二峯青

驟憤歸來趁夕陽菱歌艇子下橫塘湖田十里黃雲匝

風過南邨穲稏香
仙家日月託巖畊金骨何年大藥成欲訪劉根棲隱宅
石牀丹竈寄平生
好記雲山汗漫遊具區煙浪接餘不魚邨蟹舍他年約
畫作霅溪一幀秋

送大司寇健菴夫子假旋崑山

煌煌右文代夔龍作宗臣遭逢應貞符所繫匪一身我
公自早歲心源貫天人忠孝有根柢磅礴皆經綸迴翔
密勿地正色垂朝紳剛腸懾選輭元氣調洪鈞以玆孚
一德丹扆箴日陳宮中雲門奏素志良已伸道大固莫
殫謙榮勿逡巡心懷軒與羲誰躋　皇風淳卓哉眞儒

抱落落同渭莘
六籍久榛蕪一綫已垂絕俗士守章句微言誰剖決夫
子振聾瞶讀書奧窔澈華年典石渠史筆歸總挈著作
炳日星嗜古救剽竊奉　詔裁羣書蘭膏夜分竭圖經
窮職方典章陋綿蕝欬唾皆禁臠高文照碑碣雲漢垂
天章終古不磨滅即今賦遂初編纂事勿輟萬卷壓牛
脊遂道衡霜雪燕公有曠典涑水同一轍皇矣昭代文
網羅遺前哲
古人重出處軒冕蟬翼輕靈鳳覽德輝竹實非所爭峩
峩千丈松九域仰堅貞青蠅溷中物寧足蝕太清
聖鑒燭其姦廷辱同笞搒夫子眷逾渥晨葩侔鮮馨上

書太勇決歸夢松楸縈　九重意繾綣瀧翰寵其行
主恩豈不戀進退須光明脂車渡桑乾春風拂前旌寧
令東門躅二疏專令名
人生嚴在三誼直感知遇昔賢授經圖執鞭所欣慕朝
夕長摳趨猶切荒落懼典型一以遠循牆益窘步東華
十丈塵素衣能久汚畢生有餘媿圓冠而句屨結願從
師遊提命豁深痼森森青苕流龍門近可泝載酒峿亭
陽負笈包山路丹鉛預校讎散帙共參互此樂誠至樂
浮榮安足騖行矣託良圖驥尾千秋附搔首聽驪駒短
章述情愫

送郭渭石還嵩陽

五嶽平生託臥遊多君卜築近嵩丘松邊石髓知難覓
洞底丹經或可求名士那堪場屋老青山猶爲講堂留
何年得遂攜筇約散髮聯吟最上頭

送朱晦人歸楚

楚客原多感悲秋又屬君何人知郢雪歸路入江雲帀
上琴空碎樽前袂乍分莫愁邨畔月後夜惜離羣

季冬即事

巡簷踏月思無憀老屋風饕雪未消豈有文章能報
國空慙少壯即登　朝淮壖旅食妻孥隔遼海王程歲
月遙時引見奉天府丞　擬種春田抱黃犢山中書札早相招
闌門冰雪免驅馳時荷恩特留　感激深恩顧影疑退院頭陀猶

未了閑門新婦竟何為鴦魚事業終千卷倦鳥心情自
一枝可惜酒人屠狗地年年寒月照驢眷

題友人問津圖

青霞丰骨白雲心一卷琅函領悟深欲問參同契中事
碧山明月許相尋

苔磯釣瀨足盤桓塵劫何從覓大丹不學投竿任公子
人間空歎得魚難

送臧嗣亭侍御假旋長興

罨畫溪頭紫翠重到門仍識舊山容一甌顧渚秋茶白
百甕烏程臘酒濃鷹繡暫教違柏府鳳毛新已試花封
巖廊風采方延佇雲壑寧留大隱蹤

宛平相公荷 賜御書曲江風度牓額獻頌四
章即以牓字為韻

聖人奏雲和上相秉鈞軸賡歌在一堂翔蠕共禔福文
教洽八荒朗若晨曦燭劒履陟層霄槐堂蔚喬木 天
章褒錫頻寶字橫巨幅雲漢同昭回奎躔仰圜曲
青箱有家學名業真殿邦元功扶景運良時迓鴻龐龍
文萬斛鼎神力公獨扛華堂懸繡牓鸞虯影幢幢拜捧
驪珠四載兼白穀雙 恩波溢長安浩蕩如春江
時當閶逢歲景運開天中 九重右文治盛事傳章縫
儒術生輝光聿惟宰輔功衣冠仰模楷譽望齊岱嵩六
合徧豐穰雲物占蒼穹秋至萬寶成閶闔來祥風

鳳律奏清商蘭階凝瑞露維嶽生甫辰黃髮慶殊遇長
筵舞七盤瓊觴進椒酤平格登期頤萬象歸陶鑄何用
餐丹砂坐見朱顏駐緱山笙鶴音日夕雲端度

送宋堅齋 御書勤石蘭亭

古帖花鬚妙墨傳 宸章今並日星懸清端修竹增名
勝寶字豐碑仿昔賢千載休論定武石數行重見永和
年侍臣妙識銀鉤訣捧出榮光琬琰鐫

賦得世間不但山中好

巖棲自足擅高名何似澄觀萬慮清神定豈隨塵境擾
天全恒覺道心生偶於丘壑耽幽趣豈藉煙霞澹俗情
俯仰太虛常自得從覘涵養性功成

清明後一日禁中對雪和耕巖韻

祕閣春寒晝景冥禁煙已過雪猶零牙籤轉處光先映
銀管拈時凍不停殿角山圍千朶玉簾前草失一痕青
晚來試倚金門望洗出瑤天月滿庭

後二日雪霽和樹峯韻

積素千門曉色加俄看青靄上東華故教暖旭舒金柳
尚有殘霙粉玉花太液魚跳新水闊芳林燕掠午風斜
晴遊莫怯春泥滑已走雷聲陌上車

題友人飯牛圖

東皋遙見夕陽低南陌新添雨一犂春草滿陂烏犍健
放他喫過柳陰西

筍笠荷衣似散仙農歌聲裏種湖田請看抱犢忘名者
角上何曾掛一編

上桐城先生

景運苞符啓眞儒翊贊隆江淮鍾間氣瀛霍播清風枚
馬敷天藻夔龍命世榮研京才並富博物學尤崇奎宿
中台耀卿雲五色融精誠孚講幄簡任自 宸衷賜第
層霄上陳書祕殿中經綸參上相禮數絕羣工果給華
林美貂分御府豐尚衣金粟帶天廄玉花驄太液龍樓
迥高齋鶴駕通綸章宣紫闥寶笈授 青宮國器瑚兼
璉家傳冶與弓奇毛阿閣似駿骨渥洼同終賈年何妙
韋平學已充高閣眞濟美雅度轉謙沖漢闕承 恩久

商霖望澤洪徵才徽拂拭何地荅栟櫚後進難追步斯
文待發蒙願爲青眼客長侍黑頭公

七夕南書房即事次桐城先生韻

攬珮朝朝度赤墀九天風露此良時白蟬字飽神仙近
靈鵲津成上界知散帙墨香秋轉澹窺簾花影晝頻移
只今身到清虛府莫作星槎客夢疑

南書房有草名望江南自夏徂秋見榮及落和
樹峯韻

花有江南思人從禁內看闌心任開落過眼歷暄寒露
葉垂金砌霜根護碧闌幽香宜護惜取次莫敎殘

喜楊玉符同年至都

錄別冰霜裏曾看灑淚行重歸遵左戌息返故山耕賣
禍因文字憐才本
聖明嚴居曾有約江海共平生

和近齋學士對菊韻

玉清天上客歲月邈何涯勝有西園句還吟栗里花孳
杯宜吸露秉燭似烘霞想見留題處瓊牋醉墨斜

送馬雋伯憲使督郵之浙

擁節翩翩出帝畿秋雲爭傍祖筵飛江鄉按部千帆集
官閣看山萬笏圍浙汜定傳新政美天邊敢惜故交稀
白首自是風流甚十里隄桃映繡衣

送戴占弼孝廉還維揚

涼風催放木蘭舟惜別江東第一流潮水正添瓜步月
黃花又報竹西秋關河客思縈歸夢京洛人情感昔遊
吾黨只今寥落甚長懷舊雨一登樓

禁中立冬日次韻

經時漫附蓬山侶累月同聽禁苑鍾每扣金扉天拂曙
俄繙玉曆歲餘冬星河氣肅神霄近翰簡香凝 御墨
濃最是小春風景麗上林琪樹染霜容

三月廿五日王瑁湖學士招同諸公宴集張園
步孫樹峯庶子韻

雨餘濃翠滴松壇霽色籠沙屐齒乾載酒愛尋韋曲路
沿花疑到雪溪干（座中話及故園風景）閒園地占林泉勝遲日天留

主客歡傳指鳳城遊讌處幾逢扶醉影鬖𩮯

初夏小集寄園步瑁湖同年韻

芳榭重過野興濃四軒晴敞挹遙峯垂珠漸引新藤絡藉碧平添細草茸酒榼當花紅雨泛茶鐺煮月翠濤春欲將好句酬良會無那吟情老更慵

送楊令鴻參藩大名

鐵南節鎮古澶淵新簡參藩屬大賢家世樓船真許國闕門棨戟舊行邊憩知弊絕懷金夜正值春回攬轡年最是故人凝望處勳名努力著先鞭

題禹鴻臚水部圖

脩篁十畝護紫關谷口桑麻事事閒如此溪山清絕處

羲皇風物在人間

煙簑雨笠趁風湍海鶴清姿自寫看只恐金門宣綵筆江湖未許著綸竿

雨足東皋二頃田亂山葱蒨綠楊天谿南春事深如許故著煙波不繫船

王孫絕代水部圖（趙子昂有水部圖）卭友追蹤興不孤歎我故居松雪里年年清夢遶菰蘆

詠並蒂榴

記得瑤前簇絳英珠房交亞自天成移來碧海綢繆種結就雕欄宛轉情但集珍禽還比翼常苞仙露不分莖金盤巧夕當筵薦光並雙星映太清

送沈武抑南還十首

燕山花發喜君來荏苒涼秋別緒催牢落情懷難訴與愁看潞水一帆開

童稚追隨便識君山川奇氣發雄文低徊四十年間事肯把緇塵換白雲

江國曾占處士星玉川垂老抱遺經白頭入洛何爲者天意茫茫付鎖廳

偶踏修門十丈塵端歸依舊適天真人生抱璞元無恨悔殺浮沉宦海人

萍蹤廿載惜分離聚首還增老大悲幾夕荒齋對秋雨半甌濁酒一枰棊

知君祕記挾青烏肘後還懸五緯圖請爲先人營馬鬣吾生元不問榮枯

一峯草堂歸自閒卷簾日對門前山或隨漁父牽舟去亦共山人采藥還

九月山莊稻滿陂故鄉風物促歸期木奴萬顆霜林赤正是沙田蟹上時

南去津門一水深紅炮白榻恣高吟歸程結伴皆鄉友一棹秋風話素心

讀書通籍兩無成忍對窮秋送客行準擬來春遂初服山堂雞黍敘平生

輓靖逆侯夫人

河西寶婺儷通侯妝閣曾參幕府籌幾貿金鏁供虎旅
頻飛繡幰過龍樓台星兩世分茅鎮仙馭中天控鶴遊
今日松門簫鼓咽商聲淒絶古涼州

送漫園弟出守袁州

玉季分符作郡侯雙旌嫋嫋動高秋江山到處宜黃綬
京國留人易白頭鴈影乍分燕市月驪歌偏疊楚雲愁
采香尚憶都梁徑遶郭棠花是舊遊

玉管縹囊夙起予遨頭佳興復何如雲峯四面宜春國
雪谷千盤鄭尉居家世清風帷襆被江天涼雨在軺車
公餘儻結池塘夢芳訊頻傳尺素書

題計希深上舍驢背琢詩圖

萬疊秋山夕照虛霜林風物自蕭疎年年落盡長安葉
不道詩人尚跨驢

垂虹秋色滿江鄉負米歸來愛日長檢點奚囊千萬首
谿陽高臥讀書堂

題王瑁湖同年悼亡詩後

玉軫哀絃拂曉霜鈿釵零落舊帷房河陽欲賦牕中月
已見清塵簟竟牀

珮環風冷蕙帷虛無復雞鳴戒旦初往事不堪思奉倩
分燈午夜伴修書

重泉碧落兩悠悠芝草三山不可求一聽雲間孤鶴唳
井梧風急　帝城秋

仙籍何年注玉清鳳臺簫管有遺聲不知天壤王郎在
一夜凌風返碧城

和震方除夕韻

故人冰雪照清姿除夜新傳絶妙辭萬事升沈杯底話
一年哀樂枕邊思修蛇赴壑拋殘歲倦鳥臨風想故枝
明日銀幡頭上笑相看青鬢異年時

埽着螺箋綴年芳千里雲軿好促妝送菜尚遲紅作縷
移梅先構玉爲房長悲雷岸當年字却羨南宮五夜香
夢到故園新柳色春蕪一笛暮雲涼

清芬堂存稿卷第三

清芬堂存藁卷第四

茗山胡會恩

丙子春扈　駕出居庸關

違京巳三日結束度居庸馬放千坡雪鷹呼半嶺風春星羅罽帳朔雪勁雕弓不到關山路寧知古塞雄

絕磴崎嶇鳥道分關門寒色度千軍草枯馬蠶空壕雪風勁鵰摩斷嶺雲列嶂旌旗天共遠連營鈴柝夜相聞清時豈有長征苦計日邊庭蕩彗氛

鵰鶚堡

駸駸萬騎列長圍二月寒威貫鐵衣鵰鶚堡前風力勁雪花撲面帶沙飛

石河

雨洗邊塵一望清塞垣山色轉崢嶸羽林並道從軍樂馬上時喧笑語聲

塞上見山桃

樹樹山桃發春風塞上行　六飛臨朔漠萬騎出關城日麗霓旌嫋風和鼉鼓鳴千羣組練裏橐筆幾儒生

上巳日塞外

三月三日又清明沙塞春光繫客情寄語江南握蘭客今年修禊在邊城

石河玉笛起征塵腸斷鶯花塞上春縱使陌頭楊柳綠牽心無復翠樓人

十五夜雪

大漠連天雪征人永夜看月懸刀斗靜天近旆旌寒滅炬風偏急圍牀草不乾馬毛如蝟縮況是客衾單

大漠觀明成祖勒石歌幷序

出喀倫至蘇嘏畨北行三十里即明成祖勒銘處也土山視羣阜稍峻山頂有白石攢矗瑩淨如玉就石理刻字不加磨礱陽刻御製銘世傳瀚海爲鐔四語末識維永樂八年歲次庚寅四月丁酉朔十六日壬子大明皇帝征討北寇將六軍過此共五十一字字各徑二寸許其陰刻擒狐山靈濟泉六大字上下橫列每字徑尺許鐫畫如新一無刓損幸扈　屬車得瞻古蹟爰紀其實而系以長歌

有山厜㕒峙沙場有石嶄岩冠山岡三峯削成白玉架晶瑩皎潔橫秋霜征人下馬倚石坐颯然眼底生寒芒摩挲石面前代字大書深刻凡五行行斜石仄字完好懸鍼垂露紛低昂誇功勒銘署帝製犂庭埽漠辭鏗鏘末題永樂年月日要與星斗爭焜煌石背擘窠大字六筆法頗勁疑金楊擒狐山前霜草白靈泉瀰瀰沙痕香憶昔揮戈起燕邸號稱靖難夷忠良淇公受鉞一軍覆憤兵連歲交斧斨欲張雄武蓋愆德手援枹鼓臨要荒三駕無功轉輸苦民亦勞止愁蜩螗從官作頌阿上意粉飾戰伐成篇章詎有鬼物勤守護至今屹立龍沙傍

畢拔前史威夸耀頗疑往事傳荒唐長陵本紀北征録
蘭臺載筆方參詳天山瀚海誰復到寒原片石徒蒼凉
榛菅蒙翳棲涷雀風雪慘澹蹲黄羊寧知文字未磨滅
不隨鼎社淪滄桑　皇朝威德亘宇宙幽陲狂寇猶陸
梁
聖人一怒聲罪討　六飛親駕驅天狼祇爲遊氓奠衽
席眞今萬禩安金湯羽林技擊過百萬雷轟電掣皆龍
驤魁渠撲滅若捲籜神武震讋踰氐羌區區勝國此陳
跡朝暘下視爝火光勛高振古猶不伐未鐫崖石鎮朔
方拖諾山靈望　宸翰願迴雲漢垂琳琅珥筆下臣幸
扈從章縫累月參軍裝叨仗　天威得過此俯仰今昔

神飛揚衆中腐儒幾人見見者躍馬空茫茫我今扣鐙
歌此曲歌罷日落邊雲黄

和兒博

塞外苦無水俄來雙鏡傍空涵青草色澹蕩碧天光傳
是鴛鴦泊猶看翡翠翔客懷無可遣垂釣一徜徉

白狼

馬首驚飈起横過雙白狼繞看下斷磧忽訝立前岡挺
梧千夫奮鳴鞭萬弩張徒誇好身手已隔塞雲黄

黄羊

黄羊如乳鹿出沒亂雲間雪滿常彌谷星飛忽過山軍
廚熾炭待獵騎射生還炙就紅酥滑分甆塞皁殷

途次大雪過江郵詹事帳中瀹茗夜話和乾齋
侍讀韻

雪壓荒郵萬疊沙相依罽帳即爲家汲來鴈磧新澱水
點就龍泓舊試茶幸獲聯鑣來漠北猶勝躡屩走天涯
茫茫鞮譯從何辨賴有琅函載滿車

雪霽至　御營

曆沙雪影颺朝暉賸有寒光射鐵衣塞外山川盤地險
軍中鉦鼓識　天威龍荒諸部齊迎蹕虎旅千羣大
合圍只有驊騮騰内廄青青邊草幾時肥

塞外截句

軍廚晚飯拍黄羊羽騎中宵射白狼霜月滿營歌敕勒

夢迴始覺臥沙場
涷雪經春草迭衰驊騮顧影自纏悲枯腸剩有神奇在
化作勞薪萬竈炊
邊風獵獵捲晴沙四月陰山草未芽莫道春歸無舊識
駝茸滿地似楊花
葡萄宮錦覆貂襜宴罷旌門逞醉顔一隊燕支飛上馬
玉鞭裁響過千山
萬帳雲屯大漠間儒臣扈　蹕自蕭關安營下馬渾無
事臥看崚嶒塞上山
瀚瞑停鞭倦思多行裝不至意如何侍臣要扈　飛龍
駕多貯黄金買橐駝

塞外午日和江郁韻

斗杓頭上已南移亭午寒飈獵獵吹雪片尚封林下草
榴花不照鬢邊絲遥天信息征鴻沓絶漠流光凍雀知
相對重裘話京洛羅衣紈扇隔年時

是日宋念功轉餉南來高西白自　御營北至
同飲帳房再和前韻

拂廬風雨歲華移朔氣征塵撲面吹得酒便如斟玉液
燔魚何減膾銀絲邉庭車騎來良晤館閣勳名屬故知
不用辟兵符作佩天戈正及凱旋時

五月七日塞外大風

朔漠五月間頗風晝怒號大聲撼天地沙礫飛揚高馬
駝奔復嘶凍縮如蝟毛披裘坐毳帳股栗心惛怮蓬科
尚有根吾生豈堅牢捲入雲霾端更從何地拋微軀不
足惜造物恐太勞　翠華北未已軍士方屬橐斗金致
鍾粟衆口仍嗷嗷吾輩留窮邉糜糈慙官曹側望凱旋
速斬寇如刈蒿解甲苟有期腐儒甘緼袍

金蓮花

仙葩生朔漠當暑發奇英色映金沙麗香分玉井清倚
風無俗豔含露有新榮試植天池側芙蕖敢擅名

塞外雜咏

川原泱漭古沙場一線新蹊接混茫斷磧淒風迴白鴈
陰山殘雪下黃羊蕭蕭塞草摇空塹漠漠邉雲絡大荒
馬首但諳西北去不知身世此何鄉

霜蹄貫鐵尚淩兢沙路衝寒踏萬層杲日横空常灑雪
春風動地不銷冰戴星捲甲停朝食聽鼓歸營辨夜鐙
捧腹壯夫應笑我竪儒軍旅更何曽

窮陰氣候異京華小幔斜支算抵家雲度一痕旋過雨
草長徑寸未穿沙革囊遠汲爭甘井土銼新樵識異花
相訊馬駝無恙否披裘促坐點膏茶

崎嶇陰雨奈愁何悔不贏金買槖駝足繭羸僮迷亂磧
力窮疲馬怯高坡荒阬火井晨炊少破幕風饕夜雪多
猶喜九霄雲日近壯心還許傍琱戈

黃雲白草浩無垠雪淨長空絶點塵鼬鼠穴深兼宿鳥（小雀名白翎與鼠同穴）鼉龍湫近欲吞人（哀那兒有龍潭夜中聲如吼　敎戒人馬勿得近）書生命賤
肝腸在伙伴情親笑語眞料得窮荒無稗乘蒼然俯仰
舊乾坤

懸知絶域共竟天整暇師行路十千貔虎營開迴鴈塞
鸛鵞軍上打魚船（師行遇水輒　命親軍駕舟津水探）鈴符西控金城外斗柄
南移玉帳前却笑蘭臺無遠識惟誇命將勒燕然

弓刀結束並征西大塊高寒白日低野曠天迴屯萬馬
沙平草長散羣羝連營戒柝聲常肅列障縣旌路不迷
身到天山回望處層岡疊疊似雲梯

毛錐那復計封侯地老天荒更九州不信萬山無一樹
相[illegible]裘鞍駝白犢峰蕃市野韭沙葱餓隸收

靜夜徵聞歌敕勒星河歷歷雨颼颼
犁庭偉績古來稀　神武今宣域外威麾鉞即看妖彗
埽鳴鞭遥指塞雲飛邊庭粟盡牛羊貴幕府才多雀鼠
肥只有儒生難借著蒙頭霜雪玉關歸
山頭永樂年間字往事依稀奏凱迴作頌漫傳明主意
題名不數侍臣才長陵歲月殘編在大漠塵沙斷鏃埋
何似今
皇聲教遠勲高不伐更崔嵬

題張亢友同年題壁圖

長史濡毫信有神愛從腕底豁天眞興來又作襄陽態
身是西園會裏人

廿載星霜鬢解攜何年雲壑遂高栖只除一片燕然石
到處磨崖共爾題
醉來潑墨意蕭閒日下龍蛇滿壁間知爾胸中等喧寂
朱門何地不青山
君行休詡簿書忙暇日隨身有筆牀要與竹林添勝槩
吟成天半灑琳琅

題友人桐月圖

涼月桐陰水半灣翛然步屧到林間玉琴未理劒花澁
人在秋山鶴夢閒

題楊安城補臂圖

我觀出塞圖風義良足欽安城先生急友難崎嶇度遠
霜雪深祁公李公若一體松花江邊聯臂吟短裘趺坐
氣益壯慷慨長嘯披清襟朔雲黯黯雙鶴去靈光獨在
悲人琴割圖付子一臂裂先生患楚不可禁剪紙補之
病乃已始知友道通精忱天荒地老義士死寒芒箕尾
終相尋令子襄骨歸舊域閶閭城下青楓林要離高塚
並崒嵂百年遺事書碑陰桑海茫茫終古泣偉哉三友
同斷金天教是父有是子披圖宛見皋魚心吁嗟斯人
九原不可作耿耿丹青照古今

題陳丙齋館丈池塘春草圖

名業夔龍正濟時却於巖壑寫清姿雙柑好句詩中畫
春草閒情畫裏詩

雛鳳相將樂事偏丹山引翮在他年池頭若話江南路
好在杏花春雨天

談未齋南還途次用僧舍壁間韻見懷次和二
首

冠蓋鳳城皆石火弓刀龍塞亦風燈驚心聚散分朝暮
過眼暄寒任炭冰鄉夢一番春草歇京塵十丈夏雲蒸
谿山佳處逢親串只報羈人白鬢增
丁年射策曾聯轡午夜敲詩數剪燈歸燕但教安故壘
潛鱗何用陟層冰甕頭碧沁秋花釀甑底紅香晚稻蒸
釣月鋤雲俱有約天涯惟祝歲華增

清芬堂存稿卷第四

清芬堂存稿卷第五

茗山 [illegible] 恩

三月六日大司馬合[illegible]招集郊園即席限蘭亭流觴四韻

令節踰浮禊芳辰尚握蘭紆迴林壑勝訣蕩水雲寬杯暖傾三雅巾香舞七盤風雩饒興會盡日簇金鞍

城西軟紅外歷歷好池亭古苑花垂雪春臺客聚星鶯喧千畝緑燕掠一郊青山水兼絲竹淸音更可聽

芳草紛如積晴嵐翠欲流吐當休澣暇座列執經儔文酒東山讌衣冠杜曲遊歌筵猶宛轉柳外月如鈎

頻年隨杖屨何地不壺觴桃李新陰徧朱藍舊縷長鳳將雛更好花並蔕俱香是日師叔及世兄俱在座樽俎銷兵日良遊樂未央

初夏日購折枝芍藥貯數十瓶于一架層列如屏幕廬東川寄亭三館丈過而樂之各有佳詠見贈酬以斷句十章

茅齋未肯著鉛華為駐餘春購好花却値羣眞下超忽珠幢齊到散仙家

亞葉交枝似亂雲定知三島不離羣雖從花市朝朝買終似寒閨刺繡文

玉眞無伴便蕭涼點綴俄成百和香自惜容華易顚頓貪看時樣鬭新妝

從來圖畫描眞色眞幻相尋世豈知若解采眞來作畫
牡丹何用買臙脂（裴庭有采眞入畫之句）
小駐韶華只數瓶山童換水莫教停蓬萊清淺須臾事
短鬢何年得再青
神仙常恣枕中遊老去寒酸夢亦休且當畫樓紅袖擁
新加十賚醉鄉侯
盆花無奈易殘紅不若瓶花日不同誰信眼前偷換色
芳鮮常自傲盆中（齋中另有芍藥數盆）
安排縱得久相看不似孤根取次殘終被數聲鶗鴂賺
明年重到赤闌干
海市仙山易吐吞世間何限雪沙痕若言關色元非色
但說無根便是根
相對忘言略主賓年年長聚素心人只教斗室香風滿
不踏豐臺十丈塵

贈江辰六

丈夫重襟期苦爲仕宦牽聚散良足悲壯心竟茫然我
友天下士結契垂廿年淩厲文酒場顧盼張旌旃春葩
共激賞舊雨羣留連君行涖湖湘理劇同烹鮮
天子嘉廉能賜錦旌才賢常調領一州健翮仍孤騫今
來復需次聚首金臺前曩日荊高儔落落存幽燕濁醪
對浮白談諧絶拘攣豪氣君不減激宕淩雲煙備言宰
楚事異政何便便嗟余久京邸局促塵事牽流光眞迅
駛感遇多迍邅篋中檢君詩媿汗莫能宣吏隱兩無成
蹉跎倏華顛舉觴懷昔遊歲月同逝川惟此耐久交庶
比金石堅

贈揆愷功學士八首

祕殿揮毫擢鳳池　天敎講幄備論思螭頭高出青霄
上璚樹亭亭立一枝
吐鳳䲔龍筆不停銀鉤薤葉寫黃庭眼看王謝多褰屐
誰似扶陽絕一經
詞壇英妙迥殊倫惇史耆儒拜後塵宣室頻來承顧問
亡書三篋記全眞
珥輿數侍出龍荒帳下寧論陛楯郎射得雙鵰　天一
笑旋看勒馬奏長楊
憶昨軍行鴈磧寒章縫曾許扈鳴　鑾玉關聯騎吟鞭
彈衝過鶩沙幾百盤
出入承明得　眷賒紅鷰蹀躞舊隄沙即看伊陟光前
史宰相從來譜世家
平津門下荷恩深廿載春暉結寸心黃雀銜環三匝繞
蓬山有路隔花陰
惆悵風前日夜思謝家芳棣本聯枝鴒原舊雨關心處
夢裏猶吟側帽詞

奉　命中州祀陵出都作

秋霽杲日懸榆柳若新沐爽氣來郊坰澄鮮豁心目沙

明野垂蓼樹亞場堆穀值此時序佳軺車飭徒僕皇輿方建櫜橐海共禔福咸秩修古儀徧致祠官祝冠蓋分四馳旌旄照川陸微材忝後塵敢不將祗肅王程日以南中州氣清淑願言采風謠征夫戒塗夙

途次見垂釣翁

征車歷碌官馬嘶秋暑坌坲蒸炎曦午餘投驛僕夫困停策獨步林塘西老柳數株漲天綠病葉書蟲罥空腹下有釣叟臨灣環渚花沙禽相對閒自云閱盡紛紛者一生只在高樹下君今乘傳輪蹄忙能得柳陰幾刻涼

圓津菴和壁間韻

松老精藍不記年凌空佛閣峙雲邊茶鐺飯鉢清虛界

竹色荷香澹蕩禪驛路塵埃千里夢僧寮風日九秋天何期車馬勞勞者也結祇林物外緣

趙州禪寺

驅馬尋幽刹秋林渺數峯破除新世態皈禮舊禪宗庭柏留僧悟鐺茶爲客供西來有大意日夕聽煙鐘

畫水眞奇絕何人擅此能平川忽澎湃急溜轉奔騰夜靜江聲起堂空海氣蒸不知涯涘外彼岸竟誰登

題衛輝使院壁

驛館蕭涼夕照開使車弭節此徘徊秋飈亂颭庭槐舞古道遥聞朔鴈來積靄西浮千嶂合驚濤東注百泉迴披圖更挹蘇門勝何日凌虛上嘯臺

祀太昊祠二首

宛丘城北卦臺邊太昊神光尚肅然五德肇開羲帝首一爻迴出六經前壇著匝翠滋秋雨祠柏攢青護夕煙歷代明禋崇聖蹟敢憑玉檢告精虔

今皇手振斯文統道法遥追邃古初王會冠裳通絕漠祠官牲玉禮遺墟（時國藩平粟北特舉祭告）祈年尚徧州人俗懷古繞停使者車駸駸鴻濛猶未遠悠悠誰復辨龜書

柳湖蘇氏園亭二首

宛丘城外千株柳曾與蘇公拂釣槎風物至今留此地林亭終古屬君家秋潭放艇天橫鴈曲磴穿蘿月到花爲愛幽棲塵事埽蒼苔白石屢停車

玉局高名伯仲齊山川猶見昔人題松杉古磴清陰匝叢菊秋堂落照低勝賞漫勞絲竹雜閒吟終爲水雲迷他時好夢尋清曠記取名園鐵墓西

九日逸園即席

五馬行廚洗玉盤九秋時序卜清歡蘇公亭外湖光白太昊壇邊樹影寒把酒黃花垂綺席聽歌涼月轉雕欄此行喜值琴樽侶洛水崧雲次第看

祀商高宗陵

景亳山川紀盛王千秋松栢儼烝嘗曾聞恭默興殷道尚挾聲靈控楚疆古壁文章傳雊雉荒陵草樹泣啼螿騎箕配食精靈在夜夜芒寒玉座傍

測景臺

陽城回互洛川東測景臺高磴路通卜地正當風雨會占天誰辨旦昏中土圭制遠秋苔澁刻漏聲沉古井空尚有元公遺廟在荒原蕭瑟萬松風

謁嵩嶽祠

五嶽頻年託臥遊恰騎官馬到嵩丘玉函書鎖宮庭肅石液秋垂洞壑幽斷碣徧摩雙柏下孤筇直上一峯頭是日登黄蓋峯青霞滿眼王程促何日奚囊次第收

嵩山秋月下放歌

明月夫如何太室磊磊青嵯峨秋雲解駁皓魄吐桂枝溼露飄煙蘿寒暉一碧洗塵界二十四峯空翠拖秦槐

漢柏等行藻鬆鬀三花香貝多天中閣上置酒罷清冰沁骨生醉哦人間異境得未有惝怳萬象皆遮羅須臾神光照巖壑金支絳節來婆娑嶽靈馭氣蹋奔電冠太乙兮佩陽和玉女秋砧動霜杵虛妃清珮橫銀河青鸞按節老蛟舞緱山鶴背笙璈過不見蒼崖滴石髓徒看碧落瀉金波何人枕襆山之阿合成七寶空傳訛爲我撝訶八萬二千戶莫施斤斧驚姮娥

嵩陽雙古柏

蕭森黛色照琳宮萬木誰能汝壽同閱世定居秦漢上盤根並老雪霜中天教詰屈柯偏偃月射玲瓏腹半空欲埽秋蘿收艾衲泠然笙鶴御長風

嵩陽詠古斷句十首

古甗紛披倒薤形蝸涎半蝕蘚花青人間漢篆今存幾開母祠前石闕銘

緱山斷碣字依稀嶺上吹笙鶴自飛洛水青青宓妃去嵩雲冉冉少姨歸

跋陀一棒拄雲松驚起秋潭老毒龍還爲秦王翻柏谷一時襃鄂讓曇宗

漢柏蕭森覆古壇唐碑高矗翠雲端怒猊渴驥留千載丞相頭銜眼倦看

晨牝東封翠輦迴石淙賡和總詩才行間莫訶金輪字曾見通天帖裏來

盧巖寺古留松逕雲錦淙寒憶草堂玉女砧聲夜來急秋苔滿磴月蒼蒼

廚庫基存野草青侍郎碑記列山亭寧知主簿登封日早有文章感嶽靈

河洛煙塵象教衰名山福地至今疑西峯不見三花樹陸郢空題會善碑

棟公茶牓雪公書著體豈肥態有餘若比涪翁初祖頌玉環飛燕竟何如

承旨書名重大都當年奉敕勒浮圖趙家陵墓鄭山後許著王孫半字無

少陵寺

嵩陽西去扣禪扉初祖傳燈任翠微身作一花留幻影
峯垂五乳見眞機由來古佛光常滿只對寒巖瀑自飛
日暮泠泠鍾磬澈秋林兀坐澹忘歸

偃師道中

轘轅古道折羊腸側帽攀蘿度石梁談易塚前寒雨急
吹笙祠下夕雲凉行人歇馬臨伊水渰吏牽船指洛陽
迴望巖關秋色裏楓杉蕭摵滿林霜

張繪麟郡守錢石臣大尹招遊龍門即席二首

纔登嵩少旅懷寬又訪龍門策馬看水落斷崖雙闕迴
雲凝古洞一亭寒佛龕高下懸秋樹漁艇參差弄夕湍
白傳幽棲何處是臨風酹酒一憑欄

洛下仙鳬逢舊雨城南招客賦新詩巖扉夕照開尊地
水檻秋風斫鱠時石勢中分神禹蹟煙波東浸宓妃祠
名區高會堪千古長此雲山繞夢思

祀漢光武帝陵

光武神功漢史傳原陵松柏自蒼然讖成白水飛龍日
業定昆陽走象年幽隧衣冠埋夕照故都宮闕帶秋煙
洛中舊重朝正後爭及　綸章異代宣

中州道中口占

蒼蒼曉霧濕寒煙漠漠長川浸野田一帶疎林紅日迴
山光撲到馬頭前
高堞郵樓返照遲平岡漠漠夕雲移柿林子熟火燒野
蕎麥花開雪滿陂
黑石渡前黃葉秋岸高水落風颼颼行人立馬問津吏
何處猶尋李郭舟
絶磴花欄倚石梁中州到此見羊腸前騶漫指轘轅路
老樹蒼藤抱曲岡

鞏縣夕眺作

鞏洛悠悠幾廢興危譙獨倚最高層百年鄉土悲潘岳
一棹神仙憶李膺山靄未銷嵩二室河聲猶咽宋諸陵
低回欲寫川原感古驛秋吟夜剪燈

祀後周世宗陵

盱衡五季展遺編傑出唯聞一主賢百戰江淮親拓地

三關樓櫓自臨邊雄心尚鬱師旋日秩典終歸論定年
太息鄭州坏土在幽光終古燭山川

酬李巨公

惜此六載別逢君在故林齏鹽餘況冷文字舊知深行
有栽花地難忘抱玉心端溪一片石贈我比兼金

題李贊華畫馬

望海堂空木葉寒歎沙妙墨賸東丹滕王蛺蝶祁連鴈
付與涪翁著眼看

雜題畫卷二十一首

綠水橋邊江岸迴晴嵐千疊望中開籃輿行過寺門口
知是𦬊桑處士來

碧樹晴嵐一鏡開幽棲長在白雲隈茆亭坐對谿光夕
應有秋帆送酒來
古木叢篁一徑開幽棲物外絶塵埃攜筇偶立斜陽裏
又見南垞處士來
野寺春江雨氣濃煙汀一棹看山容米家曾住菰蘆裏
髣髴毫端露幾峯
檢點茶經送夕暉幽人對榻坐忘機水亭六月無炎暑
吹過竹風涼滿衣
絶磴千盤落照空懸崖飛瀑舞天風高人坐嘯白雲裏
亭外萬山秋樹紅
碧澗蒼苔坐對時林泉風味少人知閒情自愛秋光好
應有亭臯木葉詩
雨過溪門煙柳深亂雲冉冉接天陰高樓尚有登臨者
無限江湖浩蕩心
秋空島嶼並蕭疎正是淮南木落初野水一隄如鏡裏
何人選勝卜巖居
點綴西風淺淡妝荻花葦葉自相將水禽飛過秋汀碧
寒落江天有拒霜
梅花香入膽瓶清竹葉蕭蕭令景清應與西來傳大意
却看指上月初生圖中有佛手故云
朝雲書葉露凝枝夢裏精神覺後疑疊鼓燒燈舊遊地
只將心事付徐熙
蘭舟歸去夕雲涼零落紅衣水榭香三十六陂秋色冷
又飛屬玉下寒塘
浥露含風試曉妝平添翠袖倚新涼天孫乞與靈芸巧
剪得宮羅分外香
蒼崖百疊瀉幽湍松石高情是處安記得江鄉無六月
千章夏木水亭寒
秋壑寒林自結廬白雲來往四山虛荊扉靜掩星河淡
想見幽人夜讀書
小園疎檻颭柔風綠映晴郊夕照中嬌鳥弄姿春婉晩
一聲繡羽話芳叢
遊蜂冉冉戀晴暉金谷園中錦一圍三月風香狼籍甚
莫教花裏帶春歸
風枝露葉夜淒淒衆鳥寒多每並棲月落空山秋夢破
不知若箇最先啼
幽鳥一聲山夢醒穠香多在野人家朝來帶得青林雨
飛上閒庭玉茗花
穠香占得麗春名玉圃新添旖旎情記向蘭臯翻翠袖
淡煙和露月三更

題閨史圖二首

插架圖書午鬬茶譜成金石倍清華妝臺幾日青蛾斂
為卷徐熙落墨花
風枝露葉本篔簹螺筆拈來更擅場記得王孫松雪里

雲川煙景似瀟湘

清芬堂存稿卷第五

清芬堂存稿卷第六

茗山　胡　會　恩

題喻正菴侍郎出塞詩

我愛侍郎詩矯矯具風格奇藻生古香異境從空闢忠孝本至性王事慎干役塞雲匝地黃邊草亘天白秣馬榆河渚阜帳龍堆脊想見夜撚鬚吟哦戛金石萬里去復還兵事親擘畫境眞體物工才大寫心赤古來歌出塞幾人歷沙磧端賴文武才一舒此肝膈泠泠朱絃音見重風雅伯一讀一焚香星河耿秋夕

題汪舍人黃山采藥圖

黃海英標翠鳳翔金門才藻擅琳琅誰知別具青霞想

天半松風鶴夢長

排雲片石倚嶙峋采得神山玉葉新赤釜青芝皆異種

梭𦃯藤杖屬閒身

島嶼浮空結紫煙振衣高陟閬風巔從教仙骨珊珊在還俟功成辟穀年

寄懷宋義存越中

燕越迢迢舊雨踈風流遙想自公餘襜帷坐挹蘭亭勝金簡行探禹穴書紫塞霜戈縈昔夢青山露冕羨新除何由得掛秋帆去萬壑千巖縱所如

送陳瞿石守湖州

太丘美政本家傳吳越沾來雨露偏舊德千秋懸日月

新猷五馬問山川來遊粉署聯同調去綰銅符正妙年
卧閣公餘憑曲几清風習習展遺編

送許君守黄州

卅講如蘭久看君剖竹初迂疎慙舊執騰躍喜新除諫
紙黄門草經箱太史書承家二千石世學未全疎
此去紆黄綬名邦足宦遊郡齋堂是雪江岸竹爲樓政
事趂時蜚賔朋總勝流快哉風力健挂席趂新秋

夾竹桃

一種仙姿兩擅場平分冷豔闘年光芳㽅灼灼初迎日
秾葉青青欲試霜忽訝檀欒成綺樹應憐窈窕處幽篁
天寒翠袖清湘影漫比紉兒綽約妝

煙梢無復歎如蓬不引漁郎一葉通淇上佳人能巧笑
元都道士本清風數竿戛玉花猶安滿院烘霞簪盡空
誰與此君邀一醉夜來紅雨又濛濛

賦得既雨晴亦佳

乍霑膏雨三農慶更喜新晴萬象分九陌纖塵俱滌蕩
中天霽色正氤氲樹含遠碧籠朝景山濯空青斂夏雲
聖主憂勤應暫慰晝長清禁詠南薰

元夕直苑中二首

春雪霏元夕風柔氣轉温爲添宮月白先作苑花繁天
近蔚藍界山留空翠痕清光今夜滿燈火矚千門
開軒西爽近雪後更多峯巒裊攜笻去青冥路欲封泉
高猶迸石藤重欲敲松清梵不可即惟聞禁苑鍾

苑中宿直口號

五夜條風過苑門千林秀色動郊園杏花欲吐猶未吐
絶似江南煙雨邨
朔風吹雪暗元宵四顧瑶林氣泬寥要使 九重看白
屋何妨萬戸起星橋
祕館遥連御宿傍上林燈火接星光黄扉白髮寒欹下
悵望紅雲隔苑牆
雙扉閟處隔囂塵應似蒲團晏坐人自是雪泥皆幻跡
誰從金粟問前身
咫尺西山不可尋牆頭空翠染衣襟玉泉寶洞諸天勝
碧海黄塵萬古心

天廄病馬

拳毛汗血尚斕斑豢養曾居霄漢間逸氣漸收餘病骨
仙芻何自轉衰顔風霆矯首三千里歲月驚心十二閑
珠勒銀鞍恩未報斜陽回照影如山

春雪扈從作

鑾旂鳳舸下天津六出繽紛獻令辰秀合瑶林含瑞氣
光生銀海遍陽春帆檣乍見中流影旌旆全袪九陌塵
自此農祥堪預頌吾
皇遊豫本勤民

二月五日舟次漷縣邀布蘇噶三學士小飲

蘭旌桂櫂潞河潏共喜　宸遊扈蹕時春水綠波平似
掌碧天新月淡如着開樽共醉黃扉客倚棹同賡白雪
詞幸際昇平偕侍從千秋名業共相期

扈蹕涉江泊京口漢源贈詩有花月春江學士
船之句坐客作圖寫景因賦長句

虞巡律暖江春融黃龍百斛浮晴空迎　鑾一曲萬家
唱九天鏗鞳和笙鏞茱萸灣頭津鼓動俄看鷁首凌長
風文魚警衛翠虯舞蟾蜍出海光熊熊截波鼇柱凌蒼
穹寶幢貝闕森玲瓏玉皇高居蓬閬頂珠斗拱護銀潢
通鵷鷺軍千虎旅萬雲旗綵仗圜鮫宮連艫銜尾亙葦
荻檣鐙歷亂春星紅江天清曠羣籟寂靈鼉三下聲逢
逢侍臣下直退船宿月高遠岸春煙籠山光倒垂江漢
漠水氣暗浸花濛濛喜君毫末工點綴眼前清景無塵
蒙故人寫詩出新意畫手敢與詩爭工所媿疎慵忝清
切北扉扈從參徽躬千秋遭遇難報稱置身已在丹青
中他年展卷茆屋下恍生羽翰凌虛沖還留簡冊作嘉
話太平盛事傳無窮

御舟泊京口　駕由江岸幸金陵同陳幼安編
修馬上作

龍舸連檣下銜尾極目江春千萬里鐵甕銀濤拍岸來
丹樓如霞映江水津鼓鼕鼕鳧鷹起溼雲畫開晴旭美
瑚輿綵仗發江濆蹀躞天閑玉花紫千官雜遝驟雕鶡
羽葆珠幢飄颯纚回望金焦杳靄間兩岸旌竿簇如薺
龍潭山市臨清泚眞龍一來雲瀰瀰俄看江霧湧樓前
隱約山花照潭底野杏折苞江柳黃鴨綠鱗鱗抽荻葦
黃童白叟紛如蟻夾道香鐙羅拜跪金芝繡牓呼萬年
咫尺
天顏顧之喜虎踞龍蟠建業城萬雉巍巍馬頭指細柳
屯營百萬兒負弩橫刀森壁壘歡聲雷動三山街金粉
樓臺盛羅綺烏衣舊燕掠青蕪繡幕嬌鶯啄紅蕊太平
風日扈　宸遊古來盛事寧有幾龍鞭信馬踏花行聯
轡從容告惇史媿余筆力難賡颺明日煩君書鳳紙

潤州

山雨濛濛過寺樓江雲冉冉渡漁舟櫻桃子熟鰣魚美
鐵甕城邊又麥秋

題孫樹峯祭酒行樂

先生玉貌儼神仙漉酒圖中樂意傳松竹成陰蘭桂馥
賞心何地不林泉
蓬山翰墨千秋遇璧水鍾鏞一代師應識前身是金粟
光風霽月在鬚眉

秋直苑中即事

高館疎簾退直餘瑶林佳氣接周廬凉生短榻秋枕
□潤空廊夜讀書西嶺排窻延爽氣玉泉□戶汲清渠
焚香瀹茗披衣坐蓮漏頻傳下碧虛

雜題畫扇十首

春木蘢葱曙景開平橋流水白雲隈溪邊野客憑欄處
林下山童負笈來託跡煙霞常自足忘機鷗鷺不相猜
應知塵外漁樵侶長在滄浪鼓櫂迴

小隊長隄策馬來平湖一鑑水雲開花宮畫靜松陰轉
溪岸風搖柳浪迴勝日壺觴臨極浦芳春詞賦滿高臺
良遊永夕渾忘倦不遣嚴城玉漏催

何處攜筇采藥還柳塘斜轉碧溪灣幽棲久託雲山外
勝賞長留水石間谷口心期元獨往鹿門蹤跡迥難攀
林風澗月知無盡只有高人自在閒

畫棟層軒向夕開驚濤拍岸浪花迴長天日落溪雲湧
高閣風多山雨來倚檻半空臨泱漭披襟萬里滌塵埃
清虛迥絕人間世誰是登樓作賦才

仙侶相將物外閒清商雅奏起林間不逢同調誰欣賞
惟有知音共往還山護松關雲冉冉花飛石瀨水潺潺
此中晨夕聞天籟瑤草繽紛復駐顏

碧山高切洞霄邊巖壑新開小有天偶過松間因問道
定知雲外可忘年采芝不老丹臺客餐玉多成綠髮仙
更把一編容寄傲南華秋水是真詮

霜林乍染數株紅杳靄蒼山入望中幽意沒尋秋草去
清吟聊與故人同苔荒石磴寒雲細水落煙汀夕照空
行過亭皐更迴首遙天目盡見歸鴻

錦樹離離映夕霞憑高吟眺獨停車晴岡坐擁千峯出
古磴迴看一徑斜野色蕭森來石畔秋懷岑寂寄天涯
碧雲凝望題詩處不覺疎林集暮鴉

碧樹含風夕影移幽人杖履自追隨秋清澗道攜琴處
月滿松門放鶴時天際參差青嶂遶山中來往白雲期
高懷更與塵凡隔萬壑煙霞一卷舒

瑤林雪後帀晴煙倚石苔枝照水妍幾樹寒香吹月下
一年春信報樽前吟成東閣饒清思夢入羅浮似夙緣
輸與孤山林處士披雲鶴氅自蹁躚

御書篤志經學扁額　賜韓慕廬宗伯恭紀

煌煌雲漢榮光下蜀國有寶臣功在啓沃天文既垂
帝眷斯篤
猗與玉堂煒哉綠字藻耀高翔驪龍珠四多士仰觀疇
不勵志
詩書之氣川嶽之靈人師經師厥有典型衣被萬人羽
翼六經
天子萬年簡在講幄佇輔巖廊聲施卓犖躋世黃虞視
此舊學

送李秀實同年赴楚臬

看花猶記曲江遊憲府新除第一流嶺海清風馳北闕
楚天明月到南樓星空貫索寒芒逼澤徧罘罳綠草稠
指顧巖廊須玉鉞應知蘭譜重千秋

題倚劒圖二首

流雲綽約侍蛾看兀坐松根自詠詩一卷素書三尺水
英雄心事美人知

書中逸品畫中禪猶是人間筆墨緣從此雲山獨舒嘯
飄飄塵外挾飛仙

題破浪圖

一舸凌風泛白蘋忘機鷗鷺自相親江湖無限東歸興
輸與秋帆載酒人

和李甸四移竹原韻

舊重瀟湘種宜栽上苑根素心鄰石丈高節邁桐孫露
籜階前卸風枝物外存凌霄知不遠長此對芳樽

清芬堂存稾卷第六

清芬堂存稾卷第十

茗山胡會恩

早春遊祖園

款段相將碧外停苔磯草路昔曾經水亭一角杏花白
春樹千重山靄青謾設雞豚學邨社仍移壺榼傍煙汀
紙鳶風裏兒童鬧又聒詩翁午夢醒

送晴西南旋

柱史清風我舊知庭遺玉樹茁芳枝江東褁屐如君少
珍重才名入洛時

過眼驚飈十丈塵賦詩對策竟誰真正須壁上觀兒戲
不是陵陽獻玉人

寒食城南共把巵紙鳶風裏控青絲驪駒忽唱難留住
偏向花時悵別離

披雲書屋敞晴暉綠遍山牕乳燕飛歸及江鄉櫻筍會
應憐白髮滯黃扉

題友人小照

玉貌脩髯儼列仙高懷瀟灑樂林泉竹風松月供吟賞
豈爲浮名手一編

仙禽警露白雲限野鹿銜花偃綠苔一片清漪橫略彴
可容山客抱琴來

寄寶坻令毛幼範

凉風發遠穎之子坐鳴琴畿甸碧雲合潮河秋水深廉

平本家學寧靜即官箴問訊憑余季瑶華佇好音

季秋十九日武闈偕龔衡圃彭直上兩侍御登樓晚眺詠懷四首

攬勝同登百尺樓鳳城新霽夕煙收迴瞻北闕晴暉迥俯瞰西山翠靄流鎖院風清心似水霜臺人近氣横秋寒空正值鷹揚候慰藉嚴廊側席求

射堂欲過重陽節僂指登高又一旬傑閣三重標勝槩光風四座挹嘉賓共聽白鴈秋聲遠獨愛黃花晚節眞袞袞緇塵滿京國中天皓月待何人

席令飭鱗拔白眉　天家舊典此書升許身未忘三條燭鑑士曾懷一片冰旅鬢漸衰空自惜　國恩欲報竟何憑欄邊近拂雲霄氣願及高秋萬象澄

盛代求賢詠兔罝閣中藻鑑復何如雄文自昔能扛鼎猛士於今慣上書定有龍韜參石畫寧論猿臂貫犀渠登臨不爲耽觴詠好共焚香徹紫虚

二月三日張寄亭洗馬招遊萬柳堂時以病不能赴有作

禊飲從何日先期二月三風光仍萬柳春事又雙柑想見流觴樂空懷戢影慚煙林騎馬路我夢繞城南

韓慕廬宗伯枉顧寓齋看瓶架芍藥小飲留詩和原韻二首

一夕寒扉簇綺霞上清也過散仙家但分金薤千枝䤈便似香林四照花調味難炊沙作餅鋪茵忽訝雪爲車何當永漏陪名飲列炬荒庭不散鴉

蓬生豈歎託根孤蘭氣分明接坐隅香禪氤氳成耐久水經清淺任須臾假饒寫嘩良工在得似翻堦絕藻無今夜前齋應不夜光添百十二驪珠

三月晦日寄亭洗馬招集天壇道院看牡丹即席次韻二首

青陽好序頓過三還勝如遊百頃潭碧落清虛人罕到香林詰屈馬偏諳玉壺酒貯芳春思石鼎詩聯永夜談共說元都添絕豔不須崇敬訪名藍

百草迎暄蝶滿廊相呼芍藥共稱王風和錦幄枝枝亞露浥瑶階葉葉當曲裏平沙春鴈遠（有[illegible]師操平沙曲）花邊斜照夕煙長韜紅似惜韶光駛故向樽前鬭晚妝

初夏怡園看牡丹用東川韻十首

自昔京華重牡丹天香霏處數爲歡栽從太乙壇邊見又向平章宅裏看吐萼恰宜鄰綺樹託根長得傍雕欄松筠不鎖亭臺敞九十韶光總未殘

謾說江鄉穀雨天燕臺四月始芳妍花王本擅壺觴興詩客還思枕席緣別墅林泉清絕地名都風日太平年柳絲榆莢交加處先有安陽勝賞傳

記得韓紅遍水部故園今賸幾株存難留荒徑培松菊却羨朱門到了孫醉後歌餘皆有態竹間沙際竟無言

年來洛下喧酬唱長使風詩舊譜翻
蕊珠仙侶漫回翔絳節繽紛駐曲廊翠幕雲屏齊鬬色
羅衣玉珮各矜香殿春儘作繁華想當午宜看旖旎妝
今古詞人推白傅筵前一曲牡丹芳
含情脈脈態如慵合襯芳林綵閣重𦍒曲有肢皆映水
平泉無石不成峯紅先榴火將舒豔白是棃雲未涴容
常恐檀心易狼籍此身願作抱香蜂
鼠姑鹿韭未分明香譜終推絕代英詎有徐熙能寫照
只教謝客暫通名珠盤自捧深宵露霞帔偏拖傷晚晴
回首西明舊遊侶晨星幾箇話平生
穠華幻出自天工一種仙姿迥不同好景已當櫻筍候
名花正繞蕙蘭叢最宜碧檻三更月不受緇塵九陌風
手把芳樽還酹汝年年相約桂堂東
遲日清歡並詠詩徵酣移席近前墀相公亦愛姚黃種
才子誰誇李白詞解辨尊罍惟芍藥休將多少較戎葵
花時一笑今開口恰喜仙飈習習吹
斜照輕籠匝野陰還憐一本購千金要開天上清虛府
終異人間富貴心載筆羣賢爭麗句濯纓四座滌煩襟
鉛華畢竟同流水只有羈人想舊林
洗馬才名庾鮑兼謂寄綠樽斑管愛同拈吟情每向花時
冨觴政翻于酒後嚴拂水幽禽方度檻穿林新月又窺
簾良遊再訂城南路柳影荷香日漸添

題江補齋江山勝覽圖

先生生長山水窟卿相神仙好風骨大別山前江漢流
岷嶓佳氣偕英發丹樓屹立層城霞萬里銀濤下溟渤
含光飲翠資文瀾擷秀升華開鼎闥天衢高步三十年
待漏鳴珂事朝謁緇塵滾滾吹素衣青鏡匆匆見華髮
高懷雅未忘厥初南紀風煙夢飛越屬客爲埽勝覽圖
置身福地何超忽圖中襟抱殊灑然散𢊍林泉蔭清樾
江聲浩蕩嵐影浮芳草芊緜春未歇某水某丘在眼前
直教縮地向金闕芝蘭臭味金石盟晨夕看山同拄笏
何年汗漫從公遊高挂雲帆嘯江月

送鄉僧

蓮風雪骨舊知名相送還山動旅情何似前溪孟東野
高歌銅斗短簫行

夏日郊行至禪院小憩偶作

最是衝炎後停驂足醒心茶瓜僧鉢冷竹樹佛香深古
澗飛秋雪空園澹夕陰風軒支枕處煙外一鐘沉

送慕嘉玉給事出都

頻年風采重朝端橐筆霜生諫紙寒名闕定知酬　國
易清時誰道建言難桐陰十笏留江左雪磴千盤憶隴
千好慰蒼生懸望切亟來青瑣奠懷安

題友人水檻

水牕無限好凭眺自蕭閒何意塵喧境翻成濠濮間名

禽來上苑遠樹接西山月出煙林杪幽人正往還
題芺邨小像
邢州別業吾曾到插架風雲萬卷餘今日披圖人似玉
依然對酒坐山廬
蕉夢初殘日轉廊一亭新翠擁蒼篔軟紅騎馬槐街路
想見捎風北牖涼
題友人溪亭
亭檻浮空瞰碧波溪堂風景復如何舊盟伴侶隨鷗鷺
新製衣裳雜芰荷遊屐每躭煙水匝詩情偏向夕陽多
木蘭艇子歌聲起我亦披雲傍釣蓑
題畫
翠壁凌空出層霄百尺齊秋林盤古道野屋俯前溪時
有閒雲到長宜老鶴棲幽人或相訪應過小橋西
送友南還
垂虹亭下水連天目送飛鴻思黯然草檄未參驃騎幕
歸帆爭覓孝廉船丹楓影颭寒江曲黃菊叢開落照邊
箧裏龍韜應簡練行看驥足騁珊鞭
題温鄰翼小照 圖取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二語
青松歲寒心紅槿朝華姿紅槿罪青松勁骨何所宜寧
意桃李顏已先霜霰萎人事分靜躁薄俗安能窺山風
發秋濤此理靜者知吾友冰雪文所尚亦嶔崎繪圖得
妙旨偶取東菑詩晏坐泉石間掀髯而拄頤虬枝墜芳
露下以滋綠葵烹葵味真味深肉俱堪悲君非山中人
我訂山中期溪鄉共茗雪鷗鷺紛相隨秋酒尚堪把霜
螯亦足持清齋勿復泥痛飲眞堪師齊觀一松槿萬象
無榮衰
憎蚊
秋暑蒸炎聚作雷轟轟擇肉已喧豗燕山轉盼風霜猛
辛苦聯翩嘯侶來
蕉夢方酣幻境多黑甜栩栩漫相過懸知豹脚鄉情重
破我邯鄲一枕魔
歷亂星河影欲沈風簾殘燭閃窗深撲燈氣斂輸君壽
腐草生涯遜汝陰
丹鳥還隨白鳥生汝曾吞噬自相傾寒郊結願何年遂
天下懈成夜景清
秋雨坐禪房
秋氣收殘暑禪房聽雨時爐煙動虛幌庭樹亞高枝僧
得喧中定客尋言外詩閒揮鐵如意盡日坐茆茨
九月四日集碧山堂看桂即事次韓慕廬宗伯
韻二首
秋堂颯爽桂枝開酒綠燈紅坐碧山樹本淮南誰徙植
香經雲外恰飛還枳籬點菊金英綻苔石敧松鐵幹彎
照眼衆芳都未歇羈愁憑仗一開顏
停車載筆展芳茵三徑依然歷此身闢酒當年留勝事

灌花今日屬高人桐孤誰理無絃韻鐸盡終憐有節筠
好把深杯對朋舊寒香樹底話前因

重九日東川復招桂花下仍次前韻二首

滿屋天香忍放閒不須著屐訪秋山頻來舊地琴樽集
似惜前宵杖履還夜鵲漸驚三匝冷涼蟾新挂一痕彎
此花亦解招同隱相向西風逞醉顏

金粟紛霏點碧茵憑君仙骨認前身不愁風雨侵佳節
更向林泉作主人高柳書蟲飄落葉寒花引蔓綴霜筠
祇疑歸夢飛靈鷲煙月同尋未了因

題張蓬若侍御疏稾

太阿持節甫驤禍實惎宗誰使貂璫魄猶存馬鬣封青

山無穢骨勁柏有霜容我讀西臺疏清風徹九重

次阜城曉雪

萬帳曉光白夜來春雪繁嚴裝駐不發羽騎皆雲屯徒
御寂無譁篝炊依樹根睇望梅柳舒漠漠煙江邨

舟中望金山

金山寺下倚斜曛水國春飈縐浪紋鳳舸懸燈搖海月
龍堂卷幔入江雲朱樓銀牓中流見粥鼓齋鍾下界聞
今夜津亭瞻絕頂一天寶塔拱奎文

夜泊京口

臥聽篙師語因知丁卯橋山胥新吐月沙嘴涫生潮邨
笛橫風久漁燈閃浪遙推篷煙水碧荻葦夜蕭蕭

舟過燕子磯

昔年吟眺地遲暮復經過依舊江山在低回歲月多孤
亭喧鸛雀雙槳劃蛟鼉建業城邊雨蕭蕭灑綠蘿

遄歸省墓仍尅期至平江候　駕抵家半日即
夜登舟留別親友二首

旌門　詔許暫回鄉拜埽匆匆打槳忙風雨敝廬如夢
寐溪山歸路轉蒼茫丁年冠劍誰重記丙舍松楸日就
荒縱使家園同逆旅也應一宿待晨光

晝晷停驂易夕曛鄉音燭下喜頻聞幾年落月思空切
一語臨風手又分城郭依稀身似鶴江天漂蕩影如雲
春流浩淼浮家好留取溪南鷗鷺羣

溪千書屋爲亡荊殯所經過泫然有作

貧賤伶仃賴孟光何期白首不相將百年夢斷帷房冷
三徑魂依草樹荒往事篝燈勤夜紡（少日讀書北闈相從如昨）孤踪攬鏡
泣秋霜古槐長蔭悲無限好挈華元拜影堂

贈江總戎

巖關重鎮錫形弓鎖鑰爭推飛將雄細柳營開資壯略
受降城築表元功椎牛釃酒三軍樂羽扇輕裘六代風
正值時平烽燧息遙看長劍倚崆峒

送許不棄令陳留

碧水丹山鸞鶴姿吟壇聲價重清時鐵冠家世君能繼
丁卯橋邊數首詩

中州百里展清才人在梁園授簡來試上平丘抒眺覽
遥天雪月孝王臺
每淤雲嵐工遠勢更於松石灑奇觀汴河柳色連花縣
遲爾圖成一寄看
席帽征驂舊此留春城風物幾登樓他年崔令梧桐下
重對簷花話昔遊

憶西湖

頻年京闕憶西湖塵鞅重來歲月徂幾日城中望山靄
何人隄畔踏煙蕪青驄油壁春來往錦瑟紅戕夢有無
敢待扶笻披氅去亂山深雪訪林逋

題恬上人重遊廬山冊

前度橫看是嶺此番側處皆峯欲識廬山面目掃除飛
瀑長松
憶昔雲帆江上船頭目送空青何似白蓮風裏一僧卓
錫秋汀

題涉園圖爲張皜亭同年賦

給事名園天下聞風臺月榭隔塵氛館名濠濮臨秋水
谷似匡廬抱白雲鹿幘題詩明月迴鷗波泛筆落花分
胷中丘壑知無限點綴山林定不羣
海山飄忽日華東盡入林亭一望中巖磴盤紆迴鳥道
煙嵐吞吐接鮫宮回看遠浦帆檣集坐嘯神山洞壑空
從此坳堂非壯觀憑高眼界極鴻濛

昔侍山翁把酒時每航泉石話鄉思十年霜雪黃門老
三徑松筠白髮悲輞水漫傳摩詰畫山陰猶想謝公棊
披圖髣髴儀型在勝賞長留琬琰垂
吾友才名本象賢交情金石久彌堅摩挲手澤丹青裏
澹蕩心期水竹邊左掖家風簪笏在南垞舊雨姓名傳
他時檥棹花源曲散髮聯吟此地偏

王中喬來都

片帆南下後幾見冶城春六代繁華地千秋澹蕩人偶
然來杖履颯爾謝風塵矯矯雲中鶴飄飄不可親

贈鄭珠江同年

館職遷言路官殊拜獻同憂時抒石畫報　國罄丹衷
鳳翽梧岡上鱗批玉殿中翰林聲價在有古諫臣風

御書世恩堂額　賜王瑁湖宗丞敬題

驪珠捧出　御牀邊常侍寧誇拜賜年奎壁清英騰翰
藻泖峯佳氣拂雲煙蹊成桃李龍門盛膝遶芝蘭玉砌
鮮從此虔刀寧待贈
天章巳並日星懸

御書愛日堂額　賜陳乾齋學士敬題

才子迴翔翰墨林講筵聲價重南金蘭陔夢繞晨昏切
玉陛恩滋雨露深一片春暉含
聖藻　九重朗鑒徹臣心古來移孝成忠悃宵雅先賡
靡盬吟

委佩春深侍直廬墨香親拂玉蟾蜍池邊鳳藻推公手
天上麟臺灑
帝書萊服正依軒鏡永椿枝遥向舜階舒霞觴海棗頻
馳獻爭似芝泥拜 賜餘

暑夜

炎歊攀長晝愛比清夜凉素月炯天半輕飈灑荷裳秋
蘭發坐隅紫莖涵露香徙倚不能寐卷書移繩牀澄懷
愜所尚汲古澡俗腸抗志在典墳旁蒐逮老莊斲輪縱
無成秉燭亦有光庶幾遲暮年憂樂昏兩忘

送顧伊在先生之奉天丞 和留別韻

枌榆舊蹟尚流傳列郡東西視兩甄天使磨崖留鉅筆
名山松杏好攀緣
鴨緑津寒碧水環 陪京冠劍總仙班
二陵佳氣常葱鬱鐵馬靈旗杳靄間
衝炎馳傳馬蹄忙一路丹葵盡向陽歸日俄看霜葉赤
離筵漫折柳絲長
中外宣猷自古難胷襟浩落海天寛文章壇坫今燕許
節鎮勲名舊范韓
巫閭英雋執經時手示周行化險巇絳帳初開秋氣爽
松花江月照鬚眉
聲華寧與趙張儔攬轡關門是勝遊愧棘漢庭虛左待
雙旌早晚下營州

題蔣揚孫編修畫 御前花鳥燈

桃柳

繡羽鳴枝淑景新上林桃柳豔芳辰千絲煙鎖金隄曉
萬片霞蒸玉洞春

榴花蝶

浴蘭佳氣晝氤氲舞蝶蹁躚簇絳雲欲比珊瑚依緑水
日長簾閣正迎薰

芙蓉

太液波涵曉鏡明芙蓉開處翠禽鳴輕霜染就紅英淺
秋水池塘照影清

松梅

凌寒風格自交柯好鳥相將啄淺莎虬蓋欲團雲影密
瑶花常帶雪香多

題王麓臺詹事畫 御前山水燈

雨中春樹

鳳城和氣布春霖芳樹層陰接遠岑自是萬家霑澤後
樓臺遍染緑煙深

浮嵐暖翠

晴昊參差列數峯煙郊草木正葱蘢氤氲嵐氣濃如滴
掩映瑶林翠靄重

溪亭秋色

溪上茆亭俯釣磯滄波如鏡野煙霏白雲紅樹紛無際

萬壑秋光帶夕暉

　靄轉春臺

玉琯陽生淑氣融林皋曙色浸寒空煙籠霧鎖川原靜
早有春回黍谷中

　新秋訪圓教禪林憩談竟日即事和查聲山詹
事韻

城西古剎傍秋林暑退涼生碧樹陰乍染佛香消俗障
恰聞僧語愜鄉音（素公介公皆浙西人）茶瓜自得閒中味翰墨空留
世外心（時衲侶索書者衆）回睇緇塵車馬客幾人著屐事幽尋

　題素堂上人詩冊用顧丹宸太史韻

鳥可當年漫得名如君秀句本天成禪心已並蓮風遠

詩律還同鶴骨清坐對松篁酧古韻平分巖壑起秋聲
五湖欹笠堪抒嘯好訂他年二老盟

　王瑁湖侍郎以詩訂遊陶然亭次韻

城南亭子臨清曠綠蕈青葭接寺門官共閒曹宜嘯咏
天留老伴共琴尊只從塵境違三里已覺煙汀自一邨
乘興尋秋宜步屧莫喧車馬到籬根

　東川病足漸瘳有赴約意仍次前韻促之

聞道先生下堂後經旬懶直銀臺門閑關卷書久伏枕
煮藥濾酒孤持樽竹杖何時入雲塢籃輿有伴尋花邨
香山心情定不惡一醉共眠秋樹根

　瑁湖臂痛東川足疾以詩酬和俱承見示爲疊
原韻兼促城南之遊

我齒肩隨二公後年來足痱臂亦酸儘教化彈勿早計
若等遺土知良難絲竹到耳轉作惡杯盤入脣那盡歡
惟餘山水興益渴肯待餞飲忘壺餐

　東川足疾乍瘳奉邀小飲即承惠然賦示新句
疊韻答之

喜君足健神逾王及此秋涼雨乍晴促席徵伶歌一闋
傳觴疊鼓酒三行無多老友看花侶好在兒曹愛日情（是日長兒爲余壽）
誰道形骸爲我累但能懸解即長生

　東川示秋懷詩疊韻奉答

傳來佳句臨秋爽能使秋霖忽變晴異水恰教隨地湧

自崖誰及御風行頻年京雒無良會疊案詩篇總俗情
今日置身塵壒外不將鵬鷃問莊生

　和東川秋懷詩後復疊韻四首

當暑雩壇曾禱雨經秋積潦待祈晴長安穀貴家懸釜
后土泥污市斷行恤緯詎參當宁計荷鋤空結故園情
閒曹寂寞齋宮老欲降巫咸問此生

潺湲蒸炎晴亦雨濃雲漏日雨俄晴久從火宅安身在
誰向秋崖撒手行冠蓋京華羈客夢鶯花南國感年情
最憐婚宦催頭白待學枯禪懺此生

世事變蛙分得失年光鳩鵲變陰晴宮衣杳散天邊侶
鄰笛聲殘塞上行朝市紛紜指老眼妻孥零落愴中情

爐香灺後氣如鐵老屋寒檠百感生
吾鄉節物年年好白露時光日日晴訪桂山中乘月到
探湖江岸踏沙行名區占盡人間勝舊侶招要物外情
可耐金風吹旅鬢秋蘭堂下已羅生

秋日集陶然亭

樹杪孤亭一逕通紫萸黃菊思無窮雲移雉堞秋陰淡
水落龍潭夕照空身世驚心棋局後川原放眼酒杯中
恰從塵外抒遐矚南去霜郊有斷鴻

秋日過萬柳堂

城東樵採路偶過一停驂柳色今如此秋懷定不堪白
鷗依水曲紅蓼似江南獨上孤亭望清暉一鏡含

李木菴先生齋中出示古圭劒各一屬賦

圭

古圭徑尺餘沈碧土花凝不知何代物但覺寒光瑩盦
山軌跡湮洛水容儀賸大球美無膴終葵首堪諡媿非
鑑古人款識竟誰定公且什襲藏摩挲發吟興

劒 有小篆云吴季子劒

延陵讓國人千載仰高軌睠懷嬴博間子亦君子子神
鐵黝古光寒芒僅踰咫文猶辨蝌斗鍔詎剸犀兕終歲
韜錦囊晴牕列綈几瑩以鸊鵜膏爲公劃秋水

春巡

雪消沙岸柳煙疎二月黃船解纜初催得流澌東下後

春帆照影入清渠
津門月滿候潮生夾岸檣燈徹曉明撩亂春星千萬點
不教夜色上蘭旌

屬近公少司寇蒙　恩卹謚紀詩兼輓

羽葆春臨析木津驚傳　褒詔卹儒臣瑤珉字勒　朝
章重雲漢光凝　御墨新忝列旌門瞻紫炁懸知珂里
遍陽春鳳池廿沐　恩波渥努力皐經葢致身
冰雪清操鐵石堅蘭襟玉度更翛然禁廬豪筆頻聞誨
卿署承　恩謬比肩十載提攜銘舊德九原憑弔想高
賢敢因宿草收雙淚看取鴻名照簡編

揚州塔院

迎鑾舞隊滿江隄歷落春星帶竹西七寶塔前雲幔繞
九枝燈下月華低
繡葆金支水上浮玉簫聲轉漾中流半空鈴鐸飄天籟
五夜香花簇　御舟
燈船估客擁笙歌商女聲花豔綺羅行遍康衢皆　帝
力懸知斥鹵盡　天波
鶯捎燕乳鬧春臺十里銀塘錦繡開誰道江南花月好
翠華端爲閱河來

雲棲

脩篁古木晝淒淒此地難容覺性迷惆悵浮生似萍梗
禪房一飯別雲棲

舟中喜晤望子同飲作

吾友高蹤雜釣叢頻年契闊喜相過抱經講罷攀松栢採藥歸時戀薜蘿好在青山容我老相看白髮較君多菰蒲射鴨當年事今夕悽迷銅斗歌

賦得夢破篷窻雨

溪山新夢繞枕簟夕陰生入耳蕭蕭靜關心點點清水邊浴夜色林際颯秋聲欲泛蒹葭外中流寄遠情

北渡 時扈從遷都

五年再渡江跋踄隨青旌于役敢云瘁惜非少壯英卯歲官綸扉槖筆事

聖明蠅頭寫黃紙夜半猶崢嶸今年重俶裝水陸兼王

程疲薾日憔悴顏病空支撐 詔許省丘壠復得還柴荆倦翮戀故巢三匝心魂驚溪門風雨中肅肅仍宵征親朋顧我笑寧知老淚盈薄宦三十年名業無由成乞身苦難遂浪跡如蓬萍揭來南北迴悽惻羈旅情今晨星月下復見長江橫茫茫集百感芳草嗟勞生迴瞻鐵甕城江花日夜榮歲月忽如夢聊爲短歌行挂席自玆去曉風津鼓鳴

題鄒生太湖采草圖

笠澤煙波打槳忙柔絲牽盡水雲鄉包山橘柚經霜美誰識湖天春雨香

韻事清吟已百年丹青縑素尚流傳步兵漫向江東去蝦菜先輸范蠡船

幽人自昔愛寒芳采擷新供 玉饌嘗從此品踰呂歠上珍鮮壓倒大官羊

旌門叨餉滑流匙披拂清風數首詩君是長揚割鮮手江湖滋味我偷知

送武康令之官

苕西古邑封禺下谷叟樵童迓使君急澗聲中披案牘亂山坳裏課耕耘射堂虎蹟沙邊見臥閤禽聲雨後聞料得行春歸署去官衫長染一谿雲

題吳大馮早朝圖

嶺外星霜劒外天多君宦跡兩翛然當時彩筆江山动

此日清名魏闕懸攬珮趨朝稀舊侶聯鑣入洛憶華年丹青若許衰顏並銀燭光中共著鞭

訪僧

獨訪禪栖過草亭松風磵水兩冷冷三生悟後世緣盡八障空時塵夢醒古鉢龍歸春雨暗虛堂佛對暮山青嫌君出定猶多事口授沙彌一卷經

清芬堂存稿卷第七

清芬堂存稾卷第八

苕山胡會恩

春暮盤石于公約觀海棠連不得往及月杪至院則已爛開如雪隨風藪藪矣

禪室春常寂名花晚退紅舊遊應踐約新夢即談空片疊珠林雪香霏碧檻風韶姿眞過眼借榻一龕中

塵事何緣息驚花漸老時似聞山鳥喚已後海棠期蜀錦猶施粉秦宮漫棄脂殘英須護惜憑仗緑苔滋

送吴匪菴都憲南還

人生仕宦偶然耳讀書報國斯爲常黎元日夜未蘇息許身稷契空茫茫吴公氣骨本天挺神采四照白玉堂

文章政事無不可受知特達同圭璋憶昔卯春偕扈從鑾輿南幸巡河防　詔書秋毫勿民擾蠲租宥罪恩濊汪舳艫銜尾牽百丈淮林健兒身手強役夫寒餒受鞭撻河干白骨撑相望龍舸揚帆越百里誰達民隱呼天閶余非諫職但囁嚅見公鬚鬍如戟張旌門奏入　四聰徹霆威一震萬井康眷念儒臣肅風紀大書銀牓頌琳琅誰言龍逢非俊物　主聖臣直千秋光擢歷省曹並練達平刑啓事推精詳煌煌乏房典文苑矯矯柏署司臺綱十圍胥腹不耐病詎同偃息甘在牀

帝鑒丹忱匪虛飾　温綸報可還舊鄉秋風解纜潞河水欒兒溪上霜鴻翔古來富貴半磨滅高名亮節終流芳媿余持禄未解組安得沿葦隨歸艎孤踪惜別倍躑躅驪駒一曲霑衣裳

卞少司寇招飲林亭即事成四斷句

蘭風吹幕畫陰清倚石名花媚晚晴何用滿欄開似綺姚黄一朵足傾城

前代名賢翰墨香晴軒緗几散琳琅天門龍跳書千幅江水魚傳字數行是日觀名人法書尺牘

猶記花前奏管絃歌場徐沈並爭妍彩雲飛去雕梁在不醉平泉漫五年

緑楊深院鎖鄰家夕眺層臺落照斜忽憶人琴王子敬那堪重對紫藤花

題徐澹持明府撫蠻圖

營浦提封近粵疆懸崖密箐枕蠻荒使君單騎來天上溪洞重瞻日月光

魋髻橫刀種類繁龍威懷德等黎元應知卓魯逾頗牧十萬雄師在片言

招攜牛酒沛恩膏親歷崎嶇度不毛巖邑從兹歌樂土瀟湘水碧楚雲高

誰言卉服革心難

帝簡循良萬里安五嶺不須銅作柱兩階長此格虞干

録別二章送東川

聞公促歸駕走送潞河滸萬苕秀陂塘嘒嘒蟬鳴枝歸

交在少壯倏爾素鬓垂孤蹤滯京洛立朝致羣疑荏苒三十年何異形影隨青蠅徒營營白璧終不疵喜公霜雪操上徹　九重知飄然謝圭組心迹兩無虧舊業湖山間鷗鷺眞相宜閒雲入庭户朗月窺簾帷所願脫樊籠搴裳勿暌離安能軟紅中日日常摧肴

河津有芳墅林巒秀而野離尊此焉設日夕傾盃斝勸公碧荷筩跳葉青珠瀉劇談席屢移就宿榻可假星河耿中庭酒罷燭亦灺夜半風霆作白雨半空灑晨與天雨霽花竹益妍冶物候竟何常瞬息秋易夏讀公一卷詩風格追宵雅古調絕怨誹天眞自抒寫具此清曠胷遑問知音寡揮袂勿復陳臨岐駐羸馬珍重黃髮軀無爲淚盈把

明州林不巖先生九十

天挺松筠砥末流人間纁帛漫徵求煙霞寄傲成千古杖履尋眞到十洲鶴夢早經桑海幻雲心終耐石牕秋共瞻鄉國靈光在頗唱南飛侑拍浮

早秋

雲泉不可即何以滌煩襟課僕惟澆竹招僧爲撫琴秋花三徑匝夜火一牕深夢入清茗路沿隄散鬓吟暑退蟬吟歇涼生鶴夢醒殘雲補香傳破月試茶經塵捉松枝綠牀橫薤葉青應知塵壒外幽意在林亭

送少司空李貞孟先生　予告旋里

巖廊四紀望嶙峋海鶴風標肅搢紳天與中州清淑氣帝知當代老成人平泉樹石縈懷久洛下琴尊得趣眞誰似挂冠猶矍鑠忘憂池館著閒身

燕臺雲黯晚秋天黃菊紅茱照祖筵九列儀型偏去國兩朝耆舊竟歸田鴻飛南陸冥冥候人繼東門藹藹年羈宦平生羨高蹈鄉心幷繫夕陽邊

題鄒廣文復城圖卷

榕城砥霧吹濛濛腥風浸雨彌浙東將吏奔逃棄犀兕廣文先生獨誓戎登陴罵賊焚賊札潰圍身拔危城中父甘碎首子折齒一呼閭井袍澤同六星亭前激義勇宵靜月白乘虛攻出奇制勝風雨驟妖氛迅埽狼煙空百里提封舊疆復事成奏上兜鍪功誰知九死扞圉者儒官力挽千鈞弓我聞此事毛髮竪詩書干櫓眞人雄令子灑涕話疇昔猗惟純孝揚孤忠寢衣抱書見天子至性激烈迴重瞳屬車命載來日下承　詔許入蓬萊宮一卷丹青未磨滅九原風節行褒崇讀君家傳闡國史日星終古垂蒼穹蘭臺載筆有公是會見大書汗簡光熊熊

題潘老行樂

長松老屋足棲遲筠管籐箋坐嘯時看滌青花動吟興一灣水石寫新詩

鶴骨霞標迥不羣埽除塵夢付浮雲華陽〻大隱如能識

應有清都十賚文

題秋江晚渡圖

楓葉蘆花照淺灣亂雲飛盡日銜山行人爭渡喧車馬不及魚蠻一棹閑

買花二首戲用香山體

凌晨去買花薄暮又買書童僕相顧笑公意誠何居與衣及朝衫爲計良已疎自惟迂癖性與我周旋久聞言俛首思我意汝知否我若愛博徒一擲千金捐我若漁色人量珠買嬋娟我若熱仕宦高門輦金錢我若營田宅故里連陌阡雖我力不足亦可隨所便我好不在此憒憒終百年我果具諸好汝詎掣我肘汝當不我嗤我亦不汝詬何獨此二癖攢眉而掩口亟去勿復陳汝言真鄙醜有書且開卷有花且飲酒讀書還種花此外吾何有

燕山春事遲三月多狂風主人縱愛花列之密室中局促無生趣負此芳鮮叢春陽滿堦除不見綠草茸回首江南春幽夢無由通我意欲違天買種庭砌前常恐封姨至敕敕紅英顛晚來花始到夜來月已暈彼蒼誠何意搔首亦難問今夕且忘疲皎月臨花枝銜觴付一笑野性誠非宜訴月月詎聽酹花花自知

高梁河

淼淼高梁河上跨高梁橋老柳漲天綠荻葦蕭蕭緊

昔戰爭地緬惟宋與遼北軍乘勝勢拉朽摧枯凋燕雲自緜邈天水終蕩搖居人拾遺鏃沙蝕鐵未銷代嬗歷三季名都啓　盛朝神皋發蔥蒨翠巘增岧嶤清渠臨古牐別苑開芳郊仰泝丹稜沜天衢鬱煙霄鳳艒時往還棹歌聲飄颻我來泛中流愛此滄波遙岸頭射獵兒正放盤雲鵰

與朱惠長徐端士訂遊西山諸勝

鎮日城中望碧山老來遊屐趁官閑西郊三百七十寺都在泉聲松影間

登石徑山步至石經洞有序

渡盧溝有峯屹立爲石徑山見元史今俗名十景山登南天門高百餘級古廟傾圮西南有石經洞碎石徧榛莽中皆唐刻梵經也一洞門署唐元和十四年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劉相公造等字書法遒古攷近世地志房山有石經山爲唐劉濟刻石經所而此獨不載但及明正德間事何多所闕略邪愚意石徑名或傳寫之誤因作詩紀之

桑乾河側山磊嵬排雲詄蕩天門開靈旗風裂破廟冷荒榛霧雨沈樓臺有明武皇恣荒讌豹房羣小爭喧豗鳳簫鼉炬夜繼晝珠歌翠舞從天來康陵一閟壯觀毀彬寧營構餘刦灰階墄雕鏤鬼神巧至今聳生碧苔西南牓署石經洞洞門幽閴飛鳥迴碎碣星羅雜瓴甋

銀鉤釵股堆沙埃元和字脚猶可認龍藏剥落懸崖頹
我來捃拾揚數紙願愛書體同珍瑰幽盧節鎮歷三世
總也戕濟凶渠魁刊經佞佛竟何益房山塔寺皆崩摧
軀羆狂㺂等石火況復鼠輩徒奸回山經地紀多舛錯
足跡未至成疑猜夕陽挂嶺洞壑暝跛僧擔簦歸山隈
蒼茫獨立發長歎天風盪激奔湍哀

祕魔崖

盧師寶筏來何許古澗深松飄梵語夜宿寒巖月一龕
人間灑遍沙彌雨雲根猶作偃芝形陰壑空祠大小青
幻影不留瓶鉢在只教香水護山靈

馬家橋僧舍晚步

潮暝僮扶到水涯荒邨古彴貫茅柴亂鴉歸後人踪絶
雨樹垂楊一部蛙
門前青草盡官莊馬齕枯萁月滿廊早鎖禪關深樹底
一龕燈火伴空王

潭柘

吾聞古潭柘遠在幽州先衆山莽回互神物巢其淵有
僧來卓錫潭涸龍乃遷柘木鬱千章拏攫爭蜿蜒森植
靈湫旁想見寒翠鮮今賸枯株存霜鐵頑且堅掐提劫
火餘鴟吻沉秋煙畫壁共煨燼新繪丹青妍金碧近所
搆星斗插棟椽舊觀蕩然盡軒檻仍曼延朱匣擾龍子
偃蹇如蜿蟬目光炯射壁思逐風雷騫伊昔帝女䰟雙

趺痕透甎開函睹遺迹紫柏銘猶鐫香閣禮慈雲攝衣
殿西偏鯨波湧妙相生動如飛仙四像環方隅拱侍寶
座蓮薛禪並后立衮翟相比肩妙嚴及眞金東向皈依
虔朝市幾更改冠裳誰龔沿環山歗秋雪百折奔崖泉
石罅沁清泚刳木通涓涓光翻銀粟漚折脚鐺中煎聊
破渴睡魔頓令塵慮蠲夙聞琅玕枝性不宜幽燕茲山
獨蕭摵萬箇青嬋娟殿側老銀杏竦幹孤參天松檜映
葱蒨翠羽驚便嬛信是兜率境迥非區中緣寺剎有興
廢風物長芊緜我來麥秋候紅纈山櫻然洞壑百千狀
稍待扶藜穿薄暝足力疲月出青林邊一飽蔬筍廚仰
見燈幢懸枕簟寄僧夏且耽禪榻便鐘魚固知時未墊

雲外眠

戒壇松二首

南松碧而淡北松鬱奇崒請看戒壇側蒼然照天地靈
虯攫混茫迴幹太古意結頂如盤根摩空自遐跂蕭散
出旁柯孤撑豁蒙蔽山風梳鬅鬙灑落煙霞致天台及
黃海夢想多瓌異何如臥此間雲濤日夕至
松生水石間恥與世境親特立挺神秀磊砢無冬春郊
坰自清曠不涂都會塵鄙哉終南徑窘步傷菅榛君看
慈仁院廟市羅奇珍氛噪溷空翠素質槁爲薪託根遠
華要晦迹同輪囷泉香山有骨相賞在秋旻

碑下作

雲藻琳琅萬古垂當年承　詔許臨池白頭欽盡蕢芽
手閒立松陰讀　御碑 戒壇御製碑丁卯春勅書迄今二十年矣
由戒壇後山入太古化陽洞
朱陵不可即委羽久宋莫何如太古洞百靈閟幽壑洞
門晝窅冥披榛喧鳥雀荒冷無人探足前行復却道人
難蕙蘇爲我易芒屩初入風撼炬凜然寒氣著側肩傴
僂行所見稍恢廓地肺元谽谺天工匪斧鑿步滑青泥
深懸霤長不涸蘚花何斑斕鐫崖字剥落陰沉甃古井
激響中簫鑮吹笙通廬溝此語信非謔鍾乳轉成石幻
出形態各潛虯矀且蹲渴驥飲思躍囷蠹若犀兕牽引
似猱玃怯縮寒龜蟠凌厲鷙鳥搏碩青閒老碧玲瓏破

渾疊徑轉有懸棧恍疑架飛閣昏黑不敢登恒苦筋力
弱應藏赤霄文仙真祕九籥靈感不我期惘惘空搜索
茲遊夕忘疲適意即至樂歸語好事人再訂涼秋約只
恐亂雲封塵心媿猿鶴
遊寶珠洞
絕壁嵌精藍懸扉晝常閟崖罅松倒穿佛龕透香穗鼓
石如崩雲滴乳鬬瑰異結成非一狀丹碧紺紫翠華騶
攢螺蚶栗惢競鱗次靈氣瑩堅光摩挲膽銅類但覩芒
色寒盱眙難逼視定知神鬼工有物鎮幽祕僧牀發孤
磬彳亍樵叟至俯掬澗花冷下瞰壑谷邃奧境寧易探
孫根竟誰寄側足煙蘿磴窅然青霞志

由法海寺後踰嶺至香山作
躡雲尋法海穿樾到香山霄路向空盡煙蘿隨意攀鳥
悲珠閣圮花笑石幢閒歸騎沿樵逕無須越嶺艱
蒼涼前代字繡蝕來青況復金元跡荒臺問祭星昔
文裂風磴松鬣埽煙庭訪古非僧意惟誇　玉輦經
宿龍泉菴
蘭若峯坳裏藤蘿杖屐牽松花黏翠羽石髮漲春泉磴
轉開軒入廊虛借榻眠夢迴羣籟息山月靜娟娟
曉過羅睺嶺
擬作尋山十日遊俄看高嶺度羅睺壓枝千琲紅鞋褐
掠澗一聲黃栗留青脚輕時忘絕磴心胸豁處即虛舟

誰言首夏炎蒸始泉滴寒崖似晚秋
西峯寺
亂雲蓊鬱樹周遭面面松雲染客袍日午山蜂喧芍藥
林香谿鳥蹴櫻桃奔泉直注潭心冷怪石偏蹲殿角高
一借繩牀空萬慮鼠肝蟲臂惜徒勞
碧雲寺偶感
舊朝每歎貂璫禍勝地偏多馬鬣封繡栱珠幢森殿閣
斷崖幽壑自雲松堂空病衲收殘唄谷暝棲鴉噪夕鐘
憑仗流泉千百道細湔山骨豁山容
臥佛寺
偃臥空山歲月長穿波爲戶石爲牀娑羅樹老鳥仍集

兜率宮深草亦香早識化城無夢覺誰教塵世作津梁
黃花翠竹慵開眼只占松風一枕凉

極樂峯贈老僧介菴 有序

登極樂峯絕頂有老僧介菴結茅其上年八十五矣尚事筆墨案上一帙詩有偕掣顛子宿九天閣夜話云荒臺屹立水中央古木蕭森帶夕陽漁父遠歸明月下夜深江上話滄桑叩之不荅僧江右人也

極樂峯頭老辨才編雲補衲住香臺讀君江閣秋宵句
碧海黃塵萬古哀
得句却如無本瘦作書不學素公顛把茅盖後渾無事
尚結人間翰墨緣
蒼藤危石迴難攀樵客空隨谷鳥還那得世緣拋却盡
常依僧夏鎖松關
迴身石磴下寒空轉望青冥思不窮遙見高人臨絕頂
攜筇舉手白雲中

寺曉

山鳥聲喧出樹梢一天風露溼香茆松窗殘月猶未墮
臥看西廊衲打包

來青軒晚眺

拄杖探幽勝憑軒望不窮衆山環紫翠一境豁遙空磴
轉香雲接窗虛夕景籠相期聽秋籟欹枕月明中

春杪庭花雜開雨中陪念貽及鄉友小飲偶拈起句念貽續成佳律次日槎客亦賦拗體二詩並書以示爲次韻各和二首

和念貽

秉燭同看雨後花買春三月願常奢擘杯續句吾偏懶
入座揮毫客自嘉（是日念貽作書數幅）乍喜仙裳湔碧水還留清珮
乞飛霞提壺更遣銜泥去閒巷新芻夜可賒
春老脩門餞落花爲歡何似故園奢雞豚作社鄉風古
筍蕨充庖節物嘉坐惜一尊拋歲月深悲雨屐負煙霞
聖湖無限空濛色夢裏雲泉路未賒

和槎客

秉燭同看雨後花浮漚弄影當階斜塵襟頓覺洗京雒
香夢只愁歸漢巴（時海棠將謝）待展芳茵遲明月誰拈綺語分
餘霞折枝傳手聽坎坎敢向雷門客易撾（槎客工詩得句爲之歎絕）
小逕客來常埽花花前醉墨紛敧斜右軍最是書入聖
常侍忽聞音和巴並駕君才重丹禁孫懷我意耽青霞
茅齋肯顧文字飲更疊畫鼓臨風撾

詠橄欖柬友

青子含瘴雨味清於珠江萬里致玉盤珍重來南邦頭
綱試北焙炎午供蕉牕欲令香色佳取踦不取雙嘲彼
道傍李綠實垂幢幢衆口同見澀難遣崖蜜降山廚羞
竹萌大官羨羊腔腊毒償有誠寧用鞏言哤

贈宋西陂太宰 即用公均樂詩韻

滄渤吞吐煙濤奇鼇柱屹立雲霞披西陂先生每下筆
二雅三頌爭奔追吁嗟俗學自塵霧此道不晦如晨曦
王風榛蕪古音歇誰讀曹鄶思蒼姬祖家亭子黑窰頂
陪遊尚記論詩時流光僂指三十稔悔恨失學荒于嬉
擁旄曳履安敢羨羨公勳德丹青垂吟章餘事亦命世
摶挽元氣非文詞思親几杖當北面言出肝鬲公無嗤
掐龜向若或可語結願永託千秋期

孟夏八日同瑁湖蓼懷兩侍郎泛舟高梁橋

落手扁舟在延綠新柳陰巖光依樹轉橋影抱溪深浴
鷺雲川景游儵濠上心邨翁自攜榼喧笑坐花林

初夏張寄亭庶子李寅谷孝廉招飲怡園和寅
谷韻四首

相國平泉墅琴尊數盡歡小峯猶疊翠飛閣尚流丹花
藥關心久雲林放眼寬七年重話舊應道把杯難 辛巳寄亭招看牡丹唱和成帙今自然粵視學歸已六易春秋矣
聚散嗟萍梗光陰歎鼇舟 昔遊在座諸公慕廬論逝東川去國言之憮然 吾儕猶老健
暇日更追遊翠樾迷三逕清泉俯一泓巖前涼雨過入
夏已驚秋
佳種餘姚魏雕闌面面通林香分旖旎草色染蘢葱酒
力衰年減詩才陽座雄看花飛動意未許笑孱翁
吾友雲間鶴平章幕府蓮每招文字飲眞覺主人賢碧
椀浮仙液銀豪拂紫煙吳綾新句滿快讀破愁眠

四月杪江補齋副憲招集豐臺看芍藥次瑁湖
韻

中丞邀客頗好奇聯鑣遶郭風香披平章好春尚臺樹
十年讌賞今重追萬花壓欄闘紅白清和氣候無炎曦
千隊雲輧下仙侶百重紫幛圍家姬吾曹躑躅輭塵裏
選勝偶趁官閒時簪裾幸接朝士後況多老友同遨嬉
鉛華過眼寧久駐惟有吟筆千秋垂羨公數遊成卷帙
謂王瑁湖 對酒更唱西陂詞綠槐轉影鳥歸夕不盡此觴花亦
嗤僮扶茗艼蹋沙去再到已是明年期

仲夏邀王瑁湖江補齋曹蓼懷李東生王恒巖

李曲江諸公集陶然亭和瑁湖韻

斷壑孤亭地最偏昔遊重到忽經年高槐障日消炎夏
綠葦含風帶遠川入座幾逢仙珮集憑闌惟愛野雲連
何妨小住邀新月更煮僧廚一歃泉
和薰習習正吹南有客敲枰耐手談深塢夕煙籠雉堞
斜陂新水漲龍潭停杯數顧花間曲散屧同看雨後嵐
還仗總持添勝賞多栽瑤草傍優曇 時補齋攜歌史至兼有築室種花之興

新秋鄉友招飲陶然亭

招提遠人境搘杖頻幽尋流光屆素節涼颸灑衣襟西
山疊夕翠南郭澄秋陰荻葦亂陂塘槐龍攫蕭森感我
同鄉友良遊期盡簪盈樽下若酒持勸臨碧潯座中兩

孱翁朓畧諳素心一爲鯨魚吸惠長酒興尚豪一爲蕉葉斟酒力
異廣狹願言稱所任何異雞豚社艱難情愈深疲馬嘶
高原棲鳥投故林而我憺忘歸燭跋夜景沈良會請無
荒願賡蟋蟀吟

七月二日同瑁湖蓼懷及廖照孝廉祖園觀荷
次蓼懷韻

城南雨多泉眼活驕陽欲透溼雲遏肩輿出郭喜晝陰
百頃澄潭縱披豁將軍池館儼圖畫一幅營丘墨濤潑
三十六陂菡萏香水亭八牕開洞達手擘珠房調茗椀
中有么荷浮可撥最憶苕溪秋鏡裏翠葆紅衣足搴掇
此間景物宛江鄉荻葦蔽川風刺刺沙禽引吭天籟幽
詎必吳船蓮唱聒座中英絶推少年早許牛心炙先割
劇憐老伴似晨星還命樽罍遣忉怛看花未藉杖藜扶
醉踏銀塘任蹩躠

追和孫屺瞻少司空用少陵韻三首贈公弟望
兮

司空舊德重方州獻納能紓宵旰憂憶昔班行隨驥
尾一時風采照螭頭乘箕尚覺寒芒耿宿草空餘老淚
流今日雄才推玉季懸知寶鼎待函牛

溪畔鷗盟歲月深初衣豈受洛塵侵星霜閱歷循青瑣
冠劍交遊幾素心壁上名山孫綽賦尊前零雨子荆吟
聲華藉甚還需次矯首金臺歎不禁

琴書著向三間屋妻子攜來萬里家身際清時宜徽珮
春回上國自鶯花覩君如對當年柳老我思鋤舊圃瓜
昨夢菱塘衣帶水臨風獨起故巢嗟

惠長六十

相看少壯忽華顛感爾今年我去年閱世一枰惟斂局
買山十笏未囊錢摩娑銅狄苔花澁跌宕涼蟾桂影姸
劇喜樽前強健在還將壽耳聞歌筵

世間只有形隨影老伴長留我與君嵇阮林中誰舊雨
荆高市上任秋雲貧交不作檳榔餉晚景惟懷鷗鷺羣
準擬城南結煙舍抱孫相對督耕耘

當年蕉夢起驚沙説罷漁陽鼓欲撾交友只須交劇孟
讀書眞悔讀南華濁醪未足輸肝膈硬餅還期截齒牙
惠長病齒但有傳經人遶膝百年扶杖且看花

陶然亭上昨傳卮親串深情那忍辭稻蟹不憂鄉土信
雞豚合訂故園期人如洛社香山侶天與金風玉露時
三萬六千場不負何須餌朮更餐芝

愍忠寺閱碑作

我來城南寺手捫唐季碑建者史思明書者蘇靈芝筆
力迥遒異雅足供臨池汴京購片紙椎搨騰高貲獨怪
猰貐性反覆懷姦欺兩京收復後逆竪何能爲東都大
燕字砂石爭磨治至德二載冬正彼革面時補刊唐正
朔鏡去狂悖辭追書始降月臆度理可推光天題顯號

陷文後重施勿以改歲事考古徒蓄疑緬昔唐祚傾顛覆由祿兒羣凶繼憑陵戈鋋恣猖彼妖氛踞河洛乳贙留幽陘桑乾失馬後孽種仍無遺陋彼張不矜劇秦更愚癡草表媚賊子刀鋸仍相隨摩挲發嗟歎剖析如棼絲遂令奸回腸昭揭千古垂荒剎夕陽冷斷石蒼蘚滋搨歸藏篋衍剝蝕資參稽匪崇逆亂迹庶以鑒興衰

送宋漫堂尚書　予告歸商丘

冢宰辭榮去陳情感聖心勳高因建節志潔許抽簪七十精神健東南惠愛深西陂風物好散策到雲林

相業承遺笏英年侍禁廬聲華舊才子歔歷老尚書鶴骨何蕭爽雲心自卷舒更誇池上鳳天遣爲將車

當代推風雅先生獨擅場前身疑玉局時論駕漁洋賞識丹青古標題翰墨香爭看補天手著述滿筠廊

城南吟眺地早歲奉清暉棨戟吳天迴琴尊杜曲稀歸朝方聽履祖帳復牽衣惆悵東門路離觴不忍揮

題景三採菊圖

塵外翛然海鶴姿高情未許世人知問桃借竹家風在采采金英自咏詩問桃借竹皆景三先世集名

閱盡鶯花節物新天涯老伴倍情親晚香不改東籬色羨殺秋堂漉酒人

初冬張景峯少宰招遊城南亭子即事

少宰芳筵水上開初冬霽色靜風埃煙林葉脫山當戶霜菊香凝月滿臺隔座調笙寒律轉燒燈奏曲夜雲迴玉堂舊侶多華髮爲惜流光數舉杯

二月廿三日晚大雪步至興聖寺訪存田同年劇談飲酒漏四下蹋雪歸戲用東坡聚星堂雪韻

玉沙鬖鬆霏凍葉古寺閒房閉春雪九衢車馬寂不譁月宇風林兩清絶知公解裝正高臥我往衝泥屐齒折煮茶暖酒坐夜分粥鼓無聲佛燈滅羨公肥遯十載多京洛流光如電掣大營山中花事佳山紅澗碧雲霞纈燕關渝水復崎嶇倦鳥哀猿對騷屑百年聚散空挂胷萬事悲歡真轉瞥耦耕何日南山南此意難爲兒女說歸來醉咏白戰詩獨躾殘梅攬衾鐵

道院祈雨齋宿即事

蕭蕭古院薜蘿青鐘鼓頻催午夢醒安得此間長避世臥看羽客誦黃庭

星斗森羅太上家神霄不駕阿香車夜雲如水瑤壇靜愁絶空堦對月華

道院齋宿即事

瑤壇清絶地借榻臥閒房壓檻秋花細鳴簷夕雨涼新泉烹日鑄古鼎爇都梁入夜聞天籟塵心一以忘

寄齋大司寇奉　命祈雨岳祠甘霖大沛小律

志喜

九重宵旰總勤民雩禱頻聞巽命申岱嶽天連雲氣合郊畿雨徧麥秋新瑶壇圭璧孚蒼宿蔀屋謳歌徹紫宸自是商霖占碩輔早從欽恤沛堯仁

羽士索書走筆應之

苔花點點照疎櫺雨過高槐綠滿庭自拓秋窗閒拂硯無心更擬換鵝經

賦得迢迢牽牛星八韻

仰瞻河鼓側六點麗高天直與銀潢近從知寶婺連服箱虛見美薦廟或昭虔淮海光常澈關梁道亦便欲臨清淺飲翻向碧霄懸秋半昏初正冬來夜轉偏仙槎誰令犯靈鵲定敎填獨處應興歎含情一水邊

秋夜夢聞斯詠少陵句見懷云欲作詩寄示覺後代成之兼以自箴

梭鞋竹杖自相將每值登臨憶侍郎五畝王孫松雪里扁舟少伯水雲鄉雪川秋老蘋花白羌嶺風高木葉黃行到讀書臺下路山禽啼過月蒼蒼

題戴中翰夏景行樂

晏坐松軒晝漏遲一泓澄碧照清姿何須雪夜尋安道先趁荷香柳綠時

玉度霞標近紫宸恰宜瀟灑見天眞五花裁就無塵事池上閒吟得句新

題王麓臺小幅

腕底大癡饒氣韻胷中元鎮絕塵埃西田學士能兼此壓倒殘山一派來

蒼蒼雲木亂泉流風物江鄉畫裏收尺幅常留眞意在他年好辨李營丘世傳營丘畫惟小幅尚有眞者

鎖院即事

短簷樺燭昔曾經白首頻來坐鎖廳雪月清輝臨席舍春風佳氣滿槐庭文章正值中天運川嶽方舒大地靈惟祝司衡澄藻鑑玉堦咫尺耀台星

雪後登明遠樓是年以知貢舉

十年重上此層樓斜日憑欄豁遠眸雪霽瑤林千嶂列春深絳闕五雲流向陽桃李應爭發照夜珠璣豈暗投緯武經文叨並典敢傾葵藿佐旁求

三月三日阮來亭大行招飲齋頭醉後復出小伶演沉香亭馬上琵琶諸劇不覺達曙因成四絕記之

記得春燈曲宴開重招上巳看花來高齋不種閒桃李一樹江鄉照水梅

綵衣春晝錦堂前命酒徵歌樂事偏何必蘇門聽鸞嘯雲璈一部小遊仙

雕珮珊珊出每遲流風迴雪照清姿等閒花下霓裳隊妬殺田郎舞柘枝

華茵微夜燭花明高讌傳觴漏四更簾外春星低欲曙
琵琶猶撥玉關情

題雲間三鳳圖并序

自昔蒲汾絲羽僅萃一門崔魏竒芭惟稱雙美以至賈推偉節荀重慈明雖曰連枝難云方駕若乃門髙江左澤衍槐庭聲華叶乎贈刀風雅傳其家集亦未有同朝鼎貴濟陟三事之榮並轡雲霄交贊中天之盛者也猗歟日下煒矣雲間吹塤箎則發嶰谷之元音聯花萼則煥丹山之異采　熙朝上瑞曠世美談調六氣於台星補九章於華衮披斯卷也其人在焉僕忝通門憶壬子與司農同舉京兆丙辰與宗伯偕捷南宫而已闇復與總憲有一日之雅三十年來交譜儻亦與君家有夙契乎且以爲詠珠樹之篇不若寶此繪奏神山之賦不若覽此圖趨陛火城散朝珂巷名藏太室業炳蘭臺非徒紀盛于昌期抑亦流風于奕葉爾

松雲鶴駕髙翔翔厥宗隆隆瑯琊王華亭柱史耀吉光
誰其嗣者三鳳凰戴仁纓義修翎藏采彼竹實棲髙岡
德輝下之王者祥翩躚雲路登明堂和聲若簫韻飄揚
晨遊五色相頡頏一鳳容臺鳴天閶黼黻帝制雲錦裳
一鳳柏府凌秋霜羽儀百辟扶紀綱一鳳曳履神霄傍
陳謨敷教賡明良淸時人瑞超虞黄岐山阿閣差可方

圖成妙繪傳青箱霞標芝宇比嵩皇九峯三老樂未央
桐花小鳳各相將盛事永永輝縹緗金題玉躞流清芳

詠署中槐

高槐當檻植此樹已婆娑古署清陰滿炎天緑雪多頻年承雨露傷晚拂星河龍性猶拏攫蹉跎奈老何

有索書冊者漫題

瓊樹香凝碧箪寒宵分素月墮瑚闌新聲合是王曇首莫作秦宫一樣看
綽約梨雲淡白香盤鵶猶學内家妝誰教天上霓裳曲珍重花前立順郎
橫塘蕩槳浣紗人更向蒲東譜會眞我自當筵記紅豆不知梁上落輕塵
秋水風神玉不如前身合向紫霄居芙蓉城裏丁寧後又索黄庭一卷書

戲作南華十二辰詩

勞生忽忽鼠肝似誰得良庖解牛理異哉疾走編虎鬚得兎忘筌斯可耳屠龍有技安所施蛇能憐風風亦喜但教害馬一無存絶勝亡羊均彼此木處之猴空跳踉養雞德全衆無比侯門相狗亦何爲不若三年親飼豕

臘月詠牡丹和胃原韻二首

仙葩肯向臘中開好護寒威取次栽雪屋漫邀春入座風簾偏禁月侵臺剪綃俗豔從教避疊鼓新聲特地來

若按芳時牋爾雅百花領袖正初哉
綠房迎曉一叢開却月盆中趁暖栽早有韶風分洛下
不教寒霧鎖燕臺紅椒合貯香螺酹銀蠟先拈凍蝶來
還與梅花同索笑穠姿瘦影亦憐哉

元人墨林口號

巴西墨妙並漁陽不獨吳興遠擅場那得日揮三萬字
臨池大手讓平章
漢庭老吏自稱詩玉筯書成冠一時謾詡金鑾裁詔手
杏華春雨惜歸遲
王孫腕下繞煙雲天使才名異代聞翰墨風流滿家世
元常摩詰定輸君

松篁半窓寫幽姿何必前身是畫師清閟閣中人似鶴
一簾風月洗桐時
驚濤怪石倚寒空靈域尚書擅國工誰向西湖搆三絕
墨光零亂素屏中
貌得青山洞壑真外家風格轉標新高情可似黃冠客
況復梅花塔裏人

春日偶成

山雪晴時春薺綠杏花風裏紙鳶飛燕臺如許韶光在
偏照江鄉客夢歸

十二日同瑁湖蓼懷兩侍郎泛舟西湖遊玉泉山和瑁湖韻八首

碧柳千行覆御溝懸崖噴雪玉泉流苑牆不隔青山色
裂帛湖邊許放舟
水田棊布插新秧煙景疑浮笠澤傍依約棹歌聲欲起
前邨風笛故悠颺（舟中聞笛聲）
龍蹲松林路幾盤金元舊蹟久摧殘宣宗玉殿虛無裏
雲鎖叢扉對影寒
功德寺前煙水昏斷碑剝落臥松根劫塵興廢知多少
閑坐山牕話綠尊
軍持汲取一泓泉銀栗光翻活火煎小啜清忖塵慮滌
午風禪榻儘高眠
石磴煙蘿杳靄間湖光淡沲綠楊灣遥瞻古刹層霄上

翠壁摩空是甕山
解纜迴橈泛野塘桔槔聲裏轉斜陽水禽飛起荇花白
風絮滿船谿路香
華嚴古洞鎖重雲勝地當年自樂羣借讀西山詩一卷
平生遊屐總輸君

隔窗示惠長

臥病兩衰翁隔牕不相見薰風到榴花瓶壓紅巾約家
園時競渡鳥蹤破溪練念此天中節興來神勿倦且復
泛蒲觴親朋佇嘉宴

次韻安溪先生王孝子詩

綴文不闕忠孝事世俗紛紛但濡翰安溪先生牋雅音

鴻筆千秋翼經傳文安孝子生識母有父雖存不得見
血經芒屩身獨前地角河源路休算烏鳥飛繞天或憐
豺虎投餧兒亦願十年蹤跡一夢迴老父數語然疑半
短衣垢面泣路隅破壘叢祠都踢遍一朝逢父跪膝前
拭淚相看翻似幻古來順境無聖賢卓行往往由屯難
扶攜歸奉庭幃歡記憶去時鄉里咭前季未聞束帛徵
縣社空思雕俎薦頹綱而欲扶天常擘登木未寒餕亂
與朝覦俊啓文孫祖德煌煌顯揚洊至今孝筍蔚成林
早有醴泉盈作淀吁嗟曾閔不可作我思九原莫謀面
普天傳頌相公詩便是虞廷九歌勸

題王園芍藥

遲日朱闌面面迎穠香作意闘新晴誰家步障爭誇紫
昨夢飛仙本守瓊金帶圍邊春旖旎珠盤捧後月分明
林亭無復平章讌猶擁雲軿下碧城

四月五日曹薮懷少宰招陪王瑁湖李曲江宋
堅齋三侍郎飲紫藤花下即事二首

蓟門櫻筍會遲日聚高軒風過藤花架香浮竹葉尊雲
煙歆景駛朋舊素心存忽話江鄉事關情是故園

高齋觴詠地曩昔共留連屢跋冬郎燭頻參左相筵（追憶廬江福國長洲宗伯往事）
清歡如夢裏舊客幾樽前觸撥黃壚感停杯一
憫然

清和廿二日宋堅齋少司馬招陪諸公遊豐臺
別業看芍藥即事

長洲司馬讌林丘別墅清陰竹樹稠紅藥翻堦朝景麗
青山接檻夏雲浮舊窺東閣頻霑醉新築南莊已暢遊
老伴看花易增感河汾門下幾朋儔（瑁湖與余皆出文恪公門下）

廿八日復至豐臺宴集

首夏芳郊晝景清香披瑤圃集華纓瑚欄四面霏青靄
紫障千重護碧城座接鵷鸞仙署侶厨移櫻筍故鄉情
名卿最是維揚守千葉紅邊碧醆傾（時座中有左界菴宗丞）

讀渭南集

丈夫迹近人晚節難終始可憐渭南翁早遇紫陽子闇
門氣餒何熏灼世藉文章作羔雉西第諛風啓後來茫
茫宇宙何年止君不見同時心在南園者萬古遺羞玷
青史京陳林鄭彼何人重泉不羞奸邪恥吁嗟詩老亦
復爲終媿江西楊萬里

南廬將歸攜尊話別席間得斷句四首聊誌離
懷

廿年皃影隔秋雲偶聚春明袂復分一賦遂初先我去
可堪老伴惜離羣

雕石崖陰萬斛泉西清暇日續吟牋錦裝長物今何有
一束芸香舊簡編

尚湖吾谷足棲遲惟有谿山似昔時安得短笻隨汝去
大癡圖裏和新詩

老去多因別緒傷華言絲竹是歡場筵前淚滴將離草
況復清歌聽沈郎

昨歲秋虞山歌史重至都門語每及司寇公往
事輒相對泫然忽爾告歸因作短歌四疊聊代
驪駒撫今追昔黯結何已兼請南廬和之

郢雪孤高衆響停曲終惟見夕煙青琴邊山水依然在
話到鍾期淚便零
草綠西州九度春松門石馬自嶙峋女君風義今誰比
漢史曾傳伏闕人
相逢忽忽把離尊南北星霜席未溫慣著征衫緣底事
崎嶇猶爲信陵恩

閱盡烏衣燕子飛東園風物未全非桐花小鳳知無恙
看取銜環舊雀歸

六月杪出郭觀荷由祖園至萬泉寺後過池亭
小飲和蓼懷少宰韻

城南紅藕莊水香散林麓昔遊彈指間頓易三寒燠今
晨洩雲豪巾車駕言夙名園擬韋杜幽境同濠濮迤西
青嶂橫朝爽出新沐軒檻凌虛無繁陰榆柳簇花葉互
參差陂塘豁心目鮮飈動芳漪蕩滴鞾文蹙沙逕扣寺
門驟雨驚鳧鶩有閣如蝸廬莎蒲披四隩歸岩雲間
吴榜沿堤宿夕涼透生衣此際無炎伏揭來林亭傍荷
氣晚逾馥二客度新聲哀絲間豪竹飄飄塵外緣宛爾

寄邁軸石銚泉可烹萬巾酒可漉碧筩吸天漿銀鱗筆
溪蔌脫略忘主賓茲遊頗清淑世網紛觸蠻吾生歎蕉
鹿醉詠池上篇相期在巖谷

和瑁湖少宗伯韻

雨過籬陰覆淺汀相將逃暑入林垌冰壺自照鷗波白
山黛全籠草閣青四面水花香漠漠一樓風笛韻泠泠
舊遊如昨人無恙莫惜深杯瀉醁醽
樾館西偏綠漲池禪關初報午鐘時林亭尚記香山宴
韋曲重吟杜曳詩瑁湖憶丙辰同門友祖園之會因誦其時佳句二十餘年矣白傅有登第後同年見鄭氏林亭作見集中白
髮弟兄猶接席黃壚朋舊轉縈思寺樓淡茗聽山雨頓
覺勞生付一嗤

初秋病起即事

疎櫺短榻倚斜暉獨臥虛堂暑氣微甚雨只應來熟客
初涼已怕著生衣蹉跎雪爪留偏久蕭索秋蓬轉亦稀
惟有故林時入夢山牕松露夕霏霏

閏七夕

最好今年閏誰言此夕非桂陽人再去緱嶺鶴重飛頓
續雙星約何嗟一月違鍼樓頻倚處風露轉霏微

中秋夜集阮園小閣二首

閏年霜月挂中秋何處憑高豁遠眸南阮池臺知埽逕
西泠朋舊復登樓涵虛頓覺煙埃埽碾碧遙連島嶼浮
誰趁簫笙夜弭節笞鸞同作閬風遊

一天秋籟入深更小閣危闌露氣清涼葉飛時霜柝迴
驚鴻沒處夜山橫林間醉酒偏多感石上閒歌似有情
惆悵詩翁離席去憑誰料理月華明

八月十八日瑁湖寥懷招遊郭外適史耕巖詹
事至同集祖家亭子抵暮始歸和瑁湖韻二首

苑禁不得入（擬遊目耕園有阻）回車過野塘佩壺非關飲裹茗各
矜香（時各攜酒茗）鷹踞四虛碧荷乾一浦黃年時感搖落聊憩
水雲鄉

蕭灑史詹事城南愛獨遊因之偕眺晚不約總尋秋閒
世齋蘭鮑觀生任坎流偶然塵壒外林壑一相求

秋日登大悲菴後亭和西崖銀臺韻

曾陪僧夏閱金經轉眼霜林坐此亭祇覺鐘魚流暮壑
迴看冠細滿秋汀梵幢紀臘猶存墨遼史遺元亦汗青
（近于池中得僧塔幢刻遼壽昌己卯今史道宗以壽隆紀元疑遼無壽昌年號疑史誤）却指靈湫問消息佛香
吹淨夕風醒

是晚余至菴亭西崖已歸遣迓不至以詩見示
復和一首

池蓮倒盡不成房荻葦紛披露有香樹杪涼蟬來脈脈
霜前歸鴈去堂堂詩人倒欲皈枯衲病叟從呼作漫郎
吹罷參差碧雲合一笻亭角自相羊（時有范生吹簫）

送張景峯大司寇歸關中

卅載蘭臺報

主身西曹欽恤體堯仁青山未是投閒地丹筆難忘畫
諾人歸橐清風元浩落朝紳正骨幾嶙峋可堪露白葭
蒼候相送驪駒獨向秦
斗岱名高絳闕傍退朝談讌數相將品題書畫春生座
跌宕琴尊月滿床笑指嶽蓮歸思切愁扳隄柳別情長
縱眈絲竹東山好
帝爲蒼生未肯忘

題汪紫滄編修醉吟圖

禁直曾無賜沐閒只將心事擬香山依稀履道坊前住
水石風流一幀間
擘就瓊牋更洗卮明妝蠻素總仙姿要他蒐玉親研墨

催寫雞林競購詩
步屧林塘畫景融碧山黃海思無窮梧桐影弄高齋月
楊柳絲翻御陌風
天與高情並昔賢醉吟留次轉脩然銀鉤題得無多字
却勝東都傳一篇

餞沈朗思宰洪雅

秋堂吹笛奏清商相送驪駒蜀道長惜別不堪涼葉下
之官恰占海棠香詩成家令名元重政比文翁俗自良
計日鋒車徵茂宰慰余黃髮更傳觴

王巽功庶常述其曾祖端節公殉難事系詩

烈士匪殉名砥志同秋霜況乃貞臣節日月相爭光卓

哉王先生鍾德在涇陽舊朝箴李官折獄稱惟良椽人
濟横流秉正懷剛腸時事不可爲解組歸栽桑秦風練
車甲小戎思勤王崤函塞妖霧青犢何狡猾援枹鼓聲
咽壯氣鬱不揚墓門一片石灑血題琳琅慟哭燕山雲
一死扶綱常完名付天壤青簡書堂堂著作況等身永
壽名山藏忠閟啓後昆述德播清芳廉頑植風教闡幽
發文章仰視箕尾星亘古垂精芒

贈歌叟張摴昭

樂府歡場舊日遊衣香吹過夕雲流黑山夢破梅花月
白髮歌殘玉樹秋拂水人琴成隔世西齋詞筆（羽虞山所贈詩語）
擒荒丘只今紅燭青尊夜別是旗亭一段愁

内造文具題景詩

蠶蛾

玉翅初辭繭脩者別鬬妍翩飛定多種留待浴晴川

茴芙菜

春光聞冷早晴皆度影遲迎風掠香粉花下日斜時

題蔣揚孫畫　御前花鳥燈四首

寒雀梅花

冰姿吐玉花松竹同高潔山雀報春晴枝頭蹴香雪

翠鳥芙蓉

綽約芙蓉花凌霜發紅蕊相招翠羽來寫豔銀塘水

野菊蝴蝶

秋錦層巖畔翻叢蝶翅颺寒英堪采擷無限露華香

杏花雙鳥

倚雲仙蕊密烘日暖香勻時有珍禽集和鳴上苑春

清芬堂存稾卷第八

原缺

宸翰天章賦并序

臣聞日星絢采咸瞻法象之垂河洛升禎肇啓苞
符之祕聖人乃章爲經緯斯世用廸夫昭明建極
敷言則萬禩循夫彝訓觀文造契亦四表沐夫光
華蓋哲皇發越之精英皆造化同流之元氣也恭
遇我
皇上容握羲圖神澄軒鏡泰階叶兆威德覿其日新離
照當陽多藝由於天縱合帝皇王而貞運五位攸
崇統天地人以綏猷三才首出顧乃

萬幾在御講筵不輟夫牙籤乙夜懋勤寶墨時霏於玉
檢殺盤禹鼎發金匱以流徽岣嶁岐陽較銀鉤而
集美
宸章煥發
天藻時頒雲漢騰輝旣宣四庫七略之奧奎闓叶象復
究三蒼八體之源皇哉振古之鴻文偉矣無前之
聖則也小臣久厠詞苑夙侍
起居親瞻
雲日之輝莫罄管蠡之測謹頌揚威美而獻賦曰
倚
聖皇之凝命當人文之化成賡

苕山胡會恩

柳梢青恭和 聖製田家春日韻

柳岸韶風青含草色翠抹山容遥睇前津蘭旌颭處一
片雲龍 晴郊影度南鴻平沙暖鮫冰盡融此際江鄉
花邨水郭望 幸心同

又冰燈

鏤水無痕燒蘭有燄似月籠紗碧椀調殘紅牕剔罷別
是風華 九枝青玉休誇清泠透香心耐他一種關情
肌寒夜永銀燭空花

南歌子秋夜

缺月窺虛牖高風剪敗桐夜涼香灺碧紗空爭奈年時
人病鴈聲中 綠綺新愁結紅蕤舊約同歡期如夢太
匆匆又是一簾秋雨颭芙蓉

又春郊

寒食飛花滿清明弱柳低風飄蘭麝過前溪知是畫橋
西畔度仙姬 茂苑春將老蘇臺日又西青帘斜颭酒
家旗攜手相將沽酒聽黃鸝

醉花陰容園小飲

曲檻雨過桐陰瘦淺碧沉寒甃促坐習池邊折取芰荷
香氣消殘酒 黃鸝坐樹窺人久亦是忘機友醉倚石
牀眠約略藤花疎處涼蟾逗

鵲橋仙　夜落金錢

苔紋照影桂輪偷樣幾度芳叢低亞當壚數剩十千餘抛閃在青燈遙夜　合暉灩灩迎風瑟瑟露冷瑤階欲瀉幾多榆莢買春光誰省得秋光無價

南鄉子　田田

綺陌鬬芳妍密意青春好待年耨雨鋤雲渾未慣田田只護鴛鴦貼水眠　取次玉生煙粉碓脂塍一抹連占得溫柔鄉近也田田唱出江南去采蓮

又　錢錢

合向楚腰纏不羨揚州跨鶴仙可是白榆天上有錢錢研得同心箇箇圓　繡帶五銖懸明月清風買得全萬縷紅絲穿不了錢錢一日當壚算幾千

蝶戀花　郊園有攜歌史餞春者索贈

杜曲垂垂花似綺花底秦宮小住東風裏銀甲彈絲調淥水紅牙按盡相思字　芳草斜陽停小騎貰酒徵歌放得春歸未煙月朦朧人徙倚一年鶯燕江南思

千秋歲　夏日集黑龍潭

登樓送日郊樹清於沐天垂練波縠煙林平野闊宮闕連雲矗斜陽外酒帘漾出遙峯綠　休便吹橫玉驚起龍眠熟憑眺覽無拘束文章閒伴侶山水真絲竹人去也輕鷗點點臨池浴

荔支香近　謝高渭師餉鮮荔支

絳縠仙裳密襯冰肌細珍重香綻瑛盤丹嬌飛霞氣倦遊渴倒文園忘却金莖味且吸取瓊漿醒殘醉　煙嶺外準擬木蘭舟繫旅食松門先把海天風致何日攀條碧葉朱籠轉將寄好趁珠江秋霽

驀山溪　湖上書所見

珠簾銀蒜遮映花枝茜若箇逗春光攀折來紅銷翠卷新妝未慣一日屢梳頭腰力軟啼魂顫儘曲欄憑遍　嬌紅一片飛出重圍遠半路惹遊絲又恰被西風吹轉鵰籠鸚鵡相對話傷心聲如剪愁難遣寫入琵琶怨

滿江紅　送夏宛來之河東

京洛萍蹤曾相共錦囊青玉更到處攜琴載酒品題花竹池上碧筒催好句筵前紅豆拈新曲悵匆匆襆被賦西征霜蹄促　郵亭下蕭蕭木清沙外叢叢菊但揮鞭斜照雲山滿目汾水秋風和雁去薊門涼月窺人獨歎空齋舊雨轉淒其懸燈宿

又　偶感

短榻秋燈紙窗外星河欲曙空荏苒浮生噩夢舊懷無據力薄難銜填海石風高任鎩摩天羽笑窮年挾冊等亡羊真成誤　九關閉雄虺怒七尺在侏儒侮想牆東谷口尚容吾住黃犢未耕山後地白楊合種齋前樹只哀絃瑤瑟尚須彈離憂訴

滿庭芳　送郭水部九江榷關

寶劍篇成南華箋就一代著作誰侔金荃蘭畹別樣寫清愁華省含香幾載驚書下持節南游揚帆處潯陽九派簫鼓下江州　登樓憑眺處斷煙疊嶂楚尾吳頭望松門鎖月石鏡横秋倚棹琵琶亭畔應重想白傅風流君休問荻花楓葉詩思儘悠悠

又 祖園觀荷和瑶湖韻

玉井花開銀瓶酒滿雨餘翠館生涼雕闌四角綷綵舞仙裳老我平生狂態聽歌罷一晌頽唐瓊簫咽鮫宮清冷催點宓妃妝　良遊頻徙倚吟鞭任指野寺横塘最關情無那水綠蘋香記得樊川韋曲爲歡地百遍傳觴堪留戀澹煙疎柳斜照一川黃

玉蝴蝶 憶舊

記得桐花庭院香銷酒醒月落參横回望碧城杳靄咫尺蓬瀛別時魂千迴繾綣心上語一點分明最關情畫橋解珮蘭帳吹笙　堪驚紅豔夢杳玉釵恩重漫憶前生寂寞雲山青禽黃耳兩無憑數日後春蠶絲盡歎鳳前秋燕身輕倚銀屏暗傷往事淚滴殘更

百字令 憶舊

當年結客記荆高市上典裘貰酒良夜薊門天似水一笑相逢屠狗五白憑陵十千傾倒不數銅堦漏銀箏寶瑟樽前意氣非偶　分手此度重來舊遊星散零落旗亭柳地北天南人漸老夜榻秋燈消瘦杜曲花殘黃壚日晚昨夢沉吟久朝衫空著匣中孤劍猶吼

又 席上詠竹筍

餞春時候展花茵待佐半杯醽醁鮭菜平生似曾笑羊酪馳羹太俗碧硼摘來金籠放剩風味雙清淑水香攪後膳翁休數第六　倦遊回首南雲山廚櫻筍帶青泥新馥折東江鄉倩飛奴傳致舊歡誰續夢澤餘寒樽前領取此意羞雞鶩爵愁暫遣加餐聊當野蔌

如此江山 送宋牧仲先生贛橋櫂閩

靈均弟子工詞賦早歲蘭臺伴侶執戟明光呼鷹禁苑往事依稀堪數風流如許有綠野家聲白雲仙署玉節牙軿爭看擁傳豫章路　炎方未銷烽櫓歎鬱孤山下

何年罷戍鐵馬秋横水犀夜渡古彴澄江如故西風津鼓看浪舶齊開煙帆細度北望裁詩寄吳儂新句

又 秋日送虔州呈丁鳳水使君

玉虹翠浪圍旗戟此地宜封詩伯螺石濤奔鵲樓峯近俯仰依然今昔清時擁節看嶺路銷烽海雲連舶叔子風流從容裘帶楚天碧　金飈慣送行客伴征鴻十八灘頭片席幕府芙蓉炎洲桂樹又挂涼蟾白孤臺百尺想騎吹清遊肯攜雙屐如此江山共斜陽秋色

燕山亭 錢菊和談禾谷韻

老屋秋容剪剪商飈長伴疎櫺破紙翠袖淒清月夕霜晨共幾鉛華欲洗蕃盡寒枝恰勝有殘香旖旎行矣只

小酹青樽依依燭底　曾記黃鶴仙裳向瑶圃移來欲
留難繫湘巫瑟冷楚老潭空莫問枯桑海水螺筆銘箋
零落在莓苔幽砌誰倚是明日屏山棐几

水龍吟 芍藥

當年紅萼翻階謝郎題罷池頭鳳問誰堪婿霞綃作剪
珠盤親弄禹殿餘春采蘭汀畔露香齊縱正鼠姑開後
柳緜欲散裁鶯破雕闌夢　廿四橋邊曾種寫吟牋夜
闌偷送錦瑟年光瓊簫月影賞心應共將離怕折爲伊
分袂十分情重歎樊川老去茶煙一縷鬢絲風動

玉漏遲 江夜有贈

浦帆輕疊後橫塘錦纜星河低挂細草微薰蘆葉藕花

相亞芃舸紗牕白掩聽枕外波聲輕瀉新浴罷嫩涼乍
展桃笙碧砑　箇人在趁幽歡忍今夕孤他空江遥夜
半倚斜隈夢泉博山香灺纖月窺簾欲墮照眠柳腰支
一把津鼓動猶餘剪燈深話

南浦 洪都偶成

仙路未分明望西山一抹孤霞縹緲拍手問洪崖千年
劫幾度春風秋草而今猶記玉書雲篆倫有悄荏苒芙
蓉城裏約孤自芳卿多少　龍沙空訂前期自黃庭誤
讀塵緣未了別淚溼羅巾簫聲咽碧海茫茫夢杳煙蘿
風裊花宮月戶應難到寫韻樓空人不見鶴怨江天清
曉

賀新涼 賀同年中秋前二日納姬

閬苑飛瓊侶趁人間月華似水霓裳欲舞寶扇紅燈迎
到處絕勝清虛碧府按玉笛伊涼舊譜畫壁雙飛鴻雁
影喜南樓卷幔涼如許佳節近正三五　玉堂風味天
教與似當年章臺京兆漢皐交甫金粟園枝清露溼滿
院天香飛貯漸宮漏遲遲轉午雲母屏深吹絳蠟待雕
籠夜靜移鸚鵡良會好耐私語

又 夏日集十芝京少齋中

雨過涼颸透忽天邊彩霞飛映紅牆高柳清敞畫堂湘
簟展簇列冰桃雪藕簾幙捲香噴金獸瓶閃遥天新碧
色夜舒蓮香氣清於酒頻洗琖燭花又　哀絲豪竹當

筵奏更新聲鶯喉燕吭記殘紅豆我作鎮西鸜鵒舞君
是清歌畢首看不盡蟾光如畫積水空明涵荇藻任孤
吹鐵笛三更後長嘯起豁星斗

沁園春 秋杪憶別有寄

雪壓谿林驄駒在門別恨悠悠自桑乾渡後六街風軟
春明望裏雙闕雲浮燕罷櫻桃題殘芍藥鷹影楓林又
晚秋懷人處奈燕山重九細雨登樓　吾生拓落誰儔
儘飽繫天涯攬敝裘媿緇塵荏苒滯人清夢丹霞伴侶
誤我良遊三徑求羊名山禽向豈羨車前擁八騶歸來
好共蘋花深處看弄漁舟

又 贈友

原缺

擊筑悲歌疇昔逢君長安酒壚又西遊萬里秋風迴雁
輕裝匹馬夜月飛狐羌管胡琴十年幕府銷得平生壯
志無封侯事怕感生髀肉落拓江湖　醉來耳熱狂呼
儘兄事袁絲弟灌夫正中原鼙鼓尚屯鐵騎城頭烽火
誰握銅符盾鼻空磨角牆未試忍負腰間玉鹿盧荒原
外且短衣射虎看爾彎弧

又 春日遊刺梅園適農部宋子招攜歌史飲花下因藉草共酌隱本新解三疊憶然忘歸率成小詞

君坐花間顧曲銜杯恰我來斯喜梁園詞藻依然步屧
鳳城嬋景莫負深卮紅豆頻拈碧簫偷按唱出蘇古呈舊
竹枝東風軟趁悠颺餘韻蕩轉遊絲　箇人天付清姿
倩宋玉多情好護持看凝眸斂笑流雲綽約迴身弄影

清芬堂存稿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會恩撰會恩字孟綸德清人康熙丙辰進士
官至刑部尚書其館閣諸詩別編爲賡颺集今未
見傳本是集所錄則由丙辰至庚寅三十五年所
作也詩有清腴之致而風骨未遒故於一時流輩
之中尙不能排奡諸家自成一隊

邵子湘全集三十卷附邵氏家錄二卷（一）

〔清〕邵長蘅撰

青海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商丘 宋 犖牧仲

韋布之士以能文章名海内而余獲交者得三人焉一爲侯朝宗一爲寧都魏叔子其一則毗陵邵子湘朝宗同里閈年長於余與余爲忘年交己未余榷關贛石始交叔子二十餘年前識子湘於黄州僅得其詩比開府江右適子湘亦客遊於此乃得盡見其所爲文余學詩頗久至於論文竊聞諸先生緒論朝宗文超軼雄悍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而或疑其本領淺薄是非徃徃失情實然朝宗古文獨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厥功爲鉅叔子文不名一體奥衍精卓切事理而或者疑鹵莽於經學又其行文急於見法子湘之文立言必依於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不襲前此之僞秦漢亦不爲近日之僞八家大較英爽颷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較長絜短則子湘之文與二子鼎足而傳於後亡疑嗟乎朝宗貴公子早負盛名中更患難而竟以諸生芭鬱以死叔子抗志窮山晚乃客遊吴越閒嘗一被徵託疾堅臥不應未幾以旅死今獨子湘在耳余聞子湘十歲補弟子員有聲困躓四十餘年頭毿毿白

矣乃僅一絓名選人當代名卿鉅公亡不知子湘者而子湘鬱落如故余又以悲三子之不遇也然有可爲三子幸者唐以來布衣之士多以詩名而能文章者少遠不暇稱引前明三百年間風雅一席山林與薦紳幾於分半而號稱古文大家自潛溪至荊川震川不過十餘輩而布衣不與焉山陰徐渭思以古文詞自見幸而遇袁中郎身後名驟起然不久寂然今其集具在視潛溪諸先生實覺遠遜尺牘題跋亦小有佳致耳

本朝文治五十年於茲亡論承明之盧作者相望即布衣之雄如三子已足驂驔有明大家矣而况天下之大文章如三子而非余所及知者或更不乏然則謂

本朝文章之盛即於三子信之三子顧不重哉朝宗壯悔堂集魏叔子文集久版行於世子湘今始出其全集謀梓以序屬余余乃牽連具論之如此集有曰青門簏稾者爲詩六卷文十卷曰青門旅稾者爲詩二卷文四卷合之得二十二卷余觀朝宗詩力追北地而蹊徑未化叔子雅不以詩名而子湘之詩卓然名家旅稾古近體益詣妙境是又二子所瞿然退舍也夫

序二

新城　王士禛貽上

毗陵文派始荊川方明嘉靖中滄溟弇州繼空同之後以先秦西京之文雄長海内荊川獨與遵巖湲谷鹿門數君子發明唐宋六家之緒言遵巖序荊川之文以吳畫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至不可勝數而英華之所磅礴唯季札言游兩人而繼之者荊川也其推引可謂至矣而荊川答遵巖書盛自謙挹不敢當以今觀荊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無咎文潛之流馳騁後先可以不愧而洮汰鍛鍊之工或有所未暇蓋其中年自詭于講學而又不能忘情于用世又其學極博而不能不雜荊川自以爲徙業者不齊其藏殆非盡誣也吾友邵子湘氏生荊川之鄉蓋嘗學荊川之學者其爲文遠取法于唐宋大家時闖馬班二史之藩而其于洮汰鍛鍊之工尤深邵子家滆湖鄰具區烟波浩淼之觀既足以蕩滌其胸臆中年謝塵鞅自屏于山水寂莫之濵不復有用世之志而獨肆其力于文章論者以爲天之阨邵子故嗇其遇而不知嗇其遇以昌其文者不可謂非天之所以私邵子也邵子博學卽未知視荊川何如其于文章洮汰鍛鍊則已至矣邵子

之詩格甚高氣甚遒嘗觀海市于之罘窮炎漲于扶胥而其詩益奇恣盡變與其文皆可必傳于後世無疑邵子方客宋中丞牧仲吾言不信試質之牧仲謂何如也

序三

莆田　彭　鵬古愚

僕聞青門山人呼僕爲鐵青門與僕未謀面何以知鐵似僕五金中惟鐵最頑且鈍不可以文又不近於文舉凡天下之至無文者莫鐵若也今青門果以鐵呼僕又命僕爲青門山人文集序是欲於不可以文不近於文者而使之論文僕卽以五金三品論金銀之氣浮矣濁矣夜氣何堪以目鉛錫弱矣銅雖堅而無濟色厲而內荏者也至於鐵獨不見其鋒其剛其芒乎及鋒而用之散電其光也耀雪其質也神器其截蛟也文藻其爲龍也五金皆曰金經言金剛乃若刀劍之有剛鐵耳剛生金中百鍊而出干將莫邪皆是也光芒萬丈李杜之文章也舉天下之至文者莫鐵若也惜乎僕之僅得其頑僅成其鈍也惜乎青門之鋒之剛之芒而不遇也雖然豐城三尺鐵冲爲牛斗雷煥拭之以南昌西山土張華拭之以華陰赤土拭之斯遇遇之則知已得一二人足矣商丘宋先生旣爲青門山人序之矣曰海内布衣能文章者得三人一爲同里侯朝宗一爲寧都魏叔子其一則毗陵邵子湘卽所稱青門山人是也且謂唐以來布衣多以詩名而能文章者少槩見前明三百年風雅

一席布衣與縉紳爭長古文詞獨山陰諸生徐渭耳身後之名驟起自袁中郎得之殘編始今亦寂然僕見商丘序翻文長集誠不若青門山人之醇厚沈雄耳商丘先生知言又知人者也知言則詖淫邪遁皆所闢歸於雅馴知人則浮誇詭隨悉無庸期於方正聞青門落落不苟俯仰不隨時雅爲商丘所重商丘常屬撰宋氏先賢祠碑青門以爲代也請署銜先生曰署青門名姓足矣若先生者可謂文布衣而相天下士矣則亦山人不遇之遇也朝宗叔子皆以布衣爲先生許可遺集未由得閩人孤陋寡見聞未能一識天下士因序青門集而

生慙愧如此又生而愚即使似鐵亦不過似其頑成其鈍而安得如青門之鋒百鍊而出吐爲光芒者也而況垂老且病并其頑鈍而至於銹乎今彙次古愚心言存其十一不斲序而自序者鐵自知耳因序青門集而重增感慨如此青門籠稾旅稾詩文皆有序古愚未可與言詩也題曰青門山人文集序序承命經年臨池而輒者三毋曰苟矣莫捫朕舌河上翁大敬畏也青門鑒我矣青門山人毗陵人分俸刻其稾者爲武進明府河朔王君似軒元烜其名也並書之以爲海內長吏好賢者矜式康熙乙亥仲冬

序四

河朔　王元烜似軒

吾鄉邵學使雪嵐先生操觚數以進退天下士極推毗陵邵子湘博學工詩古文辭爲當代作者余心識之會銓宰毗陵雪嵐祖道里門顧余曰不喜君得毗陵喜君能得邵子耳因出一札介余與邵子交余之官之明年邵子始一詣余余具道神契之素邵子亦欣然然落落率不過一再過署齋茗椀論文而已余於是知邵子不獨文人抑且高士今年將謀梓其全集屬余序謝曰子之文傳文也今大中丞宋公嘗序之矣余則奚敢亡記

姑與子論文夫文者理與氣而已理爲文之體氣爲文之用理與氣相資而文生焉故天得之而日月所以行星辰所以列雷風霜雪雨露之所以震動肅殺而零濡地得之而山川以奠草木以植鳥獸蟲魚含靈蠢動罔不涵泳暢遂以各適其性此即天地之文也聖人得天地之理與氣以闡天地之秘而爲文序卦陳疇詩書禮樂粲然秩然帝王之與聖賢遞相授受以發明性道之源流而後天地之文章益弘麗而不可掩大哉天地之文乎至哉聖賢之文乎秦漢以還作者日繁理氣之交純疵不一自賈董馬班劉向揚雄王通之徒下迨唐宋

元明諸大家其文章高下雖若與世遞降然能各鳴其所得成一家言以弗畔於聖人之道則皆可謂作者矣下士衷無所得而竊竊焉求古人於狀貌景響之閒分溝畫塹曰若者爲秦漢若者爲八家剽竊半之傭販半之其陋者掇拾一二宋儒語錄衍之成文而奇詭者則又獵取梵典吹釋氏之糠粃而揚之以欺世嗚呼茲數者皆文之賊也以是言文吾無取焉爾邵子退余出其文讀之大抵探源六經沿委二史汎瀾唐宋大家而雄深醇肆兼詣其境故能馳驟變化以成其家而無之或畔於道是殆得理與氣之純而出之而臻作者之壼奥者與元明以來莫之或先也邵子磊落高曠不隨俗俯仰與人交不輕合余既心重其品而又信其文之必傳乃割薄俸爲梓箴稾若干卷既成誦前語附中丞公末簡且以質之雪嵐先生康熙癸酉嘉平月

青門山人傳

同邑　陳玉璂賡明

山人姓邵氏名長蘅一名衡字子湘別自號青門山人世居毗陵漳湟里五歲侍其家先生即席命占對輒應口就九歲能屬文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邑弟子員十五試省闈文已入彀五策橫放多觸忌諱語被黜時論惜之是歲順治辛卯也張西山先生能鱗視學江南歲試拔第一當食餼會丁母艱格於例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絓誤者萬人而山人亦黜弟子員籍時論益惜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即又以古文雄一時既謝舉子業則盡棄其少作益沈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潛心經學凡六七年渙然有得而後山人之文乃大昌常曰文章須十數年攻苦自立根柢不則沾沾橅秦漢橅八家要是華葉耳奚其傳是時邑人鄒祗謨董以寧方與玉璂以古文相劘切皆願交山人鄒董數稱吾邑有邵子荆川先生後一人也玉璂曰然久之橐所著書北遊燕一日而名動京師宣城施公閏章新城王公士禛崑山徐公乾學黃岡王公澤弘皆先達有盛名顧皆折輩行與定交若恐失之與陽羨陳維崧秀水朱彝尊鹽官陸嘉淑慈溪姜宸英宣城梅庚相友善皆一時知名士山人

性樸直意所不可不能爲唯阿諸公持詩文就正率臆點竄無所徇亦不肎以名刺先貴顯人諸公乃更以是多山人居年餘聞人談登州海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惝怳望所爲三神山者幾或見之然卒無所遇復走京師親交强之入太學已隨牒試吏部長洲宋文恪公方爲冢宰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知時滇黔猶開入貲例立得選親交欲爲之地山人笑不應乃提筆研再就京兆試再報罷笑曰吾大錯吾五十靑帬媪猶從少年爲倚門糚耶草堂松菊遲吾久矣遽東書歸江南嗟乎　國家三歲一

貢士士登賢書者亡慮千人村夫子之挾兔園冊黃口之佔畢者往往弋獲去才如山人顧困阨連蹇以老豈非命哉而論者謂科舉足以得天下士其然乎哉山人豐頤而髯磊落高曠視一切泊如也家居篤孝行能飭名節母喪苫凷哭踊力行古禮蔬食者三年及外艱時方困科繇墨衰奔走闤闠又以病茹腥不逮母喪之盡禮每語及輒泫然族有始祖祠祀宋康節先生庳陋不稱祀典乃更卜址拓其規模費可數百金山人獨肩之不足則子貸以應有族子鬻賣爲豪家奴出氣力捐金必拔之歸然後已建小宗祠於家畧倣溫公書儀朱子家禮爲儀節歲時率家人獻奠甚謹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縶頸去被捶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歲已巳山人年五十三卽治棺棺成顏曰息菴而自爲之記大指齊得喪一死生其言類聞道者山人故好遊自壯迨老足跡將半天下旣歸益縱情山水爲其大兒娶婦便勅斷家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其族兄戒菴學士故有別業在西湖每至必延居之累月然後返常欲結廬孤山放鶴亭側與處士卜鄰又欲營一

舫載筆牀釣具爲浮家吳越閒未果會中丞商丘宋公開府吳雅知山人禮致之幕府山人注書論文外不涉一俗下語公常屬撰宋氏先賢祠碑率子姓奉幣再拜請山人再拜曰諾然銜賤官階當用諱某公曰此俗見耳先生豈眞以館閣頭銜重於文士耶文成卽署先生名足矣其見重如此公以文章淸節負朝野重望而中丞體故嚴重二千石以下文武吏抑首促促跪白事逢掖之士罕有被容接者公於山人顧能折節敦布衣交而山人益觥觥持古道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比之陳仲舉之於徐穉任延於龍丘萇云先是康熙癸丑　詔

天下修郡縣志毗陵邑志當事以屬堪與山人纂述之功則山人爲多會軍興報罷後十年復奉　詔修山人時客京師堪勉卒業而采摭多從舊稾書成列其名識不忘也山人所著書已成帙者有麓稾旅稾廿二卷中丞公序之謂當與前明潛溪震川諸大家相驂驔吾邑令王侯元烜亦稱山人詩古文辭必傳世今方爲鏤版行

陳玉堪曰予交山人三十年矣故知山人特詳予觀山人蓋古篤行君子也世之慕交山人者獨盛推其文章蘄黃顧景星亦振奇士讀其文歎曰五百年無此作者矣而吳門汪鈍翁琬乃言青門文章似柳子厚人品高曠似陸魯望也人言鈍翁喜嫚罵人齗齗少許可顧獨心折山人有以哉有以哉

附王阮亭先生書

自癸酉奉良書屈指又五年矣中間不乏便郵而卒無一字展候左右者非自甘闊略也非敢忘夙昔之好而故靳尺一之牘不一候凉温敘契闊也竊以爲大集告成此千秋不朽之業序其書者當屬之當代鉅公海內淵匠乃吾兄不輕以屬人而獨三千里問序于不佞弟若以其爲可與于斯事者又若以爲平生知己故人無踰不佞弟者此意詎可忘也而此五年中朝議之煩冐月之悲山川雨雪絕徼行役之勞苦皆足以疲耗其心思駑緩其筋力迄不得含筆腐毫仰報來命以稍副知己屬望之意心實恧焉平生視文字之債如重逋然未折券則心怦怦然聞其聲則背汗遇其人則面發赤而欲自竄于寥闃無人之境矧敢修尺一以通下執事乎故五年來不以一字候左右者非敢疎也非敢忘也而寧自蹈闊略之跡者恃故人之諒我也昨歲暮鎖印後雨雪連朝掩關謝客紙牕竹屋燈火青熒始再取青門麓稾旅稾兩集焚香雒誦連日夜意有所會撰序一通雖知無當于作者而一蠡測海聊欲自附于千秋之業吾兄試觀之當亦掀髯發一笑粲而忘其五載闊略之愆矣乎二家詩頃承高明選定甚精當大序謬相推獎

不敢當不敢當韻書古叶極服其淵博而精覈并謝頻年教益此後著述時時望辱惠教之勿眞以不佞弟爲疎忘闊略之人而不足與于斯事也則幸甚幅竟神往上元後二日弟期士禛頓首

麓稾文序

己未春子湘攜其文自南來一日而名動京師施殿講愚山王殿讀阮亭諸公皆折節敦布衣交而王少詹昊廬則延致之書齋去余寓不數武得旦夕相見請其文盡讀之旣卒業則請益於子湘曰今數十年來能文之家有不言唐宋八家者乎子湘曰然於八家中有不專言永叔者乎曰殆無之然則今之言八家永叔與嘉隆閒言先秦兩漢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余曰固然然未也子所謂無以異者殆謂言人人同也僕以謂爲文之得失利鈍爲之似與不似魯衛之政殆亦未之或殊也今之譏嘉隆者吾惑焉謂其爲僞秦漢也旣以爲秦漢矣何以曰僞夫秦且無論兩漢之士無不通經術則古昔稱先王不必賈董劉更生諸公也雖杜欽谷永匡衡之徒本非粹然儒者然其所徵引則六藝之文也所援据則詩書之義也其是非未嘗不依傅於聖人也其根柢如是彼八家者得其根柢而不爲姑似之者也不得其根柢則爲秦漢而僞爲八家亦僞此僕所謂無以異者也然則爲文當柰何含咀於詩書六藝浸淫於子史百家記事必傳其可信折衷必本之聖人則雖爲秦漢可也爲八家永叔可也自爲之門戶可也有摹擬之迹

奉髙曾之規矩不足以爲病也大放厥辭含筏而往以滋少所見者之怪亦未可爲非也故斤斤然守一先生之說執秦漢以攻後人操繩尺以論絶塵奔軼之才此皆小儒齷齪不足與於斯文矣今子湘之文固在班馬之風調與歐曾之榘矱沛然從吾意而出之去嘉隆叫呶之習尤不爲近日空疎囁嚅之態葢得其根柢而爲之者竊以謂有得我心之同然子湘躍然曰有是哉子之善言文也請書以弁吾文余曰諾乃條悉之爲序且請以正之愚山阮亭吴廬諸公暨官同學弟陸嘉淑篹

簏槀詩序

余與子湘別十餘年今年相遇京師出所爲戊午以前詩六卷屬余評次文十卷則先以屬之陸氷脩余評子湘詩自漢魏以至李杜三唐不名一體能鎔液古人之菁英而歸其鑪鞴故其取材也博其持格也髙其興寄也遠七古之瀏灕頓挫七律之蒼秀沈雄尤冠諸體詩之必傳無疑也今海内稱詩家數年以前爭趨温李致光近又爭稱宋詩夫學温李致光其流豔而佻學宋詩其流里而好盡二者皆詩之弊也然且一倡羣和黠者爭改轍而馳之而子湘斷斷斷斷卓然於波決瀾倒之

日自信不疑錢牧齋稱震川先生以毦毿舉子羇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子湘之稱詩亦復類是故天下皆知重子湘之文而知其詩者或尠雖然此足病子湘乎哉余嘗謂詩文盛衰之運譬之寒暑然往則復窮則變更三十年宋詩之流弊將極然後窮而思變而子湘之詩乃大重而余之言乃信至於文氷脩論之當矣余亦閒附數語以識嚮往云康熙己未夏五

蘄州顧景星序

青門簏稾初刻於康熙戊午文五卷詩附以舊刻三卷今重刻於癸酉凡古近體詩四百四十餘首次爲六卷序記碑傳雜文一百六十餘首次爲十卷合之凡十六卷仍其舊稱蓋戊午以前作也己未後則别之爲旅稾余舊序引五代和凝事謂宋以前詩文無自鏤版者乜論文章與時高下即此一事已覺古今人不相及蓋當日之持論如此年來老境侵尋顚髮變白追思半生仰面屋梁所存止此今便聽其零落未免神傷嗟乎唐宋以來古今人文集汗牛充棟才勝於余而名湮沒而不傳者何限況如余之鹿鹿者耶然或才氣未必遠過而幸而或傳者往往有之然則傳不傳亦有命耶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帚雖敝吾有之而吾享之聊用自娛而已他日覆瓿亦可蠟蓋亦可吾則又何知邵長蘅序

例言

璿按唐宋前賢文集皆詩先於文惟柳柳州集曾南豐集明宋潛溪歸震川集先文後詩或謂比典著述各從其重亦未盡然韓歐之文詎不勝詩耶叔父青門先生舊刻簏稾先文後詩旅稾又先詩後文竊病其體例參差請於先生仍以古近體詩列文之前至於詩或分體或編年原無一定簏稾分體旅稾編年各仍其舊也

先生自戊申後始下筆爲古文辭詩則童而習之然少作無一存者璿裒重加排纂戊午以前得古今詩六卷序記碑傳雜文十卷爲青門簏稾己未訖辛未得古今詩二卷文四卷爲青門旅稾合之凡二十二卷壬申後將另編爲賸稾請俟異日

旅稾詩文大半經施愚山王阮亭諸先生選定故有評點簏稾舊刻無評語無圈點近偶從先生篋衍中詩得顧赤方評本文得陸永脩評本爲兩先生己未客京邸時筆璿裒極愛賞之竊謂詩評似須溪文評似鹿門也欣然請以付梓要不敢妄有增損以失其實赤方有文評附見則書字以别之

稱壽之文唐宋元文集所無明人始有之惟震川集最多亦最佳他家彌望茅葦耳先生壽序僅一卷載簏稾

中論者謂當肩視震川而上之己未客游以後應俗雖多輒隨手散去間存數首仍續入簏稾以旅稾不列兹體也偶存小簡廿餘條亦附入簏稾如壽序例

代文韓歐蘇集皆有之如昌黎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爲韋裒二相讓官表爲宰相賀白龜狀廬陵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求見書東坡遺愛亭記代巢元修滕元發墓誌代張文定趙康靖公神道碑代人作之類是也至明人尤多不可枚舉徐渭有云顯者不肎代隱者不能使之代不幸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先生誦其語每歎息以爲名言集中代

詩無存者代文乃間存二三云

吾家之有康節公專祠實剏始於鄉賓府君而先生竭歷成之蓋繼述之苦心存焉因取諸名公所撰祠堂碑記題跋及鄉賓府君墓誌銘墓表彙爲一卷名曰邵氏家錄附簏稾後

先生旅稾先刻於豫章爲族叔靜山提學之力居多簏稾刻於草堂則邑侯王似軒先生力捐清俸付之剞劂誠藝苑之美談近今希覯之盛舉也謹識其實以鳴高誼

康熙癸酉中冬長至日受業姪啓衷赤仝識

邵子湘全集總目

邵子湘全集總目終

青門簏稾總目

新城王阮亭
商丘宋漫堂　兩先生閱定

簏稾總目終

青門簏稾卷之一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篡（一名衡）

蘄州　顧景星赤方批點

詩一　擬古樂府

當鴈門太守行賦崔常州　古質是漢樂府

太守出行雙幡朱四牡騣駿映交衢高顴廣額黃須鬢借問太守誰家世遼東云姓崔解一太守稍由別駕遷鈎距擿伏儼若青天大吏袖手坐小吏不索錢解二遼兵十萬來掠斂莫譙訶前騎擁婦女後騎牽駱駝太守馬至囁嚅耳語稍稍引避去解三坐巨艦擂大鼓漕卒千艘氣食虎太守持箭長尺五銷金中央懸令字言被臺檄用軍法治首亂者誰論死棄市解四咎我寒無襦踵決無履我今有田有廬有婦叶唶我太守清廉不能得上官指解五太守當左遷老弱皇皇塞門罷市哭聲震天詣闕上書者萬人皇帝陛下至聖神解六奈何天門門九重黃金爲闕蟠蒼龍唶我幾烝民欲扣安得通唶我幾烝民欲扣不得通解七

當長安有狹斜行

京洛有甲第峨峨麗名區文砌白玉飾沓冒黃金塗甲楯羅道旁虎豹守四隅夾轂相借問云是丞相居騎馬何官人跙跋黃塵趨下馬郤入門長揖丞相奴袖中出銜紙細字蠅頭書謁入坐車廡飢腸鳴轆轤良久得召見郄行仍次且何用展繾綣褭蹄歷貂褕又何展繾綣懸黎間珊瑚織成翠羽帳四角明月珠木難及火齊一一綴流蘇丞相大歡笑物厚意不疎左顧言辦飯傳呼飭中廚畧一舉杯棬但坐捋須鬢客復起爲壽絺𦂶若籧篨須臾再拜出顏色何敷腴前年侍中郎去年掌奉車今年驟遷次光祿執金吾丈人但安坐爲樂良未徂

捉搦歌四曲　俱有古趣

白玉作把金作帚發癦生角馬如狗男兒失意枉身手貧女不嫁只疑醜

十三女兒急作髻杏黃袂衫三尺袂阿姥憐女翁憐壻青絲白馬行入贅

東家紅顏蕩子婦空牀夜夜啼著曙蓬頭歷齒西鄰媼嫁雞逐狗共一處

牆裏棗熟牆外撲家雞雌伏野雞㲄母不嫁女生刺促空房懊惱只跌腳

子夜歌十首

與歡作鄉里兩小各呼名歡大性情變不許儂呼名

拔藕黃蘗浦移根滄浪天身苦不得語要使天見蓮

北斗闌干落烏臼烏已啞晝地作方罫情知是空棊
石闕百丈餘牽用十槖駝横門塞街巷長悲可奈何
見儂强歡笑別有心所忕糖餳裹黄蘗裹苦口頭甜
儂愛歡情懷移歡對門住少年無心腸人前誤爾汝
持繡近窗戶歡來就儂嬉翻奩動鍼線顛倒亂儂絲
歡但日冥來莫待雞鳴去耶婆多心腸應爲儂作慮
郎從何處來儂自不曾怒牽郎就儂懷請言不來故
誰使歡見儂肝腸日煎苦春蠶怨桑蒂腹絲只爲汝

子夜四時歌八首

春色蕩春心顛倒不知著春風何無情故吹桃花落 春歌

窈窕試新粧冶遊城南陌羅裾紫落花繡帶繞飛蝶
共郎登凉臺蕩舟蘭池裏郎愛芙蓉花儂自愛蓮子 夏歌
輕衫裁氷綃畏熱不梳粧絲髮雙綰結自起汲寒漿
滅燭開綺窗羅幌垂金牀並體不分明故要新月光 秋歌
綺閣歡新凉明朝試粧束杏子紅單衫翠鈿黯郎目
腹悲郎不知但看枕邊迹儂淚如檐氷點點晴時滴 冬歌
炭爐火欲冷蘭膏啖不長郎自怕風雪那得夜度娘

白紵舞歌三首

美人鳴環出洞房靡顔膩理蘭氣芳曼睩娭視騰清光
舉袿飛綃風花香須臾進態變無方似留忽往驚鴻翔
齊聲合體歌繞梁纖縠蛾飛從空颺㸌軀遞進屬羽觴
遺簪墮珥樂未央

氷紈霧縠裁舞衣美人盛鬋豔陸離約腕獨前嬌自持
大小垂手白鵠飛乍停徐轉若有思纖腰一逞生繁姿
迴身赴曲影不遲衆中目成君自知紅顔傾城絶代希
娛君青春及盛時

三星灼灼沉絳河明月宛轉流金波美人起舞朱顔酡
玉腕雙舉垂纖羅工態善變巧笑傞丹脣一轉發揚荷
秦筝趙瑟鳴相和流目睇視卻復前搶袂翳面不敢言
迴裾一笑君自憐

促織謠 謠辭得孤兒婦病之神亦以質勝

促織復促織凉秋八九月新婦扎扎當窗織一日織丈
餘兩日合成匹婆言無襦兒言無衣翁欲易米煮餔糜
縣中租吏來叩門聲如雷阿翁趣辦飯阿婆烹伏雌持
布送租吏租吏含怒譙言爾物何輕微新婦十指出血
不得一縷穿房中淚下如綆縻 穿作衣著解吳俗語也

布穀謠

村墟五月布穀鳴家家驅牛向田塍誰令我家充里正
荒田地白不得耕昨日縣卒至驅迫入城市官府怒我
輸稅遲繫獄一日再論笞肉腐蟲出垢而蓬首 叶 親交

來相探牽衣泣下不能止附書與親交歸告我妻賣兒子

沙民謠

雞飛翻翻狗轂轂官兵來毀我屋夫出逃藏妻爲鹵官兵帶刀行放火言奉黃紙驅汝汝啼官府殺汝

和顧黃公六禽言

割麥插禾（似鵲鴿無白翎一云脫袴破褲又云摘桑看火麥熟鳴）

割麥插禾泥深沒膝新婦餉飯拾取螺歸家煮糜奉阿婆

苦（似伯勞而小晝夜啼聲甚哀或云卽姑惡）

苦苦舊年醬牛犂今年典妻子屋裏無人淚瀰瀰

不如歸去（子規也）

不如歸去南山張網羅北山嗥豺虎猩狒稱弟兄魍魅相伴侶　奇古似焦氏

於忽乎（小如雀聲清越以長一云巧女）

於忽乎於忽乎西隣老嫗東隣小姑紅顏勝花時幾何廿年新婦廿年婆

麥枯（色如鵓鴿麥熟時飛鳴）

麥枯麥枯小麥黃黃大麥枯十日九雨爛麥稃爛麥稃兒飢不叶莫嫌婆餅焦焦餅兒亦無

咄咄怪（聞必雨竹雞也）

咄咄怪東家婦女大狡獪應當門戶郎不如郎但飽飯休休出外

和顧黃公古禽言四首

奈何帝（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鳴曰奈何帝）

奈何帝狎客孔都官宮中女學士瓊樹璧月曲未殘朱雀航頭擒虎至景陽宮井銀作牀二妃生死不相離

獨足上高臺（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春草變成灰叔寶敗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獨足上高臺春草變成灰沉醉日飲一石任性過日樂哉（叔寶入隋與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任其性曰不爾何以過日）叔寶長安去阿麼江都來高臺猶未傾紅敵逝樓摧

甘人（唐大中十年舒州有鳥人面緣毛紺爪觜其聲曰甘人占國有兵人相食）

甘人甘人人肉腊作餔人骨炊作薪前有春磨寨後有鹽尸車東縛屠割如羊豬不見乾符之後屍如麻大中妖鳥先鳴呼

羅平（咸通中吳越有大鳥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乾寧二年董昌反僭號羅平王）

羅平羅平鶬鴰是汝弟鵂鶹是汝兄鬼車九頭豚金屋廣廈白晝鴟鴞聲越鳥爪觜空爾獰婆留渡江來羅平噤不鳴

秋胡行

憂患何多九州不可居陸避猛虎水避蛟螭磨齦張吻人肉爲虀側足迷徑路狂顧涎徵軀歌以言之九州不可居解一時俗嗔聾好惡衷自疑嫫母衒嫁西子爲嫱師涓撫絃聽者言倦聆折楊皇荂四座大稱善歌以言之好惡衷自疑解二路逢兩玉姝導我遊天衢蒼龍夾道斑麟伏趺河伯供酒槳雷師吹笙竽傳教仙吏譙言爾胡凡民來到此閒歌以言之路逢兩玉姝解三富貴不可期貧賤聊自娛田家蜡蠟吹笙合竽大婦進炙小婦進盃隴頭兩黃牸牀上一束書歌以言之貧賤聊自娛解四

效六憶詩四首 纖豔矣不入詩餘此中有故在

憶見時簾箔流光豔微風蘇合香卻月齊紈扇欲前故不前佯佯半遮面

憶坐時新粧豔鏡前袖拂將輪局驕弄未調絃笑靨自然媚含嗔倍可憐

憶行時繡帶芳風吹粉色花爭豔衣香蝶自知下砌疑無力攀條如有思

憶眠時欲眠更衷回燈燄剔未落羅襦解故遲含笑帷幌裏問歡忙底爲

俠客行

俠客牽倉騧七首爛雪花朝辭主人去昏叩主人門手提頭顱熱血腥殺君讐家報君恩拂衣出門不知處十日大索長安市

城根婦

彼何者婦椎髻蒙茸朝拾馬通暮拾馬通衣單腹餓拾不滿籠路逢故鄉女伴對泣訴苦語音同夫壻官二千石得罪長流烏喇生死不得消息通身籍鑲藍旗嬌兒畧賣安知西與東今日跣腳垢面城根婦當年侍女如花紅

估客泣

何處估客强廣州估客强峩岢巨艑四角幡珊瑚玳瑁五木香珍珠百斛載中央解一鼓鼕鼕二更斷毗陵驛邊鳴號箭何來探丸少年拔刀跳盪無前倏欻爇炬燭天官兵城上覷城下口噤目眙不敢前解二珊瑚玳瑁五木香珍珠百斛載中央一一席捲去但去莫計量解三持牒訴縣官縣官不爲理訴太守太守卻案不肎覷遙呼罵蠻奴今時太平安得有此估客吞聲淚灡灡解四

爾何人 青門將事樂府在張王上卽何論鐵崖

嗟爾何人擁黃蓋乘朱轎當胸繡蹙金麒麟前騎對對綠沉後騎蹴踏星奔縣令自負弩太守除道郊迎嗟嗟

爾何人解一蛟鯨在大海猛虎居深山黃紙一朝下參之閶闔間不見高牙大纛居中央門施十二戟戈盾羅四廂生當徹侯鐵券死當鐘鼎旂常解二東家明經皓首西家射策苦辛隨牒十年不調躄躄長安之市塵擁黃蓋乘朱轓嗟嗟爾何人解三

江南曲

柳絲窣地含桃花紫燕差遲倉庚和香風吹塵嬌綺羅嬌綺羅陽春路兩不知兩相慕

採蓮曲

葉高花窰莖牽衣紅粧涤水嬌自疑衫輕釧重香風吹香風吹香袂起摘蓮房弄蓮子

遊女曲

氷紈方空飄芬裾倭墜繚繞綴明珠柔情綽態步躊躇步躊躇若有慕擲流波買郎顧

採菱曲

藕絲輕衫茜紅腰採菱擬蔓纖指嬌蘭舟桂槳爭歸潮爭歸潮入浦口兩迴船各招手

受業姪獝虡在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一終

青門簏稾卷之二

毗陵　邵長蘅子湘一名衡　篹

蘄州　顧景星赤方批點

詩二　五言古

遊張公洞循後洞抵前洞三十韻

晨策趣雲巖陰崖隱靈窟委身下一竅束炬探幽穴霧氣青滃濰乳溜晴渒汨磴滑尻輔趾穿陿頦倚郄投足蹠級斷斂踝避石齧發炬忽狂叫萬狀闋詭絕偃如熊羆臥跡股互摟抉峙如虎豹蹲張吻試齲齔盤盤如敗轅齾齾如立檕或如青芙蓉華葉互駢列又如五色芝

輪菌凝卵霧險極鯽魚坪尺逕仄而滑深黑憂失足一墜成永畢須臾厰神境呀然忽厚豁搴空覆巖广紫雲自盤結鏤斸疑鬼工結構類天設胡牀羅八九廣臺亦空闊日影漏天窗了若澄潭澈晶瑩萬乳垂秀削千筍拔上撐與下拄相拒或一髮時見蝙蝠飛的的翅如雪削壁樹槎枒洞口葉蒙窰傳聞赤烏年神斧晝掀揭六丁激雷電鐫鑿非一日張公果何人茲焉託靈室蛻骨石牀空休糧天囷閉青梯夌虛無羽翰生髣髴弱畏世網嬰壯喜茲遊決石髓亦易逢塵鞅苦紛敓仙蹤倘可期從公訪丹訣　刻畫幽峭足當柳州遊記

詠史二首

畱苦自弼澤不絓蛟龍委網羅自垂天朱鳳斂光儀嬴政爲不道虐燄燔書詩博士四百人枕籍就坑巳圍綺自茲逝招隱商山陲紫芝何燁燁深谷何逶迤劉項方猗鹿巖臥了不知偶出定漢儲片語功名垂彼翁何爲者乃是秦坑遺色舉不終日達人識其幾寄言末世士高蹈良可師

二

東漢競氣節廚及互標榜闔豎竊太阿大獄起鉤黨炎骨塡牢戶生亦備考掠士類既以殲王室隨板蕩孽囝

由羣小諸賢或疑憝嶢嶢乃易屈反使正人喪吾慕申屠生超然獨長往依樹結茅茨竄身傭梁碭蟬蛻避禍階鴻冥全高尚三復處士言精識理不爽明哲其庶幾異代余景仰 二詩深識名言氣骨亦是眞漢魏

田居詩八首

希世昧干謁顧巳慚疎愚中歲習耕作眷言欣敝廬高柳蔭空巷茅檐俯清渠南溪夜來雨晨作不遑居饁餉勞婦女勧慰農夫艮苗日就長閑暇披吾書譬彼飲溪鼠果腹豈冀餘井稅苟無負屢空亦可娛

二

雞鳴披衣起驅犢向東菑豹聲吹深巷寥[illegible]人語稀殘月出林杪草露沾我衣農務今正亟力耕戒乘時豈敢營溫飽庶免素餐譏

三

柱礎潤嵐氣丹霞滅朝燒有渰應初伏女風振華條鷗鳧翔北渚蓑笠聚東皐愧彼霖雨靈憫此饁餉勞泥潦塗四體冷風扇新苗既耕旋我廬盥息斟濁醪筋力豈不疲忘憂自成謠

四 氣調逼古

種瓠冀滿園種瓜冀滿丘夏月屏荒穢引蔓亦巳修緣

葉從風幡唪瓞綠畛稠采掇安敢惜願克君子羞常恐迫霜節零落委寒疇

五 柳州佳境

鳥啼林光白烟疎蓬門曙野人起常蚤乘涼門前樹霏霏曳川霞微微隔林語漱齒沿清溪循畦披草露晞髮漸朝暾悠然攜鋤去

六

晨出事東皐日午荷鋤倦投蔭就石眠濯足挹泉濺蟬鳴高樹秋風搴菱葉亂石粱粲游鱗蟻垤翔鳴鸛雨綠晦遠林夕霞齊峯半薄暮曳耒還童稚候巾盥邈然發

長謠與懷越蕭散

七　撫柯望歸雲與冷風扇新苗大是淵明神韻

高樹八九株。鬱鬱自成林。修幹撐白日。密葉停繁陰。清湍激其隈。時鳥諧好音。微風東南來。颸瀏飄我襟。晞髮坐盤石。徙倚日夕曛。樵牧各已返。撫柯望歸雲。

八

氣高天宇澄。霜降疎草木。幽人躡葛屨。要鎌行刈黃田。家滌場後原。野轉蕭謖寒。響奔林急。饑烏下田啄。遠嶺霽更青。溪水淨逾綠。落日曖平蕪。柴門有歸犢。

雜詩二十首　雜詩託寄深遠在步兵正字間

涼風蕩我帷。皎月照空牀。高齋不眠客。攬衣循東廂。陰蟲互啾唧。朔雁方孤翔。千念倏起伏。憂來浩多方。撫壯惜年逝。抱憾悲脩長。微願與命悖。鬒髮俄凌霜。力耕驕稂莠。著書困汪洋。矻矻會何成。撫膺坐沾裳。

二

涎涎吳宮燕。一母將五雛。營巢藻井間。試飛苙音旁綺疏咮咮重喃喃。似夸有華居。倚伏乃叵測。榱棟突焚如。黃口空啾啾。炮燔不須臾。何如北渚鳥。唼喋藻與蒲。唼喋豈不饑。寥廓恣高飛。

三

黃鵠摩蒼天。斥鷃棲卑枝。高飛豈不慕。羽翮各有宜。力微不自量。思隨黃鵠飛。中路一失所。烏雀乃見嗤。何如枋榆下。俛啄相因依。

四　忽入韋柳境中亦復佳絕

新霽朝暘清。晨光萬象綠。餘飈逗叢條。密陰團新竹。池魚喜自跳。庭楚森成束。荒徑翳蓬蒿。閉門絕行躅。境寂理逾超。物澹意自足。兀然坐東軒。偶展道書讀。

五

林臥始浹旬。青陽俄成逝。螻蟈草根鳴。百舌林中悶。蔫菸藉故英。縱橫延新翠。梧桐貯繁陰。蘋萍汎圓紫。感時

時已遷。撫景景可喜。徂化歸自然。冥心遊無始。

六　短章往往音節高古是真漢魏

蘭茝自香草。當門乃見戕。松柏生南山。雕斲因棟梁。逃名罔窅野。息駕沈默鄉。駭浪陵天來。虛舟恣徜徉。

七

暇日聊行遊。曳杖出荒闉。冷然澗微颸。颼颼響空榛。顧念路旁塚。昔我心所親。生存共杯斝。死沒邈無因。高松來悲風。狐兔穴比鄰。碑銘纏棘蔓。牧豎窺遂閔。愴惻雍門歎。潸然涕盈巾。稱樂惜不蚤。愧彼泉下人。

八

握中玄蛇珠宛宛光玉盤挾彈輕抵鵲不如蜣蛣丸鵲飛不可慕珠隕不可完懷寶愼所試持此聊槃跚

九　學問人語看作黃老便淺

日中不剪韭觸露不掐葵大禹袒裸國宣尼蹈海澨世變苟相乘聖賢不敢違小儒昧達識狷介離禍㚢三閭忌獨醒老氏貴守雌浮沈人閒世破觚寧遽非

十

驅車薊門外還望燕昭臺駿骨亦已朽涓人安在哉路旁珊瑚鞭蹀躞駑與駘去去遊閭閻青瑣平明開纓組照衢巷軒蓋塡塵埃乘時爭驤首涸轍獨騋腮虎豹司

君閽可望不可排躊躇旋吾駕採蕨吳山隈

十一

羲轡遵南陸朱明鬱以臨日昃澄清景池塘規半陰遊魚唼圓藻翔羽欣密林雨足散近浦夕麗歸遥岑徘徊北堂上飄飄風動襟嗒然獨隱几聊撫不絃琴

十二

晨登太行山九坂艱詰曲駑駘競先驅駿驥困縶足歷險非所任前車折其軸人馬同顚覆後來猶逐逐行者自笑歌居人爲痛哭不見倚柱女悲吟聊躑躅

十三

昔遊奉高城雞鳴躡東岱割壁昏曉分捫檐星辰大瀛滉灝氣浮縈薄乾坤閟九點迷齊州俯視但杳靄渤氣滃盃勺河流環衣帶羣山如旅楹羅列爭瑣碎波雲回中白松色叅天黛羽衣四五人髣髴松喬輩飄飄騄鹿車翳翳拂芝蓋惜哉不得從茫然墮霿霾塵紲遂至今惆悵斯遊再

十四　含風人比興之旨非苟作者

秋氣肅凝陰商飈入庭樹感此出行遊耳目俄去故皦離羣鴻熒熒投罝兔發發高柯摧刁刁落葉聚蘭蕙況小草焉能不同腐紉之亦奚爲芬香怨遲莫臨水攬

其須夕顛晨已素

十五　爽語似大白

夕宿西陵渚晨登黃鶴樓南風捲江來五月疑清秋巖夌雪嶠皚皚翻白鷗芳草夏猶碧靡靡鸚鵡洲緬懷禰處士掞藻一何遒睥睨杯酒閒頸血濺荒丘咄咄自古然傲岸離禍尤

十六

巨鯤運南溟鼓鬐歷巖島儵魚戲淸沚噓沫蒲與藻渤澥君弗驚蹏涔君弗詭小大各有適齊物覯要妙宴坐讀南華听然發微笑

十七　諧語似莊正是憤惋處

瑩瑩狐白裘煌煌千金市火浣持作緣阿錫持作裏製之適炎州三年襲珍罰雖貴匪所需不如一縑枲提徑當趨時適履當截趾叔孫真聖人兩生豎儒耳所以揚子雲寂寂行沒齒

十八

文身冠切雲跣蹝曳商舃俗習有固然信美匪衷適魚目光後宮蛇珠供彈射謂蓀胡鮮芳揖艾升瑤席譙鳳不司晨責麟不服軛楚客泣漣漣周客笑啞啞置此弗重陳迷方慨自昔

十九　起勢慨忼

撫劍忽不懌去上歌風臺河流日夕迅莽莽寒雲隤帳殿下牛羊贔屭空蒿萊極目見芒碭古人骨已灰蕭曹自刀筆樊灌畜駑駘歘起附龍鳳英風被八垓途窮蹶駿足運適伸庸材擾擾路旁子疇知衷所哀

二十

烏倮奉郭請寡婦築懷清灑削既鼎食馬醫復鐘鳴卜式操羊箠嘽緩取公卿錢刀生意氣貨積名逾榮窮巷有一士蓽門晝常扃緼縷裁至骭儲粟不溢甓俛視羣蜉蝣瞀如蠅虛輕仰面看屋梁寶此千載名

夏夜章湟村居

夕風生微涼素月出遙巘林昏墟落微煙火遞隱顯䆫履尋南溪偃臥從所遺晶晶天宇青輝輝露花泫星流光易滅螢聚目屢眩東鄰桔槔歸西老荷鋤倦壺榼蔭茅茨諧謔殊繾綣佇立宵每分素心諒可展

起四語不經造意正爾佳致酷似儲王田居詩

寄贈薛堆山先生　蛟龍十字似杜

炎精遘薄蝕頹景迫西汜烈風飄中逵飛蓬亘千里亭亭孤生松凜凜寒巖峙蛟龍攖煙霧蛻骨深澗底野火燔枯根漂雪塗高枝暮宿鵂鶹鳴晨號鶡雞悲大廈一以傾梁棟復安施過客肅再拜匠石以徘徊豈不感搖落懿此凌寒姿志士節自若仰止懷風詩

登金陵城作效謝氏

黃河讖妖謠紅巾殷龍戰真人起濠梁宸景照寓縣右盼澄江湘左顧指吳甸考卜嘉地靈英謀屬天眷制異建章營鼎符郟鄏奠瑤甍低玉繩日華麗彤殿闕闠填詩書聲名溢纓弁末季晻昏氛炎靈遘厄變九鼎淪灊漄五馬同奔衍江左氣已殘羣小孽方煽飞尒䟃屢延興替理可見事往跡如陳感來涕仍潸　結得滄永

上追二謝不足下轢北地有餘

雨後登惠山最高頂　通體蒼秀

雨歇翠微深山光媚新霽拄策凌清晨松杉吐仍翳捫蘿已數盤緣磴方屢憩平蕪鳥去沒遠浦樹如薺絕頂驚銀濤始覺具區大雨漚浮日月三州紫衣帶森漭藴無垠遙天與波逝羣峰散鳧鴨汎汎烟波際平生懷壯觀興愜茲遊最下方隱招提鐘聲破蒼靄

小憩漪瀾堂汲泉煑茗

亭午谷鳥寂小疲憩空亭綠陰瀾路暗泉潘鳴琮琤石池清見底空翠漾檐楹虛牖嵐光碧高杉雲氣青和風翔珍羽古藤挂松鬣岕茗汲新泉試酌形神清我家國山北距茲百里程九載一來遊惆悵塵網嬰巖棲竟虛願憮然愧山靈

舟發廣陵抵高郵

朝發揚子津日暮泊湖汜薰颸扇輕艑布帆逝何駛葭菼靡長流洄沿映清沘荷芰足葑田鍛鮭賤登市遠岸澄陰霞珠湖散層綺余本菰蘆人欣覩土風美倚舷發清吟夕風波瀰瀰

月夜湖行

飄飄信天風沿緣入湖渚溟濛孤舟煙望舒正三五潛虬射金淙湖月互吞吐棲禽時一驚戛戛起前浦香來蘋芰荷洲暗指汀樹渥露坐霑衣徙倚忽已曙

蚤發迷失道　有似樂府語

食梅始知酸行路始知艱夜中起嚴裝徒旅來相將出門十餘里古路縱復橫行行入空陂黃蒿沒人長叢薄蹊絕蹤野潦淼無梁遊子惴相保解鞍以彷徨草動慴鳴鏑風鳴驚豺狼青天蓋四野衆星搖光芒馬老不識路銜草嘶我旁漫漫何時旦鳴唈沾衣裳

古興八首　八詩骨理堅蒼古不在貌

漢初購遺書六籍出相踵辛苦諸老翁補苴千創孔訓故各專門繁如獸毛氄中流得一壺庶用拯淬洞柰何章句儒詩禮供發冢珠含顱勿傷金椎頤可控周官經世書盜羡仍禍宋陋哉經生義軽才資說諷沿流六百年臭腐日充棟安得滈池君一爲洗雺瞢

二

呂梁激縣湍流沫三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亦歛駭忠信錯其軀橫流竟安濟愚公謀移山荷擔戒孫子鄰亂跳往助畚運渤海尾志堅操蛇恐帝命負山徙夸父不量力逐景道渴死夸毗徒爾爲誠一良可恃

三

珍禽海上來寄巢三珠樹君不諒高義致之樊中處樊

中非所蘄高飛辭君去鳳凰苟可鍛何異雞與鶩神龍
苟可擾毋乃鰌與鮒 章法高古

四

霧雲曀白日霖潦溢中馗客子出門去四顧立褱回槩
株梶我轂棘蔓鉤我衣褰裳憚濡足改轅畏途岐美人
阻脩路纒黃安可期曲徑豈不捷永為志士嗤

五

火熱有凉飲水寒有溫泉夏可造氷飲冬或舍鼎餐氷
蠶不知暑火鼠不知寒陰陽互變化至理誠幽玄黔雷
鼓大爐一氣偶控搏隨夷與跖蹻廉溷孰判分一畫啓

靈鑰象數日紛云姬孔不可作誰為叩眞源

六 往往驅遣莊列入詩轉饒古趣

擾擾百年內晝夜中分半役夫晝作苦夜夢恣遊燕指
撝有臣民憩息倪宮殿樂哉南面王雖勞奚所怨主人
夢為僕晝貴夜更賤罵詈與鞭箠呻呼或申旦苦逸數
適均哀樂乃聚門汲汲我胡爾天運有自然

七

蝸角鬭蠻觸蚊睫栖焦螟八紘苦湫隘遐舉遊蓬瀛霞
樓晃珠玉琪玕樹叢生飢倦飲神瀵膚色氷雪瑩列仙
倐往來萬里蹠空行竦身逃難卽念之心怦營五濁積
塵垢渠雪何由清

八

兩京富甲第壯麗儗宮觀柱壁工雕鏤綺疏青瑣絢椽
桷刻龍蛇鱗爪蜿蜒幻奧室連洞戶凉燠咫尺變借問
巧工誰李菊與丁緩見西京雜記富貴忽易人屋如閱遽傳
或有被詔收斥沒似鋤剗旅葵生荒庭頹垣長野蔓榮
曜乃須臾廢興如轂轉杜陵有三徑嵋郿有一區當時
大寂寂千載垂令譽

寄題笪江上松子閣

闢君句曲隱結架長松巔戶牖面空翠垣籬依自然樵

牧有行跡山僧時獨還想茲秋夜寂幽人倚山閣月出
照茅峰凉天松子落

旦發三山向銅陵

颼颼勁晨飈漫漫漭朝霧徹雨三山來江雲漠陰互銅
陵緬洄沿豬圻氣昏錯掠波白鳥亟吹浪江豚怒冥冥
煙樹迷渾渾天水去安知滉瀁中不與蛟龍迕涉險神
亦安波濤吾已屢

經彭蠡湖口望廬山

晨帆發馬當景昃停湖滙北渚搖清陰南巒走蒼靄迥
眺極芊綿羣山爭瑣碎蒼然雲霧中拔起匡嶽大絳氣

天闕紫白雲山腰會遠岑抱積雪近巖屯霏霧倒景澄
湖光飛瀑濕天外延佇情彌結攀躋阻莫遂五老空煙
霞九疊竟茫昧慚愧夙心乖臨風一長慨

潯陽舟中作　此與三山彭蠡之作並神似小謝

鷁心零雨悲水宿風潮倦茲晨廓澄霽沿流愜佳玩緣
英媚芳洲雜花覆春岸青天鏡中流浴鳧沙際亂落日
碎江光林巒釆餘絢靡靡遠烟生霏霏夕暉眩蒼然望
廬山山靄旦暮變絳霞晨干霄嵐氣夕幂巘近巒或浮
黛遠瀑如縈練賞奇得新歡覽物有餘戀山水愴娛人
客懷為一遣

雜詩感所見也效劉公幹三首

翯翯雙白鶴皎皎揚光儀謬承君子顧托身臨華池秋
風夜中厲奮翅起高飛豈不願終惠鍛羽令心悲

二

跂跂場中鹿呦呦思野草逮彼刀俎危金鑣飾何姣束
縛酬君惠哀鳴憤懷抱高義豈不懷林泉有夙好

三

中庭孤生槐枝榦挺崔嵬傾柯待鸞鷟黃雀紛徘徊秋
風何發發高枝何舉舉材大艱所施樗全謝天伐

漁父

東湖有漁父漁艇倚清瀨垂竿秋雨中櫂歌夕陽外九
月蘆花白西風鯉魚大釣亦未必得得亦未必賣扣之
默無言鼓枻悠然邁　用成語恰妙

夏夜即事擬陶

微風扇纖雲皎月麗庭隅斗酒招近鄰歡然來敝廬展
席茅檐下團團蔭高榆釆我中園菽網我方塘魚壺盡
主自斟觴至客不虛各言禾黍好但恐子孫愚天運諒
有由寘此弗躊躇星稀河欲沒白露微沾裾明朝復作
苦不飲當何如

仲夏　不陶不杜閒自用我法

牆東隱儈牛成都淪賣卜雕蟲笑子雲姓名變梅福未
知吏適從聊自徇所欲仲夏肆耕作雞鳴戒僮僕荷鉏
出西塍驅牛入東谷晨光猶熹微蘿落散雞畜農課各
有程披襟就朝沐兀然掩東軒手翻一編讀涉獵謝冥
搜懷抱脫攣拳古人偶會心所然意自足淪韭烹園葵
廚飯炊脫粟飯罷起巡檐便便鼓余腹隙地尋丈餘幽
花映疎竹投餌跳朱鱗攤書漾空綠倦至枕石眠湘紋
削寒玉醒來疎雨過茶聲候初熟曳屐出柴門遠近信
余躅行歌陂隴間植杖荒谿曲稻田流水聲幽幽聽琴
筑落日暖平蕪炊烟起茅屋未夕復來歸穉子候新浴

㣔髮風銜宇箕坐傾醹醁明月照我裾夜深露沾漉安步聊當車晚食聊當肉自謂羲皇人欣然遂初服安知衹襪子百年苦刺促明朝更復然竊言矢弗告

古意寄吳梅村先生

崑崖有瓊樹綠葉垂珠蕊離珠生三頭臥起遞相伺孤鳳翔其旁忍飢不能食阿閣傾眾恩岐丘荒榛杞一為德衰歎栖栖託蓬藁引吭試和鳴含宮復叶徵元音儻已瀉罍待伶倫耳

追挽薛堆山先生 先生名寀字諧孟晚自署日爾米

鰲傾坤軸翻龍戰海水颶迅飈薄層穹陵茗哀宿莽矯

矯松栢委嶽立寒巖上薛公吾鄉傑貞操厲獨往結綬典名郡遺愛中州仰伊昔陽九初乾坤日塵坱避地幼安非隱遁譙玄倣晚師維摩公結念辭塵網抗節棲禪枝清心理龍象四觀豈外因六通洵內朗余愧雕蟲技蚤辱忘年賞平生知已淚感激懷疇曩宿草披已青哲人吾安放

草堂述懷三首 草堂詩清音雅尚襟抱自遠

自為青門隱因種青門田豈敢慕高蹈良與蹇拙便敝廬卽先築桑麻菱交阡菊畦既躬藝槿籬復新牽谿洞窮清溪蒼翠斂遠巒扶来尋古隴投竿濯浮湍朋來命疏酌客去獨掩關雖差章句儒時時理陳編黃綺固弔詭屈賈亦忿悁悁詭非中則斟酌夷惠間潛游不識水巢棲不辨林適已豈外慕飛沈委所任

二

龐公耕鹿門未嘗入城府無功河渚閒蒔藥兼種黍君公避牆東桃椎隱賣屨泛覽逸民傳微尚各有取曰余蚤迷方塵紲亦已苦過半年力倦欣然事農圃課童抄茶經暇日刪菊譜田父時能來新詩閒亦作 叶 巖棲顛未能遊屐神已栩簦裝五嶽雲竿垂洞庭雨婚嫁何俟畢向平非達者 叶

三

桔槔東岡下倦息東岡隈皤皤負耒叟顧我與我諧孺子似可教態色胡未忘挫糟歠陳粕自謂沈瀣槳照水眩文羽自駭鸞與凰淫思坐銷鑠詎知非弱喪身隱焉用文願子葆其光多謝父老言作計誠匪量千金享敝帚取適聊徜徉逝將焚吾硯返駕亡何鄉

同仁祠詩 并敘

同仁祠在豫章東湖祀明孫公燧許公逵王公守仁伍公文定胡公世寧唐公龍皆始終宸濠之變者也康熙卅太守周君為許公同鄉新其祠余瞻拜祠下

慨然有作

魚服涸白龍鯨魶爭沸鬱豫章短老狐吹沙翳昏日殿後吹笙竽殿前膏斧鑕悍貽封疆臣事變起欻忽獄獄孫與許遁衢漉頸血宛憤睢陽厲慷慨太尉笏龕暴賁文成伍公贊規畫笳鼓喧江流組練耀彩艦郡塢巢先覆丹徒鏦旋殂追思上變初臣寧眯死白虎豹隔九關忠艮挚為擋唐公起瘡痍呻吟變袵席偉哉六君子後先砥柱石致命與遂志生死理各適古祠瞰湖干異代已陳跡鳥鼠爭檐楹蟲絲網帷帝明牧念桑梓蘋寢藻丹碧木主薦芷蘋貞珉表巖辟颯爽靈旗翻飄颻冠劍列雲旓開翠毵左右莽明滅我來清湖邊徒步肅瞻謁餘風激頑懦英氣忱勃窣懷賢豈徒然峻義諒昭揭

甲寅元旦後一日坐東軒試筆

久嚣生靜心暫寂境彌懌復此風日佳閑除行挾策寒竹媚餘清枯荔蒙幽石巡檐玩疏梅暘蕚紛舒白吾生亦有涯逝歲已如客曠望結遐思春當恣遊展笄垂笠澤煙屩凌銅官碧劚茶尋陽崖采蘭憩幽壑本無遺俗慮習懶偶成癖性靈寄陶寫山水與卷籍持茲畢余生素心庶云獲 本無遺俗慮習懶偶成癖十字真率可味余極愛其本色也

暮春追理遊棹示家人 趣致自足

去年買扁舟本為山水計首塗指孟春春暮煩始遂積霖歎乍晴萬象曠澄霽山光遠近濃舫窗濕空翠溪澗趨爭喧隰英迴相媚棠梨飄欲盡山鵑紅猶麗試蠟支硎屐還鼓石湖楫遇勝即淹留偶疲成小憩掛席信天風扶藜半僧寺行止豈暇謀高興委所寄興盡會言歸東皐試新耒

登支硎中峰下尋寒泉石門諸勝

捨舟牽輕輿晨探支硎徑精藍杳靄閒中峰下清磬磧澗漱寒齒搴蘿凌仄磴谷鳥歎異音風泉屢移聽喧闃

遊徒跡閟寂幽人性披榛步山椒孤邁窮幽夐荒塗疑忽閉千尺面翠屏呀然石門開一線通蹬徑支公此買山石室棲禪定寂寞千餘年馬蹟石逾瑩有馬蹟石相傳支遁遺蹟流坎悟達生恬頤驗戰勝信眺丘壑美言旋轉餘輿

寄賀大理剡川謝其為先人誌墓

中郎負逸才碑銘多慚德惟郭有道碑自謂無愧色末季文逾猥褒譏互失實貝璣走津要文章事剽飾薈蕞亂凡例骫骳恣曲筆死者而有知九京顏為惡叶先子老布衣潛德久不沒觀化迥一紀鄉耋或含嚥走也少賤貧無力丐碑碣賀公孤高士邦合許膠桼大書與特

菁闇幽美非濫嘉惠賁沉泉幽隧昭白日坯山秀色青
絲湖春水滑逝登君子堂行鼓滄浪枻傾誠舒來章酬
美豈萬一

葉林屋過宿草堂

騷客洞庭來帆帶虎丘雨日暮欸柴荆落帆向煙浦入
門成一笑張鐙促雞黍高齋正蕭瑟琴酒清夜語梧葉
響空除林端月初吐 神韻高潔在韋柳之閒

丁巳季春探梅元墓因登聖恩寺鐘樓

夜聞雨響蓬曉看風日美欣然措瘦節沿溪入山趾沙
路不沾泥梅開已如此爛熳吾家山垂垂銅坑蕊瀰漫

白雲隈香雪三十里糝帽吹微風過橋影清泚矮屋帶
疎籬點綴紛可喜遂遊古招提危閣丹崖倚豁然開心
胸千峰堆案几嵐翠逼眉睫湖光盪履底七十二芙蓉
朶朶湧波起平仲枝參天螺髻青如洗畫圖出天然摩
詰營丘似暝色催遊屐出山情靡靡香氣轉霏微回望
空煙水想當清絕處山空月明裏

夜泊虎山橋 起妙似有脫句

渚禽亦棲宿纜舟石橋旁泬寥山水窟夜靜橫煙霜鐘
聲出林杪犬吠隔村莊山坳吐殘月雲樹益蒼蒼羅浮
無遠夢漁唱聞鳴榔 泬寥十字神似劉眘虛

靈巖詠古蹟五首 蒼凉入古

館娃宮

千載館娃宮眼底靈巖寺粥鼓木魚聲當年歌舞地巖
前石羅漢猶記興亡事

吳王井

碧甃何沉沉窣山留古井泉瑩石髮秋僧汲露華冷想
見吳宮人曾照如花影

響屧廊

西施屧響時纖纖蓮花吐髑骨久銷沉香趺杳何處松
風拂壞廊鬼燈自來去

采香徑

一水直剡剡吳娃此采香氤氛吳宮夜艾蒳雜都梁烏
喙方臥薪金牀醉吳王

石鼓 大小凡三相傳鼓鳴則有兵

大鼓三十圍小鼓如杵臼吳兒畏兵讖樵斧戒弗扣日
炙秋雨淋土花一尺厚

受業姪璿虞在編次

男 士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二終

青門簏稾卷之三

毗陵　邵長蘅子湘　著（一名衡）
蘄州　顧景星赤方批點

詩三　七言古

解仲長畫十八學士圖歌

秦王蚪額一尺鐵提槊親掃中原血畫開天策羣龍趨諸公袞袞皆英傑當時立本傳畫圖千載想像猶能識我家此障解翁筆宣和院體工設色臺榭渲染輝丹青宮殿玲瓏麗金碧頗工人物良苦思舊本摹拓開鬢眉宮袍緋紫雜青綠腰帶撻尾紛悅垂髮鬅銅龍散講後

晝遲行樂分曹偶房公微笑杜公坐投壺散帙無不有就中一人落筆酣細看恐是虞世南其餘學士貌各異峨峨列坐影華襦郎論畫馬亦殊絕奚駒十八森成列銀鞍金鐙（音駝）高纓鏤三匹翹足五匹齧太液淡淡春風波黃鬢奚官白蹋韝牽來十匹池上浴丹鬟剪刷噴桃花可憐人馬爭輝龍憑軒坐久神逾竦憶昔風塵際會初君臣契合水與魚功成開府追清暇春容翰墨非荒娛只今朝野仍艱虞時危整頓英雄需撫圖懷古心鬱紆書生豈有封侯願慨慨擊碎玉唾壺高吟梁父浮雲徂

贈陳舍人簡儒　邵生磊落以下方覺神來

前朝書法誰第一枝指京兆衡山翁陳也頗能師二子墨瀋揮灑無凡蹤亡論神似與形似撫畫心苦稱良工憶昔崇禎全盛日內庭恭儉百戲斥玉管時臨顏魯碑金錢別賭蘭亭蹟是時諸公頻召見供奉盡選金閨彥君家大阮最承恩日高數上文華殿（舍人叔士本先官中書）君也逡巡當其後殿前詔拂琉璃硯霜毫落紙道且都先皇微笑中涓羡花銀帶銙進賢冠鸂鶒補子錦繡段賜出內庭拜舞歸侯家戚里爭歎惋轉眼怪事誰能窮白馬小兒來闕中天子徒跣下殿走黃巾焚闕呆恩紅衣冠

奔迫不須臾君亦還山尋故廬彈棊格五不快意但話天寶重嗟吁邵生磊落無與匹為君沉吟淚沾臆古來得喪何終極徑須痛飲巨羅百不然騎馬縛袴褶走上南山學射獵君不見昭陵玉匣也可憐思陵渴葬田妃墳更無玉匣埋寒煙　一結宛鬱蒼涼

對月寄別周穀城時有徐沛之遊

別君五見望舒圓芳草已碧秋露團君今何處望明月思君對月愁沈瀾愁亦不可道月亦不可掃有眼厭見尋常人翩然將理長江棹長江日夜寒生波前路蕭條奈別何八月蘆花白江汜五兩風輕渡揚子九月搖落

霜楓秋布帆婀娜泊黃樓客行浩蕩無窮已濁淚奔流一千里中夜悲吟淚如雨眼中之人吾與子客子出門艮苦辛敝裘羸馬塒風塵惟有故鄉今夜月千里萬里長相親他時見月能相憶應念江淮旅食人

阻兵劉家堡對月遣悶

淮陰城南晝吹角官船不行私船伏繡旗大纛塞長川城門晝閉道路哭舟人繫纜汜湖潯大澤茫茫生野陰黃葦白浪高如屋惟有鵾鵝鴰鴇相哀吟客愁對此那可道落日荒煙波溫溫十里平湖黛不流一片氷輪光已皎團團月出照寒沙漠漠蹣蘆亂雪花憶著別家初

見月如今對月轉思家思家對月心逾苦昨夢高堂隔江水只言萬里堪壯遊誰知行路難如此聞昨中丞親犒師賞有鍾酒牛羊豬白日縱飲橫都市當街便殺官騎奴嗚呼世事難開口月高星稀夜已久一聲哀鴈橫天來客淚雙雙迸林藪

沛縣官舍留別楊脩菴表兄 太白得意時氣調

我騎白黿浮江來連濤猛蹴羣山開黃河咆哮黑浪惡一月始及歌風臺骨肉五年不相見風塵歛覩吾兄面我昔弱齡今有鬢君亦蹉跎四十餘薄宦千里不快意一官仍擁青氈居感君意氣與君好流連累月開懷抱

夜飲酣呼玉屈巵晝遊連騎金騕褭高秋九月天氣涼呂母塚上塵沙黃出騎快馬獰如龍 叶 從少年輩逐雨韇弓弦拓作霹靂聲 叶 餓鴟飛去噉枯桑割鮮野飲氣益壯肯作新婦車中藏歸來歡宴不知夕羌樂琵琶鼓箏笛明河欲沒斗西斜主人稱壽客離席吁嗟遊子如轉蓬作客未幾行窮冬忽憶故鄉行樂好黃雞正肥新篘紅明日驪駒更東首馬上別君但揮手北風膚發短後衣蕭條中野行人稀廣陵驛前暮潮落京峴山頭雪片飛河水遙遙接江水別淚與之誰是非

瀟湘八景圖歌 渾脫劉瀞

誰剪鵝溪八幅雪掃出瀟湘千里碧洞庭青草水拍天捲向空堂濕素壁彷彿魚莊落照(漁村夕照)深鸂鶒曬翅游儵潛嵒頭古寺(烟市晚鐘)尋細逕隔崦山店(山市晴嵐)飄青帘忽然放筆開平遠踈踈苦竹黃蘆(遠浦歸帆)短亂帆如葉下前汀斷雁寒(平沙落雁)沙秋色晚湖波蕩漾湖月(洞庭秋月)圓萬頃玻瓈湧玉盤二妃出遊驪珠吐江娥絙瑟潛虬舞咫尺不覺陰晴殊(瀟湘夜雨)暮雨黃陵啼鷓鴣千巖一白境忽異(江天暮雪)空江箬笠漁舟孤幅幅變幻有如此山卽眞山水眞水驅山走水者誰子畫成不肯題名字毘陵好手說香山 惲向 後來擅場有南田 惲壽平 此畫突過二子前或云非唐乃沈文聞道巴江碧似油秋風吹

蓼上潭州三湘浦口䲕潮上八景臺南紅蕖流竟須買
取洞庭舟胡為對此成臥遊胡為乎徒然對此成臥遊

守城行紀時事也事在已亥六月

明星爛爛高十丈城樓雉堞屹相向吏持府帖呼點丁
十家九家驅上城黃昏鼉譙鼓角鳴城頭燈火爭繁星
紫額太守雄且豪罽韉絳纓跨兩刀馬蹄踏踏何其勞
貫三鞭七聲嗷嘈昨日傳聞羽書至長江六月無行估
戰艦還防揚子渡遊兵已破太平府縱令消息未必真
杞人憂天獨苦辛卽防此輩易激變盜賊往往皆良民
星沉雞唱太守至愼莫偶語行棄市

京口行 守城京口諸作老筆蒼然眞可逼杜

前月有人京口至向我具說京口事可憐十萬良家子
被驅血作長江水馬首紛紛紅袖啼城中處處青燐起
玉帛子女委如山良民痛哭官兵喜憶昨海艘蔽江下
艅艎艨艟捷如矢礮火朝轟建業城烽煙夜照瓜洲市
北軍病熱人馬疲遠人三萬一萬死豈無浙軍但袖手
將軍陣亾中丞走天塹之險一葦航區區孤城亦何有
城中食盡還出降官吏抱印趨道旁釜魚假息非得已
男號女哭形蒼黃從來兵機有翻覆龍江關頭晝飛鏃
伙飛材官騎若雲死國還能立戰勳嬰城既有郎尚書
殺敵復用梁將軍將軍突騎來酣戰虎頭燕頷誰不見
腰間血洗大食刀馬上橫飛僕姑箭追奔逐北旋枯蓬
沿江報捷速飛電此時官軍郤入城苦死雞犬無留生
詎有童男貫高槊似聞節婦懸衣桁嗚呼此事眞可吁
屠戮豈異犬與豬上功盡擬侯王相烈燄翻將玉石俱
殺民何銳殺賊怯爾輩不得誇身殊昨來寡嫗哭交衢
骨肉喪盡身羈孤腹飢足繭但僵臥日暮哀哀眼血枯

訛言行

白頭老烏啄城角城中半夜狗轂轂訛言北來兵屠城
居人郤望城外哭鼓聲鼕鼕天欲曙拖男抱女出城去

尺五金鏃傳令字官出彈壓訶不任亡賴惡少三四羣
茜纓戰襖假作軍黃蒿落日古城下臼奪釵鐶紅繡帬
嗚呼若輩何其愚訛言動搖王法誅爾曹愼弗輕轉徙
道路迸迸多艱虞此邦守土誰者責官吏抱印空城居

結交行贈陳其年 未是勝處豪頓自喜

宦不必過二千石雄不必垂雙豹橐男兒墮地好身手
結交海內須賢豪我昔年十五走馬長千里紅粉樓中
月似霜烏衣門巷秋如水少年落拓未解事持書便欲
扣天鼓賈生痛哭不見收蛾眉嬋娟頻遭妒此時豪華
翻不憂輕裘寶瑟酣倡樓罵坐豈避田丞相按歌還擁

盧莫愁千金入手散不惜酒後縱橫素霓發繞牀大叫
成梟盧斫地酣歌動累月酣歌累月令心哀金陵王氣
安在哉忽然懷古不得意提劍去上歌風臺樊噲自狗
屠鄙生亦凡才不見隆準公長吁神爲摧我來索莫竟
何事英雄白骨俱蒿萊以茲感慨歸敝廬中歲下帷學
著書十年結客仍孤劍十年獵古仍狂夫荆溪陳穎湖
海客逸羣絶倫世莫敵我見穎詩驚下拜手興天河捲
虹霓五歷切穎也歌行多長篇皎如赤城霞起標青天王
楊盧駱格未峻逸氣往往追青蓮其餘諸體俱卓犖建
安以後元和前丈夫意氣各夌競結交有神兼有命莫

言此物良區區我曹遇合數亦定揭來飛夢到荆溪松
風萬壑山君啼覺時縹緲雲嶠隔明我與君長相思爲
雲爲龍不足道片語千秋心自知君不見豐城獄中三
尺匣土花蝕盡鸊鵜鍔一朝會合飛上天神物豈肯終
淩落

桃葉渡逢周穀城

紅欄十里搖綠波美人如花颭纖羅高樓芳樹日欲暮
秦淮蕩槳寒煙多此地逢君一招手相攜徑醉秦淮酒
憶君握別又三年天涯失意轉相憐縱然金盡須痛飲
貂裘還值十千錢

黄河行寄顧見山水部時以事卸訊夏鎮

黄河漰湃劈兩山巨靈高掌遮不還天吳八首角觺觺
盤螭爲梁愁援攀河伯使者持節至龍伯夜驅罔象避
鯨鬐如山不敢驕短狐含沙訴向帝帝閽虎豹搏人嬉
欻忽雷霆閶闔閉憶昨尺一馳青徐使臣紫馬貂襜褕
緋衣御史珉璫鎖繡襖緹騎廣柳車淸時不合重黨錮
廷議似欲窮根株此時形勢何偪仄行人駭觀途路塞
公衣短衣出官舍慷慨不作兒女色夏陽城外萬飢民
號呼狂走天爲黑婦女拖男踞路旁公昔活我我不忘
遮道競挽使臣馬欲行不行翻蒼黄飛章晝入甘泉殿

寒灰不死同春陽嗚呼萬變同蒼狗金魚紫衫竟何有
騶虞失勢驕猿猱鴻鵠不敢欺黄口男兒腰項絶可憐
低頭搶地胡爲然勸君歸聽華亭鶴不然卻買陽羨田
更搏兩丸弄千古左揖屈宋右青蓮君不見五湖釣艇
滄浪曲不似黄河風浪濁

苦旱行 辛丑年作

山東怪魃如人長江南火烏啄屋梁塵沙飄瞥千餘里
火蒸石爍㲲氣黄野老吞聲與余語順治年來無此苦
去年麥穗蟊食盡何意天灾復如許故老相傳明末時
赤地千里飛蝗災健兒刼人割肉喫婦女空村剝樹皮

三十年閒逢此禍斗米千錢寧足奇嗚呼天意不可測閭語愴悽淚沾臆昨聞兗豫土尤赤十城九城空荊棘原田燔枯裂十字蝗蟲積地厚一尺北人氣競易作逆飢寒往往爲盜賊走馬落日蒼山空彎弓便向行人射可憐縣官尚索租詠求縱迫安從乎夫出行乞婦哺姑

蔣孝廉槎長畫山水歌

屋裏突削青嶂出嵐霧濛濛氣出没石根蘚剝蒼兕皮枯松枝拉蛟龍骨坐久壘巘靜杳冥乃知丹青足奪眞宰靈高麗蹤蹶蜀磬光槎翁拂紙開煙霜筆力稍逼黃子久邇來兼倣陳白陽此幅秀潤尤可喜綴得小閣臨

江水藤蘿暝掛巖磴青島嶼欹側夕流駛閣中著一老翁坐隔江汪目寒山紫槎翁有孫畫亦精氣格趺宕大父行學書學劍輒不就近來一技翻成名槎翁於我顔面好每誦新詩辱稱妙知我愛翁畫入髓大縑小幅放筆掃槎翁槎翁爾剬倔廿金易一山十金易一石權門屏障少眞跡槎翁槎翁太剬倔

走筆贈別汪九石臣

與君相識六年前與君相知六年後看君磊落無機心一生好僊兼好酒金丹三百註不遺青囊一卷繫左肘憐君奔走胡頊尾勒君小任爲佳耳貧家樸率野人風經旬蔬食寡鮮豕小摘園葵葅莖酸軟炊香粳糈芋紫腐儒壚鶩君不嫌瓦盆濁酒巾可釃醉時酣睡醒時笑忘形往往呼汝爾歲時伏臘具主賓跪拜禮數如弟兄小兒年纔五六歲相見拱揖呼先生舊年别我有所適八月孤舟荻花白今年五月君重來芙蕖初紅酒筩碧但恨野夫倦荷鋤清談不得窮晨夕溪頭斜日重送君期君十月還來宿此時主人亦得閒牀有清蒭盤有蔌爲君喚婦炊新春醉飽無事睡亦足

滄州舟次對月

我家江南望明月高樓窈窕清輝發今來燕地憶江南

明月依依幾圓缺燕北江南共月光官河寂寂照行艭離人自對他鄉月明月還應到故鄉故鄉迢遞三千路丹楓搖落吳江樹月落吳江幾度秋江南思婦不勝愁流黃機上遙相憶今夜還凭明月樓

津蟹行

鯉魚風起潞河急天津蟹筍密如市人家夜火候蟹來明朝處處提筐立爬沙郭索壓滿城十錢向市得蟹廿客子貧賤復貪肥日日驅奴市蟹歸堆盤磊砢映紅玉滄酒破綠新潑醅此時江南蟹正美團臍如雪斗膏紫紫髯戟軟金爪肥（紫髯金爪皆吳蟹名）細芼橙葅烹玉髓只愁價

貴不易得今來鬭賤飽欲死江南黃董皆吾徒客中相揖屢相呼傾囊即付酒家胡左持蟹螯右提壺螯乎螯乎莫離手客中之愁吾何有

中秋官舍醉歌簡王廿六

別家何時月如鈎荷紅茭碧青溪頭作客何時月似練燕山露冷桂花泫嬋娟三五嬋清光主人歡客夜開讌平頭奴子擎玉壺官廚繹絡來珍膳須臾月射金叵羅葡萄皺綠生微波紫蟹山堆不論百冰盤雪藕水晶嵯座間同是江南客就中與子尤莫逆子家青城湖我家國山北相違卅里不相識詎知邂逅成良朋客中見子

好顏色忽憶去年秋月時芋羹濁酒同妻兒嬌女三歲白勝雪千迴繞膝爭棖梨只今遠客傷懷抱頗逢吾徒足傾倒坐看行樂諸少年酒酣耳熱諠談笑藏鈎呼白爭分曹爲梟爲盧忽狂叫氍毹微寒月當午主人自歌客自舞我醉呼君更盡觴城頭鼕鼕撾四鼓

將抵漢陽舟中賦長句先寄楊飭菴表兄

大江高出岷峨間轟豗萬里壓天還我浮扁舟去吳會梅花片片吹吳山落花風吹渡江浦雲帆婀娜江中去草色纔青北固樓晴煙欲沒金陵樹金陵西上更青天（太白換韻法）渦翻雷激爭喧闐馬當江聲突呼洶崩浪觸山山爲動鯨吞蛟鬭爭須臾估客篙師淚俱湧搦來稍喜風浪平江波淡淡江花明漢陽城邊春色香東風吹徧芳洲草行人競指黃鶴樓夢飛只到西陵道西陵百里吾兄縣河陽春滿花如霰客路猶違兩日程弟兄已隔十年面吾兄鳴琴不下堂閣裏江喧近夕陽寧知江上孤舟客新月清猿正斷腸

射虎行爲黃州別駕宋牧仲先生賦　驅使壯麗

黃州城南萬山赤巉巖巃嵸樹蕭槭猛虎嚙人人盡哭朔風怒搖山石剨少年弓箭空在腰往來山頭看虎蹟冬十二月沙草枯侯騎白馬擕僕姑駛駛突騎驅郊坰

蒼山日落黃雲平餓鴟應手霹靂鳴霜蹄蹴踏奔飛星突豕駭鹿紛逡巡黃犢健兒紅抹巾鼻尖出火煙吐脣生縛兩虎蹄若神歸來血洗金鞲鞾觀者嘖嘖傾城夸憶侯陛戟明光日　先皇恩遇曾第一翠華巡幸侯得從輦前飛鞚捷追風抽筆更賦羽獵作絳灌隨陛徒庸庸自從頓墮飛龍去一麾出臥滄江渚江光寒浮呂虔刀壯心石沒李廣羽前者召客開金尊坐皮問毛驚我魂回頭恍惚睛閃爍至今倀鬼啼荒村丈夫許國應爾爾致身努力麒麟裏豺狼狐狸敢欣喜會須澄清報天子黃州婦子家晏眠黃州山高江洸洸

滆湖草堂歌贈蔣穎拔

草堂縹緲滆湖側波濤千頃玻瓈碧遠山削出銅官青夜月寒通洞庭白草堂主人雅好奇反閉衡門擁圖籍我家距湖三十里十年相思阻相覿今年作客來黃州邂逅一揖情即投長吟短詠屢相酬黃州五月榴花紅楊侯（簡菴明府）金尊琥珀濃平頭羽扇搖涼風千杯轟飲氣吸虹踞莚顧盼矍哉翁酒酣脫帽握我手索我新詩爲翁壽憶翁別家春猶半草堂歷亂花如霰計翁還山秋已深草堂叢桂露應泫湖盤正肥霜螯麤小槽初滴紅珍珠故鄉行樂無事無接䍦倒著須人扶我歸即理秋

江艫有暇更訪湖邊廬請翁爲沽滿眼酤尊綠如銀魚鰕鰕醉眠還弄滆湖月　締得法

歲星行贈顧黃公

歲星忽墜地偶然摶君形自言使筆如使鷹（黃公有平生使筆如使鷹句）風沙蕩開青冥雄姿猛惱凡鳥驚山摧石走殷砰霆人閒得名四十載喪亂飽經一身在黃岡王生（如琮）向余語弘光年閒事親覩黃公年紀二十時赤手持書扣天鼓此時馬阮勢熏天中涓官奴氣如虎金紫橫被輿儓身貂瑺遍插秦淮估刊章緹騎方紛拏列鎮旌旄日齟齬囊橐不救臣朔飢眼前時事多錯忤軍聲一夜沸江干出走蒼黃七寶鞭黃公脫身亦東下耕種要離墓上田亂定還家十年後草堂蕭瑟蘄江邊鷫裘典盡無酒錢蹙頞文君明鏡前黃陂明府今詞伯邀君十千傾不惜君來半月未相識令我蚤夜心悅搖黃公磊落固絕倫邵生未是無心人我願識君面君先交我神文章意氣山嶽傾我曹肝膽存其眞速來相見一絕倒痛飲便呼三百巡往事翻覆休重陳嗚呼往事翻覆難重陳

附西陵客舍奉酬子湘見贈之作　顧景星（赤方）

北地風雅久不作邵子長才尚淪落黃州別駕（宋牧仲）

甄瑤篇一見使我心錯愕往時浪蹟淸江邊山陰詞客來徐緘二子才力頗相敵驊騮赤驥爭後先徐當垂拱無四傑邵比杜甫夔州前布衣高視動千古姓名往往輕凌壓邵子長才體不一樂府橫吹詎無匹問年頭白曹子桓歌行再見李獻吉五字長城劉長卿絕倒高岑七言律武湖六月波搖天武湖令君稱最賢（楊簡菴）武湖遺蹟弔黃祖禰衡荒塚埋蒼煙當時國士盡滿座回頭淚落沾綺莚擕尊更醉魯臺上落日似見龜蒙巔滆湖蔣翁復好手（穎拔）我讀新詩不離口賞心獨許元卿知脫帽便醉渠谿酒此時邵子

吟正豪詩成寄我雙錦條氣雄時擬殷公槊入陣要
聽田僧超蔣翁咄唶復助奇潑墨書成頃刻碑玉欄
鸚鵡一時叫鶴林寺花開滿枝吁嗟往事難重說四
十男兒空捉搦生平自有仲連心全身且剩常山舌
君去青門臥草堂我歸雙楫鼓滄浪異人倘問中郎
遇應說毗陵邵子湘

硬黃公贈蘄竹簟走筆作歌

龍蛇蟠蟠十尋竹冰簟削成七尺玉開緘髣髴涼颸生
風漪細捲湘痕綠我聞此竹蘄江東千箇萬箇搖晴空
青天乍疑風雨至雲氣恍惚瀟湘通蘄人伐竹當嚴冬

鑿冰浸入鮫人宮馮夷湘娥惜不得驪龍潛藏蛟子泣
開春辮織寒晶瑩玻璃一片光猶濕故人貽我拂拭寬
珍之不減青琅玕我歸高臥草堂上石枕匡牀六月寒
昌黎一府傳看黃琉璃未免傖父

苦熱行客黃陂官舍作

祝融鞭龍海水沸雲旗晝翻赤烏翅身熱鳥墮何毒淫
石鑠江枯豈天意揭來作客當炎蒸幕下蹉跎苦羈紲
褫襪已覺拘形骸簿書況復紛填委夜立仰視高星河
晝眠對食屢歔欷我聞峨嵋積雪千丈餘層冰峻嶒不
到地又聞泰山突兀五株松參天黛色流雲氣安得餓
頃驅眼前松根嚼雪差快意忽憶草堂江之南披天老
樹茅簷倚童童偃蓋飄涼雲冥冥低柯撲寒翠長年三
伏草堂居科頭跣足樹下睡此刖婆娑兩古槐蒼皮剝
落枝幹摧有時把卷憩其下飄風往往東南迴但恨湫
隘乏遠勢令我不得開胸懷發狂大叫胡為哉柴門獨
樹清溪隈散髮扁舟歸去來

留別楊簡菴表兄

君之從姑我生母卅年前事猶能語我昔多疾年尚孩
外家骨月兼哺乳舅氏憐余兒子行姓名忝竊諸兄伍
余補弟子員猶襲母姓十餘年間時事變白髮高堂哭翁嫗龍蛇

厄歲嗟壎篪靜山兄以乙巳捐館牛馬下走羞羈旅前年秋踏歌
風臺吾兄攜客金尊開半醉呼鷹芒碭澤羈禽叫鴈紛
徘徊今年春上黃鵠磯磯頭楊花如雪飛弟兄九載一
相見昏黑張燈促華讌弟鬢毿毿兄髮星喜極翻看淚
如綫驥子今來共我長呼出拜我我亦羨聰明已踰率
更碑炯炯瞳人秋水濺愁胡勁翮待霜颸駒齒龍文驚
掣電吾兄意氣凌青霄結交往往多賢豪江南蔣生顯揆
新句好客中相見傾倒蘄州顧生赤方亦後來歌詩卓
犖波瀾老學窠大書誰最能虎頭詞翰嗟絕妙時時角
技酣馳騁擊鉢叉手忽狂叫向非地主才且賢我曹安

得共談笑別家六月䏻得書經旬眠臥惡懷抱子病妻憂歸思苦高秋行鼓滄江棹我歌今昔情鬱紆感兄厚我常人殊兄行蚤晩承明廬弟歸草堂松菊蕪臘月天南冰雪少看取靳江雙鯉魚

憶昔行贈楊陶雲左遷新建丞

先皇昔御明光宮射策袞袞來羣公題目親書付三老江都天人誰最雄楊子此時年甫廿侍臣宣詔傳呼入殿前奏對氣凌雲秘書學士徒逡巡紫陌麒麟誰不羨一日五侯爭看面朝天勅賜珊瑚鞭陪仗數撚僕姑箭先帝天馬來渥洼桃花珠汗黃金羈囊沙五石壓仍健

期門羽林不敢騎是日鞲出獵場上奉詔翻身捷若飛鷹踔減沒三百里從官惆悵　先皇咨自矜恩遇長如此鼎成奄忽飛龍起侍臣漂泊哭遺弓聖主新恩收墜屐宣室從虛賈生席南昌應有梅尉里南昌秀壓匡廬寒香爐五老青巑岏大姑山邊帆影落彭郎磯頭江月殘白門秋盡催驪歌勸君痛飲百叵羅不須對此更沾裾榮枯翻覆無事無君不見皇陵白露草已蕪黍天松栢夕啼烏

地震行　紀異詩只好如此妙有含蓄

沿灘之歲月在未鼓妖中夜西北至砰訇只愁坤軸翻若皇詎識真宰意牀頭兒女爭啼號屋瓦若鶩紛墜地須臾惡飈揚塵沙簸蕩十日奔雷車傳聞山東禍尤烈郯城平原屍如麻前月經天垂太白邇來白毛生一尺閭門童謠真有無妖異從來不勝德野夫覓紙書時日彼蒼同幹君相力

楊芝田攜惲正叔見訪因過芝田小酌作歌贈惲

高城春晩煙花亂芝田攜客來相看一揖問姓已知名喜極驚呼把君腕看君磊落風格奇前身詞客兼畫師五嶽崚嶒五拳石渤澥縮作隃麋池一山一樹動高價畫成搖筆題新詩芝田好顏面見我情不疏巷北十餘

步要我過其廬三人細酌松窗虛娟娟新月流空除酒闌誦君客越草長歌短吟驚絕妙芒鞵行纏殘臘歸奚囊剪取錢塘嶠吟詩恍坐冷泉亭髣髴泠泠聽飛瀑山靈吐舌不敢收猿鶴至今紛叫嘯人生會合良有神論交俄頃情已親卻憶龔生仲震吾畏友說君往往不離口人事經年識面難胸中記憶亦已久美君墨妙古誰比佳士寫真定可耳即買東絹三丈餘煩君貌出我與子椶櫚笠子羽人衣杳然對坐丘壑裏芝田拍手笑不止惲乎邵乎真知己詩筒遊屐從此始

日餓行

四月之朔日辛亥踆烏三足晝睃𨘢萬象黯慘無晶光六螭失照委銜轡暗虛薄蝕理或然伐鼓奔馳成故事舊年地動滔洪濤沸鬱蛟龍齧青冀魚跳入釜竈產鼃十城九城空晝閉哀痛罪已感我皇山東父老今垂淚宋星徙舍由三言聖朝不合屢災異沉吟茲咎蓋有因奉行職在艮有司去聲安得詔書不掛壁農盡耕田牛服軛追呼無隷夜打門星爲舍謦卿爲雲我今欲語長吏嗔鳴呼我今欲語行復吞

朱芾畫春禽聚曉圖歌

樹梢隮棄北風急衝寒走訪朱翁揖示我新畫春禽圖淋漓盤礴生綃濕乍開已覺春風起曈曨曉日臙脂紫石家步障金谷園怪底何從移置此細看曲折知無數百鳥千花亂煙霧雕欄乳燕恰雙飛芳叢蛺蝶空輕舉含桃枝亞白頭翁海棠並坐黃鸝語就中孔翠何䙰褷繡吮綺翠雲錦披忽然一片琉璃碧綠波淡滟開平池池中水禽互鳧唼鴛鴦鸂鶒兼鸕鷀又畫五楊柳臨池漾輕煙長條乍拂青蘋轉遊絲只益東風顛朱翁爾畫眞値錢四座頓覺寒暄遷開花爛熳似滿眼耳中髣髴聞閒關我聞呂紀善寫生禽鳥翎羽鬚髓身所以工貌不工意刻畫精巧微失眞後來林艮用水墨孫龍學之

亦效顰雖然淺淡別有致歲久黯黮無精神何如此翁善塗抹筆所點染看如活大兒朱九陽更二人並妙寫照亦第一近來爲我圖五眞青門山人呼欲出看罷出門迴蕭瑟斜日轉微風轉冽安得吹律回青陽坐聽春圍啼百舌

自題五眞圖歌 起語突兀雋快全首排宕

生不必馬與牛死不必僊與佛倜然七尺落吾手老作乾坤一狂客梁谿朱生好事者一丁思翁貌以五傳神頗誇阿堵妙鑿竅只愁眞宰怒初畫東軒展卷圖空翠洗出雙高梧手翻一編石根坐欣然不覺難字過展卷圖村墟布穀啼五月此時科頭腳不襪柳陰箕踞披其襟看驅烏犍銜雲發課耕圖忽然杳嶂青連綿綠玉拄杖凌蒼煙疑窺少室樹恍躡太華蓮恆山衡嶠俱茫然翠色忽落徂徠巔撫圖壯觀神飛翻遊嶽圖五嶽十年遊未遂又欲垂竿洞庭水蘆花雪落短蓬白楓葉夕陽遠山紫人生蹤跡有如此垂竿圖曉作頭陀竟何意兀然枯坐巖厂翠平生長物百不攜空巖㪚㪚藤花墜蕉團圖于思翁青門子入門問耕讀出門尋山水丈夫貴是能適意寫形寫神皆寄耳畫圖工拙何足齒如此溪山吾老矣釣舲蠟屐明年始 但能言此亦不易得

附 奉和青門五眞圖歌 楊大鶴 芝田

我欲把卷心茫然躬耕又少徂徠田高山嶢巖溪水
惡塵埃何處堪逃禪眼前灑落青門逸東軒一編呼
欲出水田白鷺三四飛柳根箕踞看驅犢椶屐行穿
五嶽雲蘆花垂釣五湖雪忽復巖厂趺蕉團君身自
是儸與佛披圖展轉誰爲此冬夏課耕讀春秋恣遊
屨青門意欲明年始乾坤放浪三十年瞿曇投老方
足矣吁嗟七尺眞幻軀反覆變怪何事無只今暫塌
青雲途終當翱佩承明廬朱生好事胡爲乎不然五
眞之圖君果踐我亦從此開生面

前題　　兄　贇　幼節

絶麈之額本超逸蚤卜東軒竟餘日石牀一卷時促
郄乳桐篇竹當軒綠瀧瀧竹閒水流續听然微笑示
以目阿咸烏頭面牀立心知不言似請益　展卷圖
深柳布穀呼朝課手據雲根腹坦坐烏犍叱叱衝雲
過白鷺二三掠水飛欣然高詠懷新詩解顏自勸老
農疲疲時各給酒一斛莫學少年空佩犢　課耕圖
已將山水屬家人竹杖布袍秋復春有生不負淵明
巾世閒几席多危路何必層巒窘故步躡蹻椶屐從
今去三十年來成放浪風日佳時看此像　遊嶽圖
千縷煙蓑一葉舟竹竿嫋嫋沙汀頭汀蘆隱約舟尾
窄茶具筆牀書幔隔回首夕陽楓樹赤道是方洲小
景耳洞庭日夜風波裏注目搖頭或有以　垂竿圖
瞿曇此日堪投老枯坐千峰一身小面面青巖青不
了振衣欲拍洪崖肩藤花簌簌飛巖靠朱子邠子心
茫然問君良久不開口三尺蕉團亦何有　蕉團圖

讀畫樓歌寄周櫟園先生　并敘

櫟園先生讀畫樓在金陵秦淮南峰巒環翠煙雲嵐
樹朝夕異態樓中貯古今名畫千餘幅或取元人讀
畫似看山看山似讀畫句賦詩美之先生遂以名樓
一時名人皆有詩余作此歌

先生近卜秦淮築高樓恰對青山麓當窗碧嶂三四峰
插架縹緗一萬軸主人愛畫兼愛山山色堪凭畫堪讀
讀畫樓成映遠巒登樓髣髴畫圖看得非黃子久或是
沈石田後來好手不易到畢竟二李與荊關有時晴窗
一散帙屋裏轉驚嵐霧濕空翠明滅三山煙素練微茫
江水急先生此時映簾坐讀畫看山無不可注目山傳
畫手神卷綃畫奪青山趣盤礴那知畫與山杳冥但覺
精靈聚猿狖叫嘯熊兕啼松風瀑壑愁雷雨我聞先生
畫癖眞絶奇破縑敗絹爭高貴丹青好客悉羅致物聚
所好良有之乃知鑒賞心尤苦才士逢君亦如此大澤

蒼莽饒龍蛇。珊瑚晶瑩出海底。忽憶秦淮追昔遊。烏巾
紫綺舊風流。清秋輿發滄江棹。一訪秦淮讀畫樓。

沈君行 并敘

沈君名壽堯。宣城人。順治乙酉七月。從故中丞丘公
德祖起兵。尋敗自刎死。壬子三月。其子泌來毗陵。要
蘅作此詩。距君之死。蓋三十年矣。泌字方鄴。以詩名。

妖鳥飛啄大明門。浮江五馬同崩奔。一馬化龍翻作豬。
鯨鯢跋浪江淮渾。乙酉年閒月建午。天塹千尋沉鐵鎖。
結綺幾嬌張麗華。雀桁先入韓擒虎。東南處處揚旌旄。
圖讖紛紛說卯刀。寧國城頭晝吹角。健兒身手爭咆哮。

誰其帥者丘中丞。高牙繡蓋騂錦袍。沈君昂然草間丞。
長揖中丞坐論事。攝衣便啼濺洪血。據鞍誓飛魯連矢。
當時犄角金聲太史與麻三衡文學興軍。蒼頭紛特起。七月風
霾吹動地。城中欲吸軍聲異。壞雲壓營牛馬驚。空奪欲
張鼓聲死。沈君獨出騎驛驄。十盪十決怒裂眥。累屍馬
革此其時。納刀鞸中氣益駛。男兒要是能殉國。軍敗死
耳不可辱。回看從騎逸奔星。七首椎胸血出濺。戩罷白
日慘晶光。烏鳶晝呼啄人肉。丘公金公同喪元。麻生蘖
街遭殺戮。四海車書又一時。諸公烏葬精靈哭。沉吟此
事三十載。人朋膺有孤兒在。相逢重話弘光年。不覺吞

聲涕如霰。同時豈無諸大臣。肘金拖玉袍麒麟。開門納
降馬首迎。而翁死綏一諸生。嗚呼而翁死綏一諸生。

五人墓行 流麗婉暢末幅何限悽愴

春光澹沲山塘路。遊絲晴絮嬌芳樹。路旁剝落三尺碑。
云是前朝五人墓。借問五人誰。中央突兀顏佩韋。東西
四冢排纍纍。墓門晝鎖松風迴。書生曾讀前朝史。依稀
能說前朝事。天啓年閒歲在寅。緹騎四出驚狂猘。此時
一舸飛吳閶。崩鞸繡褀來。昂藏吏部短衣出就逮周忠介順
昌觀者擁塞如堵牆。轟躉萬口那可辨。哭聲震天日色
黃。五人大呼奮臂起。形勢欻忽壓羹螗。誰何一校先橫

屍。中丞卻避御史忙。詔收棄市罪激變。至今死骨傳芬
芳。憶昔逆閹恣塗炭。鈇斧銅甕衣冠殲。諸公騈首填牢
戶。東林首指左與楊。籃輿就考備五毒。尸蟲嚙肌不得
葬茲郎切。閹奴更灼熏天燄。穹祠金榜蛟龍翔。屬闕敢儗
至尊埒。龜趺忍亢成均旁。往往嵩呼九千歲。冕旒袞玉
爭輝煌。寧知勢歇頓翻覆。七尺自絕阜城坑。生祠處處
毀斥盡。木石估值充邊防。豈惟閹祠旋毀撤。廿年變故
那能說。鼎湖龜厲飛。滿天鍾山天壽狐狸穴。玉匣珠襦
夜不扃。皇陵白骨愁冬青。眼前寂寞一抔土。恭天檜栢
蒼虬鱗。年年寒食山橋畔。指點飛花說五人。

遠遊篇留別陳椒峰董舜民 高秀得太白氣

四海一杯水五嶽五蟻丘高盼狹萬里長嘯凌滄洲江鯨跋浪雪山湧乘之便欲西南遊西南匡廬特秀發絕頂煙濤混吳越倒影搖動彭蠡湖黛碧嵯峨十萬尺銀河插地砯雷霆紫劍倚天截虹霓前年過此不得上矯首蒼茫意促慽今年會踏香爐峰坐看瀑布青雲拆薛石剝落藤蘿垂淵明太白俱陳迹白鷗隨潺湲浩蕩何時還逸興夢天姥廻帆拂嚴灘婀娟繡嶺月空翠白嶽煙新安江清石見底十日可到西湖邊吁嗟此遊良壯觀行窮吳越尋名山山靈嗡嚶猿鶴寒眞宰刺促不得閑卅年夢想願始踐扁舟欲往心悠然眼中交遊誰最親知己獨數董與陳欲別惜別愁汍瀾出門八月霜楓斑江荻瑟瑟江鴻翻有音倘附秋風翰

寄方邵邨侍御

前年何處與君別南浦帆檣芳草歇今年何處我思君白鷺洲前木葉黫秋風矯首金陵陌悲吟弔古空陳迹啼烏寂寞景陽樓游燕淒涼江總宅江北江南繫客思蔣芽菰葉正參差去憑估客蘭江鯉乞寫中郎黃絹碑

七夕篇效初唐體 并敘

初唐體濫觴六朝而盛於四子何仲默序明月篇稱四子之詩往往可歌以為有功於風雅後來傳相摹放遂成陋劣顧其體不可廢也暇日輒擬作一章詎云抵掌庶幾備體云爾順治己亥七夕

玄蟬蕭瑟秋旻涼白露凝條夜未央鵲橋靈駕看迢遞龍杼僊機竟渺茫鵲橋龍杼天如水長河夜落長安裏此時富貴盛侯家此夜豪華矜戚里錦帳流蘇帀地垂雕甍繡幌中天起坐上千杯琥珀紅筵前四尺珊瑚紫珊瑚箔篠映瓊軒玉珮嬋娟自可憐乍道新粧臨綺席仍聞天仗發甘泉甘泉五時連秦苑碧瓦千門露華泫御筵初厰鳳凰池羽衛斜交鳷鵲觀穿針齊主自歡娛密語李皇殊繾綣歡娛繾綣不相同別有含愁長信宮

不惜黃金買詞賦還悲團扇棄秋風永巷沉沉銀箭微秋宮夜夜玉顏悲湘簾欲捲翻成妒緗幕生寒自怯歸只言天上多歡思誰信人間長別離別離去去無消息征人久戍龍城北丹鳳城中烏鵲飛玄菟河邊刁斗咽健兒榆塞蛩思家少婦蘭閨獨沾臆蘭閨少婦奈愁何欲拂清砧寒色多紛紛芳譙陳瓜果冉冉紅帬動綺羅堦下涼風吹繡帶星前細語顰青蛾青蛾皓齒重咨嗟夢裏關山道路賒可惜藁砧成蕩子生憎歌舞是倡家倡家行樂窮嬉旭鬱金翠被人如玉微開菡萏自成雙

學繡鴛鴦不獨宿北里蛾眉幾樣新南鄰犢鼻自生塵
亦有佳期春昃會亦有悲秋憶遠人飄飄素袖凌風舉
宛轉珠絲網露文博望靈槎迷漢渚緱山笙鶴動僊雲
斗柄低斜星漸沒汝南雞啼幾漏咽盈盈一水駕回車
盼盼雙星悵言別翠鈿金支昃夜徂清歌妙舞不須臾
年年此夕秋相似歲歲紅顏老不如獨有江南詞賦客
寂寥自曬腹中書

秋夜吟效長吉體

老兔啼霜香桂秋烟江雨楓哀猿啾絡緯軋軋涼砌幽
蘭釭夜花凝青油細蠹千年葬書客三尺青蛇冷光碧

獠猊吹煙然沉香椒飄哭鳶燕昭王西風霜棧駿骨折
胸中五嶽坐截梟銀箭咽曙玉漏傾少年不飲翠髮星

國山謠效長吉體

國山青狸能人語白楊窸窣嘯鬼雨老魈松閒吹陰火
古墳滴泉濕螢腐少年金鞾鐵絲鏃往來山磬射猛虎
秋潭散花搖紫雲相傳玉女洗頭盆鸞珮玎玎隔雲陌
蘭香飄綬金絲帬

禱雨詞效張王體

旛幢對對村鼓迎楊枝揷門水貯瓶大巫歌唱小巫舞
團繞蜥蜴譁鈸鈴烏頭風急雨絲起男顏欣欣女顏喜
舉家再拜謝天公豆花作莢稻不死將來輸得官家租
免向他州鬻兒子明朝處處賽城隍回頭向妻索釵珥

受業姪璿庚在編次

男　士豫　仝校字
　　士京

青門簏稾卷之三終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箸 一名衡
蘄州　顧景星赤方批點

詩四　五言律

蚤秋訪吳山人二首

已作經年別，欣然一面難。茶瓜閒話久，禮數野人寬。樹帘衣分綠，秋添閏蚤寒。窗中山翠滿，欹枕共君看。

二

歸路誰相伴，寥寥隔水鐘。人壓清古木，山色淡秋容。鴈影寒塘外，村春細雨中。重來須九月，楓葉未全紅。

高郵別陳舘儒便附家信　淺淺語自佳

客裏過重九，羈愁一夕新。不堪明日去，更別故鄉人。暮雨盂城樹，疲癃沛縣塵。平安煩寄語，老父恐傷神。

百感

百感中宵集，起行秋刀殘。蛩啼霜砌冷，鼠竄葉聲乾。儉歲謀生拙，微軀救過難。高吟履霜操，流淚落汍瀾。

十六夜桃源立秋

今夜仍圓月，荒城驚蚤秋。邊淮一葉下，高樹數螢流。水閣虬龍動，堂空蟋蟀愁。遙憐兒女語，應說過揚州。

任城飲胡氏嘉樹堂

濟上停征騎，淹留卜夜情。高梘微雨過，石榻晚凉生。冰浸葡萄紫，蟻浮桑落清。乍逢翻惜別，未覺客愁輕。

別友

策馬清秋裏，逢君沛水涯。開尊同是客，寄篳偶如家。嶽樹晴天出，河帆細雨斜。淒然分手處，直北是京華。

津門雜詩六首　津門詩氣魄處最近少陵

軍城獨臨眺，雉堞俯蒼茫。樹擁千檣雨，秋嘶萬馬霜。海色搖空白，河流倒檻黃。自來三輔地，南北倚金湯。

二

莽莽危樓望，荒荒海氣昏。螢飛翻夕照，苜蓿滿秋村。吹急駱駝散，城陰鴈鶩喧。還應蒸愁思，風物異鄉園。

三

津門城外寺，一榻借逢迎。清梵霜林月，疎鐘暮雨聲。廚蔬僧供薄，月俸故人情。十日吾還任，翻經照夕檠。

四　起語十字耳開闔千里

九河爭一線，百里見排檣。海煮牢盆雪，江浮粳稻香。西風緊蟹笱，連笮鯿魚梁。形勝重回首，旌竿動夕陽。

五

驛樓楊柳外，使節日喧傳。冠蓋燕齊望，帆檣楚蜀連。誅求看漸急，賦役已多年。芻餉無勞問，蒼生涕淚前。

六

清秋荒塞客黃葉擁孤吟地滷俗無井城空海易陰登盤津蟹賤御袷旅寒侵裘敝菅絲澀霜花冷劒鐔

憶家

忽憶柴門逈秋深粳稻黃芋青鐃冒雨柿赤落經霜鄰火寒春急新芻麴米香旅顏應便破作計理歸航

秋日作 自然好

青山澹秋景黃菊媚蕭辰節候已如此孤懷誰與親半庭風落葉三月病眠身頼有新芻熟牀頭挂葛巾

先人墓松植三年矣冬日掃除悵然有作

新松三尺許接葉漸成行和淚人頻到攀條痛未忘暮雲原草碧霜葉墓田黃回憶趨庭日翻增老大傷

草堂雜興十首

學農兼學圃不愧野人居渚稻白新熟畦蔬荒自鋤迎霜登籽粒先雪蓄瓜葅家世爲農舊勞生轉自舒

二

客至知余懶衡門罷掃除盤餐貧合減禮法野夫疎霜果蒸香栗鮮芹煑鯽魚忘形慣爾汝隨意宿吾廬

三 江南奏銷案起被逮者三千人中途尋放還

事往開尋憶猶驚三木魂登車當死别還里愧生存命託長鐃在詩稱無佛尊塞翁忘慮久得失更休論

四

檢點幽齋裏清供只似僧岕茶題穀雨砂汪出宜興雨架瓜壺蔓風牆薜荔藤貧居無長物烏八尚堪凭

五 無緊要有風味

偶然乘興出孤棹五湖邊鄧尉梅花雨銅官茶笋天暫任逢僧寺忘歸聽瀑泉筆牀兼茗椀眞作釣魚船

六

老諳農事亟穫稻趁晴天瀨減霜痕落山赬楓葉鮮僮喧爭拾穗村晚泄孤煙歸徑柴車夕籬門新月娟

七

我已徵名誤猶矜敝帚存長吟詩過日自剪紙招魂鴻鴈飛傷繳豺狸喧近村敢言龍性舊放擲任乾坤

八

龍鍛誰言性鴻飛久已冥寒狙隨拾橡山雪獨鋤苓混俗成吾放全身忌獨醒筵簿何必問生計合漁汀

九

柴門延眺久墟里遍斜曛獨樹晴原小千山風葉稀烏度寒煙没人歸溪路微野老閒相識農談意不違

十

小築營茅棟、籬斜對國山、藤陰縈屋老、樹色到門閑、野竹青千箇、溪流碧一灣、吾廬眞自愛、飛鳥倦知還

客有談義興善權之勝者

聞道龍巖洞、靈根玉掌縣、撐空削碧乳、仰霤墮青天、雷火書擔枉、仙人種石田、春來擬蠟屐、攜句國山巔

陳柯亭過草堂　荒郊十字澹語可味

炙背牆根下、冬暄愛夕曛、荒郊無好客、把卷卽思君、柴柵午半巷、霜原麋鹿羣、相看悵幽興、細酌對論文

阻風小巷偶步

石尤亭午惡、緊纜宿荒潯、郊徑犬嗥客、茅菴鐘出林、雪浮屠嶺秀、箽覆半庭陰、久坐生禪寂、虛檐聞鳥音

蕪湖道中霧

宿霧霾寒日、肩輿問曉途、衣沾細雨濕、僕語隔煙呼、浦口低雲樹、湖郊入有無、鳩茲江路近、蚤晚理輕艫

蕪湖放船

日斜輕浪穩、放棹下蟂磯、晴指三山近、風看五兩微、天浮遠江去、鷺背夕霞飛、薄暮聞沙鳫、春風正北歸

江急

江急雨寘寘、江豚吹浪雁、濤奔遠岸白、峰逐去帆青、野戍春低樹、灘舟火聚星、長年趁風便、向晚更揚舲

九江

吳楚一江共、波濤九派分、湖光寒白白、廬嶽曉常雲、虎闗荒郊跡、猿啼落日聞、琵琶亭廢久、楓葉正紛紛

放船江急九江諸作體韻俱高無一字落中晚

喜晤楊筋菴表兄小酌話舊

十年驚一面、悲喜百端侵、兩地存亡淚、今朝兄弟心、杯中燈燼落、花外雨聲深、潦倒吾何恨、詩成作楚吟

贈楊臨皋表姪

昔別尚童穉、今來長並肩、漸驚我輩老、轉覺後生賢、官舍一杯酒、春江百丈船、客愁正漂泊、須汝定周旋

酬顧赤方招提雨後見寄

雨洗高天碧、江城生蚤秋、故人頻記憶、得句卽相酬、蕈飯香依佛、鐘聲暮倚樓、客懷牢落甚、悵爾共淹留

起語高曠在王孟集中不可多得

登廻瀾閣

落日維舟後、危樓獨倚欄、波搖三面白、峰插隔江青、鈴磬潮聲合、魚龍佛座腥、向來征戰地、列艦近前汀

河橋別蔣穎拔

亦知暫分手、情至一沾巾、江漢同歸日、河橋孤棹人、客裝經雨濕、交態對君眞、秋色看乘興、西湖理釣綸

走訊龔仲震因憶亾友管其玉　蒼老

人事經年別。驚心各鬢蒼。謀生共肉莽。旅食總淒凉。酒態今能否。交情老易傷。山陽懷舊意。相見定沾裳。

東皋即事

遲日煙花亂。喧光逐望迷。好花多照水。幽鳥各成啼。斷筍園丁至。攜壺石磴低。與移忘去任。落景女牆西

喜晤張尹生即送別之東昌

淮楚飄零久。風塵少尺書。十年驚會面。幾日復離居。細雨兼花片。隨風點客裾。別君寒食過。寂寞閉荒廬

哭楊節菴表兄楊以黃陂令卒官六首

思君忽痛哭。轉憶別君時。斜日同杯酒。秋帆送遠詩。那傳前月訊。便隔九京期。黃鵠殘頭路。傷心舊別離

二

一死只如此。悲君萬事非。萊蕪貧到骨。婚嫁願仍違。雲盡吳山暗。天寒楚樹稀。途窮兼歲暮。盡室竟誰依

三

急難憐車子（車太史萬青公門下士）艱危見至誠。一棺依古佛。百口託門生。天闊瀟湘晚。魂歸波淚驚。獨憐磨鏡客。生死負交情

四

死更無家在。貧還急舊逋。孤兒資拮据。僮僕困追呼。漢水原連峽。岷江自到吳。幾時丹旐返。啼眼望俱枯

五

辛苦西山戍。王師血戰頻。送徒朔涕淚。轉粟石嶙峋。斥堠連獮穴。烽煙暗錦津。可憐勞吏死。孤績竟誰論（公西山轉餉功未敘）

六

宓子鳴琴日。文翁化蜀年。如君傳循吏。應不愧前賢。花發空祠晚（程祠紫薇花萎絕三十年祠新而花發時以為異）春生井屋煙。桐鄉與欒社。伏臘楚人偏

得楊陶雲豫章書卻寄

名豈微官滅。詩看別後多。帝關愁虎豹。客舍傍黿鼉。嗜酒陶彭澤。投湘楚汨羅。先朝元侍從。漂泊幾悲歌

移褚道士山房梧桐植東軒　幽致自別

攜鋤新雨過。種樹熏風初。側近幽人榻。來從羽士居。碧浮書帙淨。凉入茗甌虛。欲遲新月上。清影定何如。

哭亾兒士驂十首　途與途苦我亦欲淚下

苦憶臨危日。騃騃搦我鬚。扶攜憐小妹。青帙繫長吁。語咽頻流涕。心傷數問吾。可憐成永訣。未肯瞑雙矑

二

歷歷生存事追思倍愴神挺攜燈下影啼笑夢邊身壁
涴他時墨絲牽未了姻無端關百慮獨夜幾沾巾

三

記汝懸弧候呱呱逼小年吾廬元日會湯餅洗兒筵歡
劇家人語啼聲大父憐只今腸斷處墳草蔓寒煙

四

久客初歸日迎門意可憐挽鬚歡劇舞繞郄喜應顚骨
月今歸土拋離憶往年空庭時獨立無語倍泫然

五

誤作一生料吁嗟萬事違長年余旅食幼日汝啼飢舐

犢終身痛菟裘百慮非清宵頻絮語相對濕牛衣

六

遺編繙不忍轉憶課經時過愛翻成薄求全屢受笞一
燈寒夜影十載郄前兒辛苦成何事酸心我不慈

七

亦覺悲何益悲來不自知泉中時獨語兀坐忽狂癡怳
怳驚前事悠悠憶見坍瀕危還勸汝藥餌苦攢眉

八

最苦憐渠母怔忡病裏言枕添新碧血藥暝舊驚魂廿
載蠶鹽痛他生骨月恩傷心風雨夜慟哭幾黃昏

九

幽櫥經旬嬾衣衫漬淚痕伶俜餘此日門戶且誰論痛
我無兄弟憐渠是冢孫昨朝寒食奠雙立黯銷魂

十

過橋成一慟西北見孤塋白雪嬌兒面黃泉螻螘營野
棠春自發溪水咽無聲天意高難問崎嶇任此生

雨泊虎丘別賀天山時約遊玄墓不果

七里山塘路春陰織棹時塔籠空翠斷鐘度暝煙遲山
好遊難定交新別易悲妒人玄墓雨冷蕊正垂垂

惠山遊秦對巖太史寄暢園六首

聞道秦園勝偶然成獨遊入門幽篠合穿磴落花留斷
塔山池影晴螇樹杪浮泉聲清絕處濺濺石根流

二

嘉樹層軒外風潭百尺渟倒浮連檻碧遠浸一峰青吹
浪魚兒出鉤簾鳥語聽濠梁幽興極理釣近前汀

三　園爲張南垣壘石不作峰巒而多陂陀漫衍之勢

似得愚公趣應無斧鑿痕斷崖開石角壘磴歷雲根人
影過橋見泉流咽澗喧陂陀子久畫老派幾人存

四　九龍陸羽假對精工

山勢九龍骨池分陸羽泉撲簾蒼翠逼鋪石湫流涓丘

鑿原洶次高深得自然頗疑文叔記不及此山川

五

髹漆烏皮几湘簾白石牀櫺窗占位置閒靚頗相當樹老斜侵閣花欹曲避牆重來知不厭高枕足常年

六

亦知難久住惜別為林泉便欲買山隱郴如此地偏魚喚花片亂僧磬石林煙幾兩平生屐臨風一惘然

壬子七夕悼女

中年感易侵弱女亦關心令節杯從過清宵涕不禁銀河依樹直鈎月抱檐沉暗壁蛩聲急淒然入苦吟

望小孤山　雄贄

江流奔正急拳石削嶙峋一柱界吳楚孤根會鬼神背巖腥聚鳥過樹白知人不盡探奇興凭舷望轉新

江夜

離抱中年惡況逢秋氣寒鴈纔今夜到人立楚舟看月黑蒸蟂霧江鳴滚荻灘清宵渾不寐枕席有驚湍

別楊臨皐

相見纔幾日悵然君獨歸一杯今夜月雙槳故人違白露衣襦冷清江稻蟹肥因君起鄉思寒夢繞漁磯

宿棲賢寺蚤起　神韻超然正是唐人三昧

一夜不成夢泉聲清客魂微鐘纔出寺童子蚤開門西嶺墮殘月東巖聞曉猿扶筇松下去露滴白頭繁

廬山

飛瀑山山響層巒面面尊雲開五老大背觸九江奔颷急時疑虎蘿深或挂猿精藍隨處好清磬隔松門

憩山菴

過澗一鐘斷僧龕細路邊開扉延翠嶂破竹引清泉松葉不曾掃寒花隨意妍買山須住此小憩亦悠然

雲開五老大背觸九江奔可謂吞吐壯闊松葉寒花乃爾清妍老手何所不辦

南康雜詩八首

居然古名郡不信此荒凉井邑浮湖岸峰巒插女牆人驚穿虎豹蛟屭破帆檣獨有匡廬勝銀河掛石梁

二

戰鬭他年蹟時清尚駐兵鸛鵝銜雪浪鉦柝亂寒更嵐氣晝兼霧湖光夕尚明地偏凭眺迥似慰異鄉情

三

九日今朝是霜林步屧重縣青千嶂合徑設一花逢獨立遲過鴈孤帆落暮鐘東籬此時菊爛熳幾芳叢

四

舊說廬山好清秋慰眼前有峰皆歷祁無水不飛泉劍過青天破簾垂玉蝀縣（山有雙劍峰玉簾泉）扶攜老藤杖擬上漢陽巔（漢陽峰廬山最高處）

五

牢落南康客秋風去住迷郡當孤石出堞壓萬峰低生事羞雞肋空城印虎蹏故園前夜雨紅葉正平蹊

六

冠蓋此邦少荒城蚤上關波濤撼星子風雨失匡山府主寒暄數江郵楓菊班草堂三徑在淹泊未知還

七

一旬秋雨暗今日曉山清物似含新態天應鍩旅情過雲丹嶂麗盪日碧湖明正有登臨興青鞋會趁晴

八

殘堞臨無地危欄此倚樓沿堤圍網聚落照半湖幽蒼靄匡廬幻風濤左蠡愁傳聞石鷂子厭勝鑿金牛（湖中石鷂子屢破舟郡守廖公文英命鐵柱牽四牛鎮之）

對月

他鄉又月圓對月一潸然窮貢殘年棹氷霜野堠天鄉心徵醉裏客夢曉山前髣髴流黃照高樓淚點縣

虎丘喜遇賀天山（清空一氣如話）

相見忽驚喜相逢本不期五年前此地風雨別君時鼙鼓秋仍急漁樵路總疑百年能幾會珍重各題詩

贈董舜民孝廉二首

黨禁真能解公車有故人上書多難後複壁十年身霄漢盤秋隼江湖縱涸鱗主恩原浩蕩不是為黃巾

二

攜手重逢地蒼茫立語疑短衣京口雨殘帙薊門詩落日驚烽燧涼風動鬢絲蓬蒿三徑在遲爾話心期

長至夜黃艾菴龔琅霞岳邁亭陳椒峰諸子同集二首

節序緹灰候山川戰鼓中羽書連薊北驛騎斷巴東亂喜親朋健愁吟酒醆空十年艱此會相對燭花紅

二

戍角斷霜天梅花對綺筵寒星垂戶牖璧月隔宵圓廚顧還吾黨兵戈又歲年不須添繡線涼倒客愁牽

受業姪豨虞在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四終

毗陵　邵長蘅子湘　著 一名衡
蘄州　顧景星赤方批點

詩五　七言律

望太湖二首　全首聳秀松若橘柚借對絶工

東南萬派具區尊底定千年禹績存點點青峰汎鳬鴨
瞪瞪白浪吼黿鼉松若水外疑無地橘柚山中別有邨
惆悵鴟夷從此去空祠何處薦溪蓀

二　格高

七十二朶青芙蓉晴天亂插碧湖中玉柱金庭杳人境

十洲五嶽應潛通紫芝何處訪甪里白鹿導我尋毛公
好待秋風放船去筆牀茶竈隨孤蓬

晚晴書懷　壯語有氣

林塘過雨水爭流五月微寒氣逼秋天外斷虹看倚劒
簾前芳草獨登樓青山不盡窮途恨白日長懸萬里愁
磨盾棄繻年少志誰憐老大滯滄洲

和吳山人野眺見懷之作

翻風麥浪楝花天乳燕鵒鴝嬌可憐啼鳥不飛殘雨外
人家多住夕陽邊哦詩野徑揞笻杖乘興清溪上釣船
相憶好貽招隱句五湖蒓菜紫莂圓

寄題華陽山館

茅山道士幽棲處瓢笠翛然白石牀春盡落花流澗戸
秋來寒雨滿華陽欲從茅氏參丹訣便入藍田試玉方
笙鶴夜深過嶺去仙人洞口月如霜

荊溪舟中苦雨

逐風舲舸雨涔淫黃葦白浪陰蕭森杠渚時時鸂鶒舞
太湖往往蛟龍吟河橋酤帘寒自颭蓬底茶煙濕不禁
短棹天涯何處泊故園一望愁余心

夜泊京口

驚濤如雪大江聲估客帆檣鐵甕城暮雨瓜洲人北去

秋風瓠子雁南征寒潮夜落黿鼉窟鐃吹晨喧鸛鶴營
應是年來新血戰防江添駐水犀兵

彭城懷古

落日秋風古戰場河流無恙霸圖荒寒花幾處依殘壘
山郭千家動夕陽戲馬臺空衰草白歌風蹟在斷碑黃
沐猴逐鹿俱遺事夜夜啼烏上女牆

登歌風臺懷古　起高老結有感慨

芒碭真人乘赤龍故鄉行幸有遺宮壁埋蝌蚪荒碑在
木落牛羊寢殿空湯沐百年歡父老衣冠十日擁兒童
淮陰已醢黥彭醢慷慨何須悲大風

送友之貴州觀察二首

盤江路出蜀江長萬里牂牁古越裳藥物去兼衡癖瘴
行厨飯亦薦檳榔月明貴竹稀逢鴈山暖桐花自薄霜
此地由來秦郡縣莫令雨露隔炎方

二 頷聯看出看入都有味

官舲簫鼓大江濱嶺樹千盤出粤津雞卜百年供烏鬼
馬醫三戶自華人峯惟椰酒誇蠻女夾道山花撲漢臣
見說孔明遺廟在五溪官長未難馴

望鍾山三首

先朝陵樹對天壇紫氣鍾山尚鬱盤大壍屏雲龍虎臥
陰池積雪鳳凰寒豈有祠官供俎豆仍聞廢殿鎖衣冠
霓旌想像曾遊地輦路淒凉瀉急湍

二

覆舟幕府名二山執壓巖高廟弓頹此地悲哀壑千年埋
玉盌中天搴帝閟金支松杉晝梟虬龍動雷雨宵寒虎
豹嘷腴有故宮離黍淚行人下馬奠椒旒

三 大好氣格

陪京雉堞迥蒼然重憶高皇逐鹿年汗馬北膺穿碣石
長虹南倚劃吳天鼎湖龍去離宮鎖複道花繁紫禁偏
悵望寢園今寂寞橐駝秋牧孝陵烟

壬寅除夕

前歲茲宵栢葉杯燈前戲綵白頭回只今素幔殘寒燄
何處山鷄宿墓梅海內交遊窮漸失荒郵豺虎晚爭厓
實有驚魂招未得入春雞骨轉堪哀

自孟城渡揚子江 起句氣力聲格都到

孟城西面黃山北五兩帆輕過鎮江江勢全吞淮甸闊
潮聲直到海門降曉鐘隔岸瓜洲樹暮雨排檣蜀估艭
南北近來添戰壘城頭烏尾動旌杠

望岱

鳥道高縣十八盤遙從積翠辨巑岏嶽晴樹擁天門斷
洞坼峰搖明月寒紫氣定縈泰觀出白雲應傍漢封蟠
何當手剔磨崖讀矯首秋風憶羽翰

暮春楚遊寄懷莊澹菴宮庶

病起逢春纔十日扁舟遙指鳳凰山長貧妻子輕離別
遠地交遊多厚顏渡口落梅浮客棹江程暮雨出蕪關
憶君高臥東山月把卷行吟與未閑

馬當值雨 三四逼杜

浛浛江雲午不開山根崩浪蹴天廻雷砰峽束蛟龍鬭
雨急江翻鴟鵂哀壘嶂回看溢口失奔濤直嚙小孤迴
瞿塘灩澦何如此榱柁真憐三老才

潯陽舟中憶龔仲震久客邢襄遙寄

邢臺秋色悵離羣楚水春帆獨憶君暮雨啼猿湓浦樹
風花歸鴈石門雲鄂王城北孤蓬遠豫讓橋西流水分
兩地牽愁同作客題詩萬里淚潺湲

送友歸便附家訊　眞是餞劉境地

去任都愁心事違送君惜別淚沾衣對牀官舍三更話
細雨春帆明日歸水驛棠梨寒食過江城楊柳故人稀
貧家舊住淸溪曲芳草閑門正掩扉

魯臺山春望山爲二程先生讀書地

柳碧鶯啼灝水限山從樹杪出層臺川光晴抱孤城轉

野色青延遠嶂來斜日荒林羣雀噪春風古塚一花開
先生杖履曾遊地雙鳳亭空角暮哀

送車孝廉下第歸邵陽

春風憔悴別京華歸去湖南枳殼花嶽麓夏雲迷楚望
湘潭樹影出星沙孤帆青草愁邊路明月黃陵夢裏家
到日萊衣歡自舞莫因留滯重吁嗟

贈別顧赤方　正是作者

屈指交遊吾自見別離對爾涕闌干百年天地知音幾
去日風塵會面難江淚魚龍庭淚闊秋深鷗鷺傍舟寒
把君詩句長懷袖後夜相思珍重看

留蔣頴揆信宿草堂

握手留君三日住別離已是隔年看同舟江漢開懷久
臥病親交見面難出芥焙茶瓷盌碧經春竹葉玉缸寒
極知供給貧家儉紅藥蒼苔滿石欄

和楊陶雲感懷時左遷新建少府三首

憶侍先朝供奉行從容陪乘賦長楊勅騎天馬中官控
歸撤金蓮御座傍恩譴百年憐賈傅孤臣中夜泣
章皇園陵萬里龍山北白露清秋寢殿京

二　三四感慨深渾

滕王閣下贑江迴近侍移官佐掾來執政自應持大體

至尊誰見不憐才豫章綠樹冬仍碧湓口清猿曉易哀
不似長沙卑濕地汨羅詞賦未須裁

三

汝從移疾臥煙蘿幾載麻衣廢蓼莪海內君親餘痛哭
天南魑魅答悲歌潮吞章貢江聲急翠削匡廬郡閣多
想見元嬰遺蹟在珠簾畫棟近如何

走筆楊芝田乞芍藥栽　率爾語風味自勝

楊子玄亭紅芍藥秋來爲乞數株栽開春爛熳卽滿眼
細酌吟哦定幾回簷外翠屏當檻出鄰家綠竹過牆來
巾車肯識柴門徑豫擬花時與醱醅

舟訪蔣穎拔滿湖草堂

鷲立流澌傍客舲日斜帆影落莀汀屋西滿子湖光白
天畔銅官暮靄青戎馬故園今夜月圖書半榻草堂星
巡簷梅蕊垂垂發坐嗅寒香倒醁醽

送張大再之黃州經紀楊儞菴喪 張為蕑菴內弟

臘月幾回江口棹新年重上漢陽橈愁看雪色湘潭暮
欲折梅花庾嶺遙生死情親餘姊弟孤癹痛哭又元宵
年異亦是西州客和淚題詩寄暮潮

題蜀山蘇文公祠

青峰碧樹閉空祠卜宅當年蜀客思卷畫溪如看錦水
銅官山似對峨嵋花濃野徑低飛蝶鳥語深春半子規
鶴氅角巾遺像在風流異代足吾師

喜楊陶雲暫假歸里同飲春曉閣看梅

前歲分攜彭蠡鴈此時同看故園梅窮途骨月還今夕
幾許悲歡到酒杯欲落不落纖月動將開未開疎香來
別後相思那能寄清吟冷嗅重遲迴

劉須溪所云人人有此只寫不到正坐著力

寄豫章陳伯璣

徐孺亭邊卜築幽少微星識舊南州著書廬嶽晴簷色
躡屐松門石鏡秋易世詩編渾感慨百年湖海足窮愁
孔璋詞賦元龍氣前輩如君不易儔

送董舜民孝廉董將以訟冤伏闕二首

名士棄春入旅裝吳姬小店酒杯香征衫細雨聞鶗鴂
急槳飛花送夕陽黨禁朝廷終易解名流海內幾醒狂
灞陵到日垂楊碧短棄長條憶故鄉

二

毿毿楊柳正堪攀寒食尊前慘別顏吾道風塵工伏枕
清時虎豹豈當關江南夢度鴻邊月薊北青來雨後山
梁獄書成應力上龍泉紫氣斗牛閒

魏冰叔久客吳門卻寄

閶門楓赤鴈來初有客扁舟悵索居虎阜笙歌埋寶氣
蘇臺麋鹿走荒墟百年風土吳都賦異代興亡越絕書
見說魏收新著述清秋書札莫教疎

酬陳柯亭送別之豫章作

藤笈殘編上楚舸蒼蒼客路入青楓尋常累月同杯醆
容易清秋賦轉蓬嶽頂石銜冬夏雪宮亭帆折往來風
憶君何地堪垂淚月黑空江有去鴻 宮亭湖神能分風劈流

登吳城望湖亭 老氣弄几吐吞江湖

鄱湖湖合贛江流倚檻江湖望轉幽湖勢北搖匡嶽動
江聲西擁豫章浮魚龍晝嘯千艘雨日月晴懸一鏡秋

回首戰爭曾此地荻花蕭瑟隱漁舟

此猶髣髴神龍景雲風格在今日爲廣陵散矣

駱成菴招飲豫章寓樓談次頗及會稽之勝

逢君孺子古亭旁斫地悲歌解鷫鸘薏苡餘生仍涕淚成菴獄事方解乾坤吾道一滄浪高樓鴈到憐今夕片月尊前似故鄉憑話永和名勝在春帆鷗夢可能忘

寄訊楊少府

豫章消息又經年估舶書傳倍黯然伏枕雨聲寒食過愁吟酒醆落花前東湖畫舫西山屐滕閣文章梅尉仙高興比來如舊否秋風憑寄鯉魚箋

入春四首　入春及丙辰五月諸詩沉鬱蒼老深得少陵氣格近來此調殫者寥寥

入春雨雪兼雷電羽檄滇南何太頻蒙嶲不聞歸使節辰沅是處哭烽燐桃花即紅愁鬭㦨鷪語猶澀翻逡巡春色透迤轉亡賴東南杼軸久沾巾

二

回首春風鼙鼓多飛揚跋扈各横戈東甌未得誅餘善南粤猶聞帝尉陀海颶立波昏日月鯨魚吹霧暗牂牁帳中蹋鞠軍中舞將帥蒙恩奈樂何

三

詔書前月徵蒙古烽火經春照漢川南顧至尊猶旰食北來諸將登高眂朝廷議論安危外都邑瘡痍涕淚前閩道虔城頻駐甲蒼茫井屋少炊煙

四

垂檐花雨晝霏霏極目天南涕淚揮劒閣即須防割據荊州寶已困重圍豎儒謀國原迂闊紈袴登壇有是非藿食杞憂吾過矣郤驅春犢送斜暉　合如此結

自題青門草堂

銅官山北具區西藥圃茅堂望不迷落照青蒼峰近遠秋風穲稏徑高低江湖地僻餘耕釣閩蜀山深急鼓鼙

沙碧竹寒相似否居人休儗浣花溪

溪東　閒澹正以不著意妙

溪東溪西足水田僻絶柴扉秋可憐杏靄雲巒入圖畫淺深歷樹翳鳴蟬芋葉豆花紛被徑白鰱赤鯉亦論錢溪上小橋堪繫舫秋風偶到賣書船

題龔渭公所藏楊忠愍梅花詩卷　并敘

渭公大父梅軒先生故官比部郎忠愍頌繫時先生傾身橐饘忠愍高其誼爲作此卷同時周旋詔獄霸州王繼津太倉王元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閶出卷示余葢百二十餘年

物矣展卷肅然敬題其後

黯澹緗緗墨影寒那能展卷不沈瀾當關虎豹麋𤺄易畏路風波仗友難濺血九原仍化碧批鱗一疏獨留丹文山詩句眉山筆古瘞清香再拜看（忠愍有古瘞清香原太始之句）

方共樞高齋種竹詩

赤欄碧梧壓石欄當窗更植青琅玕月出𧜟褷鸞鳳影雨來咫尺瀟湘寒散帙乍驚空翠濕抽梢會即拂雲看伶倫嶰谷不可遇爲爾徙倚增長歎

閱丙辰五月邸鈔書事七首

帝京六鷁退蜚勞（都門近有風異）狠角依然紫極高肅愼幾時

供楛矢離宮何處種葡萄（時部百官出弓矢戰馬）孤兒躍馬驕珠勒相國行邊賜錦袍自古秦關誇百二驚心烽火過臨洮

二

受降誰駐伏波營幕府新開鄖子城（鄖陽復設撫治）北關捷書諠道路南來寇騎正縱橫趙佗犀翠無朝使莊蹻巴黔未厭兵銅柱珠崖原郡縣幾時舞羽重昇平

三

環海軍儲與昔年見開西邸正紛然崔公臨拜原名士卜式輸家豈佐邊宛洛北來驚赤羽岷峨西上更青天

帶甲輓輸終坐困王師蚤晚望收川

四

赤眉銅馬遍江鄉於越年來百戰場禹穴雲深迷兕虎天台樹黑沸蜩螗諸將功名紛節鉞連營鹵獲半羸尫擾擾萑苻原赤子急須買犢勸耕桑

五

螺江烽火接東甌海水羣飛更杞憂鑿齒雕題虛譯貢扶桑析木正橫流黏天黑浪蛟螭喜壓岸雲帆島嶼秋野老傷心談已亥青燐白骨哭瓜洲（順治己亥海艘闌入京口被禍最慘）

六

除拜紛然草莽疑終南捷徑半潢池天心豈是憐羣盜廟算今誰整六師青犢總驕新槊戟黃巾爭擁舊旌麾閭閻惡少飛揚甚燕頷談兵又一時

七

豐隆列缺晝昏昏三伏深愁坤軸翻是處黿鼉遊坼岸可憐蠃蜂沒空村陌錢開架鬬新令封豕長蛇正薦吞三載干戈兼水旱更無人肯繪監門

丙辰四十初度久客喜歸二首

四十頭顱隱未能鬖鬖短髮久如僧兩年幕府依嚴武千里蓴鱸返季鷹豺虎天南紛格鬬雞豚巷北有親朋

歸與正好凉風候隨意看雲拄瘦藤

二

草堂親串喜歸人棋局茶鐺取次陳絳縣泥塗疑甲子銀河瓜果記庚寅（既降以七夕前二日）子山詞賦原蕭瑟天寶承平忽戰塵南粵西秦憂帶甲五湖此地膺垂綸

登太湖西峰（追錄舊作見會青藜過日集）

山色蒼蒼積翠迴沿緣仄逕入莽苔嶺邊楓葉藏僧寺樹杪飛泉灑客杯清磬一聲松子落白雲萬頃太湖來三高惆悵俱陳蹟落日山空樵唱回

受業姪瑀虞在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五 終

青門簏稾卷之六

毗陵 邵長蘅子湘（一名衡）著

蘄州 顧景星赤方批點

詩六 五言排律 五七言絕句 六言

應宋常州試閏月立秋（十六歲作）

未謝朱明律初回白露颸銀河今夜迥殘暑入秋移斗指兩辰際（閏月無正氣故斗指兩辰）風驚一葉時清砧連漢苑團扇泣班姬歲閏寒來蚤天空鴈到遲漸驚搖落候宋玉動深悲

登郡城西樓因謁蘇文忠祠

古戍寒花驛秋風蘇子祠女牆銜落照官閣獨題詩水抱孤城轉帆隨度鳥遲居人肅遺像過客讀殘碑俎豆還今日衣冠自宋時荒階一長揖風雅足吾師

分賦得琉球刀

碧眼幽州客攜來日本東鋟鏤金錯落飾鞘玉玲瓏血淬猩啼雨光圖雪漩空鸊鵜凝紺紫魍魎泣熒紅掛壁摩挲劇防身慨振雄風塵未一試每夜氣成虹

送鄭生之楚幕（清穟）

子與辭谷口南郡得康成幕府需才子窮冬念此行雪銜湖鴈過木落峽猨清萬里三湘客孤舟一月程題詩

屈子廟倚棹鄂王城楚戶登漁稅山畬費火耕三分晉
赤壁弔古獨含情

南康酬友招飲見贈之作輒廣來韻兼抒旅懷

江山乍相見詩卷得知音許與才雖忝交遊契必諶城
根閑步屧暇日屢招尋泉瀹康王瀑壁懸陶令琴苦香
供石耳銀鱠斫湖鱘匡嶽晚逾翠飛揚興不禁披圖已
廿載夢想直如今峽束蛟龍鬬天低星漢臨雙峰駢岸
粵五老各嶔崟買隱知無計安禪恐未任新交千里外
舊業五湖潯黃菊斑霜徑丹楓繡夕岑豆棚寒自落藤
架雨斜侵蜘網疑窺帳書籤或走蟫鷗浮還汎汎駒逝

已駸駸家訊江船寄寒衣鄰媼紝異鄉重九過涼雨一
秋深虎兕縣崖吼黿鼉背日吟風濤頻梗楫桂玉會愁
霖麤飯支鐺足悲歌拂劍鐔微名原計拙旅食竟何心
王粲屢驚倒謂廖昆湖太守禰衡刺不沉生涯羞瓠石噓沫笑
蹄涔歲晚鹿門去空山劚朮葠

岳邁亭進士移居六韻

柴桑元卜宅勾漏亦移家近市雙扉僻過橋五柳斜短
籬叢苦竹露井媚寒花對客凭棐几呼童出岕茶君開
蔣詡徑我種邵平瓜倘憶求羊侶春風聽小車

送陳椒峰謫選三十韻 鋪敘都得杜法

十載東山客乘時謁帝都閶闔新涕淚朝野正艱虞出
豈爲小草名還讓大巫文章驚郢斲騷雅薄操觚江鮑
看前輩歐曾得並驅波瀾隨曲折精力獨錘罏許與皆
詞伯招攜及野夫經年從白社臘月擁驪駒氷合黃河
急雲開翠嶽孤深林過兕虎破屋走鼪鼯積雪防埋鞚
悲歌或碎壺城高喧畫角堡近颭螢弧憶昨風塵起羣
公籌策紆總戎遺戮辱使節陷腥污跋扈連三鎮安危
詎一隅不成除猰貐未可息羆貙巴蜀虛天險笮篝阻
負嵎親藩分駐越大將議防吳復嶺行堪據甌閩勢就
誅妖氛纏彗孛深陌困征輸赤子眉須察黃巾氣尚麤

立功思寇耿醫國頼扁跗公輩宏盤錯新硎發湛盧飛
揚看竹素蹇拙混泥塗往往悲戎馬悠悠愧腐儒柴荊
棲凍雀書帙散童烏寒日縣漁笱西風臥轆轤掉頭吾
老矣屈指幾相於膠漆長如此雲龍願不俱河梁尊酒
地揮手向平蕪

丙辰除夕守歲用杜句起率成廿韻

四十明朝過椒花又送年斗杓中夜轉氷雪一冬偏憯
澹玄枵會崢嶸暮景遷爆喧鄰舍竹桃換舊時牋晉序
譙兒女團圞共酒筵酸鶯燮尾到盤吐燭花妍鬼物窮
誰送詩囊祭自虔蛇應急赴壑夔亦笑憐蚿銀礫欺簾

入烏薪徹曉然荒邨仍鼓角雪塞正戈鋋甌粵雖輸欵巴黔未息肩爰居駭鐘鼓彗孛紀星躔（是歲有星異星變）秋稅斂年時急山林引興便乘春攜般酒陶寫頻詩篇藤杖青山外梅花野店邊蘄蘭兼買石種竹會分泉身隱文焉用名微累頗捐浮家桑苧計婚嫁向禽緣俗薄從呼馬春喧自誅健百年聊爾爾不必問莛篿

五言絶句

江上舟中

我愛數峰青片帆去何疾回首指江天白鳥飛處沒

九日客中

不必登高去羈愁已不堪鄉心隨北鴈一夜滿江南

登韓信釣臺懷古二首

函關猶逐鹿此地起投竿猛士今誰在淮流千載寒

二

功定登壇日機藏躡足秋羞隨噲等伍應逐赤松遊

題畫五首

秋色連遠山鳴泉入寒澗借問支頤翁得無漆園叟

二

瀑布一千尺吹沫沾人衣空山風雨夜化作玉龍飛

三

松下一老翁松頂雙白鶴撫琴未及彈風吹松子落

四

釣船繫籬根笭箵挂泥壁夜來春水生船尾高一尺

五

積雪壓溪橋梅花開幾樹驢背苦吟人應為探梅去

晚入杭家塢

草露濕芒屨松風吹葛衣清磬出煙岫山僧初啓扉

山中雨後

雨洗峰頭碧龍歸洞口腥斷虹斜照白空翠落衣青

沛縣雨夜

高樹暗流螢客窗風葉聲偏陽寒雨夜獨照一孤檠

津門官舍話舊（蘇州本色佳處）

對牀通夕話官舍一燈紅十年存沒淚併入雨聲中

秋寓僧院三首

科頭殘月上倚樹露光凝鐘歇僧初定長廊照一燈

二

鳴磬僧徒散城烏下食來連朝寒雨後行徑長莓苔

三（絶妙語以偶然得之苦索不能到）

客睡寒偏醒龕燈殘復明落葉不曾埽空階作雨聲

夜坐

愁人夜未眠殘月照荒砌坐久墜露繁凉風動衣袂

舟婦詞二首

殘月曉風凉郎睡儂先起抛兒就郎懷天明三十里

二

儂家閶門住十三學乘舠上水郎打槳下水儂擔篙

湖漲

湖漲曉煙浮漁艇煙中宿日上三竿高煙消湖水綠

豆架

牆角羃青蔓茅簷綴紫花貧家有客至豆莢點清茶

槿籬

朝看槿花開暮看槿花落開落寂忘言籬邊成獨酌

青門草堂八詠

夾山積雪

雪花大如笠寒吹千林發曉看鴉鵲峰疑對峨嵋月

安陽春雨

山晴翠如黛山霧濕如鬟總輸春夜雨溪出米家山

東岡桔槔

秋風閑桔槔徙倚東岡樹落照水田寒白鷺雙飛去

西溪喬木

古樹覆清溪沉沉溪水綠溪鳥來去飛孤雲時獨宿

晴原驛路

古路秋原外行人夕照開君看往來者寒暑不曾閑

遠寺微鐘

獨尋蘭若徑時與樵僨逢古栢亂蒼靄空林遲暮鐘

後澤煙帆

冥冥暮煙迷白鷺立沙渚鳴櫓何處船帆帶洞庭雨

東軒竹石

偶然攜卷書倦倚石根臥幽蟬時一聲竹影斜陽破

七言絕句

聞鴈

新霜千里月明孤塞鴈風高曉入吳多少征帆低不度
一時吹落射陽湖

俠客

相逢樓下繫青駒貰酒樓頭脫鹿盧半醉忽然思炙噉
髑髏提出血模糊

溪南

野夫溪南趁晚凉露氣夜下荷風香鵁鶄鸂鶒聯拳宿
撥剌白鰱一尺長

隋宮懷古

三千錦纜照江霞十里香迴迎輦花不見祇今春草綠

鷓鴣飛上玉鈎斜

書揚州邸壁

斜風密雨打窗凉酒醒燈殘夜正長作客此時腸已斷更堪明日是重陽 亦復誰能遣此

北行道中竹枝詞三首

路旁棗赤八月天打棗女兒亦可憐北姬慣唱棗竿調爭似南姬唱採蓮

二

燕支欲染杏腮醺少婦新妝辮黑雲窄窄紅襦單著好喚郎休買白羅帬

三

一隊鈴聲曉過河吳綾千箱向北馱近日官家禁騎馬長弓大箭坐高轎

草堂晚眺

歸烏啞啞夕雲寒落照千村楓葉丹拄杖霜原時極月翠屏削出是銅官

冬日草堂漫興五首

臥病不出經一旬當門黃葉尺來深呼童掃葉汲溪凍供給寒齋擁褐吟

二

草堂卜築湖水西灌畦種秫足幽棲春來準有看山約鼓枻先尋罨畫溪

三

青衫蹉跎廿年計蝸舍狼籍半牀書哦詩曝背晴簷下客到從嗔絕起居

四

舍西隟圃新栽竹更插疎籬碧水隈郎看春筍上番後一月從過一百迴

五

霜凍日斜景易昏野夫竟日掩柴門地爐芋魁煨徑尺稺子賒酒不出村 自在

送友人遊楚二首

江天紅葉擁行舟君去遙登黃鶴樓湖北湖南無限好猿聲鴈影一時秋

二

布帆無恙楚江流不斷青山引客舟殘月曉猿過赤壁江迴岸轉見黃州

喜卽到西陵率爾有作

歷花半月楚江船歸鴈啼猿處處聽匹馬西陵明日路木蘭山下草青青

春盡客舍雜憶四首

家在江南五柳稀落花閑覆釣魚磯茅堂燕子渾來慣
舊日主人猶不歸

二

吏散鶯啼休蚕衙淹留官舍獨看花長年春典渾亡賴
踪跡山家定酒家

三

苦憶楊梅此地無家山帀樹紅珊瑚洞庭西灣光福嶺
烘日蒸霞一萬株

四

楚燕低飛巧入簾吳蠶如雪過初眠新茶出岕櫻桃熟
暢好江南穀雨天

燕中送友歸梁谿二首

晉亢陂前木葉曛桑乾河上雁離羣秋風何限蓴鱸思
惆悵明朝更別君 含吐蘊藉

二

九峰秀色九芙蓉知爾幽尋第幾峰我夢故山清絕處
月明泉響鶴棲松 高秀得太白韻

觀弈詩三首

一道斜飛角勢奇桐陰茗椀倦餘時總誇國手翻新局
我自鈎簾覆舊棊 語味深在

二

雌黃局外原容易黑白胸中了不關甚倦推枰無箇事
支頤屋角看青山

三 只不肯犯手君家先生正是此種作用不

麥生元煥晚出推能品盛老聖逸吳趨舊擅名一著總
輸儂較穩十年斂手對空枰

初夏絕句六首

今年梅雨何連綿甏瓶滿貯茅齋前蜀山砂注棊盤岕
岕茶出棊盤頂者最佳 妒殺江南第二泉

二

白石清溪五月寒夜來涑雨響潺湲柴門盡日支頤坐
最好青山雨後看

三

廣州茉莉建溪花薤簟湘簾日影斜小婦解供梅月水
山妻自潑雨前茶

四

蓉城櫻筍青筠籠光福楊梅白定甌道是江南風味好
何須荔子憶炎州

五

西家海棠高刺天千朶萬朶紅嫣然連朝雨打離披甚
著水沾泥劇可憐

六　不彩不礙神韻自超

新漲平添三尺許門前没卻釣魚磯風雨夜來還作惡
明朝卽恐浸柴扉

送管生就婚粵東官舍三首

蘭陵酒碧玉缸瀉畫鷁帆開黃雀風到日深秋官舍裏
柳槳初熟佛桑紅

二

分行掾史著紅紗女壻乘龍太守家荔子生成合歡果
木棉開出絳桃花

三

珠簾香霧綺羅嬌銀蠟金盤對對燒道是遊仙渾不信
刺桐花底倚瓊簫

送魏善伯歸寧都八首

半舫清尊只暫逢別君惆悵落梅風三千客路鶯聲裏
幾日江船細雨中　余初識善伯於賀天石半舫齋

二

江干風燕趁帆斜篷底春衫點落花寒食冷煙何處過
鷓鴣聲裏正思家

三

丹陽北固暮江流雙槳乘潮過石頭鐵鎖降旗前日事
傷心莫問景陽樓

四

峭帆牛渚上嵲磯獨立江船有所思弓刀舊蹟開平廟
風雨荒崖太白祠

五

大孤山頭春草生滕王閣下春江平試窺石鏡松門頂
倒映鄱湖雪色明

六

京江春漲接章江江水牽情似箇長君向鬱孤臺上望
鴈歸一半過潯陽

七

百丈丹梯鑿翠微金精何限武陵溪歸時洞口花飛盡
灌木藤蘿石徑迷　魏子家翠微為金精十二峰之一

八

蘭陵玉缸琥珀濃蘭陵驛路青茸茸卻羨蘭陵城畔月
隨君直到翠微峰　唐人神韻

雨夜

西風剪剪折盆荷窗外疎疎凉雨過最是酒醒燈暗後

邑蕉葉上聽偏多（淺淺景語自足）

上海歌十首

黃龍浦口渾潮黃泥潰城邊蘆荻荒廢壘猶傳袁內史

開江只說海都堂（吳淞江明隆慶間海忠介公開）

二

前年江塞愁殺儂今年江開水瀧淙高種木棉低種秫

鄰簫社鼓過殘冬（明季江塞康熙間延撫馬公重開）

三

黃浦女兒蕩輕舠蚕潮出去暮回橈狂夫來去渾無準

不比初三十八潮

四

浦東婦女剩可憐北伴南鄰盡種田青布遮頭露雙腳

踏車翻水楝花天

五

木棉花老急紡車軋軋霜檐關轆轤歲晚空機倚東壁

大兒依舊未裁襦

六

萬里扶桑黑浪浮吳淞帶水作咽喉平吞泖澱三江匯

倒束滄溟一線流

七

清瓊金虎已成空猶說前朝海餉功番舶蝦鬚來日本

紅旗白柁出遼東

八

伐鼓樅金海岸鬪浦東新設水犀軍樓船翻動鯨鯢窟

組練晴搖蜃海雲

九

吳淞滬瀆似盤渦十丈渾潮齧岸多醉酒封牲賽東海

土牛柳埽學黃河

十

大黃浦東浪拍天海唑山擡太作顛船趁風時潮汛惡

衝濤偏有打魚船（山擡風潮來海唑風雨多海人驗候語也）

吳門寒食

禁煙風雨劇淒迷楊柳金閶綠未齊腸斷故園荒隴畔

棠梨花發鵓鴣啼

和汪鈍翁先生吳閶柳枝詞三首

吳娃連袂踏新詞不唱竹枝唱柳枝竹枝宛轉含愁怨

柳枝旖旎綰相思

二

閶門垂柳啼曉鴉樓前紅粉寺前花虎丘澆酒真娘墓

阜橋繫馬泰娘家

三

流亂輕絲拂畫橋郎來斜倚木蘭橈儂似柳絲渾婀娜郎如柳絮易輕飄

六言

高郵舟中即景

風微篷底茶煙帆正長年晝眠米客排檣依市漁翁數錢近船菱碧千羣鸂鶒荷紅百里湖田忽憶清溪舍北採菱踏藕年年

夏日偶成

舊業菰蘆草堂舍南舍北滄浪桃笙茗椀午倦竹雨荷

風晚涼坐隱半枰吳越翻書一卷蒙莊臃腫從呼覞壑先生擬號柴桑

秋郊即景三首

新釀小槽初滴重陽溪蟹爭肥籬下黃花獨醉門前紅葉客稀

二 詒自可畫

細雨寒煙野渡青山黃葉孤郵倚杖看驅歸犢腰鐮自刈秋園

三

遠郊近郊落照千點萬點寒鴉牛羊下山一徑煙火隔溪數家

青門簏稾卷之六終

受業姪䝉虞在編次

男 士諒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七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纂（一名衡）

盬官　陸嘉淑氷修批點

序一

鈔古文載序

專以載道為主立論已高曲折又足以盡之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文之極軌惟唐虞三代六經之文足以當之自聖人沒莊列申韓者流蠭出並作乃各倡其曲說為一家言

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煨燼之餘掇拾補綴六藝蔚然復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最為爾雅自是文靡於六朝韓愈振之文亾於五代歐陽修蘇氏父子振之之數公者其慨然自號於一世莫不欲原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顧於道猶或離而或合也夫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兩漢以後文之盛衰在下文之用在上則文與道合而其文極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則文與道伲離伲合而其文亦多駮而少醇非獨人事葢有運會焉是故其道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其文則如日星如河嶽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其於道或醇駮參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遷固韓愈以下數十家之文是也其文嵺崢魁偉駭世之耳目而於道往往支離而叛去者莊列諸子之文是也若夫知乎道而畜乎文者宋儒語錄之文是也修詞者病剽談理者病偽而文與道兩失之者末世之文是也謂之無文可也余友賀天山篤志慕古彙鈔史漢唐宋諸名家文若干卷名曰古文載屬余序余以為賀子所鈔離於道與合於道者皆在焉是醇駮參者也夫合者當思其所以合離者當究其所以離而一折衷於六經之旨然後醇者可為吾法駮者亦可為吾用而學者讀之可斷其由文以適

於道也余故推其大指序之首簡云

近日古文皆知宗八家大都膚立而中空得其形似耳子湘文有根柢真足起衰挽頹五百年來更無此作手後世必有然余言者　顧赤方

古樂府鈔序

古者太史陳詩太師肄之而被之鐘磬笙絃故詩三百五篇大抵皆古樂章也漢承秦亂雅樂失傳詩與樂分矣於是始立樂府高祖唐山夫人作房中樂十六章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而平調清調瑟調本皆房中曲遺聲謂之相和是南之變也漢樂有簫笳者為鼓

吹用之朝會道路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又有梁鼓角橫吹有隋四部鼓吹而舞曲則有雅舞雜舞皆雅之變也武帝祀甘泉祭汾陰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畧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晉宋以還並撰詩章登歌郊廟是頌之變也其它有引有行有吟有歎有怨皆詩人六義之餘江左中原既殊謠俗吳歌西曲遞有新聲樂府沿流於茲極已故三百篇一變為樂府然樂府盛而三百篇亾非三百篇亾也其音亾也樂府再變為詞曲然詞曲盛而古樂府又亾非古樂府亾也其音亾也自茲以降摹

古者襲其體掞藻者摘其辭博雅者資其事太白仍古題而創調子美緣時事而創題張王之質長吉之奇廉夫之詠史以至獻吉元美諸公遞相規摹然皆文人學士鉛槧之業留連篇什之助而聲音之道微已故唐人之擬樂府離也并音與調與辭而離之者也明人之擬樂府合而離也并音與調而離之其合者辭而已猶之乎離也余田居寡營閑取古樂府稍加編次首郊廟次鐃歌橫吹次相和次清商次舞曲琴曲而以雜曲謌謠終焉自漢迄隋彙為六卷曰古樂府鈔或曰子之為是鈔也於聲音之道奚裨邵子瞿然曰夫子所謂文人學士鉛槧之業而留連篇什之助也夫聲音之道余則奚知焉余則奚知焉　得此一結始覺此文之旨有在

古詩鈔序

成周之時詩之用最廣上自王公下逮田夫紅女皆詩人也鉅自郊廟燕享軍旅細至草野贈答皆稱詩地也夫詩之為教導情托諷多比興焉寄故其稱指也微其感心也巽正者副其誠邪者閑其失其用與禮樂相遞先王尚之故漢以上無詩人夫人而能為詩也蘇李枚乘始以詩名家以詩名家是詩之亾也然婉而厚有風人遺焉建安黃初猶稍近古自是一變而潘陸之麗也

再變而顏謝之俳也三變而梁陳隋之綺也益靡矣然皆有可取焉起漢蘇李迄隋錄其尤者凡八卷曰古詩鈔先是有古樂府鈔六卷并彙成帙夫古詩視三百篇近矣然世之人知之而嗜之者則已寡也蓋詩教之廢久矣悲夫　語以不肯多及故有神檢

毗陵縣志小序十一首

圖考序　諸小序俱古雅得扶風筆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大司徒掌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其地域廣輪之數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蓋圖之籍於天府者天下險要阨塞具是先

王之意不輕以示人故惟職方氏掌之大司徒得周知之土訓得詔之嗚呼蓋其重也天下郡邑志皆有圖雖未必盡繫險要阨塞如職方氏所掌然其正幅員列山川別都鄙不可畧也毗陵志舊亦有圖然頗有缺畧且散見欲綜其要難於是葉次之益以太湖澱江諸圖作圖考

建置沿革表序

自秦建郡縣而漢因之毗陵始置縣矣歷一千九百餘年沿革變易不可勝紀跡其所以蓋出於偏安割據之代為多何則寓縣瓜分疆土既蹙於是割裂州郡多張官吏欲以自矜廣大然而戶口虛耗賦歛繁苛人民遷徙號稱大城名都率亾其實矣典午之季毗陵區區以百里之疆析郡者二析縣者三齊梁迄唐或分或合地名改易不常及南唐吳越之閒無歲不中寇邑且屢徙宋承五代後猶分晉陵武進二縣明始并省合為一邑

國朝因之休養三十餘年吏省而事集令簡而俗安繇役滋寡戶口殷殖記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有以也夫故考據史冊起周秦表而列之作建置沿革表

星野祥異志序

星官書亡慮數十家皆以吳越屬斗牛女分野而漢書地理志亦曰吳地斗分野今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粵地牽牛婺女分野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由斯以談吳越幅員蓋五六千里而遙夫以斗牛女當六千里之吳越而毗陵介其閒若彈丸然疑無繫於占驗之數雖然豫章之木千尋其於一葉至秒也然其菀枯榮落鮮不與根幹相關推是說也可以辨星分矣災祥之說及其占應最著於向歆京房諸家大要推本洪範五行五事休咎之徵而妖孼沴痾眚祥之類分應之其說不無傅會然彰天戒謹人事作者有取焉夫星繫於天邑與郡與國其占同也災祥之占於邑則獨也故著之加詳作星野祥異志

水利志序

毗陵為邑當吳會上遊大江襟其北具區滙其南東西則漕渠貫之江浙之輓輸達京師者歲數百萬石畢道於是而民田一萬五千餘頃川涂溝澮相通若鱗比然旱則資溉澇則資洩甚哉水利之宜講也首述水源次陳水治作水利志

山川志序

禹貢載揚州山川曰三江曰震澤周禮職方氏曰揚州

其藪具區其川三江其寖五湖今皆邑分也夫揚州於天下當九之一邑於揚州不足當百之一而東南巨浸實兼而擅之南望茶山林麓陵阜隱嶙聯猶有披裘其人者乎其西北孟城吳尾諸山相傳孟嘉所棲遁也東眺馬蹟夫椒峰巒滅沒波濤閒憶秦皇之遺蹤弔吳越故所戰爭處覽古之士可以慨然而賦矣作山川志

人物志序

毗陵爲泰伯端委之墟而季札型之以禮讓風氣漸開矣又歷千有餘年至宋而人才之生號稱極盛而明足埒之後先炳烺史冊者上之扶名教而植綱常次亦狷介自守不苟附和立朝則犯顏敢諫勵矯亢之節不幸遭離變故則伏節捐軀糜頂踵不悔下至閒巷匹夫皆知義之足榮而生之可輕也明高忠憲攀龍有言天下有事則毗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知言哉抑又聞風俗與世移易吾不知後之視今較今之視昔何如也雖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鄉先哲之流風遺烈更千百世猶有感慕而興起者意在斯編乎前志分類頗繁今彙而編之作人物志

職官志序

班固作百官公卿表范曄因之爲百官志後世志職官者昉此矣毗陵邑也而於郡爲治官之繫於邑者自典史以上至令繫於郡而邑得書者自檢校以上至守皆今制也而前世官名因革之同異亦畧附見焉若其姓氏爵里遷除日月之可著者輒考而書之不問其人之賢與否舊志闕則仍闕唐以前闕者十七宋元闕十三明闕十一　本朝畧備矣作郡縣職官志

學校志序

嗚呼三代以下聖人之制作弛壞廢絕沿於其名而其實之銷亾者可勝道哉學校其大者也成周之隆自王國至州遂閭鄙靡不立學制如是其備而其教之之法一出於德行道藝之實故其時人材爲極盛漢唐郡縣多廟而不學宋慶曆閒詔諸州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置縣學自是郡縣皆有學然遐陬僻壤猶闕而不備也蓋學之興其難如此而其父兄師儒之教又皆出於者利干祿奔走功名之途而於先王德行道藝亾聞焉嗚呼所謂沿其名而實不存也毗陵在唐僅有先聖廟而無學宋景祐三年州學始建縣猶不能有學歷元迄明而規制始備逮於　國朝文治蒸蒸科名常甲它郡可謂盛矣而士迄不古若句夫郡縣學之盛衰是守令師儒責也文翁於蜀胡瑗於蘇湖皆爲之舉世不爲之時

而士靡然嚮風玆之志學校者僅考其廢興改作學田禮器沿革之末具文焉耳若乃興起教化以求旣其實詎無望於是邦之守令師儒也哉作學校志

選舉志序

選舉次學校何學校選舉所自出也選舉之途曰徵辟曰貢士曰科目凡三選舉之人徵辟十一貢士十三科目十六蓋令甲之所尊風俗之所趨大抵畢出科目一途故勢不得不重數百年閒邑士之以道德文章節義事功焯然炟耀史冊者往往出於其閒而名湮沒而不彰亦不可勝數雖幸其姓氏之僅存而遠者百餘年近

或數十年其宗族閭郵已不能舉其行事不可惜哉而獨行之士或委身草莽名不列賢書而負材能砥名節以自不朽於世求之傳記往往而有豈非勢位不足恃而士君子樹立固有本末歟而世俗所畸重者顧在彼不在此何與邑選舉莫盛於宋明唐以前多闕不可考原本舊志續而書之訖　本朝備矣作選舉志

祠廟志序

禮諸侯封內山川神祇不舉者爲不敬古聖王設教之微意豈徒崇德報功已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將使人心過其巧僞之萌不强而肅不媚而孚以還於淳樸推此道也可謂至治余邑延陵季子祠而外廟祀大小二百餘而道梵之宮居其半自明萬曆丙辰距今六十餘年往構新搆廢興遞見嗚呼幽明之故難言矣太上先成民其次辨之其次因之作祠廟志

帝系志序

嘗經南蘭陵故城訪蕭氏後徵甚而世所傳萬歲街東城天子路遺蹟蓋有存者相傳齊太祖梁武帝故居云二代史書具載其語宜可信不虛齊梁之興先世非有積累起人臣之中乘權踐運遂嬗大位偏安方隅享國不永其事甚淺陋無足稱述而其時宗室之賢往往能

以文章勳伐表見當世列名史冊者代不乏人歷陳隋迄唐三四百年閒號稱蘭陵望族可謂盛矣顧可使湮沒不少槩見哉豫志例載帝王輒昉之作帝系志

明四家詩鈔序

四家詩鈔者何郃子合李空同何大復王弇州李滄溟四先生詩而鈔之者也空同詩得六卷大復四卷弇州六卷滄溟詩最少得二卷旣成爲之敘曰詩三百篇變爲五言自漢歷唐而厥體大備漢魏六朝姓氏之存者幾七百人唐詩傳者亦六百餘家顧其開卓乎名家不過曹阮陶謝鮑昭李杜高岑王孟韋柳數十家而止蓋

風雅比興音製既殊清濁偏全才具迥異或一篇之警策一句之精工靡不著稱疇昔流聲將來若夫才擅衆長體兼羣嫩益斐斐乎難之明詩之盛談者謂陵宋轢元含吐三唐似已攷其源流可畧而言也明初詩人高季廸袁景文爲冠孟載幼文諸人羽翼之亦既彬彬具體是聲詩之濫觴也迨夫空同大復崛起於弘正弇州滄溟代興於嘉隆明代稱詩於茲極盛後先附離而起者亾慮數十家或綺麗而傷質或典重而近膚或嚴整而病拘君采偏嫥古詩茂秦止工近體高子業之澹遠蕭閒徐昌穀之儁朗清潤庶幾斐然然孤詣有餘兼至

不足求其牢籠一代苞孕餘子上下三百年閒蓋鮮儷矣夫是四先生者以沈雄浩博之才一出而力振頹靡古詩權輿漢魏歌行馳驟李杜近體定執三唐此其大較也然格主復古而蹊逕猶存詞尚高華而風情微乏愚以爲正使瑜瑕不掩自足名家沿茲以降詩學荊榛膚於胡元瑞俗於公安僻於竟陵濫於雲閒纖佻俚鄙於陳仲醇程孟陽諸君而明詩亾矣大抵羽翼四家者病在靁同沿襲而自得之趣尠擊排四家者病在尖新僻澀而膏肓之錮深故萬曆啓禎六七十年閒天下無詩非無詩也其所爲詩者非也詩亾而國運從之嗚呼重矣哉 熙朝累洽詩道寖昌尚聲格者悟剽竊之僞探幽賾者悔枵腹之疎復古於是有機然今人率牽時趍憚於深造沉渾之力寡而綺靡之工多黃魯直謂李致堯云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噫嘻今人之詩將無同夫詩而傷媚焉是世道之憂也余竊不自揆欲取漢魏樂府古詩下逮李杜唐宋元明之詩詮次甲乙成一家言而困於力弱丹鉛未竟會四家詩鈔先成輒付剞劂夫首燕者北其轅適粵者南其楫詩不盡於明明詩佳者不盡四家然是之漢魏之唐者之轅與楫也中表楊尉雲芝田伯仲皆嗜古

力學語余曰是編出可爲世之靡曼里俗者藥盍參互校讐則陶雲伯仲之功爲多云 北地濟南諸公至今面目未見攻之者既就其短稱之者亦不能推見其長悠悠古今更當以俟青門論定耳 赤方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語皆自得故能言之斐亹乃爾

曾君旅菴重刻歐陽文忠公集成屬余序歐陽之文蘇氏父子論之當矣勒而說之爲駢拇爲懸疣也故余不敢序歐陽文而願與海內讀歐陽文者論文竊觀古之作者類皆蓄學沈思遠者數十年近亦十餘年以蘄所

爲卓然自立之處得之矣務滋其源務沃其根富有而日新然後可以成一家言名當時而信後世譬之江河然源出崑崙發岷峨渾渾泡泡𣵀之不竭於是乎經九州絡九土放之爲廣川洪流東之爲崩瀧急峽石湫之爲澗沚堤槊之爲池潋安流漾洄則千里一碧而舳艫帆檣之容與也怒濤奔折則百怪滉瀁而魚龍蛟螭之嘯吟也惟其蓄也深故出也不匱而變化也不窮古稱文章家足當此者首左遷固而下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而韓愈氏爲最宋則歐陽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而歐陽氏爲最故二氏之文焯然並行於世而歐陽文世

之好之者尤多葢其行文郎之如淺復而彌深而紆徐俛仰之態往往百折而愈舒宜好之者之衆也嗚呼自兹以降幾無文矣北地弇州諸公之摹秦漢優孟之衣冠也其病襲金華毗陵晉江諸公之規八家醪醴之糟魄也其病淺乃數十年來傳變益出有俳優之文有應酬之文其黠者往往剽獵二氏薈萃駁雜最上則援引經義規橅唐宋世翕然以文章家推之矣顧叩其源委盡蓄學沈思久之而有以自立者耶抑猶未免爲優孟爲糟魄者已陳之芻狗耶夫決溝塹之水放之盈科而傲然自眡於江河水不異也其所爲源者異矣然則孰

從正之以盧陵正之正之者何盧陵之文世爭誦說之然而面目也格調也面目格調之外有所以爲盧陵者存夫龍門昌黎其祖父也六經其大宗也子史百家則其旁支族屬也吾由子孫而識其祖父由祖父而考其昭穆然後源流瞭然矣葢導其喜則易入也進以漸則不驚也故曰以盧陵正之也方今古學向隆人人自謂得之者以千數余言出得無又爲駢拇爲懸疣也哉歐陽之詩不逮文然亦自有工拙兹不具論曾君名弘江西之吉水人

明十家文鈔序

嗚呼古文至於明幾亾矣邵子曰古文之亾帖括亾之也漢以前無論已唐宋文學之盛其時士有志者爭自力於文章之途而其學類能原本六經泛濫子史旁及天文地志禮樂律厤之名數莫不叅稽故立言之大而精者蔚然備一代之文章即學之而未至者亦往往能就其才力所近成一家言葢習之多則能者出也操之專則業易精也至明則不然驅一世聰明材辯束之帖括之中學者自四子一經外不敢旁騖一語童而操觚白首浸淫而不知所返叩以古今則瞪目沘顙舌拄齶而不能對嗟乎讀書之不知奚有於文中閒非無魁奇

自命之士起而倡爲之然已疲矣是故下者譁世取說殆類俳優其病鄙上之習遷固之優孟而悅其聱牙其病剽又上之咀宋人之蔫䐈而以爲玄醴其病腐論者乃爲之說曰明無文非無文也繇習者之不多與不專也今夫射者標金錢之的越百步而射之至難也令百人決拾而射一拾拾必中矣十人決拾而射之其中難矣一人決拾而射之其中也益難矣夫以不多之人操不專之業而爲之旣疲之餘嗚呼不其難哉余自壯歲得釋去經生家言窮居多暇因學爲古文辭自秦漢唐宋以來爲古文者畧觀之矣獨明文闕焉太史公曰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世變相類也愚則以謂文章亦然擇明人之能文者宋潛溪濂方正學孝孺李空同夢陽王陽明守仁唐荆川順之王遵巖愼中歸震川有光羅圭峰玘王鳳洲世貞茅鹿門坤各鈔如干首合之曰十家文鈔噫玆十家者所謂魁奇自命之士倡而爲之者也固未必盡合古作者雖然酬應者雅擿訶者實標理者雋雅以砭其鄙實以治其剽雋以去其腐斯近之矣嗚呼明三百年之久而得十人十人之文而僅得如干然以之儷唐配宋猶瞿然有愧色也嗚呼不其難哉

呉仲侯山人遺稾序　宕折而悽惋

千章之木生深崖之中干雲霄蔽兕象其用則登之明堂爲栾爲棟其棄於世則牧豎薪之而斧斤所不及者乃頽仆於巉巖斷壑之閒不幸而爲野火之所燔風雨之所齧巖霜漂雪之所摧至於朽枯濕腐終已無用於人然後蒸出芝菌而山野好奇之士幸而遇之則私之而詫以爲瑞然其不過好奇之士而銷餁萎翳者不知凡幾也余友呉山人故名家子方少壯時銳意功名旣老不遇乃斂其亡聊拂鬱之感一發之詩而詩又不見知於世獨時時大書籬壁閒淋漓箕踞用以自娛是亦山人之芝菌耶山人意不可一世顧與余善一日以書抵余曰吾疾不起矣有詩十卷以屬子幸子之有傳於後也山人尋卒爲順治庚子七月余方奔走省試未暇往葺其遺詩而其子又不甚愛惜後三年索之其家則零墜散遺過半矣歲己酉六月曝書草堂復於故簏中得詩一卷葢山人存時錄以貽余者因並刪次其遺稾序而藏之噫山人束髮受書老無所遇可謂窮矣而詩之僅存者又厄之不盡見於世斯其不幸者耶然死且十年而得好事如余者綴輯其餘編使不盡至零墜散遺余之力雖不足重山人於身後而幸其詩之尚存將

來遐有力者重之則山人不沒矣夫士窮愁著書當其
仰面屋梁（筆老有焰）劌心鉥肝不敢自惜者爲名使也乃往往身
死未幾一二殘編鈌簡遽已湮滅方與骨毛爪齒同澌
化而無餘不可惜哉然則山人有知其亦可自幸已夫
山人姓吳名仲立仲侯其字世居義興之北渠其詩幽
澹閑適有自得之趣益可傳者　不可少此一結

魏叔子文集序

環海以內名山五大川四皆能出雲雨潤澤物故方望
祀公侯至一丘一壑之勝載在圖記供奇士之遊覽然
不能出雲雨潤澤物則不敢與名山大川齒文章在天

地間亦然其大者日月星辰陰陽之所以序墳壚壤埴
之所以奠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定位禮樂刑政之所
以行其小者亦必係治亂關利弊考鑒成敗得失爲斯
世有用之言故隨其立言之大小皆足自不朽於世曹
子桓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蓋必可經國者可不
朽也若夫骫骳靡麗佶屈無益之文亡論不能傳傳亦
速朽寧都魏叔子兄弟皆以能文章名海內客冬叔子
來毗陵余識之寓樓握手語移時恨相知晚蓋余亦喜
爲文章持論頗與叔子合顧余碌碌庸無所用於世聊
以文墨自嬉叔子磊落喜交豪傑士其智畧輻輳之氣
時露肝宇閒故發爲文章每至譚說經濟議天下古今
之變率鑿鑿副名實不爲無用之言嗚呼才如叔子而
僅以空言白表見（語味故深）度非所甚願然已足不朽矣余平居
有五嶽之慕鬱鬱未遂常一登泰山所偕非人不能盡
其奇至今以爲憾及讀叔子文稱其季弟和公登太華
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而峰巒崩
岁詭秀拔地倚天則又未嘗不栩然神往也
篇末棹尾處正如神龍夭矯支股閃忽

青門五眞圖詩序　更不入敘論乃其高處

圖青門子像凡五裝潢成冊圖之次首展卷次課耕次

遊嶽次垂竿最後蕉團圖各縱廣尺衡廣如縱而贏寸
者二像高不盡縱三之一有差圖中器之類十有二爲
壺爲石几爲茶竈爲梡爲羽扇爲杖爲拂爲蒲團爲舟
凡九爲釣筒爲綠瓷罌爲幔則載於舟禽獸竹樹之類
七犉一頭白鷺三竹十餘箇梧桐二楊柳一松一籐蔓
一他樹無名者以指計葭菼以勾股計童子二一斛泉
烹茗一驅犢遊嶽之像立餘則否遊嶽其形傴而杖其
巾角巾其袍褐其屨棕蕉團之坐趺其髮髩其衣色薄
青其帶垂其屨並脫置前垂竿之坐欹其笠箬其衣淺
綠色一手自撚其頷課耕之坐箕不冠其衣白單綃袒

胸左鄰豎右鄰前展其左手反據柳根展卷之坐以石手卷書橫著鄰上畫者梁谿朱生旭補圖者生之父芾寧郡魏禧作記諸名人各有詩而青門邵長蘅自爲序

邁亭詩選序　極意摹退之幾於神似

岳君壯年成進士需次里居會遭絓誤偃蹇不得仕則蒔時喜遊又時時喜稱詩開西適秦入函谷關觀砥柱眺華山而返有泰中詩已又北之燕東之濟兗謁孔林轉鄒嶧山訪李廷尉斯刻石故處有孔林嶧山諸詩已又南浮錢塘探禹穴有客越詩最後道潋溪逾庾嶺遊桂林象郡有東粵紀遊詩十年之間足跡縱橫萬餘里

詩前後若干卷壬子十月自粵東歸與余相見豫章同舟東下篷窗促膝清談至夜分燭跋見政君則稍稍出其詩余閒有彈射欣然意得也將抵毗陵五十里枉棹過余草堂余爲具雞黍臨別盡出其所爲詩屬余序嗟乎岳君固進士也夫士屈首受書幸得一第上之列侍從臺省次亦吏州縣沾升斗而士之貧賤不得志者乃飢驅乞食刺促江湖君以進士顧躑躅貧士後吾知岳君悲也吾見今世以貴顯遊者飾車騎盛冠蓋從者夾輿趨足聲殷如奔雷君則從一蒼頭挾敝刺蹩躠闤闠君固不欲以此自張然交遊故舊接跡未見有指囷贈宅如古人者而君之家張口待食者以百指計吾益知岳君悲也雖然君得仕必爲令令自百里以上往往戴星出入列炬猶坐堂皇治文書朱墨之紛紜將迎廚傳共億之繁勞日不暇給君幸而偃蹇仕宦志不獲伸乃得肆力爲詩歌舟車所至攬其山川風土以發舒其性情而名後世益所得爲已多也君詩清雅似錢劉尤工五言古近體定其可存者若干卷題曰邁亭詩選邁亭者何君所自號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然則君殆將倦遊而歸隱已夫　一結含蓄無盡

金生詩序　得此則知詩道之本原矣紛紛强立宗派眞是庸妄

曩時海內一二稱詩家喜標別同異更相齮齕某人某體是同乎吾也則尊之譽之某人某體是異乎吾也則詆之譽之雖心識其工不欲與也而庸妄不說學之夫從而和之曰某體某先生所宗也亦宗之某體某先生所排也亦排之嘻夏蟲不可語冰井鼃不可語於江河其陋也甚矣余以爲詩之有體猶夫形焉已爾故其沉鬱豪放典麗清眞平澹奇怪各自名家者皆學於古人而（最是）得其性情所近雖作者不知其所以然譬之賦形然毛而方者黑而津者專而長皙而瘠者豐肉而庳者五

地之民各得其氣所近不能彊之使同顧其人之或爲聖賢或爲豪傑或爲愚不肖則不係乎此也故余常論詩以謂詩自漢魏六朝三唐至宋元明人之作皆有可學有不可學視吾自得何如爾苟吾之詩學旣成而卓乎有以自立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李杜爲三唐爲宋元明詩皆可使之就吾之鑪冶而皆不能爲吾病吾之詩學未成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皆未必有當於詩何則其自得者尠也全生年少喜爲詩朙以一編投余樂府古近體皆有之觀其規橅結譔非苟作者余謂生之詩賢於世之稱詩者遠矣誠克之以學益求所爲自得者則生之進易量乎哉生名鴻尢工詩餘有柳周風調茲不論論其詩

吳退詒詩序

古之世其視詩也難故其詩盛而不可加後世視詩也易故其詩爲之有至有不至古者十三學誦詩舞勺入學則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皆詩教也而列國名卿大夫相贈答頻稱引篇什以見志而已未聞有所賦譔益視詩之難如此其時閒有作者雖變風變雅以至羈人思婦感激之音往往采於太史而見錄於聖人何其盛也逆後世詩教旣廢凡橫目二足之徒稍習音韻儷偶輒哆然而稱詩顧爲之雖多其獲傳於世者蓋千百之一也幸而獲傳而能卓乎自名其家者又什百之一也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夫詩藝也然要其至則天人兼焉漢唐以來詩雖遜古顧其閒能卓乎名家者大抵或爲沉鬱或爲豪放或爲綺麗澹逸幽奇各習焉而得其性情之所近而其學之勤也必本之三百篇離騷以濬其源叩之六藝子史百家以博其識傷及山經地志佛老方伎之說以盡其變其思之專也必劌心鉥肝顚頓誠壹一切榮枯得失悲樂之感莫不發之於此夫其體之沉

鬱豪放綺麗澹逸幽奇不可强而同者從乎天者也其學之勤而思之專盡乎人者也是故有人而無天終身爲之未必其至也有天而無人率然至之未必其皆至也嗚呼不其難哉荊溪吳子退詒集其詩若干卷屬余序余雅未識吳子聞吳子負氣自豪落筆數百言立就讀其詩涵演馳驟不名一體蓋得於天者優矣余旣喜其才而又欲勉其所未至也故樂爲之序而以是告之嗟乎詩特藝文之一爾其至之之難猶如是況有志於道德文章之大焉者哉余於詩固學之而未至者兇以告吳子且自愧也

杜詩臆評序

古今注杜詩者亡慮數百家其蔽大約有二好博者謂杜詩用字必有依据捃摭子傳稗史務爲泛濫至無可援證則僞譔故事以實之其蔽也窒塞而難通夠新者謂杜詩一字一句皆有寄託乃穿鑿其單辭片語傅會時事而曲爲之說其蔽也支離而多妄蓋杜詩之亾久矣杜詩未嘗亾也其眞亾也故愚以謂必盡焚杜注然後取杜詩讀之隨其人之性情所近與其才分之偏全淺深工拙而皆可以有得長垣王又愚先生起家進士令梓潼遭亂棄官流離滇黔閲十餘年而後歸方其自

泰入蜀閬劍閣下潼江又以事數往來花溪錦水其遊蹟適與子美合及棄官以後繫懷君父眷念鄉邦以至拾橡隨狙飢寒奔走之困亦畧相同故其評杜也不摭實不鑿空情境偶會輒隨手箋注久之成帙自題曰杜詩臆評其於古今注家不知誰如要之無二者之蔽余謂注杜如先生則杜不亾惜也止於七律也序之以告夫世之讀杜者

杜注外陋路駁古今同慨近見虞山箋杜如登慈恩寺塔洗兵馬收京諸箋穿鑿亦復不免盡焚杜注解人不當如是耶　赤方

漸細齋集序

漸細齋集者王又愚先生取少陵句自名其所爲詩也古今論者以爲詩家至子美而集大成故詩有子美猶聖之有宣尼後之學者往往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唐昌黎長慶以及孟郊張籍許渾杜牧李商隱陸龜蒙之徒皆師承少陵得其一偏各自名家宋人詩多學晩唐其閒號稱大家若東坡山谷半山放翁後邨諸公則又禰晩唐而祖少陵雖非大宗要亦杜之支子也昔人論書法不宗右軍皆爲書奴詩亦猶是矣王先生束髮操觚卽喜誦說少陵逾壯服官劍外羇旅滇黔迫垂白還鄉二十餘年閒口哦手鈔流離困躓之餘未嘗暫釋

益其篤嗜如是故其爲詩蒼秀沉雄沛然有得於少陵而能歷其藩者余嘗謂斯文在天壤閒流派分岐而本原則一有風騷而後有漢魏六朝有漢魏六朝而後有三唐而子美則元稹氏所稱盡得古今之體埶而兼人人之所獨專也今海內譚藝家盛宗宋詩玉局劍南幾於人挾一編夫學宋人不足病詩學宋人而不知宋人所從來則爲詩學病不淺歐陽永叔有云自楊劉唱和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崑體出是唐賢詩集幾廢而不行今日亦復類是夫禰其支子而不識其祖宗甚者詬病隨之譬之坐眢井而望天航斷流而求至海

適形其陋而已嗚呼論詩於今日如王先生者詎易得乎哉先生名維坤長垣人又愚其字

陳椒峰文集序

堪輿蜿蟺旁礡奇秀之氣於北戒多山於南戒多水顧其勝往往不相兼今夫嵩之高華之削泰岱之崇巖號稱中州巨鎭而原陸千里不得水以涵之故山峻極而不秀洞庭沅湘之區千里一碧日月出沒極汪洋淼淼之觀矣而君山一卷不能與水爭奇故水澶漫而無涘獨吾吳之震澤不然環三州竟吐呑三萬六千頃之波濤而羣峰矗立其閒山挾湖而增秀湖挾山而增奇蓋堪輿蜿蟺旁礡之氣於是焉兼而湖之中山之最大者其東曰兩洞庭其西曰馬蹟茲二山予皆未及遊而馬蹟距予家爲近凭高而眺則湖光山靄時時望見之夫旣爲氣之所鍾意必有瓌偉特立自命之士生於其閒而惜余未見也旣稍與山之人遊益知其山之風土人物其產宜棃栗柑橘楊梅來禽之果蹲鴟秔稻之饒其人闓達而多智起家至大官者相望而猶疑未足以當之也椒峰陳先生山之人也一出而成進士負盛名遂以文章雄視一世學者宗之殆所爲瓌偉而特立者歟椒峰集最富多至二百餘卷其爲文不名一體大要主於明經論史而識力卓絕余與椒峰生同邑里論交二十餘年每有所論著媿不及也按山誌湖中有峰曰夫椒者與馬蹟相近因以自號雖然椒峰重先生耶先生重椒峰耶余幸未老異日扁舟草履一覽湖山之勝當酹山靈而問之

前幅奇氣崒屼有系五丸而不墜之妙末以澹宕收之令人意遠集序得此故是奇作

盤山志序 代

盤山在京城東二百里而近一曰盤龍山以蜿蜒盤薄故名一曰四正山山特立無倚蜂窠蓮瓣四面如一故名一曰田盤山三國田疇所盤桓去田從盤俗省也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栖隱於此而疇避難處曰徐無山在今遵化北或曰盤山卽徐無山今感化寺古碑猶載田氏事云其山多怪石其樹多松石之昂者欲翔歕者欲墜欲壓綿谷亘巖松生石罅臃腫蜷蹙怒而不得逞則往往作蛟蚪拏攫勢其水皆奔泉從高處下酈道元所稱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浩然其閒梵宇窣堵之勝神燈鬼火譎詭幻怪之觀與夫龍蛇之神虎豹鼪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所鐫鑱皆擅而有之其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閩之武夷越之

台宕粤之羅浮巴蜀之峨嵋諸名山爭雄長於域內宜也然而亘千百年來山志亡有探奇之士每以爲憾詎非闕與抑山之靈有所待如釋氏之所謂緣與拙公來自江左卓錫兹山旣闢青溝禪院居之毅然以山志自任而少司農阮亭王公太史竹垞朱公實佽助之凡屢削稿閱九寒暑而志成然後山之深水之秀樹石之幽奇與夫梵宇窣堵之勝（複斬不更一字奇）神燈鬼火譎詭幻怪之觀龍蛇之神虎豹鼪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鐫鑱一旦若抉剔洗濯而出而獻奇效靈於兹山以與江南之廬阜黄海閩之武夷越之台蕩粤之羅浮巴蜀之峨嵋爭雄長而蹬無媿色則志之功顧不偉哉爲之序所以幸兹山之緣也拙公名智朴受記莂於青龍之百愚爲曹洞宗尤工詩阮亭以淸晝靈一方之論者以爲然

用記體作序結構奇轉掣尤奇中有大力包舉在

中州道學編序 代

逸菴耿先生倡道嵩陽學者宗之閒集中州道學一編自二程子以下迄於本朝得如干人皆中州產也人係以小傳摘其語錄之精粹者亦略附見凡如干卷已梓行書來屬予序予媿未聞道亡已姑猶言之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漢唐之世君子與小人各自爲黨東京之黨錮唐之牛李是已宋洛蜀之黨皆君子也而文章與道學分至朱陸爭而道學與道學又分而門戶之盛迨明爲尤甚焉當其時入主出奴謠詠紛然抉關抵巇變詭百出不肯者乃藉道學之名營其私而小人因之以爲厲禁其爭始於學士薦紳其漸及於朝廷而其禍遂貽於國是明季之事可見已今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並遊於孔子之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而皆足以聞道且夫諸先生同學聖人者也其流雖不能不分其源則一非如東西之背馳黑白之不相入也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爲今觀是編所載諸先生皆謹守程朱踐履篤實而不以議論相高孫鍾元先生有言從古聖賢俱從立身行己處用力但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噫斯所以得道學之宗也歟自姚江倡良知之說於東南一時師尊之使正學流於虛無固不免賢智之過而詆排之者又爭以口

舌求勝波流至今未已也茲編出俾世之學者省議論而返躬行其功甚鉅然則道學之傳非中州吾誰與歸

蔣氏族譜序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句爲謚因以爲族解之者曰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其王父字爲氏或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此古者姓與氏與族之分也後世合姓與氏與族而一之矣而氏族之學則莫盛於魏晉其時立九品中正之法以門第官人選舉必稽譜牒庶姓具藏有司甚綦重也唐時猶相推尚故路敬淳柳冲韋述蕭穎士之流皆以譜

學著五代之亂譜牒散亡歷宋迄今專門之學闕如雖號稱高門鉅族而譜之廢者什五六其廢也豈盡無徵以爲是不急而緩之也夫高門緩之而懸簿有亟之者乎吾從而賢之也則宜吾里有厚澤蔣氏元至正間教授公諱理者壻於郤乃自青陽徙家其族姓繁衍其人椎樸而力穡與吾族衡宇相望又世講婚媾也予少時嘗見其家有宗支圖張於壁聞問其譜曰昔有之亡已予表姪鎬乃毅然爲之采摭裒輯漸有成帙以序請甚勤按蔣出姬姓周公子伯齡封蔣以國氏傳曰凡蔣邢茅胙蔡周公之胤是也西漢蔣詡元卿最著詡之後有名橫者以將軍從光武討赤眉有功司隸羌路譖誅之九子渡江散處帝尋悟覆羌路之族而錄橫後橫幼子澄居陽羨函山因封函亭侯今蔣氏派別在毘陵義興間者大抵皆祖函亭無疑予覽蔣氏所爲譜自遷祖教授公上遡函亭爲五十三世祖又自函亭上溯周公子封蔣者爲四十八世祖蓋自周迄元歷二千四百九十餘年必欲令其繩貫絲聯此近世不學者作譜之通病按漢史蔣詡免官在莽居攝時距光武破滅赤眉歷及廿年而譜以橫爲詡四世孫又稱橫封浚遒侯考東漢郡國志有浚遒屬九江郡而無逡遒皆予所心疑者予

謂蔣生予之爲是譜也高門巨族或闕焉而予汲汲爲之可謂有志之士雖然譜貴傳信蔣氏之譜第當著其得姓之由封侯之所自而世系斷自教授公遷厚澤始由是沿而下之井如秩如俾族之人長幼以敘親疎以紀慶弔歲時蜡臘賓祀之禮以行則蔣氏之族之大也有日矣騖遠云乎哉予嘉生之請乃告以作譜大意而序其簡端者如此

姪孫　衷赤　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七終

青門簏稾卷之八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箸 一名衡

鹽官 陸嘉淑氷修批點

序二

舅氏惕元惠翁七十序

文有俯仰之悲筆有遊行之樂

余家距舅氏惕翁居十里而近而翁居故僻絶林莽蓊翳溪流縈阻輪蹄之跡不至順治乙酉余九歲隨母氏避兵其地翁則提余周視其田廬樹木以嬉屋後環清溪巨石四五羅溪中可釣可濯翁則提余以釣以濯任

來溪邊甚勤一日余溺焉救之起髮涔涔濕也余歸之明年補弟子員後十餘年新法行余亦例絓黜籍意忽忽不自得則北走燕客津門轉客蘄黃閒於翁居閒歲至或二三歲至不數數也戊申春攜兒子士駿過省翁翁大喜則又提兒子周視其田廬樹木如曩時已指余故所溺處談說往事以為嬉笑因低徊久之記余昔時所見樹之把者已拱田廬之餙夾者已易主交遊之少者已壯壯者已老益屈指二十餘年乃兒子適如余避兵之歲而翁春秋亦七十矣中冬某日余率兒子稱一觴進言曰某自童子時侍翁遊迄今歲閱二紀升沉變

入題敘行有法

遷不可意計而翁之嶷然者如一日也即由此而耄而期頤而翁之嶷然者仍如一日也敢敬舉翁之觴翁頷笑曰我不善飲顧善飯已啜飯盡一升許則益大笑銜欣然退而書之以為壽 只以兩如一日結意甚含蓄

賀某翁恩賜序

能於大處發端文氣古茂近西京

皇帝御極之九年大單恩溥海內外又加惠耆老高年詔曰皇帝遣吏賜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者帛人一匹米石它絲絮酒醴稱是郡縣以名聞務稱朕養老至意於是某翁以年及格應詔長吏即其家存問致賜如詔書

指而翁之子姓姻戚乃相率詣翁為壽而徵言於不佞曰自王道不行而養老之禮久廢翁一旦邀 聖天子曠典以耀閭閻而示子孫斯亦榮矣雖然翁知所自乎國家太平幾三十年至 今上即位務省繇減賦與民休息加之海內無水旱兵革札瘥夭厲之災文武大吏以至州郡牧長皆能宣上德意雖荒陬絶徼之區物靡不得其所而翁之生當是時親被聖澤沐浴湛恩得與子姓姻戚舉一觴以為樂時使然也設令賦歛迫急吏獰民呻沸羹蜩螗之聲不絶於耳民生其閒亾論未必壽也即壽矣欲與子姓姻戚舉一觴為樂庸可冀乎人

第見翁以壽受上賜競以爲榮而不知涵濡滋液致此蓋有由也然則王道之行於是乎見端矣豈翁一人一家慶哉

君翰兄五十序　天眞爛熳小品之佳者

郤子之再從兄曰君翰氏今年春秋五十矣兄瓠肥無頤鬚腹便便垂性率易喜詼調諧噱蓋平居未嘗見其作戚戚容也頗嗜奕與人角輒負輒不肯伏數角數負愈益不肯伏詰之曰偶耳勝則推枰狂呼轟笑聲撼屋飲酒如卷白波平頭𦍑鴟夷伺其旁惟恐不繼然實不能盡二升頃之便齁齁思睡益强酬之則避席亾去初

春余觴之花閒酒半竦身歌歌聲激越而悠揚已引滿大笑頹然就醉余顧謂坐客曰是人者其天全矣見若嬰兒者矣吾以決其壽矣客問故余默然

叅憲方公壽序　古蔚無小家數

吳爲東南都會四方之物輻輳俗以侈靡相高世家則規第宅園池畜歌舞嫁娶讌享踰制庶民則履絲曳縞嬉遊巷陌其少年多黏竿蟋蟀六博彈絃度曲之戲亟聚會晝鬬聲伎相徵逐一日之費糜中人數家之產地故沃衍然繇役繁重區區一隅賦入當天下半而細民皆窳鮮蓋藏平歲衣食厪給脫遇水旱則轉徙逃亾蓋

俗奢而民實貧又柔愞重犯法有所徵發會斂雖力所不揩不敢不共而吏其上者亦狃於富厚視爲固然譬如聲色紛豢之夫其狀貌魁然肥也然元氣朘削外彊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之金石之藥以斲長生其患將有不可言者噫嘻以貧民徇奢俗而供難繼之求吾固爲吳民虞其終也　今上御極之十二年叅憲方公奉璽書分守吳公家世貴顯然性儉約自奉不異儒先生治尚廉靜持大體始至會用兵甌閩共億騷然公一切務撙節喚咻與民休息民賴不困閱再朞政成頌流士民愛之昔曹叅相齊求所以安集百姓蓋公爲言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用其術大稱賢相漢承秦湯火之餘宜救以寬大蓋公之言蓋因俗爲治也吳俗汰侈已甚而公以儉捄之於是乎行之以慈惠載之以寧壹吳自是其有瘳乎頃歲三陲用師以來度支仰屋天子數下詔書籌所以足國裕餉者又詔督撫大吏許便宜言事公持論以爲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於今日雖桑孔而在奚所復加則當議節而節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賚予之需宜可罷而歲省帑金以三萬計於國計甚便撫君韙之條上其議詔報可公固在吳言吳然國家

經久之規寶亡以易此史稱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而光輔三君名顯鄰國楊綰清儉著名及拜相朝野相賀大臣爲減聲樂省騶從公興曰者入而爲天子大臣某知功名之無愧於古也矣六月某日屬公誕辰某以諸生辱下交竝當一言介壽輙推原公之儉德以爲頌禱夫稱壽而原其德其猶近於質也夫

蔣侯齋七十序 文最宕逸可誦

侯齋蔣先生居瀕滆湖湖之浸百里其蟲多鼈魚蠯蠃其鳥多鳧鷖其植物多茭蒲葭葦荷芰之屬余嘗訪先生所爲滆湖草堂者舟至其地望之波光滐淼湖村隱見烟靄中如畫先生少負才氣以能詩聞於時所交極一時知名士遭亂棄諸生益以詩酒自豪又好遊南之閩北適燕西浮漢沔皆遊屐所至也先是其尊人鷺洲先生常守漢陽有遺愛故先生之遊於楚尤數康熙丁未余初識先生於武昌是年適六十余作長歌爲壽已同舟東歸自武昌抵家舟行二十日得詩四十餘首余詩乃不及三之一每歎先生年垂老而氣甚豪余齒後先生幾三十年愧不及也今年春遇先生於友人所握手追道往事謂余曰僕年七十矣欲更得子一言憶從先生登黃鶴樓俯晴川酹酒弔禰正平慷慨賦詩悲歌時木落天風江濤拍岸忽忽已十年事先生今倦遊屏迹湖渚而神加完而貌加豐視十年前不異余益驚歎卽至百歲度無異相見武昌時也按圖志滆湖一名西滆沙子湖相傳有滆姓者攜龍子歸地遂陷爲湖吾聞鱗蟲之屬龍最壽湖爲靈物所窟宜居其地者往往多壽云 一結煙波自佳正不必作得意處

張天遂五十序

張君天遂與余居同里學同研席同歲入學宮爲弟子員自是浮沉鄉校遇有司試名次利鈍畧同及絓新令而擯斥廢棄以老又同故吾兩人交相善也順治丙戌從邑大夫後初釋菜於學宮時余甫十齡天遂亦未弱冠兩人氣銳意得自謂功名可戾契致由今屈指蓋三十年事矣詎意一斥不復自振方從老農老圃課耕桑力衣食以沒齒噫可感也憶是歲同籍於博士者八十有七人後先中 天子甲乙之科去而爲達官者凡數人焉之數人中某某者余皆與之遊方貧賤時握手相約結然諾期以久要中以事相牴牾往往背面訕謷或相排擠者有之每與天遂感歎以爲交道之不古然十餘年間向之親見其赫奕榮盛者相繼淪謝而吾兩人窮老放廢之軀屏迹荒邨嬉遊過從三十年如一日也

康熙丁巳四月某日天遊五十誕辰會其客遊中州未及稱壽里中人亦無解以言爲壽者顧余誼不能已輙追述今昔敘之爲文遲其歸侑一觴焉噫嘻余與天遊交三十年爾顧耳目覩記人事之變得失盛衰之感已如此由此更閱三十年天遊年已八十而余亦逾七旬皤然兩叟相對於山麓水涯之間追道前事吾不知人事之變得失盛衰之感視今日更何如也

讀竟覺世事煙消文亦有雲霞卷舒之妙　赤方

金懋千五十序代

新安在山谷間地險隘人滿其產多茗荈其材多松杉桐漆其人多賈十九在外其俗勤生而嗇財操其奇贏奔走都會涉江湖踰嶺嶠不避風波霧毒寒暑爭時作力斷得所欲者亡慮皆新安人也然孅嗇類能薄軀命忍嗜好以爭錙銖父子兄弟族黨之閒往往以財相役不羞勢利卽有緩急不輕出一金於槖以余所見聞攷之傳記新安土風民俗大較如此今年春余遊毗陵某生數爲余言金君之賢金君新安產也客居毗陵亦用畜賈起家顧其爲人倜儻輕財好賓客交名士大夫治垣屋壯麗不計功費姻戚貸君者多負君遇有急復請復貸之如初亦時喜施予繕治橋梁道路亦舍之利於

衆者甚衆某生云然余旣心重金君而會四月某日君五十誕辰某府錢生請余文爲壽徵其實與某生言不異余乃慨然以謂君故新安產也顧能傑然於新安之俗齗齗如是可爲賢矣遂不辭而序之且以爲新安風也

業師徐靜致先生六十序　文殊修約殊古雅

長蘅爲童子時則從先生受詩自科舉之學日陋師之教其弟子者往往剽竊蘄速化以學古爲時文之蠹四子一經外戒不敢旁騖一語先生顧獨取左氏遷固唐宋大家文課蘅日誦數千言又好論史每侍先生讀書至丙夜爇故紙温酒持杯岸幘上下千餘年治亂興亾盛衰之跡橫竪鈎貫縷縷聳聽或遂至達曙蘅鄙陋竊習爲文章稍知古今者蓋先生之教爲多先生性至孝其尊人先生前明天啓間爲名孝廉再躓公車齎志以沒先生思慕不寘以岵思名齋每語及泫然悲不自勝蘅常從學先生家親見先生事母賀太孺人承志色養每食必視先生爲人脊飭訾笑不苟擇地而後蹈尤莊事太孺人惟謹閒稍失太孺人指則長跪請受杖久之伺太孺人色愉乃敢起先是先生年五十餘遘奇疾幾殆遇良醫藥之病良已而先生飲食步履乃逾勝舊今春秋六十矣體腴而神克容貌如四五十歲人論者以

爲孝德之報年殆未可量云衡在師門最濩落無狀它高第弟子遝遝貴顯至大官先生不肯爲翕翕熱顧獨喜與衡語毎見必期以遠大歲時拜先生牀下必命坐蟬聯語移時出必親導之門外葢不以衡爲不肖也歲戊午八月廿日先生六十誕辰屬衡有犬馬之恙不獲奉觴登堂遲之再閱月始謀一言爲壽又念世俗諛語不敢以恩先生衡常誦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小雅無其辭晉束晳補之其南陔詩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馨爾夕膳潔爾晨餐白華詩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先生之行

視晳詩可爲不愧衡又攷鄉飲酒禮燕禮皆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先儒以爲古有此篇後逸之朱子則以爲有聲而無辭以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爲據二說何從請質之先生以附吾黨乞言之義先生必有以教衡也　結仍以受詩義足之

段母五十旌門序

段母張孺人年二十九而稱未亾人撫其孤錦雯自成立稍用積著起家今年孺人年五十里中爭持羊酒賀會有以孺人節聞於縣縣遣諸生掾吏三老奉旌扁導以鼓吹至門觀者駢肩側足嘖嘖榮之里中又爭持羊酒賀先是錦雯與余同壻於錢錦雯之婦余內人之兄子也故孺人與余家有連四月六日爲孺人帨辰其家日夜張共具名客屬余有它故未及往久之乃遣兒子進一觴而侑以言曰自學士大夫之論專異而忽常於是割耳截鼻捐脰之奇行豔稱史册而平常之節無聞焉余以爲此持論之過也夫女子至捐軀以徇其夫豈曰非難然一念奮激慷慨引決於須臾遂能垂芳烈傳後世若夫下撫數尺之孤後顧遙遙之歲月茹荼集蓼自少艾以至白首而其間變故之乘風雨飄搖之患有什百於意計之外者自信矣或不能信之人信之人矣

或不能得之天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故尤難也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烈丈夫且云然況於女子當孺人之寡也錦雯甫九歲孺人以弱女子持門戶恩勤閔鬻艱苦備嘗者今二十餘年方其仰天椎心自矢亦以爲從一之義是婦德固然耳豈能逆計二十年後親見其子之成立且以節聞於有司之庭也哉然竟及此人也亦天也故曰難也而良有司舉事不務駭世異俗以爲名其風厲所及可爲知務矣錦雯雖業賈然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與余交良厚能竭力表揚其母此有足稱者易曰甘節吉往有尚孺人

有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錦雯有焉余是以序之如此

山東巡撫敬菴徐公壽序 代 以下續入

天地有大經忠孝是也顧二者理實相成余閱按史冊所載古名公卿居身能厲清節皦然不欺在內則犯顏敢諫爲朝廷辯可否在外爲斯民去害興利卓然稱名臣未嘗不自孝其親始故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斯謂不朽則孝道之成也敬菴徐公先世籍江西幼侍贈公遊武林因家焉贈公故倜儻負大志明末遭亂歿廣信山中公自武林

徒步往求其骸至則蹣跚萬山閒倀倀迷所之夜宿巖下夢神告以處明旦果得贈公骸具如神語公解衣裹之負以歸往返三千里足趼裂血爲之殷由是孝子之名聞天下順治乙未成進士起家比部數遷爲侍御史奉命巡兩淮鹽筴使還敝衣數簏仍去時裝士論多之當公之爲御史也親見　皇上總攬紀綱勤勞庶政以深仁厚澤與海內元元休養於是益發舒言當世事自宮府朝廷四方水旱疾苦至於封疆大計六曹之利弊得失知無不言前後章凡百餘上其尤大者公嘗疏言今守令未盡賢刑獄未盡當民生未盡遂凡十餘事皆切時弊願第條舉其端待　上決擇疏入立召見賜茶慰勞良久令分別具陳所以公退取前疏件繫條分一日成十疏上之直聲動朝野久之以僉憲巡撫山東山東地延袤二千里俗多大俠探丸投鉐之姦又歲比不登號難治公至首按劾令之尤墨者罷之則斥秏羨屛逃旗絶苞苴民向所苦及所願欲不得者次第興革三月而化行歲亦大稔六州之氓莫不歡呼忭悅謂本朝四十餘年更十餘巡撫未有如公賢者又見其化速驚以爲神余以謂天下之事誠則通僞則窒公所爲一出於至性則誠誠故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孚豚

魚敵金石而況含齒戴髮之民具五常之性者乎其化不疾而速宜也七月某日屬公誕辰山左之官京師者謀壽公屬言於余余乃質書公之大節復諸君子曰徐公孝子也其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孝子之德誠而不竭而天保佑申錫之永永而未已也公方踰艾服官政於外此何足爲公壽異日者入而相天子以孝治天下利澤施於時令名垂於竹帛所謂通神明光四海於是乎在是乃可爲公敬舉一觴矣

學士戎菴兄五十序

士君子所爲壽非期頤耋耄之謂居官則不朽於其官

居家則不朽於其家斯謂上壽夫人能自致不朽則金石有時而泐陵谷有時而變遷而榮名之垂於後者無窮也夫以無窮視百年直旦暮耳吾兄戒菴先生當卯辰閒奉璽書視學江右時江右屢中寇從烽燧壁壘中招生徒出就試按部所至每日坐堂皇戟門洞闢諸生造八案前環侍問業呢呢如家人比試甲乙殿最取決俄頃對諸生輙背誦其文曰某佳某不佳即被乙者皆心服驚以爲神尤加意童子試塾師老儒頭童齒豁者一旦簡拔殆盡十三郡七十餘州邑同聲歎詫謂更數百年所未有迨乙丑謁告南歸出奉入所餘惠宗族寘

祭田新棹楔仁和學宮圮捐千金葺之曰吾家世所發軔不敢忘也其尤鉅者其高大父比部弘齋先生當明嘉靖初議禮忤枋臣杖戍漳南三十餘年日以著書爲事所著三弘集凡三百四十餘卷當先生在時躬損衣節食以佐剞劂既成庋板玉泉山寺尋燬於火而書流傳絕少吾兄購之十餘年僅得一本又脫落不可竟讀乃手自丹鉛校讐窮丙夜不倦期年而三弘集鏤板復完識者謂九京可作必快心茲舉而吾兄善繼之孝於是最大所稱不朽於官不朽於家兄殆毋愧歟吾兄故輕財好行其德見人蹈患難水火則皇然如身受必脫其人於阨而後快方官江西時幕府得一切用軍興法吏民重足立吾兄從容風議爲之辯疑似脫纍囚赦盜寇脅從所全活亡算又捐金倡贖婦女之係累千餘人既用內名官學士踵門求贖者猶月以十數某集中所載朱孝子傳其一也昔王翁孺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及吏逗留畏懦當坐者皆縱不誅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後世其興乎何比干爲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有老嫗謂曰公有陰德天賜以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策九百九十枚以授史書所徵如此類甚夥天道可信則吾兄所以昌大其後者當不可以世數計今年

五月春秋五十矣世俗十年一稱觴自五十始兄顧堅辭不受賀或者以爲疑余以謂兄之辭宜也不朽其身而又有以大庇其子孫其自爲壽者備矣而世猶沾沾焉頌耋耄祝期頤以爲希有之事顧不陋哉余與兄同年生僅後兄兩月而所樹立乃不敢望百一瓠落嗒然懼與草木同朽既書此爲兄壽行自慚也

珩宇兄六十雙壽序

風神瀟永

族兄珩宇以戊辰七月十日爲六十誕辰丘嫂畢孺人少於兄十年誕以正月十七日邑中姻戚及賢士大夫交兄者於獻歲謀並舉壽觴兄堅辭卻之而吾族之人

謝之而不獲已也則曰惟是一二伯叔兄弟必欲以言壽則願以屬吾子湘昔歸震川先生爲陸思軒壽序以謂東吳俗號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於爲壽自艾以上每旬而加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今距震川時又百餘年吳俗爲壽之禮逾盛越綾蜀錦金裝玉軸一屏障之費直中人數家之産而其爲文必託名館閣鉅公官階紊六七行不盡壽者之家得之以爲榮而來會者亦靡睇視其官階嘖嘖稱盛事耳文之工拙固不暇計習俗

如是而兄顧獨有待於余言意者不以余爲不肖耶抑謬以余之文視所稱橫目二足之徒稍有間耶吾兄幼孤廢學迨壯稍用積著起家至其孝友睦族卽讀書知古今者未易過先康節公專祠在余所居韋湟里祭典闕如兄則遣其子能元偕余請於臺竭蹷奔走不遺餘力今年春有司奉牲幣致祭如著令里中環觀歎羨以爲盛典旣畢祭則張具設樂遍召族人長幼獻酬極歡竟日罷常讀楚茨五章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氏箋引郊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邊設於東序下是祭末而燕私之事也其六章曰爾殽旣將莫怨具慶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然則兄之自爲壽與族人之所以慶兄者從可知矣兄家貧郭距余居四十里而近余每過其家僮僕皆歡然出迎欵洽累晨夕憶癸亥春余遊京師兄挐舟親送之京口握手絮語依依不忍別時宿雨初收江雲陰翳白浪如駕鷺羣飛覺離緒黯然余嗚咽幾欲出聲不可止噫嘻兄與余服屬在袒免行而友于之篤殆如同氣余方欲筆之家乘使吾兩家子孫知前人情誼乃爾今幸以不文之辭從二三伯叔兄弟後余其敢辭哉兄倜儻輕財數能緩急人其爲德不責報者凡十餘事余心識之而余所稱述者一家之私言也故不

具著族長老又言孺人勤儉克家待內外周親曲有恩禮爲吾宗女師宜其並享耆壽殆未艾云

閻再彭先生七十序

幾削脫盡壽文蹊徑

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其日九月於卦爲剝在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竊歎於先生有合也先生生明神宗之季剝運方始未幾而閹豎內煽盜賊外訌明祚遂隕其剝牀及膚之會乎先生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益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屈指四十餘年中滄桑更變

亡論焚山蹈海之徒姓名幾爲貒貉嗷嚙而㬥時之哭西臺而樹冬青者求之山砠水涯之閒亦已寥寥亡有所稱遺種之老盇畧盡矣而先生巋然獨存造物者殆以是爲不食之碩果與吾觀復之初九卽剝之上九剝於上斯復於下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嘗諸植物咀華茹實相嬗而無窮已皆碩果所留也余與百詩交以道誼合夫誼誠則辭質交深則文簡序而貽之異於世俗侑觴之辭云

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序 代

少冢宰杜公母朱太夫人今年春秋七十京師名公卿

下至韋布能言之士爭爲詩若文以稱述太夫人之令德以致其頌禱而銓曹正郎李君偕其僚十餘人屬言於余余惟諸君子所稱述彬彬乎備矣叨論余不文卽文奚所復加毋已請折衷其說爲太夫人更侑一觴諸君子頌德之言曰太夫人性淡泊習勞勤㬥時躬操作每至夜分綜理家政井如也吾以知太夫人之勤勤則不匱是宜壽則又曰封公故好行其德太夫人佐之族屬婣黨以匱乏告者周之必厚御婢僕皆有恩吾以知太夫人之惠夫惠施於人人爭德之是宜壽則又曰太夫人未笄歸封公爲諸生婦年四十餘而少宰公以高第讀中秘書稱貴顯矣距今又二十餘年親見　聖天子踐祚改元豫建　太子再上　兩宮徽號而太夫人亦以恩得兼封夫人屈指五十年中升沉貴賤菀枯之殊何啻倍蓰而太夫人處之恬然視爲諸生婦時不異夫是之謂誠壹夫誠則能久壹則貞愈宜壽雖然要非其至也太夫人之德之至者在孝事其姑先是封公母曹太夫人年二十稱未亡人茹荼集蓼撫封公有成及太夫人于歸執婦道極謹饘飽滫瀡以至厠牏浣滌無鉅細必親封公授徒客外久甘旨之奉纖毫不遺封公憂葢周旋牀第晛晛如母子者四十餘年一日也久之

曹太夫人以二品恩例贈夫人會督撫疏其節上聞被旌典立石表墓太夫人聞之色喜爲加一餐其純孝如此余嘗博徵詩書所載難老之錫諸福之祥往往推原於孝德而操之不爽若左券而償者然然此猶爲王公卿大夫士言耳若夫婦孝其姑視子孝其母尤難葢母子一氣也婦姑異姓也一氣者無閒異姓者形睽故曰難也太夫人於其難者易之則造物於其易者亦何靳之與有或者以少宰公不獲歸奉觴膝前意不無介介者愚謂不然公以名德重望噭然稱名臣吾知太夫人雖遠於其側其心樂也況公甫艾齒去懸車之歲尚二

十年度此時爲名宰相且久而太夫人亦將百齡健飯當不異今日然後請於朝乘傳奉上尊歸而率兩弟諸子長跪而進一觴未晚矣

陸翁八十序 代

酷類蘇長公小品而道潔過之

翁吳越間異人也少跅弛嗜酒善馳射中酉間南都撫立閣部史公可法督師維揚翁常隸麾下思以功名自奮史公殉國翁脫身而南遁跡湖濱自是一以酒自晦亦喜奕提奕局出遇郵夫野叟以至市儈屠沽往往與奕或爭道至奮拳毆翁翁弗忤也買酒飲輒醉醉則就

眠壚頭或扶曳之乃歸今年八十矣丹顏白顗鬚步履飲啖如四五十歲人余不識翁其生爲具道之如此會其子上舍某乞余言爲壽余記陸放翁劍南集中載姚將軍事(蓋以旅以爲斯)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亾命建炎中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有曰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資又曰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松杪飛請持此壽翁可乎翁笑曰吾年老健忘曩事都不復記憶吾姑飲酒呼兩兒子趣舉太白浮之陶然醉頹然寐

徐母潘太夫人六十壽序

太夫人爲吾鄉故御史中丞徐公之配而今主政君永寧中書君永宣之母也中丞公起家進士爲時名臣立朝多所建白語具予所爲家傳中公居鄉故好行其德而夫人克襄之懿行不可縷述其尤鉅者中丞公座主陳公歿於嶺南家寄廣陵遺孤甫數月一二強奴悍媪將不利是公往抱以歸泣而授夫人曰是藐諸孤師門一綫系是必撫視之惟謹夫人亦泣受而袝之懷曰是藐諸孤陳氏一綫系是敢不撫視之惟謹乃躬自鞠育不以屬女奴自孩抱以至成童推乾就濕撫摩嘔呴積

十年如一日既長授室而歸其宗迄今士大夫語及之嘖嘖高中丞公行義而以太夫人親乳爲尤難及云戊寅臘月廿八日太夫人六十帨辰公子先期請予文爲壽常誦鳲鳩之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解之者曰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以興君子執義一而用心固也其二章三章曰在梅在棘言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也而終之曰胡不萬年言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也予謂此足爲太夫人壽矣鳲鳩七子均平出于一母而太夫人得之異姓之子義一而心

固士大夫或難之而見之于太夫人故尤難也然則人之以壽考康寧爲太夫人願如風人所咏者從可知也憶予與中丞公同釋菜於學官時予甫童丱中丞公亦未弱冠荏苒五十餘年中丞公去而弋科第膺顯仕而屈指公之棄捐賓客又忽忽十年矣而予白首濩落如故獨喜得與公子兄弟爲紀羣之交每過其家餙醪醴餽飣必豐潔太夫人之意亦若喜公子與予輩遊者葢不以爲無益也太夫人語公子曰汝曹丏文章壽我必得邵君一篇庶足傳遠公子爲予具道之如此予固心媿其言顧是豈尋常閨閤女子能見及與予母家爲前黃楊氏數年前有壽母年及百歲予外大母行也往拜之堂上見其耳目神明不衰下階乃須杖耳聞太夫人嘗遺以襲衣其家猶能言之吾祝太夫人壽殆必與壽母埒而猶未艾矣

姪裒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八 終

青門簏稾卷之九

毗陵 邵長蘅子湘 著 一名衡

鹽官 陸嘉淑氷修批點

記

邵氏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通篇歸善於先人最有體有識文老而不蕪平敘中層折深遠

邵氏之祠始祖康節公也葢長蘅先子治命云先子之言曰康節公之學余涉道淺不能心知其意然昔之君子言之矣程子（非程朱子易知堯夫）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朱子之贊曰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於是葢歎公之學之邃也宋度宗咸淳閒偕司馬温公並秩從祀迄今四百餘年自京師至郡縣立學之地有司奉俎豆惟虔而爲子孫者顧榱桷弗餙八蓮闕如若先德之委於草莽者何夫禮以祀其始祖爲僭者以其道德無可紀而世系及之也然伊川已行之今世宗大族舉者十室而五公之祠其誰曰僭也記曰有道有德於教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葢有道德者既祭之瞽宗爲先師矣而其所生沒之鄉流風餘韻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不能置則相與尸而祝之於社夫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不能置爲之子若孫者相與咨嗟慨慕而必欲尸祝之

當何如耶卽非其人所生沒之鄉而子若孫數百年聚族於茲魂魄寧不樂茲土耶族雖微儼然康節公之二三遺裔也聚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小子識之吾死汝必成吾之志又曰是舉也三善備焉食德者思考世者懼率祖者奮吾童時則聞諸長老言吾邵氏發聞共越閒而毗陵之邵蓋久未有顯者然吾鄉薦紳家率鮮及百年方其盛時亘屋之壯雁輿馬傔從之赫奕亦足誇耀里閈及乎子孫陵尼衰微靡所不有而吾邵氏居於斯愿者農秀者儒歷三四百年如一日非先澤綿之耶故曰食德者思先儒有言爲常人之子孫易爲大賢之子

孫難今吾族人何如耶强者尚氣力習佃詐弱者仰機利覩吾曩時所見俗亦稍漓矣夫導迷者樹之臬揉曲者引之繩祠之作固臬與繩之歸也彼不肖者將矍然思曰吾非大賢之子孫耶顧陵尼至是於行曰辱先於人曰敗類吾知其必廢然返也故曰考世者懼史稱司馬溫公兄事康節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毋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夫公以布衣居洛位望去溫公遠甚乃偃然當兄事之禮不以爲過而洛之父老子弟慕悅愛敬之誠亦若忘其位望之懸絕者豈非道德足感人而勢位之有無不足重輕乎夫爲善於鄉中人可勉然則勢位之不可必得者不敢倖之天而所爲砥行立名以祈信於鄉鄗者不當自樹立也哉故曰率祖者奮夫人思則不忘不忘則永懼則憚爲非奮則勇從善庶其藉而鳩吾宗乎小子毋忘吾言矣先是所居東北偏有屋若干楹先子歿三月斥之爲祠而屋故陳弗蝦新也後九年乃謀於族人稍稍撤蠹揩傾新其塗塈既畢事族之長老命記之長蘅泫然曰是先子之志也夫夫先子實邀惠於康節而覆露其後也小子其敢奸之雖然先子之言許［謹嚴］矣退而誦之以爲記祠創於順治辛丑十二月新於康熙庚戌八月先世支系派

別及遷徙所自宜詳譜牒中皆不書

東皋園記

城之東北隅有園曰東皋左帶雉堞前臨圃畦溪流環之園之主人曰楊子陶雲由翰林左遷今方官新建丞先是園爲曹尚書故第鉅麗甲於一時歌舞聲伎之侈悉與園稱乙酉軍興時籍之爲兵使者署園寖以圮十圍之桂斧以爲薪馬通若丘畜豕羣聚指爲穢區署廢而陶雲尊人靜山先生稍葺而居之遂以東皋名園園之廣二十畝而嬴突者傾如豬者淤如錮叢荆翳崇傾決淤稍復厥觀大抵亭榭臺館十完二三蒼虬古幹以

及太湖靈壁嵯峨崎崪之勝十完四五益樹以松杉梅杏含桃叢桂之屬百本貧營之竹萬箇主人雅好客客益進騷人墨士往往分韻角勝觴詠嘯歌於其間吾邑稱能園主人者率歸之東皐矣噫嘻方園之盛時舞鬟歌鈿靡顏而盛鬋者更侍遞代而所爲畫棟雕楹翡帷翠幌幾與金谷銅池相埒豈非遭世承平士大夫競以侈靡相高故驕恣逸樂至此耶不數十年而絃管之地一變而笳吹牧馬之聲斯可慨也既以薈爲廢墟矣又烏知十餘年後楊氏復居之以爲園而得與騷人墨士一觴一詠於其間耶雖然天下汏靡者易敗而淡泊者

可久茲之易粉黛以詩書變絲竹爲吟詠是使之久之道也陶雲蚤貴負盛名顧坎壈仕宦遷謫二千里外吾知有不能忘情於茲園者故不待請而記以遺之使知夫盛衰有時亡足深怪而區區得喪之偶然自達人觀之其有不嗒然而自失也與　得此結覺通體深永

亦園記　高潔自喜具有古人之遺

求巖壑林麓池館之勝於郊邑之中大者百畝小者數十畝其石則太湖武康嶄巖嵌空決城闉壞道路牛汗車頓僅而得通其卉木則蠍蓓錡龍水郵陸遞一本之直金以鎰計屋室則麗棟朱甍翬波割雲遠者迄十餘年近者五六年目營心畫朝損夕益其難也如此若夫朝瞰映門遊屐廣集肩摩袂接扉不得鐍或千旄過從衣冠出攤餖飣絲竹之繁窮旭繼夕主人不勝其礽往往避而他適噫吾見園居者之樂不償苦也楊子曰吾爲園不然吾園僅三畝而贏池踞其五之一焉吾疏池及泉神瀵溶汩嘉樹奇石環蔭離列池之北吾廠以華堂南吾屏以列岫右俯以春浮之閣左瞰以漱泉之亭其他爲軒若龕若居者凡五六竹榻髹几所在取具無侈費故結構不勞無侈觀故遊展不至而吾乃得私之以爲讀書之所蓋吾園成而以意名曰亦園亦園者何

小之也小之者何不足乎列也雖然吾常讀子厚柳州諸記其記石渠曰渠廣或咫尺或倍尺長可十許步記鈷鉧潭西小丘曰丘之小不能一畝斯視園加小矣然更千百年而渠與丘之勝特著豈不以文哉園雖陋幸子有以著之余以爲楊子蓋有居園之樂而無所謂苦且難者也是烏可不記楊子名潛余表姪

青門草堂記　體氣高妙

毗陵東南五十里而近有溪曰漳湟有地曰東園壤僻而衍無岡巒林麓之勝俗重厚好稼穡緣溪而居者幾千指無一人釋耒以嬉有老死不識闤闠者風俗最爲

近古郤氏之草堂在焉堂凡五楹翼堂而屋者凡若干楹不陋不華足蔽風雨堂之外環而溪者以里計溪清而甘可釀溪之上藩而圃者以畝計可蔬環溪內外而田者以頃計可秫可秔環東南而峰者皆在十里外蒼煙晴翠可支頤而眺此草堂之大槩也歲時社臘農夫野老擊鮮而過從吾留客而蔬足於圃釀與黍足於家客去掩扉蓬蒿翳如左圖右史施施于于此余居堂之樂也昔杜甫客居成都作草堂於浣花江上萬里百花之勝屢形篇什其寄題詩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蓋三年而堂成其營之之難如是然余讀子美詩閒考

攷其年月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子美以徐知道之亂因如梓州卽堂成之歲也廣德二年武再鎭蜀子美復歸成都其明年武卒乃去之東川之夔遂下荊渚泝沅湘距草堂之成僅閱再朞而去之若逆旅然蓋有足慨者余雖亦喜為詩歌以視子美譬培塿以擬嵩華獨自幸所為草堂者託先人敝廬無結構之勞無播遷兵革之患與族之父老子弟力衣食而課農桑閒以其暇臨溪而漁登高而賦徜徉田園行沒余齒以視子美所得又何如也其曰青門奚居郤氏之先當嬴秦時有種瓜青門而隱者吾以名吾堂志所自也

東軒記　潔

東軒在草堂左稍南郤子讀書其中軒凡二室右室南嚮交窗複壁設蒲團一几一榻一可供臥起左室南北嚮前後施綺疏欄楹中設修几一右室欲其奧左室欲其敞其奧也則於冬宜其敞也則於夏宜軒之前地橫廣丈許者三縱半之雜植木蘭叢桂木芍藥數種軒後直左室之北闢隙地廣尋長再倍尋壘石為峰巒坡坨之狀植竹百竿修梧一芭蕉數本直右室之北小屋二楹牖東嚮梧竹交蔭牖閒空翠浮漾長夏弄碧可念虛之為賓客燕談之所軒中故皮書數千卷輿至隨手翻

一編輒讀讀（妙在此）未竟輒罷稍倦輒就榻臥卽掩卷亦不復甚記憶出則曳杖乎疇絲野中行百餘步輒返客至談詩談文章或談說古今事則大喜竟日談不倦卽以他事至者遽呼童子支扉卽扣之拒弗入也蓋郤子常誦淵明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因以名云

東軒小池記　得莊叟意行文亦浩浩自適

郤子作東軒後一年卽假山麓規石為池池廣五尺深不及者三之一畜朱魚數十頭荇藻空明漣漪見底郤子狎而玩之欣然樂也客有過之者曰嘻子何見之不廣也今夫峰者岫者若斷者若奔者若倚者巑岏蹴天

闞詭獻異不可名狀山之奇也洄者洑者湍者瀉者蛟龍飛潛欻忽而變幻水之奇也是天地之大觀而好奇之士之所樂也且子嘗北適燕東之齊南遊漢沔記其山川所經涉河淮蹶日觀轉而浮舟大江彭蠡間斯亦奇矣顧不是之樂而沾沾一拳之石一勺之波顧不陋歟言未旣邵子軒頤揚額听然而笑曰子所謂囿於方之內而未能遊於方之外也子何足語是吾試與子俯淸池而觀一寸之鱗入盈尺之波濤喩喁沉浮浩乎其自適也去而之江海之濱大魚若陵揵鰭掉尾捷若帆幢發軔蒼梧縱於九江亦浩乎其自適也何則大小雖

殊所爲適者一也余烏知渤澥之廣而勺水爲隘嵩華之高而拳石爲卑也哉且夫衷有以自適固無往而不浩然也苟衷無以自適而試與之臨崩崖冒驚瀧必將蹶踔縮足汗慄而自失而何有於奇士之所樂哉客默然久之惝怳若遺逡巡辭去

重修天津道公署記 代

暢麗典則非貌黍漢者比

天津距京師二百里而近當東南舟楫之衝而監司之蒞茲土者軍興鹽漕之務無所不當問故視他道尤專且重國家歲漕粟數百萬石烝徒輓輸前呼與謣後呼邪許自春歷冬晝夜相續至闕則什檣弛篙舁足聽命道得按牒而稽其遲速而後達於天庾其地負海煑海牢盆之利流給滄景德棣三十餘郡縣鹽登於場覆之若雪霜積之若坻道得櫛囊決壅勾校其贏縮而後行於他州近控江淮遠走閩粵番禺峨舸之艑勝萬斛以上者立檣如麻緝布帆粟以至珠璣綺縞犀象玳瑁四方之異物輻輳官籍其貨而登什一之稅焉隸道之府一州縣十七自守令以下文武吏士承符而奔走者方數百里三尋之矛植如鄧林使者持節而勒習部伍焉又其地衝而饒邑屋雄麗魚鹽富估所交會四方士大

夫往來者冠蓋相望廚傳供帳不移而具是必有厚棟峻宇廣除崇階然後可以壯臨蒞示威重先是道故有署在城之東北陬卽廵撫廢署而爲之歲久不治榱桷陊剝繪堊黝黕吏民瞻視滋以不共不佞繇晉臬承乏茲土晨坐堂皇四顧傾圮則彷徨歎與曰夫上之不尊民慢將作上替下慢其何以集事視今日務計無急於茲者於是傭工庀材先堂次庫次吏舍次私署庖湢繕完燕寢秩然咸獻其力工無惰功鞏如翼如以耀遐邇大約規制視昔而加完麗焉爰以壯臨蒞示威重於是乎在旣訖事乃鑱石於壁以識月日令後來者有所考

盧山遊記一　青玉峽記

諸記幾畫杳秀近來更無此作手

距開先寺西百餘步爲青玉峽峽之源有二其一馬尾水出鶴鳴峰側水從石罅迸射數十百縷如馬尾因以名余未至其下然望見之其一卽黃巖瀑布瀑下與馬尾合然後劈峽出犇汪谷底兩潭遞受之激者沸白渟者沉黛砰雷轉轂澎湃千狀夾峙削壁百仞餘嵌壁雜樹經新霜作丹碧色相閒樹葉墜潭中潆潆洄洑久之乃急洄而去峽之右有亭曰漱玉余與周生同遊觀盧山瀑布自玆峽始是日宿開先寺夜大月涼影如水挾

周生復走潭上蹣跚竹樹閒影離立如山魈搏人葉聲蔌蔌周生心悸欲還强之前籟寂谷虛瀑聲益奮對面語不相聞余大聲呼曰天壞開自有此峽以來乘月坐石上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捫崖石題名而返周生名塗工畫嗜山水遊以壬子九月廿日

盧山遊記二　黃巖記

黃巖之水其源出雙劒峰側未至黃巖寺北三十步下汪爲小潭巨石橫當潭口過石五六步又汪爲小潭泉聲淙淙然自此洑流亂石閒逶迤而南一里許石壁扼之泉從峭壁下墜爲瀑布太白詩飛流直下三千尺蓋指此此其上流也潭各圓廣倍尋潭旁石橫潰離立如羊如牛馬如八如獮如熊羆者不可名數四面竹樹環蔭日光穿漏石子平布潭底皆作五色或星星如金晶可愛坐磐石掬水醴面徙倚不欲去蹤澗折而北百餘步巨石突出上偃而中空旁有竇從竇中遶出石背巨石又覆之亦上偃而中空如畫重累屋然茅屋半楹踞石上俗呼空生閣也循澗南下登文殊塔塔與瀑布相對瀑垂千餘尺深秋水瘦猶作虬龍蜿蜒勢轟聲如雷回視雙劒峰益逼眷睫石尖峻嶒如筍峰頂一池人跡杳絕六七月閒有蓮花從空飄墜導僧云

盧山遊記三　玉簾泉記

玉簾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徑皆行松葉水聲中未至泉里許望小閣如燕巢仰綴崖石閒卽泉菴也菴右跨澗爲小橋過橋傴僂穿石罅下坐潭側仰望玉簾縣空五十丈許如急雨如濺珠漩雪已汪潭復激射倒躍上五六尺然後折而去泉旁石壁橫展數百丈若列屛丹碧渲染之對面巨石突出勢巉巉然下厂而上砥平廣可布二席蘿樹四五株斜映其旁日照高樹正與泉射泉脈一一縷如玦如斷虹青碧相半已復散爲五色瑩㷀光景奇絕昔蘇子瞻以三峽青玉當廬山第一而不

及茲泉意子瞻時泉猶翳匿蝪榛莽間耶然則山水雖
勝顯晦固自有時耶

廬山遊記四　三疊泉記

遊玉簾後十日乃往尋三疊泉先一日宿觀音閣晨起雛僧導行五里抵玉川門玉川門者峭石撑拄成洞旁有竇人傴僂穿竇中如門焉門內小菴正瞰鐵壁峰峰皆斧削橫亘二三里如張大屏障色黑類鐵因以名聞春夏山鵑開景最奇麗菴後循澗行里許抵一潭石多異狀泉作三級下注十餘丈僧曰是三疊泉也余意盡去之仍憩玉川門老衲元公詢遊狀笑曰外龍潭耳泉

距此尚五里然險絕近罕遊者乃賈勇復往元公操杖從尋舊徑抵潭揭澗而北踰一石齴不能受趾腹帖石翕翕然過此皆鳥道榛莽不及頸以下三之一磴碕而滑毋陟磴必攀援上膝幾拄頦茅脊劇十指至血濡縷不顧矣澗闊十餘丈牽衣屢渡從石上猱接猿騰湍壯石巉爲之股栗久之先見下疊轉絕壁三疊俱見至此則兩壁削峙青天逼狹如籠泉從天落奚止千仞山志稱初級自崖口縣注梟梟垂練旣激於石則如雨如霧噴灑二級石上然後滙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乃三級之半石又軋之刜似一級則志未之及也泉於廬山最奇最後出太白樂天晦菴諸公皆未及覩茲遊余似有厚幸然使曩驟信導僧所紿即不之信而不遇元公導之遇矣而或怵於險泉之奇迄無由覩也噫嘻天下一闚其藩遽信爲是與夫困於無導與怵險而卻者蓋什且八九也斯又重可慨惜也哉

廬山遊記五　小三級泉記

小三級泉在玉川門內里許舊名外龍潭即導僧指余三疊處也語在前記中俗以三疊泉下爲內龍潭故此外之云泉從高山凹處作三級下墜潭每級可二三丈初級循崖蜿蜒如白虹而差短二級怒軋於石噴數尺

許跳珠急雪飛注潭面不復循三級下而三級乃在其裏蜿蜒滙於潭相傳潭有龍歲旱磔狗投潭中輒雨潭三面拒壁轟聲如在巨甕中殷激異他泉余與元公觀三疊泉返復憩其旁語元公曰茲潭倘置之吳會之區遊觀之士日集名必籍甚今處是山也介玉簾三疊朋曾不足比數談者遂不之及庸非不幸耶然茲潭亘千百年而適與余遇詎非潭之幸耶旣出語南康守廖公鐫小三級泉四字潭石上令後遊者知泉之名自毗陵邵長蘅始

廬山遊記六　棲賢谷記

尋三疊泉之明日由白鹿洞西行十里抵棲賢谷谷無奇也然以三峽澗勝跨澗而橋曰棲賢橋澗全石爲底出兩崖各數十丈石多紫黑色李夢陽所云澗石肝爛是也窪者爲潭爲井爲釜爲杵臼爲破甕形突者爲礮爲石梁爲八榻爲陂陁坻島水觸石澎湃若與之角久之不勝乃潆洄紆行澗之奇於是爲最並澗一里許至玉淵潭潭深無底相傳飯沉潭中後乃從洞庭湖浮出云潭西爲棲賢寺寺僧石公能詩喜文章與余語甚洽飯罷仍循澗行百餘步微徑新闢下達澗中有巨石如砥緣石南上復得巨石可列坐二十人竹樹交蔭鏗鏘

之音泠然會石下石公曰茲勝新得之未有遊者余屬石公鐫響雪磯三字崖壁閒夜就宿寺中清話竟二鼓明日送余過玉淵潭笑曰師過虎溪矣石公欣然相視大笑揖別去壬子十月四日

　柳子厚山水記全從馬第伯封禪儀記道元水經注出子淵遊記或以爲似柳州不知亦得力於水經注當與李孝光天台遊記並傳　赤方

遊黃州赤壁記

自鳩茲泝江十日抵黃州泊舟日方晡有山巋然瞰之舟人曰是赤壁也則大喜躍而登舟從行者三人尋岸可二百步抵山麓山之高可百步土盡赤巔童然若髡石負土出者皆纍纍而頑蹶其尺則睥睨據之子瞻片石剝落頹垣觧壁閒可摩挲讀按志魏武與周瑜戰地曰赤壁在今嘉魚在黃州者曰赤鼻水經曰右得樊口左逕赤鼻山南是也蓋名之從其色矣自子瞻目鼻爲壁而黃州之名特著然余曩時讀子瞻賦所云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意必幽邃峭險迥然耳目之表今身歷之皆不逮所聞豈文人之言少實而多虛雖子瞻不免耶抑陵谷變遷而江山不可復識耶噫天下穹壑嶄崖爭奇於茲山者何啻什百而或限之遐陬荒徼

與莽之所翳豺狼狐狸之所嗥數百年不一效靈於世而茲山以子瞻故樵夫牧豎皆熟其名山之遺固有幸有不幸耶然則士卓犖負奇往往不能自著名當世而當世冐重名者又往往過其實悲夫

　舊說赤壁在嘉魚而黃州赤壁乃子瞻謬也余過大冶回山西北有小螟臨江曰獅子磯地有平石刻醉寅窩孟德書六字北岸散花洲公瑾散花勞軍處必孟德自荊州來畧地至此若云赤壁在嘉魚則曹兵敗卽北走何由至是恐黃州是也獅子磯遊者罕到
　　而志亦不載豈子湘所謂山之遺固有幸有不幸耶

附識於此以俟博古者　赤方

遊張公洞記

張公洞在義興東南衆山間山小而最卑望之若覆盂然而洞之名特著洞所從入有二徑曰前洞後洞後洞枕山麓尤險奥故遊者往往從前洞余與同遊者約從後入束炬牽衣賈勇而下既下級峻滑且數上數下其上則選足所置或手決不吻中僅乃一登益以手代蹠也其下滑足不得駐則以尻代趾矣深黝中行半里許呼前行人稍憩已發炬旁睞則萬乳上下相撑拄硿砑搏攫奇詭萬狀稍前益束陿如竇行者傴僂入中穿可二尺所背隆然不受屬右投則下視深黑不見底左屬則石與耳礴俗呼鯽魚背矣背窮徑稍夷天光穿漏舍炬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石臺踞之臺橫廣十丈而贏縱不及者三之一怪石搴空橫覆之若厂乳下垂者愈益奇傷數巨石離立如長人俗呼張公張姥亦近似臺之前三面削壁直上一面磴道險絶數百級即前洞所取徑也梓楠大皆十圍根拆出崖石間枝葉蒙羃洞口遊者如坐井中望青天疑縣一片氷已尋洞口出從上俛瞰如一池澄泓蘋藻縈翳之隱隱見石臺上遊人若儵魚出沒矣夫銅官離墨諸山蜿蜒百餘里峆峍雲矗視

茲山直培塿耳而洞之奇獨茲山擅之天地靈奥之區固不限於大小哉　正與前記結相映發

毗陵諸山記

簡妙令人不能爲以不能倣也

毗陵縣治南三里曰茶山小丘纍纍以百數若釜者若甑者若覆敦者若杵臼若馬鬣者高廣及常或倍常其地林木薈蔚多古冢唐末湖常二郡守修茶貢於此因以名然實非山也又南多樹木少山平整亙里外翠屏類削成者爲義興銅官山縣治以西無山益北有山曰孟城山曰黄山俯瞰江岸其石可煆以爲堊孟城山孟嘉所僑寓也與孟城相連而小曰孤陳山九嶺透迤如龍曰九龍山有若巴斗浮峙江面者曰巴斗山嘉山近丹陽界山有白龍潭歲旱禱則應此皆瀕江距縣北八十里芳茂山在縣治東三十里晉右將軍曹横葬其麓故一名横山東南有山小而高突出平地曰獨孤山俗訛鵶鵲山又南雙山夾峙曰夾山有曰泰陽山者越絶書名秦餘杭山蓋越王棲夫差山云在夾山東自縣治至此七十里泰陽之南多山而益奇曰四墩山曰許墓山曰黄公山黄公相傳以春申君黄歇得名又南且東曰陳墓山隋司徒陳杲仁葬地其下有龍泉飛瀑如練若馬鞍者曰鞍山三山圜合如壺者曰壺公山前亭山

後亭山其形類龜曰龜山有巖曰梅巖有嶺曰黃婆嶺茶巢嶺朱張忠定公故居曰張山張山南曰下浦山其麓太湖環之一山蜿蜒(又變)貫湖中與馬蹟山對峙曰虎嘴山湖波瀰漭峰巒迴合如畫於月夜尤宜馬蹟山在太(大變)湖中(一作結)最大上有二十三㟏俗呼廿三灣也㟏皆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其土產蹲鴟其果多來禽楊梅梨栗其獸多鹿其草多虎齒與馬蹟山相望曰東西兩洞庭山其小者曰津里夫椒黿龜諸山凡七十二峰(有缺)然不盡屬毗陵馬蹟在西青石壁屹立四穴圓徑各盈尺水落則見或曰秦始皇帝東巡幸神馬踐蹟故名或曰漢郁使君爲雍州刺史經此山龍馬駐蹟石面故名　結奇嶠

毗陵諸水記

大江在縣北五十里太湖在縣東南八十里漕渠東西亘縣境九十五里大江一曰揚子江西連瓜步東入暨陽界水經曰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江是也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故張勃吳錄曰五湖卽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漕渠隋煬帝鑿大業六年詔自京口至餘杭穿渠八百里欲通龍舟巡會稽今其故道也縣東西袤九十餘里故渠之袤如縣縣之湖有六太湖最大在縣西南者西滆沙子湖次大郭璞江賦曰具區洮滆是也湖東西三十五里南北百里丹陽金壇洮湖諸水注之在縣東者曰東西陽湖曰宋建湖曰芙蓉湖陽湖以近陽山故名宋建湖相傳高宗南渡過此云皆不能如沙子湖之大芙蓉湖記稱縱廣八十里彌望菰蒲荷芰煙波浩淼江南勝觀湖廢今治爲田漕渠支流北出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瀆相傳唐元和中刺史孟簡鑿北逕孟河城入於江稍東有得勝新河又東有北洞子河益東北通暨陽有網頭河有澡港有桃花港及西北諸鄉支流畢入於江南出者亦以十數西則西蠡河最大宜興溧

陽之漕取道於是故又名南運河也東則采菱港最大並采菱港而南有興龍河有順龍河有華渡河有太平河有薛堰河它支河以百數畢滙之入於湖

兩記皆有古意王鏊七十二峰記遜此高標　赤方

遊慧山秦園記

慧山諸園可遊者五六而秦園以勝聞余自吳閶歸艤舟山麓呼一僮循扉入時宿雨初霽落英委磴新禽弄聲龍山爽氣撲人眉睫間蒼翠欲滴泉瀧瀧石罅中鳴聲乍咽乍舒咽者幽然舒者淙然墜於池淥然渊然池廣袤可百尺虹橋蜿蜒塔影動搖儵魚跳波軒閣以十

數不爲厰麗而整潔靚深竹樹湘簾石屏髹几之設在在不乏余甞謂探山水之勝者必梯巘巖絙幽壑嘗奇者快焉而或病其勞去而休乎園林展足見平池小丘魚鳥親人而乏巖壑高深之趣玆遊遂兼得之意甚適獨哦五言詩六首暮色蒼然忽忽猶不欲別㱔丁巳二月十七日也

姪袁赤文孫編次

男 士㯳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九終

青門簏稾卷之十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箸 一名衡

鹽官 陸嘉淑冰修批點

論

陳蕃竇武論

蕃武終是漢之大臣與平勃王允事勢稍異駢致亦殊校之甘露之變情事似同人則薰蕕矣

漢唐以來誅宦官不勝而受禍者陳蕃竇武何進李訓鄭注五人何進本市井小器狐疑召亂訓注皆姦人傾詖其受禍固宜陳蕃竇武以老臣重望內倚太后之威

外從人願起而芟除閹豎勢如吹毛爾乃卒之身死功頹爲天下悲論者尤惜之愚則以爲陳竇之敗非不幸也古來肩天下之不韙而成大功者必有堅忍之力深沉之識故其圖之也必審而發之也必不輕今夫機弓毒矢陷穽設而猛虎垂首帖耳而就斃者秉其不知也苟知而避之一發不中則跳踉噬嚙以求逞其毒者益怒而不可解君子之誅小人也必先卑身戢翼陽與之浮沉弗逆其意以挑其怒使彼狃吾而不吾忌然後吾得以深交密計陰離其黨而厚植其援及其投間抵隙如震雷之擊物截然而下拉然而崩雖有賁育戰掉失

據而當之者固已糜爛而無餘乎勃之誅諸呂王允之誅董卓莫不由此且夫有謀人之心而機先泄者未有不敗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顧先事露章極言曹節王甫諸閹姦狀且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人知臣疾之噫何老誖至此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先以其袂揮之烏驚而不射噫嘻陳蕃是衛人之續也夫搏猛獸者不旋踵斷蝮蛇者不易腕蓋稍遲之而吾懼爲所乘也宦者之毒非特猛獸蝮蛇也而蕃武狎而玩之今日誅管霸誅蘇康明日免魏彪收鄭颯慮患固已疎矣及奏收節等武乃（允與甫衆之疎）出宿歸府從容暇豫如無事時使

朱瑀得以盜發武奏計窮變生唪血披庭脇帝劫后禍從中發而事遂不可爲嗚呼蕃武智曾不匹夫若也哀哉夫激之使堅其黨而緩之使徐爲圖不待智勇皆知所以乘之矣然則爲蕃武計奈何當太后稱制蕃武輔政之初交搆之形未彰也常與諸常侍顯相承附示以不疑因而內竭忠欵親附兩宮外則漸引正人布滿朝列俟吾之羽翼已成計畫已定然後乘閒密言於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內省典門戶今中常侍曹節王甫諸人並干與朝政濁亂天下大懼傾危社稷臣請案誅首惡而貸其餘復先帝故事天下幸甚如此太后必聽則請太后與帝御前殿勑司隸收曹節王甫侯覽等十餘人誅殺之其餘一（特筆在此）無所問不出中晨而天下事定矣惜乎蕃武之不及此也或曰請之而太后不聽則蕃武危矣是又不然太后之言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然則太后之尤豫特疑於不當盡殺爾且許其誅管霸蘇康顧不許其誅節甫乎哉袁紹爲何進畫策欲名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悉誅宦官曹操聞之笑曰罪止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名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嗚呼操眞（收特冷）奸雄也　此論亦從曹語看出　赤方

愚意古人成功亦不盡如所論王允爲卓所拔用平勃終是天幸惟王曾之去丁謂及徐文貞之去分宜士君子艷稱之然纔說到此又恐爲李長沙輩所託賜與浮沉等語作用有之終不可以立訓

諸葛亮論

建興六年諸葛亮將發祁山魏延請於亮願假精兵五千從褒中出當子午而北直趨長安而大軍從斜谷入與延會亮不許論者多奇延策而尤亮之失計邵子曰孔明不許魏延非失計也按史魏明帝聞亮出祁山遣右將軍張郃督兵西拒而帝親帥師鎮長安觀其方畧

長安非無備可知延縣師遠襲深入敵境後援不繼魏以大軍躡之不死即降爾雖欲自拔歸蜀勢且不能故孔明非失計也愚謂孔明之失在不能守荊州荊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機去矣今夫荊州四戰之地襄鄧以北曠衍千里十萬之師方陣橫行兩軍相搏彊者得志且當三國之衝進可蹂襄樊窺江漢退可為益州捍蔽是蜀所必爭也方孔明之出師魏以昭烈既死畧無備禦卒聞亮出朝野震恐假令此時荊州未失關羽尚存孔明親提十萬卒壓襄樊而軍則襄樊危分遣魏延一軍出子午襲長安一軍出斜谷為延聲援則長安拔襄

樊危則宛洛恇擾長安拔則關中土崩魏之為魏殆未可知或曰孔明雖出襄樊豈能必勝且延計既不可施又襲其餘論不已疎乎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一者也孔明之智勇過於關羽曹叡之奸雄不如曹操羽幾得志於操至欲徙都以避其鋭而謂亮不能得志於叡哉主人方逐虎於門很攫其羊勢不能救孔明出襄樊魏人不得不歛境內之甲悉力與孔明角長安距洛千餘里距襄樊二千餘里聲勢不接赴援不暇乘虛掩襲可以必克鍾會大軍趣漢中而鄧艾入陰平李光顏官軍綴洄曲而李愬入淮蔡李存勗令諸將與叚凝相拒河上而偏師入汴梁此兵法也孔明既失荊州不得不乘險以倖一勝今年出祁山明年出散關出斜谷甲兵頓敝餽運艱阻敵人依險自固堅壁不戰而我逡廵坐困矣譬之兩人鬭於穴中勇者左礙右掣不能盡展其技而怯者挺戈自衛亦可無敗故曰荊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機去矣吾是以知蜀之終於蜀也論者謂關羽驟勝而驕且多撤備兵使吳得掩其空虛孔明奚責焉是又不然昭烈之入蜀也以荊州委孔明孔明之入蜀也以荊州委羽孔明既定巴蜀北爭中原而不遣大將率數萬之衆屯江陵為羽後繼乃孤軍遠鬭啓蒙遜之役謀

非孔明責而誰責耶吾觀劒閣阻險僅可自完蘇氏所為守不可出出不可繼者也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皆常有蜀矣終不能踰蜀一步獨漢高帝舉兵出陳倉還定三秦蓋高帝因天下之未定而急乘之且天授非人力也後世割據之雄所謂么麽不及數子而恃險與遠自速覆亾嗚呼亦愚矣哉

揣摩時事眼光如電文亦老吏斷獄　赤方

唐太宗論

立論純乎儒者

太宗起晉陽掊亾隋鋤羣雄及天下已平納諫愛民致治之盛比隆成康自三代以下未之有也一傳而遺女

主之亂幾覆唐祚論者以高宗嬖武氏廢后殺子釀成
亾唐之禍爲高宗罪邵子曰高宗之納武氏太宗教之
也何以知其然也武氏故太宗才人高宗悅之納之後
宮夫子烝父妾是禽獸行也大逆亾道也夫人躬大逆
冒禽獸之行苟非病風喪心鮮不顧忌而有所不敢者
且夫高宗愚柔之主其淫虐放縱不如周天元隋煬帝
顧悍然排衆議復忠諫以先帝之才人正位六宮而畧
無忌憚彼其中必有所恃者矣史載太宗寵巢剌王妃
楊氏生子明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
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封明曹王令繼元

吉後夫開國之主其舉動善惡後嗣則之太宗以兄奪
弟妻高宗以子納父妾宮闈之內習爲故常嗚呼高宗
所以躬大逆冒禽獸行而無所忌者蓋由此也吾觀古
今蠱淫變賤內亂犯倫尠不及於禍甚者覆宗亾身爲
天下僇笑漢之成帝晉之惠帝陳後主隋煬唐高宗中
宗元宗皆是也先王知其然以謂王政自內始故陰教
最重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有數敘御
於王所有時而所以正其官闈者有師傅保姆之訓有
嬪御祝史之助有內宰宮正之匡攝猶以爲文也必先
之以身化宋曾鞏有言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

業本乎文王世皆知文王所以興由得內助而不知其
所以然者蓋原於身化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
嗚呼得之矣向使太宗正家人之義躬二南之美正心
修身齊家爲後世法後雖有失德淫縱之君猶有所忌
憚不敢自恣而法臣拂士猶得以彌縫匡救於其間武
氏雖善蠱高宗雖悅武氏必不敢儼然冠之後宮寵之
椒房吾知武氏以尼老爾詎能爲唐禍哉嗟乎太宗功
業雖隆而先王之道惜乎未之聞也一傳而敗亾惑也
太宗常作帝範十二篇又手疏過失以戒太子可爲切
至顧獨無一言及於家教蓋亦自諱其所短耶再傳至

中宗元宗皆湛溺淫嬖女禍蔓延而藩鎮宦官盗賊之
禍相因而起訖於唐亾嗚呼開國之舉動可不愼哉

褚遂良論

大臣當國不幸視其君有過舉及其事之未遂而匡捄
之則諫行而身安待其勢之已成而逆折之則諫未必
行而身危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江河之鋒始焉
涓涓童子捧土塞之可以有功及乎橫溢四出決隄防
壞城郭廬舍而無可如何則其勢之已成也唐高宗
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諫不聽竄逐以死吾悲其忠而
惜其諫之不蚤也武氏本太宗才人高宗以太子入侍

悅之太宗崩武氏爲尼上詣寺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
皇后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後宮以間蕭淑妃之寵未幾
大幸拔武氏爲后在永徽六年時太子弘生已三年則
高宗初年武氏已入宮矣踐祚日淺梓宮未寒嗣君過
擧孰大於是遂良顧命大臣當以是時力諫曰臣竊聞
之道路陛下納故才人武氏於後宮武氏經事先帝十
有餘年天下莫不知一旦復侍陛下損先帝之聖德累
陛下初政國人述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
主夫四海之大六宮之富詎無才色如武氏者臣愚受
先帝付託死不敢奉詔陛下幸聽臣願出武氏謝天下

（事卽不可爲望言以此時死亦遂後來之死）
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又不聽則以死爭之高宗雖昏必
爲悚然改容且是時武氏之寵未固蕭淑妃之愛未弛
奸人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徒羽翼未成左右武氏者
僅一王后爾淑妃必且傾之於內夫內有淑妃之間外
無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援以未固之寵納必死之諫（眞說得透）
如轉圜矣惜乎遂良計不出此顧遲之五六年後迨立
后議起武氏之勢已成中外蟠結堅不可拔然後欲以
一身障其橫瀾叩頭流血請死嗚呼晩矣吾觀高宗非
甚愎諫者常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
以無故事乃止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
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
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然則帝始終於遂良猶有忌憚
惜遂良諫之不蚤爾太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魏徵聞
其常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手詔停冊使夫
汚先帝之嬪御與納許嫁之女過孰大小魏徵諫而遂
良不諫律以春秋之義遂良能辭逢君之罪乎雖然遂
良李勣長孫無忌同受顧命無忌中金帛之餌囁嚅脂
韋李勣且贊成之臨軒冊后勣躬齎璽綬而遂良特立
不回卒以諫死嗚呼非忠臣能乎哉

陽道州賢人也昌黎議之過切故東處須有此挽回非徒作文字掉

尾波瀾

李德裕論

相臣之道才德兼全者上也其次則重才相之才者能
出身犯難成不世出之功而往往不能自全其身名於
功成之日則才有餘而德不足也蓋天下固有有才而
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絕無才者無才而冐德名則庸
相爾石慶陳萬年之徒是也漢唐大臣以厚德稱者莫
如丙吉婁師德吉在郡邸獄能閉門捍詔全皇曾孫師
德在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是豈無才者所
爲今夫馬之貴騏驥者以其不踶不齧負重而致千里

也騏驥不可得則當擇其能負重而致千里而不免於踶齧者吾爲豈其芻秣謹其羈靮而善馭之可以收千里之用若夫任不勝一石十里數十里而汗是駑馬也而御者方執策以驕於人曰吾馬不踶齧吾馬之德騏驥之德也嗚呼安所用之李德裕唐之才相也其破回鶻平澤潞若承蜩然決機料敵縣斷於千里之外若燭照數計然非才能如是乎獨其急恩怨樹朋黨議者短之然卒以此敗所謂才有餘而德不足也吾觀裴度局量勝德裕而功適相埒度之平淮蔡也韓弘李光顏李愬諸將皆忠勇能自奮功名之會德裕之平澤潞王元

逵何弘敬諸將皆庸才又陰持首鼠王宰石雄亦非賢將非德裕多方駕御不能有功則德裕之才有勝度者矣度委蛇將相二十餘年以功名終德裕一斥不復卒死貶所而後人遂以此爲裴李優劣久矣世之好以得喪禍福論人也悲夫三代以後大臣才德兼全者漢之蕭何蜀漢之諸葛亮唐之房杜狄仁傑裴度宋之韓琦司馬光范仲淹富弼庶幾近之若漢之陳平魏相唐之姚崇李泌李德裕宋之趙普寇準南宋之李綱虞允文皆才相也盧懷慎與姚崇同相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嗟乎使元宗不相姚崇雖百懷慎能成開元之治哉後世相業益無可稱尺步繩趨者謂之相度模稜兩可者謂之相器幸而天下治安俛仰雍容坐收雅望一旦當大難大疑宗社安危之頃舉朝張皇議論蠭起而大臣立於其上狐疑回惑不知所爲以釀成敗亾之禍往往而有嗚呼庸臣之誤國與奸臣之僨國其罪均也方舉朝張皇之時有一人焉起而任天下所不敢任爲天下所不敢爲則天下倚以爲重衆議可息而國家可安此非才相不爲功宋眞宗時契丹大入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獨排衆議固請親征遂

成澶淵之功則準之才足任之也嗚呼才相不易得也人主擇相（立論之旨在此）愼毋使庸臣冒德名者得以居才相之上而才畧如德裕如準者亦當善用其才毋以忮求剛愎自敗爲後世所悼惜也哉

陸氷修評此文曰文饒之爲才相夫人而知之所當論者維州得失與黨事之紛爭耳但稱其才似無所見別識愚以爲此文之旨在重才相特借文饒立論耳氷修之論未敢謂然　入長源於才相古今具眼以考亭之識而過信李繁吾疑之久矣　赤方

議

毗陵水利議　議論鑿鑿文氣亦近西京奏疏

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四斗門治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濬瀏河導白茆港類皆祖郟氏單諤諸書然無係於毗陵利害故畧弗論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毗陵北枕江東南凭太湖有二浸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旱歲潦而潦而漕渠之議濬議灌頻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經畫之未詳耶愚閒按圖記江自丹陽繞郡境一百八十餘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稍東則剩銀港剩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

澡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陽界則申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潮通漕有餘則釃溉民田往往益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渥也自明嘉靖初築城禦倭而孟瀆稍淤萬曆以後水政久弛濁泥乘潮日積而烈塘澡子諸港次第淤入我　國家懲已亥海孽之訌瀕江列戍卒起亭燧支流通江者稍稍楗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淺澀輒議疏濬人徒畚臿之勞水衡之金錢費亡慮千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瀆烈塘諸港修復舊牐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蕭葦留之葦高一寸潮留數寸使瀕江諸牐潮至而啓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艦通流不復慮涸一利也孟瀆爲江浙餫餉捷徑載在漕誌秋冬餫船空回悅遇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容回既速則赴兌亦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磽舄鹵之鄉變爲沃野三利也難者將曰國家廢牐障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馬道功費久遠使盡復舊牐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瀆原宿有鎮兵今距江置牐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艑其他支河斗門僅通小舟下置柵欄列戍之卒謹伺其啓閉又於斗門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

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溉田兼資最上策也次議復餫牐呂城奔牛舊制三牐宋陸游謂自創爲餫河時茲牐已具矣顧毗陵以東又有五瀉上下牐考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以兩浙轉運司及常州守臣言塡築五瀉上下二牐修牐裏堤岸防泄運水令無錫知縣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開當月愼重如是蓋毗陵地勢西仰東傾呂城奔牛牐僅可蓄奔牛以西之水濟丹陽運五瀉牐乃可蓄無錫以西之水濟毗陵運今其蹟雖久廢至於丁堰戚墅閘特置一牐以時啓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上則運河免灌注挑濬之勞此專主漕者也次議疏

百瀆按舊志百瀆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洩西南衆流入震澤而歸於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鳩工於食利之民開芟蘆濬淤澱令百瀆故道十疏其六七滂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溉而濱湖之地無凶年單鍔所云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次議築圍田大議濬溝渠陂塘下地懼水蓄之圍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瀦之溝渠陂塘所以蓄也故農諺曰種田先岸種地先溝高鄉不登以無溝故低鄉不登以無岸故郡太常唐鶴徵有言高田多為陂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多為圩堰渠穿股引無使瀆而入於内

陂塘闊深圩堰堅完高下兩利歲可常稔三策皆專主溉者也夫蘇松地卑下巨浸所滙有利亦有害故興利難毗陵平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少故興利易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旁豹不知用史起議其不知今擅必興之利操可濟之策據易集之形而懲羹吹虀因循廢墜重為史起所議詎不惜哉愚更有說焉一邑猶一身然四鄉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則其衆衛血脈也吾邑前後市河惠明玉帶諸河所在塡淤舟楫梗澀譬有人焉四肢無恙而心腹瘕結其人必病吾久憂夫吾邑之告病也

復孔聖像議 代

孔聖之有像設歷漢唐宋元明一千六百餘年而遽廢於明臣張璁聽說心竊非之擬作復孔聖像議議曰孔聖有像昉乎漢文翁守蜀興立學校於禮殿圖孔子及七十二子像孔聖有像始此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夫鴻都學私學也私學有像其時太學必有像可知摶土肖像始見於開元八年李元瓘奏疏然考元瓘疏言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是則前此已有塑像特因元瓘言改十哲為坐像又增塑曾參像於

十哲之次耳宋初詔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子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木壁元豐間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令天下學廟塑像又按宋朝會要云國子監聖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崇寧四年詔從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仍圖繪頒之天下元太祖初平燕京即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大德六年以左丞相哈剌哈孫請建廟立像明初北監塑像猶因元舊蓋歷漢唐宋元像未嘗一日廢也今夫聖人之道其大天也其明日月也區區像之有無詎足重輕然而明君哲相必出此者謂非此不足尊瞻視而動天下後世敬慕

之情也凡人之情敬則尊尊則不褻褻則思思則奮司
馬遷曰吾適魯觀孔子車服禮器低徊久之不能去韓
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其閒夫車服禮器之
遺猶能令見者低徊而不置矧親仰其盛德之容如生
如存者乎故自漢以來千六百年其閒未嘗無大有爲
之君更制變法之相而聖人之像尊之而莫敢廢意在
此也明初宋濂始有木主之議然太祖弗是也嘉靖九
年張璁用議禮驟貴乃益倡曲說令國子監及天下郡
縣學毀撤聖像易以木主編修徐階疏爭之畧曰愛其
人者雖杖履唾洟猶加珍惜況毀先聖遺像乎禮科給

事中王汝梅等亦疏言國學塑像太宗常令正其衣冠
不如古制者我朝列祖臨視而拜之百有三十餘年普
天率土像設巍巍殆以千計一旦毀撤寧不駭人聽聞
爭甚力璁悍然不顧嗟乎璁亦愚妄無忌憚之尤者矣
璁之言不過曰塑像之瀆同於釋氏耳夫孔聖有像始
於西京佛自東漢時流入中國其後寖盛是釋氏像教
乃竊孔聖之似而非孔聖之同於釋氏也且夫吾儒之
教爲釋氏所竊者奚止一像吾儒曰心性彼竊之亦曰
心性吾儒曰施濟曰仁民愛物彼竊之曰兼愛吾儒曰
惻隱曰不忍人彼竊之曰慈悲吾儒曰廸吉逆凶彼竊
之曰福禍其實皆似是而非是故愚者溺之智者辨焉
未聞吾儒遂從而廢其說也且璁果以爲聖人不當同
於釋氏耶何不令天下學釋者毀釋氏之像以尊聖人
而顧令吾儒毀聖人之像張釋氏而助之攻也益有竊
儒之衣冠而行於國中者吏不盡之訶而令國中之儒
毀衣而裂冠曰吾惡其似盜也璁之說何以異是抑又
大不忍者璁議始行郡縣多不忍遽毀藏之複壁距今
一百六十餘年使聖像幽暗閉塞不覩月日揆之崇師
重聖之意尤爲刺謬今　聖天子在上方當禮樂修明
文教蔚興之日愚以爲應請令太學及天下郡縣學盡

復孔聖遺像四聖十哲悉從配坐七十子及從祀諸賢
畫像兩廡追漢唐宋之盛觀斥姦臣之臆說使天下萬
世謂聖像廢而復設實自本朝詎不盛哉斷而行之是
所望於　聖君賢相矣謹議

說

祔廟說　青門經學之文皆醇而不疵

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於祖
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祔之文見
於經者如此自鄭氏有祔已復於寢練而後遷廟之注
而諸儒之說始紛紛矣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

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蓋三年之中不撤几筵須三年喪終乃可祔二子之說皆不從周祔者也呂與叔曰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此則從周祔而不主鄭氏祔已復寢之說也唐開元宋政和二禮皆禫後始祔廟宋儒高閌以為卒哭而祔則已遠禫祭而祔則太緩當以大祥之明日祔三者皆不主鄭說也司馬温公書儀卒哭明日而祔祭畢先奉曾祖考妣祠版置故處次

奉亡者祠版還靈座則主鄭氏祔已復於寢之說朱子家禮因之而陸子力辨其非以為既祔之後不當復反於寢按禮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子游亦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又按士虞禮曰獻畢未徹乃餞鄭氏注曰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尸旦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夫人子之於其親既餞之旋反之於事生則諼於事死則褻揆之禮意竊所未安故陸子之辨是也然則當何從曰諸儒據禮皆是也其弊在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古者每代各為一廟每遷主必壞廟穀梁傳曰易檐改塗禮志曰更釁其廟意必先遷高祖之主於夾室然後可以改釁高廟又俟遷曾祖禰於新廟然後可以改釁禰廟而納新祔之主其事綦重故告之不可不蚤朱子所謂告其祖當遷太廟而告新死者當入此廟之漸也今父子祖孫同處一室改題神主以及每龕遞遷食頃可以畢事夫遷主在兩年後而告祔在卒哭之時不已驟乎且遷主之日告乎不乎不告則已略再告不虞瀆乎告而不入則告非具文乎抑又有不可解者古禮昭常從昭穆常從穆故獨告於祖其文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今既無昭穆之次新主入廟羣主皆遷不於祖室而入禰之故室而祔

仍告於祖禮則似已於義何居愚以為卒哭而祔之祭古禮必不可無而今禮可不必有省此一祭則几筵如故復寢之當與否可不必辨而諸說亦無煩紛紛矣然後一遵朱子家禮大祥前一日告遷改題神主祥祭畢奉新主入於廟而以祥之明日奉祧主瘞於墓而祔之事畢矣故曰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

叔嫂當服大功說

檀弓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奔喪篇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叔嫂後世議禮之家遂為叔嫂無服至貞觀始制小功至今因之愚以為叔嫂無服之文非古也

祔泰燔書新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先王制服也父族九世三從凡四十有八母族凡四妻族凡二至於舅之妻從母之夫同爨皆爲之緦而嫂叔在一門之內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揆之禮經不當如是之疎凡人有嫂之喪其父母爲之服大功矣其子爲服齊衰期矣其妻爲服小功矣單子一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環顧衰麻而已從吉服飲酒食肉晏然同於無喪之人準之人情不當如是之詭抑又有不可解者夫所謂推而遠之者非謂別嫌防微爲淫邪之人禁未然乎嗚呼春秋之世烝母奪婦兄妹宣淫凡後世所爲內亂禽

獸行之事已無所不有世變之極豈由服制若謂無服可以防淫則五服俱應剷絕嫂叔何嫌而斷斷然獨爲之防議禮聖人何迂愚之甚也且夫服之輕重刑之生殺分焉故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按律文親族相姦大功以上論死而無服者罪止於杖若將以防嫌耶則當引而重之不當推而遠之引而重之則親親也推而遠之則途人也欲爲之防而反潰其防有是理乎故曰嫂叔無服之文非古也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然則叔嫂當何服曰當服大功按儀禮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嫂叔有服之明證也然則何以知其大功曰此從服也凡從服例降一等夫於姑姊妹大功則妻爲之小功夫於兄弟期則妻固應爲之大功矣且不觀娣姒之服小功乎夫於兄弟妻大功故妻降一等而小功此尤確然無疑者也然則先儒何以不主其說曰鄭氏賈氏皆泥於檀弓奔喪之文者也故鄭氏於喪服記一條不敢解也賈氏支離而爲之解也後儒又泥於鄭賈而不敢異同其解也然則檀弓奔喪之文不可信乎曰戴記多漢儒語而儀禮自是周代之書與其信戴記無寧信儀禮也然則今制何以不大功而小功曰當時貞觀諸臣但引同爨緦

而不知引喪服記之文此不詳考之過也雖然非余之臆說也將濟成粲袁準魏徵顏師古諸人皆已言之程朱二子亦曰後聖有作須爲制服蓋余嘗誦說之云爾嗟乎古今異禮制不相沿故禮有變古而得中者叔嫂之無服而有服也母之易期而三年也易齊而斬也匱瀆而不塗也重易而帛也庶人之祭三代也雖百世遵之可也周公復生詎能輕議哉

妾母不世祭說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鄭氏注曰以其非正又引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愚謂鄭說非也按小記本

又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注曰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於夫祖之妾也祖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夫曰祔於妾祖姑則祖妾猶得祔食可知曰中一以上而祔則高曾之妾亦得祔食可知果如鄭說於子祭於孫止安所得祖妾而祔之且推及於高祖之妾耶鄭氏亦知其說之窒礙乃曰妾無廟今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按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去廟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則壇何常不祭耶故愚以為鄭說非也然則記言不世

祭何居曰所謂不世祭者為祀妾之禮殺於女君不得謂之祭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按小記易牲而祔於女君注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則特豚蓋妾祭不用牲可謂薦不可謂祭由斯以言豈惟孫不得祭卽子亦不得祭故曰不世祭也若謂祭止於子遂絕之而不祀則鄭說非也

繼母改嫁無服說

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鄭玄注常為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也翟勲曰服之者庶子耳為父後者不服此因鄭說而推之也庾蔚之曰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卽情易安於傳亦無礙此兩是之者也或問二說當奚從答曰王說是也不嫁則母子嫁則途人矣奚其服或曰然則經何以云曰經為從嫁之子言也故郝敬曰此條當以繼母嫁為句從為句謂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為期子喪則母亦期以報之蓋母之義雖絕於父而其恩猶在於子故為之服也或曰禮稱繼母如母則無論從與否皆應為之服矣答曰是又不然皇密云繼母如母者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曰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出則無服此不同之驗

也又房景先五經疑問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體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為他族母道不全何終恩之有又按今制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於人為改嫁繼母不杖期故不從則不服考之於古按之於今確然無疑也或曰是則然已今有某甲死其妻攜子改嫁於乙乙為其子授室與產乙死挈子返於甲之室死則與甲同穴如此者乙之前子應為服不曰嘻甚矣烏乎服或曰若是與改嫁同乎曰殆又甚焉喪服繼父同居傳曰夫死妻稚

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馬融曰猶少幼小也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明改嫁非得已也今乙死而愁然去之若未嘗胖合者然是謂得已而不已於義則已絕於情則已溺在甲之家則嫁而復還也在乙視之則甚於嫁也而前子顧爲之服乎或曰然則處此奈何曰變服而哭於其室旣葬而除之它非所知也既已答或問因筆之以質之知禮者

康節公當稱先賢說

長蘅旣重建始祖祠成恭題木主曰邵氏始祖先賢康節公位齋戒卜吉日奉主躋於堂位居中南向左右無

配位而祀遷祖以下於別室禮也或疑曰余見聖廡從祀諸弟子稱先賢而左丘明以下稱先儒舊已子之祀康節也進稱先賢有據與曰有及門弟子稱先賢後賢稱先儒此明嘉靖間張孚敬所釐定也崇禎十四年帝幸太學以宋儒周程張邵朱六子有功聖學欲於已定位次題稱外特加隆崇令內閣所司集議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世次相序遵行已久請改題木主尊稱先賢而位次仍舊便詔報可其明年四月復更定位次竟躋祀六子於左丘明下蓋出上意云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御史許三禮疏言周程張邵朱六子理學正傳直接孟子明季已稱先賢序於公羊穀梁之上不當與先儒一例宜令天下郡縣學槩加釐正詔下公卿博議時少宗伯徐公乾學建議言宋儒之不可先漢唐諸儒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六子德崇業廣參寥千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有所未逮若欲尊六子似宜列之四配十哲間今乃躋於公羊子之上步叔乘顏噲之下是進退無據也疏遂寢然太學題稱位次皆如故夫太學者郡縣之表率太學稱之而專祠顧仍舊稱於義爲不順且是慢其祖也蘅則奚敢或曰是則然矣然子之說今博士諸生或未之前聞也蘅曰然乃

具著其始末附祠志令後有考焉

姪東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十終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纂
鹽官　陸嘉淑氷修批點

書　尺牘　題跋

與魏叔子論文書

此事不講久矣講則又恐爲不能文而通於理者所託得此洋洋纚纚言之殊足當大聲之呼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尚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祕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

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斯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與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畧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恧者其文詖以刓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菑畬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贄干謁蠅附螘營恧吾氣者也應酬轇轕詼墊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賾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

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横馳驚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𥘉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跡涔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駒而馳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

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尚有所祕也輙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蘄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引事甚工所無限意境）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與賀天石論文書

承委尊公墓表與一好題薛先生誌未免事爲辭沒讀之悶悶兄翁所自爲狀詳整合體中間亦有一二條可商某作此文鎘扉謝執三日僅能脫稾自謂頗得（果然）剪裁法雖然人苦不自知世有作者恐更相笑也僕平日持論以爲文章莫難於敘事唐以後文章亦莫陋於敘事昌黎自成彼調然苦生割失自然惟毛頴傳直逼子長要是游戲筆墨耳河東自段太尉逸事而外多學六朝廬陵濟宕處極得史遷風神而奇氣不如蘇長公自言平生不爲行狀墓碑大較叙事是其所短四公地位乃爾他亡論已明人宋潛溪敘事有體然病其繁弇州蹊徑未化又好以古語傳會今事讀其文若今人事蹟一一豫摹古人爲之者荊川遵巖它文出入廬陵南豐閒不愧文匠獨誌傳不能佳大要冗長苦鎔鑄力少震川情致絶佳正覺洮洮易盡僕才識駑下於明數公尚不堪執鞭而輕詆訿其後支離疏攘臂而議賁育之勇怯不待識者笑其妄矣方今海內作者屈指不過十餘人要亦互有長短不無利鈍此事卒卒未易竟談緣兄翁相知深偶覼縷至此不一

與魏叔子乞記書　前有五真序此又述之殊不厭復正以法勝須見叔子記卽删潤此書成之極有致自詭如孟堅之鈔子長也

去冬梁谿朱生爲僕寫五真圖其一坐湖石左手展卷右手著厀上似意有所會听然微笑旁列碧梧翠竹水聲濺濺循竹閒去爲展卷圖其一披襟搖羽扇箕坐大柳樹下左手反踞樹根一童驅烏犍過其前田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欣然有平疇遠風良苗懷新意爲課耕圖其一戴淵明巾支方竹杖布袍椶履獨蹣跚層巒疊嶂閒爲遊嶽圖其一坐葉舟篛笠持釣竿注眼看釣一手自撚鬚舟尾隱汀蘆中蓬艙施幔幔中露書帙茶具爲垂竿圖要是洲嶼小景耳不足當洞庭烟水最後畫一頭陀趺坐巖厂下巖上翠藤青蔓纚絡搖綴

藤花欸欸欲墜爲蕉園圖頭已裝成冊子乞先生作一記用楷書書其前僕與家人約夏則驅犢課耕春秋風日佳時則尋山水餘日坐東軒中隨意手一編期明年爲始扁舟草屨放浪三十年然後投老瞿曇以三尺蕉園地空吾幻軀鄙願遂矣記中須及此意新年尚有一兩日應酬到郡城卽相見不盡

與方郤邨乞寫祠碑書

長蘅頓首郤邨先生執事寒宗諸乘實祖康節先生而家世貧賤無專祠故老皆以爲歎先子見背遺命割所居屋數椽建祠祀康節公又割薄田三十畝供春秋祠

祭蘅從苫塊中竭蹷經營麤畢此願祠石未立忽忽又十餘年昨歲敝邑纂修縣志邑大夫不知蘅不肖命從諸先生役供校讐之役因乞敝同學龔琅霞作先祠碑記蘅常思漢唐以來金石刻之傳於今者未必盡繫文章之工往往因其筆畫精絕足爲希代之寶好事者不憚鑿山沉淵以出之而購之者又不惜破產捐貲以蘄必得於是其文章益傳而其人之事蹟因以不朽於世先生翰墨妙天下求之今日可托以不朽者微先生誰歸琅霞之文既工得先生而益彰其必傳於後爲世所寶惜亡疑也蘅窮廢亡狀懼不當辱大君子或者以先康節之靈得邀惠先生豈惟不肖其自高曾以下實拜嘉之空函皆布但有赧恧某載拜

尺牘

與楊靜山表兄三首

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絓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鋃鐺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暍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獲湯爍火中一尺甘露雨也聞長兄此中週斡大勞神用非佛地位人詎能爾爾行路童叟皆知捧手讚歎況某亦災劫中人數耶

直下感激餘非面莫究燕暑千萬自愛

又

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厚垂論士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恒產不可無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之爲此亦是有說私念先府君播人舉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畧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猘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擠曳入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

出此爲紆禍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覺有升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黥補劓之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敢覼縷奉聞昨偶見八十歲邨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田爲累委田棄於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幷書上一笑

又

辱委作顧見山先生栖遲日記序不敢辭某於先生有知己之感憶某年二十時客徐沛以詩謁先生於夏鎮使院一見許以國士尊別去手書追及有曰天地生才

不易足下於今時有數人也每誦此語感激欲淚近聞擊姦不勝以至首尾横絓吏議能不憮然且爲國家惜此人也拙序後月中可脫稾某推官自是義繼尹賢一流人民命可惜聞與長公爲同年生可徵規之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

與宋牧仲先生

齊安大江俯几席閒武昌對面山水佳絕執事當吏散公餘蕭然隱几茶烟縷縷出蕉葉外出門放腳詩筒遊屐皆成勝覽屈指自東坡謫居後六百餘年無此風流矣飢驅之跡無緣久侍几杖但有悵悅某家累三十口在吳計此中亦不能久留及秋當辭去江清木落放舸東還或得再陪吟嘯於竹樓赤壁間也射虎行馳正工力不能如二子正復以氣頡頏耳

與楊陶雲

豫章山水淸勝西山屋上大江几下覽元嬰之遺蹟尋梅尉之仙踪吏隱之樂何必不勝東華軟塵耶不知彼中人士亦有可與往還不大落寞否內外之見俗人不免在吾陶雲胸中似不必多此塊壘也東坡謫居時作書與人云軾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此策甚長敢獻之左右

與家幼節　極近子贍佳處

某家居頗樂日啜蔬飯一盂茗一甌巋足送日乃去而入幕濡首簿書思之啞然失笑顧念豎儒日抱鉛槧終不適世用思一（是有用實學）試於事因以自驗才識所至又日閱邸鈔得知朝廷議論時政得失四方水旱安危治亂之形未必非學問一助主人不責苛禮同事數人俱脫畧無町畦所居寓齋前湖石數拳磊砢嶔崟長松謖謖送風海榴一株高二十尺許花時嫣紅如燒稍暇則攜卷就磐石箕踞仰面欣然如坐東軒時也知五哥欲悉吾近況並以相聞小力歸馳奉四家詩一部計已到有便彼

此頻作報也

答湯谷賓

僕交天山垂十年毎見道足下不離口以天山之屢先足下於僕知亦必先僕於足下故不待相見心相知也獨未多見足下文章爾前歲辱書有洪喬之憾久不答足下不以爲罪又辱書詞旨悃欵欣愧交幷來書云作文甫脫稾甚以爲可旣久視之則微傷蕪穢有味乎其言之文章莫貴於潔病其蕪必求其潔雖不多見足下文然心知其工也僕夙嗜山水岱宗廬阜皆遊屐所至金焦在二百里內又六七過其下顧望之如海外三神

山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可怪也微足下云僕固栩栩神往矣第聞足下體過豐得無艱濟勝具耶努力不一
一

答賀天山

詩文忌俗誠如來書所云然醫俗無它法惟平日多讀書則俗氣自除山谷評王著書謂著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鹿鹿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夫書特一藝棊踘等爾胸中猶不可無書卷氣吾輩蘄以立言自表見而不能多讀書歲月波流良增慨歎冀與知己共勉之也

家報

七月二日行東昌道中久旱兼之驟風塵沙撲面眼耳鼻舌都滿徐文長所云未開光明泥菩薩也憶諸兄此時環坐小橋柳陰下聽殘蟬斷續聲如咽搖扇閒話桑麻晴雨便是一幅桃源圖念至此僾然神飛矣慚甚妒甚

與陳柯亭三首

習懶成癖必欲使僕求田問舍碌碌如蜣蜣轉丸糞壤非惟不願實亦不能曩時頗銳意進取今思此事亦同嚼蠟毎見勢要人一旦蹉跌顚沛流離求如我輩藿食

布衣何可復得人壽少至七八十者犬馬齒三十益一曹子桓有云年未三十已成老翁矧過之耶僕意再浪遊兩三年俟饘粥贏給便當營一室一舫出則縱遊山水歸則坐斗室作蠹魚其中偶有吟詠比之風蟬雨蚓意致亦不大惡僕足老矣一弟子員如匏瓜得謝去之極爲暢適第家累似難驟遣然驅犢課耕此中亦復得小佳趣須兒子成丁便以付之也晚凉過草堂卒談卒白不旣

又

長夏閒居頗遂懶性東軒新種芭蕉驟高五六尺許兼

新篁搖影桐陰覆窗硯池書帙閒澄碧可玩家人解事貯梅水十餘斛山僧寄來陽羡頂茶絕佳僕逃暑之計遂矣惜足下滯吳門無緣同此樂也

又

黃雞正肥香秔新熟田家之樂無如此時毎家人淅米作炊鼻邊拂拂如蒸栗香也 新趣得未曾有

與人

偶憶方希直與人札子云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筆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書未嘗許讀句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

數語可謂切中時賢膏肓足下見吳子試以此意微規之吳子佳士自不至此第其人負氣自高又好苛論古人此是一病某識吳子由足下故敢以忠告望足下也

與賀天山三首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何物女子作爾語令我輩赧然面發熱也

又

宋詩何嘗不佳惜今人只撏撦皮毛原不識宋詩真源流耳果識宋人源流則於漢魏李杜三唐正不必插棘編籬强分畦畛也足下不喜作詩而善論詩試質之左右以爲何如

又

詩餘塡詞幾塞破此世界詩道那不日劣恨不一付祖龍處置也

遊廬山與人三首

半月在山色水聲中杳然與塵世隔覺有生以來都無此樂一入城市便惘惘如夢境也

又

鐵壁峰斧劈千仞猿鳥絕跡峰頂有石楄二扇儼格方正欄界宛然若可開闔狀想太古仙人偶爾弄此狡獪亦大費鬼工鑱鑿矣不目見此安信天壤間有此奇也

昨遊記未之及書此奉聞

又

句餘芒鞵竹杖只須畧南康半面耳九江之緣留待異日譬如人讀異書不欲其遽盡也 會心語

答閻百詩 以下續入

使者齎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眞有痂之耆耶長夏邨居養痾筆墨都廢入秋始能脫稾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克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畧在是矣以拙文厠其間寥寥未稱柳子厚有云太羮玄酒體節之薦味之

至者而又設以奇與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或有篤好之者先生儻亦以僕文備小蟲水草之末品可乎山公於僕文頗有癖者所謂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不厭者僕亦不解其故然山公文卓犖有奇氣殊勝僕也做鄉貢救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令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率復不盡覼縷

與金生四首

僕往在京師客王少詹所常與馮圃芝共事圃芝喜罵人僕戲改劉公㷀語規之曰勝圃芝者不可罵不如圃

芝者不必罵是圃芝輩者又不當罵少詹歎息以為名言近來少年喜詆訶前輩以立名名未必成先自陷輕薄願足下勿蹈之也為足下作詩序已脫稾序中盛有推許意冀足下終不負此語耳

又

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某君近之足下乃輕漏僕論文語耶僕行且捫舌矣

又

昨見足下抨擊袁中郎文甚當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臨川濫觴公安汎委而倒瀾於陳仲醇王季重甫

君僕戲謂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廣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矣近日吳中某公亦近此種其集方盛行於世天壤寥寥求一索解人不易得安能禁某公之不傳耶

又

僕學詩垂三十年漢魏三唐至宋元明人詩尠所不觀亦尠所不好獨不喜多看晚唐詩晚唐自昌黎外惟許渾杜牧李商隱三數家差錚錚耳餘子專攻近體就近體又僅僅求工句字閒尺幅窘苦不堪世界儘空闊何苦從鼠穴蝸角中作生活計耶然此語亦足令時賢側

目足下於僕有昌歜之嗜偶一及之勿為外人道也

客登州輿人

某見登州父老云五六十年前海市見往往具城郭樓觀人物之狀有騎者走者負擔者持蓋者肩相摩者大約如行煙霧中近數十年來但有城郭樓觀絕無人物某初不之信比來偶得見之果然豈海外幻景亦復隨人代升降耶足下博物君子也書此以發一笑

與登州雷守

昨登蓬萊閣因拜蘇文忠祠下慨然念登自置州以來歷千餘年守茲土者不下數百人其間姓氏不傳者何

陬子贍守登僮五日耳而畏壘之祝至今不衰信地以人重耶然子贍之足重者其氣節矯然百折不回不僅以文章也空祠主守之人像稍剝落又居人牧豕其旁此賢有司責也執事能一留意否

與楊餘千二首

嶺南風景大異所聞當道以遊客爲厲禁某初到番禺幾無投足之所覓得城北一小菴支折足鐺與老僧相對過日耳田水月所云譬如掘礦命薄者偏當空處也呵呵然亦有少幸今歲荔枝大熟筐籠盈市十錢可得百枚品之最佳者名貢支黑葉貢支歲以充貢得名黑

葉核小而圓味極甜每日市五百枚與兩僕分啖狂狂至飽此樂得未曾有某上額灘得句云觸熱炎州君莫訝扁舟自愛荔枝來遂成詩識半月後荔枝行盡便當買舟出峽也知足下念我聊以相聞會面不遠壽暑萬萬珍攝

又

過英德舟行峽中峭壁插天滄江曲曲壁陡削作大斧劈皴都無寸土樹生石罅枝葉皆倒垂根橫走石上或丈餘或三四尺蜿蜒如蛇蝮也奇絕眞令人應接不暇在返得古近體詩五章錄去想發一笑也

與彭子

古文辭一道曩學秦漢流而爲僞秦漢近日學八家又流而爲僞八家變症雖殊病源則一總是文無根柢從古人面目上尋討耳究之秦漢八家何所不可某近作李忠文傳頗有關係八大山人傳描寫近眞直未知視古人誰如故亟欲令足下見耳八大山人傳恐貴鄉諸君未免有所雌黃所謂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也要可爲知者道耳

與澹雪道人二首

坐到汝堂啜茗看書畫便間卻一日又得與澹公訂方

外交良大快也連日送別故鄉親友懷抱作惡不可言昨小暇兼之微涼成北蘭記遊詩六首某欲鐫一墨刻眞仿舫壁間令可摹搨應好事者之求索亦異日山中一段公案也蒸暑惟爲衆自重

又

雨後乍涼嵐翠如新沐飯罷過北蘭坐列岫亭飽看西山秋色也卽見不覼縷

答澹雪道人

侍者來辱書伏承法體清佳損貺豆豉乳腐法醬具領到寒江穩流布帆無恙日日亭桑浦供不大折清福耶

慚愧慚愧相見杳未有期千萬保練

與人

東軒木香二丈餘老篠拏攫撟際極離奇夭矯花時霏霏如香雪特恨其營穴螻蝗殺然斧之然尋亦自悔今更欲補種梧桐二株高丈許者喜易得成陰他樹恐老人不能待也吾丈在虎丘即買寄來荷荷

與王似軒邑侯三首

明公甫下車即屢詢及賤姓名郵居報謁遲遲不加督過賜之優禮感作可知自風雅道衰士旣不知自重而長吏亦不重士緇衣之雅音塵寂蔑不意今日得聞跫

然之音甚幸河凍舟膠兼蹇歸草堂發所攜雙忠冊子讀之時積雪初霽寒日慘澹撟氷拄地朔風中人如鉎刃覺諸君子忠義激烈之氣颯爽猶生懦夫爲之神王借政數行錄上溪毛聊當傀蕨希爲破例呵凍未罄欲吐

又

吳中吏治大約十分精神須以八分用之催科前晤語時亦微及此指適儆鄉耆老有微糧末議六條雖芻蕘淺見似足仰裨萬一昔潁川劉季陵淸高士居鄉閉門掃軌杜密毋謁守令多所陳託太守王昱以季陵諷密密曰使明府刑賞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某不肖不敢望密而明公之賢乃勝於昱故敢越分僭言區區想照悉也先祠蒙祭舉族沾恩並此鳴謝不一

又

春候漸融即日起居佳勝某以初旬探梅鄧尉山寒花遲遊興索然遂放艇西子湖頭六橋舫屐亦爾寥寥惟孤山梅信差蚤不負茲遊耳司馬公疏稾攜舟中校讐畢拙序亦脫稾錄上司馬公爲明季關係人物則此序亦爲史冊關係文字不可草草希詳加點竄然後發鋟不則徑藏拙也歸舟攜得盆梅泉釀馳送聊佐吟賞適

玉峰先生相招入林屋東山爲休夏計昔人所稱七十二峰蒼翠貯以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得日覩之几席亦是奇觀第睽違百餘里無緣屢奉笑言臨紙惘惘

與姜西溟二首

常時夢想縹緲莫釐之勝今到洞庭兩月畏暑未能一遊與足下別六七年毋一相思恨不奮飛及咫尺此閒懶於數面天下事大抵如此可發一笑拙文數首馳正晚涼過翁園坐亭子上聽活活泉聲也

又

不讀唐以後書。自是獻吉欺人語耳。今人矯之。眞欲盡

屛斥唐以前詩文束置高閣舉世滔滔良可嘅也海內倡鳴古學屈指如足下輩不過數人微足下挽之而誰挽耶某文鄙拙不足道辱推予過當但有愧悚

與王阮亭先生

奉別將十年音塵寂寥囘憶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門諸君箕坐桐陰下清談竟夕怳然如隔世事清景常有而良會難再念至增惆悵也伏審比來鈞履佳勝望實逾崇唐宋至今千餘年以文章鉅公登台輔者指不一再詘伸本朝得之行自先生始喜慰無量某自丁卯後謝棄舉子業欣然如脫銜橛榮名妄念一切掃除雖婚

嫁之累未畢亦聽其自然都不預作計校年五十三即治一棺名曰息菴自爲之記記今刻旅稾中試一垂覽足知某近狀矣獨文字結習濡染未能焚硯比之候蟲時鳥啾啾喁喁亦若自適初不計聽者之入耳不也旅稾詩文六卷前年刻於豫章簏稾十六卷十年前曾刻百餘頁板皮屋壁中濕朽腐蝕過半近閱詩文亦多可恨處今冬欲麤加料理將節衣縮食爲之竊念某辱先生忘勢分折輩行而下交者十五年於茲敝帚不得先生一言亦此生大缺陷事曩愚山先生許爲某作序聞已脫稾會其病不及見至今恨之牧仲先生序刻自江

右健菴竹垞兩先生爲當代作者亦欲得其一序此外不敢泛泛求索想識此意也戊辰某自嶺南歸道贑石於盛儀部署中見漁洋續集嶺南集二種强攫得之如獲海外環琋今旅稾次卷有舟中讀嶺南集戲題奉簡一詩語雜詼諧聊供索笑中有二語云昌黎足令籍湜僵醉翁或許蘇梅顏可見某向來一瓣香已久屬之新城忍不爲某一言耶敝邑錢子名世其詩文皆咄咄逼人年少未易才也久客都下曾與相見否旅稾一本奉去涉秋縣望大序脫稾緘寄武林家學士處當不浮沉披奉杳然惟冀爲道自重

與吳澹菴通參

作客十餘年南北縱橫八千里遊屐所至知交不爲不夥而相念懇懇屢形夢寐者尤在先生一人臭味之投某亦不自解其所以想先生亦爾耶比聞台候勝常王春日隆喜慰無以云喩某莾闊八年倏成老醜頭顱大半斑白衰懶倦遊踪跡亦只在吳越閒獨文字結習如故耳然亦愈遠俗好聊以自娛欲如京邸接席與諸公商訂不朽盛事何可易得耶旅稾刻成知先生篤好奉去三本或有與先生同好者不妨分贈亦勿輕擲與人供傖父覆瓿蠏蓋也會合無期萬萬以時珍攝月日某

載拜

題跋

題趙子昂書過秦論後

趙文敏公書過秦論一卷左方有鮮于奉常跋稱其筆力遒媚備極楷則又李費盧克柔仇遠姚安道各有題識其眞贋姑不論按史稱子昂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余獨怪其以宋室遺裔濡跡於元出處大節不無可訾乃世之稱子昂者喜其書畫之精而忘其人之大節之可訾也其書畫之見於人間者人爭寶之亦不以其大節之可訾而少貶損也是可感也已雖然書畫精絕如子昂而四百餘年後猶有爲之引繩而批根者士君子之出處可不愼夫

書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後

家戒菴學士收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疑出宋人臨橅然亦名手也刺史名元孫常山之父於魯公爲世父按史常山與平原同日起兵河北十七郡嚮應唐之不亾二公力也常山詈賊不屈至節解斷舌以死初以楊國忠譖不贈官乾元初始贈大子太保謚忠節贈其少子季明弟延詡官五品嗚呼賞不酬功肅宗於忠臣可謂薄矣魯公爲此文時方遭唐旻誣搆貶饒州文中備述存沒哀榮國恩深厚雖被斥逐無幾微見於辭氣非忠誠貫金石能乎哉世傳曹娥李志書字不減右軍父子顧其人不足傳耳讀魯公文忠君愛國之誠流露行間千餘年後令人肅然起敬山谷有云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亘然

跋祝京兆贋卷

凡物醜其中者必飾其外宋人衒燕石於周客也襲以純錦櫝以文石不如是則燕石之非玉也夫人辨之矣吳閶俗媮薄好爲贋物凡法書名畫金石刻佳者往往亂眞此卷祝京兆書狂獗不入繩墨贋蹟無疑而裝潢極精工可喜所謂飾其外者耶某生藏此三十餘年詢之曰嘻吾先人常以高直收之矣嗟乎天下以贋而獲售且高其直者獨一京兆書乎哉

又跋祝京兆卷

今時人家收藏祝京兆狂草皆贋作也顏魯公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余於京兆亦云以此定祝書眞贋百不失一

跋蘇東坡墨刻

東坡眞行出入北海平原妙於用肥而不俗臨平原諸

帖尤逼眞近世墨豬之誚非知書者余嘗論宋人書當推東坡第一且未論筆法其文章氣節已足跨絶一代山谷云古來以文章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又曰東坡嘗自比顏魯公以余考之絶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知言哉

題文待詔畫雪景小幅

枯木寒崖短籬竹屋最得黃子久筆意世傳文待詔畫眞贋雜揉十不得一此幅蒼秀淸遠定爲眞蹟無疑三伏日觀此寒氣襲几爽然如赤腳蹋層冰也其上題一絶句字作小行楷正復遒媚動人

題半江先生存稾後

半江先生余同宗於六世大父爲族兄弟行譜中所稱承定派也先生名珪字文敬成化已丑進士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一時傳誦因以爲號方官曹郎時負詩名交遊皆知名士李文正西涯過從尤數相見一揖外輒伸紙濡筆指物聯詠窮日夜不倦至衾枕亦著句其上西涯贈行序有云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以爲常葢紀實也故集中載西涯倡酬聯句最夥承平士大夫文釆風流猶可想見先生工書法與張南安弼齊名恭亦居能品草書跌蕩豪放得旭素意眞行學東坡晩更出以遒勁先生守嚴州以弘治戊申卒於官距今一百八十八年矣敗紙殘瀋蛛絲煤尾之餘識者猶爭藏弆也康熙甲寅三月上巳日遊寒山趙凡夫丙舍觀千尺雪同舟中剪燭閱半江存稾因題其後

書宋學士集後

潛溪文有根柢故能不規橅史漢歐曾自成杼軸雖其牽率於應酬冗病俗往往而有要不失爲大家余嘗謂明代名能文章亡慮數十家文之工者不乏正苦根柢淺薄求其貫穿四庫之書而粹然一本於六經不得不推潛溪王弇州文評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猶未免皮相也

跋東林寺碑後

李北海行書岳麓寺雲麾將軍碑最著然剝泐幾不可橅搨獨此碑頗完善按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巡公方刺陳州獻賦行在稱旨尋爲讐人所誣逮下獄許昌男子孔璋上書訟公冤乞以身代得減死貶欽州遵化尉開元末起歷括淄滑三州刺史是碑書於開元十九年七月猶稱前陳州刺史當是遭貶時也公以天寶六載離禍年已七十距書此碑時年始五十有四故落筆痛快沈著雖用藏鋒法而鈎捺廻腕之勢直欲透出紙背唐

碑初刻完善者今已絕少可珍藏也

跋朱文恪公誥命後

文恪公當明萬曆中以禮部右侍郎守尚書會戚畹鄭國泰請皇子先冠昏後冊立公疏斥其姦偘偘無所回避國泰亦為之斂今全疏已入史傳公之功在國本焯然千古已迨天啓改元召起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此軸誥尾書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蓋公加太子太保後也考當日與公同在政府者首輔則福清葉文忠公次輔則蒲州韓公皆君子也時魏奄姦已萌公委蛇二公間

隨事補救必多可觀惜乎公既不欲矜赫赫功而行事之傳於史冊者亦少其明年公見國是日淆遽累疏請告歸又明年福清蒲州相繼去而奄燄燎原緹騎四出諸君子後先骨塡牢戶而薦紳之禍烈矣嗚呼公為元老身不可辱明知志不得行乃潔身引去皭然不肎少汙以視楊左諸公轍跡雖殊用心則一孟氏所謂易地則皆然也非賢者能乎哉予懼後世悔公苦心或反藉公為東林諸君子口實故略著其說而附氏名於左方云公歷官所得誥命尚多遭亂散佚曾孫今檢討竹垞先生僅購得此軸褎池而珍襲之則竹垞之賢亦於此可見

書惲正叔畫冊後

宋人寫生以徐熙為最黃荃父子次之明沈石田陳道復作水墨花鳥亦出徐熙雖淺色淡墨殊有深趣近來吾鄉惲壽平正叔工沒骨寫生不用墨筆鈎勒而渲染生動濃淡淺深閒妙極自然亡論道復即石田未遠過也嘗與余作折枝海棠山茶梅花水仙及水藻游鯈凡十二幅攜行簏中為有力者攫之而去時時往來胸次已五六年惲今老矣畫亦漸不易得忽見此頁頓還舊觀

書徐文長集後

徐文長尺牘題跋極有簡韻得蘇黃小品之遺譬如山谿溪毛偶一噉之牙頰閒爽然有世外味他文亦未稱是也

姪東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十一 終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纂　一名衡
鹽官　陸嘉淑冰修批點

前集

墓誌銘

仲父靜谷府君墓誌銘　敘事得粹簡法

嗚呼自仲父府君之亾吾父兄弟行同曾王父以下者僅九人而五年之中哭其死而臨視其封窆者益三人矣三人者年皆不及五十嗚呼悲夫非獨骨肉彫喪常痛於心而壽命之奄忽人事之不可測如此可哀也已然則於仲父之葬也奚忍不銘府君

姓邵氏諱文煒字光甫別自號靜谷於始祖康節公爲廿一世孫於王父守泉府君爲次子於先考鄉飲君爲後母弟府君偉而頴儉約善治生其少壯時遭坎壈折辱者屢矣然屬有天幸事輒解不至重困明崇禎閒流寇蹂躪中原歲連祲三輔飢至人相食會府君有糧役當詣京師至武城有割肉而鬻於市者則人股也府君大駭以役任其僕獨脫身歸後以賦入不中程逮繫郡獄鈎補幾碎家會赦得免國初義興山中多寇大軍數往來其地遊騎分鈔村落府君被執同執數人皆遇害次及府君帥奇其狀貌釋之有讐家子殺人事連府君

守貪欲文致以法太史楊公靜山聞之曰邵翁長者柰何枉法使爲善者懼耶爲白其冤事得已府君故用纖嗇起家雖屢挫然意氣愈奮益市田宅媺屋室竟以貲雄於鄉又延名師日督課其子束修醯醴之需歲捐百十金無所恡此不足覘府君志耶府君少剛果負氣晚年嘔煦更與人爲和既授産任子孫勅斷家事無所與獨好京房焦氏卜筮諸書稍稍驗其占多中乃更喜爲人占亦時搆小詩自娛闢舍傍圃一畝雜植竹木花果日曳杖逍遙其中當風日佳時府君則攜壺踞石陶然徑醉醉則諸孫爭扶曳之時時袖粔籹樝梨棗栗之屬

委之地諸孫競拾取或至顚踣以爲笑樂里中見者嘖嘖稱全福人府君萬曆丁未八月初一生康熙壬子二月廿一卒年六十有六配蔣孺人萬曆戊申六月廿二生康熙乙卯二月十一卒年六十有八子男三長謨次訓皆諸生次誥女二長適卞丞卒次適恭孫男九人先是府君年五十即自治棺槨凡衾襚斂含之物無不豫獨葬地屢卜之不吉乃不竟卜其卒也浮厝馬尚河先塋後四年會蔣孺人喪諸子遽營地合葬葬匝月有亾賴子來爭其地邀重賕會青烏家言亦曰不吉諸子更遷厝先塋傍後一年長子文學君卒曁余有兄弟之喪

三人者君其一也皆曰浮屠不利其家乃營今地以康熙丙辰十二月某日奉府君孺人合文學君祔左今地在居千蕩南嗚呼府君之沒也更五年棺三徙而卒與其子同窆於此事之有待於後人者其果可恃耶抑是亦有數耶銘曰

孰屯其逢孰亨其終孰艱其封粤以子從妥茲幽宮厥後其豐

管奇玉墓誌銘　境地真切便無規橅古人之跡

余友奇玉姓管氏邑諸生卒時年僅三十有二曾大父諱某大父諱紹寧賜進士第三人歷官禮部侍郎父諱

鉉舉孝廉管氏世家毗陵之華渡自其大父貴顯徙居郡城而支族猶居華渡故仍號華渡管氏奇玉名家子故饒於貲好園池竹石之勝其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數飫俎銜杯翩翩佳公子也亦工書喜作畫爲山水木石皆有致順治辛丑余館其家奇玉方構所爲梅花書屋一樹一石皆手自灌植結構不以爲勞同邑龔仲震董文友諸文士數往來其家每一過從脫帽酣飲詠調歌呼竟日夜不厭余時在坐客中年最少然飲不能盡一升酒半輒亾去往往自引匿每至丙夜僮侍厮役縱橫頭觸屏風壓而奇玉獨追陪無倦色其好客如此其後余以飢驅客遊燕齊奇玉方應舉子試連困於有司踪跡不復合并奇玉死余哭之津門邸中康熙己酉奇玉長子從余授經余復館其家周視曩所爲梅花書屋亭榭欄楯宛宛如舊第石若益而古樹若益而婆娑北軒鉅竹千箇益挐攫迸雲因而屈指曩時交遊或死或老且衰者亦已過半益俛仰十年間而余於管氏已閱兩世矣奇玉外若跌宕而中刻苦憤家世中隤思以功名自奮四舉於鄉不售坐是邑邑致疾卒卒之前兩月猶買扁舟獨遊苕霅間放浪山水當亦有侘傺亾聊之感耶奇玉諱滋琪卒以康熙三年某月日娶楊氏前歿

撰靜山公女子男子五長聖植國學生從余授經者也次孝植次仁植次某某幼女子二皆未嫁將以是年某月日葬聖植泣而請曰先生知先子深惟先生銘之銘曰

玉則碎而售者珙材則戕而壽者樗噫嚱吁命也夫

故文學卞君墓誌銘　氣完力厚意甚遠而不淫靡

君諱煥文字孕靈弱冠補郡諸生有聲甲申之變聞烈皇帝死國意忽忽不欲生一日盡裂其儒衣冠焚之君狀貌魁梧性嗜飲既絕意舉子業愈以酒自豪然好議

論亦喜譚兵閒名客岸幘高譚連日夜目光睒睒音吐如洪鐘燭見跂不肯休親知多目以爲迂君顧益喜自負順治己亥六月海孽內訌攻陷京口因闚金陵人情恇擾荷擔立君笑曰寇不久退矣夫釆石爲金陵上游門戶兵法所必爭王濬自武昌順流指建業韓擒虎濟橫江所謂拊其背而扼其吭也寇不知出此懸孤軍深入久頓堅城之下其衆必疲金陵之甲搏其前吳淞之水犀蹴其後腹背不支必走矣後果敗遁去君持論往往奇中多此類也君嘗覽晉史謂陶潛非沉冥麴櫱者蓋子房自以五世相韓韓滅脫身結客冀報韓淵明欲

爲子房所爲而力不能乃不得已托於酒故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色千古知淵明者朱子耳又謂阮籍有用世志沉醉非其本懷廣武之歎胸中大有塊壘意蓋自寓云君既自廢棄則益好劇飲頹然自放每親交過逢詼啁酣呼窮臐旭不倦醉則往往紊欷悲歌泣下人莫測其所以然噫嘻君一逢掖子非有宗社民生之戚而其磊落無聊之氣若鬱浡不可解者乃一泄於酒以晦其跡而終其身居常仰天歎曰古有夷齊爲餓夫我今爲醉夫噫嘻志可悲已卒以康熙庚戌九月距其生萬曆乙卯享年五十又六君性戇直與人言輒面

折人過然亦以是嫉於人未卒前一月睢眦君者誣伯子以殺人訟於官邑令張公廉知其冤狀得不坐未幾遘疾卒悲夫君姓卞氏按狀系出晉忠貞公壼後靖康間諱長卿者扈蹕南渡官兵部尚書賜葬毗陵勝西里子孫因家勝西二十傳爲考益愚翁諱某隱德不仕妣周孺人配錢氏先君若干年卒生四男子二女子四孫男子先是益愚翁舉四子君與伯兄孺人出叔季皆庶出翁歿遺產值數千金或謂君割產不當並它姬子君曰子詎有嫡庶耶卒均分之孺人亾事庶母陳極恭謹力捐若干金修大宗祠以歲時合族舉祀事是皆可書

者君沒之三年諸孤將以某月日窆某所其甥陳賁自爲狀來請余銘請至六七不倦陳賁文士有氣節其言信銘曰

君果奚憤逃麴櫱知君者誰潛與籍我銘君藏不可泐

亾兒士騄壙誌銘 時文到眞處卽是極至

郤子行於舍北之墟荊榛蔓翳狐兎驚馳郤子於是仰天欷歔泣下沾襟曰嗚呼噫嘻此吾亾兒之壙也不銘之嚋知吾亾兒之壙也郤子既歸於是復仰天欷歔泣下沾襟曰嗚呼噫嘻吾忍銘吾亾兒之壙也亾兒名士騄乳名和尚幼慧稍執筆學爲文卽有思致喜誦余詩

識大意余常作元日試筆示騄兒詩曰雨聲連隔歲寒色掩柴荊濁酒呼兒子新年覺長成問知桃板字漸覔栗梨輕占候聞野老今朝喜晚晴兒讀之舉問栗梨句余為誦淵明責子詩欣然曰大人幸教兒兒似勝陶家諸兒矣余喜引滿至醉時庚戌元日也距死之日僅十八日耳痛哉兒性純孝曩余連遭二喪家益落飢驅燕楚閒余妻居不能治飯即日治糜耳然猶雜馬藍蔾莧手飪之兒自塾歸刺澀當有誤下不能下咽輙依依含淚去然稍甘輙固以讓母不自食也今饘粥麤給而兒死矣余妻之腹悲者在此每與余語中夜絮泣達曙痛哉痛哉死

之前三日出枕上粔籹菓餌分餇又有脱下幼妹乳媪及家人兒殆遍比死呼爺孃不絕口者兩晝夜痛哉痛哉兒生於順治已亥十二月二十八日疸殤於康熙庚戌正月十八日僅十二歲瘞於舍北百餘步未成葬也塚傍故有棠梨樹一株蓋百餘年物云兒白皙眉目疎秀法不當天然竟天命也夫銘曰

夢而見汝牽袂以嬉覺悲其死涕泗交頤父號母咷泪竭血垂汝知耶其不知耶

墓表

前明徵仕郎河南都司經歷賀公墓表

項項止序數大事又許密曲折皆具此眞韓歐之遺

當明季崇禎時流寇之禍癰秦蔓延楚層蘄黃赭鄖襄喋血宛雒而會賀公以明經再遷為河南鄭州丞乙亥元旦寇數千將薄鄭鄭故土城又庳守臃朒不任事而故事歲賀正於大府例遣丞行或讕公曰賊張甚公無守土責且以謁正往誰尼公者公正色曰鄭州介滎陽成皐為大梁西蔽賊不敢踰鄭而中於大梁者懼鄭躡其後也吾去則無鄭無鄭則無大梁必死守鄭明日方聚衆畫城守諜訛言賊燬西門入一城皆奔公立呼諜

杖之按劒坐城上曰敢出城一步者斬久之乃定賊至則欲甲登陴而宣言請兵幕府俄發礮碎其二賊賊稍解分鈔旁近時郡兵實不滿三百人公夜驅市人婦女悉乘城人植一幟且日望陴上五采旛幟環城再匝四面吹角鳴鼓效京營兵城中益擊銅應之賊疑禁兵援至因其駭散臺使者疏公守鄭功當峻擢而明季資格士繇科貢起家即自樹立亡有推轂至公卿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千石者公以故僅遷省都司經歷尋攝項城令項為賊巢不耕者五年賊環城而壘左右掾史以下皆賊耳目公至延見父老為檄儆諸砦曰吾知

汝曹皆良民鋌而走險方春耕時急復業自謀生不則大兵至者族矣又日設糜四門食飢者而以閒築營堡嚴保甲備器練卒項始有固志先是邑黃冠劉仲堯田仲賢皆勇士以俠敗繫獄公出之署團練總屢擊賊詣縣上首級公自持卮酒迎勞曰壯士不當如是耶後與賊遇仲堯從數騎赴賊墮伏中力戰被槍死仲賢殿而免公爲文祭之哭極哀吏士感激泣下姚金者故劇盜也以驍勇聞被獲公呼諭曰汝當死然死盜不義吾活汝金叩頭感泣公授以朱玉高霄名曰縛此自贖朱玉者亦劇盜乘一騾日踔四百里部曲千人金計是獨可

智取耳一日偵玉從數騎袴褶佩雙刀飲某所金呼兩壯士從突入就席擊殺玉解其佩刀去高霄者項大俠家藏匿亾命惡少年百餘人日椎埋剽敓縣中金獨身入其巢乘霄出袖鐵椎椎霄仆地縛之歸自是賊黨解散不敢入項城界然公竟病劇遂不起以丁丑五月卒於署公殁之明年項城陷又六年而神京淪沒嗚呼當是時郡縣吏苟盡捍賊如公則縣寇不及州州寇不及省何至以賊遺君父不然或破資格以一面寄公虞詡皇甫嵩之功詎足道哉而乃位不竟用齎志以沒悲夫悲夫公姓賀諱懋廉字貞叔別號贍雲世居丹陽蔣墅配于孺人生三子燕徵龍徵麒徵後三十餘年麒徵持薛先生宷誌及自所爲狀來再拜請曰孤不孝以丁未九月某日改葬公荆城祖塋而墓石未立敢請某謝不獲則爲表其大者如此初公守鄭時于孺人亦在圍中公入語孺人吾死是土矣女其行也孺人曰城全不必去城破義不當去君命視城吾命視君嗟乎冠進賢膺城社號稱丈夫者遇有難鼠竄喙伏者比比也視孺人有愧色矣是於法得附書

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漣浦姓駱氏世爲浙之臨安人

中順治丙戌浙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例授安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大夫歷官盩厔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又三常爲東南大郡繇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爲姦故皆窟穴蠶食其中前守屢以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櫛蠹決癰立法鈎校夙弊一除屬邑漕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甘漕弁餌而令卒益魚肉吾民也矢於城隍神峻郤之弁亦斂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老聚子弟申講鄉約爲陳孝友姻睦之

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或以睚眦相告訐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冗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勸輸巨室富人籍民之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斂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旱公葛衣草屨步禱二十日不雨則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盂菜一七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蓄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

號哭請留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使某為不孝子卽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撫亦以格於例不果留公性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愜民情有所案治持重不輕發發卽勢豪居間為請終不能奪然廉平不苛所至有惠愛聲其令盩厔俗多錮婢女至老無適對匹公下令禁止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常攝興平令興平豪右分四門為部黨健鬬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姦黨散落北城兵馬司於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嘛僧與其徒為姦利公按治之無

所回避西安俗慓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介歸曉其黨具陳禍福餘悉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歷官二十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盩厔時故師事李徵君顒顒字中孚卽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顒作興延陵書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太守云歐陽名東鳳明萬曆間守常州闢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親為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葢吏不尚教化久矣國家自蜀閩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時有大繇

役州縣吏競毛舉束濕尚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號為能吏其不肖者則旁緣侵漁征一取十葢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間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於是時者溺其職矣卽常之父老亦以為本朝三十餘年郡更十餘守求治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獲竟其施有識之士所為慨慕而歎息也曾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宣府把總考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子嘉泰嘉豫嘉觀皆諸生公卒後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蘅之族兄贊來請表其墓蘅少賤不敢當固辭贊曰泰之請也誠蘄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

名位將乞銘於寧都魏禧禧亦布衣士予幸許之銜曰
諾乃表其大者俾揭於墓之原

禮科都給事中[illegible]梁公墓表 代莊澹菴宮庶

公諱維本字立甫姓梁氏世爲眞定人祖諱夢龍前明
萬曆間官吏部尚書稱名臣父忠以廕授錦衣衛千戶
公弱冠補弟子員天啓辛酉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順
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詔求賢才公以吏部尚書劉公
薦召試內院稱旨除中書舍人尋遷禮科給事中時天
下初定一切制度草創左右勳舊大臣多以戰功顯經
筵日講諸大典未遑舉行公首抗疏畧曰　皇上隆堯

舜之姿躬岐嶷之美臣材識駑下無能仰裨高厚竊計
今日所以助成聖德者莫急於經筵伏願　皇上延見
碩輔親禮儒臣留神經史之學讀漢書習漢字奏章不
藉翻譯大臣而陳幾務通上下之情防壅閉之漸羣下
獲望盛德休光天下幸甚況　皇上說學則滿洲蒙古
大臣莫不說學其裨益尤大疏入　上嘉納之而前明
經筵故事先期禮部擇吉日以聞是日內侍陳講座勳
臣駙馬陳侍衛夾陛皇帝出御殿鴻臚引知經筵侍班
講讀臣北面載拜以次上殿東西鄉立御史給事中各
一人東西立北鄉鴻臚贊進講翰林進講臣二人出班
北鄉立展書臣二人進立銅鶴下東西鄉鴻臚贊拜已
展書臣跪展書講臣進講已命賜酒食以次下殿北面
載拜出議者以爲禮儀繁縟故議久未行公復抗疏曰
皇上幸採臣言將肇舉曠典甚盛事也臣愚以爲時有
質文禮有損益況體貌過盛厭怠易生　聖躬有臨涖
之勞臣下無由盡納牖之益進講儀宜從簡易期可行
於今者故　世祖親政開經筵典禮樂妙選侍從文學
儒臣皆公疏啓之也公美顴頷長身白皙居家孝友和
易鄉里稱長者及爲諫官數慷慨言事疏請明職掌議
遷除興水利皆關國家大計四年遷刑科右給事中禮

部試天下士以公爲同考試官出公門下者十有六人
五年遷戶科左給事中又遷禮科都給事中公前後歷
官未嘗出諫省益侃侃發舒無所廻避條上封事以十
數上多從其言七年以疾卒於京邸初公居鄉喜施予
歲飢生子女多棄不舉者公設法勸收所存活甚衆次
子宏明季掌北鎮撫獄公手書勅宏宜爲國家培元氣
毋詗伺鉤距以人命易功名宏多所平反闖賊入都徇
節死之子八人清寬清標尤知名皆由翰林官尚書今
方爲時名臣功名宜載國史其它子姓生卒月日具詳
前禮部尚書弘文院學士王公鐸誌銘中嗚呼某於公

為門下士最十六人者某其一也距公沒二十有七年
為　今上康熙之十五年某蒙恩復用道出真定獲拜
公墓下泫然久之嗚呼公立朝表表大節固亡待某小
子之言某小子眷念師恩庶幾得繫名墓道之石以慰
余思焉墓在真定之某原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墓表　代

公諱素蘊字筠湄別號退菴舉順治壬辰進士除東明
令東明當河決後敗官亭城垣民廬殆盡居民依丘阜
僅數十家公至設法灑濬繕完城堞招還流散三年間
戶增至萬餘山東羣盜任鳳亭王小岡聚衆數千人剽

掠旁郡漸擾害畿南制府咨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
解散久之以行卓異入為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條
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
先是逆藩吳三桂開邸滇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
亡慮數百萬計守令以下皆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
南金之寶充牣私室勢傾中外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少
年多歸之三桂寖驕漸至題用朝臣無復顧忌公毅然
疏斥其姦大指謂爵祿者人主之大柄綱紀者朝廷之
大防柄不可移防不可潰疏末有防微杜漸語閣臣咋
舌持其章不敢下會　世祖章皇帝晏駕輔臣外遷公

為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辯必欲
罪公而後已有旨令回奏公奏畧曰臣所爭者朝廷之
體統至防微杜漸語不過期該藩爭事盡善為聖世純
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撫軍佟公見疏
語直懼且得罪彊公竄易二語奏上以糾參無實坐貶
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嗚呼古今事變之所伏每
患深識之士知之而不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
不救炎炎奈何使公言獲用則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
哉康熙癸丑冬三桂反書聞人始服公先識於是四部
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分

守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
洪福相繼以城叛應賊房保之間與賊相犬牙而王師
餫饟自襄至房保路險隘舟車不通歲調襄陽安陸德
安三郡丁夫擔負率儳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
雪徑滑顛墜漂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勾補三郡
大困而饟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
行川谷燒石剪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
三郡丁夫十九而軍無乏興公之功為多遷山西提學
道滿考內陞凡四遷康熙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安徽會歲飢特疏請賑甫拜疏即檄下州縣開倉賑

給吏或以為言公曰若上須報則濡滯時日是棄民也
且皇上仁聖必得所請尋報可所全活飢民無算明
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
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訶之不止公大書榜
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狀形曉諭遠近
數日人情安堵出城者復歸十月奉移撫湖北之命時
湖北新熸於寇夏賊雖誅脅從者尚衆人情恇擾或一
夜數驚公至首嚴告訐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
開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堂皇戟門洞闢令士民
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畧多類此是歲

又旱疏請緩徵漕糧又疏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
報可入秋得末疾寖劇遂以康熙己巳十月卒於官距
其生為前庚午得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
為沔陽州衛之沈塌田地江陵縣之沙壓空壓漢陽嘉
魚之崩坍成窪黃陂景陵之穀折江夏崇陽武昌通城
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
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悉廉
得其實條為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
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呼犖犖
為國知無不言公殆無愧歟楊氏系出弘農至震而大
著自是代有顯人公之先世居宏君縣之石堡村不詳
所始徙高祖諱時宏舉明經不仕曾祖諱彩諸生祖諱
國俊歲貢官三水教諭卒祀鄉賢父諱清明經廷對前
明天啓間避璫禍不仕以公貴累贈如公官兩配皆劉
氏先公卒累贈淑人又繼田氏誥封淑人子男子二長
綱候選知縣次維國學生女子四孫男一尚幼既葬綱
函書狀遣使走四千里來請表公墓石余禮辭不獲乃
掇其大者而書之應人族桑

姪東赤文孫編次
男　士琭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十二終

毗陵　邵長蘅子湘　箸

鹽官　陸嘉淑冰修批點

碑

重建吳城張令公廟碑

豫章以東導江二百里而近其衝曰吳城其險曰彭蠡吳城雖下鎮然地四達瀕湖凡吳越之綺穀纖文闘之丹漆番禺之象犀玳瑁及鰲蘢竹木銅鐵罌甑之貨畢道於是民陳椽其閒鱗比然士大夫過者舳艫往來交錯其疆而湖之浸三百里脫遇波濤洶歘破戚觴飽蛟

龍往往而有先是吳城故有廟祀唐張公巡俗呼張令公廟相傳明太祖與僞漢陳友諒大搏戰彭蠡湖公陰劇賊鋒明既剪漢加封公巡湖威烈王卽其地置廟云神職在湖故靈異最著舟楫之往者詣廟搏顙乞靈然後敢入其至者歡然脫險必維舟進禮廟下每旦罪始闘幔煙若霧列炬若星刲牲爇幣巫覡歌舞迄無虛晷嗚呼豈神意使然哉康熙九年某月燬於火吳城民亟謀所以新之僉請命於中丞某公公首捐金若干兩屬吏承之士民佐之杞梓楩楠之材十尋以上者浮江而下匠氏引斤圬人操鏝鬬甃礱石輻輳捆集丹堊有耀甍寮璥齊計始事至訖工僅閱歲鉅麗踰舊觀四方之刲牲爇幣者滋進益虔是歲也年穀順成湖波不揚民大和會蕃某公來撫江右幾十稔寬繇役釋逋負賑飢饉厚禮賢士大夫及是舉應時興事理民祀神胥罔怨恫功德可頌也已廟傷故有雙忠祠並祀許遠亦重建謹按公衘爵始末具垂國史廟之創建月日別有記皆不書吳城民請勒辭廟石而繫以頌頌曰

吳山之墟彭蠡之滸有廟巖巖惟歲淹茂祝融災之迺燎迺爇翳匪神災寶惟人咎氓庶震懾奔走呼號請命撫公公曰余感易燼而新杞梓楩楠甎甓金石不待教

令徵發期會咸競趨役彭蠡之滸吳山之墟新廟孔閎閌閬屹屹神告妥侑氓益祗虔安瀾祥飈蜃伏鼉徙蛟龍蜿蜒新廟既建神人具依燕徙忭焉吳山之墟彭蠡之滸於萬斯年

東甌湯襄武王祠碑　極似舞陰等傳

世祖既平江南統一區夏首釐定祀典詔曰祀有舉無廢凡前代帝王祠廟其悉領於有司爲歲事曲加禮以稱朕意於是常州故有東甌湯襄武王祠得不廢有司歲以春秋奉一少牢祀越若干年其裔孫某請辭鑱之牲石禮也謹按王姓湯氏名和世居鳳陽東湖里明太

祖起滁陽王甥館王以千戸從攻洪山寨拔之從攻滁州先登授管軍總管從攻下和州陳也先寇和州王與諸將擊走之從渡江下太平陳也先寇太平王與諸將破之鹵也先攻溧水句容先登從攻金陵拔之太祖爲呉公王以統兵元帥會徐達下鎭江攻金壇富莊以南取之以同僉樞密院事攻常州克其城太祖命守常州塡撫之僞呉張士誠軍寇常州戰陷陣鹵甲士三百再戰鹵甲士千舟千艘馬百疋其後會徐達攻無錫擊士誠軍陽山下轉擊別將莫天佑鹵其妻子還拜中書左丞僞呉丞相張士信圍長興王會常遇春擊破之剿盜姚大膽反豫章王擊斬之豫章還復守常州太祖進位呉王丁未呉元年王以中書平章會徐達常遇春攻姑蘇鹵張士誠因東擊降方國珍呉越悉平戊申呉王郎皇帝位改元洪武王以御史大夫畧定閩粤諸郡縣還報九月從幸汴梁二年從中山王徐達平關隴三年又從襲擴廓帖木兒西北取寧夏東下大同宣府九月還京師論功賜爵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四年詔偕德慶侯廖永忠擊蜀王明昇降之五年詔偕中山王北伐窮追至和林還八年又北伐追伯顏帖木兒獲馬牛羊以算十年進爵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世世剖符不絶二

十八年王薨於里第追封東甌王賜謚襄武王起千夫長至爵上公凡九遷在軍中凡二十五年大小百戰凡下三國定郡縣百餘其塡常州凡十年王塡常最久故王功在常最著先是常州故城周四十里地廣脫難守屢破於敵王至斂東南西之外郛築之圍廣十里而隘臺隍峻浚樓堞敵虧屹然巨鎭矣洎王以老乞骸骨歸上曰日本蕞爾小彝跳梁海上鄉雖老彊爲朕行視要害築城增戍以固朕圉王奉詔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守之是皆王功於東南之大者閱攷史籍漢唐以來功臣莫不勤動旂常配享太廟至於故所立功之地往往廟食以酬忠勞然當代崇之易姓則已王之祠於常簷牙如故俎豆不祧固王之豐功偉烈足自永於玆土而　本朝酬庸報功之典不以先代之臣有所貶損是高出漢唐也已祠在常州城東隅祠右故有關帝廟相傳卽王將臺遺趾祠之建在明崇禎十六年裔孫某捐千金成之頌曰

王起濠梁眞人之鄉六合晦暝雲蒸龍從叶遂平金陵畧定南邦高牙大纛王塡於常王之未來豨突狙駭王來塡常息及牛馬稼穡豐殖椽肆列賈寇逸宵馳野無驚者於惟王功殪越踣閩威燀颷行蠻蜑讋順孰如塡

常驩欣席衎於惟王功刳秦劇蜀闢朧幽冀遠近讋服
孰如塡常桑庥饘粥作城麗龐是惟王功垂四百禩深
洫崇墉作廟奕奕以酬王烈朱扉獸鐶冕旒赤舄鼎昜
茀華　皇帝之德豐碑巍峨永垂金石

敘事詳整餉練兼有變化眞史筆也抑深得韓昌黎
法頌詞如金鐘大鏞亦屬昌黎得意筆　赤方

毗陵關帝廟新建三義閣碑

生爲（實起百餘字作一句讀）萬人敵没而以靈爲神求之史册往往而有若廟
祀遍天下幾與素王之宮社稷勾龍棄之壇壝埒自王
公大人下迨傭販吡隸以至武夫悍卒殊域徼外之人

莫不搏顙乞靈恐後其威神英爽有以奔走一世而不
知其所以然亘千五六百年閒惟帝一人而已毗陵廟
祀帝始於明嘉靖三十五年時倭寇蹂躪內地王師討
之過常州軍中若見帝靈嚮師大捷於是督師者檄有
司立廟於常語具邑人唐中丞順之所爲廟碑按史帝
初謚壯繆以侯禮葬宋大觀初加封武安王明萬曆閒
封伏魔大帝天啓閒始詔中外凡祀冊廟額皆以次秩
帝號而舜猶稱侯仍其舊也先是廟當郡城巽隅巋然
一突相傳湯信國將臺遺址顧前崇後庳形家言以爲
不稱入　本朝故大學士吕公宫前殿撰楊公廷鑑各
倡捐若干金構傑閣於殿後閣凡五楹址崇及仞閣崇
三倍址廣可布十筵深不及廣三之一經始順治己亥
十一月至庚子十二月訖工費白金一千二百兩有奇
道紀陸彦奎實董其役既成並祀漢昭烈張桓侯於閣
而名曰三義州人歲時奔走祀事或疑昭烈桓侯身未
嘗至吳又非有功德於吳民於祀典爲不經此拘儒之
論也史稱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
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蓋當日異姓昆弟
之好如是桓侯卽亡論帝從昭烈於崎嶇顚沛羈四奔
竄之餘不爲威怵不爲利疚閒關百折而卒歸故主帝

之心詎能一日忘昭烈哉今夫幽明一理也生而誓以
肝膽死生之信北面而事之歿而漠然等之途人帝在
天之神當亦有惄然不安者然則閣之建所以益妥帝
靈而爲吳民邀福於帝甚鉅閣成二十年彦奎之徒日
褚眞一始乞余文記閣成月日與其師之姓名余嘉眞
一能不忘其師之成勞而又以慨夫呂楊二公能捐數
百金爲人士倡而獨未暇礱片石以垂後艮爲闕典遂
不辭而碑之且爲詩三章以享神其辭曰

童童車蓋樓桑村玉璽騰漢火井燃大耳公是隆準孫
武擔山南踐至尊千五百年靈爽存重檐畫栱高截雲

神來格思羽葆騈赤螭驂駕雲旂翩春蘭秋桂永弗諼
修莛廣室神孔安　右享昭烈
帝功赫濯神在天上爲日星下嶽川鬼工七日創玉泉
赤驥蹴踏鹽池寒豐碑穹祠㣲遐埏孰如玆閣儼且安
巽隅嵲峋古將壇赤鈴絳節紛麾旛俎豆一堂弟與晜
千秋萬禩福與民　右享帝君
燕頷虎頰獰於龍起爐炎燼扶桑紅橫矛瞋目長阪東
闞如虓虎氣薄虹操兒愕眙避厥鋒釋顏走郃惟侯功
生萬人敵歿猶雄幽明一體肸蠁同有閣巖巖神所宮
出入肅肅飄回風　右享桓侯

三義自是俗見經其手筆確有至理不磨詩辭尤奇
崛入古　赤方

居王神碑

社之祀歷周秦至今垂三千年世載祀典葢大社國社而下自二千五百家以至二十五家遍得置社周禮州長以歲時祭州社則屬民而讀法是二千五百家社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置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䄍媢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注二十五家社也今里社之置遍天下其神多有姓氏爵號如史所稱欒公社之類又其祀屋而不壇其神摶土斲木而不立石主此其與古異也夫社所以神地道地隤然耳必有神以主之其諸古勾龍配社棄配稷之遺意與夫既有神焉則去壇而爲屋改石主而肖像亦勢然也吾章湟里之有社其來頗久相傳神姓居氏其像冕七旒靑玉爲珠服七章赤舃執珪而其號爲王故老相沿葢莫知所自始云余竊疑王爵尊不當下爲里社小神或曰周里二十五家漢一里百家今吾里廣袤視古黨鄙而倍戶千餘口率四倍戶其地大則其神宜尊或曰漢制徹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冕服數皆用七豈神生嘗封侯而史失其名耶其旣歿而爲神而民之尸祝

之者乃相與奉之以王稱耶是皆未可知余閒考邑志載陳司徒神事神卽毗陵人諱杲仁仕隋爲司徒以不從沈法興之亂遇害數著靈異爲鄉里捍患禦災唐宋以來累封忠佑武烈大帝明太祖改稱陳司徒之神爲郡八祀之一然吾邑往往祀之爲社神夫帝之尊無上卽司徒亦古三公官也乃下主里社之祀葢所爲爵崇而職卑者然則居王之廟食於玆社也固宜社故在慈雲菴右稼穡必祈水旱疾疫必禱有疑必占所禰神輒響應故里人世世奉神祀廟歷數百年不廢入　本朝稍拓而大之頤前此碑記闕焉長衛里人也實託處宇

下為文以垂久遠非長衡責而誰又按祀典社祭一歲有三月令仲春命民社春祈穀也孟冬大割祀於公社冬報也小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鄭箋曰秋祭報其功也祭皆得用樂舞乃為樂章三章令巫祝歌之其辭曰

天桃兮始華麥青青兮坡㸃巫覡兮會舞士女集兮婆娑神之降兮偃蹇導雲旗兮風旖旖晃七旒兮琳瑯龍袞連蜷兮孔華曼衍雜遝百戲羅笙笛簫鼓鏘鳴和盛長兮黍秫福我民兮無札瘥　右春祈

甫田兮登成滿篝車兮穰穰秔稌露溢兮如坻如京豬

鶩鴨鷄兮肥稻與粱吹幽兮擊鼓索百鬼兮廸嘗潔犧羊兮粢明敞羃勺兮實瑤斝嘏鴈兮南翔楓丹兮菊芳神欣欣兮樂康　右秋祭

玄冥駕兮迫冬節氷峨峨兮飛雪謹蓋藏兮百室祀天田兮龍左角童子合舞兮十六初芟除次耕耨兮驅爵刈穫舂簸兮象田作祈來年兮似續我黍兮我稷亘終古兮無極　右冬報

明中奉大夫正治卿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誠齋管公神道碑銘

明文皇帝起藩邸喋血京師剸刃骨月一時士大夫膏鈇鑕覆九族者肩項相望甚者剝其皮實以束稾而縣之嗚呼上下史籍自漢迄元一千五百八十年閒忠臣誅屠之酷於是為極後二百四十餘年會崇禎甲申之變南都擁立禮部右侍郎守尚書管公紹寧疏曰臣伏見給事中臣李清疏請賜建文諸臣謚皇上幸下其章令臣分別與卹謚甚渥惠也臣紹寧昧死言諸臣生當高皇帝時栽培休養元氣磅礴適遭屯厄忠憤之氣鬱擁飈厲甘死如飴上之齎齒剔骸禍延族屬瓜蔓株拏邑里為墟次亦腰領伏鑕妻子流離謹按方孝孺論死至八百四十七人練子寧論死至一百五十人其他族

誅及逮諭遣戍者不可勝數諸臣為國受禍甚烈昔高皇帝初下金陵首旌故御史大夫福壽繼平幽朔放蔡子英北歸從故主於和林所以勵死節教臣子無二心也況文皇子繼父統非易姓比當日已有練子寧在朕當用之之語而諸臣咸懷一切拘文牽義莫肯將順二百餘年盛典闕如史冊徵名若滅若沒深可悲痛亡怪燕京之變禍至君父不諱宗社淪胥而臣下懷首鼠捐生蹈義者寥寥也臣謹按謚法稽之史籍分別條奏文臣方孝孺以下七十七人武臣徐輝祖以下三十人皆得予謚仍乞立祠留都賜名表忠他未請謚文臣樓璉

以下武臣耿炳文以下八十一人從亾臣程濟以下二十三人並令從祀惟皇上幸許裨益中興盛理不小臣紹寧昧死以聞詔曰可議者謂南都君臣舉動事事憒憒獨是舉大慰人望公有力焉公姓管氏字幼承紹寧其諱崇禎戊辰以第三人及第官編修戊寅遷南國子司業掌祭酒辛巳遷少詹掌南翰林院甲申陪京建號遷正詹尋擢禮部右侍郎先是思陵御極之明年崇禎改元首廷策天下士公策以正心誠意對誠字右戈誤從弋上御書足之輔臣頓首賀上悅拔寘第三公因號誠齋彰君寵也弘光立甫八日公以少詹陛見力請謁

梓宮省陵寢伏地流涕被面弘光爲愀然改容其行尚書事首議上大行皇帝后謚號議上惠宗讓皇帝代宗景皇帝謚號疏請郕謚甲申死難諸臣又疏請補謚先朝死諫忤奄諸臣正德時蔣欽陸震嘉靖時沈鍊天啓時繆昌期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以下凡二十五人先後得報可尋以病屢疏乞歸歸未匝月王師定江南常州太守宗灝賊驚人也又與公郄爲蜚語中公罪至死人或告公是利公高貲爾公喟然曰老臣亡狀負國恩當死覥靦顏偸活草土間旦晩人爾卽死奈何以賄免重辱國守益怒併捕繫三子遂同日遇害時順

治乙酉閏六月距其生明萬曆癸未得年六十又三公謹愼對人嘔煦溫然無嶄絶崖異之行立朝遇大議論顧能傅經義持國體家居儉樸雖富而布被脫粟如諸生客至具饑設鮭菜議者猥相詆訿至謂以此買禍悲夫悲夫初娶萊氏繼黃氏周氏皆累贈夫人董氏封夫人子三鉉舉人鏈貢生燧邑諸生同離公難者也孫男一人滋琪邑諸生鉉出曾孫男六人初公遇害時滋琪甫數歲一蒼頭匿之跳而免公歿之二十年滋琪請於故殿撰楊公廷鑑銘其幽又十年曾孫國學生孝植謁諸生郤長蘅請曰曾王父以變故弗具禮也惟是墓

隧之碑久虛敢載拜請蘅以賤辭則又載拜曰曾王父之歿也有隱痛焉不敢溷當代貴人鉅公敢以煩下執事蘅懼然不敢辭遂爲銘銘曰

唯歲執徐皇帝改元大開明堂賢艮咸集公承寵休雲錦奎章唯歲涒灘燬廟焚關鐵騎大槍五馬浮渡羣狐一輿祚亦不長公貳秩宗匡正綱紀恩汜泉壤板蕩再遭棟折榱崩主辱臣亾虎眈狠噉磨齸噏吻艮臣罹殃攖其三雛一雛呱呱竄逃穴藏公侯之後將復厥始奕世其昌曾孫曰孝請刻玆石歷久愈明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

保兼太子太保文康宋公神道碑銘 代湯潛菴先生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擁衆號百萬旣剡太
原掊潼關剽大同昌平長驅陷京師遣賊將畧地四出
商丘宋公時以遵化監軍攝巡撫甫三日賊騾至公知
勢不措夜開道走入白羊峪圖後舉會故總兵唐鈺亦
道亾遇之遂與俱部曲稍稍集有五十騎公灑泣誓衆
諭以舉兵意斬一卒異議者以徇勒兵襲太平斬賊將
黃錠遣守備某從一騎馳入喜峰謁賊將謬爲白事者
突前擊斬將左右出不意皆讋伏因撫定之囊其頭還
報松棚三屯相繼下兩日有卒三千突入遵化擒僞官

十人得僞印七當此時 王師已入關自成迎戰關門
敗奔還聞公舉兵屠其將恚甚將致毒於遵化公遣唐
鈺乞援 本朝而伏千人於城外約曰賊至而發第如
吾令詰旦賊數千騎薄城伏卒如公戒易兜鍪擔幟譟
而出遶賊後大呼曰北兵十萬至矣賊駭欲走城中出
三百騎蹴之遂大敗遵化獲全未幾 王師入都賊遁
公集將士諭曰我封疆臣國亾無所屬復故主讐者卽
吾主也盡誅僞官籍所復四路二十一州縣上於朝曰
王讐復臣事畢矣具疏乞歸田詔不聽公歸巡撫如故
公復抗疏以三事請其一首議崇禎廟號疏畧曰崇禎
帝十七年宵衣旰食圖致治安聲色玩好一無所嗜不
幸有君無臣釀成大亂臣毋清夜撫膺死有餘辜幸逢
聖主戮賊復讐祭葬以禮血氣之倫莫不感泣伏冀
勅定廟號以垂萬世仁至義盡此臣所爲報故主以報
陛下者其二請除苛賦舉遺逸皆嘉納之是歲卽順治
改元初年也公旣受事疏請定三年考成令又請按兵
受田以祛屯弊又有陳六事論圈地諸疏多見施行流
寇餘孽猶蔓延三輔公在鎭二年前後擊降解散其黨
數萬人召拜內翰林國史院太學士値國家初造公處
滿漢間持大體不激不隨以濟國事上下倚之丁亥巳

丑兩主會試文體爲一正遭生母丁太夫人艱請奔喪
不許詔給假歸葬入朝晉太子太保尋致仕歸公在相
位凡六年歸則自號歸德老農日夜與故人飲極歡或
諫宜稍節矣曰曹參爲相國酣飲吾忝相國亦酣飲吾
視參竟何如後年餘薨於里第計聞贈少保兼太子大
保諡文康遣官臨祭營葬官其子一人嗚呼自古易姓
之際蓋難言之公以文臣當封疆寄倉卒受事不幸遭
離陽九天崩地坼是時在朝諸臣相率鼠竄喙伏甚者
頓首賊庭北面勸進汚僞命者比肩也公明知大厦拉
攦猶欲以一木相措拄驅數百烏合之卒斬將收邑其

知勇有過人者不得已以報韓之心為哭秦之舉既而
歸命　本朝首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嗚呼可謂盡心矣
論者以公事與李勣魏徵相類愚則以謂勣與徵事唐
為故主之讐公事　本朝為復故主之讐後世必有論
公之世而推原其心者公相業可紀者尚多它日載在
史官余可不具論而於遵化事尤詳者以此也公諱權
字雨恭天啓乙丑成進士初令陽曲魏閹生祠遍天下
陽曲獨無閹所遣詗事者至縣人為危之會閹敗得免
崇禎間歷吏工兵給事中三疏劾冢宰銓政大弊貽禍
封疆語激切枋臣銜之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以母老

乞歸後數年流賊陷歸德一賊以令箭護其居曰吾故
音人感公恩以此報男婦匿公家得脫者近千人賊退
公負母渡河走曹南走城武又遷白門京口所至拾薪
汲水以供朝夕能得太夫人歡嘗刻壬午詩一卷題曰
白華客況自為之序曰白華志養也客況者何余無家
也余何以無家中州群盜如毛城破家亾棄子負母幸
不罹難也嗟夫孝子仁人之用心讀者傷之尋起大名
道調順廣再調遵化及巡撫之命下而明事已去矣按
宋微子之後以國氏漢以來代有聞人商丘之宋至莊
敏公始大曾祖處士公諱霄祖鄉飲公諱暘鄉飲生福
山公諱沾以孝廉令福山卒官貧不能殮邑人作墮淚
碑記其事是為公考莊敏公者諱纁明隆萬間名臣官
冢宰與海忠介瑞齊名處士公之兄子而公之從祖祖
父也公生明萬曆戊戌卒順治壬辰年五十有五配劉
氏贈一品夫人與公同年生後七年卒年六十有二墓
在閼伯臺左劉夫人祔副室李氏趙氏郝氏趙以子貴
封太孺人贈宜人子男四長焞罹寇亂不知所終李出
次犖以廕歷官今遷山東按察使次炘以廕歷吏部戶
部員外郎皆趙宜人出次炌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郝出
孫男十人基太學生至庠生趣俣補主事餘俱諸生女

若孫曾及姻戚詳誌狀可互見者不書公八歲喪福山
公共匯歸跣足號慟如成人福之父老歎嗟以為異學
問淵博詩宗少陵摩詰文宗歐蘇所推獎多知名士商
丘諸生侯方域以古文辭名世亦公門人著有白華堂
詩疏稾如干卷鏤板行公子炘炌皆蚤世按察公以公
行狀誌表來請文其墓隧之碑某已丑受知公為門下
士又辱按察公姻媾不敢辭乃序次其實而銘之按察
公清名重朝野　天子知其廉將大用銘曰
白馬作賓宋爰肇封後以國氏緜歷漢唐弘著建武均
化九江元魏曰弁廣平遠祖開元相業上媲房杜宋有

二難曰庠曰邪政事文學祥麐長離翾翼商邑幹挺條
遠莊敏發聞晦久斯斷文康繼之陽九嶇崎歷否而泰
忠孝靡虧遂秉國鈞鐘鏞鼎彝　帝曰汝權汝弓皐夔
公拜稽首臣焉乞歸踰艾縣車涯涘孰闚闕伯臺左有
封鬱鬱有原膴膴有碑揭揭有豐其貽有碩其世刻玆
銘辭視古儔匹

碑記

重修蘇州府學碑記代

三代之時先王所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無一不出於學周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敎國子小舞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又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則禮樂出於學可知以三物敎民而賓興之卽成周取士之法而職之地官先儒以爲萬物載於地智愚轉於敎也而其屬自鄉大夫以至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鄉州黨族之政敎禁令則政事出於學可知樂正簡不率敎者以告王親視學不變移之遠方曰棘曰寄則刑亦係

於學出征受成於學歸以訊馘告則兵亦係於學至於春秋栞奠與夫興賢論秀養老射鄉讀法諸事亡論已故其時學校之制大備其材之成可以備卿大夫士之選而其得人之盛迥非後世可及蓋有繇也遭秦滅學法以破碎更漢唐盛時迄未復古郡縣往往廟祀孔子宋慶曆閒始詔天下立學歷元洎明而規制漸備荒陬小邑莫不有學於虖盛已論者謂後世一切致治之具不必出於學而所謂學者屢屢習章句訓詁爲諸生梯榮之階以爲不應古法此非通論也先王至今二三千年其閒制度之沿革變通若存若亡者何可勝紀學校

之設斬於養成人材以供一代之用無失先王立教之指而已矣必一一以求合於古哉蘇郡有學考郡志始於宋景祐元年范文正仲淹守鄉郡因奏請立學延胡安定瑗主教事距今六百餘年葢其廢興屢矣康熙二十有三年惟時海寓艾安聲教翔洽而又適當上元甲子

今天子稽古禮文舉時巡之曠典望泰岱幸闕里躬祀先師奎章宸翰輝燭宮牆又 詔天下郡縣學各以時飭治以稱廣厲至意時湯公斌撫江南實倡修之立碑記其事某奉命撫吳後五載爲康熙丙子是秋海多颶風霖潦霪溢學宮之地垣隤木仆殿廡欹圮棟橈

霤摧堧埊甋甓甃剝剨裂某周覽喟然曰是不葺且頹大愳無以廣教化稱 上指乃亟蠲俸倡之藩使張君率寮屬佐之庀工於十月某日以十二月某日訖事穹殿修廊與夫櫺星之門明倫之堂藏書之閣翬如翼如復厥舊觀其明年諸生請余文將鑱石繼湯公後按湯公所爲記大指以道學經學不當岐而爲二而舉范文正胡安定爲師儒鵠其論美已某固陋奚容贅辭請卽已及者申其說史稱文正諸生時卽以天下爲已任先憂後樂之言至今傳誦葢文正之心大公之心也公所以立體者在是它日功名著於將相其用也士苟不以大公爲心則終身沒沒焉所營者一身之私利一家之私圖卽苟且小有所就要不足觀顧某豈敢以文正德業事功槩責之諸生哉諸生第心文正之心焉可矣安定教學蘇湖時方尚詞賦安定獨教以經義及時務曰經義齋者擇士疏通有器識者居之曰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弟子出而筮仕往往適於世用於虖今之郡學猶古也諸生乎有師文正之爲學者博士乎有師安定之爲教者則人才之盛何患不古若若夫荀卿所譏媮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號子游氏之賤儒者度非師儒所卽安且非湯公與

某意也是役也費皆出於官經理其事者郡守某以下例得附書

於正處立論於大處起宗宋元明以來學記中有數文字。碑記三篇皆青門先生代商丘公作用徐文長鎭海樓記例仍編入稾既可存文章之實亦適以見商丘公之賢傳之後世必有嘅想盛事爲不可及者 荆山吳士玉䟦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代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寓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故毘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

南在梁谿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
是成化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
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益非故址云尋
亦廢萬曆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
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庋祭器書籍有
樓齋舍庖湢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
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文士爲會至者常千
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間閹禍作忠憲以不
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某奉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然久之

會今大冢宰孝感熊公學使海寧許公適有同志各捐
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經始癸酉十月訖工甲戌二
月崇堂修欄復厥舊觀旣成以記請某愧未聞道於諸
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誦所聞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明
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無能自外於道
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
舉之業盛士爭習爲記誦佔畢襌販之學而馳騖於功
利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敎父兄之所期
未有不縣科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旣而以一切苟

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於是商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
崇庳營營汲汲脂韋汩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
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娛其賢
者亦流連觴詠歆心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
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
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
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
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爲規矩師友以爲斲鋸刀削孝弟

忠信以爲材廉恥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以斲底於成
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
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爲歸迨鉤黨之獄興閹
欲焦灼諸君子至於考掠刺劉骨塡牢戶者相望而不
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已爲瓦礫惟恐摧
折拉擺之不盡也距今六十七年姦邪之姓名詬詈未
絕而講席再新祠二公時不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
雖遭禁錮阨塞於一時如日月之晦蝕俄頃而復而士
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某不敢竊於代與諸君子有厚
望也遂刻石以記

三大段文字直起直收是大家數來幅入時事沈鬱瀏灕頓挫遂爲絕調　荆山

二程先生祠碑記　代

京口有二程先生祠創於康熙二十六年蓋其後人有族居於是者乃合力成之有司以義起禮春秋二仲舍菜如著令而碑記闕焉諸生相率言於其邑之令令請余文記其事至再三益勤聞之宋儒有言祭不踰望故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曰僭僭祭者非古余以謂非通論也今夫聖賢道德在天壤閒如江河之行地無乎不在蓋道德在

一鄉則一鄉祀之道德在一國則一國祀之道德在天下則天下通得祀之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此祀於一鄉者也周禮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祀於一國者也聖如孔子賢如四配十哲則通天下得祀者也程氏之學先儒以爲直接孔孟之傳又曰自孟子後一人而已蓋其道德宜乎通天下得祀而況子孫聚族於斯者歟故其祭也非諂其歆也以類余閒按明道先生無子嗣伊川先生子已而又絕復以伊川後世次當繼者嗣之常怪太伯始君句吳無子弟仲雍立桑傳至季札爲雍十九世孫而吳氏望在延陵者往往祀太伯而不及仲雍心疑以爲闕典今程氏竝祀兩先生可謂得禮意又按程之先出於高陽三代以前世爲重黎氏至周始封程宣王時有程伯休父常武之雅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自是代有顯人而各以所居著姓望休寧者皆宗梁秘書少監詹有文學與柳渾齊名詹孫靈洗以軍功顯於陳歷都督贈鎮西將軍謚忠壯今新安之程其後也望中山者皆宗魏安鄉侯昱昱之後有羽羽曾孫曰珦爲二程先生父自其曾祖始族葬河南爲河南人夫氏族世系之

學亦儒者所當究心不僅資閎覽稱博雅且可以參攷正史之闕軼余記問疎陋不能知京口之程出自何望大槩可以見二程先生之道德久而愈尊其神明肸蠁無所不之如曰必伊洛而祀先生臨之乎言先生也若夫道學之淵源統緒學者類能言之無待余言之稱述而以爲程氏子孫之俎豆則亦無庸述云

祀文旨祠似可不必記而搆思涉筆具有淺宕幼眇之致爲碑記變調　篇中每於斷處見法　荆山

青門簏稾卷之十三終

姪東赤文孫編次
男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稾卷之十四

毗陵　邵長蘅子湘　著 一名衡

前集

盥官　陸嘉淑氷修批點

行狀　行述　書事　祭文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行狀

曾祖天敘明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祖希哲明邑庠生

父士淳　皇清任饒州府太守追封中憲大夫

公諱國棟字干霄別自號艾賢其先浙之德清人後從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於公為從大父故公之六世祖允高祖華及曾祖皆以文端貴贈如其官考亦以文端蔭歷官太僕寺丞工部郎中入本朝遷饒州守未及任而卒公生而敏穎過人十歲善屬文十六補郡諸生順治乙酉與伯兄于光同舉於鄉伯兄戍己丑進士而公連不得意於禮部試尋例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逾年陞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原官遷刑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決獄務寬恕多所平反每與尚書爭獄事必傅經義据律例尚書多屈意從之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

踞海島時出沒剽掠為雷廉患公請諸制府檄五路裨將會兵二千躬總之進逼賊巢公計賊窮蹙必跳而走預為檄檄鄰壤左江道及安南國王勒兵防其他逸耀果惶懼乞降乃散遣其衆貰脅從招餘黨所全活以千計雷廉富民被賊誣株蔓繫獄者纍纍公為白其冤破械出之富人裒白金數千兩壽公公駭曰吾憫若無辜耳若奈何以金汚我卻不受雷廉人感公德生為肖像祀焉遷山西布政司參議整飭寧武兵備寧武地當邊徼故瘠貧官府所需率取辦於商估吏卒因以夤緣侵漁於是行旅不至公私交困公到官革易前弊屬吏洗手奉法商貨流通甞攝鴈平道鴈平主給三邊兵餉先時監司多貪饕餉不時發又朘減其數公悉更之出納亡毫髮染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康熙十二年也蘇當江浙舟車之衝公甫至會用兵甌閩大軍數往來其地芻茭牢廩之供責辦倉卒大吏督趣郡縣以集事為能郡縣吏承望風旨益苛急徼繞不暇為閭閻計公獨從容籌畫務寬民力閭左晏然而軍亦無乏興詔遣滿洲蒙古兵數千駐防蘇時議築營舍於王府基公以謂兵民雜揉勢難久安且基為偽吳張士誠宮址明初常建府署其上官吏懼禍甚酷後遂為禁地爭於中

丞甚力乃改營南城隟地民以為便善權寺在義興萬山中寺僧與豪姓陳氏爭墓地久不決陳氏聚衆百餘人燔燒寺屋殺僧衆令以倡亂聞中丞議遣兵撲滅公曰陳氏為墳墓計憤不顧難耳非謀反也急之則亂成自請單騎往馳詣其地縛首禍數人寘之法餘無所問事遂平甲寅以後三歴連歲用師度支苦不給詔督撫以下吏計畫有可裕饟者許便宜條上公持論以為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於今日無可復加則當議節而節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宮府賚予宜可罷而歲省帑金三萬計中

丞采其議上之詔報可公性儉約歴官三十年補衣糲飯日設纔具鮭菜倡優聲伎裘馬珠玉玩好之需一無所嗜操胥史如束濕薪而拊循士民藹然具有恩意吳俗健訟喜投𧦬告密公欲窒其流故訊牘塡委或經月無所案問案亦務寛慈笞不過廿凡法吏所為關踝械脰椓指諸治獄具或經歳不用與人交和易無町畦雖接卑下士未常疾言倨色然意所不可則齗然不可以勢利敓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伶故吳中亡賴子里人屛不齒者至是怙勢恣為姦利事有司以貴人故折節下之與鈞庭揖讓大吏亦任任假以優禮公獨不少屈

伶以非法干請亦不聽伶大怒去然竟亦無如公何其特立如此江南需戰艦檄公採木義興山公督率吏士跋履叢篁峭阻深林窮壑之中以勞勩遘疾遂不起卒以康熙十六年丁巳十一月七日距其生明天啓辛酉得年五十又七娶賈氏前卒追封恭人子男子一辰舉人娶都察院僉都御史武進徐公元珙女側室蘂孺人出女子一叠殤賈恭人出母張封太恭人所之官必迎養官舍人以為榮年八十餘後公若干年卒公子辰奉喪歸之次年營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之祖塋初公喪百姓咨嗟罷市相與歛錢致奠醊以千數及喪歸

爭設槃按路側輿杺不得行後三年公子以事至吳舟過閶胥兩門父老相扶攜往觀或有泣下者又明年士民合詞請祀公名宦以為未足報公又合詞請於臺立專祠虎丘之麓祀之嗚呼公何以得此於吳民哉憶公涖吳時蘅以部諸生辱下交嘗為文壽公大畧謂吳俗奢而民實貧譬如羸色匃黍之夫狀貌魁然肥也然元氣朘削外彊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之以金石之藥其患將有不可言者謂公宜噢咻而安養之於是乎捄之以節儉載之以清靜吳疾自是有瘳乎公不鄙愚言其所以治吳大指如蘅所稱說嗚呼吏治當救火揚沸之日

而公獨灑然濯之以清泠則其感人也易其入也逾深
空吳民之尸祝公者久而不忘也公子辰字共樞年少
力學攻文章所交率知名士既撰公行畧乞銘於編修
長洲汪公琬又請於知靈壽縣平湖陸公隴其表公墓
復以傳屬蘅蘅以賤辭公子曰古
名臣功德足不朽者必件繫其歷官行事列之爲狀用
牒考功太常議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而狀往往皆門生
故吏爲之蘅請依古撰行狀一通令後世傳循吏者有
所考公子曰諾乃釆誌表所書參以耳目所覩記稍加
詮次俾存之家乘門下士毗陵邵長蘅謹狀

先考冠帶鄉飲賓海鷗府君暨先妣楊孺人行述

嗚呼傷哉賤也蓋先府君之棄不孝蘅九年矣惟是覩
窆封窆之日思所以納一言於壙而弗果也然是時蘅
猶守一弟子員意若有所待乃今已矣嗚呼傷哉賤也
墜世德弗述棄先人懿行弗彰常懼卒塡溝壑以爲大
痛今年春蘅族人共有事於宗譜以屬不孝蘅閒乃詮
次所聞於長老及所親覩記者爲先考妣行述冀邀惠
於海內名公鉅人倘哀而賜之一言不孝蘅死且不朽
府君諱■字明父海鷗其自號也按邵氏本姬姓系
出召公後世爲燕人始祖康節公諱雍遷河南宋嘉祐
間以處士徵授將作監主簿復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不
赴卒贈著作郎謚康節從祀聖廡長子子文公諱伯溫
歷官利路轉運副使因家蜀卒贈秘閣修撰生三子長
淵清公諱溥次博次傳建炎初淵清公扈蹕南渡家於
杭累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而博與傳之後仍居蜀
故蜀成都有邵氏淵清三傳至昭明生二子長諱澤理
宗初登第歷吏兵二部侍郎次淳以上舍釋褐官越之
新昌令因家會稽淳曾孫千八府君忠由會稽遷餘姚
之淸風里是爲餘姚邵氏遷祖澤生教授公諱宏卒官
平江教授宏生重七公諱某爲江陰丘忠定公宗贅壻

始家毗陵之漳湟占籍爲毗陵人五傳至宗一公諱眞
仕爲王官又六傳至守泉公諱說卽先王父也自淵淸
公至王父凡十八世王父初娶卞氏生府君繼娶解氏
生仲父文煒府君生四歲喪母已哭泣如成人稍長就
外塾語及母輒哭爲小像懸牀第朔對之飲食輒又哭
後母恚曰是兒不吾母耶挾之守泉公憐之潸然曰兒
有至性然府君卒亦得後母心以孝聞府君少頴敏七
歲能屬對稱善卽又代塾中兒屬對塾師爲他兒訓章
句府君竊聽之卽了了塾師大奇之然守泉公故作苦
又家世業農以故弗能竟學弱冠挾冊爲童子師非其

好也府君爲人沉厚有大畧望之寛仁長者也然遇不平事慷慨激昂雖强禦無所避數爲人排患解紛尤好給施於姻戚宗族貧人調護之尤厚居家儉樸不喜衣紈綺然公事必先辦赴縣官之急故長吏多重之豪某者以任俠横里中數侵守泉公府君憤然曰我在渠寧至是且是魚肉寧有已耶戒諸少年途毆之而持其他奸事白府豪窘詣門求交歡府君笑曰若横乎豪頓首伏以是名聞里中矣先是江南歲輸白糧於京師明時故用富民主運往往至破產官爲五年一審實先期籍富人名諸富人隸籍中者爭衣襤褸衣爲窶人狀匍匐

哀號祈脱而會府君名亦在籍中獨衣冠偉麗邑令馬侯心奇之呼語曰若知里中富人誰何具以實對府君從容詘指曰首王鐸次郎某鐸蓋同時以貲甲里中者也侯遽起揖之曰長者長者侯名嘉植浙之平湖人素嚴重號善鈎距吏民畏之如神顧獨心重府君延入坐上坐折節爲布衣交每有興革輒以詢府君府君爲畫利害輒聽然終不干以私邑大旱蝗府君請令民捕蝗詣吏計石斗給錢而自持私錢若干緡助給侯義之上其事於兩臺爲建棹楔予冠帶久之府君年五十郡舉鄉飲酒禮延府君爲鄉飲賓薦紳先生及邑人士皆以

爲宜其明年弘光擁立留都盛鬻爵入數百金立得官京師爲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會府君以繇役至都有欲爲之地者笑曰纍纍者皆沐猴冠耳何汚乃公爲未幾果敗人服府君先識云府君故輕財晚年喜施予益甚順治辛卯壬辰間郡邑數大水府君作粥糜活流冗又計口給宗黨尤貧者三日散一囷米輒盡有田數百畝故瘠磽佃人不能償歲入輿責券約明年償明年又荒竟折券棄負族人河南翁老而盲無子族母王媪亦無子先後來依府君養之終其身有生子棄不舉者府君惻然曰嗟乎人遽不虎狼若耶勸收之歲

給米三斛竟十歲罷後有以舉子告者給如之其兒女子長成迨婚嫁往往持牛酒扶攜來謝邑令尚侯昂雅知府君臺使者行部舉善行檄旌之予旌扁曰兩朝耆碩明年他使者至復以府君應臺詰之曰邑中善士實無踰郎某者檄旌之如初其見重如此府君素强健無病忽病胃遂不起疾且革呼蘅語曰吾族不過百人耳然貧不能養與娶與死不能葬者何多也吾嘗欲置義田以贍吾族而力不售願今已矣夫吾死割東宅屋一區建祠祠康節公割某所田若干畝爲祠田吾姑祀吾力所及而爲之後世子孫或有能大其事者蘅俯首流

涕曰謹識之不敢忘遂卒時年六十有八痛哉卒之日巷哭之聲相聞宗族無少長聚哭至失聲卒後三月衡建祠劉產如治命祭之日宗族無少長又聚哭至失聲痛哉痛哉府君以布衣產不過中人然內外親待府君舉火者十餘家貧不能舉子娶婦爲經紀之者十餘家貧而養之終其身者數人死爲治棺殮與隟地葬者二十餘喪至稱貸不取息者姻黨族屬聞如外府也府君好施蓋出於天性後不能給多貸子錢家應之以故家漸窘然終不自悔府君故落落不問家人生產能成其志者蓋先妣孺人之力爲多孺人卒後家亦稍落云

先妣孺人姓楊氏處士公諱汞女前癸未殿撰諱廷鑑族姑年十五歸府君孺人性警敏嚴毅內外敬憚之歲時治脯醞菓餌餽遺其宗親數十家厚薄皆有意猝有重客至府君則對客談笑不問有無孺人爲治具皆立辦嘗夜臥聞足音遽促府君曰起起奴盜吾穀起躡之果然曰是足音跫然類有所任負者吾是以知之御婢僕嚴而有恩遇其怒卽老奴悍婢屏息不敢吐一語頃之則又姁姁如平時內治產業至纖悉不遺錙銖然獨喜施予見人飢寒輟哺解衣與之府君所爲費之惟恐不及晚喜奉佛構小閣供維摩像朝夕膜拜雖大寒暑

不輟以爲常時時對侍女談說佛法及人世果報事妮妮不倦卒時年僅六十子姓姻連方謀爲孺人壽而疾不起矣先是孺人舉五子皆夭爲府君治妾舉一子又夭生長衡時年四十一矣初諸兒皆別乳衡顧孺人自乳保愛異他兒然不肯事姑息府君故寬慈又以晚年舉子時呼著郗上啖以粔籹棗栗共課子不爲束濕優游而已孺人顧反操急如嚴師衡十歲籍於學爲弟子員督課之益急自塾歸問以所業有所益則大喜言笑與他時不則怒不食呼衡長跽且泣且詈姊譬之曰母老止有是兒何苦之爲孺人曰吾所以愛之也試有司

一再第高等孺人喜爲加一飧已再蹶於鄉孺人強慰解不欲重傷衡心然意不能無介介者疾革時家人皆環侍呼衡婦語曰吾冀汝生兒吾一抱孫焉今不能矣然新婦命相宜子無憂也已執衡手絮泣曰天乎吾日夜望兒成立吾故督過兒乃今竟不及兒成立也是命也夫欷歔久之已曰兒輩姑退吾欲少靜頌佛數聲遂逝卒後四年衡舉一子又一年而衡絓新令黜弟子員籍嗚呼衡竟已矣衡不孝之罪乃上通於天痛哉痛哉府君生明萬曆甲午三月廿一日卒順治辛丑十月十八日先妣楊氏生萬曆丁酉三月十八日卒順治丙申

四月十五日一子卽長衡娶錢氏三女長適周次戚皆孺人出次適毛妾出孫男三人長士騄次某次某新阡定安東鄉之中村以已亥之十二月十六日奉孺人柩葬以辛丑之十月廿六日奉府君合焉葬時誌銘闕康熙已酉六月某日不孝男長衡泣血謹述

書先府君遺事

甲申客晋都同寓多少年爲呼盧陸博之戲府君若不省少年竊語曰田舍翁安知此府君聞之笑曰吾直百金乃博耳少年欣然持百金從府君博數負羣少年故心易府君及博乃反負慚憤盡百金爲孤注府君遽一

擲勝之少年相顧失色府君掀頦大呼曰田舍翁竟何如雖然吾不利若金也明日大張供具延妓樂益召賓客故人呼羣少年與縱飲不歎日盡百金罷衞家一老蒼頭時在旁知狀言甚悉戊子春府君僦居郡城而令奴守漳湟居是日方召客奴遽至白曰昨漳湟居盜刦府君不顧白至再曰已知客有慰之者曰趣飲耳此小事乃介胸臆閒耶飮極歡如平時府君寡言笑雖子姓臧獲終日未嘗見其喜怒然豪於酒晚益詼諧跌宕醉則衣繡褞簪花白鬢酡顏起舞歌呼羣兒拍手聚觀以爲樂又令座客謳自爲按板有不能愈益強之往往[illegible]

之至醉每醉婆娑歸或扶掖之則怒先是先大母病困時思鮮魚鱠不卽得語極酸楚府君幼然心憶其語每食魚悲泣不自勝遂終身不食魚府君多頭鬚短而豐下細目廣額垂耳孺人纖瘠而顧顴徵高年四十餘卽頭涔涔震後益震衡所親覩記者如此天人子之於親其衣冠聲欬無不思也況乎生之有可髣髴者乎余欲後世子孫想見其音容故不忌細小書之爲先府君遺事附家乘焉

書崔太守事

崔名宗泰遼東人以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

有幹畧始至會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四旬人情恇擾宗泰先期調集供張儲偫一切立辦嘗令獄囚丸泥爲彈丸數斛左右莫解一日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急宗泰命取以應其纖悉豫備皆此類也有遊騎十餘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宗泰偵知夜叩營門白將軍請兵部官及章京牛彔十七人偕騎而馳遇遊騎叱下馬收縛將軍爲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以上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時單騎按行城內外遇小有剽敓道一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錯愕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崔太守久之兵與民習市易如故令甲

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衛弁横甚卒素驕邀索亡厭宗泰稍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常鎮兵備道鈌臺檄宗泰攝兵備宗泰又自請於漕使者以令箭檄之監兌明日盛騶騎吏卒帶刀韃羅從臨倉呼衛弁語曰若縱卒捍太守若且得罪弁惶恐頓首謝久之曰若亟兌漕無病民吾貰若於是晝夜兌竟漕無一卒譁者未幾以絓誤當左遷民號哭奔走罷市願詣闕請留者萬人然竟左遷興化丞後再過毗陵野老爭餽斗米把蔬隻鷄宗泰親引見慰藉之爲受一二皆涕泣叩頭去順治閒毗陵艮二千石首稱祖崔祖廉靜不苛持大體崔善

鈎距吏民驚神明論者以祖治行類黃霸而崔比之趙廣漢張敞云祖名重光亦遼東人卒官天津巡撫

書趙一桂事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署曰職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即動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朴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僱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啓門入享殿三閒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笥硃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氈褥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閒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蘆棚陳豬羊金銀紙錁祭品率衆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

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牆高五尺有奇幸 本朝定鼎爲先帝建陵殿三閒繚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復加竊計一時斂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祉係生員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鄭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

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

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舁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厰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甚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史末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哭令諸臣聞之當咋舌愧死入地矣昔元僧楊璉眞伽發宋攢宮唐珏林景熙夜往收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識之謝翺爲作冬青樹引記其事至今四百餘年目爲義士諸人高義寧遜出珏景熙下哉

友人譚吉璁康熙初客京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肅松錄二卷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不幸遭離百六夠殉社稷草草渴葬此亘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删潤備著之如左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僞禮政府屬一桂不知賊僞署官號故仍稱禮部主事僞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常見甲申野史載襄城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藁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役即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譌寧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野史頗異同云

甲申紀變畧曰襄城伯李國楨聞賊舁帝后梓宮東華門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梓宮前伏地大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流血被面自成以好語誘之降國禎要以三事曰能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乃以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禎一人斬衰徒步往送至陵襄事畢遂於帝后寢前自縊死之 魏禧新樂侯傳贊畧曰李國禎亦戚畹總督京營兵賊入城國禎解甲降賊帥張能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國禎第已爲他賊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國禎夜解所繫縧自縊死他書載國楨死帝后旁誤矣此禧得之友人錦衣僉事王世德時蓋與國楨同執云

書牧子先生遺事

牧子先生姓堵氏父堵翁無子禱於三茅山神甚虔一夕夢神語曰吾畀而一子自擇之吏導至廡下啓一室冠進賢襴袍束帶列坐十餘人吏問所欲翁曰吾不願也又啓一室儒衣巾列坐者十餘人翁又不願旁小室扃鐍頗嚴窺之惟一牛欄牧牛兒睡其旁翁曰吾欲得牧牛兒爲子吏白之神神曰此非而子也它惟所欲翁叩頭固請神曰必欲得牧牛兒夫婦當減算翁叩首曰誠得牧牛兒爲子願減算也神乃許之旣覺具以語媼如夢中媼亦喜未幾果有娠生子因字之曰牧子後又自號牧遊生云不數年翁媼相繼死育於外氏生少落魄嗜酒亡賴好大言時流寇漸蔓延西北天下將亂生慷慨思奮功名顧挾册爲里塾師非其好也大書屋壁

曰素貧賤行乎貧賤受牛羊則牧牛羊又盡一戊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器銘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人傳而壯之常讀書村寺醉歸失足墮泥塹罵曰伽藍神司何事不爲我除道提神像投塹中夜夢神逐之急俄聞空中語曰是不可逐神乃止爲萬言書抵太守自薦邊才欲北詣經畧熊廷弼大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目笑之曰狂生狂生其儻蕩多類此年三十餘舉孝廉崇禎丁丑成進士自以幼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持服三年廬於墓墓上枯桐載華蛛絲成孝字有桐華篇傳世辛巳官

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竊發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生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曰草上飛於是中外稱知兵甲申酉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攷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微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生單騎詣其營錦一功以鐵騎數千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生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纚纚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

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它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劒鳳紐銀印順治六年正月　本朝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檄名李赤心等於籐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稍散赤心等亦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且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語曰吾不能馬革裹尸今斃命臥榻死有餘恨奮衣起欲自沈於江左右力抱持之是夜尋卒生名蔭錫字仲緘義

興人一子世明亦以是年先卒於軍生平所爲詩文多散逸不傳曩余於亾友吳山人仲侯處見鈔本詩一卷五言如鄉音喧入市樟樹長過樓薄日淒天色空山細澗聲人隨天近遠髮與路縱橫鴈聲寒嶺北僧照夕陽東薄霧濛江色寒漁隱岸聲松風尋澗落店火出林明憶蟻兒爾讀書能苦余爲官日貧七言如喜不醉人村市酒苦難成物意中詩亂山孤月清兼夢欹枕涼蟲氣雜秋聽光過樹空山近人影入池流水虛滿灘風捲蘆花夢一枕霜清畫角秋不醒荒草白餘骨作陣饑烏生瞰人哭盧司馬象昇誓飛鐵騎將軍血肯受金牌廷尉

章又起句如故鄉月色與鄉明把酒難忘酒後情百道溪光萬仞削青巒面面照人顏皆淸警可誦古體亦多警篇惜不盡憶也後五六年其友人嵞釗走蒼梧覓遺骸不得得遺像以歸其自題曰吁嗟牧子遺家不造誠身事親遺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逋臣嗚呼可哀也已釗字桐磬亦狂士初先生未第時所與交如釗輩者凡十人號十鈍或曰十逋亦號十癡甲申之變任任散去後多不知所終惟釗存

結處意境蒼凉抵一幅荆軻易水圖

書龔先生事

先生名穆字孟遠余邑人世居新塘鄉之龔巷隱居躬耕授徒王文肅公與白康敏公昂皆其弟子明成化初文肅以學士歸侯先生先生方與比鄰通功桔槔灌田文肅拱立桔槔下先生曰子先入吾室吾償其功畢乃歸耳文肅抵其家久之先生歸文肅拜先生答以長揖贈金帛不受受其肴核卽與文肅通夕對談晨起文肅辭先生曰爨子肴也吾亦有一肉出而食之别去後推爲鄉飲賓不赴先生它行事不槪見余慕其人殆法高鄉漢陰老父儔也是豈有富貴貧賤在其意中哉萬曆間唐太常鶴徵纂邑志傳先生於隱逸可謂無愧余同里某君者麤有文筆尤工擘窠書國初客楚大將軍幕府再致千金僑居武昌因家焉晚益饒於貲買兩少妾有貲庫在安陸聞某君好奇而喜遊所至往往作斗大字勒崖石題名其後嘗撫岣嶁禹碑立石大别巔又營生壙於大别自爲誌銘系以詩其人風流儻蕩亦自可傳近見吾邑志書顧列之龔先生後厠名隱逸非其倫矣善乎范曄之論逸民曰蟬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斯言得之近世巖穴無士乃以大將軍幕客充隱可慨夫

哭亡兒士驗文

一字一咽祭文絕調

天乎冤哉吾負吾兒吾死吾兒天乎冤哉昔吾作客汝在孩提汝母食貧羹藿糗藜澀喉棘吻兒啻苦飢詭曰腹果掩面背啼吾時聞此中心愴而靦爲人父而顧令汝生不獲一箸之甘一七之肥迨兒稍長驅就外傅手披口誦父繩師課冀汝夙成撲若束濕暮雨燈炧晨雞影隻汝稍余忤抶之以廿雨面哀號掌摑尻赤叱汝長跪且讀且泣舟川兒癡掩袂酸鼻兒病卧席月在孟陬枕兒以股兒將我鬚兒爲我言嚮昔之夜歲聿云除夢胡二人東西御立戟手兒呼兒跳以趨躍於門伏元旦不戒火爇其裾厥占曰災盍禱於巫余曰不然汝命在

天里巫邨覡又奚知焉汝頷以應䰱魘不言曾未浹旬奄就重泉天乎冤哉天乎冤哉飢汝於襁褓虐汝於齠齔而又愸然汝於瀕危吾實不慈而死吾兒吾又奚尤而又奚悲曩時王父舉吾年四十又三吾舉汝時年二十又三記庚子元日汝適洗三王父欣然撫汝而呼我曰汝亦既抱子覩吾尚蚤廿年距吾舉子之歲行抱孫焉孰意垂成而天奪之竟兒之妖夢是踐耶汝高王父以至汝王父累世好施寬仁厚德一空壽汝仁孝聰明湛溺經籍二空壽炯目疎眉頎而白晳三空壽而胡竟天折死耶意余之褊衷浮氣雌黃昏頰播弄筆墨犯造

物者之忌以至此耶汝母哭汝眦血成碧汝妹哭汝扶牀鳴咽聞汝岳母計聞之日涕淚沈瀾一慟幾絶自汝没後奄忽三旬家人啜泣婦女咿嚶彼猶如此而我何以爲情嗚呼有盡者辭無窮者悲余口茹蘖腹則剸刃聲盡血枯腸裂以小嗚呼哀哉

除夕祭亾兒文

汝餔而飢汝寒而衣吾則汝思汝朝出嬉暮不來歸吾則汝疑而今愸然而長辭者已及一朞去歲兹夕兒女擁爐笑言啞嘻今歲兹夕弱女牽裾泣涕漣洏兒安往哉委骨荒蹊藤蔓纏棺螻蟻穴肌魑魅宵舞鵂鶹晝啼

兒如有知兒亦悲矣

姪東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仝校字

青門簏稿卷之十四終